

# 温州文献丛书

## 东瓯三先生集补编

陈虬 宋恕 陈黻宸 撰  
胡珠生 编

温州市图书馆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田縣界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主任：钱兴中  
 副主任：瞿纪凯 黄纯诚 胡珠生  
 委员：马允伦 卢礼阳 张宪文  
 陈增杰 周梦江 金柏东  
 洪振宁 潘猛补  
 办公室主任：瞿纪凯（兼）  
 副主任：郑笑笑

《温州文献丛书》编辑部

主编：胡珠生  
 副主编：陈增杰  
 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允伦 卢礼阳 刘时觉 吴明哲  
 张如元 张宪文 张乘健 陈明猷  
 周干 周梦江 金柏东 俞天舒  
 萧耘春 潘猛补

西

河

絲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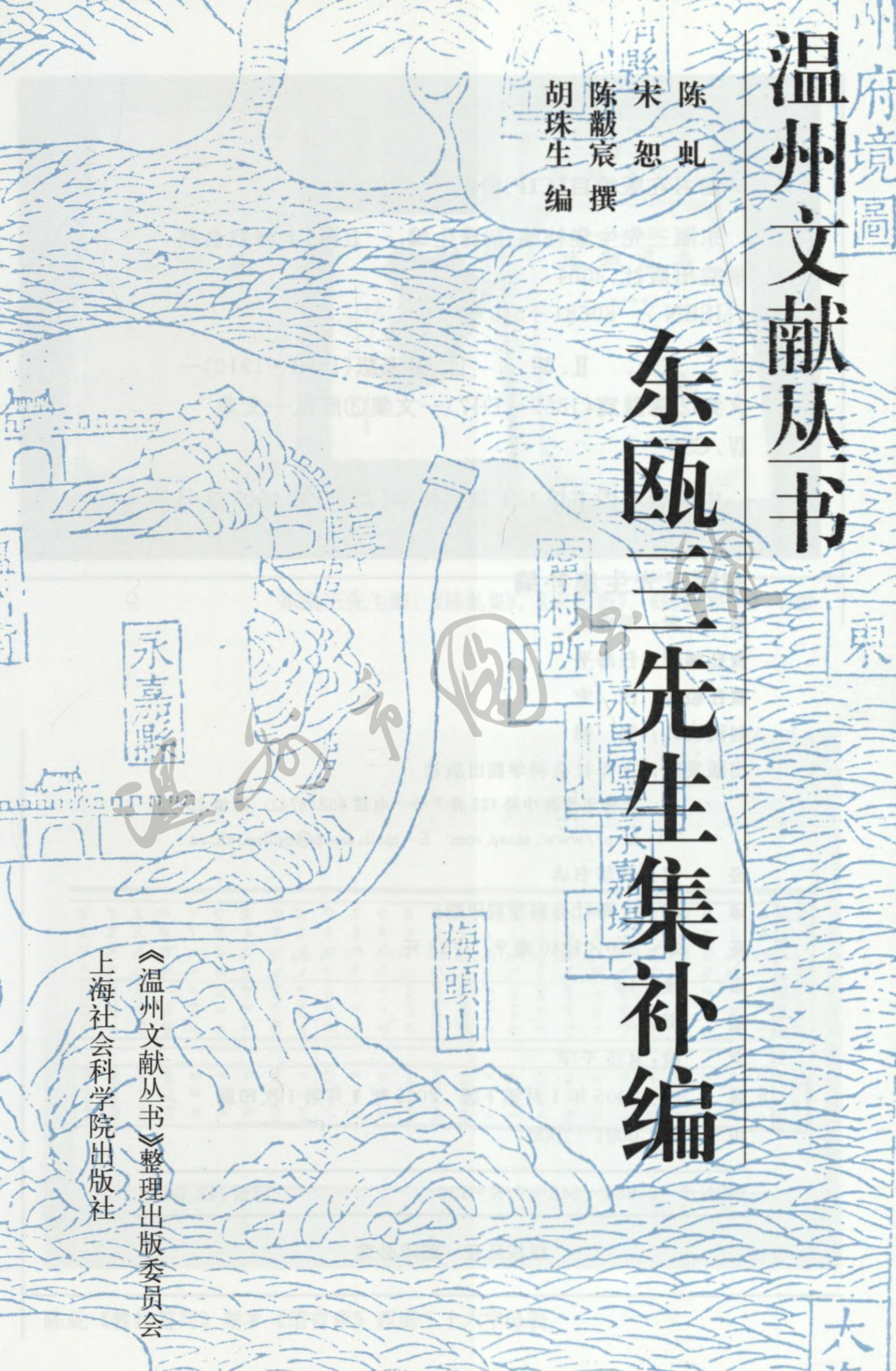


温州文献丛书

东瓯三先生集补编

陈虬 宋恕 陈黻宸 撰  
胡珠生 编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瓯三先生集补编/胡珠生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ISBN 7—80681—545—7

I. 东... II. 胡... III. ①宋恕(1862~1910)—文集②陈黻宸(1859~1917)—文集③陈虬—文集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0723 号

## 东瓯三先生集补编

编者:胡珠生

责任编辑:任海平

责任校对:汪宏

封面设计:姜明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市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sassp@online.sh.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开本: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张:18

插页:3

字数:435 千字

版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

ISBN 7—80681—545—7/K·130

定价:42.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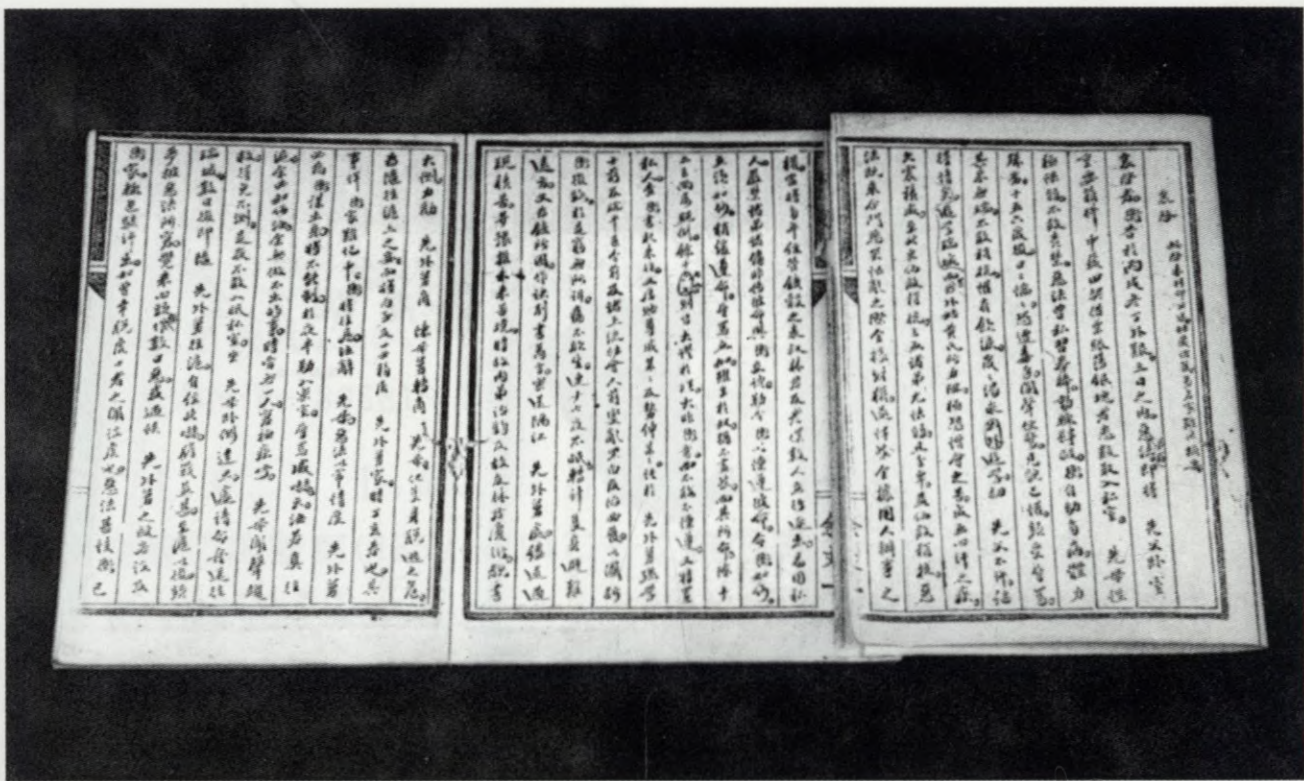


东瓯三先生集：《陈虬集》、《宋恕集》、《陈黻宸集》书影

温州市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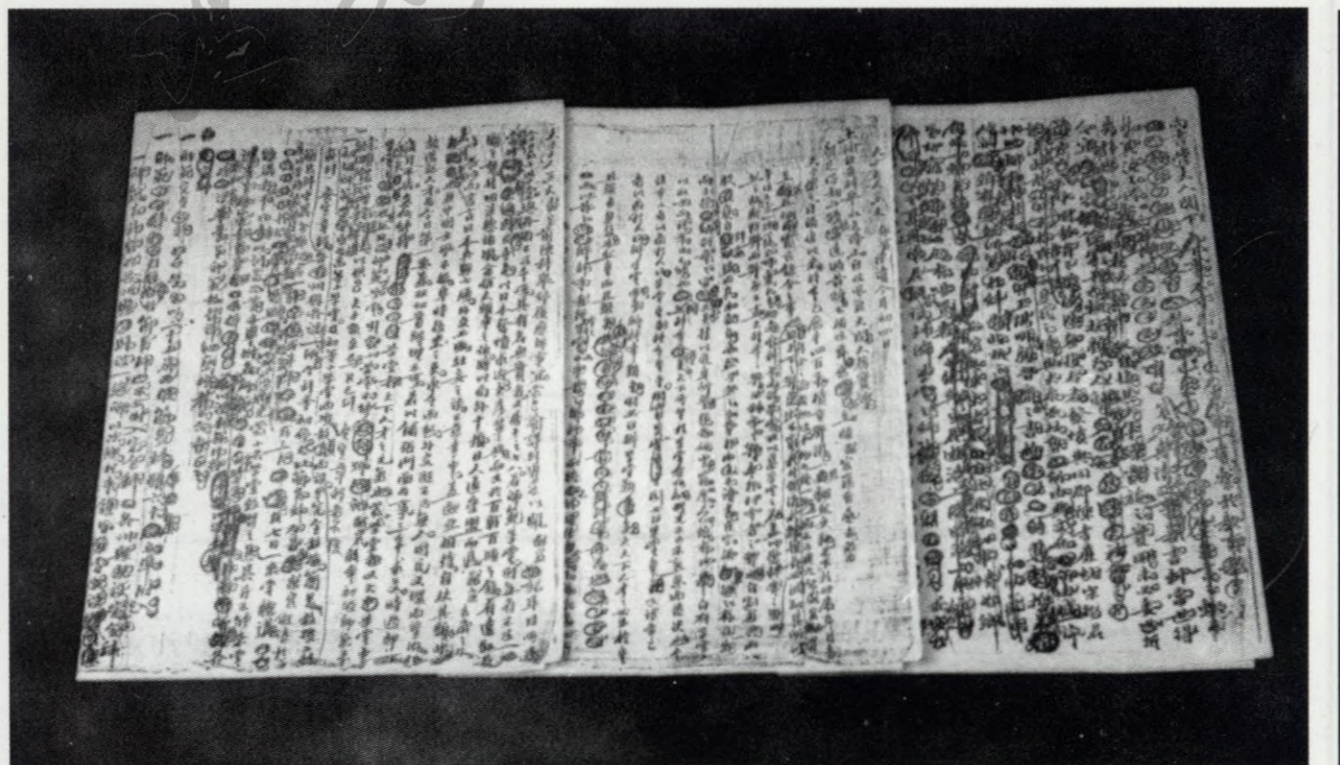
Z	Y	X	W	V	U	T	S	R	Q	P	O	N	M	L	K	J	I	H	G	F	E	D	C	B	A
Z	y	x	w	v	u	t	s	r	q	p	o	n	m	l	k	j	i	h	g	f	e	d	c	b	a
ㄗ	ㄘ	ㄙ	ㄨ	ㄩ	ㄊ	ㄊ	ㄊ	ㄊ	ㄑ	ㄑ	ㄒ	ㄓ	ㄓ	ㄓ	ㄔ	ㄔ	ㄕ	ㄕ	ㄕ	ㄖ	ㄖ	ㄖ	ㄖ	ㄖ	
於紀然特思	概與撰成	愛惜時	惟無愛非	雨和雨	梯堆梯	案司案可	板愛到	口青居	成杯	吐	製取愛	愛切愛	愛到愛向	開加	以京于	往真意	愛去	其於善	愛用愛	大	視	西	皮	愛	
誰行才脫病	概實外真概	愛惜時	惟無愛非	雨和雨	梯堆梯	案司案可	板愛到	口青居	成杯	吐	製取愛	愛切愛	愛到愛向	開加	以京于	往真意	愛去	其於善	愛用愛	大	視	西	皮	愛	

陈虬《教经答问》刻本《语言章》西周二十六字母表



宋恕《家难记摘要(哀启)》原稿

温州博物馆藏



陈黻宸《上某尚书第一、二、三书》原稿

温州博物馆藏

## 《温州文献丛书》出版缘起

温州古称东瓯，历史悠久，宋代以来名家辈出，人文荟萃，地方文献之盛冠于浙东南。温州市图书馆收藏大批稿本、抄本和刻本，温州博物馆和其他部门也积累了许多珍贵文献。在建设现代化新温州的进程中，抢救开发历史文化遗产，掌握借鉴先哲遗留的丰硕成果，是全市文化学术界的共同期盼。

近代温州进行过四次较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清同治光绪间瑞安孙衣言汇刊《永嘉丛书》十五种二百五十二卷，民国四年如皋冒广生编刻《永嘉诗人祠堂丛刻》十四种二十二卷，二三十年代永嘉黄群刻印《敬乡楼丛书》三十八种二百八十九卷，抗战爆发之前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抄缮地方文献四百零二种一千二百五十九卷，嘉惠学林，功绩显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依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两浙作家文丛、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等先后入选温州名贤著作若干部，其著名者为《叶适集》《习学记言序目》《宋宰辅编年录》《永嘉四灵诗集》《林景熙集校注》《真腊风土记校注》《高则诚集》《刘基集》《礼记集解》《周礼正义》《礼运》《墨子问诂》《宋恕集》等；民间自发刊印者包括《王十朋全集》《陈傅良先生文集》《夏承焘集》《董每戡文集》《苏渊雷文集》等数种。1992年温州师院语言文学研究室计划编印地方文献丛书；1996年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辑刊《孙诒让遗文辑存》《陈虬集》的基础上，发起设立温州先贤遗作征编委员会及基金的提案；1998年胡珠生先生等提出关于整理出版《温州古籍丛书》的

倡议,限于经费和条件,未能如愿。

随着温州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温州文化升位计划不断推进,文化建设备受领导关注。2001年,钱兴中市长亲自召开座谈会,共商地方文献抢救事宜,成立《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拟订五年规划,抽调人员,设立编辑部,拨出专项经费,并得到温州中油石油销售有限公司、温州烟草公司等捐资赞助,社会各界反响热烈。

《温州文献丛书》宗旨: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遵循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发扬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着眼于文化品位和学术气氛的营造和提升,积极推进温州两个文明建设,向文史研究人员、文化工作者和大专院校师生提供一整套完备而有新意的温州地方文献的基本资料,以供阅读参考和分析研究。在力求出精品的同时,努力造就若干热心文化事业、尊重学术规范、钟情文献工作的青年学人,达到既出书又出人的目的。

本丛书要求:

- (1) 所收诸书性质上限于温州相关著作和温籍人士著作。
- (2) 地域范围以现行辖区为准,即鹿城、瓯海、龙湾等区,瑞安、乐清两市,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洞头等县。
- (3) 时间以成书于1949年前为限,个别选题酌情下延。
- (4) 内容以文学、历史学、哲学、科技等方面的重要古籍史料为主。
- (5) 步骤:以抢救挖掘稿本、抄本、孤本为重点,兼顾整理文集类及零散资料汇总类,优先安排有全国性影响、学术价值较高、富有原创性的著作。
- (6) 整理方式:包括编校、标点、注释,并撰序言,编辑附录。要求认真严谨,底本应选择较早较准确的刊本,尊重原著的标



题、卷次及文字,注明资料来源或藏所。

采用横排、简化字形式出版。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办公室

2004年10月

温州市图书馆

出版缘起

温州市图书馆

##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凡例

1. 收集原书各种版本进行比较,辨其源流,选择时代较早、内容完整、校刻最精者为工作底本。整理时用其余各版本通校,并于“前言”中列明底本、通校本及参校要籍的名称、版讯(包括本书援用时的简称)等。

2. 尽量参考前人校勘成果,充分吸收其合理意见,并尽可能对原书的引文进行复核,校注中的举证和引书均应准确无误。

3. 各本文字与底本相同者,不再标出;与底本歧异者,若底本不误而他本误,正文用底本,除需作说明者外,一般不出校。若他本文义较胜,则正文改从他本,校语中注明原误作某、脱某字或衍某字。如各有所长,不能断定是非,则正文仍用底本,在校语中标出他本异文(举一二有代表性者为例)。

4. 正文或原注有疑而无法解决者,加“(?)”或在校语中说明。

5. 校改符号用法如下:

(1)脱:在( )内补入脱漏的文字。

(2)衍:将衍字写在〈 〉内。

(3)讹:在讹字后面用[ ]标出,写入改正的文字。

(4)难辨文字或无法补正的脱字,以“□”代替。

6. 原书所用异体字,凡无关文旨者,均改为通用字。他本已用通用字者,不再出校。

7. 原书所用避讳字,如“弘治”作“宏治”、“陶弘景”作“陶宏景”等,据古本及原书改回,但必须有确据。首见处出校或加注

说明,其余径改,不再一一出校。缺笔字则补足笔画。

8. 原书行文中涉及国家、朝廷、上司、宗族等所用的“抬头格”均予删除。

9. 凡一篇数首,一首一段,两首之间不空行,不标各首序次。

10. 校注文字置于正文每篇(题)之后,编号每篇(题)自为起讫。校文序号均用“①②③……”列于正文右上角,句末可列于标点符号之外。

11. 校语注释力求简明扼要。原注均予保留。新增注释以乡土人物、事件等为主;凡涉及名物训诂与音读的内容,除非普通辞书、字典未收入,或虽已收入而存在误释,一般不注。

12. 征引资料须详明出处。先秦要籍、二十五史、通鉴等可省略撰(著)者。其他著述,首次引用时均按时(朝)代、撰(编)者、卷次(或篇章名)、版本、页码为序标明;多次引用只注撰者、书名、卷次(或篇章名)、页码。卷次用汉字(双位数以上,如卷二三,不作卷二十三,其余类推)。古籍线装本页码亦用汉字。

13. 各书附录及资料汇编类选题,如已有单独出版者,重复内容不再编入,将有关情况在前言或后记中加以说明。

14. 凡因选题存在特殊性(如只有一种文本传世,不存在版本校勘的问题),本凡例所列条款难以适用者,可在前言或后记中酌情说明。

《温州文献丛书》编辑部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

## 前 言

陈虬、宋恕、陈黻宸，是晚清温州三大启蒙学者和思想家，世称“温州三杰”或“东瓯三先生”。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三家遗著尚未结集出版，以致研究我国近代思想史的学者，只能从陈虬的《治平通议》、宋恕的《六斋卑议》和陈黻宸的《经术大同说》以及苏渊雷的《宋平子评传》、陈澧的《陈介石先生学行述略》等著作着手立论，未能进行深入的专题性探讨。因此，东瓯三先生在我国近代思想史上没有应处的位置，这是温州先哲的不幸，也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的缺陷。

90年代以后，拙编《陈虬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先后印行，他们的政治、学术思想方才受到重视。各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以三先生思想为题撰写学位论文者络绎不绝，广西师大杨丽艳、山东师大徐玉凤、日本庆应大学博士生杨际开等，均曾千里迢迢来温查询三先生遗文。前河北大学研究生，现为重庆通讯学院副教授周文宣，系统研究陈虬思想，发表了《陈虬政治思想的演变》（《史林》，2000年第3期）、《陈虬和他的〈治平通议〉》（《历史教学》，1997年第5期）、《从〈报国录〉看陈虬的国防思想》（《黄淮学刊》，1998年2月）、《论陈虬的经济思想》（《贵州文史丛刊》，2001年第1期）等论文八篇。宋恕思想最为学术界所瞩目，郑大华、任菁选注了《砭旧危言——唐才常、宋恕集》，列入《中国启蒙思想文库》（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姜广辉所著《走出理学——清代思想发展的

内在理路》，专章论述宋恕“专代世界苦人立言”的宗旨；已发表的论文也有张锡勤《宋恕思想简论》（《孔子研究》，1995年），王林《论宋恕的妇女解放思想》（《浙江学刊》，1998年第4期）、杨际开《宋恕变法理论与清末政治思想》（《思与言》第39卷第4期）等十多篇。陈黻宸思想的研究虽稍滞后，现仅发表蔡克骄《陈黻宸与“新史学”思潮》（《浙江学刊》，2000年第2期）等二篇，但华东师大研究生吴忠良、贵州师大研究生秦文等正以此为题攻读硕士学位。个别大学硕士点导师正以东瓯三先生思想作为研究重心。这一喜人形势，对我是很大的鼓舞。

鉴于许多中青年学者频频来函询问，或亲自来温查看搜集三先生遗著，有些学者还有意撰作三先生评传，使我意识到有必要扩大原集范围，并就近年来陆续发现的史料进行补编。

《陈虬集》，除当年被邵裴子取去的遗稿尚待查找外，这次原补充专著二种：《元经宝要》和《教经答问》。前者因本丛书《温州近代医书集成》已经全文收录，为免重复，临时予以取消。至于《新字瓯文七音铎》和《瓯文音汇》二编，隶体文字，难以排版，归入文字学类统一处理

《宋恕集》，正文增补《家难记摘要》及诗、联、谈话等多目。宋恕“专代世界苦人立言”的社会历史根源，原集散见各处，现在在《摘要》集中表述，情况已大白于世。附录增补时人记宋恕八目，挽诗选七家，挽联选29家，亲友函札125家。这些函札都是宋恕收藏原件，不乏名家之作，颇富历史价值。

《陈黻宸集》系后裔出资编印，缺乏行家把关，因此编得很不理想：一、家藏遗稿、遗著未曾充分整理入编。二、误入他人文章六篇。三、擅行删改拙编《陈黻宸年谱》，袒护陈謐所撰《年谱》之误。四、全书疏误多达615处以上，计脱漏77处，错字331处，误断119处，短引37处，过引48处，其他误引四处。因此，一般学者很难正确利用，研究论文不多与此有关。但是，在出版学术

著作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有此一编毕竟比空缺要胜一筹。为了宏扬先哲的优秀遗产,这次补编,我不仅不记前嫌,而且抱着与人为善的坦荡胸怀,把我所发现的全部疏误一一予以订正,现在附录于后以供参考。我又动员原编者把家藏陈馥宸和宋恕的遗稿捐赠给温州博物馆。正是在这批文献中我整理出《上某尚书书》三件以及多篇寿序、碑传。前次拙编“书信”尚有数封未暇考证时日,现在稍加考证予以补入。此外据近年发现资料补入《德育》、《殿试策问和对策》、《浙江谘议局议长答辞》、《浙江谘议局开幕演说》、《大中党宣言修正草》和《大中党党约》等重要文章。在东瓯三先生中,陈馥宸以名进士、户部主事出任广东方言学堂监督,被选为浙江谘议局议长,民国后任大中党主席,国会议员,又为北京大学名教授。不仅是卓越的思想家、学问家,而且是声名显赫的教育家和政治家,故在功业上远非陈虬、宋恕所能比拟。为了有助于了解他的社会贡献,特从《哀挽录》中选录各体挽辞。

以上三先生集的补编,虽不敢说已搜罗无遗,但自问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以后三先生集增订再版,希望一一补编进去。

鉴于三先生集出版后,曾在一些附录材料方面引起误会,特在补编末尾附录拙著二文以供参考。

最后,对陈德溥先生捐赠家藏宋恕和陈馥宸遗稿深表感谢。对章鸣慧、胡思曾内外两孙代为打印大为嘉许。

胡珠生

2002年8月26日

温州市图书馆



# 目 录

《温州文献丛书》出版缘起.....	(1)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凡例.....	(1)
前 言.....	胡珠生(1)

## 《陈虬集》补编

专著.....	(3)
教经答问（光绪二十三年元旦）.....	(3)
弁言.....	(3)
卷一.....	(3)
蒙学章.....	(3)
医道章.....	(5)
生人章.....	(6)
明伦章.....	(8)
师范章.....	(9)
语言章.....	(11)
文字章.....	(15)
四民章.....	(16)
五行章.....	(17)
原质章.....	(17)
卷二.....	(25)
干支章.....	(25)

时令章	.....	(26)
天文章	.....	(28)
地球章	.....	(30)
疆域章	.....	(34)
世纪章	.....	(38)
卷三	.....	(42)
经学章	.....	(42)
史学章	.....	(43)
子学章	.....	(47)
文学章	.....	(50)
中学章	.....	(52)
西学章	.....	(52)
方术章	.....	(53)
仕进章	.....	(55)
冠服章	.....	(56)
职官章	.....	(58)
典制章	.....	(60)
礼乐章	.....	(62)
刑律章	.....	(63)
权量章	.....	(64)
卷四	.....	(65)
机器章	.....	(65)
武备章	.....	(68)
时务章	.....	(70)
租界章	.....	(73)
教门章	.....	(75)
医统章	.....	(77)
佚作	.....	(80)

卫生经序 .....	(80)
飞霞洞联 .....	(82)
挽黄通政联 .....	(82)
附录 .....	(83)
咏陈志三 .....	洪邦泰(83)
挽蜚庐联语录 .....	杨青(83)

### 《宋恕集》补编

杂文 .....	(87)
田延年悉召故吏赋(光绪十二年) .....	(87)
论众举皋陶不仁者远(光绪十二年) .....	(89)
论贤不肖之相去(光绪十二年) .....	(90)
家难记摘要(光绪二十八年九月) .....	(92)
诗 .....	(113)
赠别陈少文(光绪八年秋) .....	(113)
赋得杏花时节在江南得花字五言八韵(光绪十二年)	
.....	(113)
漫兴(光绪二十七年十月) .....	(114)
盗发孙太仆墓有感(宣统元年冬) .....	(114)
题洪棟园《桑蓬励志图》 .....	(115)
联语 .....	(116)
题话桑楼 .....	(116)
赠陈孟冲(宣统元年) .....	(116)
代中学校挽申甫先生(宣统元年八月) .....	(116)
代中学生挽申甫(宣统元年八月) .....	(117)
代养正学堂挽项申甫(宣统元年八月) .....	(117)
代木捐局挽申甫(宣统三年八月) .....	(117)
代纫秋挽项申甫(宣统元年八月) .....	(118)

代王鸿明挽项申甫(宣统元年八月).....	(118)
代仲恺挽申甫(宣统元年八月).....	(118)
代孟晋挽申甫(宣统元年八月).....	(119)
代东南女校教员挽申甫(宣统元年八月).....	(119)
代东北小学教员挽申甫(宣统元年八月).....	(119)
代东北小学生挽申甫(宣统元年八月).....	(119)
代纫秋挽项楚滋.....	(120)
代仲恺挽李一斋.....	(120)
代胡雪汀挽李一斋.....	(120)
挽徐母(宣统元年十月).....	(120)
代父执挽徐母(宣统元年十月).....	(121)
代叶群挽徐母(宣统元年十月).....	(121)
代芙士挽徐母(宣统元年十月).....	(121)
挽曾氏(宣统元年十一月).....	(122)
谈话.....	(123)
和刘绍宽谈话(光绪二十四年).....	(123)
和张橐谈话(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一日).....	(129)
附录一:时人记宋恕.....	(132)
《瓜圃述异》记宋恕.....	金 梁(132)
《致张子蕃书》记宋恕.....	苏 鹭峰(133)
《仲彤日记》记宋恕.....	孙诒绩(133)
《孙季子诗录》题诗.....	蒯 寿枢(134)
《孙季子诗录》中有关宋恕诗.....	孙诒棫(135)
闻平子丈作古,诗以哭之.....	陈 怀(139)
《潜园诗钞》咏宋恕.....	洪邦泰(139)
《论近代诗家绝句》咏宋恕.....	章士钊(140)
附录二:《宋征君哀挽录》挽诗挽联选.....	(141)
挽诗选(七家).....	(141)

金 晦 唐黻埤 唐 闾、林祝黄 池 虬  
 陈 诗 俞明震 朱祖谋

挽联选(二十九家)..... (142)

王岳崧 王景羲 孙廷铤、孙延畛、孙延钊  
 孙诒棫 叶 琮 王魁廷 池 虬 徐定超  
 陈 侠 钱熊坝 程 筠 贵 林 曹文升  
 童 煜 烘炳文 孙诒泽 胡调元 唐黻埤  
 陈 怀 马叙伦 项廷骥、尤于岸 林钦明  
 郭凤鸣 吴承志 孙宝璋 吴保初 陈 明  
 妻孙季穆 宋 昭

附录三 宋恕亲友函札(一百二十五家)..... (149)

丁惠康	上海国学保存会	马叙伦	山根虎臣
王万怀	王同伯	王岳崧	王谨微
王修植	王鸿图	孙昭曾	卞宗抃
叶尔恺	龙泽厚	孙衣言	孙诒泽
孙诒钧	孙诒绩	孙诒棫	孙宝琦
孙宝璋	孙锵鸣	汤寿潜	吕朝周
吕渭英	宋寿涵	宋伯鲁	吴承志
李 焯	李炳光	李豫同	汪康年
杨文会	杨 晨	张士珩	张问梅
张 琴	张学海	张焕纶	张德驥
张 蹇	陈汉第	陈兆麟	陈 京
陈昌绅	陈 明	陈 怀	陈承绂
陈秩元	陈 豪	陈葆善	沈兆纬
沈亮荣	何树龄	何嗣焜	连 甲
狄葆贤	林庆衍	宗源瀚	周恩煦
周恩湛	周 观	金 晦	欧阳柱
赵元益	赵诒琦	赵诒琛	姚寿祺
			朱 鹏
			吴保初
			李钟珏
			张通典
			张宝华
			陈 虬
			陈 诗
			陈黻宸
			邵曾荃
			周 珙
			牧卷次郎
			贵 林

俞明震	俞 樾	胡 庸	胡惟德	洪锦标
施 霖	南条文雄	结城琢	钟天纬	唐才常
唐天燮	高凤谦	高尔伊	桂念祖	钱 恂
钱熊坝	徐定超	贾恩绂	夏曾佑	袁履青
黄式芬	黄庆澄	黄绍第	黄 群	章炳麟
章 棫	章 楷	章献猷	馆森鸿	童学琦等
蒋智由	蒋 楷	喻兆蕃	谢凤仪	傅钟涛
葛士浚	森大来	谭嗣同	谭 献	潘 鸿
魏 整				

### 《陈黻宸集》补编

杂文·····	(333)
德育上(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	(333)
德育下·····	(339)
殿试策问和对策(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345)
浙江谘议局议长答辞(宣统元年九月十日)·····	(349)
浙江谘议局开幕演说(宣统元年九月十日)·····	(350)
大中党宣言书修正草(民国二年十月十六日)·····	(352)
附:大中党党约(民国二年十月十六日)·····	(354)
书信·····	(358)
致醉石弟书一(光绪三十年正月)·····	(358)
致醉石弟书二(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日)·····	(358)
致醉石弟书三(光绪三十年三月七日)·····	(359)
致醉石弟书四(光绪三十年四月)·····	(359)
致醉石弟书五(光绪三十年六月)·····	(360)
致李希程书(光绪三十年六月十六日)·····	(361)
上某尚书第一书(未定稿)(光绪三十年九月)·····	(361)
附:乐西师范学社缘始及章程(光绪二十八年)	

.....	(365)
上某尚书第二书(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日).....	(372)
上某尚书第三书(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九日).....	(376)
致醉石弟书六(宣统元年六月).....	(381)
致马夷初书(民国五年七月).....	(382)
寿序.....	(383)
渭卿姜翁七十寿序.....	(383)
赵垣东先生暨陈太孺人六十双寿序.....	(384)
徐母林恭人八十四寿序.....	(385)
鹤亭周先生八十寿序.....	(386)
云阶吴先生寿序.....	(387)
长沙尚书张公六十寿序(光绪三十二年三月).....	(389)
建德大帅周公七十寿序(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	(391)
楚翹先生寿序(光绪三十四年).....	(394)
马太君五十寿序(宣统元年三月).....	(395)
褚石桥五十寿诗序(宣统二年).....	(397)
新会梁莲涧先生七十寿序(民国二年二月).....	(398)
春榆老年伯郭先生寿序(民国三年八月).....	(399)
刘我民先生七十有一寿序(民国四年).....	(401)
朱益敷先生六十寿序(民国四年).....	(403)
萧文圃先生七十有一寿言(民国四年).....	(405)
孙母富太夫人六秩寿言(民国五年二月).....	(407)
金母钱太夫人七十寿言(民国五年四月十六日).....	(409)
林君余太君七十寿序(民国五年九月).....	(410)
碑传.....	(413)
某名医赞辞.....	(413)
东莞张参军墓志铭(光绪三十三年).....	(414)
邬道源先生家传.....	(415)

张母谢太恭人家传(光绪三十三年).....	(418)
东莞张母卢恭人墓志铭(光绪三十三年).....	(419)
天台褚君墓志铭(光绪三十三年).....	(420)
叶太君徐太宜人墓志铭(光绪三十四年).....	(422)
阎先生传.....	(424)
清翰林院编修黄冈王公墓志铭.....	(426)
萧润之墓志铭(民国六年五月).....	(428)
哀祭.....	(431)
林君伯龄哀启(光绪三十三年十月).....	(431)
祭林伯龄文(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初五、十八日).....	(433)
挽联.....	(436)
挽周丽臣焕枢(光绪二十五年).....	(436)
挽陈志三虬(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	(436)
挽林伯龄涛(光绪三十三年十月).....	(436)
挽仁和陈蓝洲大令豪(宣统二年).....	(437)
挽乐清徐氏母子(民国五年十月).....	(437)
<b>附录一：时人记咏陈黻宸</b> .....	(438)
《致李希程书》记陈黻宸.....	陈葆善(438)
咏陈介石.....	洪邦泰(439)
广东召开陈黻宸追悼会.....	(439)
陈黻宸传.....	冒广生(441)
<b>附录二：《瑞安先生哀挽录》各体挽辞选</b> .....	(444)
哀额选一.....	(444)
诔辞选一.....	(445)
祭章选五.....	(447)
挽诗选四.....	(455)



挽联选七二·····	(457)
挽幛·····	(469)
<b>附录三：《陈黻宸集》疏误订正</b> ·····	<b>(471)</b>
误入他人著作·····	(471)
误改《陈黻宸年谱》·····	(472)
其他多项疏误·····	(473)
<b>附：一、《兴浙会和保浙会是两个团体》</b> ·····	<b>胡珠生(542)</b>
<b>附：二、《宋恕“高议”的存毁及其内容》</b> ·····	<b>池 虬(546)</b>

温州市图书馆

温州市图书馆

《陈虬集》补编

温州市图书馆

## 专 著

### 教经问答<sup>①</sup>

#### 弁 言

即《教经问答·弁言》，已见《陈虬集》。

#### [注]

① 《教经问答》下署“东甌陈虬志三纂”，以连载形式刊于《利济学堂报》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和十六各期的《书录》。列入《蜚庐丛书》二。

#### 卷 一

#### 蒙 学 章

问：何谓蒙？

答：小也。

问：小何以称蒙？

答：物初生，蒙蒙然也。

问：何谓万类？

答：天地间一切物是。

问：物类中总目有几？

答：有四：飞、潜、动、植。

问：何谓飞？

答：禽鸟是。

问：何谓禽？

答：鹅、鸭之类是。

问：何谓鸟？

答：燕、雀之类是。

问：何谓潜？

答：鳞、介是。

问：何谓鳞？

答：鱼、龙之属是。

问：何谓介？

答：龟、鳖之属是。

问：何谓动？

答：凡能运动之物皆是，而兽为著。

问：何谓植？

答：草、木、花、果是。

问：人何以灵？

答：得天地五行之正。

问：何谓正？

答：一切正路事。

问：何谓养正？

答：即教以一切正路事。

问：何谓圣？

答：是人类中第一人等。

问：何谓中西？

答：中国、外国也。

问：何以谓之中国？

答：即今我大清廿三省是。

问：何谓外国？

答：西洋诸国是。

问：中国西国风俗、政治、学问同否？

答：有同有不同。

## 医 道 章

问：医何以为百家首？

答：凡学皆不若医为切用。

问：医有何切用？

答：可以保身，可以治病，可以谋生，可以济世。

问：神农即炎帝神农氏否？

答：是。

问：神农传有何书？

答：《本草经》。

问：轩、岐何人？

答：轩是轩辕黄帝，岐是黄帝之师岐伯。

问：《内经》是何书？

答：黄帝与岐伯问答医学之书，内分《素问》、《灵枢》。

问：长沙何人？

答：汉长沙太守张机，字仲景，著有《伤寒》、《金匱》等书。

问：《千金》是唐孙真人《千金方》否？

答：是。

问：《千金》何以能集大成？

答：此书所论习医次序与治病方法、采药时地，无一不备，而又旁通一切方术之学，如今星相、选择、堪輿、壬遁、算数、体操与五行家言，非集大成而何。

问：宋后书坊间通行者约有几家？

答：宋有许知可、陈良甫、陈无择，金有刘河间、张子和，元有

李东垣、王好古、朱丹溪，明有滑伯仁、葛可久、王安道、戴原礼、薛立斋、汪石山、江应宿、孙文垣、王肯堂、李濒湖、缪仲醇、张景岳、吴又可、方有执，本朝有喻嘉言、张凤逵、傅青主、林药樵、徐忠可、张路玉、张隐庵、高士宗、尤在泾、薛生白、王晋三、徐灵胎、黄坤载、戈存吉、冯兆张、陈飞霞、孔毓礼、高鼓峰、聂九吾、万密斋、沈芋绿、唐立三、陈远公、武叔卿、黄宫绣、叶天士、陈修园、吴鞠通、王清任、夏禹铸、章虚谷、王孟英，近人陆九芝、唐容川。

问：各书皆可从否？

答：否！有醇有不醇，尚须分别读之。

问：近日西医盛行，当读何书能得其概？

答：《儒门医学》、《全体新论》、《西药大成》。

问：医书甚多，学者从何入手？

答：看院中医藏书目表，自得门径。

#### 生 人 章

问：生人之始为谁？

答：盘古氏。

问：盘古生人见何书？

答：《述异记》云：“盘古氏，天地万物之祖也。今南海有盘古氏墓。”又《三五历记》亦云：“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

问：西国生人亦始盘古氏否？

答：西国传记称生人之始为亚当，十一世有挪亚者，有子三：曰闪、曰含、曰雅勿，分王各地，为西洋各国之祖。

问：以上二说确否？

答：荒远难稽。但古说相传，亦不可不知。

问：人本乎祖，中国四百兆人民究竟当以何人为祖？

答：黄帝。生人之始虽难考实，而得姓受氏，实皆出自轩辕。



有《左传》、《史记》诸书可证也。

问：性、命作何分别？

答：心为性，肾为命，此道家说，养生家当从之。

问：何谓五脏？

答：心、肺、肝、脾、肾。

问：何谓六腑？

答：小肠、大肠、胃、胆、膀胱、三焦。

问：五官何名？

答：相书以耳为采听官，目为监察官，鼻为审辨官，口为出纳官，眉为保寿官。

问：古人五官不言眉，其一是何？

答：古书言五官皆不甚明白，惟《荀子》有耳、目、鼻、口、形五官之名。

问：五种之人何别？

答：亚洲东方蒙古之人发黑唇厚，鼻阔色黄，为黄种；亚洲西北及欧洲之人面白鼻高，眼深唇薄，为白种；亚洲之南苏门答腊等处之人，貌圆发黑，面如棕色，为棕色种；阿洲之人发卷额削，貌如炭色，为黑种；美洲土人身长颧高，肤红如铜，为红种。

问：五种之人地判东西，何谓同出一原？

答：刘康公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同此性命，即同出一天。《五运历年记》曰：“元气濛鸿，萌芽滋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三坟》云：“天地孕而生男女，谓之三才。三才者，天地之备也。”游神动而灵，故飞、走、潜、化、动、植、虫、鱼之数必备于天地之内，谓之太古。知五种之同出一原，则当无分中西，一视同仁。

明 伦 章

问：五伦之目？

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是。

问：何谓君？

答：出令治民是也。如今之皇上，古之天子、诸侯是。

问：何谓臣？

答：事君者也，如今之内外满汉文武官员是。

问：何谓父？

答：生我者也。

问：何谓子？

答：我生者也。

问：何谓兄？

答：先我而生，长于我者也。

问：何谓弟？

答：后我而生，少于我者也。

问：何谓夫？

答：女子所嫁之人，事以终身者也。

问：何谓妇？

答：夫之配也。

问：何谓朋友？

答：同类同志之人也。

问：九族之目？

答：高祖、曾祖、祖、父、己身、子、孙、曾孙、元孙是也。

问：九族有别说否？

答：有。或谓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 师 范 章

问：婴孩何别？

答：女曰婴，男曰孩。人始生，可通称婴儿。

问：规矩是何物？

答：规圆矩方，皆造物之器。世界万事亦各有规矩在中。

问：何谓正名称？

答：小儿能言，即教以称呼，如父母、伯叔、兄弟、姐妹等名。

问：何谓礼教？

答：如拜跪作揖、叩头请安之类。

问：认字有何便法？

答：当从小儿耳目习见、已知之物始，分门为之解说，每类皆仅就浅近事物指点。

问：何谓记典？

答：取古人典故，教令记忆。

问：何谓体操？

答：操演以练其身体。

问：体操之法如何？

答：可仿本学堂新出《卫生经》逐式演之。

问：形体之类当先认何字？

答：头、目、手、足、眼、口、鼻、耳。

问：衣服之类，何字先认？

答：帽、靴、袜、鞋、衣。

问：动、植之类，何字先认？

答：如鸡、鹅、鸭、牛、羊、狗、马，是动类；花、树、草，是植类。

问：飞、潜之类，何字先认？

答：如鸦、雀、鹰、燕，是飞类；鱼、鳖、虫、蛇，是潜类。

问：饮食之类，何字先认？

答：米、酒、粥、饭、油、盐。

问：器具之类，何字先认？

答：桌、椅、箸、碗、杯、盘、盞。

问：舟车之类，何字先认？

答：轿、船、车。

问：钱币之类，何字先认？

答：金、银、铜、铁、珠、钱。

问：色味之类，何字先认？

答：青、红、赤、白、黑，是色类；甜、苦、淡、酸、鹹，是味类。

问：数目之类，何字先认？

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

问：方位之类，何字先认？

答：东、南、西、北、前、后、左、右、上、下。

问：姓氏之类，何字先认？

答：先本姓，次举熟识邻右，如在院则陈、何、池、张、胡、高、刘、王、冯、周、金、伍、邱、林、朱、黄、罗、钱、孙、叶、吴、徐、季、杨、赵、李、程、郑、鲍、项、韩、唐。

问：地理之类，何字先认？

答：山、河、江、海、湖、水、石、路、井、池、桥。

问：时令之类，何字先认？

答：春、夏、秋、冬。

问：天文之类，何字先认？

答：日、月、星、风、雷、云、雨。

问：图画之类，何字先认？

答：先示以花卉、人物，次及山水。

问：忠臣先举何人？

答：取说部传奇中人所素晓者，参以史传，如比干、伍子胥、诸葛亮、狄仁杰、岳飞、方孝孺、杨继盛、周遇吉等及吾瓯之陈傅

良、王十朋、卓敬、章纶诸公是。

问：孝子先举何人？

答：闵子骞、董永、杨香、丁兰、孟宗、王祥、郭巨等。

问：节妇先举何人？

答：先取卫共姜、鲁伯姬等事实与之解说。

问：古圣人最著名者何人？

答：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孔子。

问：古贤人最著名者何人？

答：周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宋朱子。

### 语 言 章

问：婴儿何以有声？

答：出胎之后，天气乘空窍而入，自能发声。

问：天气何以能发声？

答：气是声之母，有气即有声。天地空廓之处，无处无气，即无处无声。

问：此声何以众人不闻？

答：众人气浊而实，故不闻。惟至人冲虚之体，无所不闻。

问：气乘空窍即能发声，何以窄口空瓶终日无声？

答：瓶底无应声之橐龠。

问：人身之橐龠何在？

答：在内则肺管、会厌，在外则唇、喉、齿、牙、舌，其实五脏中原藏有声在内，故能一感即应。

问：五脏中先藏有声，声自何来？

答：人身小天地，天地间所有之气质无所不备。

问：身中藏声之理终未明白？

答：譬如撞钟即显钟声，金自有声，假击始鸣。若遇木钟，虽击勿闻。

问：吾人向空张口何以无声？

答：唇、喉、齿、牙、舌相轧，始能吸天气入脏而发声。

问：婴儿无知，何以自能相轧？

答：初生气微，天气暴触，呼吸之间能令肺管、会厌自行相轧，生凹凸力发声。

问：婴儿始生之声，古今南北同否？

答：同。

问：何以同？

答：人同一天，即同此气，气同则声同，所谓元音也。

问：年长，音何以变？

答：婴儿荤食步行之后，收地气日多，故逐渐改变。

问：地气何以能变声？

答：土气深浅广狭，随处不同，故声从而变。

问：音何以南北不同？

答：山川各别也。

问：声与音何别？

答：声是四声，音是七音。

问：何谓四声？

答：平、上、去、入。

问：平上去入如何调法？

答：每字各有四声，如利字以四声调之则曰：梨、里、利、力，济字则曰：支、纸、济、只。

问：五音宫、商、角、徵、羽何以有七？

答：加变宫、变徵为七音。切韵法则有半商而无半宫。

问：七音如何分法？

答：喉为宫，齿为商，牙为角，舌为徵，唇为羽，半舌半齿为半徵半商。

问：调七音有何书？

答：观字典卷首所载三十六字母：见、溪、郡、疑等便明。

问：反切始于何人？

答：魏孙叔然。

问：字母之学出于何地？

答：天竺。考《大藏经》字母同异共十二种。

问：中音三十六字母始于何人？

答：唐僧守温。

问：反切二字何解？

答：一音展转相呼谓之反，一韵之字相摩以成声谓之切。

问：反切如何调法？

答：先调上一字，视在何母，再看下一字属何韵，即从其韵调以三十六音，遇上一字所止之位即得。

问：欲明等切之音先观何书？

答：司马光《切韵指掌图》。

问：何谓合音？

答：合两字之音以成一字。如不律为笔，急读“不律”二字即得“笔”字之音，其法较反切为密。

问：西国二十六字母书法、音读及江浙方音如何？

答：可观后表。（见图版）

问：西字何以分四种？

答：正书二种，系刻版所用为多；草书二种，则日用所写也。

问：西字字母、音韵何别？

答：字母无音，音韵有音。音韵能发音，不赖字母拼合；字母须赖音韵拼之，然后有音。

问：英、法、美三国音韵何以不同？

答：当于异处求同，则思过半矣。

问：英文何指？

答：即上爱、皮、西、提二十六字是。

问：著沪、甬、瓯三土方音何用？

答：便初学也。若能平时认识此二十六字，辨正声音，依次读熟，能后学习拼法，自易得诀矣。

问：英文二十六字，有音韵几字？

答：五字：爱、衣、挨哀、蛙、雨何是也。余二十一字悉为字母，然有二字可当作音韵，如“特勃而雨乎”与“雨和”字，“槐哀”与“挨哀”字俱可通用，故名为半音韵字。

问：法文音韵字有几？

答：六字。英文五字外又增一“格亥格”字。

问：法文字母仅二十五字，中缺何字？

答：英文“特勃而雨乎”也。

问：二十六字母之数，各国同否？

答：同者多，唯希腊三十六字，罗马、法国均二十五字，希利尼二十一字。

问：近今英语通行，欲学英语先读何书？

答：先读《泼勒末》、《法司利头》、《色根利头》、《收而利头》、《小巴拉马》、《大巴拉马》，或即从《司配林卜克》入手，继以《大巴拉马》亦可。

问：以上书无师能通否？

答：不能，须从洋教习讲授方准。

问：有浅近易购、无师能通之书否？

答：英文有《英字入门》、《英语集全》，法文有《法字入门》、《法语进阶》。

问：学洋文此外尚有何书？

答：《无师自通英语录》、《英语注解华英尺牍》、《华英字典》、《翘巴采挥》、《智环启蒙》、《官话指南》、《官话常谈》、《法汉常谈》、《法文规范》。

问：拼法大概？



答：泰西每字皆合数音而成，西人即取二十六字母，审其硬软、长短，拼为一字，故或二字、三字、六七字不等，大旨与纽切之学相同。

问：福利音既传同院，何不刊出以教不识字之人？

答：此书字皆新制，当时未便早刻，今风气大开，公理渐出，此书可以行矣。

## 文 字 章

问：造字者何人？

答：黄帝史官仓颉。

问：仓史造字从何处悟起？

答：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龙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制字。

问：文、字二者有别否？

答：有。上古所造谓之文，后世所增谓之字。

问：天下字皆同否？

答：不同。有华文、有洋文。华文，中国字也；洋文，西洋字也。

问：仓史所造即蝌蚪文否？

答：是。后变为篆、隶、草、正四体。

问：四体书何人所造？

答：篆有二：大篆，周宣王时史籀；小篆，秦丞相李斯与赵高、胡毋敬；隶书，秦下邳人程邈；草书，西汉元帝时黄门史游；正书，古谓之楷书，始于汉章帝时王次仲。

问：解说文字有何书？

答：《说文解字》。

问：何人所作？

答：汉祭酒许慎字叔重所集，凡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文九千

三百五十三，外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字。

问：华文、洋文，读法各异，何昉？

答：《释典》言造字者兄弟三人，长曰梵，其字左行，即今之梵书、蒙古书也；次曰佉卢，其字右行，即今之泰西各国书也；季曰仓颉，其字下行，即今之华文也。

问：腊丁文即希腊字否？

答：略变，即钦天监所书之拉体纳字也。

问：英、法文通行何别？

答：贸易用英文，公牍用法文。

#### 四 民 章

问：何谓贤？

答：聪明正直者是。

问：何谓愚？

答：鲁钝顽恶者是。

问：十等人是何？

答：王、公、大夫、士、皂、隶、僚、仆、舆、台。

问：何谓四民？

答：士、农、工、商。

问：何谓士？

答：读书明理者。

问：何谓农？

答：耕田种植者。

问：何谓工？

答：制造器用者。

问：何谓商？

答：贩卖货物者。

## 五行章

问：何谓五行？

答：水、木、火、土、金。

问：五行相生之次？

答：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问：五行相克之次？

答：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

问：五方之位？

答：东方属木，西方属金，南方属火，北方属水，中央属土。

问：五行之用？

答：用处甚大。天地万物俱不出此理，若能随时理会，于格致之学思过半矣。

## 原质章

问：西学何学最要？

答：化学。

问：化学何用？

答：化察万物，分其原质。

问：何谓原质？

答：万物之质，现在所不能化者，名为原质。

问：何谓化分、化合？

答：用器化物，使一物分为数种，复化数种合为一物。

问：万物分几类？

答：分两大类：一化成类，如金、土、气、水等物；一生长类，如动、植等物。

问：原质之目若何？其数有几？

答：如养、轻、淡等，计六十四种。

问：六十四原质有分类否？

答：亦分两类：一金类，五十种，如钾、钠、锂等质，金字旁皆金类也，汞亦金类；一非金属类，十四种，如养、轻、淡等质，非金字旁即非金属类也。

问：二类原质中分几种？

答：三种：一气质，一流质，一定质。

问：气质有几种？

答：五种：一轻气，一养气，一淡气，一绿气，一沸气。

问：流质有几种？

答：二种：一溴，一汞。

问：定质有几种？

答：五十七种，碘、硫、硒以下等质皆定质也。

问：何谓气质？

答：虚浮流行、无色无臭无味者皆气质也。

问：何谓流质？

答：寻常活泼流动者皆流质也。

问：何谓定质？

答：寻常或坚或软者皆定质也。

问：养气者何？

答：养气为万物中最多之原质。地球全体有养气三分之一，地面之水有养气九分之八，地面之空气有养气五分之一，空中之霞、雾亦有养气九分之八。凡动物呼吸、植物生长、火之发光发热皆所必赖焉。

问：轻气若何？

答：轻气在万物中亦无自然独成者，必用法化分而后得。惟水最多此气，水内有九分之一。

问：淡气若何？

答：淡气亦为万物中最多之气质。空气内有五分之四，动物

亦多，惟植物内则甚少。

问：绿气若何？

答：此气多化合在别质内，金类与非金类并有，惟食盐内最多，凡动植物内之各流质亦多有此气。因其色黄绿，故名绿气。

问：溴质若何？

答：此质海水中有之，每七千分中约有一分。

问：碘质若何？

答：此质遍藏万物之中而不多，海水内有之，泉水内间有之，海中所生之草及蛤、蚌、介属亦皆有之。

问：沸气若何？

答：此气常藏于钙，成钙沸矿，古时炼取金类，用此矿为配合料。今确知其内之沸气亦为一原质。

问：硫质若何？

答：万物中皆含硫黄，而地质为最多，凡有火山之处则更多。凡植物内大半含硫，动物几尽有之。

问：硒质若何？

答：此质万物不多有，且无自然独成者，常化合铁、铜、银内。

问：碲质若何？

答：此质不常见，偶有自然独成者。其常见者间合于金类之内，如金、银、铜、铋等亦含之。

问：磷质若何？

答：此质无自然独成者，惟各种土含之，而植物借以生长，故植物含之最多。动物食植物，而体内亦含之。

问：砷质若何？

答：此质无自然独成者，常与养气三分剂化合成砷养，地球上独产砷养处亦甚少，其常与钠养化合而为砷砂。

问：矽质若何？

答：此质亦为地球上最多而最繁者，凡石类皆含之，但无自

然独成者。水晶之质几全为矽养，白沙、火石之质大半为矽养。又藤之皮、竹之筠、人之毛发齿甲、禽兽之羽毛爪角及血肉无不有此。

问：炭质若何？

答：此质最多而最要，地产惟煤含之最多，空气内亦有之。又动、植二物之质并动物内取出之质，含炭者大半。

问：钾质若何？

答：此质常化合于别质之内，未有自然独成者。地产品粒形之石多有钾养与矽养化合在内，而草木内含钾尤多。

问：钠质若何？

答：此质于地产各物质皆有化合，惟食盐含之最多，而动物中亦多含之。

问：锂质若何？

答：此质不常见，形性与钠略同，大半自石中取之，烟叶之灰亦微有之。原质内为定质者，此为最轻。

问：铯质若何？

答：此质乃化学家用光色分原之法考验某处泉水定质而得。每水一吨仅含此二三厘，又有数种石亦含之。

问：铷质若何？

答：此质亦用光色分原法考验某处泉水而得。又有数种石并数种植物之炭含此少许，性略同于钾。

问：钡质若何？

答：此质白色，金类，可打为箔，煨至红色即熔。亦有地产者。凡钡之杂质，水中能消化者皆甚毒。

问：镉质若何？

答：此质为白色金类，与钡略同。

问：钙质若何？

答：此质为淡黄色金类，可打箔如纸，加热至红色即熔；再热

则有极明之白光。

问：锌质若何？

答：此质无自然独成者，与别质化合之矿，产处甚多。

问：镉质若何？

答：此质为白色之金，形如锡，性如锌，常合于锌内而不多。

问：铟质若何？

答：此质产日耳曼国，色白，可打箔，热至红色即烧。

问：铅质若何？

答：此质独自生成者甚少，与别质化合而为矿者甚多。

问：铊质若何？

答：此质用光色分原法试而得之，其形与铅相同。

问：锡质若何？

答：锡矿恒杂有别质，有三〔两〕种：一为锡块，或锡板，质粗，一为纹锡，质纯。

问：铜质若何？

答：此质有自然独成者，其质坚致而韧，而结力不及铁之大。

问：铋质若何？

答：此质为硬脆之金，与别金配合有大用，而独自一质则无用。

问：铀质若何？

答：此质为罕见之金，性与锰、铁略同而无用。

问：钒质若何？

答：此质瑞颠国所产铁矿数种可取，又不甚有金属合养之性。

问：钨质若何？

答：此质为灰色之金，甚重甚坚甚韧。其矿与锡矿同见而重于锡矿。

问：钼质若何？

答：此质形性略同于铌而不多见。

问：锃质若何？

答：此质为铜相似，为长方颗粒，铁矿内多有之。

问：铂质若何？

答：此质为白色之金，最难熔。

问：铈质若何？

答：此质为黑粉，用处甚少，其矿为极坚颗粒。

问：铈质若何？

答：此质为蓝金色之金，与铈略同而坚脆过之，可捣为细粉。

问：铈质若何？

答：此质如深灰色之金，质如钢而甚脆，可研为粉。

问：镁质若何？

答：此质色如银，可打为箔，无独自生成者。常合化于别物之中，亦为地壳极多之物。

问：铝质若何？

答：此质色与坚并同于银，而价值两倍于银，不易生锈。

问：镓质若何？

答：此质与铝相同而罕见者，昔人化分宝石而得之。

问：锆质若何？

答：此质似异形之沙，大热不能熔；置沸水中能渐使轻、养二气化分。

问：钽质若何？

答：此质奴耳威国之矿内得之，但矿不常见，而形似铝大。

问：钛质若何？

答：此质之矿产瑞颠国以大皮地方。

问：铪质若何？

答：此质与钛同出一矿。

问：铯质若何？



答：此质亦出钛矿。

问：错质若何？

答：此金类，亦在加度里内得之中取得者，然昔来得矿中更多。

问：银质若何？

答：银出于错矿，与错有别，与养气化合，止有银养一质。

问：镉质若何？

答：此质亦出于错矿。

问：铁质若何？

答：此质为金类中最多而最有用之物。凡动物之有脊骨者，其血内必含之。

问：锰质若何？

答：此质为灰白色之金。

问：铬质若何？

答：此无自然独成者，必与养气化合。

问：钴质若何？

答：此质为红灰色之金，地产无独成者，惟空中坠下之铁中有之。

问：镍质若何？

答：此质为光亮之金，地产者恒与钾、硫、钴相合，凡空中坠下之铁内几皆有之。

问：汞质若何？

答：此质有自然独成者，常见者为汞硫矿，其色黧红。纯汞为亮白之金，质甚密。又有汞绿，即轻粉；又有汞硫，纯者名朱砂，升炼而成者乃银朱。

问：银质若何？

答：此质有自然独成者，金类中其色为最白，其坚在金、铜之间。在空气中或湿或燥，养气质不能侵蚀。

问：金质若何？

答：此质为地产而无矿，独成片粒或颗粒，间有大块，恒为立方形。

问：铂质若何？

答：此质即白金，地产甚少，独成片粒，色如银，微带灰色，其坚在铜、铁之间。

问：钯质若何？

答：此质恒与独成之银同见，形与铂形似，性坚而质轻，可作最精之器，亦为贵金。

问：铼质若何？

答：此质恒与铂矿同见，性甚脆，易打碎。

问：铱质若何？

答：此质恒与铂矿同见，亦为片粒，质重于金，性极坚，其气甚毒。

问：钿质若何？

答：此质亦与铂矿同见，性硬而脆。

问：铊质若何？

答：此质有自然独成者，有与铂同见者，质重难熔，比水重二十二倍三。

问：何谓衰？

答：原质有化成、生长二类。物之属于二类分界间者，其名曰衰，即炭与淡所化合也。

问：原质外有杂质，何谓？

答：一质不能再分者曰原质，二质以爱摄力相合而成者曰杂质。

问：原质仅有六十四种否？

答：此就译出化学诸书而论，如有再得别物不能化分者，或现有之物再能化分者，均可增益其数。考嘉庆五年以前，泰西亦仅知原质二十九种，现闻化学家已分得七十余种矣。

问：原质之名除硫、铁、铅、锡、汞、银、金外等字读何音？

答：仍读本音，如碘、硒、碲、砷、矽等字仍读典、西、帝、布、夕是也。

## 卷 二

### 干 支 章

问：何谓干支？

答：干，天干也；支，地支也。干支云者，犹言以天干为干、地支为枝也。

问：始作甲子者何人？

答：黄帝之臣大挠。

问：天干有别称否？

答：甲曰闾逢，乙曰旃蒙，丙曰柔兆，丁曰强圉，戊曰著雍，己曰屠维，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玄默，癸曰昭阳，此为岁阳。

问：地支有别称否？

答：子曰困敦，丑曰赤奋若，寅曰摄提格，卯曰单阙，辰曰执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协洽，申曰涓滩，酉曰作噩，戌曰阍茂，亥曰大渊献，此为岁名。

问：岁阳、岁名既得其称矣，请问月阳、月名？

答：在甲曰毕，在乙曰桔，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厉，在己曰则，在庚曰室，在辛曰塞，在壬曰终，在癸曰极，此为月阳。正月为陬，二月为如，三月为寤，四月为余，五月为皋，六月为且，七月为相，八月为壮，九月为玄，十月为阳，十一月为辜，十二月为涂，此为月名。

问：天干之义若何？

答：甲，孚也；乙，轧也；丙，柄也；丁，壮成；戊，茂也；己，纪也；庚，更也；辛，新也；壬，妊也；癸，揆也。即形声可悟其训。

问：地支之义若何？

答：子，孳也；丑，纽也；寅，演也；卯，冒也；辰，伸也；巳，已也；午，悟也；未，昧也；申，身也；酉，秀也；戌，恤也；亥，核也。亦可即声而悟其训。

问：干与支有阴、阳之别否？

答：干为阳，支为阴。

问：天干亦自有阴、阳之别否？

答：有。甲、丙、戊、庚、壬为阳，乙、丁、己、辛、癸为阴。

问：有。子、寅、辰、午、申、戌为阳，丑、卯、巳、未、酉、亥为阴。

答：地支亦有阴、阳之别否？

问：天干于五行方位何属？

答：甲乙属东方木，丙丁属南方火，戊己属中央土，庚辛属西方金，壬癸属北方水。

问：地支于五行方位何属？

答：子属北方水，丑属东北方土，寅属东北方木，卯属正东方木，辰属东南方土，巳属东南方火，午属正南方火，未属西南方土，申属西南方金，酉属正西方金，戌属西北方土，亥属西北方水。

问：干支循环配合，得甲子几何？

答：六十，始甲子，终癸亥。

问：闻古人甲子本取纪日，其用以纪年当始何时？

答：始于东汉以下。

问：干支尚别有精义、妙用否？

答：有，当深研阴阳五行家言及《易》理自悟。

#### 时 令 章

问：天有四时，五气即寓于内否？

答：然。

问：四时分主十二月，如春三月木，夏三月火，秋三月金，冬三月水，而土果何属？

答：每时之末十八日悉属土。

问：土贯四时，何以居每时之末十八日？

答：一年三百六十日，每气各王七十二日，春时木王，土隐不见，立春后七十二日木气已退，土始用事，如浮云翳月，非空无月，云消始出，非馀时无土气也。三时仿此。

问：四时之义若何？

答：春，蠢也；夏，假也；秋，就也；冬，藏也。

问：四时之气若何？

答：春为青阳，夏为朱阳，秋为白藏，冬为玄英。

问：四时有别称否？

答：春为发生，夏为长赢，秋为收藏，冬为安宁。

问：四时之节气有几？

答：二十有四。始立春，终大寒。

问：二十四节气分几候？

答：七十有二候。每节三候，每候五日，如东风解冻、蛰虫始振等候，详见《医历》。

问：历家何以必须置闰及五年再闰之理？

答：从今年冬至数至后年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一周天，而十二中气一币，是谓中数，古谓之岁。从今年正月朔数至后年正月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日、月之会十二终，而十二月朔一周，是谓朔数，古谓之年。以中数、朔数两数相较，差十馀日。三年馀一月，故三年一闰，五年再闰。若不置闰，则年馀十一日，积三年，则以正月为二月，积九年，则以春为夏矣。故须置闰而岁序始顺。

问：何谓三正？答：周正建子，商正建丑，夏正建寅，古人三

正并用，以夏正为顺。国朝亦以寅为正月，正行夏之时也。

问：欲粗知历学之概，当观何书？

答：可视《医历答问》。

## 天 文 章

问：天圜而高，有何推算否？

答：自地以上皆天也。高而无极，无可推算。西人分为九重，谓第一重宗动天，离地六万四千七百三十三万馀里。馀详见《医历答问》。恐亦只就目力测量所及以之入算，非真天之高度也。

问：行星、恒星何说？

答：行星各有轨道环日球而行，恒星本体虽或自为转旋，在人望之，宛似常列一处，端然不动。《公羊传》：“恒星者何？列星也。”注：“恒，常也，常以时列见。”

问：中土言五星七政，西学言行星有八，请问其目并离日远近之次？

答：最近曰水星，次曰金星，次曰地球，次曰火星，次曰木星，次曰土星，次曰天王星，最远曰海王星。

问：天王、海王二行星，从前何以不知？

答：二星离日甚远。乾隆四十六年，英国天文士侯失勒维廉始测出天王星，其轨道距日五百二十六千二百万里。后法、普二国天文士又测得海王星，距日八百二十三千八百万里。非用最精之远镜不能测出，故近日始知有八行星。

问：日是行星否？

答：否。八行星皆绕日而行。

问：月是行星否？

答：月是地球上行星。

问：八行星约几时绕日一周？

答：水星三阅月，金星七阅月有半，地球星一年，火星廿三阅月，木星十一月又四阅月，土星三十年，天王星八十四年，海王星一百六十四年。

问：月约几时绕地球一周？

答：二十七日又一小时四十三分。

问：行星绕日，阅时何以参差不齐？

答：轨道近则阅时少，轨道远则阅时多。

问：诸行星外围面积较地球外围面积大小比例若干？

答：水星约小地球三分之一，金星约与地球相若，火星约小地球一半，木星约大地球十一倍，土星约大地球九倍，天王星约大地球四倍，海王星约大地球五位。

问：日、月全体较地球大小比例若干？

答：日较地球大一百四十万倍，月得地球四分之一零。

问：何者为恒星？

答：如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奎、娄、胃、昂、毕、觜、参，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二十八宿等是，亦名经星。

问：经星仅二十八宿，何以称四十五恒星？

答：西人测得二十八宿外，尚有大角、贯索、帝座、织女、河鼓、天津、北落师门、土司空、天囷、五车、天狼、南河、北河、轩辕、五帝座等十五星，亦为恒星。

问：恒星既有四十五座，而角、亢及大角等实止四十三座，外有二星何名？

答：参右足，参左肩。

问：欲明恒星度象，有简览切用之书否？

答：视院定《中星图略》。

问：《中星图略》如何用法？

答：可查《医历表》，本日是何节气？昏旦是何时刻？南方正

中是何星？即是中星。

问：习天文从何人手？

答：先明四十五大星，然后按三垣求之，再视《天球图》，久久则天星自历历可数。

问：寒暑从黄赤道而分，何解？

答：天体圆圆，北高南下，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南极入地三十六度，两极相去二百八十度，适中之处谓之赤道。中国在赤道北，春分日行赤道，从此渐北，夏至行赤道北二十三度半，故昼长而暑；夏至以后日渐南，至秋分还行赤道，与春分同，冬至行赤道南二十三度半，故昼短而寒。日之行处谓之黄道，黄道斜交于赤道，可参观《医历》、《地球五带图》。

问：浑天仪何物？

答：测天文之仪器也。始造于汉洛下闳，今灵台所用天体仪较浑天仪尤精。

问：作《步天歌》者何人？

答：隋丹元子。

问：何谓三垣？

答：紫薇垣、太微垣、天市垣。

问：合天星若干？

答：恒星三百官三千八十三星，乾隆九年命监臣戴进贤等据新法测定，以证旧经名《同步天歌》者一千三百十九星，增列一千六百十四星。三垣二十八宿外，记近南极星，中国所不见者一百五十。

## 地 球 章

问：地何以称球？

答：谓其圆也。

问：地既称球，是圆圆？是椭圆？



答：椭圆。

问：地球何物所成？

答：水陆交错而成，陆得一分，水得三分。

问：地球围广直径几何？

答：围广九万里，直径三万三千七百零三里。

问：地球可分为二处否？

答：可，在东名东半球，在西名西半球。

问：全球约分几洲？

答：五大洲。

问：东半球有几大洲？

答三大洲：亚细亚洲、欧罗巴洲、亚非利加洲。

问：西半球有几大洲？

答：二大洲：南亚美利加洲、北亚美利加洲。

问：近日又有称六大洲者实是何洲？

答：澳大利亚洲，在东半球。近或并南、北美利加为一洲，而以澳大利亚足五洲之数。

问：五洲有简易之称否？

答：有。亚细亚曰亚洲，欧罗巴曰欧洲，亚非利加曰非洲，亚美利加曰美洲，澳大利亚曰澳洲。

问：亚洲经纬线起止度数？

答：纬线自赤道北初度起至七十八度止，经线自京师正线偏东七十五度起至偏西九十度半止。

问：亚洲全境方里几何？

答：长一万七千七百里，广二万里，总计五万八千万方里。

问：亚洲疆界若何？

答：北枕北冰洋，东至太平洋，南接印度洋，西连欧罗巴、亚非利加。

问：亚洲近最著名者何国？

答：中国、俄罗斯东境、高丽、日本、南掌、廓尔喀、印度、阿富汗、俾路芝、波斯、吕宋、安南、暹罗等国是。

问：欧洲经纬线起止度数？

答：纬线自赤道北三十六度起至七十二度止，经线自京师正线偏西八十四度起至一百二十六度止。

问：欧洲全境方里几何？

答：长八十里，广一万二千里，总计一千四百万方里。

问：欧洲疆界若何？

答：东连亚细亚、里海，西至大西洋，南界地中海，北枕北冰洋。

问：欧洲近最著名者何国？

答：俄罗斯、瑞颠哇、日耳曼、普鲁士、奥地利、土耳其、希腊、瑞士、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英吉利。按日耳曼本合众国名，自普鲁士胜法，列国尊普为共主，称德意志，即今之德国也。

问：非洲经纬线起止度数？

答：纬线自赤道北三十六度半起至赤道南三十五度止，经线自京师偏西正线六十五度起至一百三十五度半止。

问：非洲全境方里几何？

答：长一万七千里，广一万五千里，总计四千万方里。

问：非洲境界若何？

答：东距印度洋及红海，西接大西洋，南界印度、大西二洋，北枕地中海。

问：非洲近最著名者何国？

答：埃及、努比阿、阿比西尼、阿尔及、摩洛哥、的波里、亚然、苏丹、撒哈拉等国是。

问：美洲经纬线起止度数？

答：纬线自赤道南五十五度起至赤道北八十二度止，经线自

京师正线偏东七十八度起至偏西一百五十度止。

问：美洲全境方里几何？

答：长三万一千里，广或一万里、或百里，总计北境二千六百三十万方里，南境二千三十五万方里。

问：南、北美洲近最著名者何国？

答：北美洲：美利坚、墨西哥；南美洲：巴西、秘鲁、玻里非等国是。

问：澳洲经纬线起止度数？

答：纬线自赤道北三十五度起至南五十六度止，经线自京师正线偏西二十三度起至偏东一百四度止。

问：澳洲全境方里几何？

答：南北约二万里，东西约四万里，总计一千五百万方里。

问：澳洲疆界若何？

答：该洲环列太平、印度二洋之间，在亚细亚之东南、亚墨利加之西方。

问：澳洲近最著名何岛？

答：非利比纳、苏门答腊、爪哇等岛是。

问：五大洋在何处？

答：太平洋在地球东，大西洋在地球西，印度洋在地球中，北冰洋近北极，南冰洋近南极。

问：环游地球约几日可到？

答：从前至速须八十餘日。近俄国新造西伯利亚铁路，成时水、陆并行，约三十二日便可一周。

问：中国始言九洲者何人？其说若何？

答：从前中土不知有五大洲，周人邹衍始言中国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九洲外又有九洲，有大瀛海环之。当时尚疑其说漫衍，而今始知非谬。

问：泰西觅得新洲者何人？

答：意大利人哥伦波，于明孝宗弘治十一年第三次出洋寻得亚美利加洲，遂为亘古非常之举。故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二、三年间，美国举行四百年大会以永哥伦波之名。

问：地球上只此五洲否？

答：近日西人专事觅地，已屡有人向南、北冰洋寻觅矣，将来或当再添新洲。

问：地球将来能大通否？

答：必通。以力通者用机，以精通者用教。通以机者凿地脉，已有先吾任之者；通以教者开人智，肩斯文者与有责焉。

### 疆 域 章

问：地球五大洲既闻其略矣，请问中国在地球何境？

答：在亚细亚洲东南境。

问：中国疆域所至？

答：北界俄罗斯，东界日本等岛，南界安南、暹罗等岛，西界西域诸回部。

问：中国幅员几何？

答：西人谓得三百馀万英方里，按每英方里合中国十一方里。

问：中国几行省？

答：二十三行省。

问：二十三行省何名？

答：曰盛京，曰直隶，曰江苏，曰安徽，曰浙江，曰江西，曰福建，曰湖北，曰湖南，曰河南，曰山东，曰山西，曰陕西，曰甘肃，曰四川，曰广东，曰广西，曰云南，曰贵州，曰吉林，曰黑龙江，曰新疆，曰台湾。台湾今改隶日本。

问：各行省古何地？今何界？道里若干？所统属府、厅、州、县有几？可举其概欤？

答：可。

盛京：古《禹贡》冀州之域，今在京师东一千四百七十七里，东西距五千一百里，南北距三千馀里；北界蒙古游牧，东北界吉林，西界直隶，东南界朝鲜，南界海，其东为兴京；奉天府尹本属府一，所属府一、厅四、州四、县七。

直隶：古《禹贡》冀州之域，今在京师西南三百三十里，东西一千二百二十八里，南北距一千六百二十八里；东界盛京，西界山西，西北界内蒙古游牧，南界山东，西南界河南，东南界海；顺天府驻京师，统府十一、直隶州六、州十七、县一百二十三。

江苏：古《禹贡》扬州之域，今在京师南二千二百二十七里，东西距一千六百三十里，南北距一千七百里，北界山东，西界河南，西南界安徽，东南界浙江，东界海；省会江宁府，统府八、厅三、直隶州三、州三、县六十二。

安徽：古《禹贡》扬州之域，今在京师南二千七百里，东西距若干里，南北距若干里；东南界浙江，西南界江西，西界湖北，东北界江苏，西北界河南；省会安庆府，统府八、直隶州五、州四、县五十一。

浙江：古《禹贡》扬州之域，今在京师南三千三十里，东西距八百八十里，南北距一千二百八十里；北界江苏，南界福建，西南界江西，西北界安徽，东界海；省会杭州府，统府十一、直隶厅一、厅二、州一、县七十四。

江西：古《禹贡》扬州之域，今在京师西南三千二百四十五里，东西距九百七十里，南北距一千八百里；东南界福建，西南界广东，东北界安徽、浙江，西北界湖北，西界湖南；省会南昌府，统府十三、直隶州一、厅二、州一、县七十五。

福建：古《禹贡》扬州之域，今在京师南四千八百四十五里，东西距九百五十里，南北距九百八十里；东北界浙江，西北界江西，西南界广东，南界海；省会福州府，统府十、直隶州二、厅四、

县六十二。

湖北：古《禹贡》荆州之域，今在京师西南三千一百三十五里，东北距二千四百四十里，南北距六百八十里；南界湖南，东南界江西，东界安徽，北界河南，西北界陕西，西南界四川；省会武昌府，统府十、直隶州一、州七、县六十。

湖南：古《禹贡》荆州之域，今在京师西南三千五百八十五里，东西距一千四百二十里，南北距一千一百五十里；北界湖北，西北界四川，西界贵州，西南界广西，东南界广东，东界江西；省会长沙府，统府九、直隶厅三、直隶州四、州三、县六十四。

河南：古《禹贡》兖、豫二州之域，今在京师西南一千五百四十里，东西距一千一百二十里，南北距一千二百九十里；南界湖北，东南界安徽，北界山西，东北界直隶、山东，东界江苏，西界陕西；省会开封府，统府九、厅一、直隶州四、州六、县九十七。

山东：古《禹贡》青、兖二州之域，今在京师南八百里，东西距一千六百四十里，南北距八百一十里；北界直隶，西南界河南，南界江苏，东与东北俱界海，省会济南府，统府十、直隶州二、州九、县九十六。

山西：古《禹贡》冀州之域，今在京师西南一千三百里，东西距八百八十里，南北距一千三百六十里；东界直隶，南界河南，西界陕西，北界蒙古、察哈尔；省会太原府，统府九、直隶州十、厅二、州六、县八十五，又归绥道属厅五。

陕西：古《禹贡》雍州之域，今在京师西南二千五百三十五里，东西距九百三十五里，南北距二千四百二十六里；东界山西、河南，西界甘肃，南界四川，东南界湖北，北界蒙古；省会西安府，统府七、直隶州五、厅八、州五、县七十三。

甘肃：古域外地，今在京师西四千零四里，东西距二千一百二十里，南北距二千四百里；东北界乌拉善，东南界陕西及四川，西南界青海，西北界科布多及伊犁；省会兰州府，统府九、直隶州

六、厅九、州七、县五十一。

四川：古《禹贡》梁州之域，今在京师西南五千七百十五里，东西距三千里，南北距三千二百里。北界陕西、甘肃，东界湖北，东南界河南、贵州，西南界云南，西界西藏；省会成都府，统府十二、直隶厅三、直隶州八、厅六、州十一、县一百十二。

广东：古《禹贡》荆州之域，今在京师西南五千四百九十里，东西距二千五百里，南北距二千八百里，北界江西、湖南，东北界福建，西界广西，南界海；省会广州府，统府九、直隶厅二、直隶州四、厅二、州七、县七十八。

广西：古《禹贡》荆州之域，今在京师西南四千六百四十九里，东西距二千八百十里，南北距二千九百六十里；南界广东，东北界湖南，北界贵州，西界云南，西南界越南；省会桂林府，统府十一、直隶州一、厅五、州十六、县四十七。

云南：古《禹贡》梁州之域，今在京师西南五千八百九十五里，东西距二千五百十里，南北距一千一百五十里，北界四川，东界贵州、广西，西界西藏，西北界怒夷，西南界缅甸，南界阿瓦、南掌、越南；省会云南府，统府十四、直隶厅四、直隶州四、厅九、州二十七、县三十九。

贵州：古《禹贡》梁州之域，今在京师西南四千七百四十里，东西距一千九十里，南北距七百七十里，西界云南，北界四川，东界湖南，南界广西；省会贵阳府，统府十二、直隶厅三、直隶州一、厅十一、州十三、县三十三。

吉林：古域外地，今在盛京东八百四十五里；西南界盛京奉天府，北界黑龙江城、呼兰城，西界郭尔罗斯、科尔沁旗，南界朝鲜，东及东北俱界海；吉林将军治吉林城，领城八、厅三。

黑龙江：古域外地，今在吉林北一千七十二里；南界吉林，西界喀尔喀、车臣汗部，西南界内蒙古之乌珠穆沁左翼旗、科尔沁右翼中旗、前旗、后旗、札赉特旗，北界俄罗斯。

新疆：古域外地，今在京师西八千六百零七里，东西距七千馀里，南北距三千馀里；东界甘肃安西州，南界西藏、科布多，西南界克什米尔、回伯特等部；省会迪化府，统府二、直隶同知九、直隶州四、县十一。

问：中国疆域近有增广否？

答：不但无增，属地则香港、台湾、澎湖、北徼等割于外夷矣，属国则缅甸、越南、琉球、高丽等不复循例朝贡矣，恢复神州，责在吾党，食毛践土，尚亦有闻“尊攘”之风而起者乎！

### 世 纪 章

问：开天者何人？

答：中国称盘古，泰西称亚当。

问：三皇何人？

答：伏羲、神农、黄帝。

问：五帝何人？

答：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

问：三皇在位各几年？

答：伏羲一百一十五年，神农一百三十年，黄帝一百年。

问：五帝在位各几年？

答：少昊八十四年，颛顼七十六年，帝喾七十年，帝尧七十二年，帝舜五十年。

问：三皇、五帝既闻其略，夏、商、周三代能详言其姓氏、都邑、传世、历数欤？

答：能。

夏：姓姒氏，禹受舜禅而王，都安邑，终履癸，凡十七传，历四百五十年，履癸即桀也，无道而国亡。

商：姓子氏，汤放桀而王，都亳邑，终纣辛，凡二十八传，历六百四十四年，纣辛即纣王，与夏桀并称，曰桀、纣，为自古暴君



之首。

周：姓姬氏，武王发伐纣而王，都镐，至十三世，平王迁洛，终东周君，凡三十五传，历八百七十四年。

问：周以后一统者有几？

答：有九。曰秦，曰两汉，曰晋，曰隋，曰唐，曰宋，曰元，曰明，曰圣清。一统者，谓一统天下也。

曰：偏安者有几？

答：一十有二。曰蜀汉，曰东晋，曰宋，曰齐，曰梁，曰陈，曰后梁，曰后唐，曰后晋，曰后汉，曰后周，曰南宋。偏安者，谓偏安一隅也。

问：割据者有几？

答：二十有六。蜀汉时曰魏，曰吴；东晋时曰二赵，曰三秦，曰五凉，曰四燕，曰蜀，曰夏；南北朝时曰北魏，曰东魏，曰西魏，曰北齐，曰北周；五代时曰吴，曰南唐，曰西蜀，曰后蜀，曰南汉，曰北汉，曰楚，曰吴越，曰闽，曰南平；两宋时曰辽，曰夏，曰金。割据者，谓割取一方而据之也。

问：秦？

答：秦姓嬴氏，始皇名政，灭六国而一天下，都咸阳；终子婴，凡三传，历四十三年。

问：汉？

答：汉姓刘氏，高祖名邦，灭秦并楚而帝，都长安；至孺子婴凡十二传，历二百二十三年篡于新莽；又十五年，是为西汉。东汉自光武帝秀中兴，终献帝协，凡十二传，历一百九十六年。

问：汉末分三国何名？

答：蜀、魏、吴。蜀亦刘氏，昭烈帝名备，以帝胄即位成都，终后主禅，凡二传，历四十二年；魏姓曹氏，文帝丕篡汉自立，据中原，终常道乡公奂，凡五传，历四十六年，丕即操之子也；吴姓孙氏，大帝名权，承父兄业，据江东而称帝，终乌程侯皓，凡四传，历

四十九年。权，坚之子、策之弟也。

问：晋？

答：晋姓司马氏，武帝名炎，篡魏并吴，都洛阳，至怀、愍，凡四传，历五十二年，是为西晋。炎，懿之子也。

问：东晋？

答：东晋自元帝睿中兴，都建康，终恭帝，凡十一传，历一百四年。

问：东晋间有十六国，何名？

答：二赵、三秦、五凉、四燕、蜀、夏。

问：十六国中何国最大？

答：五胡。

问：五胡为谁？

答：匈奴刘渊据平阳，称前赵；羯石勒据襄国，称后赵；氐苻洪据长安，称前秦；羌姚弋仲据长安，称后秦；鲜卑乞伏国仁据金城，称西秦。

问：五胡外更有何国？

答：曰五凉：张轨据凉州称前凉，氐酋吕光据姑臧称后凉，鲜卑秃发乌孤据广武称南凉，段业据张掖称北凉，匈奴沮渠蒙逊继之据姑臧，李嵩据敦煌，称西凉。曰四燕：鲜卑慕容廆据邺称前燕，慕容垂据中山称后燕，冯跋继之据昌黎称北燕，慕容德据广固称南燕，慕容冲据阿房称西燕。李特据蜀称蜀，匈奴赫连勃勃据朔方称夏。

问：南朝？

答：南朝曰宋，姓刘氏，武帝裕篡晋而有天下，至顺帝凡八传；曰齐，姓萧氏，太祖道成篡宋而立，至和帝凡七传；曰梁，姓萧氏，武帝衍篡齐而立，至敬帝凡四传；曰陈，姓陈氏，武帝霸先篡梁而立，至长城公凡五传。计宋至陈共一百七十三年。

问：北朝？

答：北朝曰魏，本鲜卑拓跋后，改姓元氏，据中原。自道武珪至孝武修凡十三传，历一百四十九年。元善儿据邺曰东魏。元宝矩据长安曰西魏，凡三传。高洋篡东魏曰北齐，凡六传。宇文觉篡西魏曰北周，凡五传。

问：隋？

答：隋姓杨氏，文帝坚篡周并陈而一天下，都长安，终恭帝侑，凡四传，历三十九年。

问：唐？

答：唐姓李氏，高祖渊起兵平隋乱而一天下，都长安，终昭宣帝祝，凡二十一传，历二百八十九年。

问：五代？

答：曰后梁，姓朱氏，自太祖温篡唐自立，至末帝凡二传；曰后唐，姓李氏，自庄宗存勳至废帝凡四传；曰后晋，姓石氏，自高祖敬瑭至齐王凡二传；曰后汉，姓刘氏，自高祖知远至隐帝承祐凡二传；曰后周，姓郭氏，自太祖威至恭帝宗训凡四传。按：五代共五十三年，凡八姓十三主，皆都汴。

问：五代时有十国，何名？

答：杨行密据淮南，称吴；李昇据江南，称南唐；王建据四川，称西蜀；孟知祥据西川，称后蜀；刘隐据广州，称南汉；刘崇据晋阳，称北汉；冯殷据湖南，称楚；钱鏐据两浙，称吴越；王审知据福州，称闽；高季兴据荆南，称南平。

问：宋？

答：宋姓赵氏，自太祖匡胤起义戡乱，荡平天下，都汴，至九世高宗构南渡，都临安，迄帝昺凡十八传，历三百二十年。

问：辽、夏、金？

答：辽姓耶律氏，自太祖阿保机至宣宗凡十传，历二百一十九年；元昊据夏州称夏，凡十二传，历二百四十年，女真完颜阿骨打称金，凡十传，历一百二十年。

问：元？

答：元世祖忽必烈继宋而主中国，混一天下，都燕京，至顺帝妥懽贴睦尔凡十传，历八十八年。

问：明？

答：明姓朱氏，太祖元璋以布衣定天下，都金陵，至成祖棣徙都燕京，凡十六传，历二百七十七年。

问：圣清？

答：圣清姓爱新觉罗，发祥长白山，入承大统，浑一区宇，舆地之广为亘古所未有。世祖章皇帝年号顺治，在位十八年；圣祖仁皇帝年号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世宗宪皇帝年号雍正，在位十三年；高宗纯皇帝年号乾隆，在位六十年；仁宗睿皇帝年号嘉庆，在位二十五年；宣宗成皇帝年号道光，在位三十年；文宗显皇帝年号咸丰，在位十一年；穆宗毅皇帝年号同治，在位十三年；今皇上光绪万万年！

问：观历代世纪，何裨实用？

答：观国祚之短长，可究其政治之得失；观天下之分合，可悟夫元运之赢绌。

### 卷 三

#### 经 学 章

问：何谓经？

答：经，常也，古今之常道也。

问：经之目有几？

答：十三。曰《易》，曰《书》，曰《诗》，曰《周礼》，曰《仪礼》，曰《礼记》，曰《春秋左传》，曰《春秋公羊传》，曰《春秋穀梁传》，曰《孝经》，曰《论语》，曰《孟子》，曰《尔雅》。

问：世称五经、七经、九经何谓？

答：《易》、《书》、《诗》、《礼》、《春秋》为五经，加《论语》、《孟子》为七经，再加《周礼》、《孝经》为九经。

问：十三经卷数各几何？注疏约几家？可详述欤？

答：可。《周易正义》十卷，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二十卷，旧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四十卷，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十七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礼记正义》六十三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左传正义》六十卷，晋杜预集解、唐孔颖达疏；《公羊传注疏》二十卷，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穀梁传注疏》二十卷，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勛疏；《孝经正义》三卷，唐玄宗御注、宋邢昺疏；《论语义疏》十卷，魏何晏注、梁皇侃疏；《孟子正义》十四卷，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尔雅注疏》十一卷，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问：读经益处何在？请言其概。

答：读《易》而知化，读《书》而知政，读《诗》而知情，读《春秋》而知义，读《礼》而知节文。馀如《周礼》具治国之经，《孝经》立人伦之极，《公》、《穀》深明名例，《尔雅》有益见闻，至《论》、《孟》二书，尤为孔、孟心法所在，平正切实，读之尤为有益于身心家国，洵入德之门、作圣之基也。

问：读经之法？

答：每读一经毕，当掩卷静玩，想见当时之典制名物、政治风俗与其人之性情气象、踪迹学术，神与之往，则所学自进矣。

## 史 学 章

问：何谓史？

答：记事者也。先王有左史、右史以记言、动，故即名之为史。

问：自汉迄明，正史之目有几？

东甌三先生集补编

答：二十四。

问：何谓二十四史？

答：由十七史加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一史，国朝诏增《旧唐书》、《旧五代史》并钦定《明史》为二十四史。

问：二十四史之目？

答：首《史记》，次《汉书》，次《后汉书》，次《三国志》，次《晋书》，次《宋书》，次《南齐书》，次《梁书》，次《陈书》，次《魏书》，次《北齐书》，次《周书》，次《隋书》，次《南史》，次《北史》，次《旧唐书》，次《新唐书》，次《旧五代史》，次《新五代史》，次《宋史》，次《辽史》，次《金史》，次《元史》，次《明史》。

问：二十四史何人撰著？有无注释？各若干卷？可汇举之否？

答：可。《史记》，汉司马迁撰，褚少孙补，凡本纪十二、表十、书八、世家三十、列传七十，计百三十篇，都百三十卷，宋裴駰《集解》，晋司马贞《索隐》（计三十卷），唐张守节《正义》。《汉书》，汉班固撰，其妹班昭续成之，凡本纪十二、年表八、本志十、本传七十，计百篇，分为百二十卷，唐颜师古注。《后汉书》，宋范蔚宗撰，凡本纪十、志十、列传八十，都百二十卷（据内府刊本），唐章怀太子贤注。《三国志》，晋陈寿撰，魏纪四、列传二十六、蜀列传十五、吴列传二十，都六十五卷，宋裴松之注。《晋书》，唐房乔等奉敕撰，帝纪十、志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都一百三十卷。《宋书》，沈约撰，凡纪十、志三十、列传六十，都一百卷。《南齐书》，梁萧子显撰，凡纪八、志十一、列传四十，都五十九卷。《梁书》，唐姚思廉奉敕撰，本纪六、列传五十，都五十六卷。《陈书》，唐姚思廉奉敕撰，本纪六、列传三十，都三十六卷（梁、陈二史，思廉皆推其父之意以成书，故卷末问题陈吏部尚书姚察）。《魏书》，北齐魏收奉敕撰，宋刘恕、范祖禹等校定，凡纪十二，志十、列传九十二，分为百三十卷。《北齐书》，唐李百药奉敕撰，本纪八、列传

五十二，百药承父德林之业，纂辑成书，大致仿《汉书》体，卷末各系以论赞，计五十卷。《周书》，唐令狐德棻等奉敕撰，本纪八、列传四十二，计五十卷。《隋书》，唐魏徵等奉敕撰，纪五、列传五十五、志三十，计八十五卷。《南史》，唐李延寿撰，凡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都八十卷。《北史》，唐李延寿撰，凡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都百卷。《旧唐书》，晋刘昫等奉敕撰，帝纪二十、志三十、列传一百五十，计二百卷。《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等奉敕撰，曾公亮监修，凡本纪十、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志十三、表四，计二百二十五卷。《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奉敕撰，钦定《四库全书》厘为《梁书》二十四卷、《唐书》五十卷、《晋书》二十四卷、《汉书》十一卷、《周书》二十二卷、世袭列传二卷、僭伪列传三卷、外国列传二卷、志十二卷，都一百五十卷。《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奉敕撰，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十卷、十国世家年谱一卷，附四夷录三卷。《宋史》，元托克托等奉敕撰，凡本纪四十七、志一百六十二、表三十二、列传二百五十五，都四百九十六卷。《辽史》，元托克托等奉敕撰，凡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列传四十六卷、国语解一卷，都一百十六卷。《金史》，元托克托等奉敕撰，凡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都一百三十五卷。《元史》，明宋濂等奉敕撰，凡纪四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传九十七卷，都二百十卷（据内府刊本）。《明史》，国朝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奉敕撰，凡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目录四卷，都三百三十六卷。

问：国朝有何史？

答：国朝未出正史，惟蒋良骐之《东华录》、近人《十朝东华录》载历朝掌故事实颇详，亦可作别史读。

问：正史以外犹有史否？

答：约分三类：有古史，有别史，有杂史。

问：何谓古史？

答：古无史例，周、秦传记与经、子、史皆相出入，如《尚书大传》、《穆天子传》、《世本》、《竹书纪年》、《国语》、《国策》、《越绝书》、《吴越春秋》之类。此外，如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宋罗泌《路史》、本朝马骥《绎史》，所纪皆古事，亦为古史中之别史。

问：何为别史？

答：原本正史，关系一朝政治者，如汉刘珍《东观汉记》、唐吴兢《贞观政要》、宋王称《东都事略》、国朝王鸿绪《明史稿》之类。

问：何谓杂史？

答：杂记政化、风俗佚事者，如宋何光远《鉴诫录》、司马光《涑水纪闻》、元刘祁《归潜志》及明季稗史之类。

问：史之体例有几？

答：有纪事体，有编年体。纪事者，专纪一朝一人之事，如二十四史之属是。编年者，历志累代之事如《通鉴纲目》之属是。近又有纪事本末体，其例创自宋袁枢，以《通鉴》旧文，每事为篇，因各排比其次第，而详叙其始终，命曰“纪事本末”。后遂相沿，此于正史记事体中又别创一体也。

问：编年之史以何为最？

答：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国朝毕沅《续资治通鉴》三百二十卷。

问：编年之史，简括精当易购者以何为最？

答：《御批通鉴辑览》一百二十卷。是书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始伏羲，迄明末，兼用《通鉴》及朱子《纲目》义例。

问：记事本末，本朝切要者有何书？

答：魏源《圣武记》十四卷，李元度《先正事略》六十卷。

问：读史次第？

答：当先读编年之史，如《御批通鉴辑览》（即坊刊《易知录》亦可），以明历朝始末（本朝记事之书尤要）；后读《四史》，取其辞



义之古；继读《明史》，取其年代之近；再读《新五代史》，取其义例之精；然后泛览诸史，自有贯通之妙。

问：读史当从何书入门？

答：唐刘知几《史通》，国朝万斯同《历代史表》，沈炳震《廿一史四谱》，李兆洛《纪元编》、《历代地理合释》，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一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之属。

问：读史之法？

答：每读一史，当先看其一切政治教养之法，又深求其国祚修短、风俗美恶与凡治乱兴衰之故。遇有君国重事，必掩卷深思，料其后来得失，再读下卷，或设身处地自筹办法，方能得其益处。

#### 子 学 章

问：经与史既闻其略矣，敢问何谓子？

答：六经诸史以外能立记自成一家者，皆子书也。

问：子书甚夥，《教经》所列仅十七家，当系切要之书，可举其时代、姓氏、里居、名位欤？

答：可。

问：《老子》？

答：李氏名耳，字伯阳，谥聃，楚之苦县人也，为周柱下史。书分上下二篇，即今《道德经》也。

问：《庄子》？

答：名周，宋之蒙人也，为蒙漆园吏。书分内篇、外篇，合十卷，或称《南华经》。

问：《列子》？

答：名御寇，周之郑人也，书凡八卷。

问：《管子》？

答：名夷吾，字仲，颍上人也，为齐桓公相。书八十六篇，合

三十四卷。

问：《晏子》？

答：名婴，字平仲，莱之夷维人也，为齐景公相。书七卷，号《晏子春秋》。

问：《墨子》？

答：周之宋人也，为宋大夫。书六十三篇，合十五卷。

问：《申子》？

答：名不害，京人也，为韩昭侯相。其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史记》称其著书二篇号《申子》，《汉书·艺文志》称六篇，阮孝绪《七略》称《申子》三卷，书均佚。

问：《韩子》？

答：名非，韩之诸公子。书五十五篇，合二十卷。

问：《商子》？

答：姓公孙，名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秦相。书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合五卷，近称《商君书》。

问：《司马》？

答：名穰苴，族出齐田氏，为齐景公将，书一卷，即今《司马法》也。

问：《孙吴》？

答：孙是孙武，吴是吴起，皆周时人也。今所传有《吴子》三卷、《孙子》二卷即十三篇。

问：《尉繚》？

答：尉氏繚名，周时魏人，或称吴人，书五卷。

问：《荀子》？

答：名况，楚兰陵令，书三十二篇，合二十卷。

问：《扬子》？

答：名雄，汉之蜀人也，著《法言》十三篇。

问：《吕氏》？

答：名不韦，周之濮阳人，秦相，集其宾客所著，书一百六十篇，合二十六卷，号《吕氏春秋》。

问：《淮南》？

答：汉淮南王刘安著，今存二十一篇，合二十一卷。

问：诸子约分几类？

答：十家。曰儒家，曰墨家，曰兵家，曰名法家，曰纵横家，曰农家，曰道家，曰释家，曰杂家，曰阴阳家。

问：《教经》所列十七子外，于十家中可再举宋以前诸子欤？

答：可。儒则汉孔鲋《孔丛子》、陆贾《新语》、贾谊《新书》、刘向《新语》、《说苑》、荀悦《申鉴》、徐幹《中论》、晋傅玄《傅子》、隋《文中子》、唐张弧《素履子》，兵家则风后《握奇经》、太公《六韬》、黄石公《素书》、诸葛亮《心书》，名法家则《邓析子》、《尸子》、《尹文子》、《公孙龙子》、《慎子》，纵横家则《鬼谷子》、唐赵蕤《长短经》，农家则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道家则汉张良《经符经注》、周尹喜《关尹子》、汉魏朴阳《周易参同契》、晋葛洪《抱朴子》，释家则唐释道世《法苑珠林》、释智升《五灯会元》，杂家则周《鬻子》、《计倪子》、《于陵子》、《子华子》、《鹖冠子》、《文子》、《燕丹子》、汉班固《白虎通》、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阴阳家则汉扬雄《太玄经》、焦延寿《易林》，此皆不可不阅。

问：子书以何代为最优？

答：周秦间为最优。

问：优处何在？

答：周秦诸子皆能自成一家学术。

问：诸子可以治天下否？

答：可。

问：诸子可以治一时之天下乎？抑可以治万世之天下乎？

答：诸子仅可以治一时之天下，不足以治万世之天下。

问：何故？

答：诸子之书主权者多，而主经者少，所以行之万世而不能无流弊。

问：诸子之识有过于圣人之处否？

答：有。

问：何以能过圣人？

答：诸子矫世厉俗，悲愤著书，直伸所见，实有独到之处。虽不及圣人之纯正无偏，然救弊扶倾，思力鸷悍，微特圣人不忍为，实亦有圣人所不能为。

问：然则圣人不及诸子欤？

答：这就其独到处而言耳。若举大较而论，则诸子皆为圣人所笼罩，刘彦和所谓“百家腾跃，终入寰内”者也。

问：凡见人读子书，一读到偏驳之处即谓其蔑圣非礼，为不足道，是欤非欤？

答：诸子之书，其议论虽有纯驳、浅深之不同，而其救世之苦心则百家无异。其愤时之过切，嫉俗之太深，所以易有蔑圣非礼之论，要其用意，皆非议论故与圣人相戾也，殆矫枉而过直耳！此孟子所以教人读书之法，谓不可以文害辞，不可以辞害志，太史公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难为浅见寡闻者道也”。阅子书亦当如是，方无窒碍。

问：读子书其益何在？

答：大则足以翊政教之偏颇，小则足以穷文章之变化。

问：近日子书有可用否？

答：今日政治、学术，正当以经为体，以子为用。

## 文 学 章

问：文章何以翼圣道？

答：文以载道，无文则道无所丽，即行亦不远。

问：文之体有几？

答：分之则有制诰、文檄、碑铭、论赞、奏疏、笈启、骚赋、诗词、歌曲诸体，合之不外散、骈两体。

问：何谓诗？

答：诗，持也，缘情而绮丽者是。

问：何谓赋？

答：赋，铺也，体物而浏亮者是。

问：诗之体有几？

答：有六：曰风，曰雅，曰颂，曰赋，曰比，曰兴。

问：六体外，后世亦有分体否？

答：有经体，有汉魏体，有六朝体，有三唐体，有宋元体，有近时体。

问：赋之体有几？

答：有五：曰古赋，曰俳赋，曰文赋，曰律赋，曰小赋。

问：诗之古今体何别？

答：古体不拘对偶，有自一言递增至十一言之制。今体专尚对偶，有五律、七律、五绝、七绝之制。

问：诗、赋、词何以同源？

答：班固云：“赋者，古诗之流。”若词则长短句，仍出于诗。

问：乐府始于何人？

答：始于汉高祖唐山夫人之房中词。

问：何谓传奇？

答：即今之院本词曲也。

词；何谓八股？

答：即今应试之四书文也。

问：应试之文仅八股否？

答：犹有诗赋、策论诸体。

## 中 学 章

问：何谓中学？

答：即中国周、孔之学也。

问：中学之纲有五，所谓训诂者何？

答：解释经义，笺注句读，所谓小学是。

问：考据谓何？

答：考求掌故，实事求是，所谓汉学是。

问：词章谓何？

答：骈、散文与诗赋、歌曲之类是。

问：义理谓何？

答：格致事物之理，讲明心性之事，所谓理学是。近又称为宋学。

问：经制谓何？

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是。

## 西 学 章

问：何谓西学？

答：即今欧罗巴洲之学也。

问：算学何以为西学体？

答：泰西算法始于几何，万物之理无所不包，故各学皆出于算。

问：化学何以为用？

答：万物各有原质，必明化学之理始能配合分数化成万物。

问：热学何用？

答：如寒暑表、自准摆之类，法皆出于热学。

问：光学何用？

答：如千里镜、显微镜之类，法皆出于光学。

问：声学何用？

答：如收声筒、传声管、德律风以及音律、琴弦之属，法皆出于声学。

问：汽学何用？

答：如行船、牵车、起重、制造等事，法皆出于汽学。

问：水学何用？

答：如运水转动机器等事，法皆出于水学。

问：电学何用？

答：如造电灯、电线之类，法皆出于电学。

问：矿学何用？

答：如分别金、石、煤、铁之类，法皆出于矿学。

问：地学何用？

答：如考求地球中各类土石之形势、蕴藏之物迹、质点之化成，以明古今变迁之理，法皆出于地学。

问：重学何用？

答：如各种机器行动、以小运大、以轻运重，法皆出于重学。

问：此外尚有何学？

答：讲格致者犹有天学、医学、画学、植物学、动物学、机器学、测量学、农务学、世务学，又有考较货物多寡之数学。

### 方 术 章

问：术数亦出于正学否？

答：术数亦正学之支流，精其术者可补正学之未备。

问：术数家卜筮始于何人？

答：始于宓戏。

问：卜筮之法若何？

答：卜者以火蒸柴，灼龟为兆，其爻拆形状有五：如雨形，其兆为水；如雾形，其兆为火；如蒙形，其兆为木；如驿形，其兆为

金；如克形，其兆为土。筮者用蓍草五十茎，四营而成《易》，三变而成爻，十有八变而成卦。

问：星相始于何人？

答：星始于晋徐子平，相始于姑布子卿。

问：星相之法若何？

答：星以人之始生之年月日辰干支，生胜衰、死生、王相，斟酌人之寿夭、贵贱、利不利；相法看人之形貌、颜色知其吉凶、祸福。

问：壬遁之法若何？

答：壬乃六壬，遁乃遁甲。六壬有七百二十课，遁甲有阳九局、阴九局。

问：兵家何以重壬遁？

答：六壬可以逆知敌情，遁甲可以埋伏队伍。

问：太乙数如何？

答：太乙数能知天道、地道、人道，故有理天、理地、理人之局。苟精斯术，则豫知战事之胜负，君基、臣基、民基之吉凶。

问：九宫？

答：坎、艮、震、巽、离、坤、兑、乾、中谓之九宫。

问：何谓堪舆？

答：即今形家之法。

问：堪舆始于何人？

答：始于晋郭璞。

问：古有何书？

答：《宅经》、《葬书》、《青囊》、《奥语》、《天玉经》诸书最古。

问：河洛若何？

答：《河图》以五生数，统五成数，而同处其方。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洛书》以五奇数统四偶数，而各居其所。其位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



八为足，而五居中。

问：以上诸术皆五行家言否？

答：是。

### 仕 进 章

问：小考事例？

答：岁科两试，与考童生由州县录取送府，由府送学政，照所取次序五人为一结，取行优廩生亲笔画押保结，方准考取生员。其有刑、丧、替冒等项不得与考。

问：何谓附、增、廩？

答：童生由学政考取入学者曰附，由附考取优等，曾经帮增、补廩者曰增、曰廩。

问：帮增、补廩何如？

答：帮增、补廩，新、旧相间。以考案为新，起复、考复、办复者为旧。无新尽旧，无旧尽新，新、旧总以考案为主，如第一是新，则先新后旧，第一是旧，则先旧后新是。

问：五贡之目？

答：曰恩贡、曰拔贡、曰岁贡、曰副贡、曰优贡。

问：恩贡事例？

答：凡遇国家有喜庆大典，恩诏各直省府州县学，俱以本年正贡作恩贡，副贡作正贡。

问：拔贡事例？

答：定例十二年题请举行一次，直省各学于现考一二等生员内遴选文行兼优者，府学二名、州县学各一名。

问：岁贡事例？

答：各直省起送贡生，府学每年一人，州学三年二人，县学二年一人。

问：副贡事例？

答：每逢乡试，各直省取有中副榜贡生若干名，与恩、拔、岁、优诸生一体送监肄业。

问：优贡事例？

答：各直省学政三年举行一次，任满例准一体报举优生以作优贡，大省无过五六名，中省三四名，小省一二名。以上恩、拔、岁、副、优五贡总称明经。

问：何谓乡、会试？

答：贡举之礼，以子、午、卯、酉岁秋八月，大比直省诸府、州、县学诸生而宾兴之，曰乡试；丑、未、辰、戌岁三月试天下举人，曰会试。

问：三场事例？

答：首场四子书文及五言八韵排律诗，二场五经艺，三场策问，乡、会试并同。

问：何谓殿试？

答：会试揭晓后，皇上御太和殿，临轩发策，礼部引诸贡士对策殿廷，曰殿试。

问：词林等四途何以分？

答：以殿试朝考，上者充庶吉士，为词林，次中书，次六部主事，次即用知县，不及即用者，归班截取。

问：老榜何如？

答：乡试揭晓后，汇不入选者年满八十，特恩赐予举人，会试年满九十，特恩赐予进士，故曰钦赐。

问：出身多门，可略举欤？

答：甲乙科外如博学鸿词、保举经学、世袭博士、孝廉方正、山林隐逸等科则间或举行，近复添捐纳、军功两途。

### 冠 服 章

问：圣清何以重翎顶？

答：圣清制度以冠上顶辨等级，有军功者赏戴翎羽。

问：蓝翎、花翎、双眼、三眼何别？

答：六品以下官司蓝翎，五品以上花翎，其双眼、三眼者则奉特赏。若军功、若射布靶之赏翎者准常戴，及升调他职亦得戴用。若职任之戴翎者（如巡抚兼提督衔准戴翎之类），离任则除。

问：品官常用顶戴何别？

答：一品大臣珊瑚顶，二品起花珊瑚顶，三品蓝宝石顶或蓝色明玻璃，四品青金石顶或蓝色涅玻璃，五品水晶顶或白色明玻璃，六品车渠顶，七品素金顶，八品起花金顶，九品起花银顶，未入流与九品同。

问：候补、候选者顶戴如何？

答：与现任官同。

问：金、银顶何别？

答：进士、举人、贡生用金顶，生员、监生用银顶。

问：何谓蟒补？

答：蟒，蟒袍；补，补褂也。

问：蟒袍品级如何？

答：正从一品，通身九蟒四爪，不拘颜色，六品以上同。正从七品，通身五蟒五爪，不拘颜色，八品以下同。

问：文官补服品级如何？

答：正从一品仙鹤补，二品锦鸡补，三品孔雀补，四品云雁补，五品白鹇补，六品鹭鸶补，七品鹞鹞补，八品鹤鹑补，九品练雀补，未入流黄鹞补。

问：文武冠服一体否？

答：顶戴同，蟒补异。

问：武官蟒补品级如何？

答：正从一品麒麟补，二品狮子补，三品豹补，蟒袍均通身九蟒四爪；四品虎补，五品熊补，蟒袍均八蟒五爪；六品彪补，蟒袍

五蟒五爪，七、八、九品同。

问：文官补服皆绣羽族，武官皆绣毛族，其中亦有不同否？

答：文官在京都察院衙门，在外按察司衙门等官，不论品级，但穿獬豸补服，馀如所官。

问：命妇冠服如何？

答：凡九品命妇朝冠，顶皆镂花金顶，惟中饰及上衔互异。如一品命妇朝冠中饰东珠，上衔红宝石；二品中饰红宝石，上衔珊瑚，三品中饰红宝石，上衔蓝宝石，四品中饰小蓝宝石，上衔青金石；五品中饰小蓝宝石，上衔水晶；六品中饰小蓝宝石，上衔车渠，七品饰小水晶，上衔素金蟒袍，通五蟒四爪，馀皆如六品命妇。

#### 职 官 章

问：官何分满汉？

答：圣朝开国满洲，其后定鼎燕京，遂分满洲、蒙古旗籍人为满官，内地二十二行省人为汉官。其曰汉人者，大抵自汉以来不属中国人之称中国人也。

问：五等爵何名？

答：公、侯、伯、子、男。

问：何谓九品？下尚有官否？

答：自一品至九品各别正、从，九品凡十八等，下此为未人流。

问：太、少师，傅，保外，尚有官品相近否？

答：尚有太子太、少师、傅、保六官。

问：大学士于古何官司？

答：此仍明朝，即周之冢宰、秦汉之丞相、相国也。

问：殿阁几所？何名？

答：设官司之殿五，其最著者曰保和，曰文华，曰武英；阁三：

曰体仁，曰文渊，曰东阁。

问：军机所治何事？

答：治军国大事，独秉机宜，为一切政令所从出。

问：总理所治何事？设于何时？

答：总理各国时[事]务衙门设于咸丰十年庚申，中英和议既成，以广理藩院之所不及也。

问：六部官何名？

答：各尚书各左、右侍郎为堂，馀均名郎，官属亦曰部曹。

问：九卿何官？

答：大理、太常、光禄、太仆、鸿胪五寺，内务府，上驷、武备二院，奉宸苑等卿。

问：翰詹何官？

答：翰林院、詹事府属。

问：科、道何官？

答：六科给事中，十五道监察御史。

问：督、抚、河、漕、盐何官何事？

答：总督、巡抚治军民，河督治河运，漕督治漕运，盐政治盐务。

问：将军何官何事？

答：武官最贵者，为驻防设。集满洲、蒙古八旗、汉军另城各省城中，非宗室、外戚、旗籍不授。

问：织造何官何事？

答：织造监督，由内务府官出驻江宁、苏州、杭州三首府，管理进御绸缎。

问：运、藩、臬三司何官何事？

答：盐运使司盐运使管盐运，布政使司布政使管钱粮、选，按察使司按察使管刑狱、驿传。

问：道何官何事？

答：有分巡、分守、兵备、水利、屯田、粮储、盐法、河差、关税及兼茶马、学政等职事。

问：府、州、厅、县外尚有官否？

答：尚有佐贰，府如同知、通判、教授，州如同知、学正、县如县丞、教谕、训导；尚有杂职，府如经历、知事、照磨，州如吏目，厅如主簿、巡检、驿丞、典史。

问：提、镇、副、参、游、都、守何官司？

答：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

问：都、守以下有官否？

答：有千总、把总、外委。

问：各钦差以何官为之？

答：总裁以尚书、侍郎、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为之，主考、学台以侍郎、左副都御史即翰林院编、检已上、各部主事已上为之，出使外洋则不知洋务、不讲交涉、不言西学者，虽部、院、馆、阁之贵不与。

#### 典制章

问：何谓圜丘？

答：圜丘，祭天也。《周礼·大司乐》冬日奏乐于地上之圜丘，“乐六变则天神皆降。”

问：何谓方泽？

答：方泽，祭地也。夏日奏乐于泽中之方丘，“乐八变则地祇皆出。”按：方泽本作方丘。

问：社稷之祭何如？答：岁春、秋仲月戊日，直省府、州、县守土官各致祭于社稷坛。按：坛高二尺二寸，方二丈五尺，社右稷左，异位同坛。

问：先农之祭何如？

答：岁仲春亥日，直省府、州、县守土官各致祭于先农坛。

按：坛制与社稷同。

问：先蚕之祭何如？

答：先蚕庙在浙江，省城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各有蚕神祠，每岁春月吉巳致祭，祭品、仪节与社稷坛同。

问：厉祭何如？

答：岁三月寒食节、七月望日、十月朔日，直省府、州、县守土官司各致祭厉坛于城北郊。

问：先师释奠之仪何如？

答：岁春、秋仲月上丁，皇上暨直省府、州、县守土官均行释奠礼于老先师庙。

问：以上诸祀典外，犹有常祀之神否？

答：如云、雨、风、雷、岳镇、海渎诸神及龙神、火神、城隍神，各神各有专祠。岁春、秋仲月，守土官各取吉致祭。

问：堂子何如？

答：国家有设竿祭天之礼，又总祀社稷诸神祇于静室，名曰堂子。

问：朝贺之仪节何如？

答：皇上朝贺分三大节：曰元旦，曰万寿圣节，曰长至节（凡贺长至以南郊次日）。先期，诸王、大学士率京朝官，直省文武率阖属官具贺表上贺。

问：耕籍之礼何如？

答：直省府、州、县各在东郊先农坛侧择沃壤为籍田，田广四亩九分，岁仲春吉亥（或季春）有事先农之日，省会总督若巡抚率在城文官耕籍，致祭先农（仪详《通礼》），若府不附省，州、县、卫不附府者，正官率佐贰、丞史耕籍，各以耆老二人执箱播种，仪同省会。

问：救护日月，其礼何如？

答：直省府、州、县、卫凡遇日、月食，各按钦天监推定时刻分

秒随地救护，以素服将事，均以正官领班正仪，教职纠仪。阴阳官报时至，班首官上香伐鼓，众官祇跪行礼。

问：乡饮酒之礼何如？

答：京师及直省府、州、县，岁以孟春望日、孟冬朔日举行于儒学。

问：举行乡饮酒礼义果何在？

答：所以申明朝廷之法，敦序长幼之节耳。

### 礼 乐 章

问：礼乐之始？

答：礼事始于燧皇，礼名始于黄帝，乐始于祝融。

问：冠昏丧祭仪节何如？

答：详见古之《仪礼》、今之通行《朱子家礼》。

问：今之工尺，其合于古之律吕何如？

答：黄钟用合字，大吕、太簇用四字，夹钟、姑洗用乙字，夷则、南吕用工字，无射、应钟用凡字，各以上下分为清浊。其中吕、蕤宾、林钟不可以上下分，中吕用上字，蕤宾用勾字，林钟用尺字，黄钟清声用六字，大吕、太簇、夹钟用五字，而以上下紧别之，详见《利济新乐谱》。

问：御？

答：御有五：一和鸣鸾，二逐水曲，三过军表，四舞交衢，五逐禽左。

问：书？

答：书有六：一象形，二会意，三转注，四指事，五假借，六谐声。

问：洋文若何？ 答：详见《教经答问·语言章》。

问：九数？

答：一方田，二粟布，三差分，四少广，五商功，六均输，七盈



脑，八方程，九句股。近来讲九数者兼精代数，其法遂远胜于  
往古。

## 刑 律 章

问：何谓刑律？

答：刑，例也；律，法也。

问：律即例否？

答：否，断法为律而准情为例，律守一定而例则因时变通。

问：律文有几？

答：原文四百五十七条，至雍正五年删改增并，定为百三十六  
六条。

问：例有几？

答：雍正五年以后，嘉庆六年以前，现行例律详为订正、增  
删、改并，计共一千五百七十三条。

问：何谓五刑？

答：曰笞，曰杖，曰流，曰徒，曰死。

问：五刑之目有几？

答：笞刑五、杖刑五、徒刑五、流刑三、死刑二。

问：何谓笞刑？

答：笞者，谓人有轻罪，用小荆杖决打，自一十至五十为五  
等，每一十为一等加減，今以竹杖折责。

问：何谓杖刑？

答：杖者，谓人犯罪，用大荆杖决打，自六十至一百为五等，  
亦每一十为一等加減，今以竹杖折责。

问：何谓徒刑？

答：徒者，谓人犯罪稍重，发本省驿递应一切用力辛苦之役，  
自一年起加至三年止，为五等，每杖一十及徒半年为一等加減。

问：何谓流刑？

答：流者，谓人犯重罪，不忍刑杀，流去远方，终身不得还乡，自二千里加至三千里为三等，每五百里为一等加，罪减概从徒。

问：何谓死刑？

答：曰绞，全其肢体也；曰斩，身首异处也。

问：何谓凌迟？

答：脔割也，犯大逆、忤逆者间用之。

问：五刑即古五刑否？

答：否，古五刑曰墨，曰劓，曰剕，曰宫，曰大辟，见《吕刑》。

问：古金作赎刑今有否？

答：有，今例分纳赎、收赎、赎罪三门。

### 权 量 章

问：权量何始？

答：始于黄钟。

问：权何以始于黄钟？

答：以黄钟所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倍之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两下有钱、分、厘、毫、丝、忽、微、纤、沙、尘、埃、渺、漠，皆以十进，是为权。

问：量何以始于黄钟？

答：以黄钟之管容秬黍中者一千二百粒为一龠，两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石；合下有勺、撮、秒、圭、粟、皆以十进，是为量。

问：权、量外有度，亦始黄钟否？

答：以黄钟之管长，横累秬黍中者九十粒，一粒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分下有厘、毫、丝、忽、微、纤、沙、尘、埃、渺、漠，皆以十进，是为度。

问：权、量、度古今互异，能详考否？

答：大约古轻而今重、古小而今大。

问：中西权量度如何？

答：详见《算纬》。

问：利济所遵权量何据？

答：王绳林《古方权量考》。

## 卷 四

### 机 器 章

问：何谓机器？

答：谓不用人力，纯以汽机运行也。

问：何谓泰西？

答：西洋各国之通称。泰，大也；西，谓在吾国之西。

问：泰西制造何以独工？

答：西人能出新法制器，国家即准其专利若干年，故制造日精。

问：量天尺何用？

答：其用甚广，以海道行舟为最要。

问：其形若何？

答：形似纸扇，能开能合，中一横尺一斜尺，尺中皆刊有分寸，以横者为体、斜者为用，可以测道途之远近及海道之深浅。然量其尺须于午刻。

问：何谓察天筒？

答：用玻璃管如笔大者二，长尺馀，内盛水银，平置木匣，旁记号码，晴明则水银下沉，阴晦则水银上浮，以此能察天气。其法与寒暑表、风雨表略同。

问：何谓显微镜？

答：能影微为显，有放大至七百馀倍者。

问：镜始于何时何人？

答：当明万历时荷兰人德里白始。

问：时辰钟始自何人？

答：当明中叶时意大利人嘎里娄偶见悬灯与室，摆摇不定，因悟以摆为钟可定时刻。

问：其法如何？

答：每日十二时，每时二点，分为昼夜二周，自一点至十二点止。如子正十二点，丑初一点，午正十二点，未初又一点，每点行四刻，一日合九十六刻。

问：钟外可定时刻者又有何物？

答：时辰表，其应时刻之法与钟同，而无声、圆小如簪，可佩，以小为贵。

问：寒暑表、风雨表如何？

答：其制皆与察天筒同。

问：何谓自来水？

答：谓其水不借人力挑运也。

问：其法若何？

答：先于都会审其水源深阔处，造水塔高数丈，上架吸水机器，塔下广开深池贮水，池旁设铁管引水，大可径尺，节节埋设，引入内池；又于沿街每数十步竖一吸水铁桶，高四尺许，下面与水管联络，顶上置一小机括，用时将机括扭开，水自喷射而上，甚便居民。

问：何谓电气灯？

答：用玻璃制为圆球，中引电火为灯，矗立高柱，远望如万月齐明。

问：其法若何？

答：电线以锌[铜]为之，或明或暗，接通灯杆，用时以机器发电气，收闭随时。

问：电灯外西人通行更有何灯？

答：煤气灯，别名地火灯。

问：其法若何？

答：地中埋粗铁筒，坊巷居铺另有小铁管接连，用时热煤，使气上达各管，今通商口岸多用此灯。

问：电线若何？

答：沿途竖立木杆，上系铜丝一条，以锌为之，借电气设机报字以通消息，穿山透水，数万里之程倾[顷]刻可达。

问：其法创自何人？

答：道光十三年英摩师森始作电报。

问：火轮船创自何人？

答：始自塞明吨，英苏格兰人也；美人富拉吨客游法国，亦造轮船，后遂盛行。

问：铁路何用？

答：行火车路也。

问：铁路之制若何？

答：用坚木横跨路上，相间尺许，两头嵌以铁条，中作凹槽以受车轮，车借火气激轮，连缀前驶，一点钟可行二百里。

问：火轮车始自何人？

答：道光初，英国德微底造而未善，嗣有斯提反笋父子相继，始通行焉。

问：轻气球之制若何？

答：始英人以绸绫作球，内藏烟焰，乘轻气凌空而行，能升高至二万数千尺，欲下则机启气泄，渐渐而下。近愈出愈奇，竟用以攻取。或云：当乾隆时法人始作。

问：蜡人院如何？

答：熔蜡像人，医家所用，如中国之铜人也。

问：蜡人制法若何？

答：院中熔蜡为男女老弱婴孩之形，一切膜肌、皮肤、孔窍、

筋骨、经络、脏腑以及男女受妊月数胞胎，罔不毕肖，即疡科各种秽恶之症亦一一备具。

问：德律风若何？

答：法与电报略同。彼但仅达文字，此则并能传语言。其法由欧人名德律风者所创，故即其名名之。

问：石印法如何？

答：泰西有吃墨石，以水墨书字于纸，贴石上，少顷，墨字即透入石中，复以水墨刷之，则有字处粘墨，无字处不粘，印之与印板无异也。或云：嘉庆四年日耳曼人始用石版印书。

问：照相法如何？

答：始自法人，创用银片傅药，置箱于室中，围幕以蔽日光，顶开一孔，用镜使形返照，以海蓝草熏之，复熏以水银气，再用黄碱水洗之。

问：杂物尚有几件？

答：甚多。约略记之，如风磨、风称、折光镜、机轮纺织、入水汞气钟、凿山机、脚踏车等皆是。

## 武 备 章

问：何谓武备？

答：制战具以御武也。

问：何谓火攻？

答：以火器攻人，所用火药有饼药、棉药、炸药之类。

问：何谓开花弹？

答：弹藏炸药，磕裂机发火四射如花开。

问：创自何时何人？

答：明弘治八年荷兰人文奥，亦名子母弹。

问：何谓棉花药？

答：法以净棉花浸于浓硝强水内若干时，取出以清水洗净，

使毫无酸性，晒干即成，发时无烟。

问：西洋炮以何为最？

答：西洋炮有大、小、中三等，当以德克鲁伯厂、普墨迭儿、鲁士厂所制为最，而纳弹入药有前膛、后膛之殊。

问：何谓铁炮台？

答：其台外面系钢铁所包，可以避极猛极烈之枪炮。

问：何谓铁甲船？

答：其船外面亦钢铁所包，有厚近及尺者。

问：何谓风铳？

答：其状与铳相似，有二种：一用铜球，一用铁条，借气发机，声不甚响。

问：何谓旱、水雷？

答：旱雷用之于陆，水雷用之于水。

问：旱雷若何？

答：旱雷即地雷，中藏炸药，电线机发，能击数十里。

问：水雷若何？

答：有浮于水际者，作圆锥形，内容棉药一百磅，价约五六十金；有伏于水底者，作龟形，用药五百磅至二千磅，价百金至数百金不等。

问：水雷有几项？

答：三项：有伏雷，有送雷，有行雷。

问：伏雷又有几种？

答：亦分三种：一曰伺发之雷，一曰触发之雷，一曰伺、触兼用之雷。

问：送雷有几种？

答：亦分三种：一曰杆雷，一曰舵雷，一曰鼓雷。

问：行雷有几种？

答：亦分三种：一曰怀台氏鱼雷，一曰黎氏箭雷，一曰马克登

那水炮。

问：旱、水雷何用？

答：用以埋伏要处，皆借电气轰炸敌人之用。

问：枪制以何为最？

答：英则马梯尼，德则毛瑟，美则林明敦，法则沙土钵，俄则俾尔建奴，奥则韦恩斯，义则韦脱里，近者英之黎姆斯为尤精，而其制有前膛、后膛、单响、双响之殊。

### 时 务 章

问：何谓时务？

答：近日救时之要务也。

问：公法何用？

答：万国通行一切交涉之事，皆协情、理、法而定，故又别称为性法，其义最精，其用最广。

问：公法之学创与何人？

答：荷兰人名虎哥。

问：何谓约章？

答：两国议定交涉之事，各照所约章程而行。

问：中国与各国立约始于何时？

答：英国，道光二十二年江宁始订和约十三款；瑞国，道光二十七年；法国、美国、俄国均咸丰八年；布国即普鲁士，十一年；丹国即嗒国、和国即荷兰，均同治二年；日国即日斯巴尼亚，亦即西班牙，三年；比国，四年；义国即意大利，五年；奥国，八年；日本国，十一年；秘国即秘鲁，十三年。

问：何谓公司？

答：西人创兴商务，集股定章，以司其事者皆秉大公，故谓公司，分有限、无限二类。

问：南、北洋大臣所办何事？驻何地？



答：分办洋务，北洋以直隶总督、南洋以两江总督主之。

问：方言馆何学？

答：学泰西英、法各国语言文字。

问：同文馆创于何时？

答：同治初，总理衙门添设。招集满、汉聪颖子弟教以各国语言文字，以算学为重，兼翻译、测绘等事。

问：制造局创自何人何年？

答：同治丙寅，李少荃爵相奏设于上海，基广二百馀亩。

问：制造局何处最大最精？

答：天津、上海、江南、湖北为最。

问：官书局创自何人？

答：粤匪平后，两江总督曾文正公首开于金陵，后湖北、扬州、浙江、山东等处继之。

问：船政局始于何人？

答：始于左文襄，成于沈文肃，自闽设厂，仿造轮船以备海军之用。

问：招商局始于何人？

答：李少荃爵相创办于上海。

问：电报何用？

答：借通消息，其法仿自泰西，详前“电线”条，一切军报、商务及诸要事皆可用。

问：何谓赈济？

答：劝赈以济人也。凡遇荒歉之岁，官绅每设局筹捐劝赈，亦善举也。

问：税务司何官？

答：西人代司我国各海关税务。

问：税务司始于何时？

答：咸丰三年四月自上海开办。

问：何谓洋债？

答：我国所欠泰西贷项即于关税分期支取本息。

问：中国厘卡始于何时？

答：咸丰季年粤匪之乱，雷以诚奏请筹助军饷。

问：中国厘金岁得银若干？

答：光绪十九年实收银一千四百二十七万七千三百四两二钱三分零。

问：何谓邮政局？

答：各地信局归总官办，立章不病商民而有益国用。

问：何谓官银行？

答：即钱庄、银号之大者。若由国家开设，则可以造钞票，铸银圆，汇兑军饷、钱粮，官商通便。前李爵相鸿章曾奏请开设，为言者所阻。近盛京卿宣怀复奏，未蒙谕准。

问：报馆若何？

答：外洋报馆林立，不仅采取新闻，有一学一艺即有一报，有日报、旬报、月报之分。近如我国《申报》、《沪报》、《苏报》、《新闻报》之类，皆仿西国而行之，开辟心智，莫善于斯。

问：学堂若何？

答：即书院也。泰西学堂随地而设，自国储以下，士农工商、妇女八岁以内罔不入学。据《益闻报》：美有学堂二十三万六千八百八十四所，法有八万一千八百五十七所，意有五万二千六百所，俄有四万七千九百七十所，德有四万七千三百九十所，日本二万五千三百七十四所，英有一万九千四百九十八所，奥有一万八千五百九十八所，土耳其有九千五百五十所，惟吾国当时尚少此举，近亦渐渐开矣。

问：或谓兴亚当以议院入手，然否？

答：否，议院当俟民智大开之后方可行。

## 租 界 章

问：何谓租界？

答：各国通商，租我国之地为己界，如上海所称英界、法界、美界是也。

问：何谓口岸？

答：海禁大开，准外洋人口上岸通商。

问：通商始于何年？

答：道光廿七年各国俱和约通商。

问：通商共有几国？

答：俄、英、美、法、瑞典、德、丹、荷兰、日斯巴尼亚、比、义、奥、日本、秘鲁、巴西、葡萄牙，共十六国。

问：通商口岸多在何处？

答：有沿海，有长江，有陆路。

问：沿海几处？

答：牛庄、天津、大沽、烟台、上海、宁波、镇海、温州、罗星塔、厦门、汕头、淡水、安平、潮州、黄浦[埔]、广州、琼州、海口、北海。

问：长江几处？

答：镇江、芜湖、九江、汉口、宜昌、重庆。

问：陆路几处？

答：恰克图、库伦、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嘉峪关、龙州、蒙自。

问：租界几处？ 答：上海、香港、天津、杭州、苏州。

问：何谓夷冢墓？

答：租界之地当时多中国人丛葬处，今皆平为马路。

问：何谓马路？

答：凡有租界即开马路，以轮船到埠、车马上岸而设。

问：何谓领事？

答：外国讯问官差，驻中国埠头管理洋人讼事。

问：何谓巡捕？

答：列国巡街者之称。昼夜换班，值文街心，西人持刀，华人手棒为号。

问：租界中有包探即巡捕否？

答：包探皆华人为之，为巡捕之耳目，系工部局雇用，专探租界杂事，防人识认，不穿号衣，薪俸较巡捕为厚。

问：何谓大跑马？

答：租界洋商春秋二季各跑马以赛胜负。

问：何谓弹子房？

答：洋人有打弹子之戏，亦犹中国围棋、马吊之意，其房皆高大洋楼，有大弹子、小弹子之分。

问：何谓大弹子？

答：地上铺长木为槽，长六七丈，槽尽处平列小椿十竿，人远立抛弹，能三弹打翻十椿者为胜，不及者负，是为打大弹子。

问：何谓小弹子？

答：有台长丈许，广半之，四周略高，覆以素呢，碾象牙为弹，如鹅卵大者四，分置台面，二人各认一丸，抵以小木棍，抵其一弹能转中彼弹者为着，以三十六着为满，是为打小弹子。

问：东洋车是东洋人创否？

答：是。

问：其形若何？

答：一人挽行，形似坐椅，有盖自后覆上，暑、雨皆便，各租界多有之。

问：东洋车外有他车否？

答：有马车，有脚踏车。

问：何谓吕宋票？

答：吕宋国人大赌票也，以号数为凭，每张洋蚨四元，头彩得

洋六万元，趋之如鹜，屡禁不止。

问：何谓保险？

答：此法创自西人，凡通商租界俱有保险行，一切轮船、房屋及动用杂物、衣服等俱可托保，每岁约取保费六厘，设遇不测，照值赔偿。即人出外经商，亦可向公司托保，倘在保限内病故，则视保价之多少赔偿。

问：何谓番菜馆？

答：馆中饮膳皆洋式也。

问：馆中食品若何？

答：每人一肴，肴各一色，或一二人，或十数人，分曹据席，计客数不计席数。其膳则有做茶、小餐、大餐诸名；其酒则有舍利火、克斯白、蓝地皮诸色；惟牛、羊、鸡、鸭俱用火烤，其味非酸辣即腥膻，席终饮以牛酪、咖啡以消油腻。

问：何谓唱书楼？

答：集妓女上色者十余人，四围高坐，前列茶肆，后列管弦，且唱且弹，声色俱佳，少年子弟易为所惑。

问：何谓拍卖？

答：西人招客买货也。

问：章程若何？

答：先日定期，届时悬蓝、白二旗，价定，即以小木槌拍桌一声成交。然拍卖多在礼拜日，然亦有不定礼拜者。

问：何谓礼拜？

答：西俗：七日礼拜天主，辍业停课以示安息。

问：礼拜在何日？

答：即中国房、虚、星、昴四禽宿之日也。故或称礼拜日为星期。

## 教 门 章

问：何谓教门？

答：中外各教各分门类也。

问：君作师何解？

答：上古教民之法，一切皆主于君。降至后世，政刑不修，治民无术，有大智慧者乃别创教以牖民，实皆具不得已之苦心，遂变为师儒之局。

问：孔子为儒教之宗，生于何时何地？

答：周灵王二十年、鲁襄公二十一年，今山东曲阜县也。

问：道教始于何人何时？

答：李聃，周时人，为柱下史，初本以清净为宗旨，迨汉张道陵，乃改事符箓，自为一宗，世袭天师之号，近已六十馀世矣。

问：释教始于何人何时？

答：周定王八年，释迦牟尼生于印度。

问：回教始于何人何地？

答：陈宣帝大建元年，摩哈默德生于阿喇伯都城，是为回教之祖，以唐高祖武德五年为回教纪年之始，即天方教也。

问：耶稣生于何地？

答：犹太国。

问：生于何朝？

答：汉平帝元始元年，是为泰西列国纪元之始。按耶稣生年有二，或云元始元年，或云汉哀帝元寿二年，后经教士细推，尚在前五年，实哀帝建平二年也。

问：天主、耶稣是一是二？

答：初本一教，一千五百十七年当明正德十二年，日耳曼人路德始别创耶稣新教。

问：天主、耶稣如何分别？

答：天主教守童真，耶稣教可娶妻，天主教称神甫，耶稣教称牧师。

问：此外教门著名者能举其概否？

答：有火教，有婆罗门教，有犹太教，有希腊教，此皆西国之古教。今派别虽众，然大旨亦不外此数者。若中国三教之外，诸教门悉多伪妄。

问：古人创教何意？

答：古人皆欲自行其道，世既不用，乃不得已而创教，当时一人行之，自为学术，后世遵守其法，乃成教派。

问：各教皆不许教中人崇拜别教，何意？

答：归于一教则精神身心有所管摄，不至外驰；久而久之，愚者可以安分守己，智者可以尽人合天。

问：各教皆有益于国家否？

答：甚益。各教派别虽异，然宗旨皆主劝人为善，故能成为公教。且既有一教，则其教中所有一切教民、养民之法皆具，实足以补国家政教所不及。

### 医统章

问：医统何解？

答：统，纪也，又属也，谓医之所纪属也。

问：轩皇何人？

答：轩辕皇帝也。

问：医统何以肇轩皇？

答：黄帝始作《内经》，医家始有方法可守。

问：轩皇之前有人否？

答：神农氏。

问：神农有传书否？

答：神农虽作《本草》，然一切诊病之法未备，故统不属也。

问：岐、雷何人？

答：岐，岐伯，黄帝之师；雷，雷公，则师黄帝者也。

问：“明堂”何解？

答：明堂，布政宫也。八窗四闑，上圆下方，在国之内，故曰明堂。《素问·五运行大论》：“黄帝坐明堂，始正天纲，临观八极，考建五常”云云。

问：“侯王”、“众子”何说？

答：雷公曰：“足以治群僚，不足至侯王。”黄帝曰：“然而众子哀其不终，哀而悯之，故作《内经》以著治疗。”

问：“至真要”何解？

答：《内经·素问》有此篇名，此言《内经》一书所言客主运气、胜复加临、幽明寒暑之理，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事，一切皆备，真秘书也。

问：“千祀”何解？

答：祀，年也，谓此道已秘数千年矣。

问：“神圣业”何解？

答：《灵兰秘典论》：“黄帝曰：‘余闻精光之道，大圣之业。’‘非斋戒择日，不敢受也。’”

问：何谓“融百氏”？

答：谓诸子百家一切学术皆融贯于医学之中也。

问：“旁门”何解？

答：谓九流杂技皆不若医之用广理精、独得其正。

问：学堂医学之外兼及中西一切学问，于习医宗旨得无相妨否？

答：《素问·示从容论》：“黄帝燕坐，召雷公而问之曰：汝受术诵书者，若能览观杂学，及于比类，通合道理，为余言其所长。”是不通杂学，不能以精医学，古已有明训矣。

问：“尊师”何意？

答：学必有师，尊师则守道，道存则统不废。

问：“利济”何解？

答：利己济人，人不可无谋生之术以养身，不可无救世之道



以传后，求其并行不悖、穷达可施者，独有吾医。若无济人之志，但求利己，则技而已矣，非吾所谓道也。

问：“真诠”何解？

答：诠，旨也；真诠，真宗旨也。中国皆祖黄帝，则亚洲四百馀兆人皆吾同胞，凡有类于疲癯残疾、颠连无告者，皆吾医事也。吾辈不可不长存利济之志。

问：“墨百八”何解？

答：《淮南子·泰族训》：“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按：墨子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见《墨子·公输篇》，此百八十人则可同患者也。

问：“孔三千”何解？

答：孔子从者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问：以医道行教有所始否？

答：有，《素问·解精微论》：“臣授业传之行教，以经论从容、形法阴阳、刺灸汤药所滋行治，有贤不肖，未必能十全”云云，是黄帝、雷公皆欲后世之行教也。

问：“薪火传”何解？

答：《庄子·养生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问：“永万年”得毋过夸？

答：非夸世无万年不敝之国，有万年不灭之教。孔子降生至今二千四百四十八年，释家称佛涅槃四千三十一年，回称一千二百七十五年，耶稣称一千八百九十七年，黄帝调历至今亦仅四千五百六十七年，苟能修明其道，薪火相传，其绵远尚可以亿计哉！况人本乎祖，中国皆黄帝之后，帝又为体天立极、首出之神圣，遗书具在，圣业必昌，百馀年后，水德数盈，黄种之兴，其意在斯乎！志利济者，幸馨香水之！

## 佚 作

### 卫生经序<sup>①</sup>

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死也，死而生之，则可以长久。飞而鹤，走而猿，鳞而龙，介而龟，灵而山泽、木石、井宅礼斗祷月之怪，其质性始固无异于他也，盗道之馀，以息吹，以窍和，以精感，以神化，物物而不为物所物，故于人间世能独久存。人为万物魁，浮沉流浪于生死之门，顾尸其委蜕，曾不得与飞走鳞介灵怪争旦夕之寿，甚矣卫生之学不可一日缺也！泰西此学特盛，通人论说，日出不穷，一切学堂皆增体操。盖深得中学简肄幼仪与象勺射御遗意，但门目夥颐，铃环棒棍，辄求普通，且言操法，皆属外壮，与生力之原，终未有得。

盖体操者，源于导引，流于拳勇。导引，师氏道家尚守其传；拳勇，大宗则分为二，以长短判刚柔。吾瓯当明中叶时，陈州同、张松溪始衍长拳，其源出自宋武当丹士张三峰<sup>②</sup>，即所称内家法也。亲友近多能传其学，然皆自昧其源流。至言力出丹田，则其弊亦与少林外家同，不知力出于心，经有微旨。盖五行之用，唯火涨力最大，泰西格致家言，力者热之所蓄积也，故一切汽机皆藉火力始动，癡狂邪火冲心，亦能有非常之力，诚以“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体虚而用柔，苟得其馭之之术，则垓里亿载，曾不瞬息，重泉九天，速于光电，将意之所注，气即至焉，气之所到，精即通焉。贯乎意、气、精三者之中，而生生之机游行其间者，则

神是也。言其至，则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宁，火得之以热，水得之以泽，飞潜动植胥得之以活，蟠天际地者，皆莫非不芒之真君星星之火所发也。岂丹田属肾，仅能作强者所可同日语哉？

同院张生煜卿素羸，有导以长拳法者，颇有验，因潜出其所传拳经相质证。余摘其不合者数事，初未敢言，因告之曰：《素问》、《灵枢》，吾门之《易筋》、《洗髓》也，子何惑焉？久而始悟，遂以术雄其曹。因相与究经脉起止之原、针穴流注之故，参以花法解数，而制为此经，以开吾院强学之先。夫勇次三德，弱夷六极<sup>①</sup>，强学本为圣人所不讳，而力，子独不语<sup>②</sup>者，盖力学之道，探其源则可语性命之精，沿其流则或流血气之暴，儒懦固不足以论自强，而强之不得其道，则亦世道忧也。故吾于此谱三致意焉。抑仆犹有说者，昔伯阳氏之告南荣趯曰：“能儻然乎？能洞然乎？能儿子乎？”<sup>③</sup>进而求之，则诚至德已。盖欲后天地而死者，必当知先天地而生，愿与同院交勛之。

光绪二十四年岁次著雍(戊)阏茂(戊)阳月书于钱塘西湖之寄庐

### [注]

①录自陈虬订正、张烈演谱《利济卫生经天函》，《利济丛书》本，温州市图书馆藏。

②黄宗羲《南雷集·王征南墓志铭》称：有所谓内家拳者，“盖起于宋之张三峰，三峰为武当道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进，夜梦玄武大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单丁杀贼百馀。三峰之术，流传于陕西，而王宗最著。温州陈州同从王宗受之，以此教其乡人，由是流传温州。嘉靖间，张松溪为最著。”查陈州同为明嘉靖间温州人。20世纪30年代温州武术界尊为太极拳大师。张松溪则为鄞县〔宁波〕人。从孙十三老学得张三峰内家传法。松溪传吴昆山、周云泉、单思南、陈贞石、孙继槎等人，单思南单传王来咸，王传黄百家。

③三德指《中庸》所云：“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六极指：疾、

忧、贫、恶、弱、凶短折。

④《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

⑤语见《庄子·杂篇·庚桑楚》，其上文为：“卫生之经，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

## 飞霞洞联<sup>①</sup>

胜迹太荒凉，问古洞霞飞，何日仙人骑鹤去？  
江山多变幻，以卧楼风起，一腔心事托龙吟！

[注]

①录自卢礼阳《温州名联絮语》。

## 挽黄通政联<sup>①</sup>

熏望应入名宦祠中，风节棱棱，抗疏千言，遗稿流传今不朽；  
姻娅忝列吾公门下，云江渺渺，凭棺一哭，奔丧独恨我来迟。

[注]

①黄通政指通政使黄体芳。录自俞天舒编《黄体芳集》附录。

## 附 录

### 咏 陈 志 三<sup>①</sup>

洪邦泰

经济早为侪辈重，文章亦作后生师。风流我笑黄山谷（黄菊襟），黼和香奁艳体诗。

[注]

①录自洪邦泰《潜园诗钞·感旧怀人录》，邦泰字鲁山，号潜园，乐清人，晚清温州著名诗人。

### 挽 蛰 庐 联 语 录

杨 青

—

陈蛰庐孝廉虬，抱奇才不遇。徒以兴医学，创瓯文，著书名山，忽忽而歿，非足以尽孝廉也。故一时挽联俱极悼惜，就所闻者亟登左方。（其中，一、吴镜江太守蓉，二、李希程都督懋勋，三、宋燕生衡，四、池云珊志澄，五、蒋梦熊，六、徐小樵玉鸣，九、王默仙瀚，十、林伯龄涛，十一、饶逸臣方猷，十二、胡润之鑫均已见《陈虬集·联语》，惟七、余泮，八、朱泽夫二联未录。）

余泮（名群）云：

读《报国录》、都利音、《治平通议》、《利济讲义》诸书，五十年落落大才，恨小子未能一见；

与俾思麦、玛志尼、特尔康得、西乡南州比例，二万里沉沉震旦，如先生今有几人？

朱泽夫(名铎)云：

济世张仲景，忧国贾长沙，上下数千年，如此奇才能有几？

坚忍玛志尼，深沉俾思麦，纵横五万里，从今继起更何人！<sup>①</sup>

## 二

蛰庐孝廉之歿，挽联甚多。予既录吴镜江等十餘联，犹有佳者数联，因再录之。其中，十三、陈墨农祖绶，十四、钱伯吹振垣，十五、郭小梅凤诰，十六、池仲鳞虬，十七、胡惠卿希铨，十八、何默斋懿典，十九、王棣生明扬，二十一、殷凯群锺，二十二、僧月波，二十三、郑缉甫骏声，二十四、弟雪兰国琛均已见《陈虬集·联语》，惟二十、朱味温一联未录。

朱味温(鹏)云：

佛舍财度世，公敛财救世，出奴界，从密教、真言两派别开生面，以身命布施，以声名布施，宗旨虽殊，一样慈悲同菩萨；

侠殉道忘身，儒守道保身，创祖统，合墨翟、杨朱二氏铸成真相，有爱己主义，有利他主义，灵魂不死，千秋绪系祝先生！<sup>②</sup>

### [注]

①录自温州市图书馆藏杨青《慈荫山房二笔》卷四。

②录自杨青《慈荫山房三笔》卷二。

《宋恕集》补编

温州市图书馆



## 杂 文

### 田延年悉召故吏赋<sup>①</sup>

田延年始以材略给事大将军莫府，出为河东太守。晋俗犷悍，田公猛毅，未按九卿之剑，先试一麾之治。明举文法，以拟武事，宣威股肱之郡，借助爪牙之吏，盖得一贤焉曰尹翁归，察于众忽，擢以不次。<sup>②</sup>

尹翁归者，河东平阳人也。尝为县吏，擅廉能号，清平狱市，禁抑奸暴。萧侯治律最深，荆卿击剑自好。杳获宠于圭组，靳献媚于奥灶。东方迟自荐之书，西京遗独殊之操。郁郁不乐，弃职嘯傲。升沉命未问君平，刑名学欲述慎到。

及田公之守河东而行平阳也，念在下或有遗贤，悉召故吏五六十人，亲临见焉，而翁归亦在其中。乃令于众：有长者，勿我隐也，其自顾文武，以就西东。盖示义于秋肃，亦取类于春融。咸趾高以气扬，趋郡将之下风。独坚伏而不起，惊阳陵之一翁。

斯时也，文矜武躁，东列西依，薄三章之漏网，负两阵之决机。雄冠讷止于五六，博带或束夫十围，莫不铿锵剑佩，振整裳衣。贺侪辈之际会，近我君之光辉。将骄旧于乡亭，同起家于寒微。傲然自异，何物翁归？

岂不以是五六十人者，学乏专精，才原庸碌，止可相皮，仅思食肉。文不过刀笔之习，武不过弓马之逐。五刑之书粗忆，六历之篇未读。幽、并以金革为衽，邹、鲁效章缝之服。顾庐则名士

厚颜，登坛则将军负腹。岂能文佐阳德于九五，武挽厄运于百六！为命杜西邻之责，收失庆东隅之复，纷驰慕夫显秩，劳致饰夫边幅。令反问于风夜，应抱惭于幽独。虽居之而不疑，产何足以动离朱之目？故耻与唵伍，孑身独伏！<sup>③</sup>

何况西河知兵，东里博物，二难并兼，一腔盘郁。宜乎不避倨傲，自诉奇崛，笑功曹之诋议，幸太守之拭拂；署督邮而锥脱，作扶风而莠荆。君子于是服田公知人之明，而叹伯乐之一顾空群，昔疑诬而良不！

然而田之治颇伤刻深，尹之治亦任猜诃，诚皆优于义断，终有愧于仁拯。申、商之术是宗，龚、黄之声难并。苛哉炭苇之设，酷矣莖铁之到！君子盖许其吏能，而意勿深肯。

士有养志山林，醉心图史<sup>④</sup>，文谢浮华，武笑悍鄙，《五经》略其章句，《六韬》得其意理，玉羞谋贾之沽，金铄求全之毁，感东西之未靖，私太息于闾里。苟乏荐鹗之爱，讵效卧龙之起！<sup>⑤</sup>

### [注]

①光绪十二年十月十三日(1886年11月8日)孙仲彤(诒绩)日记云：“阅沪报，悉我瓯院试经古题为‘田延年召故吏五六十人，令有文者东、武者西’，见《汉书·尹翁归传》，‘燕生(宋恕)姐丈试古学第一，洪来孙次之，瑞安得七人。’”(《仲彤日记》为温州市图书馆藏稿本)据此，录宋恕此次院试三文于下，此赋原题为：《田延年悉召故吏五六十人，令有文者东、有武者西赋——以“次到翁归伏不肯起”为韵》。

②三文均有为宋恕岳父孙锵鸣批改时所加圆圈，现略。

③孙批：“四字不古”(指“孑身独伏”)，改八字为“耻偶玄鸡，独甘雌伏。”

④句旁孙批云：“此调赋作唐赋，便不应用时调。”

⑤“荐鹗之爱”旁，孙批云：“有风骨”。其下“效”字，宋原作“慕”，孙改为“效”。文末孙氏总批云：“此等题只能作俳赋，不能作古赋。唐赋则俳之最古者也。此卷亦是唐赋。但既作唐赋，则机轴词调皆须取法唐贤，卷

中各段转换及铸词处，尚不免搀入考卷，则唐赋用功未深也，然已非流俗所能望其肩背。益读唐以前文字以培壅之，必作家也。

## 论众举皋陶不仁者远<sup>①</sup>

智足成仁，可先验虞之往迹焉。夫舜举皋陶，智也，不仁者远，则仁之心遂矣。智足成仁，不可于此先验之哉！且从来言风俗者必首称唐虞之际，世多谓中天气运方隆，故鲜败群之邪慝。不知维持气运，君之功为大焉。象恭滔天，何以勿成为习？麟游在藪，何以克致其祥？此由于浚哲文明之发，而因以副其温恭允塞之衷已。

富哉举直直枉之言，固合仁智之理，而其效又显然可征。夫为上者之仁，至不仁者远极矣。而不仁之远，莫如舜之有天下也。然舜岂有他术以致之哉？亦由选于众举皋陶尔。

夫立于舜之廷者，皆直臣也。岂惟一皋陶哉！昔舜忧百揆之莫可使宅，选于众而举禹；忧百谷之莫可使播，选于众而举弃；忧五教之莫可使敷，选于众而举契；忧上下草木鸟兽之莫可使若，选于众而举益，以及垂、夷、夔、龙之列，殳斨、朱虎之俦，虽秩有崇卑，名有隐显，或咨岳而命，或泛咨而命，或因让而命，要皆慎选而举焉者也。然则熙帝之载，而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未必无藉于诸臣之举，何独皋陶！且即不论其他，而舜有五臣，其德与功固相若也。奚可专美其举皋陶，以为远不仁之本哉？岂以皋陶为士师，明于五刑，使民协于中，功宜有所专归与！而犹后也，其感应之机有甚速者矣。

盖弃、契乃放勋之昆弟，即崇伯之子、女脩之孙，家世亦承夫帝胄。独庭坚虽列于“八恺”，而谓皋之字尚是后儒臆度之言，则或者来自田间也。夫举直于尊贵之中，民之观感也犹浅。举直于寒微之族，民之观感也必更深。所以念兹在兹，同僚独推德

乃降。

且禹，益任水，土之平、成，即后稷之官、司徒之命，刚毅皆未有盛名。独迈种早信于群黎，而擢皋于廷，又以奸宄善察之故，盖异乎进以他事也。夫举直而其人浑乎直之迹，民之兴起也尚迟，举直而其人显有直之声，民之兴起也必更速。所以从欲以治，元首亦曰：“乃之休。”

或谓：“于变时雍，百姓早服平章之治，则不仁者远，固在舜有天下之先。而归其功于举皋陶也似诬！”然而大奸极诈之肝肠，虽自抑于化行俗美之时，而其私终窃伏。故有良于先朝而莠于继世者矣。当遏密八音<sup>②</sup>而后，往日之宵小方蠢动以观新主之精神稍不振焉，而往态将复萌也，则敛邪志而归性真，不赖此皋陶之一举哉！

或谓：“穷奇、饕餮，群凶不闻悔悟之生，则舜有天下，不仁者固未甚远，而大其功于举皋陶也似过！”然而巧言令色之才识，每知罪于放流诛窜之际，而不复出怨言，故有不独受赏为君子，而被罚亦非小人者矣。观投御四裔之时，有苗虽梗顽，不走险以拒天朝之威命，盖诚服焉，而妄念自勿起也，则柔极恶而伸天讨，不借此皋陶之一举哉！夫舜其远焉者也。<sup>③</sup>

### [注]

①原题为《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语见《论语·颜渊篇》：“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②“遏密八音”四字，孙锵鸣改为“文祖受终”。

③文末孙氏批云：“议论新颖，笔足以达。”

## 论贤不肖之相去<sup>①</sup>

礼义之晦，由中才之少也。盖礼义必有与为体，中才之大人

是也。贤父兄少，而弃于不肖者多矣。孟子类言之，有以夫！

且天之生人也，赋之理，复赋之气，理一而气殊焉。人贵尽人以全天，尤贵尽人以胜天也。礼义缘理而起，而或为之未纯，则不触尽人以全天矣<sup>②</sup>。中才为气所限，而或养之无术，则不能尽人以胜天矣。能尽人以全天，人斯为大。能尽人以胜天，父兄斯为贤。说在《孟子》之辨礼义与论中才，不中才，养若弃，相去之远也。<sup>③</sup>

今夫礼义者，所以养天下之不中不才，而使之悉归于中与才之具也。苟人人不自弃于礼义，而以之自养，则受气于天，虽有中不中、才不才之异，及其欲尽理全，相去之间匪但不能以寸矣。然而人莫不自以不敢弃礼义，而礼义日以晦，岂礼义之不可强为与？盖世衰教弛，而无惭于为人父兄者少矣！

一人有一人之礼义，非天下之公礼义也。一时有一时之礼义，非最初之真礼义也。凡皆所谓非礼之礼，非义之义也。夫非礼非义，非甚不肖，谁肯为之！若夫似是而非之礼义，则非识精力定之大人，又谁能勿为之<sup>④</sup>！夫大人少矣，礼义安得不晦于似是之非，而中才何由日盛乎！

然勿为之大人，岂尽生而神灵，洞见礼义之真，而自不惑于似是之非哉！盖世之治也，贤父兄与其子弟，日相养以礼义，虽至不中不才，终不敢委诸天弃，其效也，似是之非，咸退处于无权，而礼义大彰。不肖之质，咸进跻于有造，而中才日盛，盖莫不乐其有贤父兄，而释然于人之皆可为大，向日之为小，非天弃我，我实自弃，则善养之为效大也。如其中弃不中，才弃不才，则贤父兄何益于不肖！不肖者即有悔悟，而思礼义之日，终将误于似是之非，而无由与大人同归。贤不肖之不相关如此，则贤何贵于天下，其去不肖能有几也？

乃或以不中不才，天限之矣，父兄即贤，岂能与天争胜，养之奚益？弃之奚损？然则不肖者终无由易小为大而识礼义之真，

彼礼义固有之说其欺我与？夫天限人以气，未尝靳<sup>⑤</sup>人以理也。诚得养之之术，不难补气之不足，而复理之各足也。夫为人父兄，而甘弃其子弟者鲜矣，大抵不胜其速成之意，而督责束缚，近于助长。望之愈切，弃之愈远，我惜其不讲于养之之术也。盖古之善养者，不徒以养为养，有时即以弃为养，又何背礼义之不肖，不可转而体礼义之大人乎！

噫！礼义之晦，中才之少，于今极矣<sup>⑥</sup>，我安得数十百贤父兄而与之养斯人于为大不为小之域也！<sup>⑦</sup>

### [注]

①原题为《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勿为”，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见《孟子·离娄下》。

②孙锵鸣眉批云：“此二章，天字殊不易圆。”

③孙氏眉批云：“领笔不能得题要领。”

④此段着重点上眉批云：“古调独弹，两非字有着落。”“正襟而谈，此等气象与众不同。”

⑤原作“限”，孙改为“靳”。

⑥孙氏眉批云：“大有感慨。”

⑦孙氏文后总批云：“无论何等拉杂颠倒题目，总须各按本经义理、本经部位，平实做去，自出奇横，不可强我就题，亦不必强题从我。各大家皆是如此，多读明人稿本，自然所向如意。益自警察，为平阳吐气伸眉！”“非礼非义，不中不才，非谓非义之礼。义中有真礼，有真义。不中不才，有父兄之中，父兄之才。不为非礼非义之礼义，为大人。以中才养不中才为贤父兄，以中才弃不中才，则贤父兄无甚异于不肖父兄。两章本有自然针线、自然机锋，文不免俯仰随题，故不能快意，然已拔俗千寻矣！”

## 家难记摘要<sup>①</sup>

哀启者：衡昔于丙戌冬丁外艰<sup>②</sup>，三日之内，恶弟存法即将

先父卧室重要箱件中藏田契、借票、账簿、银块者悉数取入私室。先母性极怯弱，不敢责禁。恶法曾私习拳棒，动辄肆毆。衡自幼多病，体力殊劣。十五六岁后，日日惴惴，恐遭毒手，闻声便惊，见貌已惧，频受辱骂，其来无端，不敢稍抗，惟有饮泪。岁岁渴求游学，初先父不许，继得请游学瑞城矣，而累为外姑黄氏<sup>③</sup>所力阻，极怨憎会之苦，成吾心汗之疾，久震积威，至此更何敢稍抗。三、五诸弟尤怯弱，且分卑，益何敢稍抗。恶法既乘合门悲哭忙乱之际全据财权，遂悍然全据用人办事之权。当将多年经管钱谷之表叔林君<sup>④</sup>及老仆数人立行逐出，易用私人，严禁诸弟、诸佣非传彼命，(不得)与衡交语，勒令衡以凜遵彼命，命衡如何，立须如何，稍缓遵命，辱骂立加，虽主于奴犹不尽然。而其所命，除十二三尚属照例，余十七八则皆大谬于理，大非衡意而敢不凜遵。又特置私人查衡书札来往，又厚赂尊戚某某及势绅某某，托于先外舅孙学士<sup>⑤</sup>及瑞、平邑令前及诸上流社会人前，变乱黑白，反陷曲护，以图断衡后路。于是穷无所诉，痛不欲生，连十七夜不眠。转计只身避难远方，又为钱所困，作诀别书万言，密送隔江先外舅处，缕述过、现积苦并预推未来苦境。时故内弟诒钧及故友林君庆衍睹书大恻，力劝先外舅商陈母舅转商先母，化只身脱逃之危为随往沪上之安，而将内子及一女移居先外舅家，时丁亥春也。其事详衡《家难记》中。

衡将往沪，泣辞先母，恶法以常情度先外舅必为衡谋出身，将不能制，于夜半勒入密室，辱骂威吓云：“汝若真往沪，余必如何汝，余无做不出的事。”时旁无一人，窘极疾呼，先母闻声趋救，得免不测。是夜不敢眠私室，坐先母卧侧达旦，遽请命舟送往瑞城，数日后即随先外舅往沪。自经此吓，胆战益甚。至沪以后，频梦被恶法所窘，觉来心头辄作数日恶。或遇候先外舅之瓯客谈及衡家，辄色骇汗出，如曾幸脱虎口者之闻谈虎也。

恶法甚伎衡已往沪，乃以一年全力增固所据财权壁垒，则出

游杭、沪半年，粗习官话，多识仕商胥幕而归。衡之于丁亥春往沪也，先父所遗产权，既为恶法所全据，先母不敢向索一二圆银钱以赐衡供旅费，止挾内子所赠银钱三十圆预供两年旅费；恶法之于戊子春出游也，则闻其挾银三千圆供半年旅费云；计时较量，多衡四百倍。然恶法之三千圆，其来源尚易于衡之三十圆。盖内子随嫁物，统计衣饰、木器一切之值，盖尚不满银一千圆，抽变母钱，子入甚少，又母女日食蔬粝及酬应要用，皆待是供，故提出三十圆极难；而恶法则既全据先父所遗财权田一千六七百亩<sup>⑥</sup>，又母钱八九千银圆，又银块、珠玉之属若干矣。

衡自幼最好读书，先父专望以得科第，恐其知钱谷甘苦而分心，从不一示大概。又衡少日名障极重，虽未尝无远虑，而力避冀分亲财之嫌，屡欲请示大概而不敢发。受室以后，避嫌益甚。恶法早包祸心，即借衡之名障为制衡之利刃。每窥衡似有请示意，便大声曰：“汝冀亲早亡而全据财权乎？”故迄先父之终，竟未尝请示田数及全年钱谷出入数。先父在日，财权独掌，先母无丝毫权，且因不曾粗习书算之故，竟亦不得知其实数。此一千六七百亩之田数及八九千银圆之母钱数，乃先父终后数年渐渐密向旧戚、老仆问得者。或云：“田数，母钱数似不止此，母钱数之总，除尊公外殆无实知者。田数则令表叔林君当知其实。”然林君虽馆先父家十年，而先父在日，衡既为名障利刃所制而不敢一向问，初丁艰际，悲哭忙乱，苟非如恶法之全无人心，自然不忍向问，不遑向问。及后欲向问矣，而被恶法步步跟防，不敢交语。俄而，林君被逐而衡亦避难往沪矣。数年后回甌居瑞时，曾拟渡江访林君其村，而闻其已卒，田数之实遂无可求。至于银块、珠玉之属，或云约值万馀银圆，或云值数千圆，或云值数百圆，则皆捕风捉影，无稍可信之概数焉。

恶法既全据财权，恃先母及衡与诸弟妹皆不知先父财实，即知之亦不敢理论，竟将母钱八九千圆及银块、珠玉之属悉数隐



吞，又匿肥田数百亩，然后伪表公平，于戊子冬独断独行，命私人缮就分册，分兄弟姊妹人各田八十亩，己亦同之，长房加八亩，己入洋者加数亩，提办众事田供先父葬费、先母养费、旧戚酬应费及预备先母丧葬费之需者数百亩，藉某尊戚之名分，勒令先母及衡与诸弟妹唯唯画押，使尊戚某某、势绅某某宣之于上流社会人前，以塞上流社会人之聪，以杜上流社会人之议。时六弟寿鸿，年虽尚幼，亦能窥破恶法险诈，独痛哭倔强不肯押，然亦不敢理论也。而辛卯年被逼服生洋药惨死之根即伏于此矣！

分册勒押之后，所谓众田及守贞<sup>①</sup>、未娶、未嫁、甚幼诸弟妹之分者，其权固全在恶法，即已娶各房分去之田，其粮根、契札等管业要件，皆仍被恶法据住，使各房名为有田数十亩、实无半亩之权在握。每年任恶法喜怒，算给谷价若干，算除完粮及某费某费若干，即分文不给，亦皆噤不敢抗。

衡自亥春幸脱虎口后，决意别谋生路，不受先父遗田半亩，一则以不能侍亲、课弟、嫁妹，义不当受，情不忍受；一则以财权既全握于恶法，即有所分，数必甚少，而甚少之数，彼必且仍握其实而但分其名，与其有名无实，徒招吝嗇之讥，不如名实俱无，犹或蒙人矜拯。无奈某尊戚<sup>②</sup>为恶法所用，先外舅为某尊戚所愚，以为恶法真肯悔奉财权交兄收管，促衡回家侍亲办事，坚不肯为别谋生路。盖恶法深恐先外舅为衡别谋生路，渐得出身，将不能制，故厚赂某尊戚，教之如何措词，冀使先外舅与外姑黄氏等堕其术中，以坐困衡。果如其愿，无奈回瓠，无奈被某尊戚勒押分册，无奈只身飘零不图返，而听内子每年恳陈母舅转乞可怜钱于恶法，任彼算给若干以免冻饿，闻辛卯一年止算给六十圆云。然内子处闻以颇惮先外舅故，算给谷价，虽侵蚀，尚不至如对诸弟妹之甚。然则三、五两弟之相继郁死，即此一端，已足以致，况致之者千端乎！

至于适胡氏妹<sup>③</sup>，则以其不肯从为鸟兽行之故，既将其分田

八十亩悉行据住，又吞其积存谷价供办嫁装者数百金，逼令几死者数。幸藉胡氏及陈母舅之力累得脱险，然亦致成血症。陈母舅于衡家有救胡氏妹之恩，然此后遂为恶法所绝矣。

闻恶法自经某年因虐佃太甚，激动鲍洋全村公愤，鸣鼓齐攻，几被公戮之后，又闻衡已移眷离瓯，度立脚已稳，不能复制，于是在家恶锋稍挫，始将已娶各房分田之粮根、契札交出，其对先母，始改纯然逆压手段，用半参诱笼手段。然衡离瓯、平十馀年，不能知其详。以三弟及五弟夫妇之相继郁死观之，恶法之锋即稍挫于表面，而决未稍挫于里面也。

而又以倍常重谷秤勒收一千馀亩田之租：恶法初据先父遗田之数年，凡佃户送租来过秤，每常秤百斤概抑作五十斤，又查记佃之稍有钱者，或抑至收二三倍，稍不从命，立禀县衙或粮捕厅差提笞系，又不许退佃，勒令接种。诸佃因是家破人亡者不少。闻经某年鲍洋全村鸣攻后，始不敢如此。然勒租之重犹冠一县云。

又隐吞丙戌年一千馀亩谷价之金：闻先父在日，子年谷价必待丑年开用，而子年则用亥年所存谷价三分之一或半，其所馀之半或三分之二则归入母钱以为常。先父终于丙戌十二月，丙戌年谷价全未开用，亦被恶法隐吞。

又提吞万全乡义仓谷价若干：先父奉办平邑万全乡备荒仓谷，矫董事好存总仓以便侵蚀之弊，分存数十村，交稍有钱之朴户司出人，意美法良，合乡称颂。先父终甫满七，恶法立行饰词禀县，请提存总仓，遂被全吞，其数未详。

又强吞某年应纳地丁银米数百金：已完地丁银米，例给库串收执为据，平邑库胥于上户往往先送库串，盖恃其必无狡抗之理也。恶法乃出其不意，于某年竟全吞之，致库胥冤赔数百金。<sup>⑩</sup>

又诬告勒取诸村儒富数千金<sup>⑪</sup>：衡自亥春避难，即欲请先外舅以恶法大概函知瑞、平邑令，免致误信以祸桑梓。而先外舅为

尊戚所愚，非但不肯函知邑令，且不肯在戚友、门生前稍行声说，恶法遂得以“孙绅至戚”四字接近官长，挟制幕胥，横索儒富，动辄诬告。呈禀夕入，差票朝出，家破人亡，盖以百计。于是先母及衡与诸弟皆牵连冤被众诅，辱及祖宗。五弟至被恶法仇人截拘痛殴，而先外舅一生清名亦被累矣！三弟存仁，五弟存业，天性之厚皆远过衡，又皆抱高志，皆蕴卓识，牵被奇辱，冤无可白，又被恶法严密圈制，身、口两无自主之权，不能如衡之幸藉外援以避难远方，尚可言动自便，相继郁死，此其最大原因；而分财之被限于田八十亩，八十亩之又被掣肘、被侵蚀，犹其次焉者也。

又开场聚赌：岁得抽头若干，其财源之浩，非但甲于一县，故虽半年旅费三千圆，四百倍于衡之两年旅费三十圆，而若以数理学者之眼观之，论理学者之舌评之，则奢俭之度固略相等。然而恶法既厚赂尊戚某某、势绅某某，使为之曲护反陷，以固所据财权之壁垒矣，而财权日固，财源日开，邑之密于衡家者，或恐被害，或冀分润，群焉逼出于曲护反陷之一途。盖吾国所谓上流社会人者、其于观人、评人，鲜克实事求是。不独吾州吾邑为然，闻先父以富名于一县，不审其本银未满八万两，而以为有数十万也。闻衡行长，不审其无半亩田在握，而以为例必全握财权，即不全握亦必平分一股也。闻衡系孙绅女婿，不审孙绅之未尝扶衡抑法，而以为虽有恶弟，必受制孙绅而不能夺兄财权也。由诸谬观，生诸谬评，于是有闻谬评、有见谬评。闻谬评者，闻衡只身远方不肯返，不以为无奈，而以为急求出身括地皮，不顾亲与弟妹，或且以为必别置多妾并不顾妻女，或且以为殆别赘豪门，厌孙氏儒素，或则以为慕盐商、洋商，将求大利也。见谬评者，见衡自奉刻非，不以为无奈，而以为天下之至蠢也。见衡他助寡薄，不以为无奈，而以为天下之至吝也。见衡汲汲谋馆，不以为无奈，而以为天下之至贪也。见衡拒非义之财，不以为廉洁可风，而以为彼财有馀，何须此也。见衡出囊钱应人急需，不以为慷慨

可风，而以为如彼财多，此区区者何足道也。总之，吾州他邑及吾邑之疏于衡家者，几莫不作如是观、如是评。虽以乐清陈乡举虬之号称知人解事，而至己丑冬，犹背对杭友作不规则之评，致几与水绝，况直眼之君子乎！加以法党反陷曲护，四散奇诬，益为此中人所不齿。而此中人见恶法之挥霍甚阔，不审其分田止八十亩，财源之浩，皆从内夺、外夺而来，而以为挥霍分内之财，以为旷也、豪也。即有稍知其夺外财者，而不疑其夺内财也，即有稍疑其夺内财者，而不料其竟全夺也。见三、五两弟之愁眉不展、罕言罕笑，不审其抱高志、蕴卓识，身、口被恶法严密圈制，郁郁欲死，而以为钝拙也、冷僻也。（壬辰后，衡始得枝栖于津、沪间，屡欲为三、五两弟别谋生路，奈被恶法严密圈制，苦无助我破网之人。庚子年，胡雪汀妹婿自沪回瓠，坚囑密白先母遣五弟来沪就医，竟为恶法所阻，俄而死矣，痛哉！）而吾邑之密于衡家者，除某某尊戚受恶法厚赂为所用以外，其人约五种：其一种为不恐被害而冀分润、逼出反陷曲护之流；其一种为不冀分润而恐被害、逼出反陷曲护之流；其一种为不冀分润而恐被害，不忍反陷曲护，亦不敢发公论之流；其一种为不恐被害、不冀分润、敢发公论之流；其一种为业经被害、遂发公论之流。此五种人，表面之评恶法，虽大显异点，而里面之评恶法，则隐含同点。同点何在？则“恶致极端”四字是也。同此点何故？则因确知先母弱至极端、衡与诸弟皆畏恶法如虎，恶法分田止八十亩、其纵乐之费皆从内夺、外夺而来也。

常人不能远观，但能近观，远观易谬，远评因亦易谬，必近观始不谬，故必近评始不谬。然此五种人之评恶法也，里虽同点，表固异点，异点有三：而第一、第二种势必居其多数，第三种势必居其少数，第四种势必居其尤少数，第五种虽多于第三、第四种，而其评最难达于上流社会人之耳，而第一、第二种之评，又先得受厚赂之某某尊戚、某某势绅为之领袖，是以衡之对法，财权固

全失，名权亦全失。盖立宪之国，名权为财权之母，以名权为下流社会所操故；专制之国，财权为名权之母，以名权为上流社会所操故。非下流之性多公明而上流之性多不公明也，下流多，势易公明，上流少，势易不公明，而立宪国之下流社会，其智度又非专制国之下流社会所可同年语也。故专制之国，其人财权既失，名权必与之俱失，通例然矣。且此五种人之评衡也，表虽异点，里亦同点，同点何在？则“柔至极端、俭至极端”八字是也。（此柔字、俭字，虽兼美、刺，而刺意居多，盖俗以柔为“灰儿”、以俭为“呆儿”也。）同此点何故？则因确知先父遗财被恶法全据，衡无半亩田在握，而不敢稍与理论。故有第一句评。又因不审先外舅之家财实有若干、内子之随嫁物值实有若干，妄想当然，以为妻财必甚多，何自苦乃尔，故有第二句评。此所谓由半谬观生半谬评者也，此其半观以远而谬也。

盖吾邑自入皇朝二百馀年，未曾有官翰林编检者，虽两榜知县，亦止一人，且在百年前。及衡之生，则虽乡举且绝响数十年矣，而他途入仕者亦极少，偶有一二，又皆在城南隔江诸乡，而衡所居之城北乡数十里内，则自衡始生以至于今，虽簿、典末秩，得之者曾无一人。而吾邑茶商及足迹稍远之诸小商，亦皆在南乡，而吾北乡则纯然农渔肩贩之世界，而业刑钱幕者则合邑无一人焉。盖吾平社会，于吾浙为第一等陋，而吾北乡社会，又于吾平为第一等陋，故其人于仕途情形如隔万重云雾。其见闻止有三种：其一种于小说上见之，其一种于剧台上见之，其一种于盲词上闻之，故其脑中所含之宦家景象殆于如天、如帝、如鬼、如神，故闻隔江、隔邑之有孙绅曾官翰林学士，又曾督学，妄想当然，以为其家殆如宝山也。见衡娶于孙，妄想当然，以为殆如分得宝山之一区也。而岂知先外舅止曾一典试、一督学，其典试既全却例赠，其督学又减收例赠，而任满所馀，又半销于义举、半丧于土匪哉！而岂知先外舅自罢官后不肯以绅势取非义半文钱，而专恃

掌教修银为生哉！而岂知内子随嫁物值，统计盖尚不满银一千圆，苟非如内子之自奉异常刻菲，则早已一空如洗，安能供衡旅费自丁亥直至壬辰哉！（自丁亥至壬辰，其间旅费，出于内子者十之七八，出于衡之笔耕所易者十二三尔。其时人但见衡之自奉刻菲而不知内子之自奉刻菲有甚于衡数倍者也。衡既只身飘零不图返，闻内子患痢其重，于已痊之后而不返一视，而外姑黄氏者，位庶无男，不曾襄治家务，性复奇钝，于极浅事理尚全茫然，又日责内子以不函劝衡返瓯，内子苦无可诉，郁成胃气痛症，十年未愈。内子天性之厚远过于衡，且于诸姐妹中独好书史，善悟强记，通晓古今中外之故，乃以嫁衡受种种冤苦。白香山诗云：“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每诵之，辄欲为普天下嫁不得其所者痛哭也。）盖此五种人所观隔江、隔邑之瑞，其境尚远于衡等所观隔洋、隔国之英、美，观谬为因，评谬为果，无足怪矣！（昔先外伯舅孙太仆公罢官初回时，邑之疏于其家者大都妄想当然，以为累任藩、臬，当有家财数十百万。见书籍数百号，群焉疑指为银箱。故太仆公虽以清操著于所治之区，凿凿有据，回籍后又活贫甚力，而极为瑞邑社会所冤毁，致有某年仓谷独己贱粃全空，而反被疑其囤积居奇者聚众索扰、坏屋及物之事。此其谬攻由于谬评之积，其谬评由于谬观，而岂知臬司通例人不敷出、藩司通例岁入止银数万两而又须除若干出数哉！瑞邑社会，其陋不至如吾平，太仆公又其本邑人，然且被疏于其家者，由谬观生谬评、谬攻如此，况以吾平、吾北乡社会观隔江、隔邑之孙氏乎！昔李文忠公之罢直督而入内阁也，长寓佛寺，萧然如枯僧，日常用款，概恃假贷，而全国社会大都妄想当然，以为其富敌国。盖数理学、论理学不讲之国，常人全无观评法，于观一切，皆稍远便谬，而谬评从之。不独财之一端，庚子大创，古今未有，亦起于社会之谬观耳。谬观之为祸极烈，而觉其祸烈者犹如此其少也，哀哉！）

夫吾州他邑及吾邑之疏于衡家者，其观、评既全谬，而吾邑之密于衡家者，其观、评又半谬，则两种谬攻生焉：其一种为有心之攻，其一种为无心之攻。有心之攻者属于观、评全谬之前一类，无心之攻者属于观、评半谬之后一类，而皆足以窘衡之生路。而后一类之第一、第二种人尚不在此列，而某某尊戚、某某势绅之受贿反陷尚不在此列，而疏于衡家之恶法仇家之牵连沮辱尚不在此列，而于衡家事明中带昧之君子、因他事生疑憎尚不在此列，而别以谈政、谈学、谈行、谈文不合相诋者尚不在此列，于是衡身几如集矢之的，衡心几无可住之所。虽有信我，而其不知我同于疑我；虽有爱我，而其不知我同于憎我；虽有誉我，而其不知我同于毁我；虽有规我，而其不知我同于弃我，虽有自谓其久知我，而实未知我；虽有我料其必知我，而竟非知我；而知我者，但有命家、相家数人而已。盖此境以丁亥、壬辰六年之间为将至极端。（壬辰、戊戌七年之间，生路渐展，心学亦渐进，而知我者亦渐有人，故较之前六年，尚为稍得处顺。而戊戌后又当别论矣！）当其时，衡既无半亩田权矣，而内子菲衣菲食、辛劳铢累之钱又将罄于衡之旅费，而先外舅又为某尊戚所愚，坚不肯别为谋生，而又被种种谬评、谬攻，而又欲得侍亲、课弟、天伦一日之乐而不能，而又闻内子郁成胃气痛症，且于己丑秋患痢甚重而惮返一视，而又恐恶法逼出外间命案致被冤牵，而又闻六弟寿鸿被逼服生洋药自尽之惨报、被受恶法厚赂之某尊戚力抑不许鸣冤，而又闻待适胡氏妹之被逼几死，而又恐三、五两弟即不惨死亦必郁死，欲得一尊戚助我破网出之而不能，而又讼费无所筹，募击费无所筹，欲与据数万金财权之恶法宣战而万不能，而身又多病；庚寅夏初至汉口，无一友一仆，而大病于旅馆，其冬复病于瑞，辛卯冬复病于沪，壬辰冬复中煤毒于津，当此六年间，苟非强以佛理为安心之药，则一线生机决无可续。

当丁亥春之随先外舅往沪也，顷之复随往金陵。戊子冬，无

奈随回瓯，居瑞半年。至己丑秋，只身又离瓯。其间之回平省先母也，必待查确何日恶法不在平而后敢。然是时合门男女佣纯然恶法私人矣，故虽其日恶法不在家，而先母与诸弟妹之对泣相语也，犹必待夜深诸佣睡熟而后敢。先母尝泣语衡曰：“林畅被逐亦已年馀矣。”林畅者，先父表侄、贫老寄食者也。先母于衡初往沪时，频密使往瑞转通消息，俄为恶法所觉，立行逐出，不许先母乞留半日，防托转要语于衡云。三、五两弟尝泣语衡曰：“自兄离家后，恶法恐弟辈密通消息于兄，发其非人类之隐事、大严门禁，搜拆信札，正、侧两门，白昼上锁，匙佩于身，出则付妻，客、仆来往，皆须报领，随开随锁，或不肯开，弟辈命悬彼手，每次密通一二消息，必须如何如何，殆难于围城中之蜡丸，兄忍漠然置弟辈于度外而不为谋破网乎？”衡泣答两弟曰：“某尊戚已受厚赂，某尊戚已为受厚赂者所愚，六合虽广，竟无力能助我破网之人。弟辈命悬彼手，有急兄不能救，今后兄不敢寄书以速弟祸，弟辈欲通一二消息，切宜密益加密，幸保弱质以待良时！”于是两弟泣曰：“良时何能待乎？弟辈已矣，兄勉之！”皆泣下沾襟，哽咽欲绝，其时情景，不堪追忆！每一忆之，辄欲肠断。己丑之离瓯也，乡试不第，飘零杭、沪、江、汉之间。在杭法云经房半年，茹蔬断肉，纵览《内典》，著《高议》数十篇。至庚寅冬，以将随故侍郎许公景澄往俄、德等国，暂回瓯，则恶法威震飞云江南数百里，养爪牙数十人，诬告所破中下户村儒数百家，毒焰渐逼上户，且稍稍延及飞云江北，其出往往袖洋枪以防仇吓弱矣。于是衡益惊惧，于是衡益不敢回平，于是衡益不敢留瓯稍久。乃待恶法随例院试日，独不赴应，密回一省先母，辞别出洋，忽忽治装，急欲离瓯。将行而疾作，因之不成行。至辛卯夏，遂遭六弟寿鸿惨变，事详《家难记》。当衡在瑞初闻变时，悲愤两极，决意讨贼，求助先外舅，而先外舅为又受厚赂之某尊戚所愚，不肯稍助；欲自致讨，则窘于讼费、募击费，无奈吞声饮恨，不敢回平一哭。乃密查恶法



秋间确赴乡试，决意以其时回家细询一切，而扬言亦必赴乡试，以免其防衡回家而中止。待其离瓠，回平一哭，先母与诸弟妹泣告寿鸿死状，三弟传其诀语，待适胡氏妹又泣告己亦被逼将至极端状，令衡毗裂发指，魂魄若丧，留家半月，从三、五两弟细询亥、子、丑、寅、卯五年家中情形，又邀旧戚、邻族、老仆十数人，隔别细询先父财实及恶法近事，益令衡悲愤，益令衡惊惧。其时三、五两弟亲睹寿鸿死状，悲愤惊惧，非言可宣，每于夜深诸佣睡熟时，泣求且缓离瓠、留瑞讨贼，渴望先外舅出助。衡泣告之故，曰：此无望矣！虽然，今不讨贼，他年地下何面目见寿鸿，惟有招彼仇家以为助耳。乃复决意且缓离瓠，留瑞讨贼，函招彼仇，与约互助，未及一句，彼仇纷来，愿助义举。方将鸣鼓问罪，而为某尊戚所力抑，四面楚歌，立脚无所，无奈仍吞声饮恨，转计为乌江之渡，于其冬只身又离瓠。自此以后，益决恶法一日未死，即家事一日无可为，其无可为之源在国事，始置家事全不问而专意国事矣！（寅冬不赴曾赏我文者之院试，卯秋又不赴乡试，或以为怪，或以为高，而孰知专为乘间省亲询事，“怪”、“高”二字皆为谬评哉！）

卯冬在沪，著《卑议》四篇六十四章。辰冬，内子为外姑黄氏逼来天津同居，至甲午冬回瓠；乙未春又来沪同居，至庚子秋又回瓠。然两次衡皆不与同回，不敢且不忍也。非不敢回瓠，乃不敢回平也；非不忍回瓠，乃不忍回平也。故衡自卯冬离瓠逾十年不回，至辛丑春始以先外舅之丧暂回瓠。（先外舅虽为某尊戚所愚，未尝扶衡抑法，致衡家难无可救。然使衡无先外舅为外援，则必不能脱恶法圈制，则必先六弟惨死于恶法之手，故先外舅虽无救衡一家之恩，而固救衡一身之第一恩人也。且使无先外舅指授文学门径，则衡地球上一野蛮耳，则又开衡智之第一恩人也。兼此两第一恩，故奔丧。若夫舅甥之分，何足牵衡哉！）则三弟郁死已三年，五弟夫妇亦已郁死矣！益不忍回平，益不敢回

平，因之不忍、不敢、不急离瓠。于其夏只身又离瓠，于其冬大病于杭，经今壬寅春始勉可步行，于夏暂回瓠养病。闻先母有疾，以胆战于恶法之素工反陷，竟不敢回侍药，闻先母遽终，以胆战于丙戌冬丁外艰时之境，竟不敢回居丧，欲于瑞城所居发丧成服，又格于同居长者柩尚在堂、不得两设灵位之乡例，无奈求九内弟孙任代借神祠佛寺，而时疫又方盛，诸祠寺主皆讳言丧，合城又以逐疫禁哭七日，不便向借，几有山穷水尽之势。幸承伯庶外姑姜氏及内从兄仲颂先生慨然赐借所独建之观音院净室一间，俾衡得偕内子一女设位发丧，而只身苦块于此四十九日焉。（恶法阴毒至于极端。当丙戌、丁亥间衡初丁外艰时，其心中排定所以处衡之地，盖有二十七字，则“目前必使之不得不实为奴而名为兄，而将来必使之得大恶名以死”是也。其欲办到此二十七字也，专恃“圈制”二字，故使衡不能速脱其势力圈，则彼为夺诸弟妹之财，必将皆嫁其名于衡，以为长兄所为也；外夺诸儒民之财，亦必将皆嫁其名于衡，以为长兄之命也。然此尚非大恶名也。所谓大恶名者，谓将必逼死诸弟妹而反陷也，且将有甚于此而不忍言者也。故使衡不能速脱其势力圈，则必被大恶名以死，虽决东海之波，末由自洗矣。故当时衡汲汲于求脱圈，而恶法汲汲于阻脱圈。脱圈者，恶法之所大不愿也，以脱圈则脱制，脱制则将有立于敌位之日也。衡自幸得脱圈以后，虽至今未能立于彼之敌位，而实为奴、名为兄之苦则固幸免。且十馀年不曾回家，几为瑞、平两邑人所共知，则彼但能嫁衡以不顾母与弟妹之恶名，而必不能嫁衡以逼死诸弟妹及不忍言之大恶名，亦稍难嫁衡以内夺、外夺之恶名，固已大违恶法所以处衡之初心矣！衡今者闻母疾不敢回侍药，且不敢荐一医，惧恶法之嫁大恶名耳！不然，虽吾母服何药，延何医之权全握于恶法，而衡岂忍不姑竭其忱哉！此非今益过惧也，自昔十五六岁后，每遭父母有疾，欲侍药、荐医，恶法便大声曰：“汝欲如何父母乎？”衡辄为所吓，不敢

侍，不敢荐。故当丙戌冬先父疾革时，衡虽在家，竟亦未尝敢一侍药、一荐医。呜呼！如衡之遇，吾国亦岂少哉！特衡不知如衡者之遇，犹如衡之遇者不知衡之遇耳！呜呼！使衡丁外艰后遵外姑黄氏命，自缚为奴于恶法之势力圈，而不汲汲求脱，则被大恶名以死久矣！纵甘为奴，欲活至一年决不可得，况至今乎！夫外姑以女故，不得不爱衡，而以天性奇钝，太不解事故，致几死衡者数，此人之所以不可无寻常普通学，而国之所以不可无寻常普通教育也。）

呜呼！世人丁内外艰，例言泣血。如衡之丁艰，乃真可泣血者。使如高子羔者处衡境，则必死于丙戌之冬，而衡至今犹苟活，律以先儒，诚为非人子矣。呜呼！衡自卯冬离瓠以后，虽无奈置家事全不问，而方寸中所刻刻默祈于天者，则“恶法速死”四字及“力能制彼”四字是也。以恶法一日未死，一日未可制，则衡一日未得天伦之乐，恶法早死一日、早可制一日，则衡早得天伦之乐一日，然仍不足以释六弟惨死之恨也。乃年复一年，天违人愿，不闻恶法死，而闻适胡氏妹归宁时被殴儿死矣；不闻恶法死，而闻胡氏妹婿亦几被其枪击矣；不闻恶法死，而闻三弟以气郁症死于己亥矣；不闻恶法死，而闻五弟又以气郁症死于庚子矣；不闻恶法死，而闻五弟妇亦以气郁症先五弟死矣；不闻恶法死，而衡则病于癸巳，于丁酉、于戊戌、于辛丑，皆垂危矣；不闻恶法死，而吾母且遽终矣；而忧患余生，气益奄奄，“力能制彼”四字益杳杳无期矣！呜呼！天违人愿，乃至此极，自今以后，即闻恶法死，即有“力能制彼”之日，而先母不可复生，五弟夫妇不可复生，三弟不可复生，六弟不可复生，天伦之乐仍不可得矣！

呜呼！天耶人耶？天道远，人道迩，衡不敢怨天，衡所怨者，累受厚赂，曲护反陷之人而已。衡亦不敢专怨人，兼怨故我，故我之可怨者亦非一端：太畏讥也，太不忍也，勤于文而怠于武也，勤于穷理而怠于办事也。惟太畏讥，故自丁外艰以后，未尝一见

地方官长口数法恶，亦未尝呈请立案，亦未尝函禀大略以稍挫其恶锋也。（上元宗湘文先生，为海内爱我者之一，其分巡温处时，曾屡寄语命回办事，且询地方利弊。而衡以恶法故，非但不遵回，且置不禀复，且始终不上一寒喧函。区区苦衷，原冀自远于先生，以免恶法之倚衡祸桑梓。然反被恶法伪造衡函以自近于公，因以吓取懦富银二千馀圆，悔之无及！恶法天纵阴毒，有如鬼蜮，于所能制者之前，强至极端，而最工伪弱于所不能制者之前，于门内邪至极端，而最工伪正于易欺之君子之前。其遇邑之疏于衡家若他邑他州人之询及衡也，必先反探其人之意于衡如何而后作如何答。如其人于衡显露信意者，则伪表爱情以自依附；如其人于衡微露疑意或全昧生平者，则伪造恶行以相中伤；顷刻百变，其幻莫测。其于诸戚、诸绅亦然，时而须假其力为用，则其人之邪者媚之、赂之，于其人之正者面愚之，背托之；时而不须假为用，则或面辱之、或背污之。总之，惟利是趋，无做不出的事而已。彼固早于衡前自认、自负之矣！）惟太不忍，故自丁外艰以后，未尝笔数法恶、传阅外间师友。（庚子、辛丑之间，始从积年杂乱日记中摘出关于家难者而整次之，为《宋衡家难记》，约三万言，然亦未示友人。）亦未尝于外问师友前口数法恶，此非不忍数法恶，乃不忍提家难。缘稍稍提及，便不胜悲，便不胜愤，口如何能从容达，笔如何能从容达！（内子天性之厚，远过于衡，吃此苦尤甚，真有如谚所谓“哑子吃苦瓜”者。）故遇有询衡家境者，辄草草饰答，急顾言他，答语含糊，且临时饰塞，答甲答乙往往不符，反致听者疑矣。（女佩瑶辛卯前固甚幼，乃壬辰后直至今年七月十七日，从未对之缕述家难，使得详知，太不忍提及之弊乃至于此。）惟勤于文而怠于武，故未丁外艰以前，久以体力殊劣受制恶法，至于闻声便惊，见貌已惧。（体力殊劣，虽由多病，而多病仍由于塾无体育，幼坐太多，不稍习武，太少运动。）丁外艰之际，至于被逼几死，然未丁外艰以前，如欲习武，犹有必须私习之

难，其不忍犹非专误于我之怠，而亥春幸脱恶法虎口之后，乃仍悠悠忽忽，不能奋然习之以补一大缺点，以拔受制之本，此则更有谁阻乎？专由我之怠鬼阻我耳。惟勤于穷理而怠于办事，故自卯冬离瓠以后，屡闻恶法激动公愤，被众鸣攻，屡可乘机致讨，约助外人，报六弟之仇，破三、五两弟之网，乃愆于辛卯义举之被抑于受厚赂之某尊戚，一蹶不振，得过且过，自适其适，惮回瓠、平，坐失良机，致三、五两弟绝望衡援，渐渐郁死，六弟固前死，而三、五两弟之死，衡实有贺兰进明不援巡、远之罪，此衡抱疚之最大者。他年地下决无面目以见三、五两弟矣！夫以如此畏讥之衡，而遇毫不畏讥之恶法；以如此不忍之衡，而遇毫无不忍之恶法；以如此怠于武之衡，而遇习拳、习枪，动辄逞蛮之恶法；以如此怠于办事之衡，而遇极喜生事、为讼棍冠之恶法；按之天演学家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通例，苟无优强于彼之外援，固万不能立于敌位而可望胜。而衡无优强于彼之外援，理宜大败，而幸尚有外援，故得至今不死。而如三、五两弟，则其畏讥等于衡，其不忍过于衡，虽未必怠于武，而毫无习武之权；虽不怠于办事，而毫无办事之权，（三、五两弟于穷理办事皆能兼勤，而三弟尤能勤事。）而又于分为恶法之弟，而又无破网出之之人，则不惨死于顿，必郁死于渐，固亦天演通例然矣！（四弟寿林，幼尤驯谨，使不先先父殇，亦必死于恶法之手，长妹在家守贞，亦于某年郁死，其郁死虽异于三、五两弟之全由恶法所致，亦半由恶法所致。庚寅冬衡乘间回家时，亦曾密对衡泣也。）

夫可以全制、或稍制恶法于前或后之遇，盖约有二十一端：其一，使先母曾粗习书算，稍能写信、理账，则恶法必不能全据财权及用人办事之权。其二，使先母虽不曾粗习书算、不稍能写信、理账，而弱不至极端，且稍稍解事，不至如隔万重云雾，则恶法亦不能全据财权及用人办事之权，其三，使先父在日，家塾有兼习武之例课，则衡体力必不至如此劣，自必不至如此受制恶

法；而诸弟分虽卑、性虽怯，亦必不至如此惊惧恶法。（常人但以内有争声为家之苦、内无争声为家之乐，此于观法有大缺点。此有三句：最乐之家内无争声，最苦之家亦内无争声，“乐无争声”为第一句，“苦无争声”为第三句，“苦乐之间，内有争声”为第二句。如衡家自丙戌至今十七年中，绝无半句内争之声，则以恶法独强至极端，而先母及衡与诸弟妹皆弱至极端，无论如何横逆之来，皆惟有忍受不敢稍争故也。而恶法所以独强至此者，则全据财权及用人办事之权为其总因。而自幼不守塾规，私习拳棒，体力独优，为因之因也。）其四，使三、五诸弟为恶法之兄，则合数怯兄之力必可制一恶弟。其五，使衡性如恶法之恶，则一恶与一恶战，而衡据长兄之分，必可制恶法之死命。其六，使三、五诸弟性皆如恶法之恶，则多恶与一恶战，而恶法之锋必以遇敌多而挫。其七，使诸弟有一性如恶法之恶，则一恶与一恶战，而恶法分非长兄，其锋亦必稍挫。其八，使某尊戚前不因厚赂而丧天良，则恶法之锋必挫，衡可不必只身避难远方，而三、五、六诸弟可免惨死、郁死；后不因厚赂而益丧天良，则恶法之锋亦必挫，六弟虽已惨死，而三、五两弟尚可免郁死。其九，使外姑黄氏稍稍解事，其度等于寻常妇女，不至如隔万重云雾，则于衡之未丁外艰以前，必不至再三力阻衡之游学以快恶法之愿，而必汲汲为预谋立脚之所；既丁外艰以后，必不再三逼衡自缚为奴于恶法之势力圈以快恶法之愿，而益必汲汲为助谋立脚之所。则恶法之锋必挫，衡可无丁外艰前之怨憎会苦，及丙戌、丁亥间初丁外艰时之险，及亥、辰六年间之飘零致疾，而内子亦可不至郁成胃气痛症，而三、五、六诸弟亦可免惨死、郁死。其十，使先外舅稍不惮烦，密邀衡家旧戚邻族人等隔询兼听，徐审曲直，自不至为一二受厚赂之尊戚所愚，庶几慨然出助衡与诸弟，则恶法之锋必挫，而三、五、六诸弟可免惨死、郁死。其十一，使衡家不籍平而籍瑞，不在吾邑吾北乡而在瑞城，则士大夫甚多，恶法万不能如此横行于外，于

外全挫其锋，于内自必稍挫其锋。而衡与诸弟又便于结友助抗，则其于内之锋亦未必不全挫。（吾邑小绅且如晨星，吾北乡生员且如晨星，而诸生员又皆村不可言，儒不可言，见恶法拥雄赀，近官长，皆畏之如虎，至吾村则除衡家及从伯父两家外，皆佃农，肩贩，且无一童生家，故无助抗之友可结。从伯父两家，本与衡家同门各炊，其一家于先父在日某年移出，其一家自从伯父故后，止有孤寡两人，恃先父保护。此从伯父为先父之恩师，故先父待其孤寡尤厚。先父终后，寡伯庶母以背发公论为恶法所闻，于穷冬勒令移出，限以两日，致几自尽，幸得其戚方氏代为借屋，依限移出，始免惨死焉。其十二，使衡家高祖以下有一曾得科第仕宦者，则旧戚中未必不多科第仕宦中人，未必人人如某尊戚之受厚赂，则恶法之锋未必不挫。其十三，使衡家旧戚偶有一科第仕宦中人而不肯受厚赂，则恶法之锋即不全挫，亦必稍挫。其十四，使如前所陈密于衡家之第四、第五种人中有若干稍脱吾北乡社会之陋，不至于不敢求见隔邑之孙绅，而或独或群，直达公论于先外舅，则先外舅必不至为一二受厚赂之尊戚所愚，庶几慨然出助衡与诸弟，则恶法之锋必挫，而三、五、六诸弟可免惨死、郁死。其十五，使先外舅为吾邑、吾北乡之绅而非隔江隔邑之绅，则于衡家情形易明，庶几慨然出助衡与诸弟，则恶法之锋必挫。其十六，使衡于丁外艰后不太畏讥，不太不忍，不怠于武，不怠于办事，则恶法之锋即不全挫，亦必稍挫。其十七，使内子怯不至极端，畏讥、不忍不至极端，则恶法之锋即不全挫，亦必稍挫。其十八，使衡与诸弟有一已得科第、仕宦，则恶法之锋即不全挫，亦必稍挫。其十九，使三、五诸弟得优强之妻族为之外援，则恶法之锋即不全挫，亦必稍挫。其二十，使吾邑、吾北乡有一与恶法等优、等强之讼师，而因争外夺之利，日与恶法剧战，则恶法外夺之锋即不全挫，亦必稍挫。外挫几分，内亦必挫几分。其二十一，使吾平忽得一非常廉明、疾恶如仇之邑令访拿棍禁，则恶法之锋

东甌三先生集补编

必挫。夫可以全制或稍制恶法于前或后之遇，其端盖如此多也，然而恶法竟无一遇焉！呜呼！岂所谓天骄者耶？何其早得立于独优、独强之位，而又久得立于独优、独强之位也！

夫优强者，比较权名，非有实体。对于负优、负强，则对者为优、强。对于等优、等强，则俱不为优、强，对于胜优、胜强，则所对者为优强。生物通例：其物利权有无、全分、多寡、早晚、久暂之度，视其所遇同区负、等、胜、优、强之度之异而异。夫人亦生物之一类耳，固不能违此通例。今有同性植物五：甲、乙、丙、丁、戊，自生于己、庚、辛、壬、癸五区，而荣枯之度五各异者，己之区所遇不同性植物皆负优、负强，则甲必据非常多数之利权或全据矣。庚之区遇一等优、等强，则乙之利权必半削矣。辛之区遇多等优、等强，则丙之利权必更削矣。壬之区遇一胜优、胜强，则丁之利权必更削或尽矣。癸之区遇多胜优、胜强，则戊之利权必削尽矣。故荣枯之度五各异者，其果也；而利权有无、全分、多寡、早晚、久暂之度五各异者，其因也；而所遇负、等、胜之度五各异者，其因之因也。夫吾州、吾邑、吾北乡，如恶法之性恶者，非竟无第二人也。然而如恶法之横行得去者，则竟无第二人焉，则岂非以如恶法之所遇无一等优、等强、无一胜优、胜强者，竟无第二人之故哉！夫恶法犹甲之幸得生于己也，使生于庚、辛、壬、癸之区，则亦乙、丙、丁、戊耳！呜呼！岂所谓天骄者耶！故如衡与适胡氏妹者，遇不同性之胜优、胜强，而幸有人焉移植之于他区乃免枯死者也；如三、五、六诸弟者，遇不同性之胜优、胜强，而不幸无人焉移植之于他区遂至枯死者也。呜呼！衡虽幸有人焉移植之于他区以免枯死矣，而不同性之恶法竟无人焉锄去之，而同性之三、五、六诸弟又竟无人焉移植之，今皆枯死，或逾十年，或三四年矣！而不同性者优、强之度方日以增，而吾母亦遽终矣！呜呼！人耶天耶？

呜呼！吾母今年六十有一，以年观之，不为不寿，而真大可



哀、真大可泣血者，则以自先父终后，受制恶子存法至于十七年之久，此十七年中，坐视全据财权而不敢一言，坐视全据用人、办事之权而不敢一言，坐视诸男女或惨死，或郁死，或几死，或远避不敢回而不敢一言，坐视为讼棍冠、外夺种种、未尝得分一钱，而冤被数十百里众诅，辱及外祖父母，至于所居几被众焚而不敢一言，而竟不得俟恶法死、见天日数年，而竟遽终也。呜呼！此非真大可哀，真大可泣血者乎！

而衡犹苟活，此衡之所以为衡而不敢自齿于人子者也。然衡之不敢自齿于人子也，非始于今，既十有七年矣！盖自丁外艰时不能死而远避，遂不敢自齿于人子；自遭六弟惨变时不能死而远避，遂不敢自齿于人兄矣！然衡虽久不敢自齿于人子、久不敢自齿于人兄，而生平固有大幸二端：其一幸得内子救，以免于同三、五、六诸弟之惨死、郁死；其一幸能执笔述事达意。念吾国之大，其遇之等于衡而不得救以惨死、郁死者，何可胜计；其遇之等于衡，虽亦幸得救而不能作字，或虽能作字而笔不能自达者，亦何可胜计。衡既有二大幸矣，其可永埋所遇于方寸中而不书而出之乎？书而出之，虽太晚矣，于救家难虽无及矣，然有三种公益：其一，可使遇等于衡，不得救以死，及虽得救而不能作字，或笔不能自达者，即以衡所述为代表；其一，可使遇近于衡，而尚可勉为者，鉴于衡而不循覆辙；其一，可使遇之异于衡而留意政治者，阅衡所述而进一解。然则书而出之，固衡对于社会应尽之义务也。是以庚子、辛丑间有《家难记》之编，而今复提其要为此《哀启》焉。（《家难记》井井有条，深藏篋内。此《哀启》随忆随书，非检《家难记》原本而为之者，故或小有脱误。）

要之，吾国社会若犹不以数理学改良无法之观，以论理学改良无法之评，以“求所以然”四字正“想当然”三字之积谬，以印度四句、希腊三句<sup>①</sup>立简择古今一切学说之基础，而吾恐离于白色种人之奴位而立于敌位之或遂无其日也，且恐风俗复于唐、宋之

或遂无其日也。夫衡一家之难，其小焉者也！呜呼！衡则自今以后益苟活而已！益苟活而已！尚何为哉！尚何为哉！

光绪壬寅秋九月，宋衡手书丁内艰之哀启于瑞城长春道院后之观音院。

[注]

①录自宋恕遗稿原件，原名《哀启》，下注：“此启未刊印分送，姑藏诸篋，易名《家难记摘要》。”1996年由陈馘宸嫡孙陈德溥捐赠温州博物馆。

②指老父宋宾家逝世。

③指妻孙思训生母黄氏。

④即《上瑞安县稟》中林锵锵，或《八月省母要记》中心权叔，见《宋恕集》第200页、第922页。

⑤《祭先母陈孺人文》作“名为有田二千亩”，见《宋恕集》第330页。

⑥指长妹阿美，民国《平阳县志》卷四三《列女传》贞女“郑宪言聘妻宋氏”条云：“宪言，县学附生，居郑家楼。”宋宾家长女“幼字郑，年十六，夫歿守志，年二十四，卒于家，守贞八年，独处一室，饮食寝处不出户外，非定省，即家人亦不得见，惟闻涕泣声而已。”

⑦当为外姑黄氏兄弟，亦即三舅父，见《宋恕集》第926页。

⑧指二妹静存，乳名阿梅，胡雪汀妻，参《宋恕集》第1029页注①。

⑨参《祭先母陈孺人文》：“受数十百里盗跖怨家之众诅，至乃所居几遭愤炬于梓桑。”

⑩参《宋恕集》第201页、第1027页。

⑪参《宋恕集》第924页。

⑫“印度四句”指《因明入正理论》的宗、因、喻、结；“希腊三句”指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式，均为逻辑推理方法。

## 诗

### 赠别陈少文<sup>①</sup>

萍水相逢仙洞楼，感君好客唤同舟。数间精舍眉尖下，半里高村步险头<sup>②</sup>。乞字有情钟雁荡，人林携手指龙湫。名山未敢留鸿爪，他日重来问旧游。

俚句奉赠少文先生兼以留别。

谨斋宋存礼

[注]

①陈承绂(1857~1934)，字少文，平阳顺溪人。先后创设南雁会文书院、平阳益智女学校，担任县劝业所所长和农商会会长。

②原注：“一滩名五步险”。

### 赋得杏花时节在江南得花字五言八韵<sup>①</sup>

江南春意闹，时节动思家。黄未看梅子，红方斗杏花。小楼连夕雨，附郭半天霞。飞绕秦淮舫，香盈楚客车。直分桃渡艳，闲拂酒旗斜。卖岂明朝近，簪谁旧日夸。良辰三月好，胜迹六朝赊。佳丽虽堪乐，天涯滞自嗟。

[注]

①此诗为光绪十二年“我瓯院试”诗题，参《田延年悉召故吏赋》注①。

## 漫 兴<sup>①</sup>

花黯乾坤野马飞，春江凭眺故依依。天涯雷电惊朱雀，海国风尘化缟衣。梅福上书仙宦薄，园公采药素心违。登台欲望南屏翠，苍水陵<sup>②</sup>高蕨豆肥。

### [注]

①原刊《选报》第四期《国风集》，署名支拉夫。查同报十二期支那夫《名学会摄影书后》即《清议报全编》卷十六独泣问麒麟者《题名学会同人图》，查《清议报》所刊独泣问麒麟者《七言十章寄怀饮冰子》为宋恕所作，故知支那夫、支拉夫均为宋恕化名，时贤误入章太炎名下，特行补还宋恕。

②张煌言(1621~1664)，字玄箸，宁波鄞县人，崇祯十五年举人，弘光二年倡义反清，后为永历兵部尚书，康熙三年死难。同郡万斯大等葬之西湖南屏山。著有《张苍水集》。现存宋恕遗稿中有《奇零草》摘录笔记。

## 盗发孙太仆墓有感<sup>①</sup>

椎埋亦有道，嗟尔未曾闻。不觅金、张藏<sup>②</sup>，而仇李、杜文。空劳徐别颊，妄付必含珍<sup>③</sup>。廉吏风弥显，翻宜策汝勋。

### [注]

①录自孙延钊编《孙逊学公年谱》卷十宣统元年己酉“冬，公墓被盗发，宋平子姑父感赋五律一首以记其事〔见近人陈诗《静照轩笔记》〕”条下。

②金、张指汉宣帝时显宦金日磾、张安世。《汉书》卷六八、卷五九有传。

③原注：盗以为先生曾任布政使，必多金珠之属送终，而岂料其绝

无哉！

## 题洪棟园《桑蓬励志图》<sup>①</sup>

何苦低头草《太玄》，功臣甲第与云连。人间将相军中出，骏马名都正少年。

### [注]

①录自洪炳文《花信楼题图诗录》。洪炳文在自题《桑蓬励志图》中注云：“驄儿初入军界，特绘此图，志以法语，作为座铭，尚其勉旃！”按：“驄儿”指洪炳文次子锦驄，江苏武备学堂毕业后，入日本东斌兵学正科。毕业后入军界，著有《中国兵学地理》、《合编教科书》、《校稻楼兵学三编》。

## 联 语

### 题话桑楼<sup>①</sup>

我欲长此卧游，一任沧海横流，巨浪洪涛，收入楼台平若掌；  
人贵及时行乐，难得江城如画，湖云岭树，同陪尊酒列似眉。

[注]

①据温奕辉先生藏稿录出，话桑楼为瑞安飞云阁原名。

### 赠陈孟冲<sup>①</sup>

竹林名理俦，仲容于嗣宗真可谓同调；  
汝南人物郡，戴良见黄宪未尝不正容。

[注]

①本联及以下各挽联录自《宋平子撰联》抄本复印件（前瑞安中学老校长王超六氏惠赠）。陈孟冲，名怀，陈介石侄，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著有《清史要略》、《中国近百年史要》等书。联中仲容指孙诒让，嗣宗指阮籍（《晋书》卷四九有传），戴良、黄宪事见《后汉书》卷八三《黄宪传》。

### 代中学校挽申甫先生<sup>①</sup>

心迹视鲜庵岂殊，成疾鄂与杭，同是积劳缘学务；

教育继籀庠作长，哭师申复酉，更谁接武铸吾曹。

[注]

①申甫指项崧，鲜庵指黄绍箕，籀庠指孙诒让。孙于戊申年(1908年)逝世，项于己酉年(1909年)逝世，中学校指瑞安中学。项继孙历任浙省教育会会长。

### 代中学生挽申甫

桑梓固多才，惜群贤意气未平<sup>①</sup>，遂使观风讥洛、蜀；  
门墙期卒業，悲长者春秋犹富，奈何立雪弃游、杨。<sup>②</sup>

[注]

①指瑞安中学堂存停之争。

②指游酢、杨时“程门立雪。”

### 代养正学堂挽项申甫

忆经济曾感他解之困难，非吾公力为筹成，安克创山间  
蒙养；

愿生徒勿以人亡而怠废，苟有众仍当念及，或来听江上  
书声。

### 代木捐局挽申甫

木屑区区，化为造杞梓榱桷之用；  
局中黯黯，相率吊州英郡杰之丧。

## 代纫秋挽项申甫<sup>①</sup>

就事论事，出以平心，自问不偏兄，复不偏师，宗闵鉴前车，  
小子独非牛、李党；

文家质家，俟诸定品，私谓优于仕，更优于学，吴兴辉世德，  
大名应入马、班书。

### [注]

①项葆楨，字任础，或作纫秋，瑞安人。曾任两广方言高等学堂史学讲席。陈馘宸《致孟聪侄书第十三》作“项纫秋”（《陈馘宸集》第1121页）。王超六先生在此联旁笔注“纫秋，系林大间”，误。

## 代王鸿明挽项申甫

交深山、向尽时英，阮氏最多才，惊睹籍、咸亡接踵；<sup>①</sup>  
情切苏、程无别语，老泉今已逝，勉为坡、颍望吾甥！<sup>②</sup>

### [注]

①山指山涛，向指向秀，籍指阮籍，咸指籍侄阮咸，四人传见《晋书》卷四三、卷四九。

②老泉指苏洵，坡指东坡居士，颍指颍滨遗老苏辙。苏程指苏洵及妻程氏。《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

## 代仲恺挽申甫<sup>①</sup>

感桑梓物望连凋，正学更谁肩？鲜庵既终，斯人又弱；  
悲教育会长不吉，盛名岂妨命，籓廡申逝，吾子酉亡！



[注]

①原标题作《代大人挽申甫》，据王超六氏手录《又代大人挽》内容即《代仲恺挽籀履联语》，故知“大人”即指孙诒泽。至宋恕所以称孙仲恺为“大人”，可参《宋恕集》第650页。

## 代孟晋挽申甫

毁誉胡茫茫，块独遐思五世葭莩忘岂敢？  
炎凉何忽忽，黯然回念两重衰经痛尤深！

## 代东南女校教员挽申甫

我辈幸承乏校师，流弊严防，惟谨守贤母良妻主义；  
先生素不非女学，有灵岂昧，愿默铸周诗刘《传》<sup>①</sup>中人。

[注]

①周诗指《诗经·国风·周南》诸诗，刘《传》指刘向《列女传》。

## 代东北小学教员挽申甫

闾议建盐漕，记当时骏马名都，公卿到处逢人说；  
菲才参教育，观此日素车岐海，师友之交动我悲！

## 代东北小学生挽申甫

我曹生瑞诚中，居近孙、黄，去德门虽稍远；  
先生于学务上，议参鲜、籀，持心丧亦诚宜！

## 代纫秋挽项楚滋<sup>①</sup>

上苑植犹稽，瑞草惊看萎楚泽；  
五宗光失望，短檠凄忆伴吴天。

[注]

①楚滋为项湘藻子，项湘藻生平见《宋恕集》第1229页。

## 代仲恺挽李一斋

城市俗尘多，每怀秋水伊人，半日艰呼缘苇棹；  
乡州文誉早，未解春风何意，毕生慳送看花归。

## 代胡雪汀挽李一斋

秋容丹桂，惜魏伯子未曾攀，方期晚节馨香，一水俄惊传  
馥响；  
春色绿杨，与陈季方欣共作，却恨频年摇落，两家相继泣  
鸰原。

## 挽徐母<sup>①</sup>

屈轶佳儿<sup>②</sup>，四海仰霞标，共钦丹悃罕俦，雁荡有人，绝域争  
传台谏草；  
枫林故里，千山满霜叶，弥望素车相映，永嘉此日，群贤会吊  
太君丧。

[注]

①徐母指监察御史徐定超继母金氏。徐定超，永嘉枫林人，生平见《宋恕集》第1246页。

②屈軼，草名。《宋书·符瑞志》：“黄帝轩辕氏有屈軼之草，佞人人朝则草指之。”

## 代父执挽徐母

温侍御崛起山林，五院同寮，仰嗣君皆如泰斗；  
陶士行养望朝野，八州待督，惜贤母不缓须臾！

## 代叶群挽徐母

识端公更友文孙，黄浦几年杯酒雅；  
仰太君犹我大母，素车今日炷香来。  
穷巷少长者过从，五马归来，韩荆州我恨未识；  
华宗无几家伦比，八龙老去，荀慈明后当益光。

## 代芙士挽徐母<sup>①</sup>

淑人吾大母行，伤心三十年前，乡举贤良，先中书<sup>②</sup>曾以年  
家子登堂一拜；

侍郎今清流望，省疾四千里外，天怜慈孝，太郡君犹及弥留  
际会面片时。<sup>③</sup>

[注]

①孙延第，字芙士，孙诒燕长子，瑞安人。

②孙诒燕官至内阁中书，光绪丙子科和徐定超同时中举。

③据拙著《徐定超年谱简编》：“九月初八(10.21)，继母金太淑人因疟疾自郡治归里，定超于是夜接电，初九至署请假，初十南归，抵沪后因温轮未至，即乘台轮至海门，由陆路经黄岩县城，星夜兼程并进，廿二日(11.4)午初至家，申刻母亡。”

## 挽 曾 氏<sup>①</sup>

子孙极盛，以曾怡园为父，别擅高名，丈人更伉俪齐年，福胜  
鸿光，六秩华堂将置酒；

先后隔旬，与徐待御之母，同归净域，哲嗣亦奔驰远道，门夷  
王谢，两家吊客欲空城。

[注]

①本联录自《叶榕楼杂抄》，温州市图书馆抄本。

## 谈 话

### 和刘绍宽谈话<sup>①</sup>

戊戌六月廿七日己酉，晴，午后宋燕生先生来言：

日本著书献书均有赏杯，其杯制有三等：金杯，银杯，木杯，有语称赞其上，故国中著书出版，一岁不知其数。日本学问几括中西之全，佛学有四宗三十二派。每派各开讲堂，各列三等学校。专以西学论，当以美国学校为最，若统中西之学而论，自当以日本学校为五大洲之冠。

其论明治变法，当时日皇仅十馀龄耳，德川氏将军与西国为和，日人不服，首倡攘夷，复议尊王，其封建最强之国某侯某侯，拥兵入京，勒日皇立削将军之职，一时尽改官制。二侯先解职罢，国贵族世爵一时皆被勒罢，国变为君民共主之国，大开议院，是为日本初改制之始。伊藤博文尚非维新首先之功臣，中国向所传述，皆错也。中国如欲整顿，必先改官制，清吏治，然后议及一切工艺诸学。本之不务，徒袭皮毛，如上年添购军舰，徒资敌人，近两年陆续添购，费已不貲，将来亦馈敌而已。

又论：君主国、民主国、君民共主之国并列地球，君主之国必弱，上之压力太重，虐使其下，下之民智不开，愚瞽以奉其上，以遇他国人人皆智，乌得而不弱！大抵君主之国将来必尽为君民共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必皆变为民主之国，必然之势<sup>②</sup>。由君主变为君民共主，其势难，由共主变为民主，其势易，如中国变为

共主，必先使军机督抚等官压势日轻，郡县等官势将日重，次至郡县等官势亦日轻，大绅权重，次至大绅势轻，小绅与之同体，次至士、商、农、工一概与之同体。然必民权以扶，而共主之体以成，此决不可一蹴而几也。陈志三、章枚叔<sup>③</sup>皆不知此理，锐欲有为，枚叔一监生，何能有为于国，必至于人人不合，必穷而后已，将来必至发疯！志三之办铁路，立保浙学会，无论军机不能代奏，即使代奏邀准，立降谕旨，特赏四五品卿衔，令与浙抚商办事机，得手至矣，而浙抚一见，不过茶语一时，命出与十一府诸绅妥商而已。杭郡乡绅贵首朱智、富首丁崧生，一依其势，一倚其财，欲办此事，不能不求见二人，而是二人亦不过一回拜、一敬席而已，一上谕之势至此而至矣尽矣，而于所办之事毫无裨益，推究至此，将复何为！况又借商债而为之，一旦愤辙，身名瓦裂，亦势所必至，此皆于今日情事见之未澈也。

康有为恐亦难于济事，将来被参见逐，事甚易易，康门梁君，文在枚叔之上，康尝比之子贡，尚有一陈千秋，蚤死，康以比颜回，弟子约有千余人，康言能著书昌其教者尚有三十余人。其学专主今文，攻古文，说《公羊》，排《周礼》，从其学者，人人宗旨如是，虽小有异同，而此旨不背，故一聆议论，不问而知为康门弟子也。四川廖季平<sup>④</sup>，学同康南海，而偏激处更甚于康，早尝著书盛称及康，近日康党盛张，廖近著颇诋康，以为剽窃其学，是否彼此出入，源委实未可知。

康开强学会时往谒张南皮。南皮闻其学之异，以为无父无君，不愿与见，由黄仲韬、梁星海二君力为揄扬，乃得一见。南海既见香帅，尽弃其学以附香帅，香帅大悦，赐学会之序。序始囑黄代拟，不惬，旋命康自拟进呈，许可，遂至上海开会设报，据康之意，惟于进身之始姑用黄、梁以作引线，及至开报，遂置诸脑后，并不为周旋齿及。黄、梁不悦，以书抵康，指其章程未妥，须公商之，康概置勿理。二君大怒，诉之香帅，继诋其人，香帅亦大

怒，立即飭员封报，康大为之绌。是时杭州汪穉卿为香帅所聘，主讲湖北书院，香帅素畏京官，湖北人遂伪作京官书，联名上之香帅，言楚下多材，何必取之江浙，并诋穉卿诸人之劣迹。香帅时已送关帖，不得已飭使追回，温慰穉卿，言当为处置一地，因命到沪办报，黄、梁为作书与张经甫（焕纶），言《强学报》虽停，而实为康某办理不善所致，此报仍须开设，现已聘汪某到沪再办，求经甫与之合办。经甫知内多风波，极力辞之。穉卿到沪不能经始，适黄公度过沪<sup>⑤</sup>，因往商之，黄言湖北有闲款数万，尽可支拨数千以为经始之费，当往为香帅一说。次年正月初旬，汪与公度同行谒香帅，香帅以前为康某所负，坚却不允。嗣仅许前时认捐七百两不复收回而已。公度慨然自出千两交与穉卿创办，又为代筹数千两，是实为时务报馆开办之始。然主笔尚未有人也，公度因荐梁卓如入馆。梁时在京，公度以书招之，初次出报，即震动海内，京员亦多称许语，闻之香帅。香帅恐汪以前嫌之故，将来或为所诋，首先发札倡助，通飭两湖阅报，《时务报》之名遂益以掀动天下，一时督抚皆踵为札飭销报。继而，香帅荐人人局，汪以留用其人，事既不便，且各督抚人人托荐，将何以堪；或却或受，事更两难，议给干脩若干以馈其人而却其留局。时梁卓如在湖北，汪以书询之，奈书为梁星海所见，以呈香帅，香帅大怒，立札飭两湖，谓《时务报》议论乖谬，禁止阅看，汪亦颇为之绌。至梁卓如则康门高第，康本不愜于香帅，而徒忌卓如之才名，后亦为所倾。因书招致麾下，许以重赂、肥缺，令改变其师说。卓如言师说必不能背，如大帅有意培植，谨当拜门。张虽不甚满意，然尚周旋情面，卓如于香帅亦姑为推戴，妄加称誉而已。香帅欲留之门下而不得，继而湖南巡抚陈佑民中丞宝箴聘之，卓如就其聘，张遂大怒，深知卓如素不满于己，其所称誉，直以为儿戏而已，由是衔之刺骨。嗣后卓如虽极力周旋，终无解于张帅之怒也。至汪穉卿之于黄公度，始得其力以创报，公度荐人人局以充

东甌三先生集补编

账房，汪以股东自居，时时欲抑制之，其人不为之下。迨公度出使于法，见拒而还，汪遂裁撤所荐之人而以其弟代其职，其人归见公度，百端诋毁，公度屡催算账，汪只延宕，粤东诸人齐起挤之，而梁星海、黄仲韬力卫之，不能得挤，卓如别出一计，商之御史，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于是穰卿不能立脚矣。穰卿终占据不退，仅交还“时务”二字，自改其报为《昌言报》，为祇遵“据实昌言”之谕而已。黄、梁隐为之地，粤人亦无如何，此《时务报》节次风波之情形也。

又言：汤蛰仙人甚取巧，袁爽秋、沈子培、梁星海亦巧，现今名士宦达不能不巧，缘不巧即不能达也。文芸阁人虽不善，尚不取巧。谭嗣同系湖北巡抚谭继洵公子，伟才卓识，杰出一时；陈佑民公子陈三立可与匹敌。二公之政多出两公子之手。黄仲韬、梁星海学问皆在香帅之上，而梁逊于黄。海内经学自以孙仲容及定海黄元同为最。论文则今世王闿运，诗文皆已诣极，袁爽秋诗学义山而不佳，王闿运亦学义山而独得佳处，曾涤帅、孙太仆<sup>⑥</sup>学山谷而独得其佳处，此皆善学者。俞曲园诗远宗东坡，近法随园，而独不重于时，以非时尚也。古文词国朝以汪容甫、恽子居为最，章枚叔亦同斯见，李申耆远不及恽。至论文之家，章实斋、包慎伯、纪河间三人，而其文皆未至。本朝经济家言，惟黄黎洲之《明夷待访录》、王船山之《黄书》、颜习斋之《学记》、唐甄之《潜书》最佳，若合四书而尽通之，西学具该于是矣。论字则分南、北两宗。钟，北宗也，王，南宗也；颜、柳，北宗也，赵、董，南宗也；两派未易优劣，近人不敢诋王而独诋赵、董，实非通论。苏字源于徐会稽而加以纵肆，曾涤帅、孙太仆则兼苏、赵。大抵曾、孙学问皆师生一气，惟书法孙较胜，以孙用羊毫而曾用紫颖也。陶浚宣学魏，丑拙到家，与袁爽秋之诗可为匹偶。

至论督抚，则云：张香帅盖毕秋帆之流亚，踪迹相似，林文忠、沈文肃，法家之学，与儒家迥别，然林稍宽于沈。沈之好杀，



多执私见，不甚秉公办事也。曾文正晚年甚悔其保荐沈文肃。文正在金陵开书局，多致文学士，沈极恶之。文正去后，大半裁撤。李傅相则失之太宽，情面太重，在任未尝轻参一人，乡谊、戚谊尤重，属员亦极易见，忌讳亦轻，但事少剖决，终至废弛。

论时事则云：日本士学振兴，自不待言，工学振作亦甚速。现在欧洲各国同抑日人，不令得陆地寸土，以故东三省割地之议，英、俄、法起而力争之。俄罗斯君主国，同于中国，其所以能自立者，其世族皆有学问，晓世务，胜于中国耳。然其近西之地民智大开，将来不能为俄所有，俄所欲启土者，东偏而已。法人得粤南，仍以时文取士，某法官往年到粤南，新进参谒，每人赐《四书味根录》一部，谕云：天下道理尽此而已，所云西学、新法，皆欺人之言，不足信也。以故粤南愚懵如故。或云：俄人将来得北边地，恐仍以八股取士，言亦近理也。又云：中国自黄帝至三代为一境界，汉、魏至唐、宋为一境界，金、元以后大坏，古学荡焉无存。日本古书、古乐存者独多，至今中西参用，常服用西，制服从古，书画亦列博士，佳者得以邀赏，然不藉以为出身之途也。又云：今人门面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知其体为何？用为何？如日本便无此种见解，其学一以修身为体，工艺为用，融中西而一之。中国之言中西，既以诬中，又以诬西，彼此比较，相去亿万。

宋又言龚定庵之荒唐。尝与同人游宴西湖，一人言大考题目《正大光明殿赋》而未知其限韵。龚云：我知之，人问其如何？答曰：“长林丰草，禽兽居之。”在工部时，至某殿取历宗上谕，批抹无忌，加以极詈。其叔翰林在京，深虞及祸，幸无知者。人问其叔用功何书？答曰：吾叔用功之书，汝等皆未之见，吾亦未曾读过。人惊问何书？曰：五色面之书：白面、黄面、青面、红面、黑面，盖谓报销簿、搢绅录等书也。其子某尤狂妄，引英人烧毁圆明园，劝英兵倾覆本朝，英弁不听而止，后侨居上海，英为保护，

中国竟不能杀之。曾文正孙某每言其大父不自帝王，极为迂愚，尝劝李傅相谋反，往年招兵到关外，实有据地之意。后其兵闻东洋炮声而散，不能成事。

戊戌七月二十九日庚辰。午后至昌言报馆，旋至算学报馆少坐，回，晤宋燕生先生。……（论上海速成教习学堂章程）其《章程》一迳日本，精当之至。据云：书坊所刻日本学校章程，粗得大致，谬误尚多。此《章程》由叶（瀚）专问日本访得。叶本张香帅门客，前年与大不合，遂至上海开报，近颇受知于浙抚廖谷似中丞（寿丰）。中丞信任汤蛰仙，事多咨而后行。速成学堂之设，亦廖中丞所为也。又云：西文难学，东文易学，凡通东文者必先通中文为根柢。缘东文实字皆中文，所易者惟切音五十虚字耳。学东文数月即可得，一年必大通，彼学英文十年者亦不能及。而东人此刻于西书之最精、难译者，均已一一译出，我中国但须取东书译之，尽可得西书之要领，事之至便，无过于此。且东文五十切音字，能解即可直读，无须于译，彼云译者，皆张大其词耳。原东文切音字，缘唐有日本和尚空海，言华文“之乎者也”皆系中国古时土音，强东人学之颇难，因造虚字，依日本土音为之以代“之乎者也”等字，故其文：实字皆华文，虚字皆切音字也。梁卓如为《大学堂章程》，较之上年中国所定为胜，以比日本，尚有许多窄隘不得要领处，如各国言语文字，日人列之小学堂，今列之大学，已为隘陋；算学设专门，亦一中国从前陋习，东西各算皆分隶诸门，不设专学，专便虚而无着；经学，理学不可分科，经即理，理即经、宋、明儒说理，何尝非谈经。兵学则宜设专科，不得并入学堂与之一例云。

### [注]

①录自刘绍宽《厚庄日记》稿本第四册，温州市图书馆藏，刘氏生平见

《宋恕集》第 1165 页。

②参《津谈·谈经类》第十三章，见《宋恕集》第 54 页。

③陈志三即陈虬，章枚叔即章太炎。

④廖平(1852~1932)，字季平，四川井研人，所作《今古学考》，分《知圣篇》和《辟刘篇》，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之所本。

⑤南皮、香帅均指张之洞，黄仲韬即黄绍箕，梁星海即梁鼎芬，汪穉卿即汪康年，黄公度即黄遵宪。

⑥曾涤帅指曾国藩，孙太仆指孙衣言。

## 和张桐谈话<sup>①</sup>

辛丑五月初一日，午饭后同小竹至孙季苾<sup>②</sup>家访宋君燕生，……闻其不日又游沪上，兼送行且道谢也，相见时，各道寒暄数语。

余因问曰：“近日鄂督张香帅为汉口杀会党事，大不理于口。其出洋学生《复劝戒国会文》攻之甚力，的系何人手笔？是否即是梁卓如辈所撰否？”

燕生曰：“否否！此书旧冬余已见过，盖并非康党中人笔墨，实是我浙省武林一少年手笔也。少年姓沈名祥云<sup>③</sup>，年仅逾弱冠，而才气横溢，真有以下笔万言、倚马可待之势。此人现出游日本，在革命党中卓卓然者。旧岁又有书一函，不下数千言，力责国会中立志不坚、胆气交懦（之辈），其书余亦见过，真当世不羁才也。”

余曰：“近《同文沪报》中载有吴彦复一封，直骂鄂督为狗彘，较此书尤觉逼人太甚。及阅《时务报》捐款中，亦有此公，盖曾任部郎者。”

宋曰：“此公以直言削职而归，为吴竹村先生之子<sup>④</sup>，素有气节者也。”

余又问：“康有为现在何处？何外人保护之如是其坚？”

东甌三先生集补编

宋曰：“此君名声倾动人，真有妇孺交称之概。其在南洋一带，每到一处即有数千人随之。其保皇会捐款，有一人而愿捐十馀万者，此固广东人富而好施，亦由乡谊之重，来寓外洋者大半皆广东人也。江西文君廷式在外亦有此志，而应者寥寥，终不如康之气魄大也。至论康为外人保护事，更有骇人听闻者，其事颇长，子姑少坐，吾为子约略言之。当康之出亡也，由英人轮带至澳门，即由澳门避居坎拿大，时康之党多有居日本者，因致书招康，康来日本，政府中即派警察数员，带兵数十人护卫康寓以防刺客。凡有访康者，须详询名姓，与康有何交情。先索其照相片，持入内与康辨认。若果是康好友，非奸细，方许其入内少谈片刻也。三水徐君勉为康最得意门生，现居日本横滨大同书局中门。康寓长崎，横滨去长崎尚有五六百里，徐因坐火车到长崎访之，到门不得入，经康再三为警察官开说，且持《时务报·论说》示之，此三水徐勤实余之旧门生也，幸勿以奸细疑之！因放之入，与康叙阔，谈甚久。时徐初来时原欲一晤其师，即乘火车回横滨，乃以坐谈之久，而火车已不能待，先开行去矣，迨徐告别出，而火车已开，无别车可雇，欲寓长崎又无熟识居停，进退维谷，不得不再回康寓，而警察官已不容其再入。徐再三恳求，仍坚执不允，康在内知之，又向警察官笑说，警察官曰：“先生勿谓门下士遂无异心也！先生独不见吾国之金玉均乎？金玉均与洪钟宇亦是同朝之官，终受行刺之祸，先生亦能保门下士必无异心也！”康因为之力剖、力任，始首肯，曰：“先生必欲留徐某一宿，无已，必二人分两房，有话可隔室而谈。”而中间则两警察官佩剑坐守一夜。迨至二日天明八点钟，火车开到，始送徐回去。

余又问：“近日中国人革命党者有多少人？”

宋曰：“已不下百馀万人矣！其宗旨均以灭满扶汉、保中国自由之权为主，盖与康之以保皇为宗旨者又大不侔矣！”

燕生云：“旧岁四五月间，上海新党中人几为张香帅兴大

狱！”余问其故。燕生曰：“旧岁海上有撰《二次东林录》一书，以翁常熟比明之东林首领顾宪成，而以阮大铖比张香帅；又有《点将录》一书，亦仿明季《点将录》<sup>⑤</sup>之式，而以康有为为天魁星呼保义，其余诸名公巨卿均有混号，外间只有传抄本，无刻本，而二书竟传至湖北，为香帅所知，大发雷霆，竟欲于新党中大兴风波。不料拳匪起事，神京蹂躏，而此事始作罢论，否则不堪设想矣”。<sup>⑥</sup>

### [注]

①录自张桐《杜园日记》稿本辛丑年，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藏，张桐生平见《宋恕集》第1201页。

②小竹指林骏，孙季芘指孙诒械。

③沈翔云生平见《宋恕集》第1187页。

④吴彦复即吴保初，吴竹村即吴长庆，见《宋恕集》第1184页、第1185页。

⑤王绍徽撰，见《明季南略》及无名氏《遗愁集》。

⑥俞雄选编《张桐日记》（本丛书第一辑）所录宋恕谈话四则，除本则外尚有三则：1. 辛丑三月十八日“赴孙仲容及宋君燕生处听其谈中日议和等事”，谈及“合肥误国之罪”，军械局私吞饷银“非楚宝（张士珩）罪，乃楚宝之兄某某所为也”。有人讥康有为为“书憨”；2. 辛丑三月十九日，补录“与宋燕生纵谈天下大势”，谈及北边京官学问孤陋，沈鹏直言获谴，文武试应一律停试五年；3. 辛丑五月初八日，补记宋恕答问，“满洲人人仕途较汉人难易何如？”“东抚袁世凯办事如何？”“徐建寅观察在汉口为无烟火药轰死，此公死，中国岂尚有精于化学制造者乎？”可参阅。

## 附录一：时人记宋恕

### 《瓜圃述异》记宋恕<sup>①</sup>

金 梁

章太炎少以排满名，而与余一见如故交，往来无忤。《苏报》陈君父女及张伯纯、吴彦复等，皆其介见。尝偕访宋燕生恕，宋素谨密，见而骇曰：“二君何可同游耶？”亟托词引余出，品茗市楼，切劝至夜市不止，垂涕而道：“盖虑二人争意见，终恐不免一伤也。”余笑谢之。

未几日，太炎开会演说主排满，当首诛金梁，谓：“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于是众皆戏称余为满洲圣人，而二人交往如常。余至沪，君返杭，常相晤。忆一日偕访唐佛尘才常未遇。……及党祸既作，太炎还里，不敢宁于家，寓凤林寺，我营少年共约邀击之。余闻讯，急驰往，强众散归，幸未生事。太炎始终未知也。

#### [注]

①录自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4辑，文海出版社印行。

## 《致张子蕃书》<sup>①</sup>记宋恕

苏鹗峰

现在平邑宋存礼先生……新归，前日轮舟到郡。敝地有朋友叩寓，问其目下史论、书义体例如何？伊亦说史论、洋务不宜拦人，书义尤甚。惟策可用洋务，此说最是。予之所言，舌敝唇焦亦不能信。忝在至戚，断无骗言。……依予愚见，祈于某日赴平邑典铺之便，邀一好友，同到宋存礼先生家，并将镠之课艺，本年所作十馀篇，送至宋君一阅，定一准则，以为从违，勿偏听旁人之言。

[注]

①温州博物馆藏件，下署“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四日”。镠为人名。

## 《仲彤日记》<sup>①</sup>记宋恕

孙诒绩

丙戌十月十三日，“阅沪报，悉我瓯院试，经古题为《田延年召故吏五六十人，令有文者东武者西》（见《汉书·尹翁归传》）”。眉注：“燕生姐丈试古学第一，洪来孙次之，瑞安得七人。”

十一月十一日，“洪海筹夏间自伊犁归娶，涓吉于是日行亲迎礼。杨仲渔绝江而来，宋燕生姐丈亦来，即还”。

十二月十日，“宋筱泉太亲翁卒”。

丁亥正月十六日，“晴，午偕蔚文，仲容、伯陶两兄度飞云江至鲍垵，为宋筱泉姻翁吊唁，下榻于半园之因树书屋，王子祥在焉”。

十九日，“林祁生、周伯龙、王小博、管遼梅俱来宋家唁问”。

宋恕集补编

二十日，“晴，买舟旋家，蔚文顺道往蒲门”。

[注]

①《仲彤日记》，稿本，温州市图书馆藏，始光绪丙戌五月六日，终丁亥五月十四日，孙诒绩，字仲彤，又名德炜，孙锵鸣子。

## 《孙季子诗录》题诗<sup>①</sup>

蒯寿枢

老友宋燕生，待我何亲切！爱国许三人，忠告尽一月。（平阳宋燕生恕，博雅能文，尤精历史、哲学。燕生谓维新之士真发于爱国至诚者，当世仅三人：一谭复生，一章太炎，一人则枢也。谭、章均劝告一月不从，谭殉国而章入狱。今劝枢讲学谋生，勿谈国事，亦以一月为限。晨来夜反，两人对语，三十日无间。今燕生下世近十年矣，追怀往事，感怆何极。华颠无成，愧对良友！）识子由宋君，谓君实人杰。诗慕杜甫工，志抗许由洁。憔悴导黔黎，坚锐可摧铁。数面倏分离，莫由比鸛鹄。音书涯角渺，十载远契阔。介石忽通情，秦陇历冰雪。京师再握手，寒厅烛见跋。回、宪岂羞贫，遇蹇而才达。士穷诗益善，文堂雄建节。君诗大集丰，我愧题词拙。

[注]

①《孙季子诗录》详下文，蒯寿枢，字若木，安徽合肥人，此诗应诒械之请为其诗集题辞。



# 《孙季子诗录》<sup>①</sup>有关宋恕诗

孙诒棫

## 一 答宋平子见赠<sup>②</sup>

遗书三万卷，朱墨色犹妍。述学我何敢，知名亦偶然。岂无千载志，有愧一经传。况我哀孤露，时方二十年。

## 二 答宋平子<sup>③</sup>

披发狂歌浮海东，两猿哀怨几人同？西河豪气今如梦，独有深情仰太冲。

## 三 平子来，闻章太炎入狱，哭而赋此<sup>④</sup>

大云出石不成雨，如此神州安可为。炎武一生无寸土，《黄书》终古有馀悲。弋人岂肯忘罾缴，九域于今多棘篱。凄绝故人沧海外，忍堪西望泪丝丝！

## 四 遇蒋观云赋赠<sup>⑤</sup>

绝学因明一广平（谓平子），紫芝复见幸我生。竺乾论理几人解，义学荒亡七百龄。

## 五 送平子之杭州<sup>⑥</sup>

临安自古伤心地，此去多情况有君。相向秋风无别语，渡江旧事愿相闻。

## 六 答平子<sup>⑦</sup>

一抔何处泪潸然，无恙南屏夕照天。凄绝充宗收骨后，几人

野祭哭荒烟。

### 七 寄平子济南，时在杨莲甫中丞幕<sup>⑧</sup>

无复亭林身世感，寻碑考古自怡神。郑公门下三千客，真识襄阳有几人？

### 八 寄平子济南<sup>⑨</sup>

齐山瓠海几千里，欲话此心惟素书。何日樵风引孤棹，画船杯酒大明湖。

### 九 送季穆姊之济南兼似平子<sup>⑩</sup>

西风动瓠海，忽唱别离歌。况复此行远，那堪秋思多。历山初脱叶，泺水始澄波。为问幽栖者，诗情近若何？

### 十 同平子游白石泉<sup>⑪</sup>

晓出历山门，行行二三里。乱峰争初日，微茫伏还起。缘河槐柳阴，流水何弥弥。一泓白石泉，水石清且泚。叠石为小桥，一径通浮沚。时当盛暑天，茶扉临水启。每觉风徐来，山色明窗几。陂陀高复低，人家相依倚。下坡复登坡，如在画图里。行绕城东门，日已移午晷。

### 十一 六月八日出泺源门至东流水巷观荷花，同平子作<sup>⑫</sup>

曲水回环东入泺，夹堤杨柳画图中。我来半日于桥北，十顷白莲开晓风。

### 十二 同平子泛舟大明湖<sup>⑬</sup>

清风坐朱舫，曲港稳相通。乱苇曳窗响，白莲开晓容。波光临历下，烟黛点华峰。太息遗山去，高踪不可逢。

### 十三 同平子晓出北郭至北绮园庄观荷<sup>④</sup>

清晨出北郭，华峰悬初旭。烟柳认前村，凉风何芳馥。陂塘十顷开，莲叶青凝目。翠盖擎露华，皎皎花铺玉。凉黛堕衣袂，尘梦遽然觉。柳堤错稻畦，菁菁如新沐。大湖莽成田，不见烟波绿。空怀泛鹄人，高咏更谁续。

### 十四 七月三日平子携着泛湖，约余同游<sup>⑤</sup>

明湖画船如广庭，雕栏四围开窗棂。对榻笑谈人三四，荷香清送茶香清。曲港芦苇乱交曳，瑟瑟惊闻骤雨声。舟子持篙或鼓柁，半日欲破湖天明。寻花每向芦疏处，停桡时听暮蝉鸣。环湖胜境纷在目，小沧浪对觉泓亭。更登历下吸波绿，复蹑北楼迎山青。夕阳半湖霞四散，风景迷人半睡醒。归途时逢采莲者，绿堤莲叶何盈盈。鹄华桥上更吟眺，处处青山暮云横。

### 十五 登岱归，平子索诗，赋此应之<sup>⑥</sup>

访古寻碑齐复鲁，此生足迹亦悠悠。渡河登岱增伤感，敢向人间说壮游。

### 十六 劳山同平子游<sup>⑦</sup>

礧礧大小劳，青青斗入海。每当旭日升，山上多霞彩。我车陟而降，石道开幽垲。花草献瑶琪，岂许人间采。于兹炼丹砂，颜色长不改。谪仙去渺然，子庆迹何在。欲餐枣如瓜，安期倘我待。

### 十七 挽宋平子

已见《宋恕集》附录。

## [注]

①《孙季子诗录》，又名《观云室稿》，卷首有宋恕、张士珩、姚永概、王树楠、章太炎、三多、严修、蒯寿枢、陈诗、黄维翰、李经羲等人题词或赠诗，共八卷，我曾予增补，共录诗459篇。作者孙诒械（1880~1925），字季芑，别号侗蓀居士，在日本留学时名任，字公侠，后改名遗，字遗之，孙锵鸣第九子，宋恕妻弟。

②宋恕原赠诗见《宋恕集·赠孙朴子内弟》，时间为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其时孙锵鸣逝世不久，遗墨犹新。

③宋恕原赠诗未见，宋于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二到日本横滨，孙诒械来迎，同乘汽车赴东京同寓，诗中西河指毛奇龄，太冲指黄宗羲。

④章太炎因《苏报》案入狱。据章太炎《自定年谱》：“余与（邹）威丹受逮，羈系租界，时（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上旬也。”

⑤蒋智由，字观云，诸暨人，精通因明学，时在日本，参《宋恕亲友函札》中蒋函。

⑥据《宋恕集·庚子后收支记要》：“甲辰九月初五由瑞动身往杭。”此诗即为当时所作。

⑦原赠诗未见。南屏指杭州西湖南屏张苍水墓。

⑧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二日，宋恕到济南任山东学务处议员兼文案，山东巡抚杨士骧礼待甚殷。

⑨该诗当作于光绪三十三年夏。

⑩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宋恕中风，催促家属赴济南，妻孙季穆得报起程，于九月初十到济，诗作于此时。

⑪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孙诒械应宋恕邀到济南，六月初七同游白石泉，诗作于此时。

⑫⑬诗作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八日。

⑭诗作于同年六月二十九日。

⑮七月三日宋恕同妻女并诒械坐花船漫游大明湖。

⑯孙诒械于七月十三夜登泰山顶观月，十七日回济南，诗作于此时。

⑰八月二十二日宋恕全家离济赴青岛，到达后曾和诒械偕游崂山，二十八日离青岛，诗作于此时。

## 闻平子丈作古，诗以哭之<sup>①</sup>

陈 怀

家书千里至，天上德星沉。足迹半寰宇，文章无古今。书成《待访录》，泪洒《伯牙琴》。海内方多事，斯人何处寻。

[注]

①录自《瑞安县志稿·瑞安诗征六》。

## 《潜园诗钞》咏宋恕

洪邦泰

### 一 咏宋平子

见面翻嫌识面迟，交融水乳两心知。与谈国事同流涕，旅舍孤灯坐对时。

### 二 和刘厚庄寄怀原韵

廿年前忆住瓯城，曾见忧时宋子京（指宋平子）。去后难忘知己感，多情今又见先生。

### 三 读《惜砚楼丛刊》有怀寄林子甄

平子之学自有真，生当末季惜其人。寓楼一见如旧识，连宵过我纵谈频。《中原人荒议》最奇（《人荒议》，平子旧作），今日人荒君不知。君已往矣我独在，开卷如见君须眉！

## 《论近代诗家绝句》咏宋恕<sup>①</sup>

章士钊

章吴风义树当时，放眼支那说项斯。（太炎与北山先生均有诗张之。“支那有一士，韬迹居越东”，为外舅诗起句。）举世谁为柳州学（君于古文辞独推柳州），我从儒雅益多师。

### [注]

①录自吴保初《北山楼集》（黄山书社1990年版）附录三。

温州市图书馆

## 附录二：《宋征君哀挽录》<sup>①</sup>挽诗挽联选

### 挽诗选(七家)

金 晦

昨夜文星陨，今朝噩耗来。燕齐留骏骨，瓠骆失奇才。憎命天何酷，伤时志可哀。故人一掬泪，曾否到泉台？

唐 敲墀

高吟肺腑走风雷，藻鉴坐穷宇宙才。此去直空冀北马，盖棺论定职安归？

十年忝附葭莩末，一载光承咳唾多。杯酒未干惊斗落，西阶中辍鲁人歌！

唐 闾、林祝黄

生平不解汀莎谄，公死无端涕泪抛。为国为民为师友，一歌并答暴鳃嘲。

池 虬

白雪阳春宋玉悲，江潭摇落惜芳菲。洛阳贾谊真才子，江左罗横<sup>②</sup>老布衣。著述成家甘寂寞，文章憎命一歔歔。何堪大雅销沈日，又见文星坠少微！

## 陈 诗

梅福曾偕隐(君外舅孙藁田学士以言事罢官,偕隐居讲学积年),襄阳有旧庐。微纓元晏疚,孤抱仲长书。避缴师鸣雁,清斋乐饭蔬。高踪顿寥绝,世难剩长歔。

## 俞明震

泯泯莫如归死乐,眼中人事日喧阗。深谈直到沧桑尽,阅世宁知孔墨哀。孤处论交真悱惻,千秋相望总(一作“在”)尘埃。床头剩有遗编在,地老天荒着此才。

## 朱祖谋

江头客里常相见,绪语千场并一哀。别后山川苦寥阔,望中人物讶摧颓。谢敷生死皆名士,虞荔文章信异才。闻说传经犹有女,襄阳遗著日低回。

## 挽联选(二十九家)

### 王岳崧

读人间未见书,此才当作千秋想;  
为天下无双士,其人惜以诸生终。

### 王景羲

天厄奇才,辛苦一生惟著述;  
誉倾上相,交游两海识姓名。



## 孙延铤、孙延畛、孙延钊

忧愤以论世，穷愁乃著书，遗训侍家园，玉海前尘，重负牙琴  
悲猿鹤；

与七子分镞，致三公倒屣，文章报知己，饮冰断墨，应和新泪  
泣麒麟。

### 孙诒棫

追从十一年，最怀岱北海东，晨夕共论唯物学；  
倡和二三作，愧列卢前王后，感伤竟碎伯牙琴。

### 叶 琮

读上李傅相一书，经济文章，体用兼赅，不似哲理空谈，实学  
无愧永嘉派；

奉行景皇帝遗诏，国会议员，次第举办，具见救时卓识，隆名  
忽陨少微星。

### 王魁廷

智逾管、商而违于时，仁及铎翟而隐其行，慨东方病夫丧一  
良医，岂惟贱子痛深山木；

希腊鸿哲逊其妙明，竺乾论师眇其物验，为震旦文化放大异  
彩，以俟百世必有馨香。

### 池 虬

布衣具经世志，当道莫容，怀抱本空群，冀北孙阳迟一顾；  
诗人以不遇终，此才可惜，幽冥休赍憾，江东罗隐自千秋。

徐定超

善人云亡，二仲<sup>③</sup>后又弱一个；  
撰述不朽，四灵下能有几人？

陈 侠

汗吐下一法莫施，千金愧无灵，非良医讵有良药；  
亚欧美诸洲称最，六斋谁继起？何斯疾遽丧斯人。

钱熊坝

海国悼风麟，八代起衰文有泪；  
横阳采兰蕙，十年迟暮感成秋。

程 筠

区中谁识《潜夫论》？  
海外空传《太傅书》<sup>④</sup>。

贵 林

《卑议》已千秋，先觉先知，当令政治、教育、文学诸家一齐  
俯首；

交情逾廿载，亦师亦友，纵使孔墨、佛老、耶稣并世同此  
服膺。

曹文升

学宗秦汉以前，著作等身，赋惯楚些成谶语；  
名与郊祁为伍，交游通国，归怜瓠脱葬奇躯。

## 董煜

邵子文工骈体歌诗，流传卷帙逾数万言，高名已足冠当代；  
(子文名持正，水心门人，工诗骈体。平阳学统始于陈贵一兄弟，  
徐忠文、宏文更扩而大之，邵子文、王道甫、陈潜室诸公均一时之  
卓者，永嘉学派故世推平阳为盛。南宋以降，史文玠、徐兴祖师  
弟崛起于胡元之际，学统尤赖以不坠。自明迄今，阒寂数百载。)

王道甫著《王朝政纪》，屈抑幕宾越二十载，此才不遇罪公  
卿！（道甫名自中，为某丞相之幕宾，著书甚富，学者称厚轩先  
生。平子宋先生精颜李之学，兼嗜歌诗，与南宋诸乡老遥遥相  
接，惜年未中寿，赍志以歿。后顾茫茫，更无来者，上下古今，为  
之慨然！）

## 洪炳文

六秩介眉，时忝两世知交，蒙震川翁赠序；  
双城闻讣，日诵《九歌》哀语，为鹿溪子招魂。

## 孙诒泽

邓、黄妙识，韩、柳高文，九域待观汾上策。  
卢、李旧情，陆、王新感，卅年最忆燕南游。

同客津门，倦游先返，忆曩时促膝而谈，料事论事宛如昨；  
横览当世，知己几人？怅此日赍志以歿，眇言元识更谁传？

## 胡调元

柳下孰知贤，娇女编书妻作诮；  
李生今不见，世人欲杀我怜才。

## 唐黻墀

议论通两家政学之邮，不激不随，大似姚江竹浦派；（近来学说纷歧，偏于学者多激，偏于政者多随。君独能于理想、事实沟通，惜未见诸施行。）

梦想在落月屋梁之际，是真是幻，依然人日草堂来。（元月七日，不佞家治春茗，平子在座，纵谈时事，更阑始别。次日病大渐，哀哉！）

## 陈 怀

参西希利尼、东身毒国诸儒学说，洋洋著书，成数十巨帙莫能自休，古今有几？

是汉王仲任、宋邓牧心一流人物，郁郁终老，无尺寸设施以至于死，昊天不仁！

## 马叙伦

黄顾得嗣音，《卑议》早传，尚有著书惊满篋；  
龙蛇成岁讖，大师顿逝，应教风雨泣名山！

## 项廷骥、尤于岸

从佛国转轮来，慧业夙成，默契马鸣、龙树诸论师，参悟因明，自是目无馀子；

生永嘉先哲后，异才崛起，摆脱止斋、水心旧学派，别开途径，所恨世少知音！

## 林钦明

君少负磊落不羁才，故其所作歌词，洞达物理，能开我乡风气之先，天假以年，定多著述；

今亦有孝廉方正科，忍令屈抑幕宾，往返淄川，未抒平日蕴蓄而死，士伤不遇，罪在公卿。

### 郭凤鸣

匡居论议，辟易千人，谁匹斯才？殆惟陈同甫；  
海内文家，又弱一个，我哭先生，益思孙征君！

### 吴承志

翁、张既黜，新政迭兴，谈经济士并管要枢，君独遗世游行，  
岂曰非命；

华、鲍<sup>⑤</sup>先亡，古文垂绝，求著作才当于成学，天更夺我讲  
侣，何以为怀！

### 孙宝璋

得仲任、阳明之传，穷愁著书，更向世界恒沙独挥清泪；  
以习斋、铸万相勉，风尘讲学，他日天涯海角难遇先生。

### 吴保初

志节是段干木、申屠蟠一流，抱道笃幽栖，微君谁表山林逸？  
学术与仲长统、皇甫谧媲迹，忧时成往事，剩我神伤烛跋时。  
(庚子、辛丑之际，余羁沪读。君每过余纵谈时事，恒至夜深乃  
归。余每闻君言，辄意气沮丧者累日。)

### 陈 明

二十年文字定交，识我最早，爱我独深，覩面更何缘，叹息并  
时知己少；

一千里琴书作客，问疾未来，吊丧未与，抚衷殊抱歉，感怀往  
事负恩多。

## 妻孙季穆

三十载壮志蹉跎，岂料尘缘今忽了；  
数万言旧著依然，伤心魂气杳何之？

宋 昭

家国衰颓，时垂子美伤时泪；  
风尘憔悴，未就黎洲思旧篇。

### [注]

①据宣统二年冬浙瓯瑞安务本局石印本，封面有“庚戌冬月，宋征君哀挽录，乐成金丹书”题署，首录陈黻宸《宋平子哀辟》，孙诒棫《宋平子挽诗》，以下挽诗，挽联，殿以宋佩璠《哀启》，温州博物馆藏。

②罗隐，本名横。

③二仲指黄仲弢、孙仲容。

④指宋恕《上李中堂书》。

⑤翁指翁同龢，张指张之万，华指平阳人华文漪，鲍指平阳人鲍台。

## 附录三：宋恕亲友函札(一百二十五家)

[编者按]宋恕收藏函札甚富，生前以旧报纸为地，粘贴师友函札，装订多册，现为温州博物馆藏品。此次整理，除二王(王稼、王润)一件，宋寿勳七件，宋静存一件，张在新(张登岱(东山)和诗二首，蒋志乾一件，日人野口戈两件，宫岛彦一件，文仲一件，天柱一件、坚一件、勤一件，繁青一件、锡琛一件、佚名一件，因不同原因未收录外，共入编一百二十五人。其已在他处发表者，仅录题目，加注说明，各人情况，《宋恕集》已有简注，请参阅。

### 一 丁惠康 一件

《庚子孟夏将发黄浦，录别诸同志七律二首》已见《宋恕集·送丁叔雅南行》附录。

### 二 上海国学保存会 一件

已见《宋恕集·丁未日记》注文。

### 三 马叙伦 一件

已见《宋恕集·己酉日记》注文。

## 四 山根虎臣 一件

燕生先生左右：

弟拟于本礼拜六启行归国，腊尾访学堂告别。会执事搬居不值，殊为怅怅！访求馆人，贵寓有人操吴音者以不知答，不能重趋。今托君遂奉寄拙作呈正，祈赐赓和，且为弟别撰一《送序》，庶足壮行色并夸乡间，至嘱至嘱！

弟拟于今年阳五月入蜀，至迟四月下旬重抵此间，重逢握手不远矣！如欲寄手札，至虹口邮局贴有三分邮票，约一礼拜内当到达，万不误。时下春寒犹甚，伏祈为道千万自玉，临别不胜依依之至！

虎臣顿首<sup>①</sup>

附诗：拟攀泰华跻终南，纛挺奥秘纵穷探。足迹九州唯印一，天涯元日已逢三。返车枉学穷途哭，破浪休嗤夙志惭。怅然依舷重回首，十万连峰碧于兰。

将归国，留别沪上友人。虎臣未是。

[注]

①山根虎臣，日人，字立庵，《宋恕集》有《赠山根立庵诗》。

## 五 王万怀 一件

燕生老兄先生有道：

薄游沪上，获交执事，崇仰弥深。向承出视鸿篇，益复钦迟！属以俗务匆促，辄携大著以归。迨归复薄病牵缠，未遑肃答。

□□循诵数四，孤标伟量，广学甄微，盖兼儒法两家，而又沈思孤往、独衷一理者也。怀窃叹近今人材，略有才识，率鲜学问；



粗涉学问，又乏性情；具是三者，乃于足下见之！

我浙学派，创自梨洲，汉诂宋理，经济词章，合为一家，可穷可达，可古可今，可儒可吏，可俗可雅。自姚江风沫，别子代兴，大宗未桃，足下岂有意乎？

回逆犯顺，俄人实使之，各省教案时复煽动，西顾之忧方炽，内溃之势已萌。俄若乘机下手，欧西各国讵复甘心？委骨于地，一犬既得，群犬环争，时事至斯，何堪设想！

怀拟明春重游申浦，越水吴云，相隔千里，延企为劳。旅雁若东，有以复我！专此布臆，祇请道安

小弟王万怀再拜

重九后三日率泐于见古人斋，时漏三下<sup>①</sup>

如赐教：请由局寄绍兴府城水澄桥奎照楼书坊转交谢港王某。

[注]

①该书作于光绪二十一年，《宋恕集》卷六有《唁王万怀》。

## 六 王同伯 二件

### (一)

……读元卷，其命意涉笔迥不犹人（中一段尤场屋中所无，而此题中所应有也）。当此肤廓墨卷千手一律之时，得此自可醒人耳目，得售定可预贺。来使匆匆，当细诵一过再闻。即颂元祺不一

弟同顿首

(二)

元作细读一过，非貌为高深者，亦非好为艰深者，朗然于心，了然于口，以近年风气揣之，苟有知识，不患不荐，不患不售也。

……即请

燕生仁兄大人元安

弟同顿首

不能出门，稍霁再当走候。

七 王岳崧 一件

平子仁兄世大人阁下：

昨奉手毕，并示稟稿<sup>①</sup>，敬悉孙太仆师墓被盗。弟闻耗后即趋谒邑侯，告以乡贤名宦坟冢竟被盗掘，关系甚巨，亟宜悬赏购线比差家緝，邑侯已面议认真緝犯。不料至今寂然，令人愤愤！

尊意联合三郡具稟，洵为正当办法。弟深表同情，请将贱名附列为祷！

尊稿朴茂渊懿，蹊径从二刘来，而于太仆师道德、政治，尤能切实敷陈，自足以动上游之听也。佩服佩服！专此肃复，恭叩岁安

弟王岳崧顿首

[注]

①见《宋恕集》卷五《盗发孙太仆墓公恳浙抚宪从严办理稟》。

## 八 王咏霓 八件

### (一)

一昨趋晤，畅谈时事，具征卓识过人，不徇流俗，佩服无似！

云门兄处代致尊意。顷附去一笺，不拘何日，以早晨枉访，当得接谈也。此布，顺候大安不既！

燕生仁兄大人阁下

弟制咏霓顿首<sup>①</sup>

### (二)

武昌府首鸿发客栈 宋老爷

许久未晤，渴想实深。明日准巳刻，薄治杯茗，敬祈台驾惠临敝寓，藉此畅谈，勿却为荷！此请

燕生仁兄大人台安

弟王咏霓顿首

(庚寅)七月二十日

### (三)

昨日畅谈名理，并诵大作，佩服无似。《上制府书》<sup>②</sup>挑灯细读，尚有一二可商者，如中述自况有“米珠薪桂”等语，似可不必；献诗恐落俗套，且阁下来已数月，篇中语气亦应改换。谨璧台端，乞于第五叶以下改写，并换一封面（书可露中，不必缄封），转交敝寓，得间即为代呈也。

尊论学术尚有疑待质，暇日容趋求教。不尽欲言，率此，顺候元履

燕生仁兄有道

弟王咏霓顿首<sup>③</sup>

(四)

两次承顾快谈，佩服无似！顷见邸抄，知李公子简日本使臣，拟为阁下作荐，附去电报底文，祈察核！弟人微言轻，以令岳与合肥有通家谊，未识能成与否？如以为可行，希即由尊处转交电局为荷（在粮道街）！此泐，顺候  
燕生仁兄大人台安

弟咏霓顿首  
八月十三日

(五)

今日为中秋佳节，略具小酌，敬祈元驾于申初刻惠临敝寓一叙，并有要谈，勿却为荷！手此，顺贺秋祺不具  
燕生仁兄大人阁下

弟咏霓顿首  
八月十五日

(六)

前日奉邀，甚愧简慢！猥承雅什，良殚美衿。大作《黄鹤楼》诗<sup>④</sup>，奇气横溢，槌碎昔人矣！

昨得合肥回电，知事不谐。无邑尚未得复，容续闻，此候  
燕生仁兄大人秋安

弟霓顿首  
八月十八日

(七)

燕生仁兄大人阁下：

鄂中晤聚，快慰积思。别后相思，时萦方寸。比想潭居多

福，撰祉曼安，以忻以頌！

弟星服告终，倦游知返，已于去月返里。明年正月尚拟为长安之行，然后出洋。晤言逾远，翘企奚如！

前见《申报》，知竹使奏调多人。续得竹使来缄，因悉阁下名列咨调（曾电询鄂督署，复言离鄂已久）。今日忽接竹使信札，催请轺车早临沪上，俾得偕行，特未识台驾因何羈迟，尚未赴沪？故特专足送府，伏祈即附轮船前往勿迟为盼！

附上许公《札文》一道，至祈察收。此缄送到时，恐阁下已行，属先造令岳家询投，并以附闻。手此，顺颂  
辖安不既

弟咏霓顿首

（辛卯）十一月二十四日

（八）

信及附诗

信见《宋恕集·丁酉日记摘要》注文，诗见《宋恕集》卷七《致王六潭书》注文。

〔注〕

①据《宋恕集·庚寅日记摘要》：“（七月）初七日，子常送一信来，”即此函。（王咏霓字子裳，或作子常。）

②见《宋恕集》卷六《上张香帅书》。

③《宋恕集·庚寅日记摘要》：“（七月）二十三日，子常来，索文，与数首阅。”可见此函写于七月二十四日。

④见《宋恕集》卷九《黄鹤楼》诗。

## 九 王谨微 一件

东瓯宋君燕生将行矣，心实恋恋不舍矣。我辈天意相逢，各

东甌三先生集补编

人抱负非常。弟生遇不幸，早失怙恃，又遭兵燹，无力攻书。去秋西湖笔谈，虽有志欲说，艰于文理，不能以笔代言。当时能文之辈，鲜不目弟为鄙野矣！

幸遇雨苍先生，方能得识仁兄。又幸天意留杭，得与久居畅谈，各倾其志，不图仁兄之道高深，莫能企及，弟不禁竟如颜子之喟叹矣！仁兄大有本领，博古通今，学贯中外，不贵虚文而重实学，不嫌弟之鄙野，竟能忘尽势利下交与弟志同道合，尽知我之志向所在，并蒙过情夸赞，契我之志，伸我之长，规我之短，道我所不能道，茅塞顿开，获益非浅，何乐如之！何幸如之！

窃思从古至今，名人贤杰，其志向、议论全合者寥寥，不过于泥古，即过于趋今，皆有偏见固执之病而不自知也。而仁兄其志向、议论竟能全合于我，真是古今未有之奇人。除仁兄之外，全能尽知我者，莫能得也。然我辈大公之道<sup>①</sup>虽然皆同，而现行之小节不能合于俗情者皆所不免，理宜互相规勉，各归时宜，从权为要。与其背论，不知面陈之为宜。必期进于言无口过，行无怨恶，方能达于大公之用也。不然，虽负有大公之志，恐其不合时宜，行多窒碍。难免物议招尤。仁兄言行各事，于世俗大为不合。凡我辈同志之人有不知仁兄大道所在，尚有言兄之性行有些异怪不合，又况世俗之人乎！非谓仁兄之道真有异怪，无奈世俗之人少见多怪，不能窥测大道，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请兄将大道潜藏胸中，用之则行于世，不用则紧藏勿见，切不可被俗人笑论异怪，猜疑不敢用也。然大道虽高妙异常，若为小小言行窒碍，不得行之于世，反置大道无用，岂不深可惜哉！弟不自度，敢为仁兄略言之。

天下之义理无穷，一人之学问有限。一人之智勇虽大，终不能当天下人之智勇。惟能用天下人之智勇始谓之大智大勇也。欲用天下人之智勇，必先大其度量，譬如天地无所不包，大海无所不容焉。如国朝李相国度量之大，故能久居大位，享其福祿。

是宜效其度量。凡与人无论贵贱，遇有触犯失察之处，必须付之不校。语云：“宽则得众”，愿仁兄宏其度量者其一。

今仁兄以布衣之士获于公卿大夫友，请屈志以事之，非为谄也。所屈者小，所伸者必大。如得伸其志，可为万民造福矣，大何如之！读《乡篇》：孔子“与上大夫言，诩诩如也”<sup>②</sup>，大圣人且如斯，愿仁兄勿露锋芒者其二。

“俭朴”二字，古人所重，然不可过，如累日不浴身，不浣衣，不整容，未免垢气熏蒸。且饥饱不计，寒暖不慎，殊失养身之道。九、十月衣单衣，三、四月踏棉鞋，如常穿破鞋破袜于街市行走，颇惹旁人论笑。昔晏子一狐裘三十年不易，为《史记》所讥，愿仁兄务近乎人情者其三。

书法字样，或楷书，或行书，均宜从时，无须杂以古体，令见者以为异。凡与人论议，可与言则与言，不必以雄辩真道理。恐令闻者不惟见屈难堪，实足以滋人疑谤，讨人怨恨。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愿仁兄无炫异矜奇者其四。

辞受取与之际必合乎中道。仁兄节介廉明，细行必谨，虽一粥一饭之食，决不肯轻受人。仁兄于此太为分明。在兄自处以为安，在他人则有所难堪也。昔舜受尧之天下所不辞也，如兄大道自任，常怀救世之心，虽有禅受天下之富贵，诚然所当，不以为泰也。愿仁兄于交际往来无过矜持廉操者其五。

上言五条，切愿变而通之，所为欲仁兄将大道必得行之于世，天下人民皆得被其泽也。直陈五事，因仁兄虚衷若谷，故不觉其言之过也。承爱之厚，故不禁其言之过也。鄙意仁兄此行必然获知于张香帅，如鸿毛之遇顺，如龙得风云，则以伸其大公之志，为将来达诸大公之用也。弟不胜引领翘企，恃爱妄渎，诸祈鉴宥，主臣之至！

光绪庚寅清和月同客武林<sup>③</sup>，小弟王高燾顿首上言

[注]

①参《宋恕集》卷四《大公说赠王谨微》。

②语见《论语》卷五《乡党》。

③《宋恕集·庚寅日记摘要》：四月二十八日“(离杭)如上海”。可见此函写于四月下旬。

## 十 王修植 二件

### (一)

燕生仁兄大人阁下：

尊《议》拜读数四，言皆可行，惟惩罪、官博、特征<sup>①</sup>诸议似须再酌。童生就试仍用《四书》文，亦非正本之道。鄙意如此，乞大雅自裁夺之！

谨拟《书后》一篇，染翰偶歌，便成激楚，亦不自知其言之庞也。

手此，即问近状何似

弟修植顿首

(甲午十月)二十日

附：《书〈六字课斋卑议〉后》<sup>②</sup>

### (二)

燕生执事：

析津欢晤，开益良多。别后怀思，若弥岁月。志三、介石、屏侯三君子之来也<sup>③</sup>，弟适卧病，不获延与抗谈，互证所见，良用惋惜。

志三携其大著数种见赠，彼其见解，诚非近来貌称经济家所及，但较之执事《卑议》，则本末终始，精粗广狭之间其必有辨矣。

和议之成，当有所闻。刻下朝野上下，无论知不知，余以为



时局之不可复挽。鄙意则以为割地、赔费，纵再加原议数倍，尚非剥肤之灾，而局中人材消耗至于此极，则诚为致命之伤。安得公等数十人，扬于王庭，涣其大号，凡彼聒聒，咸与发蒙，即在贪痴，亦与棒喝，庶几为东亚四百兆黄种于危急存亡之秋夺回气化，畅其生机乎！

弟于学堂中，作诺而外，别无一谈。寓斋常课，亦复杂乱不名一家。蜉蝣之况，不足为同志告也。专此作答，顺问近状如何

弟王修植顿首启上

(乙未)三月二十日

[注]

①指宋恕《六字课斋卑议(初稿)》《变通篇·惩罪、官博》二章及《督抚章》中特征议。

②见《宋恕集》卷一《六字课斋卑议》附录。

③参《宋恕集》卷六《致王浣生书》(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五日)。

十一 王鸿图 一件

燕生/伯陶先生大人执事：

丁亥春，闻蕞师再主钟山讲席<sup>①</sup>，汲汲焉独以诱拔人才为职。士无贤愚，俱荷收之门下，而喻以大道。鸿图自维卑贱，学识鄙陋，不敢执弟子礼而请谒者，惧卤莽也。友人唐君雨苍，负奇气，潜心宋儒学，昔在金陵，意气孚洽，深资教益。现寓海上，得交两先生，以德行相切劘。接其来函，屡道执事，上思古人，下慨当世，毅然以斯道为己任，学无不该，心日益虚，厚交游，重意气，伟然有大丈夫之风。夫不安于小成，然后可以成大器。不役乎时趋，然后可以友古人。负一才，挟一艺，怡怡然自足，诒诒然

自得，竖子之雄，非豪杰之士也。豪杰之士，身在吠亩，惕然有朝廷之忧，岿然具胞与之量，穷无所损，达无所加，非薄乎当世之事，而好恶异于人所志者远。故常若未至，内有自乐，在外者不能汨之。鸿图伏处里巷，思得如古豪杰之士而师之而未之见，何幸今于执事闻之！

自异端纷起，风俗人心江河日下，非大贤豪杰不能振起之，苟无其力，虽有志何益耶！执事日侍藁师，扶翼正教，将见一郡之内皆慕而趋于正，他邦之人转相取法，斯道之盛可翘足待矣。

鸿图学不笃专，不得已劳精敝神，习应试文字。习之未工，辱荷奖励，惭感交萦！海天迢递，未能躬谒左右，敬聆教诲，而此心则殊深向往。谨奉上便面二柄，字迹恶劣，不足博大雅一粲，惟藉以表景仰微忱，当不以冒昧见晒也！肃函敬请道安！伏惟惠鉴

教小弟制王鸿图顿首上

[注]

①藁师指孙锵鸣，伯陶指锵鸣长子诒钧，孙于光绪四年正月任南京钟山书院山长，次年三月离任，光绪十三年再主钟山讲席。

## 十二 孔昭曾<sup>①</sup> 一件

平翁仁兄大人阁下：

久违雅教，渴念殊深。日前接奉手札，敬悉福躬早占勿药<sup>②</sup>，但尚未复原，想不日即当渐臻安善，预祝预祝！

阁下女公子，文明女士，学问精深，夙所钦佩。今读女公子贵著《女学会章程》<sup>③</sup>，尤为佩服。贱内虽出自名门，然不过粗识文字，浅陋已极，为大雅作笑耳，承属探访女中文人，俟有所闻，即当报命，专复，祇请

痊安！诸希谅鉴不庄

愚弟昭曾顿首

[注]

①孔昭曾，光绪十七年举人，后授内阁中书，侍读，分省补用知府，三十一年任曲阜官立四氏师范学堂监督。

②宋恕于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中风，经日本医师治疗，逐渐好转。

③女公子指宋昭，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一定印《女学会启》，续在《简报》登女学会启事，十三以后向山东学务处官员女眷散发《会启》。

### 十三 孔祥霖<sup>①</sup> 一件

薛氏书，祈阅其大凡，拟批发还可也。渠后人尚视同异宝，在此坐候领取。

专此，即请  
平子仁兄大人刻安

弟祥霖顿首

[注]

①时任山东学务处总理，生平详见孔德懋主编《孔子家族全书》（四）《家族精英》，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

### 十四 卞宗抃 一件

昨接惠书并文牒各种，仰见大君子盛情高谊，冠绝千秋，铭感下忱，迥非笔舌能达。谓古今人不相及，正坐所见闻不广耳。

欠处<sup>①</sup>之款，急灼万分，正苦无术点金以结此案。得台端慨有此举，风义绝伦，想上游万无不允之理。一纸贤于十万师，殆

此之谓。

来示饬敝处再上一禀，鄙见似可无庸。盖画蛇已成，卮酒已可立饮，无烦画足为也。且敝处千言万语，不抵尊处一言，亦无妨竟自缄默，坐享其成。惟有伏枕叩头而已。

尊恙闻有进步，大是可喜！吉人天佑，理自不诬。独贱躯总不大瘳，不知穷老病夫有何佳境，而二小竖乃恋栈若此？陈檄、杜诗，果何所觅而得之耶？

伏枕涂鸦，词达而已。肃请  
平公知己仁兄大人金安

弟宗扑顿首

公牍二件附璧

[注]

①指山东学务处。

## 十五 叶尔恺 一件

昨承枉存，尚稽裁答为歉！

今日舍弟自杭到申，不得不在寓稍候，附呈一章，伏惟郢正！

此上

燕生先生

弟尔恺顿首

武林叶尔恺柏皋氏呈稿

青萍奇气泛麋衡，逆旅深谈见性情。太息龙章陈晦夜，耻将  
鼉断饰升平。冰霜一卷天韬解，宗旨三乘佛智生。世界正同苍  
狗幻，抔沙聚散感斯行。

燕生先生以诗见赠<sup>①</sup>，敬步原韵，即乞是正。

[注]

①见《宋恕集》卷九《赠叶伯高》(一八九五年八月六日)。

## 十六 龙泽厚 二件

(一)

月之十九日为家慈寿日，聊具春酒，乞移玉一叙！此订  
宋老爷燕生

龙泽厚顿首

(二)

前日畅领大教，佩极快极。兹送呈日本《小学毛笔图画帖》  
十二册，乞查收。

尊著《卑议》即希赐下数本<sup>①</sup>，拟寄桂中诸子也。此颂  
燕生先生晨安

弟龙泽厚顿首

宋老爷 仁智里十二弄第九家

[注]

①《宋恕集·丁酉日记摘要》：十二月，“《卑议》印成”。可见此函写于  
此后不久。

## 十七 孙衣言 一件

前见《水心集·读文选杜诗绝句》第二首有“增上慢”三字，  
颇疑有误，后读《莲华经》，乃知其用佛书。顷检寻《法华经》不  
得，知在贤倩处，烦为一查！约略记得是《莲华经》偈语，或《金刚  
经》亦未可知。此三字应作何解，如检得，着试以意解之示知

可也。

宋姑老爷

逊学叟

## 十八 孙诒让 二件

已见张宪文辑《孙诒让遗文辑存》卷二《答宋燕生书二通》，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 十九 孙诒泽 一件

燕生仁姊丈大人左右：

日者接读环云，敬悉执事已受皖南寿州藏书楼讲席之聘，我乡缙绅大夫及少年之子弟，闻信之下莫不大失所望矣。

弟当诸人会议公举时，已决定我兄之必不来瑞，非谓执事计较于戈戈之间也。盖以敝邑顽固者多，野蛮之言在所不免，高明之洞察，必早已见到此地步也。

今章程初定，拟提拨宾兴五成以充学堂常年经费之不足。穷蟹之论议竟满塞街衢，甚有不堪入耳者。家容兄与同事诸君坚持前说，不为物议所摇夺。否则，经费无从出、学堂办不成矣。

西文教习已订定上海颜铭卿先生，系颜永斋之子，领有圣约翰各处书院文凭，中文亦颇通畅。中文教习则聘定杨子龄、蔡逸仲、池仲鳞三位，惟池仲鳞舆论尚未甚洽。王子祥本亦议及引荐，为同邑人所鄙薄，遂置诸不论不议之列。

顷晤林左髓，谈及求是书院之事，深叹执事之知几如神。敝邑有志之士，有欲赴肄业者，闻之皆裹足不敢前，恐前案后翻，冤遭无辜，用是改约东游。舍四弟与曙儿亦慨然有同东之思想，然其志虽大，此血气之盛耳，未敢令其前行，我兄以为何如？

彼邦《公学章程》如有藏本，幸乞赐览！现坊间有《日本游学指南》一书，其所列章程是否确实？务使示知。天寒，诸惟为道珍摄！

即颂

年祺！不尽百一

弟制震顿首

## 二〇 孙诒钧 一件

端阳佳节，梅雨不休，午窗倦坐，沈闷更甚，因念半园小主人，我燕生姊丈。

握晤以来，倏忽两月，爰拂笺濡笔，驰问起居，一以破长日之寂寞，一以讯故人之安否？窃弟随侍家大人寓沪龙门书院，一切均叨福庇。前月祁生兄来，得诵大著二首，欣悉福躬安泰，慰甚慰甚！移居之事果否如何？四姊归宁，不获握谈为歉！

中法和议刻已定局，尚不至受亏太甚。但未悉衮衮诸公鉴前车之失，如何图励，如何补救耳？

院中诸友不乏老师宿儒，而留心经济，晓畅中外事务者，唯本地李君钟钰<sup>①</sup>、姚君文楠二人，此外宝山邵君曾鉴年仅逾二十，时文古今体诗俱臻纯熟，亦非易才。馀尚不失为文学词章之士，内以江苏人为最多，浙江次之，安徽又次之。惟限于额数，得缺难于补廩十倍，故祁生兄来此，亦白赔伙食也。伯龙兄现尚留院中，日内当可进广方言馆。看渠神甚旺，学必有成。将来为自处开西学风气之先，所关非浅。舍弟仲闾亦有志从学西人，家大人令伯龙先去尝试，如果易于入门，亦姑令渠同往。

家兄仲容购到《古逸丛书》一部计六十本，约费番佛二十尊，内有数卷系唐、宋旧抄卷子，如《玉篇》等卷与中国本全不相符。其字划之古雅，纸张之洁白，刷印之精工，洵奇珍也。现弟处亦

购来一部矣。院内颇有林木池沼之胜，闰期在途，望同太亲翁早日莅沪，弟当扫榻以俟。申江风景亦大不如前，想民穷财尽，普天同之。

鳞鸿有便，还期时惠教言，俾开茅塞，实为万幸！馀容续陈，肃此，敬请  
台安

弟孙诒钧拜上

(乙酉)端午日

四姊均此候候，甥女均吉，  
太亲翁大人尊前叱名叩安，不另作禀。

[注]

①即李平书，见李《致宋燕生书》。

## 二一 孙诒绩 二件

(一)

燕生姊丈大人礼右：

损辱惠书，渥蒙颁赐多珍，登受滋愧。弟束装待发，极欲与诸故旧连裙接襪，以旬日之盘桓，弥数年之契阔。扫室布席以待阁下，浹辰于兹矣。乃空谷足音，复然不降，燕山万里，后会何时？黯黯销魂，想两地同此形况也。

阁下家庭之事，言之疚心。然自古树立名义之士，圭窦抱身，隘巷窘足，迹其遭际之厄，多有倍于庸俗万万者。方之阁下近日，庶乎近之。伏愿遵晦养时，达观顺变，坚苦卓绝，求夫有用之学。横逆之来，大度置之。倘或实逼处此，朝夕不宁，则惟有远避其锋，以儒自处。弟携家远适，家慈善病，艰于就养，素畏岑寂，剧羨得一佳邻，藉资伴助。敝庐西舍，阒无人居，阁下如不嫌



湫隘，当移出一半，伫候光临。顷与家严商议，皆以为是。伏祈早日定夺！否则，家姊体气荏弱，长此怏怏，忧心郁结，一旦虑成心疾，仰屋歔歔，终身之忧也。唐突无择，惟高明亮察！

弟人都尚无仆人，旧仆缪郎肯相随否？乞即飭价速来，面与订定。或令其明早来瑞一行亦可。倚装布复，恭颂礼安，并申谢忱

内弟诒绩顿首

初五<sup>①</sup>

四姊金安！甥女想健饭如常。

(二)

燕生姊丈大人：

两辱况毕，藉悉作客申江，起居佳胜，甚麻甚麻！家君高年，得贤者襄校课卷<sup>②</sup>，藉资休暇，何幸如之！

阁下学养纯粹，器识宏通，兹者复周历名山大川，交游贤士大夫，造诣所极，未可测量。时事日非，天灾孔棘，处江湖忧廊庙，必有高策储为廷献者，能邮示一二乎？

中韜<sup>③</sup>英声茂实，彼都人士交相推许。定敷规模近狭，然其敏学，终不可及。班侯黽勉趋公，簿书鞅掌，意气之豪，亦复如旧。之三子者，皆绩所师事，亦复俱无点佳士之目。志趣投合，则不待言也。承问附闻。

天寒手战，拥炉呵冻，匆匆作答，不遑缕陈。南鸿若北，时惠德音！恭颂礼安

内弟诒绩顿首十月晦夜

[注]

①孙诒绩《仲彤日记》：丁亥二月初五，“作书与燕生”，即此书。

②指宋恕襄校上海龙门书院课卷。

③中韬指黄绍箕，定敷指杨晨，班侯指徐定超。

## 二二 孙诒棫 三件

### (一)

平子足下左右：

久未得书，甚念！

前晤薛君云初，惊悉贵体违和，胆战股栗，长者暨穆姊<sup>①</sup>闻信，殊深焦念。百方劝慰，莫可奈何，吴山瓠水，相思莫见，忧心如捣，望眼欲穿。

二十六日轮到，五云一朵，天际飞来，三复临风，骇喜交并，长者暨穆姊欣喜莫名。贵翰香达士，人间世所罕睹，但以未克覲面，用慰渴望，洵属恨事。

春寒，祈珍重摄卫，平安回里，不胜翘企之至！草草布达，  
敬颂  
痊安

制任白

### (二)

平子姊丈大人左右：

《新民丛报》已阅过两号，余尚未寓目，渴望无似！近来风气大开，译籍日精，我党生今日之世界，岂非极乐之大幸福乎！然不可不发现其新脑力、新眼力，以注集于东西新思想、新政治、新学问之书，而熔铸涅伏中以俟有为。但弟谫陋乏识，未敢臧否新理，幸足下勿吝教！

敝邑士气大振，甲乎我郡，《新民丛报》亦买至四十馀份，曷非奇事乎！游学日多，成效既著，洵可羨也！

弟自去年发愿游学日本，至于今日无一日不神往。渺渺扶桑，我心依依，阻力膨胀，抵力棉微，洵人生一大恨大愤事也。

我郡中学堂现已拟办<sup>②</sup>，海天万里，望风依依，相见云迹，其乐曷极！

草此，即请  
侠安

任白

(三)

平子知者左右：

岁时不宿，循虚骏驰，人生希七十者，仆已二十有六矣。能事不成，文史岂足自慕，然生此无望之世，舍是安施？此仆所以日夜注神，誓成第二之愿也。

去年十二月奉诵惠毕，承假扶桑重游费墨银二百圆，得遂夙志，感谢何既！仆自东归后，隐学荒江，希神迂、浩，摭访秘逸，将成三史；一曰《浙史》，胪举浙才，宜大遗小，绝异承祚之《益都耆旧传》；一曰《夏史》，搜择域中古今有关种族、政治、学术、风化者，于今章氏《通史》、陈氏《独史》外别树一帜；一曰《痛史》，辨择宋、明遗民知保种者。徒以立言无讳，未敢出示荒世，留待哲人研究支那古学者之用耳。其序例、目次，异日录正。然家贫书鲜，未纵广览，中辍屡矣，后此半绪，惧益隳斩。今幸承假学资，俾寝食于海外诸图书馆，吸取石渠天禄之秘髓，以竟绉绎之功，未尝非足下之厚贶也。

回忆初游之费，庶伯母、嫡母及容兄成之，不幸宏愿无成，虚费其金，而买一厌世达观之价值耳。然仆一生能事，母兄既成其行愿，而著愿则又以足下成之，是皆个人之私恩也。但产薄人众，初游假费迄今尚未偿了，庶伯母一百圆曾允缓还，容兄一百圆纵未阳促，而其家交催不一，嫡母之五十圆，长嫂亦屡促矣。

仆素未尝妄意取与，岂知道穷心灰，嗒然隐迹，妄庸互谴，虽未酷暑，而中心已觉不堪其累矣，尊假之费既不取子钱，又不限还母之年，受此以见海外奇书，何乐如之！然前途倾险，久假未还，辜负盛意，则罪不可追矣！窃愿缓受尊假之费，俟初游假费次第偿清，当再奉书告假也。近来阴察世务，恒多疑畏，而初游之时志愿奇伟，希望无穷，以为不向他假，必愆佳期，故愿掷此区区，而望购牛洪(?)之大价值，此前后受资所以一速一缓者也。敢质足下以为何如？

今刘、邓诸君创设国学保存会于沪，<sup>①</sup>访刊秘佚之籍，厥功至巨。仆夙蓄斯志，徒以泉神既阻，知者又荒，未克遂愿耳。前托贵仆送《亭林佚诗》于杭，请穆姊过沪飭送于国粹学报馆。此为亭林佚诗计，广传万不可忽。倘未送去，仍请加封，由齐转寄，决不可错过。足下宜珍重坚嘱为禱！

海外光复党近出一《民报》<sup>④</sup>，杂志体也，其中论议渐合论理，足下已见未？

草此上述，即候  
起居

遗拜言

一月十六日午后二时，昭青岛来书，又杭两书，已收览矣。穆姐及昭甥均此，家中长幼皆安好。

### [注]

①穆姊指孙季穆，长者指季穆母，贵翰香指贵林，辛丑季冬宋患温病，寓贵家调养。

②指光绪二十八年七月温州知府王琛邀士绅会商，将中山书院改办温州府学堂。

③指刘师培、邓实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

④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于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日本东京

创刊。

## 二三 孙延畛 二件

### (一)

燕生姑丈大人足下：

海上别后，燕去鸿征，沧桑岁月，感愤同深。恭维侨居安善，董饷绥厘，诸如臆祝！

侄时运不齐，都试值变，旁皇南下，潦倒穷途。聿至沪上，承惠行资，安抵故里，家人团聚，不胜衔感！但时局日下，上国沦胥，两宫西狩，同属转覆，能不杞忧？幸有合肥一老，补救于后，稍免被发左衽之悲。想执事高跼申滨，诸多闻见，乞示一二以为警惕！

比缘王师子祥明经，博学精算，困居牖下。年来虽悬铎舍塾，修脯未厌家计，拟欲命侄代谋一处，苦无其方。稔闻执事文名久藉，英彦多倾，委质如云，植才若鲫。矧与王师故交倾心，颇深关戚，敢乞于当轴名公处代荐一席！如无幕府，或学堂、家塾、书院，事无不宜，而馆谷多寡，胜常是望<sup>①</sup>，倘承惠爱推毂，早畀嘉音，以便春作行计也。时当颠沛，本不逮言，但人事牵率，勉作夤求，彼此多属戚好，诸维曲亮为慰！

秋风发冽，勉饭珍惜！临颖匆率，书不尽言。肃此敬请，并希道安不既

内侄名恕丹

尊款已缴存中閤妹丈处，亮已缄达知悉矣。畛又及。

### (二)

平子姑丈大人足下：

别过多年，弥深驰慕。辰维道祺戩谷为颂！

侄株守闲曹，绝无淑状，未知长者何以教诲之！

顷缘鲁抚孙慕韩中丞<sup>②</sup>电致渠弟仲琦兄，转属侄致意长者，速赴济南开办志局，渴望已深，勿延为要！文伯兄已去矣。此请  
霁鉴不宣

内侄孙延畛顿首

[注]

①《宋恕集·壬寅日记》：四月十八日，“荐王子祥于星垣，星垣云：定海或欲延”。

②孙宝琦于宣统元年五月十一日，以顺天府尹署山东巡抚，至十月十一日实授。

## 二四 孙宝琦 二件

(一)

今日本欲乘新丰船，束装待发。乃以舱位未定，不果行，已改明日乘礼顺矣。行色匆匆，兼以酬应，不克奉诣，诘朝再当趋聆教言。奉上《新疆识略》一部，乞察存备览。附缴洋蚨二角，并乞检收。此请

燕生尊兄学长著祺

嘱致王太史函<sup>①</sup>遵收带津送投

弟名正叩十一日

(二)

燕生先生尊兄惠鉴：

睽隔音尘，时劳梦毂，敬维道履康胜为颂！

琦于役津门，愧无建树。昨创议设育才馆，已奉大府批准。

鄙意不专重洋文，注在养其器识，俾成有用之材。惟非得明师教导，难期实效。素仰德辉，敢申敦请。伏盼尊贤莅止，俾得乐育英才，诸生之幸，亦鄙人之幸。除将馆中条议及一切细情由舍弟面陈，专此肃布，鹤候贲临，不尽驰仰。敬颂  
台祺，惟照不备

宝琦顿首

(乙未)六月初六日

[注]

①见《宋恕集》卷六《致王浣生书》(闰五月初八)。

## 二五 孙宝瑄 十八件

(一)

十三日下午，拟屈驾临敝寓一谈，并无他事，重申前约，敬乞勿却为盼。此上  
燕生先生大人撰席

孙宝瑄<sup>①</sup>顿首

十一日

宋老爷虹口仁智里十二弄第九家

(二)

邵静涵父子住址何处？请见示为荷！廿七午刻，务乞早临  
万年春是祷！此上  
燕生吾兄大人

弟瑄顿首

送仁智里宋老爷

(三)

燕生先生足下：

午间专诣，不遇为怅！

顷家兄来电云：“介翁肯来否？如嫌脩薄，可稍加。望酌定，电复。”弟已拟复电云：“介翁已托燕兄函询，脩毋庸加。”弟适奉访，即斟酌此事，度足下必以为然。惟祈费神切实致函敦请陈介石先生，务乞其俯就，不胜欣幸！

至不能作官语<sup>②</sup>一节，弟发电不及言，函中已详言之。津中实无品学兼优之师，如介翁者最为难得。虽言语小碍，笔谈亦无妨，且可练习文理，岂不更妙！然为期孔迫，务望从速作函，早得复音，则尤感也！

专此敬上，即请  
著安

弟瑄顿首  
初十日

(四)

次申<sup>①</sup>在寓拱候，伏请驾临一谈！手上，请燕公刻安

弟孙宝瑄顿首  
即刻

宋老爷仁智里

(五)

《生日自述，并赠燕生先生》，已见《宋恕集》附录《忘山庐日记》录宋恕言行。



(六)

燕生先生足下：

别后忽又逾月，渴想之私，曷其有既！顷得陈仲恕<sup>④</sup>来书，求是书院总教习冯梦香因病辞馆，院正陈仲恕力荐先生任此一席，已与各□学议妥。足下素以开牖后学为己任，必不肯辞。务希即日驾临，我杭之幸也。

专此奉达，即请

著安

彦复处女学生已入学堂读书矣。仲恕函附呈。

弟孙宝瑄顿首

二十八日

(七)

燕公鉴：

得复函，敬悉！

杭州求是书院盼公之来有如望岁，即希从速命驾，不胜祷幸！关聘存介石处不寄也。此请

著安

弟瑄顿首

二十八日

(八)

前得复函，诵悉。求是待公来有如望岁，伏希从速命驾赴杭为要！专复，即上，并请

燕生先生著安

孙宝瑄(名片)顿首

(九)

闻公到，狂喜！午后一二点钟，请在客舍稍待，当趋谈也。  
此复

燕生先生

孙宝瑄顿首

十二日

(十)

燕公先生足下：

得手书，敬悉一是。求是一节，弟已函复仲恕兄，度足下曾鉴及矣。天下事莫非缘定，非人力所能强也。弟为学别无心得，惟于小学中获数种义：

一 君从尹口，有官天下之意。

一 推十合一为士，或作推一合十。推一合十有公举意。（此说得诸两年前，曾为先生道过。）

一 背私为公，弟以为大谬。背私非公，分私乃为公。八，分也。分一人之私于天下人，使人人各保其私，此之谓公，有自由平等意。韩非法家之学忠于一姓，故谓背私为公，盖欲使天下人皆不敢自遂其私，而以一人一家之私为天下之公，如梨洲所言者也。小学家误承其议，失古人造字之本意矣。

弟读书甚少，不知前人曾发过否？在弟则为心得也。质之先生以为何如？

吕新吾《呻吟语》，弟亦未见过，稍暇，当展阅一通。

仲恕兄人极好，请（公之来求是，非勉斋之意，系仲恕独断，忝愿勉斋，故有今日，公不可不知。）先生勿与为难，和平接物，儒者分内事也。专此，复请

著安不宣

小弟瑄顿首

二十一日

(十一)

今日天虽阴，无大雨。即雨，湖上赏雨亦佳。兹以肩舆奉  
迓，即希驾临敝寓，然后同至湖滨清谈何如？此上  
燕生先生

弟瑄顿首

初四日

(十二)

日记二册<sup>⑥</sup>拜读一过，精理名言甚多，佩甚佩甚！许君《读  
〔论十一〕》尤为精辟。弟今日匆匆回海上，明春再晤谈。此上  
燕生先生

弟瑄顿首

初六日

(十三)

燕生先生足下：

闻公决意辞求是，在公以为快事，而弟殊代为忧。所忧非  
他，忧足下生计之窘迫耳！

经甫<sup>⑥</sup>有函属转寄，兹附上。馀不多谈，此上，即颂  
道安

弟瑄顿首

廿九日

(十四)

燕生先生足下：

弟前函致介翁，述及为先生推荐寿州一席。昨得复书，知足下甚以为然。惟近未奉尊函，故犹未知照前途，务希从速见示为要！

求志监院邱君今日特来访弟。据云：去年秋冬课卷尚有积压尊处未出案者<sup>⑦</sup>。考生频来催逼。邱君为诸生所迫，势出无奈，只得情恳足下速为批阅，并嘱弟代达其不得已之苦衷。闻邱君拟专人来杭，用特附陈数语，想足下鉴察其情，必能俯如所愿，不至以唐突为罪也。专此布请  
著安，不尽所言

弟孙宝瑄顿首

十五日

(十五)

寿州关书寄上，先生明春何日就道？前途嘱代询明日期（以早为妙，务希示复！），以便临时遣人迎接也。专此布上，即请  
燕生先生著安

孙宝瑄顿首

廿一日

(十六)

公病，我心如捣！

劝君病中速持佛名号，即“那谟阿弥陀佛”六字，能昼夜默念，勿杂他念，念念不断，病可愈也。寿州事尚留以待君之愈。

此复，即请

燕生先生大人痊安

弟孙宝瑄顿首

(十七)

平阳先生足下：

别二年，渴仰之忱，无时去怀，敬想起居安吉为慰。

弟今夏六月三日出都，到上海两三日即回杭。在杭住至十日，料理私事，颇费心机，直至上月底始返京。

阅悉先生二次手书，诵悉一是。兄所需学费，弟谊无所辞。惟如何寄法，尚待斟酌。又事隔二旬馀。不知足下又移居否？伏望先生得弟书后，即赐复一函，以便弟设法寄款也。

弟比年浮沈京曹，学殖荒落。惟心得之理不减于前。所学东文，近以不大温习，不免日退。而都中又不易觅师。以视先生之进境猛锐，益远愧矣。

家兄于五六月间条陈时政，请改官制及重议事之臣（原有“及振作一切”五字，后删），此外条目甚多，颇干忌讳。幸夔相<sup>①</sup>保全，未蒙谴责，亦是幸事。

炎氏嘉许张献忠而攻孔子<sup>②</sup>，是其疯病复发，亦殊可悯。然而余杭学校因之不敢创设，恐青年子弟皆流入炎氏一派也。锢塞风气之罪大矣。

馀俟续陈，此复。即颂  
暑祉

弟孙宝瑄顿首

九月初一日

(十八)

丙午四月四日《致燕翁书》已见《宋恕集》附录，《忘山庐日记》录宋恕言行，现补录函末附诗于下：

## 述 志 三首

束发诵篇籍，俯仰横古今。天地一庐幕，山水为园林。园林日夕佳，万物何幽深。寒泉流不息，浮云来无心。

木石可与居，鹿豕可与游。飘飘尘网中，块独难为俦。杖策下幽岵，鸣琴楼中丘。邈焉四海阔，知音不可求。

明月照罗帟，凉风卷高树。闺人莫捣衣，客子行中路。路长怨遥夜，霜雪自凄苦。男儿万里志，何为守蓬户？

## 感 时 一首

荒山无人迹，万物焦以枯。偶然雷雨至，草木皆荣敷。乱叶蔽幽磴，丛条塞峻途。匪无兰与蕙，其如萧艾俱。匪无桃与李，其奈荆棘芜。麋鹿藏深穴，狐兔伏路隅。隐士避不往，游士肯见趋。何当辟山莱，一洗氛浊区。斩秽留嘉禾，开径通樵苏。豁然天地朗，山水亦清腴。

### [注]

①《宋恕集·乙未日记摘要》：五月十一日孙宝琦偕其弟宝瑄来访，“十四日始识仲琦”。

②《宋恕集》卷六《致孙仲琦书》附《荐陈介石字》：“不能说官话”。

③《宋恕集·丁酉日记摘要》：二月初九“次申来，始识面”。

④原函“陈仲恕”三字后涂黑，不知何故。

⑤据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第422页载：“求是书院学生二人来访：一许姓，一沈姓，皆出色特班生。各手日记一册示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许指许寿裳，沈指沈祖绵。

⑥指张焕纶。

⑦《宋恕集》卷八《致孙季穆书》（一九〇一年七月十三日）：“上海晤邱广文，知求志一席，已被他人夺去。”

⑧夔相指军机大臣王文韶。

⑨炎氏指章太炎。

## 二六 孙锵鸣 六件

已见《孙锵鸣集》卷十八《家书》。

## 二七 汤寿潜 六件

### (一)

燕公有道：

沪坝茗话<sup>①</sup>，拓此隘襟。迨晤南轩，遂理归棹，波路壮阔，时忆之子，敬想抱体渊冲，为道日益！

弟频岁饥驱，宁家日少。霸儿蓬头，幼疏占毕。甫逾舞勺，复婴小极。先后三祀，赖渠自知葆摄，气体居然复元。日月不居，学殖荒落。唯学问虽无潜抵，而其托志禀性颇简弃凡俗，诚莫解景升之嘲，或可免曹邱之辱。榷整行装，寒家不易，略稽数日，叩谒崇阶，勿弃弩钝，望视犹子！经老<sup>②</sup>言初到时不能不循例一试，试于何日时？试以何种题？左右曰：以全仗我公。莫逾所报，骧首昆仑，终古在目，如是而已！

胶州之耗已否救定？乡居寡闻，时盼开示。冬深厉寒，为时为道，千万自卫！

寿潜顿首

### (二)

燕生仁兄史席：

献岁发春，有怀之子敬想渊冲毓粹，不言而芬，甚善甚善！

年前豚儿自沪归，备述足下关注勤拳，逾越恒等。濒行叩别未晤，重劳台从枉送。渠无士廉之器局，乃辱崔薛之忘年，感荷

之私，殆无既极。

师范学堂开课在即，顾小儿学殖本浅，不足备师范之选。且体素清羸，去冬一抵堂中，便婴小极。家君不欲令其远出，沪地之行已作罢议。诚恐此阙久悬，有负经老盛意，附致一函，并求便中飭送。弟拟下月初过沪，尔时攀谒轩帷，再申谢悃。

司农仰屋，亟似燃眉。连年奔走，所撰《理财百策》，近始写定。中国地大物博，诚如刘忠州言：如见地上泉流，颇为时局惜此才耳。海上春寒，为道千万自卫！

潜再拜

经夫先生处复函，恐尊处飭送不便，改由局寄矣。

弟又顿首

(三)

燕生仁兄先生：

沪坝一别，积想载途，唯餐胜饮和，甚善甚善！

弟自理归棹，尘俗坌至。所幸二老婆婆，清强无恙，粗慰注存。

检附袁刻《齐民要术》、《李卫公兵法》、《太公兵法》逸文共六册，聊答雅贶，慷他人之慨，殊自笑也。

仲巽同年前及南皮云云，不知得自何所？便晤为一询翔实。鸿飞冥冥，弋人犹纂。果有是举，弟可豫作退兵之计。缙言云舍，其无意再为冯妇，谅执事已相信有素矣。

鳞便示我周行，无任延迟！海上新闻并及之。春事已深，顺时葆卫！

弟潜谨白

(四)

《汤寿潜复函》，见《宋恕集》第 619 页。



(五)

《寿潜复函》，见《宋恕集》第 620 页。

(六)

燕公侍史：

久不见，世上沧桑，不知几变，彼此须眉亦非畴昔矣！

前元晦先生去，属问近好。昨陈君来，奉教，略慰饥渴。劳怨四年<sup>①</sup>，臣精已亡，粗幸沪轨已通<sup>②</sup>，营业日起，浙尚可为也。力矫窟穴于路之恶习，枵腹为之，亦不致一无寸就。中央不扶植焉，不路不已，潜其何负于人，浙更何负于人哉！

闻小极已愈<sup>③</sup>，杖而能行，病加于小愈，念之不置，听伉俪葆卫！

愚弟潜顿首

[注]

①《宋恕集·乙未日记摘要》：十一月二十四日，“始识陈杏孙、汤蛰仙于仲琦席上”。

②指梅溪书院创办人张焕纶。

③商办全浙铁路公司于一九〇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成立，汤任总理，至一九〇八年已四年。

④沪杭铁路江墅段于一九〇七年八月通车，以清泰门为车站。

⑤宋恕于一九〇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风。

二八 朱 鹏 二件

(一)

平子道长大人侍右：

日前孟聪兄交到大著，奉读再三，如获拱璧，欣喜无量，比维万福！

鹏少时读先生《卑议》一书，已熟而慕焉，恨未得一见，戊戌以后，从诸君子后，迭次拜谒，亲聆绪论，于是喜可知矣。归后穷思冥索，有味乎其言，坐卧颠倒者累日。去春偕中君作滇南之游，途中唱和之诗不知作何语，窃不自量，附付梨枣。以鹏之才识疏陋，于诗学渊源未尝梦见，明知非得附骥之力不足以自存，故忘其丑陋，或可如褚少孙藉灵于马迁，裴松之依光于陈寿也。然腾笑渊雅，使人不足于此诗者，未始非鹏玷其中贻之咎也。

鹏家无锥立，门可罗张，寒微贱士，得书不易。四部七略，未知名目。间有所读，半借他人。故一知半解，中无所主。私心窃度：以为学问一道，无论为儒为墨，为老庄申韩之术，必有一定趋向为经，而以他家之学为纬，始克有成。若泛泛乎如不系之舟，虽竭其心力读破万卷，无当也。近世学子以新学为口头禅，目不睹唐宋以前之书，更何有统一宗旨之可言！颜之推谓晋代儿郎幼习胡语，学为奴隶，中原沦陷，甚可痛也。鹏自束发受书，至今颇能留心学问。近年来好为人师，买舌度活，其所学譬犹沿门托钵之僧，打包来往，何有善果，只自伤自愧而已。

先生博古通今，而哲理之学更为空前绝后，名满天下，天下之人莫不瞻仰丰采。比来养望里庐，鹏敢有所请，愿先生出其学以聚徒讲道，于永嘉乾淳诸老之外别开一派，则鹏当亦追随杖履，敬拜下风也。

近日我甌斯文寥落甚矣！蛰庐、籀廛、鲜庵诸大师相继逝世，介师奔走他乡，劬劳学务，年未六十，发已颁白。读“天宝遗民见渐稀”之句，益增惶恐耳。

先生维持道统，当不以鹏言为谬也。附乞《卑议》一份，未知尚有存本否？如蒙见赐，受惠多多矣！肃此奉达，敬叩道安不一

晚鹏顿首  
(己酉)闰二月初十日

(二)

燕生仁兄大人阁下：

承示大著<sup>①</sup>，雄深朴茂，直逼东京，椽笔鸿文，有光志乘，敬佩敬佩！

名儒先哲，手泽所留，爱树思人，犹当护惜，矧乃生未赐谥，死遭暴骨，邦人君子必有凄怆伤怀者，岂诗礼发冢，儒独任其过欤！将毋樵采之禁不严，长吏实尸其责耶？

阁下此举，谊问昭宣，鄙人于太仆亦忝弟子之列，联名具稟，义无可辞。肃泐复请(下缺)

[注]

①指《盗发孙太仆墓公恳浙抚宪从严办理稟》，见《宋恕集》卷五。

二九 吕朝周 三件

(一)

《荆川》五册收到。

大制粗读一过，好学深思，具有只眼，佩甚。《祁孙集》留在南中，俟取奉阅。复请  
燕生仁兄大人著安

弟耀斗<sup>①</sup>顿首

(二)

捧读大作，如虹之气，近日定庵、默深诸老差可颉颃。不佞薄劣，不足言诗。或质博雅君子如琴西先生<sup>②</sup>为之评定。

(三)

破空横行，不阡不陌，独往独来，至其骨力之雄毅，意致之飘逸，心胸之静深，别是流溢于楮墨之外。此非世俗所知，世俗未必好，以款识曲听真者鉴别。

吕耀斗僭识

[注]

①《宋恕集》卷六《致黄叔颂书》(一八九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提及天津水师学堂“堂长吕公耀斗”。

②孙衣言(琴西)和吕朝周为道光三十年同科进士。

三〇 吕渭英 一件

平子先生大人有道：

一别二十年矣，想望音尘，时殷回溯。何期高贤猥辱垂教，发函申纸，欢若平生。

承示盗发孙太仆墓圻，聆之怵心，保护维持，后死之责，分应署名公牒，严请缉追，以妥乡先达幽灵于地下也。

春间得闲，尚当躬候起居，一倾积愆。华标在望，谅或不我遐弃耶！肃复，敬请道安，并贺年禧不具

小弟吕渭英顿首

三一 宋寿涵 二件

(一)

大哥大人左右：

日昨趋候起居，得聆清诲，拨云雾而见青天，一夕话胜十年书矣，欣幸无极！弟以庸愚之质，误蒙青眼，策驽骀以骐骥，望榑栌以豫章，明训至矣尽矣，而弟常忽之；殷期厚矣重矣，而弟屡负之。方深抱疚，未能自新。乃又蒙惠颁鸿文<sup>①</sup>，不以门外汉见斥。弟捧读之下，感与惭并，切思我兄内抱南阳之经济，外负东山之雅望，韞椟藏玉，盖有年矣，虽刘贲对策，往年暂接屈于主司，而李白为文，一朝即见赏于贺监。士为知己者用，脱颖而出，乘风破浪，斯之谓矣。方今圣主亲政，绍中兴之大业，任官用人，首重洋务，豫卜我兄三年执政，治行上闻，帝心简在，特达之知，不次之擢，虽千秋一月九迁，慈明十旬远至，不能专美于前矣！切谓毅庙中兴有似唐之肃、代，曾文正犹郭令公也，今上则犹德宗也。汾阳作古，外无干城之臣，卢杞平章，内有腹心之疾。朱泚既僭号于前，怀光将不臣于后，斯时不有陆宣公才大心细，运筹帷幄，上格君心，下消反侧，则唐社屋矣！今我兄之通达治体，有猷有守，他日为国柱石，不负所学，亦犹敬舆矣，此弟之私言也。

诗文虽属馀事，然笔墨之佳，弟无能名焉。至诸公手札杂俎，则有张经甫立志远大，蒿目时艰，唐雨苍称先则古，江湖廊庙。续《经世文编》者<sup>②</sup>穷年兀兀，抱质怀文，黄叔镛书记翩翩，飞声腾实。此外亦皆彬彬君子，触目琳琅，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梦寐之间，如或见之。若其词义典雅，古趣盎然，则必以曲园叟为最，不愧鲁国一儒，信乎能文者之必须通经学古也。曹子建云：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以弟后生末学，妄谈前辈，鼠璞燕烛，不足当大雅一粲也。

玉体近想调理复元，敢请为国为道自爱，酬应似宜略谢，闭目养神，切病之第一义也。续假<sup>③</sup>之说，外间有何回音？台驺上道，有定期否？弟日内本拟趋承提命，嗣思属溷左右，无补高深，平原好客，自是本性，其如才非毛遂何。是以未敢。容俟旬日后

趋聆训诲。奉上《万国史记》一部，聊资星轺载笔之用，祈收入。黄虞初笔墨祈惠一二纸，不啻与此公面谈矣。狂言无绪，尚冀恕其愚瞽而教之，幸甚幸甚！即请

著安

大嫂前代请安并候侄女均吉

甄别卷昨始领来，内课无名，附闻。

弟寿涵顿首

(二)

奉谕约述△<sup>④</sup>自丁亥以来罪状，昨仿徐敬业《讨武后檄》，用心叔名，拟讨△檄一首<sup>⑤</sup>，录稿呈政！

虽句语摹仿，而气脉不贯，且其中尚有不尽之处，望斧削饬缜，呈诸亲友阅看，未知可否？五弟年幼，与△交涉事情尚少，然如四月十四之事（见檄文注），则亦不合矣。

闻之母亲，写信用暗号，谨遵命。<sup>⑥</sup>

[注]

①《力说示春如弟》，见《宋恕集》卷四。

②指葛士浚所编《皇朝经世文续编》，一百二十卷，光绪十四年上海图书集成局铅印本。

③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王咏霓专差送来出使四国钦差大臣许景澄委充随员公文，因病续假。

④此为暗号，代寿涵恶兄宋存法。

⑤《郑渭宾宣布顽表侄罪恶告诸亲友檄》，见《宋恕集》附录。

⑥此信三纸，檄文八纸，共十一纸，信下撕毁不明。

## 三二 宋伯鲁 二件

### (一)

昨谈甚快，拙稿<sup>①</sup>呈上，望赐斧削，勿存客气，为禱为感！晴当访话也。

燕生宗兄大人有道

弟鲁顿首

七日

### (二)

廿三日准两句钟奉邀文驾至四马路万家春番菜馆一叙，坐无杂宾，万祈惠临勿却，至以为幸！此订，即颂燕生宗兄大人著祺

弟鲁顿首再拜

#### [注]

①指诗稿，宋恕读后为赋《题芝栋〈海棠山馆诗钞〉》，见《宋恕集》卷九。

## 三三 吴保初 四件

### (一)

一昨聆教为快，拙作既过承奖掖<sup>①</sup>，复宠以佳什<sup>②</sup>，益增惭慙。下走不学，何幸得不见弃于先生！先生爱我，不以为不可教，宜愧厉之使进于道，而乃为是虚誉，长其骄而助其怠，毋乃非责善之道乎？

《竹添日记》及诗<sup>③</sup>检出呈览。

枚公<sup>④</sup>之才真数百年不一遭，亦何幸生并世，得歆其警欬而与之论天下事哉！其所著《蓟汉阁文集》仍拟假录一通，俾遂私淑，想勿我靳也！

暇更诣谈，此颂  
燕生先生道安

小弟保初顿首  
初四日

枚、巽二公并候

(二)

性哉诗稿已交仲宣兄带还。弟今日有《答山根见怀》之作，另纸录呈海正。此上  
燕生/枚叔先生左右

保初顿首

附：酬山根立庵见怀之作（已刊于黄山书社《北山楼集》页五七）。

(三)

平子先生有道：

不佞客燕数载，未尝不极人生之痛苦。不过公当日所逢人称说之吴某犹在人间，比泉下枯骸多此一息而已。坐此音问不嗣，知公固不以我为怪也。

昨接子言书，始悉我公因病辞馆，为之怅然不怡者累日。顷晤府主，道及公事云：它人岂知我公，且公未尝无北来之意。府主为之首肯者再。我公悦即挈眷来津，弟必为之设法以安大贤，固不患其无人乎子思之侧也。

匆此，敬颂  
道安不尽



回信请寄天津河北宙纬路仁寿里五号

小弟保初力疾顿首<sup>①</sup>

(四)

答平子登历山见怀之作<sup>②</sup>

侧闻今历下，开府揽豪英。被褐而怀玉，无人识宋衡。燕歌未云乐，鲁酒若为醒。一夕秋风里，相思白发生。

录尘

燕生先生教正

吴瘦上稿

[注]

①指《北山楼诗初集跋》，见《宋恕集》卷五。

②指《题吴君遂比部北山楼集》，见《宋恕集》卷九。

③宋恕读后有《题棧云峡雨日记等》、《棧云峡雨诗草跋》，分见《宋恕集》卷九和卷五。

④枚公指章太炎。

⑤宋恕《寄怀吴君遂》五律见《宋恕集》卷九，吴氏答诗为《北山楼集》所缺载。

三四 吴承志 一件

燕生茂才足下：

得书，知令弟有游省之意。文体已成，仪度未娴，此其效也。若非是，不如就近从师之为愈矣。

敝处院章近亦颓废已极，山长俱客居于外，偶一诣席，不过与当道相往还而已。岂复有接引诸生论文讲艺之雅哉！膏火须随课升降，平日一无所给。院舍敷文、崇文为大，紫阳较隘，而隶

城内，则又便矣。

顺承

侍祉

弟承志顿首

### 三五 李焯 一件

来示诵悉。

弟日前与同人蒋兄往编译局检点各件<sup>①</sup>，除已收外，前有住局王公借用什器数事，是以未便即时收回。至书籍两种缺如，当无关紧要，即呈明学宪，似不至责令赔偿。我兄无庸耿耿于衷。所望贵体善自珍卫！

大贤足迹所至，山川生色。执事之嘉赏敝乡，有眷恋之情，犹之东人于执事时存攀留之思也。

馀容面谈，复请  
平子大兄大人道安

弟焯顿首

廿八日

[注]

①《宋恕集·丁未日记》：十一月二十五日“致李乐泉信一件，订其来局收器书”。

### 三六 李炳光 一件

平子先生大人阁下：

俗务纷扰，有疏问候，抱歉奚似！

来札并稟稿诵悉。先哲墓遭盗发，遵命附名稟办。现在愿

同列稟已有数人，特将名衔开呈公鉴。倘日内有人见及此稟亦欲附递者，其名衔自当续奉以纾勤注。

专此肃复，祇颂

台安

弟制炳光顿首

十九早

附：名衔一纸

### 三七 李豫同 四件

#### (一)

平子先生执事：

不晤日久，时切羸饥。屡欲趋教，辄闻精神尚未康复，不耐酬应，为之欲行又止者屡矣。辰维吉占勿药，餐卫咸宜为慰！

昨由朱燮臣兄交到《济上鸿泥》一册，谓周莅之观察自沪带来，乃张楚宝观察求公赐和章者。想先生病起无聊，大可藉吟咏为消遣计，遣价奉上，即祈察存为幸！

又同前在京师购得蓬心太守为莱阳姜君艺圃所绘《琴鹤归舟图》<sup>①</sup>，题咏皆乾隆初名人。惜同浅见寡闻，仅知其中大名鼎鼎如归愚、梦楼、茶山、东山、西庄、拙修、古农、顾（诒禄）、张（书勋）、张（若淮）、彭（启丰）诸公，至沙（维桐）、张（冈）、沈（大成）、汪圻尹（嘉铨），不过略知梗概，其余竟在五柳先生之列。先生博闻强记，度于诸公生平必尝涉猎及之。特将此卷附呈，千祈挥示一二，不胜拜祷！尤愿玉体复元，许我晋谒，畅叙积愆，更为盼切！祇请

颐安，不尽欲言。

小弟豫同顿首

初七日

(二)

女公子昨日光临，蓬荜生辉。同适来局，不克叨教，歉歉。

《名人书札》检呈赏鉴，少迟当付石印，以公同好。自入同篋笥中，匆匆未曾装池，愧甚。祇请平子先生大人著安

豫同拜上  
十九(日)

宋大老爷

(三)

平翁先生大人执事：

多日未得趋教，怅怅！

送上楚宝观察《济南八咏》一册，求赐和章，刻下已否吟成？前途昨来询问，并祈先生将原唱一册先行检出赐下，因周莅之观察拟再倩人属和也。专此，祇请吟安

弟同顿首  
廿八

(四)

平翁先生大人侍史：

顷奉手教，读悉。

中、西两署皆不收禀，确是奇事。可知先生不当辞差，到处皆有繁维之者。此特其一端耳。弟于照例之禀见今已六日，目的尚不得达，更不知投文之复。千祈翻然改其方针为禱！

祇颂

道安！馀容面谈。

弟同拜复

十二日

[注]

①参《宋恕集》卷九《题琴鹤归舟图卷》(一九〇八年四月七日)。

### 三八 李钟珏 一件

燕生仁兄先生文几：

径启者：日前在师<sup>①</sup>前见《曾文正公全集》，弟欲借《百家文钞》一种阅看，敢求代为禀借，掷交来介，阅后当即奉檄。专此  
顺颂

著安

教小弟李钟珏顿首上

龙门精舍宋老爷

[注]

①指上海龙门书院山长孙锵鸣。

### 三九 汪康年 一件

燕生仁兄大人知己：

顷奉手毕，敬诵一是。蒙惠佳章<sup>①</sup>，何爱我之深而奖我之过耶！不敢当不敢当！

弟于学问颇病泛览，然于西方之书则未尝经目，甚不足塞尊意。日来料简行装，极为疲惫，故是春正一访后，未及走谈。

舍亲夏穗卿表兄，其人冷僻而不好结识人，渠住亢巷口八旗巡局内，居屋亦甚僻曲，似可不必往答也。文函当即询投不误。

《宋恕集》补编

匆匆俶应，不及访候，此请  
著安

弟康年顿首

[注]

①参《宋恕集》卷六《致汪毅伯书》、卷九《寄汪毅伯》七律（一八九五年十月八日）。

#### 四〇 杨文会 一件

台驾枉顾，失迓为歉！顷来奉候，不获晤谈。今晚如得暇，可至敝寓畅谈。明日泛舟赴宁矣。此颂  
燕生仁兄大人刻安

弟杨文会顿首

初八

#### 四一 杨晨 二件

(一)

元徵仁弟友婿左右：

浹纪睽违，倾想邛切。前岁音问，谅达惠聪。此次谒假归省，道出东瓯，极思造访梦园，畅聆佛论。亲命迫促，不获如怀。燕鸕差池，徒劳慨想。乃辱手笺来教，开我蓬心，敬佩敬佩！

小兄窥究陈编，未及究研洋学。将居言路，蒿目时艰，私谓今日事势，必须改弦更张。而成例所拘，人才不振，非无卓识，未见施行。贾生、唐衢，痛泣何及。顷读祁兄大著，利弊洞然，集益广思，良用钦感！耶稣著籍，从未博观，前询知者，谓其精处多明心见性之谈，近于释氏。而粤邹特夫、陈兰浦、黄公度诸家言出

《墨子》，考之经篇，颇谓不谬。其于孔孟，未知何如？足下云云，必有深见。至谓“为西国救时，行中华则悖”，诚笃论也。足下覃精名理，贯彻古今，欲别白汉、宋，成一家言，通驿置邮，甚负盛意。乃复参合儒、释，蹈姚江之馀，是宜更致思耳。

蒙昧之言，伏冀垂诲！鳞羽有便，时惠好音，无任翘切之至！  
敬叩

撰安百福！

姻伯尊前请安，合府均吉！

姻小兄杨晨顿首

廿日<sup>①</sup>

海军已行，铁路议开一道，恐未有益，高见如何？于庄《六书论》向曾览及，转注从曾文正，假借乃自为说，改许书《序》“令长”为“今长”，凡反文、倒文皆谓假借，说多武断，识者不取。

(二)

燕生姻仁棣大人左右：

前奉惠函，精思卓识，倾佩翼如！辰维撰祺绥畅，履祉胜常为颂。

启者，兄遭鼓盆之戚，今遣人将柩送回，一切川资均包与福兴信局，订至宁波矣。

外舅曾否同伯叔诸弟赴杭应试？前因家君在杭考验，欲请外舅致意中丞，恳调近台学缺，缘俸满例可调补。而焘去家远，必近可以照料舍间，故于六月廿四有书奉求，未知能否如愿？祈为代询示悉为望。附去仲彤家信，并乞呈交。匆匆兹不多及，

敬颂

著安

小兄期晨顿首

七月十一日<sup>②</sup>

外舅大人及伯叔诸弟妹均吉

[注]

①信笺有“戊子春日章安杨氏模”仿古字饰。

②同上。

## 四二 张士珩 七件录二

(一)

研孙/伯陶姻仁兄大人侍者：

前接教甚快。又获读研公《感怀》诸什<sup>①</sup>，词丽格高，方驾扬、刘，钦服无已。

附去《金陵诗征序跋启》二册，太仆师一分已函读世伯<sup>②</sup>；其曲园先生处，意在恭求署检，兼及序言，则两得更感。曲园所索《本草纲目》，明日当赶印一部送上。此请

均安

世伯大人近想健饭如常，以名问安为叩

姻愚弟张士珩顿首

(二)

平子仁兄姻大人执事：

去冬一通鱼雁，杨弁来，奉手教，维动定万福，起居健适为念！

一笺之细而纤悉不遗，克勤小物，于此可见。贤梁、孟游开元寺，有见和拙作<sup>③</sup>，读之神旺，可谓疥石引玉矣！《历下杂事诗》及《游览诗》<sup>④</sup>，极愿得读。去岁介友人乞题《济上鸿泥》，已蒙布诺，撰记馀闲，或一践之耶？尊恙痰湿为患，宜讲卫生。药饵喜服何品性？初拟略致沪上土产，少助摄卫，恐未达不尝，兹



寄上番蚨百翼，聊佐医调，幸不拂之！

此间人多于鲋，而来者于于，辄呼负而去。杨弁病骨支离，形容黄槁，接询数四，心实怜之。重以鼎吕，勉为筹措。诚如来书，啖饭而已。工部云“但使残年饱吃饭”，可为渠咏。陈子雅曾闻齿及，心企其人。诗卷清拔，诵弥神往，暇当物色，一挹清芬。《冶山居士之居铭》及《碑阴记》抄呈。公能以诗张之，他日亦可为济游增一杂事也。《竹居录存》并以附呈。敬颂  
兴居

士珩顿首  
四月初八日

[注]

①指宋恕丁亥客金陵所作《杂感》、《孝陵》、《雨花台》等诗，见《宋恕集》卷九。

②世伯指孙锵鸣，太仆指孙衣言。

③见《宋恕集》卷九《偕内子孙季穆游开元寺步张竹居丈留题原韵同赋》（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④见《宋恕集》卷九《历下杂事诗》、《谒舜祠》、《游药山》等诗。

### 四三 张通典 一件

连日未能相见，甚渴想。

西狩先生<sup>①</sup>曾否到申？兹有过沪友人急欲见彼一面。如已来，乞示住址。

前有致弟一函留公处，乞掷还。敬上  
燕生道兄座右

弟电拜上

附注：用“张通典名片”。

宋老爷升

[注]

①指章太炎，一八九九年九月同钱恂从日本回国，偕夏曾佑赴杭。

## 四四 张问梅 二件

(一)

燕生仁兄有道史席：

前数日奉读手翰，并以日课<sup>①</sup>垂示，仰见锐志向学，卓荦为杰，钦佩奚似！课程以心身为先，文艺为后，自是我儒洞贯本末之学，异日有成，不徒以词藻见长矣。用赋一诗，书扇奉赠，以申微意，不知有当否也。

乡闹揭晓在即，倾耳好音，不日即驰贺矣！

霖雨积日，稍稽裁答，歉歉！肃此，即请元安

弟梅顿首

(戊子)九月初十日

(二)

燕生仁兄有道史席：

昨奉惠诗，过蒙奖饰，何以克当。然大才卓越，于此又见一斑，益深钦佩矣！

垂示闾作，独开生面，脱尽恒蹊，尤令赏心豁目。敬注数言奉缴尊端。翘盼好音，即在目前矣！肃此，即请元安

弟梅顿首

九月十三日

[注]

①指《莫非师也斋六字课言》，见《宋恕集》卷四。

## 四五 张 琴 四件

### (一)

春霁游道院，幸遇黄、宋两君<sup>①</sup>，用诗志喜：

知己世应稀，偷闲学息机。言寻赤松子，来叩白云霏。苔破新行屐，香薰久坐衣。春风偏好事，又卷董生帷。无才守蓬户，多病掩柴扉。久与名流远，深惭壮志非。抚弦舒古意，抱璞遂生机。不道尘封席，犹劳麈一挥。圯桥遇黄石，孺子竟归依。隐者亦多事，神仙有是非。五洲观变局，《三略》空兵机。辟谷终归隐，世途何所希。更悦宋夫子，奇才近代稀。文章无晋、魏，性道得危微。太本归原质（西学言六十四原质），精心悟化机（穷理至于化学极矣）。何须论百氏，沧海众流归。

白门张琴拜呈草

### (二)

燕生谈佛理精极，使余恍然得所宗，因用其《答宗观察》<sup>②</sup>元韵，赋诗自志，并呈指示。

沟渎承流等匹夫，仙源佛派两模糊。每因逆境难平理，得遇通才始破迂。世变果随心所造，天低终是气能扶。深期莲幕谈经日，说法梵音震硕儒。

讲《易》谈天转勿如，乾坤道本寓三车。论交便是因缘证，索解何须浑沌初。中土至今无实录，西方或有未烧书。大千世界诸烦恼，谢古先生一论馀。

岁在上章（庚）摄提格（寅）孟夏二十八日品梅弟张琴求正草

(三)

燕生宋君将行矣，就其生平各种学问为余所钦服者，步韵咏诗七绝，作阳关唱，上求教正！

名山终古属才人，一掬湖波净客尘。画舫日游千百辈，可知花柳为谁春？

君是溪山第一人（溪山第一，瑞安地名），吕、张相识岂风尘？西泠十子无消息，惟有江梅独占春。

万言试策决天人，谈笑风情海外尘。大道果能参一气，寸心涵养五洲春。

平等宗超独觉人，灵台无镜可沾尘。须弥绝顶凭谁到，不信梵花别有春。

奇章秀句足惊人，白也登高几望尘。五字自能传万古，合教张说让江春。

丽淫未肯作辞人，不逐齐梁劫后尘。怒发心花舒古艳，剪裁妙夺化工春。

白门教弟张琴求定稿

(四)

燕生将赴湘督幕，雨苍、翰香、吉三、谨微<sup>①</sup>与余，公饯湖上，即席口占：

知心聚首古今难，樽酒群公合尽欢。此后湖山重眺远，相思应在楚云端。

即请

燕翁仁兄大人教正

白门小弟张琴未是草

[注]

①宋恕《致二弟书》(一八八九年十月八日)，“同黄愚初兄寻一寓处”，“改寓古寺”，见《宋恕集》卷八。

②七律二首，见《宋恕集》卷九。

③雨苍指唐天燮，翰香指贵林，吉三指多庆，谨微指王高燿。

## 四六 张学海 一件

燕生先生大人阁下：

久违雅教，想道履绥和为颂！

经甫先生今岁适周花甲，方期长承色笑，讵于四月下旬触发旧恙，骤患痼满，中西医法俱穷，延至五月初六子刻遽归道山<sup>①</sup>。兹定于八月廿一领帖，廿二举殡。老成凋谢，无限哀思已！

雨苍先生迄今毫无确耗。唐氏母子仍居盐城故里，度日艰窘，不言可喻。海身受师恩，愧无以报。去岁曾修启一通，在苏、宁、沪三处仅募得百馀金，杯水车薪，无裨于事。近晤虞初先生，深蒙允为出力，并囑录原启，函请阁下立折，多方劝募，是以不揣冒昧，渎此奉求，敬请  
著安

晚生张学海顿首

六月廿七日

回玉请示地址，以便通信，至禱！

[注]

①张焕纶卒年不详。《宋恕集·壬寅日记》：四月十五日“张经甫继来”。可见逝世应在此后。

## 四七 张焕纶 三十三件 录十二

### (一)

昨日所约，今日天气尚和暖，拟于午后两点钟会诸生演习投壶佾舞。届时乞台驾偕伯翁昆玉<sup>①</sup>惠临。午后朱雨翁本欲走谒伯翁，再当面订，先此字达，即颂

燕生仁兄大人台安

伯翁昆玉均此不另

教小弟张焕纶顿首

廿七日

### (二)

接谕，知贵恙已霍然，慰甚！

顷承止园先生宠锡瑶章，合院传观，荣幸无似。又得大著踵增之<sup>②</sup>，古香溢座。笔墨盛事，弟何以当此，明日拟趋谢雅贶，再当畅聆大教也。此复，藉请

燕生仁兄大人撰安

尊谦奉璧

小弟张焕纶顿首

### (三)

燕生仁兄大人阁下：

昨承藁田先生暨阁下赐诗，藻饰逾分，愧勿克当。

惟数年来区区苦衷，得鸿篇以表章之，真是生平幸事。惟有益矢勤勉以副雅勗！

昨晚于枕上依韵答谢，笔墨久荒，知不值雅人一哂，聊达鄙忱而已。谨录呈两纸，乞转呈藁田先生，少迟再当趋谒面谢。专

此即请  
撰安

教弟张焕纶顿首

(四)

前晚承聆廛教，快非言喻。兹奉上唐君<sup>①</sup>和诗两纸。唐君素不习吟咏，成蕞田先生暨阁下宏奖之雅，勉成此章，顷以相示，弟读之，谓颇能发摅志气，忝愚录稿，乞不弃而教之幸甚！专此，即请

燕生仁兄大人台安

教弟张焕纶顿首  
初十日

(五)

前晚因寒遄归，未畅所怀。顷读《赠唐君诗》<sup>②</sup>，纸短韵长，悲悯口扬，君真有心人哉！缓日再当剪烛放怀以谈前文。唐、朱两君嘱致声谢教！

此复，藉请

燕生仁兄大人著安

教小弟张焕纶顿首

(六)

委办外国字典，顷由汪藻翁交来，计价一元两角半，未识合意否？如不合意，归弟买可也。至大板《华英字典》，较前长价一倍，须每部六元，故未代办。专此，即请伯翁/燕翁两二兄大人台安

小弟张焕纶顿首  
三十日

(七)

燕生仁兄大人阁下：

日来为馆事、家事终日碌碌，不获走谈。昨晚见唐君和章，不觉伎痒，枕上依韵率和，句既粗野，又复三“天”字两“自”字，取足达意，不复改窜。谨随唐君稿附呈。乞恕狂率，并痛加斧斫为幸！

三四天后或当有暇，再容趋教。专此，即请著安

教弟纶顿首

附诗：

莫以华颠感岁华，莫嗟梦梦杞忧天。匪躬蹇蹇且随遇，成败悠悠任自然。娲氏补天先自炼，王郎斫地欲何宣。相期晚节盟松柏，天半来霞分外妍。

读大著《赠唐君诗》不觉有成，率和原韵，见志而已，工拙非所计也。即请

燕生仁兄大人斧正

教弟张焕纶呈稿

(八)

燕生仁兄大人阁下：

前奉和章，恃爱过深，不觉言之粗率。昨读复书，不加罪责，反奖借之，抑何量之雅而词之谦也，虚心如竹，阁下真我师矣！

鄙人尝论宋儒多从禅学入门，后乃觉其非而去之，其实禅学于遏欲工夫最易得力，故明人之为王学者类能重义轻生。来书所云“姚江之学未可厚非”，正与鄙见相合。魔障石城，正可借此慧剑斩关而出。以阁下之神勇，于此何有，正不必鳃鳃过虑也。

黄藻翁诗已脱稿，俟录出呈正。弟既拙于韵语，又迩年来绝不为此，故诸生能韵语者绝少。昨将尊意转谕之矣，如有应者，



当令陆续呈正。昨见梅生和章，和尊著《赠唐君诗》两首，曾令献稿左右以求诲示。俟其交来，即行送上。今晚有暇，乞顾我一谈，曷胜至愿！专此，即请  
著安

教弟纶顿首

(九)

藁丈诗昨晚携归细读，康济之怀，洒落之致，流露于字里行间，不徒佩其词之工也。昨稿为雨生借去，当向索还奉缴也。

尊著缭绕盘空，“始”字韵<sup>⑤</sup>尤见道心，佩服！佩服！

西文弟本不足自立，何能益人。惟弟甚乐同志之多<sup>⑥</sup>，故苟有所知，无不倾篋而出之，惟爱我者取其所长、鉴其所短而已。

日来为年事未了，稍暇当再走谈，并拟和韵。藉请  
燕生仁兄大人年安

小弟张焕纶顿首

(十)

今日午前适有他事，所约制局<sup>⑦</sup>之游，只得饭后同往矣。专此，即请

燕翁仁兄大人著安

小弟纶顿首

(十一)

燕生仁兄大人阁下：

前日惠函，并赐读大稿，弟适外出。嗣因酬应鲜暇，未遑作复，罪甚罪甚！

张午峰先生议论，弟最服膺宋儒数语。大稿即拈此立论，我两人心心相印如此，咄咄奇事！文气磅礴盘郁，皆真性情所流

露。读到末幅<sup>⑧</sup>，有所怅触，益觉愧汗交集。弟知交中不乏有才有学之人，求有真血性之人独鲜。凡鹜虚矜持、漠然无意于民物者，由无真血性也。惟真血性人乃能先天下忧、后天下乐，阁下真其人哉！愿益相与勉之，庶几无负藁丈奖掖后进之盛心！

承商《六字课说》<sup>⑨</sup>，简要精实，弟无以易也。况程课各有心得，不必强同。弟年来悬三字以自勉，曰：厚、大、精，两事以自警，曰：惩忿、窒欲，而一字以统之，曰：公。附及之，还以相质，亦乞勿吝赐教为幸！

稍暇容再走谈，藉请  
晚安

小弟纶顿首

(十二)

燕生仁兄大人阁下：

别半年矣，于客冬获一函，语黄君事，不及他，不知近状复何似？有人自珂乡来，辄就询，莫能详者。固知阁下悲悯抑塞，莫可告语，殆甚曩年也。

弟冬春间以家母病剧，又念院事废弛，岌岌有骑虎之势，意绪之恶，情景之迫，为近年所未有，需阁下到沪一倾之。顷伯陶昆仲过此，始悉藁丈尚无来期，则阁下可知也。客岁剪烛雄谈，发前万年未泄之秘，商后万年不刊之典，不顾小儒咋舌、佗父掩耳，夜益深，谈益豪，两人气概自谓一时无两，讵知别后各潦倒如此，不知苍苍者诚何心也。

黄虞翁来院后多愁多病，郁郁不乐久居此，顷以养疴旋里。弟近况有非可笔墨者，虞翁自能知之。

唐雨翁三月间来此，挈眷息影西湖，孤鹤野云，令人羨煞。友人自燕京归，述时事益坏，闻铁路以天津失事，朝议哗然。幸政府不为所摇，令疆臣朋议，依违者参半，即不因而中止，亦恐非

兴会事矣。

胡守翁以郑工得优保，方期为我辈吐气，乃浩然南归，不复顾恋。二舍弟赴粤后仅得敷衍差事。弟去岁颇动游兴，后因母病而止。今母病已愈，读胡君来书，益觉蹙蹙靡骋矣。爱我者何以教之？匆促书此，不尽缕缕，顺请  
著安

教弟张焕纶顿首

同事诸君嘱笔道候！小徒问龔暨小儿辈侍笔请安。

[注]

①指孙诒钧(伯陶)，诒绩兄弟。

②“止园瑶章”指孙锵鸣《梅溪书院观学童投壶习舞，诗以美之，即赠张经敷》，见《孙锵鸣集》卷十一；“大著踵增”指《梅溪书院观学，赠张经甫，步外舅孙止庵师韵》，见《宋恕集》卷九。

③指唐天燮(雨苍)，和诗未见。

④宋恕《赠盐城唐雨苍》，见《宋恕集》卷九。

⑤宋恕《梅溪书院观学，赠张经甫》首二句为“河流怒莫当，海波扬方始”。

⑥据此，宋恕及其岳父孙锵鸣学英语，曾得张焕纶辅导。

⑦指上海江南制造局。

⑧大稿指《书张经甫教时刍言后》，见《宋恕集》卷四，末幅有“愿与张君约：他日立朝议政，当持初见也”等语。

⑨指《莫非师也斋六字课言》(戊子)，见《宋恕集》卷四。

四八 张宝华 三件

(一)

燕生先生大人阁下：

别经三月，梦想为劳，敬维潭社绥和，著祺遽密为颂！

敝处崇正讲舍加课时务，以二月乃时文甄别之期，直至三月十二开办缴卷，限月终截止，仅缴二十四卷，且《书后》一题，绝无人做，更不免贻笑大方。兹将各卷寄呈，敬祈详定甲乙，仍分超、特、壹三等。其夏季课题可于五月初封交通裕号家守衡叔转寄。月内有便赴申，谨当趋叩起居，藉领教益也。专肃敬请撰安，维照不宣

乡晚期张宝华顿首

四月初一日

(二)

燕生先生大人阁下：

岁底接读手教，并冬季课卷，均照领悉。只以奔驰靡定，迄未肃复，歉甚歉甚！

开岁以来，敬维凡百胜常，定如颂祷！崇正时务课卷今岁仍请评阅，所有春季课题请于月内寄下，应送脩敬，因经费支绌，拟暂照旧，务祈推情俯允为感！

专肃补叩新禧，敬请

春安

乡晚张宝华顿首

(丁酉)二月初四日

(三)

燕生先生大人阁下：

前接台函并题单，均照收悉。敬维著祺增福为颂！

此次春课共收卷七十一本，卷数顿增，而认真者亦甚无几，仍请照额取超十名、特十五名，馀皆壹等。敝邑安澜书院准自七月起按两月一课时务，取额概照崇正，亦要仰恳评定。近日顾仲<sup>①</sup>同年在里挈眷，不日当具函奉恳，请先生命题校阅也。所有

崇正夏课题单，请于五日内寄下为禱！专肃，敬请  
大安

乡晚张宝华顿首  
四月初二

[注]

①指姚寿祺(颐仲)。

## 四九 张德骧 一件

燕生夫子大人函丈：

径启者：骧自告退归家，倏近两月，然未尝奉书叨教者，以归后每日潮热不能久坐，约近一月，以致精神更疲。乃闭门静坐，无思无虑，游其心于无何有之乡，乐其志于太虚之境，间取《庄子》以为尚友，师其“无用为用”之意，故缺然无闻。今者潮热已断，宿病霍然，唯精神尚未能复原，是以濡迟不进，偷安旦夕，非其志也。家居之懊闷，远不如昔日师友之得乐。虽此间亦有二三交游，然饮食游戏而外，无馀事也；富贵利达而外，无他志也；洋文算学而外，无所学也；冀一可与言者，盖几几乎不得一人也。民情如此，而徒曰开智、开智，亦空言耳，吾不知智之于何开也？知弟莫若师，当必有以教我矣。

骧亦尝试之矣。其黠者或阳顺而阴违，其愚者方将以不合理之言力相排阻。骧内无孔、墨之贤，外无孟氏之辩，言之无益，适足增羞，言未尽而气已上，疾甫除而肝又作，故不如已也。骧久不聆教益，非进化则退化，尤属必然之势。且年内为日无多，而往返转多劳苦，又不敢惜犬马之劳以易此两月之进步，思欲理装就道、马首西瞻者屡矣。无如慈命决意不可，遂使身外之天行有逆施之机，而身内之人事无自主之权矣，故屈其志以待来

年也。

今接雨若、季骥<sup>①</sup>两兄来书云：“新总理到院，大失诸君之望，且有不得意之语。”上海鹤庠先生来函亦云：“求是袁、孙二公皆辞去，宋公<sup>②</sup>或明年惮嫌，亦未可知云”。曩闻之扼腕太息，如冷水泼头，心火全无矣，岂不痛哉！缪公之侧必有子思，舍夫子其谁乎？谅夫子必有安全之计，定求是之大局，无使诸君短气也。是为祷！

《楞严经》不易解，万望夫子示以总筋，指以大旨，俾得迎刃而解，幸甚！

受业张德骧顿首

[注]

①指求是书院学生施霖(雨若)、许寿裳(季骥)。

②新总理指劳乃宣，鹤庠指蔡元培，袁、孙二公，袁不详，孙指孙翼中，宋公指宋恕。

## 五〇 张 睿 三件

(一)

《张睿复函》，已见《宋恕集》卷六《致张季直书》(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三日)附录。

(二)

燕生仁兄有道：

日昨辱枉存，开益良多。得读大著<sup>①</sup>，洞达世变，钦佩无似！

附呈拙著二种、碑刻五种，藉以订交。馀再走罄。敬请

著绥

弟张睿顿首<sup>②</sup>

附：

足下所议，具韩公子之孤愤、仲长统之深识。而鄙意尚欲足下稍固而存之。圣人立一法垂一制，非不能料后世迁变之所及；而既变而坏之后，非不能遽出一痛快人心之策；而有时势所不可，机所不及，力所不能，则无宁审慎而不操切从事者，其故可思也。

今日欲湔洗、发一二大臣之心而不可得也，足下又寄之，何哉？岂只可痛哭而已。

### (三)

《张謇来书》，已见《宋恕集》卷六《又致张季直书》（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一日）附录。

[注]

①大著指《六字课斋卑议》初稿。

②据《张謇全集》卷六《日记》，甲午七月十五日“易生以宋燕生讯来”，应即此函。

## 五一 陈汉第 五件

### (一)

燕生先生左右：

汉足迹不出里闾，鱣鱣大师，回翔海上，一二所识，时为汉导扬绪论。猥以沟渚，未敢饰笈尘渎视听。比岁以来，世变波涌，纬妇知惧，矧在我党。顾蚊蚋以微，负出无力，培才而外，匪所闻知。求是<sup>①</sup>承乏，良用惭恧，今年更张，来者颇众。伏思公输运斤，材乃中度；王良执靶，马无轶尘。曩唯宏旨，首在觉世。倘惠然肯来，不吝教诲，祁祁生徒，得所依附，先生之道，斯益大光。

不揣冒昧，用敢吁请，祇候环云，谨陈皋比，以俟芳躅，诸维  
为时摄卫

陈汉顿首奉书

(二)

手教敬悉，蒙惠竹织联，拜领，谢谢！

大著当焚香捧诵，迟日趋陈一切。敬颂

平子先生大人痊福

愿学弟陈汉顿首

(三)

燕生先生大人侍右：

今早奉钧谕，拜悉。命刻笺板，顷遵写就。敬求阅后付金升，送刻字居刻就，即付印呈上。

求是非汉私设，一切但求心之所安。汉果有未是处，蒙先生明示，感激不暇，何敢稍有芥蒂。开院在即，事事均待奉行。凡前次略有不合公理之处，恭求详细指告，以便遵改。否则汉不敢郁郁居此，有害公局，有阻新机，引身而退，以待贤者，或可稍补前过。如蒙不弃，尚乞勿以世间常情相度，幸甚幸甚！专肃即叩道安

陈汉谨上

(四)

先生前日阅卷，遵取正取三名，备取陆续传补。院中各生今日进院（外县人尚不及到），何日开课，敬候裁夺！

英文教习尚未到杭，笺板早印就，容当面呈，敬请  
宋师老爷燕生先生大人道安

陈汉第顿首



十五日

(五)

复堂丈<sup>②</sup>廿二回煞，是日亲友皆往吊，委书挽语，顷遣金升送呈，乞鉴察为叩！

日来为私事所缠，尚未赴翰翁处奉候起居，歉歉！专此，敬请

燕生先生暑安

陈汉顿首

[注]

①指聘请宋恕任杭州求是书院(大学堂)汉文教习。函中称“汉”不称“汉第”，原文如此。

②指谭献，宋恕《挽复堂联》见《宋恕集》卷八《致孙季穆书》(一九〇一年八月十四日)。

五二 陈兆麟 一件

燕生仁兄大人足下：

前从志三兄拜识尊颜<sup>①</sup>，倾听绪论，叹叔度复见人间，幸甚幸甚！

弟平时不喜纵谈，每与朋辈杂坐，辄缄默寡言。但欲博听舆论，兼取众长，一似无所可否，非敢故为模棱也。诚恐天下之理，非我一人所能尽，我以为是，庸知人不以为非乎！自与我兄交，遂倾倒而出，所谓如饮醇醪，不觉自醉也。然终未能十分大畅者，盖生平所学，期以心融理，虽不欲以一心受古人欺，实不敢以一心与古人难。何则？良以古人之得传于今者，或数千年，或数百年，或数十年，各有精气存乎其间。我苟克尽其长，即不必更

论其短。昔子贡商<sup>②</sup>人，夫子曰：夫我则不暇；子张干禄，夫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夫商<sup>①</sup>人犹且不暇，而况菲薄古人乎？其余尚且慎言，而况明明有疑乎？故弟尝谓为学功夫必以静养为第一义，养至则心虚，心虚则性灵，性灵则理裕，理裕则气厚，气厚则发之也如江河之冲决，如山岳之撼摇，如风雨之骤至，如雷霆之倏发，如烟云之变态，百出而不知其出没，如神鬼之幻状万端而莫窥其形似。是气也，在天为日星，在地为山海，幽则为仙佛，明则为圣贤，下至草木之不凋，昆虫之变化，悉本此气而已。故凡性理、经济、词章诸学派，其可传者，必其气之厚也；其可传而最久者，必其气之最厚也。弟前与足下论文，于国朝独推曾文正公，亦以曾公之气如汪洋万顷波，故其任事也可以耐烦，可以任重；其发为文也有博大宽广之度，有悠重宏远之模。盖此公养气之功最有心得，挟性理经济之全力，举而萃之于古文，固非寻常占毕家所能及也。

足下前示古文一篇，自谓可为文正师。时以归思匆促，未暇纵论一是，故复详为陈之。夫以我兄天才，诚非弟所能及，然就鄙见而论，足下天资高迈，诚较文正为优，至于学养之功，恐未逮焉。遽欲跨制前人，得毋近于诞乎！昔恽子居为张皋文母作铭，亦曰：以敬言为不欺。可见古文之道首重不欺。欧阳公之《泂冈阡表》、归熙甫之《先妣事略》，其可传者此也。然而不欺之功要在养气，苟气有不静，遽欲抽思骋辩，陵轹前贤，恐虎贲中郎未免皮相天下矣！近来词章之学则有专家，弟则谓性理者，词章之源，词章为性理之流，学之初贵循流以溯源，学之终实由源以得流，二者相资，不得歧而视也。

弟与足下，交浅言深，相见恨晚，故敢直贡其愚。昌黎有言：“惟善人能受尽言”，惟足下鉴之。此请  
近安

弟兆麟顿首

十月二十日泐

[注]

①《宋恕集·辛卯日记摘要》，十月初八，“志(三)、介(石)与大岙人迪斋来谈”，迪斋即陈兆麟。

②③子贡卫人，此二处“商”指从事货殖。

### 五三 陈虬 三件

致宋燕生书二通，已见《陈虬集》卷九，一件下署“己丑八月二十六”，一件下署“辛卯三月初九日”。

《宋君燕生将有俄德之行，口占送别》，已见《陈虬集》卷十，下署“辛卯十月念九”。

### 五四 陈京 六件录五

(一)

燕公仁中表大人阁下：

伯氏南旋，得诵手书并《寿序》，领悉一是。……尊赐《寿文》，反复吟咏，爱不释手，文精切古逸，逼近漆园。末赋一诗，直追老杜。鄙评如是，不识足尽其妙否？……

京比来气体不佳，自去秋病愈后，鸦片已格外从节。此间用十五味痛戒，已不食枪上之物矣。但头痛、肚痛不时常作，十五味药一日中若少服，便不甚妥适，故不能遽减。然迭渐减少，再加参苓补培，断无不可戒之理，宁从死而烟断不敢食。里中诸戚不知京之烟系困苦病痛而成瘾，常讥评以“好高作乐”等言，此等恶言何堪入耳，更承尊谕，益用自励。

京近日专攻词章之学，日持管、周之文以为揣摩，时阅户报、

《宋恕集》补编

邸抄以自开广。我心抑郁，闷不可言。去秋一病不得完场，今秋不知作何了局？日月逝矣，岁不我与，若遂不能早岁得志以慰堂上，何以为人哉！目前不作别图，唯先理八股，希图合盲试官之意。今秋以后，再图行止。然以执事冲天之翼不能奋飞，京何人斯，而敢以抑郁不平之气妄作怨天尤人之言哉！

京窃谓因果之道尚可凭信，近唯持诵《感应篇》、《心经》，希补过于来兹，求报应于天道。窃谓方今之世，谈相命者不可凭信，谈词章者亦无可切据。世人但谓相皮不如相神，京以为本朝相道尚不在神而在气，……执事神太足，一切学问俱臻绝顶。他人之学问均有力追之境，是以气使。执事一切均由妙悟，是以神行即至。如执事相貌、气象、书法、词章，以京看来，全是一片神行，是以科名不顺，事机不顺，皆气不足左之也。……

执事本秋南旋否？或俯就一试亦无不可。……陈介师文坛健将，固应高捷，蒋屏侯面壁之功深，林雪甫亦属老手，但许仲子<sup>①</sup>毫无一长，天分亦平庸甚，并未尝下苦工夫，唯其气酣耳，舍弟不知用功，县试五场，府试首场即无名，顽钝不足成就，有负雅望，令弟试事，据说已函达一切，无庸赘及。京自得执事书，喜逾望外，言短意长，振笔直书，鄙俚不计，统希鉴纳，即叩  
著安

表嫂大人均此问安

表弟京顿首复

甲(午)二月十日泐

大著《卑议》洋洋千言，闻在杭时送阅介公诸友，而弟因病不及拜诵，歉何如之！且瑞城诸君屡向弟索阅，而弟辞以无，均不之信，盖谓弟与阁下结生死之交，又属至戚故也。千万请阁下眷赐，以便传观，幸甚幸甚！

黄渔初《东游记》，刻已付梓，孙仲容为之序，阁下不识已得闻乎？屏幅之价尚未知，据仲龙云：须上海买，其泥金者廿八元

一副，次者不知。盖泥金者王广文、项申甫均曾买过。阁下文既佳，屏亦须佳。鄙意欲将阁下廿元外，自添八元去买泥金。书法当以仲恺为最，如肯代写甚好，且不须笔资，切祈阁下专书一函，切嘱渠代写，感甚感甚！如别人书，当要笔资，且不中弟意，敢以商之阁下，不揣冒昧，谨候复音。

弟京再叩

(二)

燕生表兄大人阁下：

……及秋试至杭，晤仲恺、叔林师，始知阁下因中日构衅后，甚懒作书，亦绝不上封事，唯知起居住胜，京心甚慰！……

宝眷回南，京不好去孙宅面谒表嫂询问平安，唯遣女仆走请旅安。……

京本年秋试，道由西路，跋涉之苦，不可言状。幸来去均获平安，不致疾病。三场完后，在杭即将拙文眷交局寄阁下阅改，并出示同邑诸公，无不击节叹赏，以为必售。然拙文颇畅耳，风誉寸晷，殊不称意。而见者咸谓合中式甚。京归呈叔林、志三、仲舫诸夫子，均谓静候佳音。京私心窃喜，乃日望一日，杳然无影响，岂知通府脱榜耶！时耶？命数耶？其谓何耶？京不敢谓佳文见屈，但株守百亩，两赴秋闈，所费百馀金，负债累累，诸事掣肘。自庚寅遭丧，辛卯继劫，五六年间，荆天棘地，抑郁难言，急望腾达，稍展骥足，而运蹇若此，奈何奈何，困苦万状，笔不能传，另当面述，知心人亦当为我一哭也！……

姑丈葬事，本年向甚不利，而法为敛手计，草草举行。京不欲往，奈念姑丈大人昔日慈待之厚，不得不去，触目伤心，曷胜愤恨！通知帖用阁下名，而孙宅不与帖，无礼已极！诸事妄作妄为，令弟函内当言之，不必京赘述也。阁下明春行止若何，或留沪，或返瑞，切切赐札，不吝玉音为荷！苦心谁诉？悬念知心人，

不能叙首，闷不可言。未知阁下明年可为京谋一阅县府卷之席、可得五六十金否？钱路累人，丛务促迫，不能下帙读书，只偷空披览，抱恨奚似！倘可为京谋，即三四十金亦可，则铭感终身不忘矣！

日兵乘胜直进，我瓯沿海之地亦甚可虑。合肥苦心蒙谤，斯实可悲。而我辈尚于文字讨生活，岂不可叹息痛恨也与！书不尽意，静候佳音。……临楮眷恋，不胜神驰！即候旅安不一

愚表弟京顿首

甲午十二月十日

仲舫师亦于十月廿八日仙逝，哲人其萎，可叹可叹，再及。

(三)

燕生表兄大人有道：

韶光如矢，容易一年，思子起居，定获佳胜！唯愿我子鹏程万里，振翼霄汉，舒二十载郁闷之胸，发数千年独得之秘，乃足慰故人之期望。我子得志，尤胜走得志万万也。盖我子天地间一不世出之才，而走则庸庸耳。方今天下大乱，奇士寥寥，如我子者复有几人？走岂虚誉哉！

客冬曾作函寄东来升棧，想已收到。……

走去年景况已详十二月十日之函，兹不赘述。乃走本年本思教读，得束金以佐家用。乃训蒙既嫌琐琐不堪，又恐误人子弟。而成才阅卷者，必有盛名方好广开绛帐。走本年只承友人荐来就正课卷三门人，连舍弟墨缘、舍妹夫金友松共五本，殊不足补于家用。田谷所入，不出百金，分炊两年，适值秋试，时运不济，落第甚闷，两度槐黄，未联席帽，走岂敢怨天尤人耶？深知学问之不足，人事未尽，何敢妄冀天命。然以钱路艰难，世态炎凉，走两年积欠百金，子母均与俱进。卖田以偿，又恐败名，寻事弥

补，又无荐举。锥处于囊，不能学毛遂，奈何效弹铗耶！因是走益无读书之乐。光阴荏苒，岁月老人。名之不就，无以对严亲；学之不成，无以对知己，徒以此不得志之谈，何堪乞怜于人。不知者只当秋风过耳，无知者且掩耳勿听，走故不轻为外人道也。……

中日失和，战争经岁，边城尽陷，时局大坏，天下公卿士庶莫不归怨于李合肥。黄仲韬与安侍御所参各折，痛切直陈，如合肥果有其事，则诚天下之大罪人也。然中国孱弱，不可救药，虽有善者亦无如何！但合肥坐享太平二十年，创立海军，久镇淮军，而毫不振作，究不得辞其苟安旦夕之咎。和局虽成，合肥二十年声价恐为之挫尽矣！我子以为然否？

渔初中式<sup>②</sup>，伯龙出洋<sup>③</sup>，均甚欣羨不置。如走愚昧，不知见天日于何年也！肃此，顺叩  
著安

弟名正東

(四)

燕生表兄大人阁下：

知音阔别，葭想为劳，比维起居多福，定符颂私。

家君自南回，得接阁下手书，敬悉一是，赐西书两册，祇领，谢谢！委致三、四令弟四册，当候院试访寓亲交，万无一失，请毋虑及。家君在申，蒙阁下殷殷接待，感谢不已！刻因谢景帆先生赴沪之便，托其奉赵英洋三十元，乞即查收，家君命致声鸣谢，收到时即惠复音是荷！

佩瑶贤侄女文学大进，且其议论甚有巾帼而具须眉之气象，将来必为闺阁异才，曷胜欣佩！

弟闻家君说阁下回温应试，九月中旬定来，弟乍闻之不觉大喜，继而为之疑，旋而为之虑，忽而哑然笑，曰：我知阁下之不来

也。盖弟度以方今之世态，近日官场之变幻，季和阅文之眼光，拔贡之可必不可，再参以阁下之性情与目前之志趣，而决阁下之必不来也。……

弟自去冬瑞城住屋为黄通政取去，猝难寻居处，只得暂回故乡，聊作守株之待。然故乡虽不可久居，而瑞城近亦非托足之所。后进少年浮薄日甚，空谈高论不可与言，竟不如居乡之僻静，反省却许多应酬，惟见闻较陋耳。……

近闻朝廷将改试时文，试策论、算学、时务，未见明文，徒有奏稿，不敢信以为真。阁下高见以为将来几年后能到此地步否？现在瑞城子弟之急于求进者，风闻谣传，即欲弃时文而学此数事，抄摘搜罗，不过盗袭之末技而已，纷纷扰扰，不值一笑。弟以为时文之真高者，未有不根于经济出也。岂以由时文中进身之士绝无可治国平天下者乎？如改试此数事，适以开剽窃之门耳。以弟言之，方今之世，亦只得以时文取士。不过须好试官，未必无真才出于时文中也。今天下之不治，岂尽在时文哉！使弟居科道翰詹中，必与若辈力争之矣！阁下以为然否？

王小木甫佩印绶，便坏心术。非但家君所借之洋不偿，且无一纸书慰问。故或有劝弟之渠任所者，弟即笑辞之。而人皆以为：居恒常叹无头路，坐失此机会，诚为可惜。呜呼！岂知弟之意乎！弟虽未得志，安肯甘侧没良心贼之下而受其气哉！世态炎凉，令人齿切，阁下当亦为我拍案唾骂也。率此，即请  
衡安，合第均吉

表弟陈京顿首

八月廿八日泐

(五)

前信<sup>④</sup>已封未送，本早忽闻鲍洋人传说：春如<sup>⑤</sup>表兄于昨十六午刻逝世。得急报，随即买舟至姑母家，则已成殓矣。可怜可



伤，对灵一痛而返。春如得气蛊疾却已近年余，弟问疾数次，皆报无别要者，今忽变起仓猝，实不及料，不能去面诀，殊为恨恨！

春如丧后始闻诸医者说：他向来讳病忌医，以致疾深不可救治，未免有自误处，可叹可叹！

尊府近年气运可谓不好，二年之中死者三人，二女一男，岂非浩劫！勤夫现尚未复初，其夫人亡后至今一步未出外，容颜憔悴枯槁，吸大土甚多，恐亦非长寿之器。一家之中近多怨法。丙申岁无故建一楼屋，奇形怪象，高于正屋，盖为摆赌博地。落成后其妻即死，今又延祸家人。恶人作事，真不顾天理，言之可恨！  
率此  
达闻

载甫又笔  
十七日

### [注]

①陈介指陈献宸，蒋屏侯指蒋作藩，林雪甫指林登翰，许仲子指许金镛，均为光绪十七年辛卯科瑞安中举举人。

②指黄庆澄中光绪甲午科北闈举人。

③指周瓊充出使英法比意大臣龚念蘧随员。

④前信未见。

⑤指宋恕三弟宋寿涵，其下勤夫指五弟宋寿勋，“法”指二弟宋存法。

## 五五 陈昌绅 二件录一

专诚奉诣，不遇为怅。

《家母征寿事略》拜求赐文一篇，以骈词为请。其大旨能用曩时赐诗“浊世难为随武子”<sup>①</sup>一语为主脑，最所感仰！此则惟先生能言之者也。惟此意用骈词，不知好否？文不拘长短<sup>②</sup>，弟

备纸自行恭缮，先生具名。此乞，即请  
燕生先生大人有道大安

陈昌绅顿首

初二日

所以要请骈文者，因他人有文，都是散行，独缺骈体，先生骈词与散文同是高手也。

[注]

①指《赠别陈杏孙太史入都试使》诗，见《宋恕集》卷九。

②见《宋恕集》卷九《寿陈母黄太宜人诗序》（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 五六 陈明 一件

燕翁先生世大人阁下：

岁月不居，驹隙欲流，一别河梁，睽以半载，关山阻绝，书疏契阔，望风渴想，我劳如何。季长已隔，康成乏问业之人；休文不逢，彦和靡相知之雅。洛阳贾谊，犹飘泊于湖海；江左谢安，乃沈沦于草泽。屈原憔悴，洁白孰谙？正平羈继，傲岸自写。英雄不遇，良可伤已！

明与先生别后，乏状足述。青眼曩蒙，深恐或负。犬马之齿，今已二十。过此以往，尘务累人，行能碌碌，将何所成？六龄入塾，娱游旷功。意昔束发，受业季叔。季叔捐馆，始从外师。越四五稔，趋庭领训。追随家严，迁徙靡定。年十有五，往应廷试。文坛一战，鼓旗辄北。己丑之岁，俛得俛失，屡摧翘翮，令人气短。后列前茅，为众所阻。卞和献璞，又用见刖。屈指其目，业已三辱。场屋之运，可谓屯蹇。家非陶、白，科名为生。位尊金多，寒饿始免。奈命途蹭蹬，一衿困人，掣肘之事，更仆难数。

风晨月夕，览景伤怀。登山临水，触目生悲。圣门子渊，窆乏已极。负郭薄田，尚有五十。仆家方之，仅迈其半。比岁负笈，仍属东嘉。托根于兹，本非我愿。承命父兄，曷能却步。

又二三砚友，率多肤浅。方玩羲《易》，辄苦象爻。才讽《葩经》，便憎雅颂。竟日披览，不越寻常之帖括；终岁呕吟，无非俚俗之歌辞。渊明读书，所得将与孰语；子建缀文，遗憾无所讥弹。诵《南华·秋水》之篇，幽然神往；阅刘生《辨命》之论，不觉心灰。况值春光淡荡，一碧如烟。卷帘闲眺，燕子翩翩。清风拂地，皓月流天。顾瞻景物，泣涕涟涟。展转反侧，中夜不眠。起哦《楚骚》，烦怨愈牵。灵均可作，愿为执鞭。蛟龙失水，鳞甲谁怜？或有劝以绝茂才之望，纳文园之货，进身虽异，不减光明。世有罔象，谅获赤水之元珠；时无张华，始遗丰城之宝剑。姑韬光与匿采，任藏锋与练锔。厩中良马，遇孙阳而腾声；炊下焦桐，遭伯喈而爆响。亦何必汲汲于求知者也！岂知季子落魄，骨肉见轻。淮阴穷途，少年亦辱。王章殒涕，诚难免于兹时；伏波裹尸，尚冀俟于异日。虎头燕颌，空怀班生投笔之心；驷马高车，犹虚相如题桥之愿<sup>①</sup>。故兴墨子之悲，致饮杨朱之泣。镇日兀坐，白昼欲寤，低头默默，恍若有忘，居则不知所为，出则不知所往。明畴宴集，强颜为欢。间杂诙谐，聊以探愤。所居学舍，旁近华盖，开窗一望，苍翠入案。时以闲暇，登高凭眺。见夫大川浩浩，清流弥弥，孤屿屹峙，双塔高撑。奔波聒天，怒涛沃日。神女弄珠而出没，冰夷鼓浪而盘旋。芦华深处，白鸥飞翔。荷叶明时，银鳞隐见。夕阳西驰，渔舟争归。蜃楼海市，变幻于沧江；青鳧赤雁，浮湛于碧水。对此芒芒，百端交集。

每意客岁之游，诚不可忘。光阴荏苒，忽更寒燠。书斋侍坐，回首如昨。凉秋八月，微风扇人。脱略长幼，扬榷古今。偶一晤教，动辄彻日。曜灵匿景，续以华灯，高谈雄辩，议论飘生，讥评文章，诋呵人物。是日也，奋衣舞袖，豪兴淋漓，忼慨击节，

酣畅引觞，但觉宴安之始欢，不知纤阿之已上也。今既离绝，各在一方，如斯叙首，可遽得耶？

先生流眺胜郡，遍迹名都，北抵建业，西游武昌。载酒雨花之台，舣棹玄武之湖。经鸪洲而吊祢，上黄鹤而题诗，翱翔奇杰之间，揖让公卿之前，指陈方略，纵谈治平，将军合契，荐士张騫。文举、德祖，呼为大小之儿；日下、云间，掩彼荀、陆之誉。才名盖世，何乐如之！

明则游学已有年矣。元发甫澡，即事问字，一领青衫，依然故我。区区之意，冀得二三知己，杖策寻山，负帙沿水，托迹幽邃之地，以专从事于养气读书。学有所成，然后束装出游。林壑之秀，无所不览；波涛之诡，无所不涉；英伟之士，无所不纳。令得如是，见闻日广，阅历渐深，生平文藻，庶能自立。上察亲心，内睇现境，种种拂意，遂愿实难。若乃边徼有事，群下沸羹，军书旁午，羽檄交驰，钟鼓之声上震于天，旌旄之色下蹐于地，思提一旅，捣其巢穴，追亡逐北，斩将搴旗，雷轰电击，飙扫风驰，系单于之颈于藁街，悬匈奴之首于蛮邸，图形麒麟之阁，勒绩燕然之山，斯亦鄙人之素愿也。

时不我与，奋翅高飞，环行太空，风露霑衣。下视人间，烟火霏微。骐驎骨奇，士多相皮，得精忘粗，方湮亦稀。予若不往，徒为世羈。仆将入山修道，去访神仙。结庵幽壑，默坐参禅。屏捐一切，尘垢万缘。褻狎禽鸟，啸傲林泉。移情伯阳，希风焦先，阳狂忘形，终其天年。或乃绮纨俗子，鬻声钓世，幸博一第，自鸣得意。鲜衣怒马，炫耀里閭，奔走程、罗之家，司候王、谢之门，垂头俯耳，摇尾乞怜，慕羶逐臭，不顾外笑，连结群党，标立门户，浮游纤虫，欲撼大树。聆其议论，则拾慧于荐绅；睹其文辞，则惊绝于庸目。恶枯羨菟，今昔同悲，此翟公所以感慨而书罗雀之门，朱穆所以愤激而制绝交之论。

二三故旧，爱我实深，葭莩之亲，亦致规讽。谓仆年齿尚幼

而牢骚太甚，不平之气时形文墨，虽有超世之想，恐非英年之宜。不知人情浅薄，世态炎凉。飘缨缀组之俦，孰敢诋其肉食；蓬户桑枢之士，人几避其尘污。寔婴襞带，宾朋遂致零落；买臣乘轺，椽吏辄加礼貌。抱膝长吟，远惭南阳之高卧；立谈扞虱，妄希景略之雄风。虽有祖逖闻鸡起舞之志，恨无毛遂秦庭脱颖之日。纵具终军系肤请缨之志，苦靡侯生大梁执鞭之宠。仲宣末路，无奈依人，当时不生，孰云推毂。嘲哂豪杰，颇有慕夫东方；栖息蓬蒿，雅欲师乎仲蔚。世无知我，脱脚尘网，弹琴舒啸，抗怀前秀。杜门谢客，下帷自精。焚香入定，消遣世虑。披襟临风，朗诵萧选。稍有所得，亦足娱心。故仆虽愤悒，犹可以自解者，以先生之既知我也。

先生苞罗万有，多能天纵。辅嗣研经，不喜象数；逸民谈空，深获名理。鲍叔未遇，徒怀仲父之才；孝武若逢，定赏江都之策。邺下骚坛，陈思群推领袖；河朔文章，孔璋实为雄伯。润饰芜辞，自愧才非敬礼；声誉奖成，抚心抱疚孔覬。知己既得，仲翔可以不恨<sup>②</sup>；识曲有人，伯子用是始慰。厚爱蔑加，终身铭刻。近闻先生将赴津门，楚宝观察谅在此间。曩读渠文，足雄一世。畴昔拙作，乞代奉正！意格高下，视为何似？云珊世叔，往贻书来，欲观仆文，别日或晤，即是与鉴。勤兄深湛寂默，不事征逐，可称难弟。比于梓里得一谱友王君渠甫，聪颖超伦。初构骈俪，即已可观。猛力求进，定造极境。复古起衰，岂异人任！漱霞郭兄<sup>③</sup>，悟境近眇。诗家秘钥，雅为窥破。环顾诸子，胥非晚近。我乡秀气，比当大发。江南人海之地，素号繁华。寰瀛英俊，丛集于斯。车声往来，昼夜雷动。肩摩毂击，络绎不绝。黄尘蔽空，鼓吹遏云。先生对此，讵无其情？

临素神驰，书不尽意，傥乘风便，冀惠德音。

晚学明顿首

## [注]

①以上涉及人名，季长指马融，康成指郑玄，休文指沈约，彦和指刘勰，正平指弥衡，陶指陶朱公，白指白圭，子渊指颜回，渊明指陶潜，子建指曹植，刘生指刘孝标，灵均指屈原，伯喈指蔡邕，季子指苏秦，淮阴指韩信，伏波指马援，班生指班超，相如指司马相如。

②以上人名，文举指孔融，德祖指杨修，日下指荀隐，云间指陆云，伯阳指李耳，翟公指下邳翟公（见《史记·汲郑列传》），买臣指朱买臣，南阳指诸葛亮，景略指王猛，侯生指侯嬴，仲宣指王粲，东方指东方朔，仲蔚指张仲蔚，辅嗣指王弼，仲父指管仲，江都指董仲舒，陈思指曹植，孔璋指陈琳，敬礼指丁廙，仲翔指虞翻。

③以上人名，楚宝指张士珩，云珊指池志澄，勤兄指宋寿勋，郭漱霞即郭凤鸣。

## 五七 陈 怀 二件录一

平子先生姻伯大人有道：

家仲父自粤东来简，命面达先生，课忙不便假归，封寄家季父伤价奉呈，希察收。

大著《论女子教育》<sup>①</sup>一首，仲荃、次饶、味温、子丹诸先生读之均赞赏不已，以谓有功世道之文，已用誊写板写印，交信局奉上，未知已收到否？

率此上达，即颂  
道安不一

姻侄怀顿首上言

仲荃君已本月即档赴杭，知注附闻。

## [注]

①指《论女子教育之贤母良妻主义与男女平等平权不相反而相成》，见《宋恕集》卷五。

## 五八 陈 诗 廿四件录廿二

### (一)

扰攘群龙斗大千，忍看斜日下虞渊。卷中妙论无多子，直睹羲皇太古前。

读《卑议》一首，奉呈  
燕生先生海政

陈诗上稿<sup>①</sup>

### (二)

乙巳秋中，燕生先生有济南之行，过沪夜谈。别后赋此奉寄，即乞督教！

万笏山如障，三年鸟不鸣。西风吹落木，一夜款柴荆。  
苟况推尊宿，张华肯世情（谓楚宝观察）。崇文逢稷下，应笑鲁诸生。

陈 诗<sup>②</sup>

### (三)

《哭舍弟子修诗》，已见《宋恕集》卷九《哀陈子修都司于勤》附录。

### (四)

燕生先生执事：

沪滨羁旅中频闻绪论，和平恺恻，卓有本原。弥以得侍清尘为幸，胜读十年书也。

违离以来，行复四月。伏计优游湖曲，景风入律，众果具繁，栖丘饮泉，乘时煦物，旨酒不设，素琴毕张，弥畅幽怀，致足乐也。

比奉赐书并哀舍弟诗，华元规楚，传于丘明，以古方今，斯言益信。敬拜嘉贶，泐于私乘，以志不朽。

前荷推荐，及介公延接<sup>①</sup>，以教习每易丛谤，未敢赴，殊愧疚！曾以书谢其隆谊。暇当更以书闻，用副来命。

彊村老人仍居沪，已为道意。津门屡见招，诗迄未能去。既贫且病，中年遽衰，不无耽逸尔。肃谢，敬承

起居

陈诗再拜上

六月廿日

楚青<sup>①</sup>兄属为致候！

(五)

平子先生左右：

前奉大诗<sup>②</sup>，均一一诵悉。和婉笃挚，并世罕遘，佩佩！

沈君前者过沪，相访未遇，匆匆赴秣陵。尊什<sup>③</sup>已经交伯严吏部矣。此次沈君复过沪，诵悉手示，前承询一节，诗寂居寡交游，无从问讯也。月内拟作津门行，敬闻。手颂

起居曼福

陈诗再拜上

重九前一日

(六)

平子先生执事：

拙诗印就，寄呈三本，二以奉赠，乞督诲！一祈便中寄函竹居观察时转致为禱！诗与张公虽属同乡，素未谋面。承渠殷殷下问，殊可感。拙诗中有奉赠执事一律，曾述及此公<sup>④</sup>，不可不赠一本。因达官事多，又不欲怀刺请谒，故特远烦执事转赠也。

诗前拟北去，近又中辍，大约须俟开河北去矣。大集印成，



先睹为快。山居养痾，亮已霍然。肃叩  
道安

陈诗再拜  
十一月八日

彊叟新词又刻一卷(乃第三卷)，敝处亦仅得一本，是以未能  
移赠执事。他日可索之。

(七)

平子先生执事：

五月初旬上一书，计当达览。顷接北山师<sup>⑥</sup>函云，公失馆抱  
痾情形，均婉达泗州，泗州颇盼公赴津，允为位置一席，将借重宏  
论以挽时艰，特飞书以闻。《诗话》尚未订成书，拟从缓寄。大旆  
何时遄行，乞示数言以慰遐念！敬颂  
痊安

陈诗顿首  
六月二日

北山师属有小恙，致未另启，属敬问起居。古薇先生仍居吴  
门，已为函达矣。

(八)

《致平子先生执事书》，下署“六月二十四日”，已见《宋恕  
集·戊申日记》“七月初二日注文”。

(九)

平子先生执事：

六月下浣奉复一笺，计登签阁。今《诗话》印就，特付邮呈一  
册。末页有《校勘记》(后有校出第十五页“谁人”二字乃“谁能”  
之误)，乞收阅并代更正为荷！

沪滨近日酷热，寒暑表已至百度。翘瞻历下，岩壑明秀，水木清华，真人世之清凉境也。不能作卢敖汗漫游，惟神往而已。

敬叩

起居

陈诗顿首

七月三日

(十)

平子先生执事：

月初邮寄《诗话》单行本，计邀收览。十三日北山师因归省过沪（其太夫人年七十馀矣，近病，遂急归），十四日即附轮船归里。曾谈及执事复书，已面呈泗州阅看。泗州极盼公来，随时可商榷一切。泗州尊贤下士，吐握不遑，有古大臣之风度。且清节雅量，俭于己而厚于人，亦今时诸侯中所仅见者。公如肯北行，幕府中人才济济，不致独劳。政务清简，馆谷丰腆，亦与在东时无殊。所最为缺典者，则无历下之山水耳。愿即偕瀛眷北行！执事清恙初痊，正须家人随时调护，饮饌温凉，庶道躬可早日复元也，万勿送瀛眷南归。又只身孤往，既多糜费，且非病后调摄之宜，秋气渐凉，乘时戒途，冀采刍言，不胜大愿！专肃，敬叩

起居

陈诗顿首

七月十六日

津幕有二人：一广州陈（名澧）兰圃之孙，名庆和，字公穆；一桐城吴挚父先生之子，字辟疆。陈公穆乃经学史学家，和而介，口不臧否人物。虽官道员，而家境褊寒。吴辟疆家颇温，能文辞，有父风，终日读书不辍，不问尘俗事。

(十一)

平子先生执事：

前日上一书，请公决计携家作津门之游。今日《时报》已将尊联登出<sup>①</sup>，特裁剪呈览。

孙征君之尊人太仆公官阶、讳字不详。（在金陵作何官？何年官太仆卿？有谓逊学先生即是此公之字否？）其叔父学士公官阶、讳字亦不详，不审即是止庵先生否？孙征君有谓曾官刑部主事者，殆以荫得而未尝一服官耶？诗岩居寡闻，于先哲生平多未能晰，愿不吝垂示为感！

《诗话》更拟再寄一二部，以行旌将发，遂尔迟迟，俟他日再寄。肃叩  
道安

诗顿首  
七月十九日

(十二)

平子先生道席：

兹有敬问者二事：尊作《赠北山先生》<sup>①</sup>诗云：“流离依镇北，部曲出征南。”征南是羊叔子，镇北乃西晋谁氏耶？又尊《挽孙仲容征君联》有“许、郑”并称语，许是汉时何人？阅者多不详，鄙意疑是许慎，又恐误会，敬以驰问，乞明示之，幸甚幸甚！手叩起居

诗再拜  
七月廿五日

(十三)

戊申九月，北山先生至沪，重觅言氏酒垆不得，谈次不胜怅

惘，诗以释之：

酒客一星散，人天有苑枯。放歌消白日，密意伏青蒲。

剥枣家家颂（谓八月朔颁《立宪诏》），鞴鹰处处呼。山河起人面，奚问旧时垆！

陈 诗

（十四）

闻郑稚星先生谈：甲辰之夏，在天津叶桐侯军门席上遇舍弟子修自旅顺归，形貌悴瘠，述微服出入俄军事甚周。时子修没再期矣，怆然有怀：

汝逝又经岁，我羈复有年。浮樽秋易尽，簪帽菊空妍。国麻事多晦，身危节自全。凄惊郑君语，信史故应传。

诗戊申九月稿

（十五）

平子先生执事：

别后伏计安抵珂乡，山林颐养，静疗馀痾，甚善甚善。金遁斋先生处，诗已诣谒，谈甚洽。承赠《宗教篇》，并出示公濒行介绍笺，诗又介绍与楚公相见，连日常过谈。

此公自是高士，务养其内，文藻甚盛。而能以微言精意通儒、释、耶三教之邮，发挥光大，出以中正，又咸有实际之可循，不似他人之务为广远、虚而无薄也，诚属可佩。惟《篇》中名词多沿用欧语，未易以华言，若能循古义而定新名，则又善矣。此意已述之遁翁<sup>①</sup>，遁翁今日作金陵游也。

且闻遁翁言：先生拟明年初春出山。北方苦寒，开冰就途亦善。昨有自津门来者，述直隶正议改新官制（仿奉天），多有劝北山先生入仕途者，并以闻。报中诗话一则，裁以呈览。手颂  
撰安

陈诗顿首  
九月之晦

(十六)

己酉沪浚元日

寒沍沈沈去，年芳沃沃滋。孤摇云作壁，坚冷石为师。乐广犹研理，王维肯窃诗？撑肠餍蟬籍，疏懒任人疑。

陈 诗

(十七)

平子先生：

新岁伏谗台候咸宜。

诗今年暂仍居沪，馆事如常。兼席则去腊有更易矣，颇欲他去。（北山先生去岁函招，今尚未能亟去也。）惟一时尚未能定见耳。元日作诗一章，录求清海，并邮呈《范伯子诗》一部，计四本，通州范无错明经著。即希察存为荷。范公诗中颇念执事，虽未识面，可云神交，是以特奉清阅。

孙太常已抵京，仍司津浦铁路事。先生有北游意乎？《时报》二纸，一乃《诗话》，裁以呈览。馀容续陈。敬叩

吟安

陈诗顿首

正月十三日

尊著<sup>②</sup>已付刊否？何时可刊竟寄赐？彊叟近日莅沪，时相见闻。今岁仍是吴门旧席也。

(十八)

平子先生执事：

陈介石先生到沪，连日聚晤。伏承惠示，均敬悉。

古微先生今年仍任苏州法政学堂监督(今年杪,法政诸员可毕业)席,正初到沪小住十日即去,因法政学堂十九日开学也。介公到沪前后,时日相左已两旬,只得俟暑假时再行遵命介绍也。介公昨日乘怡和船赴粤,并以闻。敬叩起居

诗顿首

二月初五日

再,介公过沪时已介绍与狄君南士晤谈,并闻。瘦师<sup>①</sup>前患中风症,用电气治愈,体顿发胖,食量过人。惟口尚稍右歪邪,说者谓乃肝风未全愈之累。然精神尚好,无大碍也。

(十九)

平子先生侍右:

匝月不奉手教,敬谗台候咸宜为颂!

今日接吴北山师书(此次来函乃倩人代笔者)云:近得中风之疾,右半臂甚痛,至不能写字,中医谓是中风。有华人能解西医疗法者独谓非中风,乃脑病耳,尚可治,现方日服西药云云。窃思我公前抱清恙,曾经东医治愈,并日用电气以辅药力不及,惟不审尊处所用电机何名?乃第几号者?(曾闻人云:治病电机有大小之殊,其大者两手握之则周身筋络皆震动。)及用何药饵?如何治法?均乞详细开示,俾转寄津,或由尊处径寄津,则更速也。匆匆肃悃,祇叩

大安

陈诗顿首上

闰二月朔

彊村先生于二月初十边来沪一行,即旋苏。近闻由苏来者云:彊叟乐闲耽静,不更作出山云也。知念并闻。

(二十)

平子先生执事：

昨奉初六日复笺，深感详示东医疗治情形，当即函告北山师矣。二月二十日尊处赐函至今未到，当是邮局失去。函中不审云何，尚乞更示为叩。

日来居此，幽忧莫释，颇欲北去问慰北山师之疾。以馆事羁绊，未能即行。俟下月初旬如津函来仍未见愈，则当暂假半月赴津一视，仍即返沪，因居停甚殷殷挽留也。

兹有通州友人见贻朱曼君孝廉桂《华轩骈文》二本，谨付邮奉献，乞莞存。此书虽有上海书铺寄售字样，而上海实无买处，亦属难得之品也。集中记吴武壮<sup>①</sup>事迹颇详。公素有志撰述名贤事略，此编所述，皆朱君目睹之事，颇足备椽笔采择也。诗曩尝见钞本《国史·吴武壮传》，仅叙战绩，大半皆钞奏疏之辞，无一语及吴武壮生平讲学之事。又《中兴名臣事略》较此稍详，然亦未尝及其家世，此亦野史之疏也。谨就所知，略陈一二：

吴武壮之先德名廷香，字兰轩，家贫好学，与桐城戴存庄、马命之为友，以学术气节相高。以优贡生举咸丰元年孝廉方正。迨庐江为贼攻陷，吴征君纠集乡团光复县城，诛贼守将任大刚而守之，乞援师未至，邻县贼众麇集，城复陷，吴征君巷战死之。吴武壮固儒士（屡试未入泮），以云骑尉世职起家，战事定，驻军宿迁、扬州、浦口等处。治戎之暇，劬学不懈，每日五鼓即起，雒诵《大学》一遍。天方明乃治事。最喜谈《易》。生平于《易》学颇有得，其理学则得之其先人。又尝师事曾文正而得其流风遗韵，持躬接物，咸秉一诚。轻财爱士，则又遵其先德之逸轨也。（吴征君家无恒产，以课读自给。性好客，屋宇湫隘，往往前门留客，潜命子出后门典衣以供饌，又每遇岁晚戚族不举火者，辄分修脯助之。）终身不问家计，不置妾媵。淮军将帅能以清德名世者，吴武

壮外无二人。诗又尝见其病中家书，言生平治心之学甚坚苦，儒者有勇，殆斯人与！昔杜元凯射不穿札，此则过之。羊叔子仁而爱人，事尤足纪。（尝闻人云：武壮剿捻后，驻军宿迁，有刺客夜入室，被获，询其何以来？则谓兄为捻被杀，此来为兄复仇也。武壮曰：复仇，义也。然捻死于法，非我私，姑宥汝，再来必诛。后亦无他。）聊举所知以告，以补骈文中所不及。敬颂起居，惟珍卫不宣

陈诗顿首

闰二月十二日

遗之<sup>⑤</sup>兄均此致候！

去冬沪上书肆有售仲容先生《墨子间诂》预约券者，云是温州近刻改定本，诗曾定一本。预约券中有云：正月先付十卷。而至今寂然无闻，不审果是温州刻本否？乞公代询之遗之兄，见示为叩！

(二十一)

十二日奉复一书，并邮寄朱曼君桂之《华轩骈文》二本，计荷收览。

近得北山师二函，述臂痛已愈，此病因酒后中风，是以口颊亦少有喎斜，得天津官医学堂一华人而擅西医治法者，用电气疗治，臂痛已痊愈。惟颊辅上电气甚痛，遂停用，仅服药水，收效略缓，然无大碍，必可渐次告痊。知注以闻。北山师深感我公荐医之惠，属为先道谢！

诗拟下月初十内外暂作天津行。如赐复函，请寄上海英大马路九江里余公馆代收。余君与诗至交，或代收存，或为转寄，均极妥速也。祇颂道安

陈诗顿首



闰二月二十六日

孙遗之兄晤时乞致声。

(二十二)

平子先生执事：

伏日介石先生来手书，以暑热多病，未能往谒，尊语均代达。其时吴北山先生旅居郁郁，久无书来，遂亦无以奉报。中秋前，北山先生由津赴秣陵，省其太夫人之恙，过沪相见，询知尊联已代送，欲作报书，适孙遗之兄来，谓作钱塘观潮之行，归途仍过此，遂尔迟迟以待。八月杪，朱彊村先生由苏州来，约作秣陵游。朱公与瘦师固十馀年京华旧识，比年诗词往复，咸愿见而不可得。此番握手，欢然互展阔积，东华遗事，叹咤渺不可追。诗与朱公游毕将归，初九日，吴太夫人病卒，（姓王氏，年七十三。）北山先生居忧，朱公归苏州。诗又留滞数日，为佐理笔墨事件，于十六日乘汽车返沪，北山师拟月杪扶椽归里，百日后仍赴秣陵，再定南北趋向。诗尝与瘦师谈及我公欲为杨文敬公作传，瘦师叹曰：当今能文章而又知文敬事实，能力久不渝而风义若古人者，舍我公其谁！诗归沪，又读手示，具悉一一。叔雅没后，旅殡萧然，闻送挽联亦无挂处。公作《挽诗》<sup>⑥</sup>甚善，如荷录示，当为登报，令海内人士共睹，俾知执事之笃于故旧，不以生死异交情也。《杨公<sup>⑦</sup>传》稿如撰就，亦乞录示为叩！肃复，敬颂

起居

附呈近作一首，乞海削。

陈诗顿首上

九月十九日

九月十日，张毓美约彊村先生及余循西城诣清凉山，寻随园故址。暮归，赋诗记之：

十年海上居，心怯车轮转。今为白下客，山色忽在眼，登降

不惮疲，东皋复南陂。积雨负重阳，篱花开独晚。晚风吹日东，耽游心倏暖。饭饱适城闉，坡陀明翠甌。导我张公子，神旺语弥隽，矍铄彊村叟，健步不用蹇。俄然睹盂山，酒人逝已远（谓顾石公）。空留挑菜会，失此糟丘健。狂者近中行，圣取我所善。萧寥兹山空，凄寂足重茧。披（下缺）

### [注]

①《宋恕集》卷九有《题陈子言诗》，自署（辛丑）“正月初八日”，二人交往始此。

②下笺为陈诗《书事》五律，再下笺为陈《观生》、《余热》、《秋夕》五律，缺年月题款，略。

③介公指广东方言学堂监督陈馘宸（介石）。

④本函为《宋恕集》卷七《致陈子言书》（一九〇七年七月十四日）之复书，彊村指朱祖谋，楚青指狄葆贤。

⑤指《寄陈鹤柴更正评平等阁诗话遗谭之惜之误》七绝，见《宋恕集》卷九。

⑥本函为《宋恕集》卷七《致陈子言书》（一九〇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之复书，沈君指沈兆祜，尊什指《致陈伯严》五古，见《宋恕集》卷九。

⑦指第二函中五言诗“张华肯世情”。

⑧北山指吴保初，泗州指杨士骧，《诗话》指陈诗《尊瓠室诗话》，古薇指朱祖谋。

⑨尊联指《自挽籀颀联语》、《又寄挽籀颀先生》、《挽籀颀》，均见《宋恕集》卷五附联语。

⑩即《寄怀吴君遂》，见《宋恕集》卷九。

⑪遁翁指金晦（遁斋），楚公指狄楚青。

⑫指宋恕诗集。现存宋恕诗稿有修改标题等編集迹象，但《六斋有韵文集》或《诗集》未见刊行。

⑬狄君南士指狄葆贤，瘳师指吴保初（晚年改名吴瘳）。

⑭指吴保初之父吴长庆，溢武壮。

⑮指孙诒棫，宋恕妻弟。

⑯《挽丁叔雅户部》，见《宋恕集》卷九。

⑰杨公指杨士骧，溢文敬，《宋恕集》卷五附联语有《挽杨泗州开府》。

## 五九 陈承绂 二件

### (一)

燕生仁兄大人阁下：

自沪上揖别，迄今十有五纪矣。……

现在东洞会文阁添造洋式讲堂，年内或可告竣。敝乡拟办女学，苦无良师鼓舞，徒有震起之望耳。吾邑女子数，近礼仪、可入高等小学者约有二三成，仍入初等小学，于年龄有所不合。女公子<sup>①</sup>经明行修，声誉久著，吾邑学界中皆相仰镜。前托敝堂苏君仲炬代为致意，未知不复远游，思兴故里，肯任义务，令女公子来振女学以化女界一归文明否？

《南雁山志》系敝乡刘眉锡先生所著。凡诸游览，均谓此志繁衍无宗，不合体例<sup>②</sup>，须得一名手者善为修饰润色之，乃成完璧以传奕世。弟于来正月宵，当同人祀会文乡贤时，愿请阁下携女公子来游南雁，演说洛学源流，为吾乡知所奋兴，兼从纂修此志，山灵幸甚，吾乡亦幸甚！专此，敬叩

冬安，并问令女士著安

弟陈承绂顿首

十二月十三灯下泐

### (二)

燕生仁兄大人惠览：

高斋揖别，时忆清谈。比想道躬康泰为颂！承赐石刻楹联<sup>③</sup>一对，前交海运，已抵会文矣，不日将嵌之砖壁，当能与雁山同其不朽也。

前胡邑尊因公赔垫，现有赦条，似可乘机恳请，免其子孙久系之累。但未接到大撰《去思碑》稿<sup>①</sup>，又不敢公然上禀，大约出月初旬躬来走领，敢望椽笔挥就，以便一同呈请，庶几公禀早一日得递，胡少爷即早一日得还乡里，不亦少伸部民之忧而大慰前宪在天之灵乎！

盼切祷切！……即请  
道安

弟陈承绂顿首

三月廿三日夜钟十一下泐

[注]

①指宋恕女儿宋昭(任觉)。

②现存刘眉锡撰《南雁荡山全志》六卷，抄本，有嘉庆二十年平阳刘眉锡序。

③《宋恕集·己酉日记》“三月初一日，少文去，以石联赠少文”，即此。

④指《胡公寿海墮泪碑记》，见《宋恕集》卷五。

六〇 陈秩元 一件

平翁先生足下：

此次同舟<sup>①</sup>，多领教言。今早便饭，殊为简褻，恕罪恕罪！

明早十点动轮，未暇送行，凉凉！若大驾到东京成城学校，该校规则及到学东文东语者，其内舍外舍价目，为费最省者，以何为妙？祈到时详为指示，费心之至，容当后谢！

足下再到神户，望移玉过谈。弟即不在此，然一问便知也。  
专此敬问

著安

恕不另片，明早八点钟早膳，请驾到叙。十点开行可及也。

弟陈秩元顿首

五月二十九泐

[注]

①据《宋恕集》卷八《致孙季穆书》(平字五号):“(癸卯)五月二十四日上弘济汽船”,“二十九上半日到兵库县之神户”。

## 六一 陈 豪 二件

(一)

七夕胜日,奉攀从者同游南山,暂违城市,解带写怀,并不治具,即就香积厨一尝伊蒲风味。先生高兴,惠然肯来,至盼至盼!到期破晓,当遣舆奉迎。弟等在净寺前拱候。此订,敬请  
研究生老道兄先生著安

小弟陈豪/杨文莹同顿首

初三日

(二)

燕生先生篋几:

前奉教言,匆匆又旬餘矣。前游烟霞寺,作诗未竟。在雪老<sup>①</sup>处得读大作,遂不能已,便足成之,录奉法家一晒!本不能吟事,既病不复凝思,更不成章也。手颂  
台安

小弟豪顿首

初十日

怡悦不可名,秋雨遂澄霁。游息爱高明,邂逅得同志(白叔<sup>②</sup>适先至)。老僧拓精舍,轩窗妥位置。无垢亦无碍,先我参真谛。洞中云欲飞,石态争诡异(雪老使黔,曾游飞云洞)。小立

污俄敛，暮搜心犹悸。盘磴緬仙踪，髻也未题识。忽现居士身，笠屐有殊致。麈尾而棕鞋，化坡添韵事（石壁旧镌财神，余令石工改肖公像）。何当塑李委，横谿作旁侍。万绿不闻蝉，凉风善人意。了了望越山，遥青纷可计。更看江上潮，目力若为恣。燕公妙手笔（公诗先成），诗成即游记。君复他日来，相与图远势（是日迟，琴南翁未至）。欲赋招隐篇，岩间富丛桂。

烟霞寺小集，即呈

燕生先生教正

小弟豪未是草稿

〔注〕

①杨文莹，字雪渔，详参《宋恕集》卷九《游南山诗》注文。

②高云麟，字白叔，杭州人，曾任内阁中书。

## 六二 陈葆善 一件

燕生先生大人左右：

一别忽已数年，时从道沪友人询问起居，藉悉比来道履康愉，时名益茂，不胜欣羨之至。介君<sup>①</sup>归，蒙惠《六斋卑议》，捧读之余，不觉神游三古。善姿禀凡陋，志趣衰颓，于学问经济一端，向未从事。然平居私念，或间从友人处偶谈时事，未尝不窃叹中国之治术，自秦汉以后，无非权力强弱之世界。中国学术，自洛闽以后实多迂腐卑鄙之议论，求所谓王者治平之道、儒家忠恕之教，实已渺不可追。而一孔之儒犹复笃守唐宋元明之谬种私说而不知改易，呜呼！中国民困其将永无得纾之日耶？不然，何梦梦者之终无醒期也。

今先生之书，虽间有惊骇世俗之处（如《洛闽》、《伦始》、《轻刑》、《救惨》诸篇，寡识者均不无訾议），然推之治平忠恕之旨，实

一一吻合(善所谓中国不平之事甚多,而尤莫甚于君臣、夫妇。君臣之道,三代盛时犹不失为平,若夫妇,则虽三代尚不及近西国之甚美甚善也)。此非善一人贡谏之言,想稍具理解者当无不心折也。

善伏处里间,乏善足述。近虽一意于医,然薄弱之躯不能锐意古籍,故虽偶有所得,较之古人实多未逮。曩因举家染白喉病甚险,而郡城及瑞邑小儿遭阨者尤夥(郡医无一合法者),故不揣鄙陋,作《白喉条辨》一卷。谬蒙同人许可,遂付剞劂(此症近数十年始见,从前虽有数书,均未妥善。西国亦有此病,谓之“发白片”,医治亦未有善法。善此书虽不敢自谓美备,然较之前数书,实能剖晰源流也)。惜付梓时适值心疾举发,未及修饰,故文理间多失叶,兹奉呈二卷,请详加斧削,倘遇精医友人,代为呈政,更为万幸。昔亭林先生言“读书不多,著书必误后学”。善何人斯,其敢自信。且医书与他书不同,一有误谬,贻害更烈。倘蒙随时训正,以便酌改,非但善之幸,抑亦天下民生之幸也。

介君学行兼优,求之今人,洵不易得,徒以不能随俗浮沉,遂为乡里贤者所忌。此次为讼事所累,实非得已,而乡之先达必欲兴大狱,实不知其用意所在(孙绅向称讼仇,出而为难,尚在情理之中,黄、项二绅<sup>①</sup>亦无故结此仇隙,实不可解)。然苟有天理,必有昭雪之日,不得谓直道之终难行也。先生与介君本属至契,倘有可以臂助之处,尚祈鼎力周旋为荷!草此布达,顺候著安,言不尽意,伏希鉴谅。

小弟陈葆善顿首

戊戌十一月廿九日泐

此函缮成已近一月,因轮期不得准消息,故至今始寄。介君事,闻近有为鲁仲连之举者,想能得当。乡大绅之意亦颇转,即不了,亦不至十分决裂也。知注附及。《白喉条辨》苦无佳纸,故

仅寄二卷。倘得佳纸当续寄奉也。

善又白

[注]

①孙绅指孙诒让，黄绅指黄体芳，项绅指项崧，详参《宋恕集》卷七《致叶浩吾书》。

### 六三 陈黻宸 七件

致宋燕生书第一，致宋平子书第二，致宋平子书第三，致宋平子书第四，致宋平子书第五，致宋平子书第六，致宋平子书第七。已见《陈黻宸集》胡编《书信》。

### 六四 沈兆祜 一件

平子先生史席：

瀕行屡接清谈，矧饥良慰。并承馈多珍，尤深感篆！抵东后，已将二六新闻逐日检寄，谅登记室。至各种政治小说，拟俟得复书后即行照购，因恐移砚他方，无从速寄故也。惟昨得同乡黄蕴谷兄来书，谓编译局有借重长才坐办。果尔，则追随讲席，得以时领教言，益深欣幸。

弟在此月馀，调查实业教育已有端倪。弟在译局曾编译地方自治书两种，拟便中在此间市役所、区役所、町村会各处周历一遭，藉资实验。第前领公费无多，行将告罄。弟译局薪水仅领至八月为止，现计九、十两月可领百金，如果阁下已得坐办，乞即飭收支员迅将弟之九、十两月薪水，送交济南城南将军庙街德华银行总理金君香荪，从速汇寄日本，俾得归国有资，以免留滞异域。若阁下尚未得坐办译局而仍在济南，亦乞代为筹画，速汇百



金以作归国计，不胜盼祷！手泐，即请  
台安

弟沈兆祯顿首  
九月廿六日

## 六五 沈亮荣 一件

燕生先生大人有道：

敬肃者：久违光霁，倏违数载，未通函候，歉仄殊深。日前迎、强二先生奉尊字相访，晤谈一次，略知先生近况。

先生抱经天纬地之才，近主于贵翰香先生处，当必有一番经略。联合满汉之策诚今日之要务，然此意当出诸宫庭王公大臣，乃为有用。其次则由民间自相联络，多请汉人为旗学生之教习，广开学堂以增长旗民之智识。然后渐求上达天听，奏请凡关系国家之事，如爵禄、考试之类，均须汉满一律，不另设一科，并准嫁娶相通。此亦联合满汉之一道也。晚又尝以此策商于诸大名家，彼等均言：“除速行立宪之外，别无他策。立宪者，觉罗氏之利，而满人亦可利益均沾。惟事权则满汉一律。若仍用专制政体，则革命排满之说恐将有实行之一日。”是说也，晚不敢加断语，偶闻近日朝廷颇有改行立宪之意，已遣王大臣至外洋考求其法，此则中国之福也。恭读贵翰香先生《演说录》数过，恳切详尽，诚足为当今之万全良药。先生曷不为之删润而付诸铅印？俾各省驻防及京外旗人读之当有大益。即汉人亦喜读之，如昔日寿富之议论，晚常在心目中也。

晚自（光绪）廿八年正月，在苏州高等学堂，忝在英文教习之职，于今已三载有半矣。今夏调充学务处差遣委员之职，尚未办过公事。自去年六月起，创办私塾改良会，先从浦东龚镇地方办起，旋在苏州设会，极为兴旺。半年之间成效颇著，于是有资

本家亦愿出资相助。晚遂劝诸大绅商集资设立总会，由晚经理其事，专事至各处劝学，设立私塾改良分会。现已设有十馀处分会，终日奔走，笔舌手足无一不忙，略师西人传教之意，雇船至各乡镇，谒见绅董士子，赠新教科书数十种。如肯相从，即开会演说，并请其签名入会，随时由会中派人考课，帮贴经费。

近来抵制美约一事，天下二十行省及各外埠同心响应，实为中国结大团体之先兆。晚为苏州争约处之发起人，又为上海争约处之干事员，时参末议，颇蒙众人采用。此晚近日办事之情形也。先生闻之，不知哑然失笑耶？抑有以教之耶？八九月间，如杭州有改良私塾之议，则晚或当到杭一行，届时当可至驻防学堂拜访先生，兼谒翰香先生及诸位贵同志也。馀容面续，祇请道安

教晚生制沈亮荣顿首

六月廿六日时在黄渡舟次

翰香先生处祈代为道候，恕不另笺。

### 六六 何树龄 一件

燕生尊兄大人阁下：

三月朔得读来诗，愧感之极！

弟何人斯，议论敢望子舆耶？世事不易，时萌方外之心。阁下观著相庵敲音，或当有以栽培弟也。谨此，顺候大安

弟何树龄顿首

(丙申)五月十三日

## 六七 何嗣焜 一件

明日十一点钟，杏翁观察<sup>①</sup>属请文从惠临宝源祥，并约静涵、敬夫诸公共商学堂事宜。专此奉达，拱候玉趾！祇颂燕生仁兄大人著安

弟何嗣焜顿首  
初七夜

[注]

①指盛宣怀，事见《宋恕集·丙申日记摘要》“六月初三”条，下文“静涵”指赵元益，“敬夫”指张焕纶。

## 六八 邵曾鉴 一件

春阴漠漠，天气困人，院中<sup>①</sup>小桃破红，丝柳垂碧，足下何不惠然前来？坐使东风笑人闷也。

前呈政之拙诗一卷，凉蒙点铁，乞掷还为诗！即请燕翁尊兄大人吟安

近作一首附呈晒政

教小弟邵曾鉴顿首

[注]

①指上海龙门书院。

## 六九 连甲 二件

(一)

平子仁兄大人阁下：

径启者：公立师范学堂现改为官立自费，明日即须开学，事出仓猝，办理无人，拟请明日移玉到彼，代为分劳。尔枚兄亦去，可以共相参酌一切。夙稔热心教育，可否俯如所请，即乞示下，曷胜切盼之至！手此，即请  
办安

愚弟连甲顿首  
(丙午正月)初三晚七钟

(二)

平子仁兄大人阁下：

今日官立自费学堂之举，重劳台从，并承登坛演说，开导诸生，热诚一片，溢于齿颊，钦佩奚似！

午后弟即到堂部署一切，确有规模。续添教习，业已敷用，学生亦均安谧如常。或不致再有变动，大局似可保全矣。道路迢遥，往返过于劳顿，执事公务繁多，且甚紧要，请即一意办公，无庸再为命驾。昨晚事出仓猝，致费清神，深抱不安，尚容晤谢。手此，敬请  
崇安

愚弟连甲顿首  
初四晚七钟

七〇 狄葆贤等 一件

今日五点钟，敬约惠临一品香酒叙。有严又陵先生在座，可畅谈也。此上  
燕生/枚叔两公

葆贤/通典顿首

## 七一 林庆衍 二件

### (一)

演生仁兄姻大人左右：

去岁自郡城匆匆一见，自后踪迹久疏，驰念无已。辰维吟祺清吉，定符中祝。

衍前在郡城，相见之巧。因忽闻家慈抱恙，即日回里。至十一月间，家慈即尔弃养，长为鲜民，想至交闻之，当为心痛。近精神枯瘁，学业荒矣，远愧古人，近想良友。

兹有请者：前仲容闻乌岭底掘地得古五铢钱，托衍前往相视其旁有何古石。惟乌岭底系属总名，不知其地果居何处？仲容并言吾弟曾得钱数枚，想已确知。兹即祈示悉，以便衍暇中诣访为幸。崧谷人至，匆卒不及细陈，泐此，请待安不庄

制小弟林庆衍顿首

(甲申十二月)二十四日未

尊处谷价如何？便中并示悉为荷。

小泉老叔前祈叱名请安。

### (二)

燕生仁兄大人执事：

濒行时得读手毕，并诵赠章，备承爱注，且感且愧！迺闻移居池上楼畔，泉石香媚，著述之暇，足畅襟怀，不胜健羨！

衍来沪之时，其意正如尊谕所云：趾高而气扬。不料此间<sup>①</sup>地既幽僻，不能时步。而人多浮冗，难于补缺，又须少留囊金以供旅费，不得访友，又不得购书。且渠田夫子间令人同伯仲昆弟

为时文帖诗以互相切磋，大违初衷。想兄闻之，昔羨我之来，今且幸己之不来也。

中法已和，比道、咸时各约少占体面。然百年藩属不祀忽诸，而衮衮诸公宴乐相庆，殊堪齿冷。此间有日本随员归沪，闻其国民穷财尽，断不能振；而中朝犹以劲敌目之，莫不笑中朝之无人也。惟恭闻今上已召见大臣，天资神武，是真薄海民夷之庆矣。

前吴祺甫先生曾由叔镛<sup>②</sup>托购算学书，叔镛随将其单失去。近叔镛已丁内艰，不便往询，祈我兄转问祺甫先生，令其再开一纸，当为购就寄去也。匆匆，馀容再述，就试时想必便道过此也。

此请

著安不庄

制弟林庆衍顿首上

[注]

①此间指上海龙门书院，温州博物馆藏有庆衍丙戌、丁亥龙门书院日记，其时孙锵鸣任山长。

②吴祺甫指平阳县学训导吴承志，著有《山海经地理今释》六卷；叔镛指黄绍第。

## 七二 宗源瀚 三件

### (一)

日前一席之谈，心折无似，辱书文词茂美，然过情之誉，万非源翰所克承，先生将有失辞之悔。大著略展，能无惊叹。《六字课言》首重心身今古，皆今日人材对症之药。此等识解，殆由天授，容读竟再缴。仲修书亦不容不作也<sup>①</sup>。此请

旅安

弟宗源瀚顿首<sup>②</sup>

(二)

弟于今之时局与人才，颇持“佞佛者愚，辟佛者迂”之说。偶亦私有所论辩，不辄示人，而亦绝无同调。不谓兄之论说辄先获我心。日来读大著，赠诗二首先以奉正。大著恐写清不易，当俟作就谭仲修书（与仲修亦久不通书矣）时，一并送还。行期果已諏吉否？此请  
著安

愚弟宗源瀚顿首

四月十八日

(三)

燕生尊兄大人左右：

屡奉书未答（次韵诗均得读），复以将趋谈也，卒卒未果，而病陡发。枉顾以方在药炉旁，有失倒屣，尤深惶恐。执事在沪，尚在迁延，抑径赴鄂耶？甚念甚念！

弟小病已愈，而宾客案牍之扰，一日间求静坐一时而不得。谭仲修兄书，今日雨窗草就奉览，以代一席之谈，请阅后封口代送。

浙中淫雨兼旬，午前节后晴三日，今又阴雨，杞忧曷极。大著写本初拟送还，今恐途中或沈失，又欲留示小儿，暂从缓缴。此请  
旅安

愚弟宗源瀚顿首

五月七日

[注]

①宋恕往武昌晤谭献(字仲修,号复堂),请宗源瀚作书介绍。

②《宋恕集·庚寅日记》:“四月十一日,访宗湘文,约见,大倾倒。”故此函写于四月十三日。

## 七三 周 珑 一 件

燕兄友婿大人阁下:

别来年馀<sup>①</sup>,无任驰系。去秋曾贡一笺,邮达析津,亮尘清览。迺惟动定胜恒为颂!

接仲闾函,得悉执事寓居海上,校求志院课,水师学堂一差闻已辞退矣。

珑以言语不通,既聋且哑,到洋以来,亦鲜出游,是以绝无闻见。近从一女师学习英文,惟年已老大,舌折健忘,恐未得有成也。

和议已成,闻黑旗一军固守台峒,不肯奉诏。西报云:已与倭兵开仗。有此波折,敌人恐后生衅矣!

外舅大人来正八旬寿期,珑拟与执事暨定(夫)蔚(文)两兄合制泥金寿屏以祝,其文请尊撰,请定书,其屏亦请兄在沪笺扇铺购办,寄交蔚兄带都,书成带瑞。所派分子若干,乞函示舍弟,自当如数奉缴,珑已函告渠也。蔚兄处,珑已函达,并乞蔚兄先知会定兄。又,寿屏长短阔狭须有尺寸,方可定裱。珑已函仲闾兄,属函告我兄,如一时未得渠函,请函询为幸。手此,顺叩  
著安

弟周珑顿首

[注]

①《宋恕集》卷九《送周孟龙随节西国之行》(一八九四年三月),故此函写于乙未年。



## 七四 周恩煦 三件录一

燕生贤弟左右：

去年接手书未复，旋晤于安固。伟哉吾子！盖以介子之壮怀、景略之宏识而兼延笃之好学。莫邪挺锷，天骥汗血，幸蓄精采以俟时来。

恩煦既蹇于遇，重以家累。暮气乘之，读平子之赋，辄欲韬翰；味子云之玄，惟思闭户。迫于饥驱，寄食庖下，知我惠子，此岂予之志哉！

顷者以婚姻故，暂羁崇明。橐笔裸壤，悔出下策，曾驰书止叟夫子，恳其于秣陵书局分润杯勺以苏近困。弟恐发棠之情徒渎大贤，颇闻（许）仙屏方伯收纳寒酸，多褻其门。拟乞太仆师一言，为先容之地。以北海之荐书，邀元礼之容接，惊为较易。私衷惴激，未敢辄以上陈。贤弟登堂请益，无间晨昏，密坐之顷，烦即代告，可否一听师裁。

又闻仲容兄今春未与计偕，窃用驰系。且垂照幽寂，深感于心。伯龙昆玉最笃气谊，勤恳之忱有加无已，均欲裁笺问候。离索荒凉，转觉情塞。晤时幸并以此商之。盖仆郁郁处此，甚愿效御寇之嫁卫，不甘为毛遂之居赵也。倘有翔鸿，幸毋金玉！手此，即叩

著祉不賜

劣兄恩煦谨白

（戊子）三月朔日

## 七五 周恩湛 一件

平翁仁兄世大人阁下：

初二日附笺问候，想邀察人。

查事早已详细查明，惟必须与段太尊面叙一切。候至今日午后，隼旃回署，再商办法，明日准可就道，约廿四五始能回省。此间官绅隔不通气，往往以耳闻为目见。公牍上说的话全靠不住。非切实拟一办法，官绅一关仍打不通也。

又，青郡局面甚好，民情亦尚朴实。惟雨少旱多，似非多栽树多开井不可。但庶务繁兴，恐一时无力办到此耳。

昨谒范公祠，作诗二首，另纸呈政。匆匆布请  
道安

弟恩湛谨上

(十二月)初八日

附：诗稿一纸(《范公祠》《范公泉》，略)。

## 七六 周 观(一名焕枢) 三件

(一)

燕生道兄大人执事：

焕枢十年前游于瑞安孙太仆师之门，于时同学多翩翩英才。山泽之癯，孑然寡和。及见执事，俨若有思，静若时行，予人可亲，而隐具不可一世之概。以年犹未逾冠，焕枢窃心独敬慕之。

后三年，与执事邂逅郡城，辱垂询别后所学若何？焕枢方罹文网，展转得脱，疲形敝神，丧其知虑，不知所答。然窃感执事刮目相待，纯古良友风谊。自尔以来，忽又裘葛七更。焕枢不幸，泯然众人。而执事才学超迈，遇合离奇，为我党绝无仅有。士者固贵能自树立也，执事得时大用，身系天下之重，养和纳福，知不足尘以颂祷！

猥有读者，焕枢年矢疾催，学无成就，命薄数奇。大父母、母氏相踵弃养，家日贫落；单亲且逮中衰，菽水之奉犹阙，而岁入修

羊不给俯畜，啼丰号暖，方寸如灼。摄提格之岁（庚寅），平湖沈公吉田<sup>①</sup>擢藩台海。沈公为家尊业师，矫命上书，过蒙许召，行有日矣，忽遭大故。至前年秋，闻沈公摄台抚。不孝丧才逾期，饘粥不继，严命远游，弧矢苦块，轻重差缪，自天降戾，当山人浮海之日，沈公正骑箕尾<sup>②</sup>。支离飘泊，六投祢刺，一归阮辙。去腊旋里，求助陈介石、志三诸疏财之友，始得勉度岁。今年有乐清郑味轩秀才，授徒颇众，留寄一餐，郑君虽世之当时，我之鲍叔，然力不能逮，势不能久。昨访志三、介石二君，均以再图远出为是。而仲容孙丈初筮一告，小往有吝。已读再三，计无复之。不自揣度，仰惟执事生意满胸，知世哲人，敢介介君一言，并自陈情。所以冒昧干求者，往岁勾留申江，遇执事纪纲杨者，偶及焕枢与同里夫己氏齑齧，询所由闻，则云似得之执事与人谈及。屯蹙否塞之人，闻其姓名尚挂高贤齿类，不问轻重，辄喜不自胜。而故人池云山亦言：曩与执事谈我里学文者，鄙拙亦在执事咳唾之余。顷遂不觉妄念萌茁，区区故不敢隐于贤者之前也。抑又有难焉：焕枢虽菲才，然迂琐非可依州县，近复深知此中一席，名累猪肝，实呼鸡肋。悦值宾榻已盈，转资说项，其言太辄，执事交多上游，嘘吹一送，当不令落凡近耳。狂瞽悲吻，伏惟亮其愚而悯其穷，幸甚感甚！

拟于夏秋之间，北渡汪洋渤海，师乎成连，何以位置我使情移也？贵僚张蔚文明府，久别悬悬！中流自在，且慰且羨，不及另奉候矣，如蒙惠报，以速为佳。烦寄温郡大南门外虞师巷恒记纸栈代收。此达，顺请  
 勋安，临颖神驰。

愚小弟周焕枢顿首

（二）

《读〈卑议〉后》，已见《宋恕集》卷一附录。

### (三)

燕公道兄先生执事：

不相见四五年，未尝有一书问起居，时时从陈介石、池云珊二兄询知道履安颐。

去秋过辱大文《书素王教会议后》<sup>①</sup>，因肆奇丽，沈痛异常。世变如斯，鄙怀郁结，移山寨海之诚，得有道奖引激励之，自喜芳情不孤，空谷足音，犹能感发大心，为奏希世韶护，使斗室生春，忭舞不知所为。今年为素王降世二千四百四十九年，周正灵王二十一年、鲁襄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二十八日)、今寅建八月二十八日圣寿之辰，适逢二十八宿之斗值日，拟以是日举行礼拜。以后凡遇角、斗、奎、井四宿值日为小礼拜日，而圣寿及二月十一日圣忌二日为大礼拜日，七日安息礼拜。虽步武西教，其实原本《周易·复·系辞》：“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旧说至日为冬至，弟以为：“至日者，六日勤动，至于七日，用阖四门，与民休息。虽遇巡守觐岳之年，同律协时之典，是日亦不事事，盖其一也。”现与同志钱伯吹孝廉议建翼圣教会，亦犹耶稣教别名救世复元教，而行于中土对外人曰耶稣教云尔。今我创始之日，嫌素王教称名震烁庸俗，故亦名翼圣教会，似较平妥。更欲将《论语》、《孝经》演作白话土语，使农民、妇女皆喻，效彼所传《新约圣书》，而曰《新圣书》，而素王降世前一年经书为《旧圣书》。先出《新圣书》，选人七日礼拜讲说，并不许教会中人与西教结怨寻仇，藉可弥民教争讼之衅，胜地方官保护多矣。更，素王教能否由我分立黄、白二宗，如佛氏之南、北宗，此愿未知遂否？一切未善未尽，有道勿吝教之。

附寄胡仲巽先生《先圣生卒考》，无介未见，不敢通书，乞转致。

小弟周观顿首

## [注]

①沈吉田，名应奎。下文“沈公摄台抚”，指光绪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台湾巡抚刘铭传病免，沈应奎以布政使护理台抚。

②光绪十七年四月二日邵友濂授台湾巡抚，沈应奎护理仅数日即病亡。

③《宋恕集》卷四有《书周焕枢大建素王教会议后》。

## 七七 金 晦 四件

### (一)

燕生道交阁下：

辱蒙赐书，拳拳以晦之黜革<sup>①</sup>为念，而终复勉以污身救世之说。阁下之忧世者深矣。独惜所以爱晦者犹未至也。

古之圣贤，必其德、其量均足以并包一世，其于仕止、久速、出处、语默之道，从容顺应，措之裕如，能用世而不为世用，然后周流传食，席不暖，灶不黔，仆仆于鲁卫陈蔡、齐梁滕宋之郊而无所畏。然不税驾而行，致为臣而去，虽待以季孟之间，重以诸大夫国人之矜式，而夷然不顾，犹且毁于叔孙、厄于臧仓，绝粮闻戒，屡濒于危。夫“民之多辟，毋自立辟”，泄治之所以见杀于陈也。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盆成括之所以见杀于齐也。方今法守凌替，泄沓成风，稍异时流，反滋忌嫉。虽以申商诸子处此，唯有槁首囚项，长为农圃以没世耳。况晦所学，不能得申商诸子之万一，仕止、久速、出处、语默之道毫发未有所闻，而阁下乃以孔孟所不为者督之于晦，我恐于世无补，而晦之身则已卒蹈于死而莫之救也。纵令不死，而持此不肖之身，颯颯焉思为枉己直人之计，有识之士方窃笑而议其后，而能救世乎！

晦昨已改名曰晦，字曰韬甫，额所居曰蚓庐，自号曰蚓庐畸士。今复取《易》“嘉遁”二字以名所常居之室。室之外为庐若堂

若庭，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庐以外则无晦之迹矣。室之内几一榻一，经史百家数千卷，皆晦所手置；松皮石一方，盖得之于严子陵祠前者；其他笔床、砚匣、珠盘、茗碗之属皆具。晨起入室，凭几危坐，读书学算，有事则记，倦则倚榻假寐，或玩石自遣。每日所行不过数武之地，而天地之高厚、宇宙之广大、民物之繁颐、昼夜阴阳之变化、岁时寒暑之推迁，与夫古今帝运盛衰之故、政治得失之序、风俗善恶之原、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机，皆日往来于心胸，而浩然有以自得，此果翳谁之赐？阁下视晦，其肯以此而易彼否也！

前友人以虚言相恫喝者，谓晦久为众怨所聚，不谋开复，则瑞城断不可居。晦谓诸人：能为地方容则留之，不能为地方容则去之，无处无庐，无处无室，无处无几与榻，即亦无处无晦。瑞安可也，永嘉、乐清、平阳、泰顺可也，即逐逐千里、万里之外可也。晦且不为家计，岂暇为世计乎！然则污身救世之说，不特晦之所不敢出，当亦爱晦者之所不忍出也。贵县杨君仲渔为众任咎，自称详革，可谓高矣；而不能忘情开复，卒为（夫）己氏所笑，此又近事之可为殷鉴者也。

晦心与志违，前已屡为阁下言之，本可乘此美机，栖遁岩谷，唯买山之资措置未就，不能不溷处于城市耳。阁下何日来城，尚祈不以无状见弃，幸甚幸甚！

蜗庐畸士金晦顿首

(二)

燕生有道尊兄足下：

自大驾返舍，面晤匆匆，未获屡奉教益，殊深歉仄！

昨宗观察书来，欲以温郡测绘见委，晦因园事繁冗，已复书力辞矣。晦与足下知己之雅，相印以心，出处之致不言而喻，乃晦知足下，足下不知晦，何也？

晦三十以来，抗心希古，自待颇高。读书之暇，伏几窃念：三代之治、周孔之教，自汉至今，何遽歇绝？宋儒虽以圣学自任，而空谈性天，无裨经济，伊、吕之业，恐非所胜。近读颜、李之书，参验泰西治术，乃知王道学教确有正传。闭户造车，出门合辙，此心之合，千里皆同，诚非虚也。西人力量极大，规制极阔，心里极专，推究极精。晦独疑其有纲而无纪，有末而无本，虽能取效一时，恐难行之久远。数年以来，旷观博览，穷极古今之变，周知小民之情，窃以为学不法三代，终系无本之学，宋儒是也；治不法三代，终系无本之治，泰西是也。自惟迂阔，与世寡合，年甫四十，元发半白，草木望秋而零，候虫遇寒而阒，没世之称，知己无望，非意之誉，更何敢任。谨以平日拘墟之见略陈之足下，足下可以知其无用之故矣。

按：拙著一十八条：一曰法乡三物以作人材，二曰创议政院以通下情，三曰复坐论之仪以优臣礼，四曰定盟会之典以联邦交，五曰设保甲连属之治使众寡相维，六曰为都乡训练之制使兵农合一，七曰推贤以兴礼让之风，八曰久任以师封建之意，九曰重禄以养职官之廉，十曰限田以平贫富之争，十有一曰公考察于民使举错无不得其当，十有二曰议刑罚于学使讼狱无不得其平，十有三曰定贡赋以足国用，十有四曰程工役以开利源，十有五曰置女师以端内治之原，十有六曰立司媒以正判合之义，十有七曰禁释道以绝地天之道，十有八曰绝优娼以维风俗之本。每条俱有细目，此乃其大纲也。内议政院一条得之泰西，陈君志三亦见及此。馀悉本《周官》及颜、李之书。唯考察、刑罚、司媒三条则出之独见，自谓可补三代治法之未备。使天假之岁月，幸而成书，传之子弟，藏之深山穷谷以俟辅世宰相者之出而求焉，则区区之愿已毕矣。庄生以牺而全，卞和以璞而刖，晦思之已熟，足下幸勿再言！

足下方为数万里之游，环地球而测南极，省西洋之风土，扩

瀛海之巨观。而晦则跬伏一廛，持筹握算，与狙侏争毫末之利，其器量之相远岂可以道里计哉！书不尽言，统惟鉴谅！

即请

近安！大驾何日荣行，事冗不及走送，恕恕。

弟金晦顿首<sup>②</sup>

(三)

燕生仁兄阁下：

敝徒陈宗虞于测绘之学颇有所解，近和平邑作副董，未甚适意，欲烦阁下略加推奖，俾得少获涓埃之助，不知肯赐垂青否？

大驾拟于何日动身？晦事冗，不克走送，奈何奈何！外间有道及贱名者，切祈缄口勿谈，至荷至祷！顺请刻安不一

弟金晦顿首

辛(卯)十月廿二日

(四)

燕生有道尊兄阁下：

自武林分袂，忽忽已数年矣。晦适来厕身市井，沾沾微利，志气颓堕，识解猥鄙，实无以对知己，是以久疏音问，非敢自外也。小儿恒照不揣固陋，妄欲从事西学，遂有申江之行。画虎类狗，其不为大君子所笑者几希！然舐犊之私，晦实不能自克，而屋乌之忧，或亦阁下所乐为玉成也。

阁下学贯中西，目空今古，当今之世，舍阁下其谁与归？然古之君子，可出可处，可语可默，以晦之驽下，岂敢妄参末议。然可否之间，窃愿阁下之熟思而审处之，则幸甚矣。专此谨布，顺请

著安，冒昧之处统希原谅不宣。



弟金晦顿首  
(癸巳)五月初二日

[注]

①金鸣昌原为康生，因杨宅闹考牵连被革，改名金晦，为瑞安名士。

②辛卯十月念九，陈虬有《宋君燕生将有俄德之行，口占送别》，此函写于同时。

## 七八 牧卷次郎 二件

(一)

启者：弟拟于日内即回敝国，兹订于十四日下午六点钟假座四马路聚丰园小酌叙别，以伸拳拳之意。奉屈大驾早临为盼！此请

燕生先生台安

弟牧卷次郎顿首<sup>①</sup>

(二)

此日拜访，不得把晤为憾！昨日呈一书，明夕聚丰园小酌，请大驾惠临，不知见诺否？

牧卷次郎  
(前函之次日)

背面：扇面一张，不嫌挥洒幸甚！

[注]

①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宋恕于《又上俞师书》中云：“顷有东人河本砚平、山根虎臣、安藤虎男、牧卷次郎四君者，于沪滨开一小学校及月报馆。”（见《宋恕集》卷七）。此函应写于该年或稍后。

《宋恕集》补编

## 七九 欧阳柱 二件

### (一)

宋先生来耶？

渴想久矣，扫径焚香，鹄候赐教。并颂尘安

教弟柱合十和尚

(丙午)十二月八日

### (二)

燕生先生无恙耶？

今日夫人由浙至沪，馈某家珍及洋点，谢谢！

及悉先生留鲁，是莲帅<sup>①</sup>不得而有之者，鲁得而有之也。为鲁幸与！为学界前途幸！

某愧乏状堪告知己，但刻已决定持素绝荤，希冀万一成就往生愿足矣。其缘因乃六月间遇一善知识，是桂伯华居士之妹倩李证刚其人者，畅叙数日夜，净土愿因而坚固也。李君夫妻相敬如宾，尤所异者，四年伉俪不染一尘，如此童男处女，诃不绝无而仅有耶！闻李君数年梵行已有种种效验，一切有情眷属被化者不少云。顺及，并颂

道安

教愚弟阿柱合十

(丁未)九月初四

[注]

①指杨士骧(字莲府)，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由山东巡抚迁署直隶总督。

## 八〇 赵元益 一件

燕生仁兄大人史席：

南北遥隔，久未晤叙，怅甚念甚！

前日，尊嫂夫人暨令媛来南，弟即引至女公学塾，嘱塾中监塾舍亲孙筱垞之夫人出迎，导观一切，规模想已得其大概矣。

昨日奉诵惠书，敬悉一是。今媛欲附坐该公学，习绘事半年，甚好。弟今日往女公学账房面询章程。据云：脩金作半年算，共六元，膳金作五个月，共十元零五角。至于教绘画之期，每逢三、六、九日，女师必到，馀日只可自己加工，女师不教也。如尊意已定，乞示到塾之期（须携带行李），弟当代为报名，并取该公学收条送呈台览。至于塾中一切，有舍亲孙监院照应，自能宾至如归也。

专此，奉复，并请

撰安

附：女公学账房抄账一纸

小弟赵元益顿首

（乙未）二月初七日

## 八一 赵诒琛 一件

燕生先生大人阁下：

数年阔别，时切驰思。昨承枉顾，又失迎迓，至以为歉！

今晨早起，拟奔赴栈中，藉聆廛教。不意遇台从于中外交界之方板桥，未获畅叙，怅然而返。礼拜之约，弟尚有他事，恐不能如愿。嗣后拟与阁下通函，请将地址开示为感。

赵诒琛顿首

二月二十九日

## 八二 赵诒琇 四件

### (一)

燕生先生大人阁下：

沪上受教数月，大开茅塞。晚一遇经甫师，再遇先生，皆蒙不弃，引列弟子，实为生平第一大福分。五中感激，尚能以笔墨宣耶？惟冀鉴之而已。

别后忽忽如失所依，两诵手书，知蒙相公特识，前程远大，颇慰下怀。裁答久稽，曷胜歉仄！比维起居迪吉，名重公卿，定符下颂。

晚庸碌如恒，无师鲜友，流光易逝，学问难成，如何如何。惟时时以前闻于先生之绪论及所以规勉者往来于胸中，辄深佩悟，有振作之意。近亦颇有所撰著，然皆无足观也。

先生日来志气若何振作？著述又增几许？堂事尚有可为否？门下英才多否？若何造就之方？有遇奇人学士否？北洋情形竟为若何？暇希详示一切！

吕总办本与家君<sup>①</sup>交好，人极爱材好善，想必鱼水相投。所与谈者何道？晚昆弟质薄学浅，承雅意表扬，只增惭悚耳！

经师常通信；雨师曾往台湾一行，过沪相叙数日；浚公不知去向；云公一见之后未重晤；江雪翁依然故我；梅问兄<sup>②</sup>未入制局，闻为人所尼；其余诸君皆如故。

前日晤傅兰雅先生，谓心中时时有宋先生，问近况，告以实，并为言大著《卑议》篇目，渠意欲索观，并言“我可代刊行世”等语，极有情意也。未知尊意如何？

张幼樵、陈容民二公已见否？看来如何？出洋之事能有机会否？此事极好。鄙意以为水师学堂一席只可为息肩之地，不

必久留，缘恐不足以有为，人已皆无甚大益也。冒昧之言，未识先生以为何如？公馀之暇，祈时时赐以教言，并示以心得，俾愚者不终于愚，幸甚感甚！晚极爱聆大教也。临楮曷胜神驰，盼切之至！（前留衣箱近尚乏便，又及。）率此敬请海安，并祈赐教。

家兄嘱笔请安。

晚生赵诒琇顿首

七月廿七日

(二)

燕生先生大人阁下：

正拟肃笺奉候起居，适接三月十六日惠函，先施快幸，如获至宝。旋于本月十八日谨复一缄，叙答一切，兼陈鄙论数则，仰求指政，共十馀纸寄西城。兹接十四日来示（并致经师信，当即代寄），知此书恐付浮沉，故复重述一切，伏乞清鉴！

聪明才识如阁下者，所谓问世而一出者也。琇幸得生同时，因缘相见，又承愿与下交，开拓我心胸，激发我志气，此琇生平第一大快事，尤感服而不能忘者也。来书承勉，语皆恳切，知阁下期爱之深，琇敢不努力以副知己雅望，万望此后时赐药石，俾免荒落，幸甚感甚！

执事代经师画谋一节，可谓忠至，已将来函寄台矣。经师去秋辞金（陵）局差后，本可不必回沪，不过请假数月安息而已。彼时邵公<sup>①</sup>亦因病有退志，所以暂不委经师以事。至今春精神又振，一再书来催促，经师义不容辞，于二月上旬赴台（此所以既辞复往也），现委商务提调，事较前局更难，积弊更深云。

陈浚公确是有心人，惟其学术终是魔道。闻去年出门一载，过年在家，近又不知何往。琇有一书与之开谈，未寄，先呈阁下一阅以为何如，阅后即乞掷下为禱！

傅君(近回国)每见辄询阁下消息,并盼大著寄刻。尝云:“我们同有救世之心,即同是一条路上人,最为难得。所以心中时想起他来。”其情甚厚,亦可感也。

雨公去秋赴台,一走无所就而归,近不知在何处,杭馆辞却,与贵君略有不合,未知何故。江君依然故我,其人魔处竟已不可救药,奈何!梅院诸公用功如常,馆事亦甚振作。惟问羹在汉口为《汉报》主笔,櫛之就馆台湾。琇自正月至今,在院代馆,自课未免少荒。今方了却,可以专力文史。

阁下近作何等功夫,心得必多,著述又增几许,有奇书读否?得好友交否?堂总仍为吕公否?常晤谈否?陈容翁、张佩纶均纵谈否?今秋乡试下北闱抑回南?均深系念,祈详示一二。回忆昔日沪滨驾驻,细语论心,纵读天下事,其乐何极!此后不知何日重续此欢,思之怅然。乡试时如回南,道过沪上,务必枉顾,畅叙十日,以抒积忱为祷!

贵堂公事如何?究有实际否?尝谓中国今日不可谓不竭力讲求富强之道矣。然数十年来依然民穷财匮。兵不足战、器不足用者,其弊在不得其本、枝枝节节而为之也。枝枝节节而为之,劳民伤财而已。即如制造等局,每岁靡金不知凡几,然只算有此一局为将来富强开其先基。若欲责实效于目前,恐不过粉饰太平,而非实事求是之谈也。故窃以为西法可效者多,惟当分别观之:此为本务必先效也,此为末务可以稍缓,此为效验可待不可效也。(西俗跳舞接吻,男女自择偶,杀人不论抵等,在彼为美谈,行之中国则大乱矣。时未至,其候未到也。慕夜不闭户之美而坏其馆垣,袭道不拾遗之美而置金衢路,适以海盗耳。)今中国鲜能在本务上着力,徒举其效验末务之事行之,所以虽行西法,适足以为国家之害而启迂者之疑。要之,中国天下非从大本大源振顿一番,终不可为矣。必得几经惩创、几经变割,而后梦者以醒、怠者以振,庶几风俗丕变、国事犹可为也。若天时未至,

事权不属，则虽大声疾呼，何有应者。补苴罅漏，张皇幽渺，在世一日尽一日之心力，此我儒自尽之道当如此，亦不可不知也。未知然否？

神道设教，圣人防恶于阴微之权道，然其弊至于不务实事（如信鬼神，不重医药之类甚多）。甚至以诵经可以消灾，遂直行其恶而不顾，是防之适以启之。鄙意治国者赏罚不失其实，已足以驱策天下；必防及阴微，则俟其化之成焉。若假手于鬼神之说，则未免有太高欲速之弊。然今西国重天主而实事求是，不相害而相益，岂亦各视其设教之何如耶！其利弊究属如何，阁下明识，亦曾虑及此事否？

来书谓“天地间十分所以然之故，西人尚止扶破出二三分耳”。卓哉言乎！窃谓即天地造化之妙，亦年精一年，所以开辟之后千万（年）而后有草木禽兽，又千万年而后有人，人之后更千万年，安知不又有更灵之一物生耶？即不然，而人之聪明灵巧亦以时而进，即天地造化之妙因时而进之实据也。

来书又谓“君子之罪有甚于小人者”。此言似激实确。大凡君子于人情世故每易隔膜，所以虽有一片婆心，而其立法适以害天下、便小人，故考究人情世故，亦经济之一要也。然否？

贵乡金遁斋先生之世兄，新由源初先生<sup>①</sup>介绍，来沪从徐祝文学化学，其师林和叔亦同志，共寓局后，极为难得。源初先生有东洋之游。经甫先生处信寄台北府大稻埕商务总局便是。搭杂，敬请

著安，并盼教益

晚学赵诒琦顿首

(三)

燕生先生大人阁下：

去秋一别至今，未通音书，无恙为念。

兹有钟鹤笙先生天伟者，极热血有心人。通识时务，磊落多才气，来游津门，慕阁下大名，囑琇一书为介。想阁下亦早已闻名而愿见矣。客地相逢，开怀纵谈经济天下事，必有相得益彰之乐，欣羨奚如。

天下大局不可为矣，然我辈何可不留此一番论议于天壤间耶？明信者渐众，则天下事终有可为也。但不知谁为华盛顿之再世耳？窃尝俯仰时局，以为洋人通商之弊在于汲取国膏，非使中国民穷财尽不止。而鸦片一物为害尤毒，必宜设法禁止。此皆人人共见之弊，非害之大者。害之大者莫甚于中国千百年来号为圣王所定之法律政教，世代承行，莫敢轻于一更者。平心论之，件件都不合乎事理之平正，相习成风，上下不察，此则关乎人心风俗之大，害之尤烈者也。

琇也不才，身不满七尺，手无寸柄，年逾弱冠，而功业茫然。感触于中，惟有效贾长沙痛哭流涕而已。便笔及此，勿示外人。春寒料峭，诸维珍重自爱！沪中故旧无恙，勿以为念。鸿便尚希示我数行，专泐，顺请道安，不尽缕缕，阖第大吉。

后学赵诒琇顿首  
(甲午)二月十四日

(四)

燕生先生大人阁下：

数日不见，念念！

日前在府所谈，商诸仲逊<sup>⑤</sup>一节，日来未知有何眉目？不见福音，颇以为疑。乞草示数行为祷！

诒琇叩上  
初二

纯阳祖师生数，颇著灵验。昨起得一数云：问出洋？“瀛



洲有路，只在掌握。淡墨标榜，鳌头独步。”

[注]

①吕总办指吕耀斗，家君指赵元益。

②经师指张焕纶，雨师指唐天燮，浚公指陈浚卿，梅指梅问羹，江指江雪舫，云公不详。

③指台湾巡抚邵友濂。

④指黄庆澄(源初)介绍金晦之子恒照来上海学化学，见前金晦函。

⑤仲逊指胡惟志，和宋恕邻居(仁智里)。

## 八三 贵林二件

### (一)

燕生仁兄大人阁下：

三月初七日接读手示，谨悉一切，渴怀顿慰矣。

《通议》四篇<sup>①</sup>，弟恨无两翼飞去海上一读，不知阁下何日赴津。如可缓期，可否先寄下，容弟一览为荷？如果发刻无资，可仿集股法(弟愿附一股)。阁下此举，以民生之急苦论，则万不能再缓。以官场之情形论，则尚似乎有待。今阁下拟呈李相及质当道大人先生，意者非此诸当道不能显此《通议》，则民生之疾苦终不可得而拯，然亦宜珍重，择可而与。不然，宁抱沉珠之憾，毋为卞氏荆山之哭。弟恐献璞过早，此日风气未开之徒得以逞攻击之口；及致有机可行之候，反有信任不专之虞。此愚见如此，高鉴烛之！

王谨微前年秋因伊内人与邻舍口角，几出人命。延至冬季，携眷回里。张品梅于本年二月初二日续姻，忽气喘大发，即于是夕作古，此真稀有之惨事也。前年秋，自我兄别后，弟月做文三篇，皆未间断，后又学做时文数篇(均请品梅兄改政，今伊永诀

东  
甌  
三  
先  
生  
集  
补  
编

矣，可叹！)迨客春补缺晋见，至秋旋杭，患病颇重。正值介(石)、云(珊)二公来赴闈试，未能聚谈，深以为憾。我兄处亦未能亲书一纸裁候，乞谅其情以原之！

病后至今，只看《朱子》、古文及《理学宗传》诸书，得益不少。去冬求愚初<sup>②</sup>兄来，规过一书，弟当就所规答复一书，原欲藉以明理，互相质证；乃愚公近复书，以“各行其是”四字了之，此弟所大不慊于心也。盖弟赋性虽拙，而不肯自安于拙，遇事求明，而不敢自是其明，是以遇识见高于弟者，必虚心听教。今愚公受弟复书，不申可否以见教。盖非以弟为不才而弃，或别有故与？乞我兄暇日代为婉言，不妨请渠再赐教一纸为荷！渠前来一纸，寄呈钧览(此纸仍望便时寄还)。弟前复渠一纸，并抄眷《论开医局书后》一纸，我兄便中可向渠讨阅，兹不另眷也。

又，客秋求经甫先生开示经济、洋务、舆地等学一书，当蒙宏篇彥示，明白指陈。弟私心感激，即欲具帖拜门，商请雨师致函为弟先容，并录呈《时务答问》一稿请改正。当接复书婉辞，以赴邵公召不暇阅弟录稿云。俟当续函，至今尚未接函。但此稿字数甚多，现无暇录以求正我兄为憾耳。

现在本营出有防御一缺，月内大约必要挑放，是以弟现于文课暂停，时用武功。倘蒙庇幸挑此缺，则四月内必要进京，可聚会畅聆教言矣。吉三诸事如恒，嘱笔道候不另。即敬请  
著安

教小弟贵林顿首

壬辰三月望日寄

(二)

燕生我兄大人如晤：

林君来省，得手示，领悉一切。孙君印送《谕旨》<sup>③</sup>，足见热心慈惠，钦佩曷已！介石《学报》<sup>④</sup>之举，初闻之际，弟即日驰呈

一函，諫其必与他人分清权限，庶可见机易退。介君复书含糊过去。弟详细探查，此举恐难持久，且有口舌，介君之粗率，恐无进步之期矣。

省学浮嚣极矣，闻于上讲堂之际，先生不敢置一辞，一任学生夸谈。今日如此，明日如彼，先生仅言“容再商”而已。府学于夏日由太守信致伯君，内言“顷奉藩宪面谕，府学堂总理请潘某某”等语，此函弟于不意中在府学堂见之，可谓巧极。潘君到学堂后，请众师偕学生同厅用膳，并请众师分各生，离合之间隐有监视偶语之意。歇夏后，伯君辞去，仲恕来矣，叔明升介君之席矣。秋闱，二叔、仲恕、伯纲皆下闱。<sup>⑤</sup>徐抚九闻已来杭，弟因敝营本年办理军政大典，公事纷烦，尚无暇相访。过数日当往见，为我兄代道谢忱。

杨君《吾妻镜》<sup>⑥</sup>书，非译笔，乃渠自著者。立论近西人伯拉图之说而幻妄过之。如云：宜于一女数夫，宜同姓为婚，私奔不宜禁，交合大益人等说。弟曾著一《书后》径致杨君，复书妄辩，谓时至大同，舍一女数夫之道，虽以孔子为君，佛、耶为相，亦不能治，并引妓女多夫则不生为比例。可谓笑语之至！弟录有底稿，暇时当再钞呈以博一笑。弟近日阅《新民丛报》，知任公推尊西儒过甚，意欲博考西儒全集，择抄其精要之语，与我汉宋诸儒精要语录并抄，合为一集。此愿不知何日始偿也！

今科秋闱，首场尚肃静。二场乱号，纷哗之至，监临劝谕，百般皆不肯听。后以准其三场时任意坐号，始安静归号，甚矣我华人之无人格而奴隶性质之人多多也！弟近日以考求哲学为主，不拘阅何种书，皆择要抄录以为他日因缘渡人之敲门砖。锡侯<sup>⑦</sup>亦下秋闱，闻于场后应天津《大公报》之聘。弟与此君始终交情极疏。

府学堂林分教少泉在申毁介君并及于弟，闻童君亦韩曾抱不平，痛骂林某。弟特著《中学堂八日大事记缘启》并《第一日

记》二篇与童君以报之。闻上洋(?)与中学堂事,各报两不登报,杭人亦日渐平静,雪丈似亦释然。故弟之《大事记》<sup>⑧</sup>未终篇而止。本届敝营大典,某协领以被申斥下跪,某佐领以系某都统之婿,故二人得卓异之荐举。弟视同新闻纸之暂阅,一笑而已。他人有代弟不平者,弟笑谢而揖劝之。先此奉复,敬请  
著安,并候潭祉

洋乙元已收到

小弟贵林顿首  
(壬寅)八月十七日

[注]

①指宋恕《六字课斋卑议》初稿。

②愚初指黄庆澄。

③指孙任印送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劝禁妇女缠足上谕》。

④指陈馥宸创办《新世界学报》。

⑤伯君指邵章(伯纲),仲恕指陈汉第,叔明指汪希,潘君疑指潘鸿(凤洲)。

⑥杨君指杨凌霄。

⑦锡侯指金梁,林少泉指林獬。

⑧贵林著有《中权居士杭州府中学堂八日大事记》,稿现存。

## 八四 姚寿祺 二件

《致宋燕生书》一,已见《宋恕集》卷六《致姚颐仲书》附录。

《致宋燕生书》二,已见《宋恕集》卷六《复姚颐仲书》附录。

## 八五 俞明震 一件

燕生仁兄足下:

在上海为俗事纠结，未能畅谈。别后悄然而悲，居今之世，舍寂寞中二三知己，盖无可与谈者矣。足下前患嗽疾，谅早全愈。岁暮天寒，伏维起居多福为颂！

赐诗沈郁悱惻<sup>①</sup>，蛰仙评谓：“属意微至，自成馨逸。”真知言也。勉和二首（和诗第二首盖有触于当年八月事），复续成一首<sup>②</sup>，寄呈鉴定。诗不足言，亦聊以见性情耳。弟尝谓：必有宏识孤怀，而后可与言诗。龚定庵所谓慕小感慨、章实斋所谓横通者，皆诗家之蠹也。

足下所为诗，必不为当世所谓雅人者所赏，而弟独服膺之至，此真相喻于微矣。偶见宝山邵君曾鉴《艾庐遗稿》内有致足下书一篇，必系旧交。此人何如？其诗气局不大，而悼亡伤逝之作多有真挚语，殆亦伤心人耶。诸维珍卫不尽，并盼复书以慰寥寂。

弟明震顿首

腊月初一日

再，弟乙未年在厦门时曾携足下诗一卷，加评语，乞将弟所圈者抄示数首，盼甚盼甚！

外附：俞明震《戊戌九月和宋燕生作》：

维持下界三千劫，众口悠悠只自惊。别有性情求史隐，略通忧患著棋经。厌闻龙角随风转，坐送残阳看口胜。歌哭未终人事改，古今同是百无成。

几人流涕谈新政，我自低回谓子贤。哀乐尽时忘孔墨，国身通后见人天。微波脉脉归沧海，弃木森森得大年。倘为时艰求息壤，人间何处有桑田？

[注]

①见《宋恕集》卷九《赠俞恪士》。

②蛰仙指汤寿潜，和诗及续诗均未见。

## 八六 俞 樾 二件

### (一)

燕生仁弟惠览：

正深驰念，欣逢来书，知仍从事水师学堂，瀛眷亦已安抵丁沽，从此折桂征兰，喜叠其室，可豫贺也。

承示《卑议》一册，议论卓然，文气尤极朴茂，可与《昌言》、《潜夫论》抗衡，非王氏《黄书》、黄氏《明夷（待访录）》所能比也。属为弁言，兄非元晏先生，不足为《三都（赋）》生色。窃书数语于后，然亦未必有当尊意，不必存神。

又示知拟赴北闱，自较南闱为便。然以足下排山倒海之才，绝后空前之识，在南中已难必有赏音，北闱寻行数墨，久成痼疾，况今岁又新有厘正文体之命，恐更无人相赏于牝牡骊黄之外，似仍以南闱为宜。况北试又须捐贡或捐监，移此费作南来之资，所费不多。七月初十外发天津，八月二十外可抵杭州，为时亦不甚久，尊意以为何如？

琴西同年已登八十，不可无诗。然泛泛寿言固非所宜，而数十年交情，垂老殊难着笔耳。兄年力益衰，学术益退，今年刻有《琼英小录》一册，附奉一笑。手肃，布颂

元祉

附上《卑议书后》一篇<sup>①</sup>，又《嫁娶说》一篇，又《琼英小录》一篇。

愚兄俞樾顿首

(癸巳)六月十六日

附：嫁娶说（与尊说别，或云各存其说<sup>②</sup>）

古礼：“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此示人以极至之时，明逾三十无不娶之男、逾二十无不嫁之女，非以此为定期也。传

曰：“国君十五而生子。”则男子之娶有不待三十者矣。礼曰：“女子虽未许嫁，二十而笄。”则女子有逾二十而未嫁者矣。嫁娶之故，情事万端，圣人不能预定，姑示以极至之期而已。然愚谓圣人于此殆未之深思也。

夫妇人内夫家，外父母家，此惟妇人之贤明者知之，愚妇人不知也。女子出嫁则为异姓，而子妇自异姓来归，转为至亲，此舅姑之贤明者知之，不贤明者不知也。舅之知者或十而六七，姑之知者不过十而二三，而家庭之变自此繁矣。

窃谓：上古圣人既定嫁娶之礼，即当定嫁娶之期。大夫以上不自乳其子者，所生女子三月而嫁；士以下必自乳其子者，所生女子三岁而嫁。依此行之有六利焉：无愆期之男女，一利也。无嫁娶之浮费。二利也。女子自幼即居夫家，所见尊卑长幼皆夫家之人，则于夫家不期外而无不内矣；兄弟伯叔、诸姑姐妹可以覩面不识，则于父母家不期外自无不外矣。三利也。女子自幼依舅姑以生以长，自无不孝。舅姑自其妇幼时保抱携持，自无不慈。其夫与之自幼相习，饮食同焉，嬉戏同焉，自无不怜爱。四利也。先后筑里，易启猜嫌，兄弟之不和半由娣姒之不睦。此法行，则兄弟之妻皆由一舅姑抚育，自幼至老，何异同胞，无不睦之娣姒即无不和之兄弟矣。五利也。父母遣嫁其女，未有不蠢然伤心者。故礼有三夜不息烛之文，念其后之不得时时相见，而夜以继日冀缓须臾，亦可悲矣。此法行，则三月之女未能笑啼，三岁之女甫离襁褓，时日不久，恩爱未深，率然抱持而去，初亦未能忘情，久之竟如未有。父母之悲思可以销释，为女子者，虽罔极之恩一无所报，而不至以此身重父母悲思，则心亦可以稍安。六利也。

或曰：今世童养之妇往往为舅姑虐遇而死，此法一行，死者益众矣。余谓不然。今世惟不行此法，故童养妇惟小家有之。小家妇女姿性愚蠢，故多此弊。若诗书仕宦之家必不至此，且爱

女甚男，亦人情所常有。膝下既无女子，则必以爱女子者爱其子孙。锦褙绣被中，其珍护可知也。小家化之，亦当不复肆其虐矣。此事理之常也。若仍虐遇之者，此事理之变也。凡事论其常而已，天下妇女岂无不得于舅姑与夫而抑郁以死者，然则女子将不嫁乎？

请陈六利，释此一虑，圣人复起，不易我言。

## (二)

燕生老弟台赐览：

久不得书，未知萍踪所寄。今奉手毕，乃知去年返至杭州，旋又辞去。闲云舒卷，明月去来，令人钦仰不已。

乃诵至末幅，又知新丁大艰，戟然苦块，大孝哀荣，如何如何。

承以令外舅止庵先生墓铭见属。伏念止庵先生为昆弟同年，实翰林前辈。其学问粹然，出处大节亦殊落落，为生平最所敬服。后死之责本不敢辞。乃读尊撰《行状》<sup>①</sup>，洋洋万言，叙学术之得失，人才之盛衰，几令人怖若河汉。兄年老废学，即在壮盛之时，亦止于训诂章句稍有微长，实不足以见其大者。至于近日，无三日不病，扶病起坐，取闲书消遣而已。若勉强下笔，不特无以表扬令外舅之盛德，亦断不足以副足下之来意。知难而退，用敢谨辞。想哀怜其老，亦必谅之也。

兄本甲辰举人，因是恩科，例于癸卯正科重赴鹿鸣之宴。而疆臣于今夏即行陈请，遵奉恩命，有诗纪之，辄陈雅览。览其诗，知其人，即知前所诤谏者为未得其人矣。又一纸请转致仲容。手此，复请礼安，匆匆不尽。

愚兄樾顿首

(壬寅)九月十日



附注：函札中尚有曲园题识《题奇赋更奇，议论纵横，意义周币》、《途倦字独具至理》、《郎亭侍郎以诗贺陞云登第即次其韵》、《礼闹揭晓，孙儿陞云获售，口占一律》、《陞云以第三人登第，再赋一律》等多件，从略。

[注]

①已见《宋恕集》卷一附录。

②宋恕在《六字课斋卑议（初稿），变通篇·婚嫁章》提到：“民间有所谓童养媳者，往往被舅强污，被姑毒虐，处境之苦，耳不忍闻，尤宜悬为厉禁。”俞氏读后作此说以示别异。

③指《外舅孙止庵师学行略述》，见《宋恕集》卷五。

八七 胡庸三件

(一)

燕生先生著席：

数日不见，鄙吝复生，明日午后当诣教也。

昨接穗卿先生致执事书<sup>①</sup>，足副愿望，乞即检入。手此，  
敬请  
大安

庸拜白

初八

穗卿去，而念劬已来，星期诸君子毕集于敝寓也。

(二)

念劬、浩吾<sup>②</sup>到此，明日遂行。即午准十二钟敝庐便膳，同志毕集，亦算是嘉会，公不可不来，诸君子极愿承教。敬上  
燕生先生

庸白  
廿二

(三)

燕生先生阁下：

昨许静山参使返自美都，明晚订聚丰(园)小作杯茗之叙，伏乞光陪，藉谈海外风景，万望宠顾勿却至幸。敬问

起居

闻慕韩已赴秣陵<sup>①</sup>，先生知之否？

惟贤再拜

初二

[注]

①见《宋恕集》卷六《致夏穗卿书》附录。

②念劬指钱恂，浩吾指叶瀚，《宋恕集·乙未日记摘要》：四月“二十五日，始识念劬于胡寓”。

③慕韩指孙宝琦，宋恕于乙未五月初十始识孙于钱念劬寓。

八八 胡惟德 二件

(一)

燕生仁兄大人阁下：

耳大名久，客秋回华，甫获承教，高谊硕抱，心契勿谖。良觌不常，钦迟曷已。迺维兴居佳胜，著撰益富，甚盛甚盛！

弟腊五首途，重瀛稳渡，元宵前一日安抵俄都。此番道出土京，饱揽形势。是处海峡实欧亚分界，水面窄处宽才里许，天然形势易守难攻，若为一强国所据，不仅为地中、黑海关键，即雄瞰欧亚两洲，大有高屋建瓴之势。不若仍其故主，弱无能为，可暂

保太平之局。乃知突厥之存盖形势为之。

舟中遇俄舰东驶者约七日一次，每次辄载兵一二千名。及抵俄，询外部，称系运海参威轮戍者，殊不足信，缘西来之舰每次仅载兵数百也。西卑利铁道已由此间连伊尔库次克，用大力气船载火车渡拜喀尔湖，复以铁道达斯特列田斯克，又换船沿什勒喀江及黑龙江以达于伯利，仍换火车达海参威。今年先开行此路，计程约二十天，舟车票仅百数十卢布（每卢布值英洋一元数分）。入冬以三马冰车代船，时日相仿。由伊尔库次克至海参威铁路，三年可成。经达旅顺支路，不久藏工（已由旅造达铁岭）。径达京师铁路，不久兴筑（今春在总署定议）。两路一由伯都讷，一由恰克图，均不绕道海参威，取径甚捷，由此间去，十二三天足矣。虽铁路之利两国共之，然无御土之谋，则无利非害。此邦君臣宵旰东略方勤，我以数千里连界之国，不谋控制而甘听指挥，人方逞虎视蚕食之图，我尚高由旧守文之策，不必智者亦知其难。夔恤杞忧，公得无同此耿耿乎！

风便，尚乞惠我数行，俾资圭臬。临颖不尽欲白。敬颂  
著安，统维爱察不备

愚弟惟德顿首

（庚子）三月二十八日泐于俄都

（二）

燕生仁兄大人阁下：

前奉手教，并拜（承赐大著，舍弟以为弟早读过，竟未见寄，已发信追取，先睹为快也。佳章<sup>①</sup>之赐。世变倏忽，使务焦烦，有稽裁答。然蒹葭白露，回溯常殷。

京津氛恶，东三省诸帅竟未能如东南诸督所为，力保边省，卒至不守疆土。奉使诸公苦心挽救，笔舌俱穷，现方与俄商交所失地。彼乘虚要索，从此兵权、利权恐非我有，外交之棘未有如

今日者矣。

据洋史称：七百年前我兵力远及于俄，取归旧书不少，皆希腊文及俄古文，现藏盛京书库。俄欲派人前赴编取书目，恐将囊括以去。盛京记□国朝入关以前夺自前明，旋迁都焉，各书籍当是取之蒙古而移置之。蒙古旧都系今何地？客中无从考证。俄沿称中国为契丹，则征俄之师固为契丹无疑。暇中能一考以餍孤陋否？

昨读改弦更张之诏<sup>②</sup>，当拭目以观其后。敬颂  
著安

弟惟德手奏

(庚子)腊月二十四日

[注]

①指《送胡馨吾赴使俄参赞之任所》，见《宋恕集》卷九。

②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诏议变法。

八九 洪锦标 一件

燕生仁兄姻大人阁下：

自隔光仪，久疏笺候。比惟起居通畅，道蕴崇闳，定符臆祝！弟自改官外用，本拟于秋冬之交入都谒选。本晨突接提塘京报，选授江西余干。弟出都时曾托班侯户部代为告假。数月以来未尝投供，不知何缘得此？然此信由京电达沪前来，必无谬误，交臂失之亦似可惜。惟闻送到之后，限一月内引见，匆促北行，诚恐缓不及事。兹拟电达京师，将引见的限及可否展限之处询之班老，而弟以下班轮期赴沪，听候复音以定行止。因特专足奉恳我兄，诸祈代为照拂，谕示来足，俾令随到随发，勿致稽延，幸甚幸甚！

附上电稿一纸，是否有当，并祈裁酌用之。琐渎清神，容俟图谢。专此布息，顺请道安不尽

姻小弟洪锦标顿首  
(乙未)九月初七日

## 九〇 施霖 一件

日前委询之事，霖当即托人转询清华教习西氏，不料前途迟迟未复，以致耽误至今，殊为抱歉！

昨晚霖亲自往访西氏，据云：此人前曾见过，现往备前茗冈山，系在西京左近，未识是此人否？特此奉闻。此上燕生夫子大人鉴

生施霖顿首  
七月十八日

用日本明信片，寄“牛込原町二丁目七十”。

## 九一 南条文雄 一件

宋居士阁下：

顷接十月十日之贵信，详知来意，欢喜无极。弟今颇多事，日日不在家。请以二十三日下午来临敝庐，则可试笔话也。手此，敬颂

起居住胜不一

南条文雄拜复  
十月十二日

名刺如左：南条文雄，号硕果，越前人，今年五十五，曾为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讲师，今为真宗大学学监。

## 九二 结城琢 一件

拜启：旅安无恙，欣贺欣贺！一昨日逢丁叔雅兄曰：老兄已去浪华。弟曰：六斋兄归必请报，不图今接尊翰。弟明日同长冈子等招请孔祥霖<sup>①</sup>、林炳章、胡景桂诸大人，不得在寓，期以十四日敝寓待尊驾。书馀让面语，草草拜复  
宋恕殿阁下

结城琢

十二日下午九点

附：诗一首

寻章摘句果何益，识字深宏才是粗。著扁今日纵相起，药石竟难医腐儒。

与宋翁谈时弊，翁诗先来，次韵。

治璞拜

[注]

①孔祥霖于光绪二十八年筹办山东学务处及农工商局，当年四月护送留学生赴日本考察教育体制及实业发展特点，著有《东游条记》。

## 九三 钟天纬 一件

燕生仁兄大人阁下：

接奉环示，敬悉种种。敝学堂西席不便久悬，现已请定。但陈介石久所钦佩，不妨作为后图。如尊函去请，仍道及弟有延请之意。

孙仲瑜兄已往杭州。弟有两期不赴雅集，因天雨进城不便，谅台从亦不能到也。

汪穰卿又在昌言报馆开一雅集，每人月捐两元作房租及烟茶之费，我兄愿入否？

嗣后寄高昌庙信，不妨投入邮政局信箱，每函贴信票一分，大约不出两日必可送到矣。邮政局在三马路外滩江海新关，英、法大马路均有寄售邮票处。《清议报》俟有续出，再行奉上。此请  
著安

愚弟钟天纬顿首  
初五

### 九四 唐才常 三件

#### (一)

昨走候，未值为歉。今晚七下钟奉约万年春小叙，藉谈一切，敢希早临。坐中皆吾党人，慎勿我却也。此请  
燕生我兄安

弟制唐  
(己亥十二月)二十二日

#### (二)

岁阑，诸事牵缠，不暇旁及。前君言枚叔信，竟忘取阅。兹特遣价走取，乞交下。开正容再走贺。此请  
燕生仁兄大人安

弟功期唐顿首  
(十二月)二十九日

#### (三)

宋老爷 仁智十二弄

顷拟寄蒋新皆信而不知其地址，请开示为荷。此请  
燕生仁兄大人安

弟功期唐顿首  
(庚子正月)十三日

用“松村贞雄”名片

## 九五 唐天燮 九件

### (一)

梅生问夔赋赠《剑歌》为步原韵以答

天生万物供我侪，我侪俯仰沧溟隈。物之著名有宝剑，剑兮  
剑兮尔何来？不藏于匣登诸朝，来兹海滨胡为哉？尔将见夫世  
之变，悲夫声教扫尘埃。欲效长鲸跋风浪，横空一世逞奇才。剑  
兮剑兮尔何来？我不禁为尔心哀！时未至今尚有待，苍苍浑包  
默主裁。尔莫出鞘惊神鬼，且韬锋芒宝于怀。混有形兮运无形，  
熔成慧剑斩魔魁。正气不完邪气冲，秋司令兮春转回。长啸一  
声看太阿，赫赫震光如霆雷。能刚能柔随变化，应物无垠量雄  
恢。持此旷览九万里，迎刃优游消劫灰。得此宝物良非偶，东瀛  
遥望共徘徊。赠剑赠诗一时乐，合为寄语之子梅（谓问夔）。侠  
气不磨休斫地，固炼精英且衔杯。

录呈燕生仁兄大人斧政

教小弟唐天燮未是草

### (二)

读藁田先生《问源铭》<sup>①</sup>，赘书志感

异哉灵泉，消息无停。其流涓涓，而色盈盈。沸满珠玑，炳  
若繁星。先生来观，赞拟其形。混混不舍，风月澄清。谓学有  
本，道自环生。诲我后进，大哉斯铭！



附志：勉学铭（自警）

学之本原，得一以宁。慎毋躁进，夙夜惟寅。上帝临汝，无二尔心。九希之异，界判人禽。战战兢兢，如涉渊冰。克念作圣，惕慄鸡鸣。无愧屋漏，无惭影衾。日就月将，缉熙光明。

录请

燕生仁兄大人斧政

教小弟唐天燮呈稿

（三）

戊子中秋节后一日，玩月浦江，宋君燕生赋诗见赠，叶、张二君依次和韵，燮亦勉步原韵以答：

风月无边共魂魄，今宵分外月光明。同来邀玩两三友，难话低回无限情。放眼犹嫌天地窄，关心最痛海波横。吁嗟扰扰周公梦，畴独惺惺夜气清。

其二：藉依赋《萃秀堂》<sup>②</sup>原韵以足前意遣怀，似非本题意旨，工拙不暇计也。

酣梦不醒大可哀，辜负年华景物佳。天地诚宽吾曷小，阴阳错杂理难谐。设能运转调元手，博得逍遥开素怀。记否少陵秋兴夜，徙依南丰望吾侪。

录呈

燕生仁兄大吟坛哂政

教小弟唐天燮未是草

（四）

燕生先生仁大人执事：

昨承赠惠言，过蒙奖掖，浣诵惭感交萦。前夕聚谈，燮不知自慎，放言狂谬，不情过甚。大君子不目为怪物，幸矣。而执事函叙心诀性体，谓古圣有情无欲，与鄙人纵言之旨暗合。燮读此

东  
颉  
三  
先  
生  
集  
补  
编

惊骇汗流，念我意中隐迷，何敢高揣圣哲。且古圣之性体真际，昔在子贡且难闻，况数千百年以下，更有何人能言之者。今执事一口道出，非绝世聪明何能及此。夔佩服倒拜，于是夔之素志愿对执事缕晰申之。

夔素所自信并素所期许者，以为人之读书所以致用也。然致用必须明体，所以明体者须从本原做起。所谓本原者，心性也，故《大学》言心、《中庸》言性，盖心根乎性，性以生心，寂感相通，体具众理。合而言之曰道，率性而行之之谓也。是故造道之功在于存心养性，所以存养者，发端于慎独，故《大学》、《中庸》对举，其旨可谓深切矣。历稽圣圣相传精义微言散见于事为，载之记述，究其归极，互相发明，无非欲人省察乎此，克明乎此，体之于身，建中立极，用之于世，敷锡于民，所谓致用必须有体者此也。

若曰志在用世，须于世情中悉心阅历世故。世故熟而后可以出而问世。鄙意谓世故靡常，阅历无尽。以一己之精神欲阅尽天下靡常之世故，是谓以身徇世。我恐敝形劳神，焦精疲力，则已不堪自适。纵使天资高，恃才料作用，无有不见一面遗一面者。至血气衰，则并其一面而失之矣。何如精求集义，明我本体，充我浩气，而为大知大能，则以公溥之量，合天下人之阅历为一己之阅历，心不烦而功用宏。此夔素见及此，所以信而好之也。

然阅历之说亦有辨、谓非舍世故不必阅历也，同于孤高寂灭。若二氏者，正欲于阅历之中出乎阅历之外，涤旷襟胸，别开眼界，将以观天地之高厚、阴阳之消长、山海之变迁、世代之治乱、品类之蕃衍、人物之性情、昼夜幽明生死之故，远取近验，讨古论今，人道胡为扩而大？性胡为尽而知命？神胡为穷而知化？势必不役役于人，不逐逐于世，沉机以观动静、交养虚灵，内空诸所有，乃以浑包万有。夫而后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举，天下国家

平治之大业有何不可优为，夔之素所期许者又如是。

自知狂谬不伦，猥承询问，聊布所怀。大君子知我罪我勿敢计，夔以为如是求之，虽曰未能，似犹差胜于以身徇世，不至敝形劳神、焦精疲力而不已，不大可哀乎！

又纵谈时事，执事谓持论间有不合，然皆细目，大纲则无不合。窃以为大纲无不合者，彼此用心均出于公耳。然于细目不合之故亦有辨。即如泰西各国讲求富强，日新月盛，以我近今之中国与较，万不能及。彼西人之坚忍、志趋之专一，心计之谋画，及考其学校、政治、实事求是诸大端，似有可取，此为执事所深信，夔亦深信。

然平心而论，亦不过得我中国古圣郅治之绪馀，如中国古圣体道之精心笃恭而天下平之极致，彼西人何能梦见；故见诸施为杂而不纯，急功重利，争奇尚巧，男女倒置，君上无权，好远略，忘根本。之数端者，执事亦深信，夔不敢尽信，恐有伤于天和。然不信之中亦不一概厚非。如气轮、铁路、电线、制造等事，因时制宜，不得已而采用则可，谓此为经世大法则不可。至于男女自配，结会跳舞，娶妻不养父母，传教灭没祖宗，同姓非胞兄弟均可议婚，此于伦道大谬，夔万不肯信！执事谓男女跳舞尽情，自配有理，毋乃夔于此持论有未合乎？夔亦不敢深辨。或由我学识粗浅，见地未融，执事高明过夔万分，果有实见真知，尚祈诲我不逮！

总之，我人须上追曩哲，实力践行，复明本体，破除城府，廓然太清。无论中西人我所著之言、所立之法，于善者则取之，不善者则置之，会诸至情至理，揆诸世道，一以公为断。公则与天地准，此夔汲汲焉如不及。惟此之故，愿得执事朝夕切磋，以造道为要紧。无如不日执事束装赋归，夔亦来年辞书院事回里，天南海北，且游各无方，后会未知何日，言之黯然神怅。良友久阔，何以为怀！但祷执事无忘今日在沪之谈，彼此珍勉焉可也。

泐此肃复，即敬请  
著安

教小弟天燮顿首  
小阳月初四日

(五)

燕生我兄仁大人阁下：

别后倏忽数月，不晤芝标，曷深葭溯，想望停云，高谈雄辩之概与温和依恋之情，时耿耿予怀而不能释也。

前月初十外接悉手谕，黄愚翁定于新正乘第一起轮船来沪，经甫兄深以为慰。并念我仁兄业旋珂里，藉慰萱庭，聚天伦之乐，乡味风景，优游履饫，定别有一番长进。然以我兄超迈不群，一得云雨，非终是池中物，当如鸿毛之遇顺矣。念甚望甚！

燮碌碌如恒，自顾无聊。近偷看二氏书，取其寓意微言棒喝梦迷，消我尘障，似觉心境较清。因之世情愈冷，斯堪为知己告耳。

书院近状，诸同事各皆照常。向定旧章：每至腊月初旬，示各生来年进院均宜报名注册。往年报名作十分减一，多者不过减二，今年报名寥寥，真堪诧异。经翁心甚焦灼，大局恐难支持。或者来年气象振新，另者生色亦未可知，如现在情形似乎可危。知关锦注，谨以布闻。

燮在二十日解馆回归，意图来年卜一静居，交方外友，访赤松游，韬养以待时清，未知此愿得遂否？但与我兄遥隔，海月江云，天各一方，不能时亲叔度，言之黯然！我兄来年或出处有定，祈便中赐示到梅溪书院，另用小封写明交我小徒张东如代转致。如我兄有心得之言亦望约略赐教。虽形隔千里，心如一室，总以为道自重是祷！肃泐，敬请

著安，暨叩请堂上尊慈大人福安，诸昆玉均好，敬祈代致，请

葉田先生老大人席安！

伯陶尊兄诸昆玉安好，黄愚初兄均此道候，经甫嘱笔候候不另。

小弟唐天燮谨上

季冬八日

(六)

《宋君燕生賦詩留別，之鄂督幕，依韻勉步，即以贈行》，录呈燕生老弟大人郢正。

身似闲云淡无意，强用工夫培心地。记否海上邀明月（戊子中秋节与君同客申江，是夜玩月江岸，君賦有“平生苦爱江头月”之句）？客秋湖舫谈道义。宋玉才高长太吁，世变何如今更殊。满腔热血何由洒，此去拟上万言书。

致我知兮诚我意，竖起骨干撑天地。此愿与君素切磋，惟君多才多情义。今日别我何啼吁，道路相违踪迹殊。千里相思何处达？越山楚水一行书。

时庚寅季夏同客武林，小兄唐天燮未是草。

(七)

燕生仁兄大人阁下：

同客武林，晨夕聚晤。凭眺湖山，抵掌快谈，乐也何如。

自判袂后，弟于六月初亦回故里，楚云淮水，天各一方，想望停云，时萦梦寐。冬初弟复携眷南游姑苏，寄函到杭，又寄函到沪，询悉阁下在八月初过沪回里，料理行装，随许星使西行，欣羨无似！

阁下得此奇遇，放目骋怀，采风纪游，可偿宿愿。他日著成《古今通议》一书，辟千古未有之创论，以拯五大洲生民于衽席，何幸如之！此鄙人所日夜以祈者也。惟现据愚初兄云：阁下因

感薪忧，已误西行之期，深为骇诧，岂苍苍者有意困豪杰耶？何事机不顺一至于此。又闻伯陶兄客秋由京邸回，抱恙甚剧，未知辰下可占勿药否？念甚念甚！

弟弩质非材，竟似闲云，疏懒无状可陈。所幸在沪与愚初卜居为邻，切磋道义，旁及医学，经甫时相过从，颇不寂寥。客腊道宪甄课龙门，贱名幸蒙取录。昨经甫商嘱愚初，恳令岳谋补松江陆某所遗龙门肄业一缺，未知能遂所求否？

近来贵体何似？何日来沪？伯陶兄贵恙已愈否？鸿便望锡数行以慰鄙怀为祷！肃泐上请道安，恭贺年禧，并祈代叱名敬叩藁田老师大人福安，伯陶、忱叔诸位世兄文安

小弟天燮顿首  
新正十二日灯下

(八)

燕生仁兄大人执事：

别后忽忽裘葛渐两阅矣，渴思何极！昨愚公、介公来赴浙闱，前后两接手示，具悉随员洋外因病未果，事机一失已成憾事。秋闱不来，似差强人意，甘为泌水以乐饥，觑破人间万类无非糠秕耶？介公谈及执事近日工夫由博返约，专治心性，此后胸次悠然，灵境洞开，定征独得矣。幸甚盼甚！

承问辞补龙门一缺，弟所以初谋补者，实因艰窘，充饥无计。今春二月，翰香函招权馆（王谨怀去腊已挈眷回乡。三月初，翰香补官骁骑校，晋京引见。六月初回杭）业卜糊口无虞，不愿他求。且此缺争补者如鹜，嫉刺者如蜂，以见人情世态哑然可叹，弟何必冒此不韪与争蝇头也。

刻阅报端，时艰日蹙。设内忧外患一朝鼎沸，我辈将置身何所与？吉三、翰香伤心怆目，日效祖士雅闻鸡起舞，奋发待时。

渠云：当其时拟上条陈，注稟当道，出练义兵，愿以身报国。然重望执事有以教之，合同志诸君子以匡不逮也。

刻下翰香感时疫，服药多剂，尚未痊可，大家扫兴，未能续前湖舫笔谈，憾甚！弟因心绪不清，取草数行以当面晤。伏惟襟怀放阔，随时加餐，为道自珍为祷！肃复，敬请著安，祈代候志三先生均安

天燮

弟贵林同顿首

多庆

(辛卯)八月十九灯下

(九)

燕生仁兄大人执事：

月之初七日，申江赵颂南书来，将展阅，蓦见封内有执事信，燮欣跃而起，日久不接见故人音信，梦想为劳，今何至一纸飞来，想从天上落耶？浣诵再三，恍亲芝宇，快慰如何！

执事不如意事实多，客秋介石来，接读手示，已悉种种，不胜为之悽惋。近又云处境之艰更甚于前，乃极古今所希有。燮想天之所以困执事者至于斯极，必有故焉。以执事之奇才志略，空前绝后，亦极古今所希有。传曰：“天生我材必有用。”今不见用而反困之，且奇困之。吾绎执事之才诚奇矣，或其中仍有不奇者在，故天反复以困之，且奇困之，非天忌执事、不用执事，实以砥砺其奇才以成就其中仍有不奇之才焉。将来大器垂成，合为无奇不备之奇才，为衰运旋乾坤，为生民拯疾苦，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天之所以期之者厚，故困之者深。《孟子》言“天之将降大任”一节，非困人所宜三复致思乎？设执事不有此奇才，天亦未必加此奇困。彼随俗浮沈者，未见有一人困至于斯，此理可知而知也。

函谓稿就《卑议》四篇六十四章，痛陈民瘼，变通新法，将北上谒呈李相，并质当道大人先生，奇哉，诚非常之举动也！燮愚虽未目及大著，既据云“变通新法”，势必守祖宗成法为不是，种种忌讳之言不能不犯。原执事之心，以为非此变通不可以挽回时局，亦明知此种奇谈未必见合于当道，不妨即不相合，甚或见罪。我惟直言无隐，尽心于今上皇帝，虽斧钺加身，亦所甘愿也。然执事之深意抑或别有存焉，燮故不敢谏阻此行，亦不敢许可此行。盖人之为人，境遇不同，材料不同，所以各有作为不同。以执事之奇才，遭此际之奇窘，故行此异常之奇举，本应□□；鄙意图之，还请慎思！将谓藉此《卑议》邀幸于当道与？可以不必过用犯讳之言。将谓藉此《卑议》质诸当道，此后大名远播与？可以不必希此虚名。何也？我人读古称先，继往开来，所重者非道耶？执事素昔留心圣门宗旨，并参透二氏微言以及诸子百家本来兼该之义，是执事固已深知夫道之为道矣。夫知道之为道者，举世洵道外之物，不过尘垢秕糠；即尧舜事功，亦只浮云过太虚已耳。所以然者，道在内，非在外也。德成而上，实至名归。今欲外博虚名，胡为哉！天燮不揣，谬述箴言以赠之曰：

烁烁宋子，学究天人。目空千古，烛悯生民。识时悚听，颂上升平（云缮就《卑议》大稿，持谒李爵相请入奏）。命途多舛，奇不逢辰。愿我宋子，穷理反身。达则兼善，穷则自成。人间遭遇，逆来顺应。万物虚华，至道为真。终归于尽，惟我独存。此中妙契，知几其神。勗哉良友，尚则至人。卓然特立，为法后昆，忝兹不佞，敢进规箴。

燮迂疏不通，然爱友之心素与执事亦同。今肃此腐言，不值一噓，则我心之相爱，谅执事当有以原之，珍重为祷！

颂南妙年有远志，书来问道。云闻执事推燮过情，故有此问。但燮于此道亦徒知其大要，未能实践于行素，惭多过欲，寡未能恒，赖诸贤友匡救之不暇，何谬以有道自信、盲语于人哉！



如渠之志趋，着实可嘉，因就所问各节，为之引申大义，不无荒诞之处，仍望执事教正为荷。

品梅已作古矣，详复翰香信内，兹不赘。我人又少一良友，奈何奈何！经公办理台矿，久未见信，深以为念。日昨已接悉惕铭世兄复函矣。夔老冷青毡，无聊之极，亦想渡台就事，似宜候经公信唤为是。近悉执事客沪，益使我心怦怦，迫欲前来面晤一切为快。但未知北上行期定否？如犹可缓，望速赐数行示知可也。肃复，敬候  
道安不尽

弟天夔顿首  
壬辰暮春望日

[注]

①见拙编《孙锵鸣集》卷十二《梅溪书院凿池有涌泉，因刺朱子诗语名曰问源，并系以辞》。中有“学亦有源，本立道生”之语。

②见《宋恕集》卷九《重阳游豫园萃秀堂》。

九六 高凤谦 二件

(一)

燕生先生足下：

昨聆高论，甚惬鄙怀。足下剖析事理，至精至悉，如画几何，无一点一线之不密合者。回寓后，反复寻绎，不能已已。天气稍佳，当再造贵处畅领大教。

所谈诗画各节，凤谦向未考究，不敢强不知为知。后闻陈仲翁<sup>①</sup>言足下案上有诗一章，系赠凤谦之作，昨日何以未经见示，岂因弟之不能诗，遂靳而不与耶？诗之神味声律，素所不解，若言事之作，用意较显者，则亦生平所喜诵。即如大著《留别》八

章<sup>②</sup>，实为学问门径，虽浅学如我，亦颇知其佳，未审所以惠教鄙人者果复如何？愿即赐示，幸勿以为俗人而终靳之也。

旧编《岁计表》二纸，检奉就正。此表本极浅陋，在今日更为刍狗，何足以尘于大雅之前，因足下相爱之深，不敢固存其拙，幸谅之！

凤谦白

(壬寅)三月廿四午

(二)

燕公先生大鉴：

屡承教益，实获我心。从者何日首途，尚幸告我。

弟与同人共编《国文读本》，虽甚费力，而不合处者甚多，拟即行订正。兹送上十二册，请察收。若承指点误谬，俾有遵循，则大幸矣！敬讯

起居

凤谦顿首

(乙巳)二月晦日

[注]

①陈仲翁指陈汉第(仲恕)，案上诗指《赠高梦旦》，见《宋恕集》卷九。

②指《留别杭州求是书院诸生诗》，见《宋恕集》卷九。

九七 高尔伊 二件

(一)

未许皋夔共赞纶，便从卢若谨前因。低昂宇宙无中立，推倒墙垣尽比邻。救世菩提心愿苦，在山威凤羽毛新。狂澜只手凭谁挽，我道而今庆有人。

奉答

燕生仁兄有道<sup>①</sup>即请郢正

武林高尔伊未是草

(二)

燕生仁兄我师道鉴：

趋候，适公出不遇，怅怅！

弟由津回南，来数日矣。感冒未及走侍，后日即旋杭，寓中炎热异常，恒不在寓。倘蒙枉顾，恐未获晤。秋风伊迩，把臂匪遥。手此

留呈

小弟高尔伊顿首<sup>②</sup>

舍下在杭垣下城孩儿巷内双陈衙。履槐至省，务乞光速。

[注]

①宋恕原赠诗未见。

②《宋恕集》卷六有《致高子衡书》，下署“乙未九月四日”。

## 九八 桂念祖 一件

昨抵埠，晤宝记店伙<sup>①</sup>，具述尊者垂询之意，特走领大教。适值早出。某寓铁马路钱庄会馆后面西首平陵狄公馆，但出门时多，若欲一谈，可预约时期也。此上

燕生先生

桂念祖顿首<sup>②</sup>

[注]

①宝记指欧阳柱所开宝记照相馆。

②《宋恕集》卷七《致陈鹤柴书》(戊申孟秋十日)有“闻桂伯华精通佛学,久恨未得见”语。

## 九九 钱 恂 一件

恂偕慕韩、仲珂两兄奉访不值,怅怅!  
恂十四日定行矣,谨闻。此上,敬请  
燕生仁兄大人台安

弟恂顿首  
十二日

## 一〇〇 钱熊坝 一件

平子先生大人有道:

久未奉教,渴想奚似。忽朵云从天外飞来,拜诵一过,备悉先生抱道自高,吐弃一切,回视坝之役役风尘,真令人愧煞矣。

大著<sup>①</sup>立论正大,所见极是,俾熊坝附骥列名不朽,幸甚幸甚,敢不遵命。

明春坝尚有出山之举,陈介石先生前倘代为道地,则坝受赐多矣。手此,复请  
道安不宣

晚生钱熊坝顿首上言

[注]

①指《盗发孙太仆墓公愆浙抚究从严办理稟》,见《宋恕集》卷五。

## 一〇一 徐定超 一件

《致宋平子书》,已见陈继达编《监察御史徐定超》卷四,学林

出版社 1997 年版。

## 一〇二 贾恩绂 二件

《贾恩绂来书》，已见《宋恕集》卷七《复贾佩卿书》附一。

《贾恩绂答书》，已见《宋恕集》卷七《复贾佩卿书》附二。

## 一〇三 夏曾佑 三件

### (一)

《答宋燕生书》，已见《宋恕集》卷六《致夏穗卿书》附录。

### (二)

今早本拟奉访，因与恪士约，故不便他出，而恪竟不至。顷弟已至仲逊处，请兄即来，以便饭店同住。此上

燕生仁兄大人

(恪士已至。)

弟曾佑顿首<sup>①</sup>

附注：用“汪康年”名片

### (三)

昨从皖来，亟思一见。今日下午望从者移玉至昌言报馆，以便畅谈。此上

燕生仁兄大人

曾佑顿首<sup>②</sup>

[注]

①《宋恕集·乙未日记摘要》：七月初四，“晤穗卿于恪士席上”。

②《宋恕集》卷九有《送夏穗卿宰祁门》，可参。

## 一〇四 袁履青 一件

燕翁仁兄大人阁下：

数日未晤，渴想殊深。

兹有启者：本学堂东院收拾裱画房一间，新铺地板并房内家具全备。本欲明日阁下来堂之时再行面商，今因阮少卿见行李物件已经来堂，务请阁下来堂迁移房间。如其无暇及此，即将钥匙赐下，弟可代理相帮也。专肃奉闻，敬请  
元安

小弟袁履青顿首  
(辛丑)五月十二日

## 一〇五 黄式苏 二件

(一)

平子先生大人有道：

昨接奉手书，备承关爱，环佩讽诵，知先生期望于苏者甚殷，而奖借策励，勤勤恳挚，寸衷循省，不胜感悚！

苏位卑望浅，才拙学疏，旦夕皇恐，无以称职。惟冀先生不弃，时赐教言则幸甚！

匆匆布复，伏乞垂鉴！敬颂  
著安不庄

后学黄式苏顿首上<sup>①</sup>

(二)

平子先生大人钧鉴：

昨辱复教，敬悉先生谦抑之怀，实出衷诚，并非矫饰。惟苏以同郡后学，虽极诞妄，决不敢与长者抗行<sup>②</sup>。来谕云“称谓宜用夷行”，实难遵命，伏惟垂鉴

(庚戌)二月晦日

惠书并大作诗一册均已接到，前书仓卒奉复，偶忘述及。知关绮注，特此奉闻。肃请道安百益

后学式苏顿首启上

惠朱君书已代致，附闻。又及。

[注]

①《宋恕集·己酉日记》闰二月“十八日作贺仲荃信”，时黄接任温州师范学堂监督。

②指《盗发孙太仆墓公愚浙抚宪从严办理稟》士绅列名次序。“诗一册”指《留别杭州求是书院诸生诗》刻本。“朱君”指朱鹏。

温 一〇六 黄庆澄 一件

燕生仁兄大人阁下：

前月十八日诣第叩别，适驾已旋梓。嗣在郡奉书，又未蒙赐复。春树暮云，怅怀无似。比惟兴居住胜为祷！

弟自月朔晋院，张经翁以太夫人抱恙，未获畅谈，歉甚！我兄行止定否？经翁甚以为念。课暇幸即示我，切切！

弟旧事仍遭部诘<sup>①</sup>，塞翁失马，听之而已。旧读《六字课言》，钦佩无已。但性苦善忘，便中并祈寄下再读以为模楷。手此不尽，即叩

道安

弟澄顿首  
二月十二日

[注]

①指光绪十二年府试，平阳杨宅文童闹考，黄庆澄所保文童不受约束以致被斥革，后经黄绍箕说项得以恢复。部诘即此旧案。

一〇七 黄绍第 五件

(一)

燕翁先生有道：

昨挹清谈，得捐鄙吝，茶香禅悦，座久益欢。

读评阅诸生论卷，令人心折。惟逢君一论，批示之处殊不宜显指时政<sup>①</sup>。我辈天困，依人毛羽，更当爱惜。贾长沙遇汉文慨陈得失，独具远见，蔚然一代文章。后世贤者尚以年少躁进少之。乃执事卓识鸿议，与若辈语之，未免强聋者听黄钟大吕之音，瞽者睹景星庆云之瑞矣。弟怀似觉歉然。且诸生之卷存留堂中，亦有不便之处。殊当守居邦之戒。素性率直，不揣狂瞽，而径陈左右，尚祈采纳是幸！惟希荃照不赐

小弟期景毓谨白

(二)

江裕轮船明日方开，只得展缓。顷缮复南来家书，未及走谈。兹奉上致家兄书，乞为附寄。书中不及观缕。略述大意，并请一阅。此请

燕生仁兄大人著安

弟绍第顿首



(三)

燕生仁兄大人阁下：

秣陵拜别，两辱赐书。厚谊殷拳，感胡能已。近惟动定多豫，撰述自娱为颂。

弟抱病南旋，忽忽两月。杜门习静，牢落寡欢，贱躯幸已平善。倦鸟望风，仍思奋翼；涸鱼嘘沫，急欲扬鳍。区区之怀，想惠子必能知我也。

弟行能碌碌，颇复自知，窃据臬比，实为逾分。此之得失，曾何足云。惟裴君教读一席，修脯丰约未得其详。若专课学童，事过烦猥，开萌道志恐非所堪。弟冬间拟有沪游，彼时再定去就也。

秋士善怀，吟兴何似？馀事不尽欲言。肃此布复，敬请  
著安

弟黄绍第顿首

矿项竟延不发，弟以为公事当公言之。家叔与某公交谊甚疏，实亦无能为力也。子常所云容有此事（以助赈为名，恐不至匿不上闻），然不控则亦永无发期矣。又及

(四)

燕生仁兄大人阁下：

顷辱瑶章，过承矜饰，愧何敢当！

足下洞达政要，久所钦企。航海之行，有志竟成。将来辑睦邦交，挽回时局，一孔之见，又何从测其所至耶？绍第行能弩下，谬玷清华<sup>②</sup>，名实之难，抚心滋疚。仰企大才，固不可同年语矣。

尊议极当。但乡里之事非权不行，当道又无深交，故宁欲自同寒蝉，不敢稍参末议。温郡楠溪一带土匪充斥，人心思乱，颇怀杞忧。《书院募捐叙》文为邑侯代拟，本无足观，再当呈教。

《公祭祁生文》系蓉村<sup>①</sup>执笔。贵恙平复，日来当可见客，再走谈也。

盛仪敬登，感谢无既，肃此敬请  
著安

弟绍第顿首

(五)

燕生仁兄大人阁下：

秋间南旋，取道津沽。因酷暑不能走候，歉何如之。嗣得北音，具承挚爱，远辱双鱼，钦荷何似。敬维寝兴多福、声问日休为颂！

阁下闳才伟抱，冠绝一时，闻当道待以国士，知遇之恩，久必光大。虞允文以秀才参军，采石一战遂成大功，区区之私，固所深跂也。

弟秋初返里，部署行资，拟于发春北行。长安之居颇非易事，家逾八口，糊口弥艰。近得中兄书促之北上，封河期近，匆遽可知，然行止亦尚未定也。

瀛眷北上，自是久居之计。蔚文近况何如，并为道候！肃此，敬请

筹安

弟黄绍第顿首

附上家书，敬请饬寄。

[注]

①当时孙锵鸣任上海龙门书院山长兼主金陵钟山书院，黄绍第（景毓）襄校课卷，认为宋恕批改不宜显指时政。

②光绪十六年，黄绍第中进士，入翰林。

③祁生指林庆衍，蓉村指胡调元，宋恕于庚寅秋有挽林联，见《宋恕

集》卷五附联语。

## 一〇八 黄 群 一件

送呈宋大老爷

奉送川东菜二器、酒二并，乞哂收，并呈拙述《政治学讲义》  
四十二张，幸赐教正！此上，即问  
燕生先生大人晨安

晚黄冲顿首

壬寅三月

## 一〇九 章炳麟 十四件

(一)

《致宋燕生书》一，已见《中国哲学》第九辑拙文《宋恕和章炳麟交往资料》四《信函来往》，三联书店 1983 年版。

(二)

在仲珂处畅谈，非三人成众，不能发我之清兴，请命驾来此  
为荷。此请  
燕生仁兄先生撰安

附注：用孙宝瑄名片

弟章炳麟顿首<sup>①</sup>

(三)

《致宋燕生书》二，已见《宋恕和章炳麟交往资料》四。

(四)

《致宋燕生书》三,已见《宋恕和章炳麟交往资料》四。

(五)

《致宋燕生书》四,已见《宋恕和章炳麟交往资料》四。

(六)

《致宋燕生书》五,已见《宋恕和章炳麟交往资料》四。

(七)

《致宋燕生书》六,已见《宋恕和章炳麟交往资料》四。

(八)

《怀宁舟中怀宋恕》,已见《宋恕和章炳麟交往资料》三《诗词赠答》。

(九)

《幽人行》,已见《宋恕和章炳麟交往资料》三。

(十)

《感遇原韵》,已见《宋恕和章炳麟交往资料》三。

(十一)

手书《赠严又陵》

男儿贵自我,安用五车书。老聃岂不云,先王有蓬庐。日月贵常新,光景乃足娱。东鲁彼何人?两马从一车。凤皇日以远,河水不出图。临流叹洋洋,作计讵尔疏。接舆兴狂歌,疾去不为

徐。安知非微旨，信宿难更居。峨冠读黄唐，田陇成丘墟。坐令二千载，民气郁不舒。我方骋雄轡，高步天演衢。努力追来者，剿说供驱除。回头视东鲁，微茫存有无。

手书严复《和夏穗卿》

微生如耍国，治具百不张。闭门谢宾友，偃息常在床。遥闻鹁鸪叫，百草惨不芳。境孤心已苑，道屈神难王。颇同净名意，我疾非膏肓。恨不插两翅，倒景凌风翔。举头叱星辰，遵彼汉成行。炮烹群龙孽，煮海使为汤。纤微去人害，嚼血靡蚊虻。愚公进一箕，夸父走且僵。皇人各受谷，容成弹清商。惜哉钩天舞，上帝亦淫荒。弱丧苦不归，安用歌履霜。金泥与玉检，求彼名山藏。至道不终隐，逝将发其光。

手书夏穗卿《送章枚叔游天津》二首

我从北海君东海，浩荡江湖幸一逢。零雨凄风秋正苦，疏灯草具酒将空。一生宏誓沈吟久，数著残棋万变中。世界果然无作者，殷勤重为拭青锋。

拔剑高歌望友生，强施枉策助长征。神经孤寄孙刘上，世法兼持老墨平。四海何年归倦羽，一声自爱尽平生。篁篔唱遍风波恶，远望孤云一怆情。

(十二)

手书《祭维新六贤文》，已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卷二“光绪二十四年”。

(十三)

手书《太子晋神仙辩》，已见《太炎文录》卷一。

(十四)

手书《说大连少连》

《论》言朱张<sup>②</sup>则展禽、少连，《杂记下》<sup>③</sup>曰：“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东夷之子也。”古者夷俗仁，仁者寿，其建号独在日本。日本自苏我之乱，国记放失，船史惠尺奉进烬书，则天智始立氏上（天智天皇摄位元年即唐龙朔二年，即真元年即唐总章元年）。至天武定八姓（天武天皇白凤元年即唐咸亨四年），曰真人、朝臣、宿祢、忌寸、道师、臣、连、稻置。自皇、神、诸蕃之别，皆赐是姓，其大剂本古初，而文献稍缺征矣。

先是，垂仁赐大新河命曰物部连公，而建真利根命造石棺以献，赐姓曰石作大连公（垂仁天皇元年即前汉建始四年）。及仲哀初置大连（仲哀天皇元年即后汉初平三年），雄略时（雄略天皇元年即宋大明元年）以大臣大连统大氏臣连，二造以大氏臣连造长统小氏臣连。《记》之言“大连、少连”者，岂近是邪？其年历未也。然自《天孙本纪》言神武践阼时，皇子、大夫率臣连，伴造、国造贺正朝拜，此则连之赐姓萌芽于神武，其时代当周惠、襄间。二子者，故与展禽先后者也。东方自本其连姓，亦曰连牟良，自其训曰群主，引《王制》“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以成之。夫日本自太伯、伯禽之裔已多流徙其间，商、周遗制尚矣，是岂不信哉！《释地》记“四荒”之国<sup>④</sup>，而夷齐出于觚竹，少连在日下，（《释地》注：日下在东源之熙，日下与本国读相通，日下即日本也。古之琦士献民，仲尼所论次独有六人，四荒乃处三，大哉其不遗逾遯也！而《世本》亦有陆终之子，二曰惠连为参胡，六曰季连为牟姓，分在韩、楚<sup>⑤</sup>，然皆与东夷名实不契云。

### [注]

①孙宝瑄《忘山庐日记》：戊戌三月“二十八日，雨。枚叔来作竟日谈，折筒招燕生”，即此筒。

②“朱张”，章氏手书作“侏张”，据《论语·微子》改。“展禽”，《论语》

作“柳下惠”。

③《杂记下》，章氏手书作《下杂记》，据《礼记》改。

④《尔雅·释地》原文为：“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

⑤按《世本·陆终六子》原文是：“二曰惠连，是为参胡。参胡者，韩是也。”“六曰季连，是为半姓，半姓者，楚是也。”

## 一一〇 章 棫 三件

### (一)

燕生仁道兄大人阁下：

过沪匆匆，深以不及畅谈为憾。抵苏州，见曲园先生精神矍铄，论议如前，深以创办女学堂为未妥。弟为阁下致意，师亦以执事近况为念。

今午当偕友解舟入淮<sup>①</sup>，此请  
台安

小弟章棫顿首  
(丁酉七月)朔日

### (二)

奉怀二律，即呈  
燕生吟兄有道正之

弟章棫初稿  
己亥九月洞庭舟中

洞庭舟中赠宋恕，已见《宋恕集》卷九《送章一山赴湖南学幕》附录。

### (三)

燕翁仁兄大人阁下：

昨日趋谒，适公出。归途屈驾辱临，失候甚歉。今日十点至贵寓，而道从又出湖。闻门者言，明后日将荣行<sup>②</sup>。未悉明晨十点前可在寓少俟，容弟走谈否？如行旆甚急，既不敢留，又不及送，乞即赐一寄书地脚，俾异日以笔谈从事如何？肃此敬请行安，并希垂照。

小弟章棫顿首  
(壬寅四月十九)

[注]

①《宋恕集》卷七《又复胡童书》：“《待访录》数日前为台州故人章一山拔贡过此借去一阅。”

②《宋恕集·壬寅日记》四月十九日“午下，章一山来”。

——— 章 楷 一 件

平子世兄仁大人执事：

端复者，刻承手教，五中摧裂。以先太仆师之清约而有发丘、摸金者。颓风尚可问哉！然盗情恐不止此，近东西洋人有好鬻古器之风，我邑香炉、花瓶等物被窃者不可胜计。先师父子以好古名，庸讵知非覬觐古玩之奸民所发掘耶？此亦当为牒告者也。

又师开藩金陵时，沈文肃为节帅，政务严肃，僚属皆承望风旨。惟师务持大体，未尝依附。文肃奏请内用，师归未逾年，而诬误杀人之案迭出矣（台州董生自言能造轮舟，以水银易良炭，文肃令拨库银二千两试办。师廉得董状，拒之，卒不效。一杀人案未破，洪方伯、傅参将傅会某寺僧，备受酷刑而死，后凶犯来自首，乃盗伙也。一士人新婚，为盗所杀，狱官疑新妇有私，新妇不胜酷刑，遂自诬伏。其父翁知妇冤，正凶仍于上海访得。论者谓



师在任必无此冤)。可否并入宦绩，伏祈裁审！

又，此案愚见以获盗为要着，仲颂兄诸孤尚未更事，不佞在远，爱莫能助。惟冀鼎力密图，毋致枉纵幸甚！同志人急难多得，容容者又不便通知，谨将现行报告者刊之，希为察人。即问道安

愚弟章楷拜复

己酉小除日

## 一一二 章猷猷 二件

### (一)

燕生先生大人左右：

客岁沪滨小叙，畅聆教言，莫名钦佩。临行复蒙惠赠大著<sup>①</sup>。知先生通达中外情形，洞澈今昔利弊，其胸襟眼界，上下千古，纵横万里，断非学究腐儒所能梦到，展诵再四，掩卷犹芬。倘先生挟经纬之才，出而肩震旦之事，将倾之大厦赖以支持，已决之江河藉资坊障，苍生造福，名耀环球，同邑与有荣焉。无如世运颠危，宫廷多故，新党骈诛，老臣得志，英、俄之战必成，瓜分之祸愈亟。负奇才异能者，非远遁遐方，即潜踪幽壑。惟先生韬晦申江，独行其志，日与东瀛名士游，闻见愈广，议论愈宏，藏器待时，先生得之矣。

猷猷今春赴赵寅臣太夫子之聘，主莲池讲席。括苍处万山中，士民质朴，风气固塞，仿佛如桃花源里，不复知有人世事。借此藏拙，无有逾于是者。若思稍窥欧亚之举动，直等面墙耳。近闻《亚东时报》、横滨《清议报》甚佳，每报乞代购三分，庶几略辟愚陋，兼勸同人以开风气、以新耳目。区区素愿，先生谅垂察焉！《齐民要术》暗合欧美之法，惜华人于此事未尽考求，殊失其义耳。

鳞鸿南下，望示新知，幸甚感甚！晴窗无事，聊述所怀。  
顺请  
撰安不一

晚生献猷顿首

己酉花朝前三日书于括署雪泥小圃

两报均自第一册起，报费若干，乞示明另奉。如蒙惠复，请寄至温州厝库司前吴庆炎先生转寄处州可也。

(二)

燕生先生大人左右：

日前敏轩自瓯来，询悉主公益学校总教席，闻之不胜忻慰。想此后东瓯新学昌明，悉赖先生之教育，人材蔚起，是诚邦家之光也。辰维起居多福为颂！

猷自客秋抵粤后，乏淑可陈。适此间初开课吏馆，猷亦逐队观光，幸获两次一等，藉堪告慰。

日前谒见朱古微先生<sup>②</sup>云：曾将尊名保送经济特科，奏准。咨文当由班侯先生处转交。嘱猷修函奉闻。请先生预备行装，俟咨文到时即可荣行，先生积学多年，此行定卜大用，猷当翘足而听佳音也。闻列保者共九名，同乡有三人，一为吴子修先生，余未及详问。专此布达，敬请  
讲安

晚生献猷书

(癸卯)二月二十七日

[注]

①指《六字课斋卑议》活字印本。

②广东学使朱祖谋，其下班侯指徐定超。

## 一一三 馆森鸿 一件

### 赠宋平子序

戊戌冬，杭州章枚叔游台岛，示其友宋平子所为诗，予因识平子之名。去年三月，予至上海，闻枚叔教于绳正学堂，乃往见之。寻访平子，平子亦识予名，一见如旧，而恨相见之晚也。

平子名恕，平阳人，尝从德清俞先生游，学问、文章杰出侪伍，手赠所著《六斋卑议》，予读而好之，其目曰民瘼、贤隐、变通、基础，都四篇六十四章，盖实《潜夫论》、《昌言》之流亚也。

平子与枚叔皆通我国史书，而平子尤精绝，予乃示先儒之书，平子大悦，粗读一过，言于予曰：“仁斋先生《论语古义》极平实，其亦至矣乎！又《语孟字义》与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相契合，使东原见仁斋，必相视莫逆无疑也；徂徕先生《辨名》、《辨道》，古今绝作也；谦斋先生《论语解》，宇宙第一奇书也；川口君《台湾郑氏纪事》亦足珍矣！”如东崖、鹏斋、锦城、息轩诸遗书，亦皆评鹭，制跋文，见示一诵，即知识见之崇绝也。平子又喜予《亲灯余录》、《名士传》二书，赋七律二章，有“随笔卷将等洪迈，拾遗记不让王嘉”之句。余书，枚叔乡序之，今平子亦有此赠，是虽过奖，不亦可为我道张目哉！

予小住上海，所交宋、张、汪、文、唐、吴数君子<sup>①</sup>，皆一时之选，时与把酒论交，纵谈时事，极友朋之欢，而于平子、枚叔尤亲密。盖枚叔邃于经学，平子兼通史学，又以徂来、谦斋二公为仲尼、子弓之世嫡，二公有知，其亦许知己乎！且其立说与我深契，是殆有夙因而然耶？予故推二子为知己，相期以千古之事。然予初志在四方之游，乃辞去，至杭州，周览西湖，入姑苏，挟平子书见俞先生。寻抵金陵，访六朝遗迹。方将远入巴蜀，度秦陇，会燕京乱，吴越震动，遂于八月旋台。

今年一月，再至上海，而燕京未复，主后蒙尘未还。于是绝远游之念，与平子、枚叔游如前日，时事既艰，二子蒿目伤心，时发其湮郁不平于诗。而忧谗畏谤，处身劳且苦。予知其心追古人，忽然与世不浊而悲之。平子又读予诗，择十馀首属余书之，予素不能诗，何足观也。二月，将去上海，诸同人设祖筵。而平子赠珍籍数种，又袖出送行诗以赠别<sup>②</sup>，情极真挚，且申前请，自言愿东游，亦犹予游禹域之意也。他日平子东游，予其执主人之职，庶不负相知之雅乎！一自回帆台海，海曲天涯，复隔南北，一灯夜雨，追忆前游，把平子诗读之，恍如晤对，乃展纸写平子所请之诗以赠，而以予心悬之于平子，亦知平子悬于予也，则又以候枚叔。

明治三十四年辛丑四月

[注]

①章太炎在其上眉批云：“文某学至伧陋，其志在诬陷善类，又为阴险之尤，君与数子并称，过矣！”按：宋指宋恕，张指张焕纶，汪指汪康年，文指文廷式，唐指唐才常，吴指吴保初。

②指《赠别馆森袖海》，见《宋恕集》卷九。

一一四 童学琦等 十件

(一)

《致宋燕生书》(丁酉)六月十一日，已刊《宋恕集》卷七《又复胡童书》附录。

(二)

燕翁大人阁下：

昨奉(再，求志卷中有可刻之件，乞随时录寄，枚翁信即交)

手书，一切谨遵，《待访录》即请赐寄，以资雠校。乡试时文从可以敝馆为寓所，幸勿客气。法译吴挹清观察近在上海，寓著易堂书坊，得暇或往晤，非俗客也。敬请元安，惟照不既

小弟琦/南顿首

十九日

(三)

二十日由邮政局寄呈一缄，计达。

近日英、法文译件陆续寄到，大著乞早颁（并《叙》文），别有刻件，望随时惠寄。

《待访录》承乙刻本已得，无须寄下。十九日申刻不登《启》，未识何故，菊村因主人谢芝翁留，仍反沪，即以彼为派报人，有事请驱策之。

燕公大人阁下

菊村馆新马路福海里山阴谢公馆。吴挹翁移盆汤巷桥北首西德安里第一弄锡山张公馆。

道南顿首

廿三日

(四)

《致宋燕生书》（丁酉六月）二十六日，已刊《宋恕集》卷七《又复胡童书》附录。

(五)

燕翁大人元席：

昨奉手教，曷胜神旺！

自此次开办，事事拂戾，鲜有佳绪，欲辍而不果者数。得执

事书，喜且舞矣。《新学报公启》谨遵登报。吴挹翁译件尚未到齐，出报约在初十左右，初五期不能践矣，上海同人中乞广为吹嘘是幸。匆肃，敬请  
著安

小弟琦/南顿首

七月朔

(六)

燕翁大人阁下：

昨奉手教，并大著一篇<sup>①</sup>，气寒骨峻，乃能于报章文体自树一帜，解人难索，诚如尊示，抑岂专四品以上乎！

菊村比别有所图，无暇派报，另有妥处（新学报馆可设法否），望赐留意。

东文翻译因经费支绌，且为缓图。闻录遗十六日取齐，廿一日开考。敢告，顺请  
著安不宣

教弟琦/南顿首

七月十日

(七)

《童亦韩、胡钟生来书一》，（九月）二十日晨刻，已刊《宋恕集》卷七《致胡童书》附录。

(八)

《童亦韩、胡钟生来书二》（十月八日），已刊《宋恕集》卷七《致胡童书》附录。

(九)

燕公大人阁下：

两奉(云珊<sup>②</sup>近在馆)手教，并大作(此作因同人谓体近骚赋，未登)一篇，敬悉。

学琦在沪，承两次见过，失迎罪罪！寄上十二期报四本，乞检收。胡仲翁一本遵不寄。学堂课程因已见译书会报，故不复登。本报年内拟出至十六期止，希再颁下论说三篇。十三期发印在即，恐已不及矣。此请

著安

小弟学琦/道南顿首

十月十六日

(十)

燕生仁兄先生待史：

去秋判襁，驰系日殷，比来杭垣，适得蜚公返棹自沪，晤途撰祉聿新，至为欣慰！

我华旧焰复张，几乎无事可办，无言可建。开新之机转被粤人抑遏殆尽，惜甚恨甚！变法本刻不容缓，惟误于发端之人，事遂溃裂。回首曩言，足征卓识。陈志公<sup>③</sup>闻被同郡所诬，播越在外，近果何之？极念！介公是否仍领速成教习？上海求志课章向分四季运道应课，计亦颇便。其领题、领卷、缴卷、领奖应定何时？应托何处？均乞详示！因有敝同乡属弟代询也。敬叩新喜

小弟学琦顿首上

(己亥)正月廿八日

[注]

①此函系《宋恕集》卷七《又复胡童书》(七月初七)答函。大著指《辟中原人荒议自叙》，见《宋恕集》卷四。

②指池志澄。

③蜚公指汤寿潜(蜚仙)，陈志公指陈虬，介公指陈馘宸。粵人指康有为、梁启超，溃裂疑指康有为定计围颐和园囚慈禧。

## 一一五 蒋智由 九件

### (一)

燕翁老兄仁大人阁下：

昨识荆州，饫闻伟论，桑梓景星，昔日想望风采而不可接，一旦握手为知己，何幸如之。顾未能暂息征辔，罄数日欢，一吐胸中奇气，犹天假之缘而故靳之也。依依望远，谅有同情，即维撰祉吉羊，道履绥燕，一符末祷！

弟前月廿八到津，七月朔日业已启馆，海宁兰君拟一章程，由慕公出示，附呈岩电。后由慕公再加酌改，参用阁下宏议<sup>①</sup>，问亦附弟卑见，当已寄仲公处，无庸抄呈矣。不遗在远，时絃至教，以开茅塞，幸甚幸甚！“海内知己，天涯比邻”，每诵二语，用志想往，不尽欲陈。敬叩

著安

乡小弟蒋国亮顿首

张敬夫先生、汪穰翁、胡维翁各友均乞致意候候！并请详示名号住址并阁下宝寓地脚，便函奉候。又及。

### (二)

《和宋君六斋见寄次韵》，已见《宋恕集》卷九《喜蒋新皆至》附录。

下附：《朔方义和团》一绝



不识世界消长理，生灵增减定如何。红巾眯目皆黄土，博得开明事业多。

蒋知游呈草

(三)

闻先生到此，欢欣无极，稍暇当走叩起居。先此敬颂  
台安

燕生先生

弟蒋智由顿首

西六月二十八日

明信片正面：市内牛込喜久井町薰馆支那人宋燕生殿  
澄吉馆蒋智由

(四)

前相见时，弟适有事，匆促未尽欲陈。顷有日本游学诸君，欲一见执事，嘱介踵谒，皆系素谄之人，不妨畅言。专此，顺颂  
燕公著安

弟蒋知游顿首

(五)

日曜日(西七月五日)午后一点半钟敝寓谈话，务请驾临鹤  
候。此上，敬问

起居

六斋先生

弟智由顿首

(西)七月二日

明信片正面下署：牛込左内坂町三十七番澄吉馆蒋智由

(六)

顷约日曜日(西七月五日)谈话,因是日下午有军国民会,敝寓改在上午八时谈话,专此改订。敬上

燕生先生

弟智由  
七月二日

(七)

得沪书,太炎于初五日被殴打。数日兵式体操,便欲于同胞中一试其伎俩,文明云乎哉!直野蛮之野蛮耳。弟移寓事尚未能定,先生何日往大阪?弟大约三四日拟往大阪一行。此上,敬问

六斋先生起居

弟智由  
西七月八日

(八)

闻先生尚未往大阪。今日下午,同乡为章、邹诸公集议<sup>②</sup>,会所在牛込赤城元町清风亭。先生处想已有书至,届时谅必到也,此上

六斋先生

弟智由拜启  
(七月)十八日

(九)

弟现移寓牛込赤城元町二十六番地曙馆,如有函件,请寄此处。先生何日往大阪乎?此上

六斋先生

弟蒋智由顿首

西七月二十日

上海事得来信甚多，颇知其详，容暇时走告先生。

[注]

①函中慕公指孙宝琦(慕韩)，仲公指孙宝瑄，馆指天津育才馆，《宋恕集·丙申日记摘要》“六月初三”，“慕韩招往天津育才馆教习汉文，辞不往”。可参看。

②章炳麟、邹容为苏报案入狱，东京留学生及爱国人士集会声援。

一一六 蒋 楷 一件

《蒋楷答诗》，已见《宋恕集》卷九《送蒋则先楷之莒州》附录。

一一七 喻兆蕃 一件

宋老爷 虹口仁智里十二弄

卅日<sup>①</sup>五句钟拟邀驾至海天春小饮，座无杂宾，务乞惠临是荷！此请

燕生先生著安

喻兆蕃顿首

[注]

①《宋恕集·丁酉日记》：十一月二十日，“喻庶三来访”。

一一八 谢凤仪 一件

燕生姻兄大人阁下：

昨接来函，义正词严，夫己氏之罪已无可道矣，仆与阁下本系姻亲，与己氏亦素无嫌隙。因本年己氏与芝琴争开沙塘老陡，背捏仆名控告芝琴。杨邑尊勘陡时，仆据实面诉，触怒者一。令弟寿鸿吸鸦片烟信来，仆见其伤害同气，残忍至此，义愤所激，屡加指斥，触怒者二。近遂因案屡行陷害，虽然，己氏岂能害仆，适以自害耳。

阁下尊为长兄，高识宏才，朴素所敬仰。风闻令六弟去世之后，诸弟人人自危，昔周公之于管、蔡也，流言初起，不得不避而居东，及叛形已露，则声罪致讨，群凶遂以授首。己氏之逼死令六弟，此亦叛形已露之时也。阁下若不声罪致讨，生无以见令堂、诸弟之面，死无以对令尊、死弟之灵，于心安乎？夫楚、汉之不敌，不待智者而后决也。然高祖从三老、董公之言，缟素发丧，伸大义于天下，而项羽以亡。阁下来函既已正之为贼，似宜身赴平邑，一面哭诉学师，一面胥呈县宪，并作书布告诸亲戚，一以声逼弟致死之罪，一以示保全诸弟之意。己氏众叛亲离，以阁下之声望，出而攻之，正如汤沃雪耳。虽然，兄弟天属，大义灭亲，非有大力量、大见识者不能为。近日官长畏事者多，恐不能副阁下之意。死者已矣，生者可危，苟能使诸令弟离开己氏，不令再受伤害，斯亦可矣！<sup>①</sup>

令尊在日，与仆情谊不薄。阁下来函，又情意拳拳，实不忍坐视诸令弟之酷受荼毒，敢略陈鄙见，少助既往之补救；以疏间亲之罪，想仁人君子当能曲为恕也，此信阅毕即付丙丁，幸勿存留，以为流俗人口实。

书不尽言，顺请  
刻安不一

姻侍生制名片肃  
九月廿三日泐

[注]

①“夫己氏”即某甲，指恶弟宋存法，芝琴指宋恕母舅陈体强，寿鸿指服生鸦片自杀的六弟。

## 一九九 傅钟涛 一件

前承雅嘱，命挽惠兴女士<sup>①</sup>。顷拟就二联，持呈郢政。如尚可用，即祈代寄，挽词容后再作。手此，敬请  
平子仁兄有道著安

弟傅钟涛顿启

(丙午四月)十五日

[注]

①《宋恕集·丙午日记》“四月十三日”，宋昭“带送《惠兴事略》一份与朱媳”。惠兴为杭州女教育家，光绪三十年在旗营迎紫门北金钩弄创办贞文女学堂，三十一年十一月因办学经费无着，饮药自尽，社会震动，将军瑞兴奏请改为官办，贞文女学堂改名惠兴女学堂。

## 一二〇 葛士浚 七件

(一)

燕生仁兄大人阁下：

今午偕香草兄出城访友，并看定轮船舱位，当于四点钟左右到华众会茶叙，候驾临一谈，决不爽约。手此，敬颂  
著祺不一

小弟浚顿首

(丁亥)七月望

宋老爷

《宋恕集》补编

(二)

《杂感》八章，托兴深微，措词安雅，得少陵诗史之旨。馀作亦多戛然异人，侷乎独得，循诵再三，深叹使君于此不凡也。

古沪葛士浚谨识

壮月下浣

(三)

豫园之游<sup>①</sup>，以从茅舍取道为近。弟在家祇候。即请执事枉顾同去是盼！顺颂

燕生仁兄先生刻安不备

教弟浚顿首

宋老爷

(四)

名利都消见紫芝，独蒙青睐发瑶思。佛心静抱疑忘世，大略深明寓感时（君谳内典，而喜谈世界，近著《钟山杂感》诗八章）。月满襟怀无俗好，山撑诗骨最清奇。一枝冷艳何人赏，雅与高人对榻宜。

首夏，蒙惠瑶章<sup>②</sup>，盛誉过当，愧无以报。仲冬下旬偶触吟思，成七律一章，奉答

燕生仁兄大人，即希正和。

小弟浚未是草

(五)

涌泉眺月只孤吟，归到程门立雪深，索笑一枝凭折赠，见花如见故人心。

索梅一绝句，录奉

燕生我兄大人晒正

弟浚漫兴

(六)

今日午后，拟到广方言馆晤钟君鹤笙一谈，未审台端得暇可偕往否？经甫兄闻亦欲往晤钟君。倘得三人同行，颇不寂寞矣。今午王谷兄约来谈，兄及经兄倘可枉过敝斋再到广方言馆否？并希代为一询。渠师处《续东华录》一部，拟禀借一阅，可否转达，乞示知！此颂

燕生仁兄大人著祺

小弟浚顿首

初十日

宋老爷(此件用“左熙衍”名片)

(七)

连日尘事匆匆，未获趋谈，怅甚！拙作一首，昨甫誊清，乞代呈渠师为感！

此次名作如林，而惟张、范二君二三场得意诸作，尤足冠绝通场而不愧进呈之选，质诸左右，当亦不河汉斯言也。

伯陶兄已回沪否<sup>①</sup>？并希示知，此布，即请  
燕生先生仁兄大人著安

教小弟浚顿首

(戊子九月)十二日

宋老爷升(用“郁运申”片)

[注]

①《宋恕集》卷九有《重阳游豫园萃秀堂》。

②见《宋恕集》卷九《赠葛子源》。

③孙诒钧(伯陶)在杭州中戊子科优贡正取第五名,其父孙麟鸣于九月初三函告家人。

## 一二一 森大来 二件

### (一)

微言或恐坠轩羲,慷慨当歌莫讳悲。龙象何当真蹴踏,豕蛇未肯就羈縻。秦灰顽洞连兵甲,鲁壁凄凉听竹丝。不合倒流汶泗水,诸君砥柱力扶持。

酒中放言,  
六斋先生正之

大来初草

(西一九〇三年七月十三日)

宋恕笔话:“尊诗悲壮,可歌可泣,带回徐和奉正。”

### (二)

东胜、南瞻一气赊,乍看若木挂仙槎。日临太甲云中盖,枣剖安期海上瓜。文字小因从有漏,人天大会本无遮。应须同此霓裳咏,联作蓬山赤县霞。

前诗过悲,再作此欢娱,竟难工也。

宋恕笔话:“变徵之后,继以平调,于今会为甚宜,同携去并和奉正”;“君诗极似吴梅村,虽信笔亦可见。”

附:东京临江楼诗宴请柬

今十三日下午五点设宴于柳桥临江楼,恭候大驾

(西)七月十三日

子爵长冈护美

岸田吟香

永坂周三(号石埭)



永井久一郎(号禾原)  
森泰二郎(字大来,号槐南)  
本田幸之助(号种竹)  
结城琢(号蓄堂)

宋先生大人阁下

## 一二二 谭嗣同 二件

### (一)

《酬宋燕生道长见报之作即用原韵》，已刊《宋恕集》卷九《赠谭复生》附录。原墨见《谭嗣同真迹》（文操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 (二)

请致意孙、胡二仲先生，此来匆匆，未及走谒也<sup>①</sup>。

谭嗣同(名片)

### [注]

①《宋恕集·戊戌日记摘要》“六月二十六日”，“浏阳来谈，将入都”，二十七日“送浏阳行”。二仲指孙宝瑄(仲琦)、胡惟志(仲巽)。

## 一二三 谭 献 一件

顷奉手示及大著稟稿<sup>①</sup>，拜读一过，钦佩无已！敬悉孙太仆墓遭盗发，曷胜悲愤，愿附贱名以伸公义。泐复，即请平子仁兄大人道安

谭献(名片)

附上名条一纸，希察入，学界诸同人均此候安。

[注]

①此谭献为处州士绅，但《盗发孙太仆墓公恳浙抚宪从严办理稟》下列名未见其人。

一二四 潘 鸿 一件

平子道兄鉴：

惠教过奖，惭愧惭愧，读大著《留别诗》<sup>①</sup>，勉答一首，乞正！

拙诗曾录存三百馀首，殊不洽意，拟大删削问世，弟向谓学贵心得，顾衰病日剧，脑质渐枯，此愿无日偿矣。惟望同志时以新理相贻，藉豁襟抱，俟贱躯略好，当诣谈也。

手复，即承

旅祉

学弟潘鸿

十三日<sup>②</sup>

附一：《潘鸿赠诗》，已刊《宋恕集》卷九《答潘仪父》附录。

附二：《潘鸿旧作古诗》，已刊《宋恕集》卷九《惠子篇，答潘仪父中书，步其同谭复堂伏魔寺感怀原韵》附录。

[注]

①指《留别杭州求是书院诸生诗》。

②《宋恕集·壬寅日记》：三月十三日“字赠佑圣观巷潘仪甫《留别诗》，下半天送来回信并诗一首”。

一二五 魏 整 一件

燕生古狂士，寂寞抱奇音。而我感同调，为君言素心。大道久沦丧，无人测高深。何当赋希有，与子游杳冥。

拙句录呈

燕生先生吟坛敲正

平江后学魏整石生甫草<sup>①</sup>

背面《偈言》：

不可无证，不可有证。无证不信，有证生病。以不证证，是为顺应。顺应不应，是为大定。

将心当作墨，涂个墨墨黑。若要入道时，黑处生虚白。

[注]

①《宋恕集》卷九有《赠平江魏石生》（庚寅秋）。

温州市图书馆

温州市图书馆

《陈黻宸集》补编

温州市图书馆

## 杂 文

### 德 育<sup>上</sup><sup>①</sup>

呜呼！人心垂死，人类将绝，吾痛中国，吾悲新学。贾谊曰：“一夫不耕，天下或受之饥；一女不织，天下或受之寒。”陈黻宸曰：一人不德，天下或受之病。呜呼！我中国皆病人，我谁与拯之？我中国皆病人之人，我谁与诉之？江河日下，滔滔东流，苍茫四顾，凄然泪堕。呜呼！吾其长沉溺流徙于社会变迁中，随我民以同尽而不知所为矣！

我何忍我民之终病哉！我何忍病吾民者日出其狡狴鬼蜮之故技，以操纵我习俗、左右我世界。率天下之人驱而致之死地，而不为一言哉！虽然，我言之而孰从欤？吾未见我民之病之能疗矣！虽然，疗病之术，教育其雷、歧<sup>②</sup>也。体育、智育、德育，三者并行，而教育之义乃备。虽然，不得其备，我宁舍体与智而言德。

呜呼！此旧说也！此新教育家所吐弃不屑道者也。夫以我中国之弱与我中国之民之愚，而置之东西列强之间，当学术大开，人人各以新思想、新知识相灌输于斯民神经中，风驰泉涌，勃然不可抑遏之日，而犹影附响应于古人陈说，断断然置议于其间曰：“民力不必强，民智不必辟。”呜呼！斯亦疾视其民之疾病、辗转以至于死而不救者矣！况于德育之说，则固自我二帝三王以降，范围曲成，世守其法不敢变。而诗书之所揄扬、史乘之所润

色、文人词客之所称述、野老耕氓之所祷祝，尘趋涂附，流衍于四千馀年之前，至于今而风流亦顿息矣。然而空山之中抱奇独处，寒庐风雨歌啸无聊，犹有仿佛其千万什伯之存者，我中国固大地球道德教育之正宗也。顾乃视息须臾，奄然无生气，而所谓尚武之精神、穷理之学识，视欧、美、日本诸邦瞠乎甘居其后，回首何堪，殆亦我民所不胜累歎而叹息者欤！我何乐言德育哉！我何遽舍体育、智育而言德育哉！虽然，我又惧人之弃德而不顾也。夫体以植德之基，智以广德之用，此亦言德育者所乐与从事者矣。虽然，我又惧人之弃德不顾而专言体育与智育也。

为体育言者主自强。夫强，美名也。虽然，我固强欤？人固不强欤？七尺之躯，岸然独立，我何私于我哉，且强又争何也？争之而果私欤？吾何贵于言强者之私矣！争之而果公欤？吾又未知言强者之必公矣！况以争之之故，而务出于强之一术，其弊必至强己而弱人，以强加不强而强胜，以大强加小强而大强胜，则虽举天地之大、万类之众，杂然并出，不足以供一强者之并噬，而宇宙将无一物。是故牧猎之世与异类争，干戈之世与同类争，而人以为进于治化，癡矣！家族之世所争者饮食，帝王之世所争者土地，而人以为趋于文明，悖矣！夫所争愈大，所杀愈众，而且所杀愈亲，其始杀草木，其继杀禽兽，其继杀人，其继乃至父子相贼、兄弟相戕，而必以争自强为起点，然则体育者德之贼也。

为智育言者以智胜愚。以大智胜小智，智愚之界，其祸不若强弱之烈。虽然，人固愚欤？我何忍而胜之；我固智欤？我何忍以人愚而胜之。且彼性自由，我斫其真；彼质平等，我侵其界。惟智愈优，惟德愈绌，大地广渺，万族并生，吾安知愚夫愚妇之德性必不能驾尧、舜而上之？然自有民类以来，但任其泯然渐灭，付形影于烟荒草蔓间，无人过而问姓氏者比比然也。且禽兽之德性亦有时驾人类而上之，而惟以智愚为之界。风毛雨血，歼及族类，积骨满野，彼独何辜，呜呼！世界之不平，吾又安知其所究



极矣！然则智育者又德之蠹也。

况今之言德者又日以竞争为公理、权利为天职，呜呼！此亦可以穷造化之原蕴，发旷古所未言，而为万世不刊之名论矣。虽然，我终惧其说之祸天下也。夫一人之身，万物俱备，情感所发，往而不返，以人心自营自利之私，虽日加遏抑，使不得行，而犹有万不能止者，而况因而奖之，又为之助其长焉。呜呼！使人知自营其私而无损于他人之私，使人知自利其私而不侵夫他人之私，是天下大公之极点也，而究未知其何如也。夫学术之进退每视社会为转机，吾观于我中国社会，腐败日甚，几无所施其补救维持之力矣！而忽动以欧西奥妙深远之新名词，鼓其大潮流而扬簸之，主气无权，客喧于座，不复求其义之所安，而脑智之摇摇然不能自主，固已迷惑无所之矣！夫彼之为此说者，必各立于无可竞争之地而后可言竞争，各有其自保权利之用而后可争权利。而以我民觉识初开，宗旨未定，但循此尚竞争、趋权利之心，依傍残说，吾恐学术日非，反足以抑善良而益不肖，此又流弊之必然而无可疑者矣。抑必以我中国之弱、我中国之民之愚，惧其义务之不尽、奋厉之无由，而因以竞争惕之、权利警之，以为豪杰有志之士庶几有所激发，以任天下国家之责；而任天下国家之责者亦因以惕然于义务之当尽、奋厉之有由，中国之兴未始不由于此。然以此惕然于义务之当尽、奋厉之有由，而务以任天下国家之责者，固亦自有其人矣。而不肖者苟且窃一时强权争存之论，以逞其恣睢无行之习，士之不肖为恣睢无行之习，而因自屏于寂寞，甘其鱼肉以濒于死亡而不悔者，又十七八也。然则今之所谓德育者，其弊又与体育、智育等。呜呼！吾又何所恃而施其教育之术哉！

是故率天下之人而祸德我不惧，率天下之人而病德我不信，率天下之人而弃德我不惊。我独虑德日益新、言德日益众，而人人争思以德济其私、逞其欲，用其胜人之术而习其杀人之才。呜

呼！强弱之不齐是世界之一大病也，而人因进而求之于智。智愚之不齐又世界之一大病也，而人且返而归之于德，乃至言德而亦为人病，而世界益不可问矣！物竞之义哉，则斫性之斧斤也；幸福之求哉，则戕生之鸩毒也。呜呼！芸芸黄族，吾胞吾与，寒泪一滴，洒地成血，人有讥我为顽固者乎？我何惜推边沁之矛陷霍布士之盾，入伊壁鸠鲁、达尔文、斯宾塞尔之室而操其戈，人有诋我为狂妄者乎？我何惜粉齏我之身、割裂我之心、败坏我之声名、湛灭我之宗族，而必不欲以人之德其所德者，依附形影于无谓之辞，作违心之论，为斯民倡，则以我民之觉识初开，宗旨未定，必不足以语此。夫人之言学术者，未有不视民族之厚薄进退而可遽行其说者也，白种各哲学家亦适有一说以处之。今何时欤？自庚子以后，创深痛巨，人亦稍稍知变法、言新学，而民权、自由诸主义亦啧啧称述于人口不衰矣。然我尝周游海内，入通邑大都，从诸君子后聆其议论、考其行事，往往名实乖越，一无执守。平居纵谈义理，抵掌古人之是非，目空千载，漠然若无足当意者。言国家成败则疾视怒目，指天日自誓，披露肝胆，不惜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彼固烈士之雄哉！及遇小利害，极毫末不足比数，无饥饿切肤之痛，为庸人愚夫所不屑措意，彼遇之如临大敌，相争执惟恐不力，前后若出两人，且自以为是，哓哓致辨不自休，我不知其居心何等矣！又尝观于一群之内，同其利害，相依如骨肉，遇一二事之冲突，以意气相矜许，一人高呼，从者风附，其高尚之性质夫亦大可贵矣。然而一事未终，哄然四溃，来若麋集，去若鸟散，此亦非有危难艰险之事为其身灾，而团体之不坚、合群之不力，至涣然不可收拾者，吾又屡见不一见矣。而书肆如林，则皆文人学士之所经营也，而影射牟利之迹叠出矣。报馆如栉，则皆清议公论之所倚藉也，而贿赂请托之私公行矣。呜呼！此亦真道德之罪人矣。又况下流社会为士大夫所不齿，日出其市井无赖之故智，巧利相倾，一钱之争，悍然如负重雠，出死力以

相敌。豺狼满野，爪牙森然，可畏哉，我中国之风俗也！可痛哉，吾中国之民之质性也！而以今之所以尚竞争、贵权利者导之，我诚不知流弊之何底矣！呜呼！民德之不讲，我其如斯民何矣！

虽然，我且以我之言德者与彼之言德者争，我且以我之姑舍体与智而先言德者、与彼之舍德不顾而专言体与智者争，曰：德之用不求自利而求利人，故必能破人已之见者而后可与言德；德之体但有公权而无私权，故必能明公私之的者而后可与言德。虽然，此亦人之恒言也。彼亦竞竞于人已、公私之辨矣，然无如其辨之卒不免于益己而损人、弃公而务私。虽然，益己而损人、弃公而务私，此亦人之恒情也，故我不愿人轻于言德，而愿为人之言德者大声以告之曰：真道德之界以生死为上，而利害次之，荣辱又次之。荣辱主名誉，利害主权利，生死主躯命，故必能牺牲其声名者而后不为权利所夺，能牺牲其权利者而后不为躯命所牵，至牺牲其躯命，而德之量尽矣。世未有能牺牲其躯命而不能牺牲其名誉，牺牲其权利者。匹夫匹妇，沟渎之谅，非其所蓄积者使然也，迫于势也，激于气也，故不足为殉节死义之证。而今之言牺牲躯命者多矣，此我所祷祝以求、忻慕执鞭以随其后者也。然未知其果然矣。生死之于人亦大矣！世未有不能牺牲其名誉、牺牲其权利、而能牺牲其躯命者也。则无论其能无摇于生死与否，而盍以利害试之；抑无论其能无动于利害与否，而盍以荣辱尝之；尝而试之，不蹶则败。呜呼！今之人亦逐逐于名誉矣！夫名誉之于人，犹其无关于轻重有无之数者也。然而今之人亦逐逐于名誉矣，且营营于权利矣。抑且断断然挟以告人曰：牺牲躯命、牺牲躯命。呜呼！我诚未知其说之果然矣。夫使果能牺牲躯命以求所谓德者，则虽日言权利、日言名誉，而亦何损于其人哉！虽然，世终未有不能牺牲其名誉、牺牲其权利、而能牺牲其躯命者也，故曰：真道德之界以生死为上，而利害次之，荣辱又次之。

故不问其为群德、独德、公德、私德，居今之世，由今之俗，而断不能以逐逐于名誉、营营于权利者窃德之名、乱德之真，此教育家之责也。或曰：“以今中国之弱与我中国之民之愚，大率自笃于旧说者误之，子不彼之争而争于此，是率天下而终出于必亡者，必子之言。”夫然，天下之亡与不亡，不在新旧之争，而在是非之辨。易庸腐陈烂八股之辞而为天与人权之说，去章句帖括无谓之学而习经济、物理之书，此其孰是孰非，固亦不待辨而明矣。且世界公理演而弥进，旧之不足敌新久矣，我亦何屑与旧争哉！且今之争之者多矣，我亦见其足以胜之矣，我又何贵与旧争哉！故以今之民施今之教育，不患其法之不变，而并不患其变之不尽，我独虑夫变之者仍未能去其非以就其是也。去其非以就其是，我民其庶有瘳欤！虽然，我又见人之为新教育言者矣，我未见其是也，我未见其果胜于旧者之非也。未变之前，天下以旧说病，既变之后，天下以新学病。夫旧说之病天下，其理未明，其力不厚，其势不足以自卫，而其说不足以自伸，起而争之易靡耳！以新学病天下，吾不知其病之何自瘳矣！抑吾又恐其溃决不救，将益以资笃于旧说者之口实，而重其迷、坚其说、张其帜以与我敌，而为彼孝子顺孙，尽驱天下之人而惟彼说之从，而天下益不可为矣！呜呼！此亦教育家之责也。故人亦虑中国之弱矣，然中国非竟弱也，强于私竞而弱于公争，故盗贼遍道路，而侠烈之徒无闻焉。若是者，吾不谓之无力，而谓之无心。人亦虑中国之民之愚矣，然中国之民非竟愚也，智于独利而愚于群体，故豪猾居要津，而达识之士不庸焉。若是者，吾不谓之无脑，而谓之无骨。故我亦亟欲起斯民之弱而强之，而必以德育为之界。曰：有强德而后可强。我亦亟欲起斯人之愚而智之，而又必以德育为之界。曰：有智德而后可智。不然，亦终率天下而出于必亡之一途矣！茫茫禹域，四顾无徒，我民之病剧矣！今之病我民者深矣，暴厥欤？麻木欤？吾其能为苓术欤？吾其能为针砭欤？吾

之技几穷，吾之命垂尽，虽然，此亦教育家之责也。

## 德 育 下

独德不待言，我言群德，私德不必言，我言公德。虽然，德之群、之公，亦自有二大别：曰和平德，曰激烈德。

结脰断臂，流血十步，长号而绝，声动天地，此激烈道德家之一派也。弹琴歌风，鼓舞古人，名山独往，传之其徒，此和平道德家之一派也。众生皆我，度一切厄，骨销肌裂，没身不衰，此和平而激烈道德家之又一派也。从容就义，谈笑长辞，一瞑不视，流泽万世，此激烈而和平道德家之又一派也。中国古称多义理激发之士，我观于嬴秦以降，朝廷持法令整齐风俗，笼内于利禄奔走之途。一官拜命，豢养以儿子，姬媵饮食，抚循至再四，一不当，则草艾而禽猕之，服从之义，刻骨镂髓不敢忘，以为天下人莫予能抗矣！然而一介之身，遁逃物外，万方罗而致之，而卒不能移其志。如鲁二生、商山四皓、严子陵之徒，迹抗遐举，藐然薄天子而不臣者，其气节可胜道哉！人或疑其翹然忘世，轶其迹于富贵功名之外，而有类于孑孓自爱，一私德之流矣！然朝廷之力何所不致，抗拒成命，罪且不赦，彼亦幸而得免耳，而必不爱其躯，激而为此高矫之行者，安知非有大不安于心，愤天地之不仁，誓此身以长往，义烈之杰哉！此固未可与犬马服义、感恩知己于一旦夕之遇而无复有馀思者言矣！况夫问关万里，履险陷危，一言之诺，誓生死不相背负，出其螳螂怒臂当车之力，愿甘心于仇讎，人不测之地，为国家犯大难，鼎镬斧钺，履之若衽席。吾尝读古《史记》而有感于荆卿、高渐离、张子房之馀风。呜呼！吾闻有牺牲其名誉以邀权利者矣，而彼之于权利何如哉！我闻有牺牲其权利以全躯命者矣，而彼之于躯命何如哉！

或曰：此犹德之狭义耳。独不见夫欧美之兴及东邻日本变

法之初；往往以一夫倡义，冲击天下之大势，张空拳，冒白刃，争万险于世运腐败衰落之秋，任当时首难，风驰电激，和者千万，侥幸一日之福利，而卒以转移大局，为世尸祝，文明伟业，国家大蒙其泽，而所谓一二豪杰之士，洒无限血泪，流离颠沛，出九死一生之计，必求达其目的而后止者，彼亦何乐而为此哉！我中国数千年来，士人束身寡过，仅仅求无愧于乡里善人之称，于斯世固一无裨益矣。然亦有疾首痛心于运会之不常，民生之大厄，欲出其一举手、一引足之劳以援而起之，而卒温温无（所）试，辘轳白首，穷不得遇，折而著书，名山故籍，读之令人泪下。彼独能以言救世，而不能以身救世哉；抑亦有不惜其身，以义侠相期许，争之不遗余力，至于死而不辞矣。然我又惜其充类未尽，以文物声明灿然大备之大帝国，垂之且四千馀载，蓄积不可谓不厚，而所谓志士仁人者，亦不可谓不多矣，而但闻其为君死、为友死、为国死、为亲死，而未闻有为政治死、为宗教死、为学术死、而为民死，如彼族之卓卓可称者。斯亦我中国道德教育家之不能无遗憾者矣！呜呼！三军夺帅，志或屈于匹夫，舍生取义，事必择其所重，此亦古圣贤救世之空言耳。而见之于行事者盖亦罕矣！然则我中国之为道德言者，又始终持一和平主义而不变者也。呜呼，此犹德之狭义耳。

虽然，是说也吾未信之。夫人之激于道义者，敝一生智力，掷头颅性命以及其亲，以及其友，以及于夙未能相识、趋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馀欢之人，一人攘臂，从者如云，争吾身之义务，不得则郁郁以死者，宁必论其成败轻重而后为之哉！亦心有所不能安而义有不能辞者然也。若夫遭遇时变，一蹶不振，而益以快见仇者之心，厚敌我者之力，辜天下之望，为万世前车倾覆之鉴，则亦以所值之变、所当之势不同，所设施之方亦各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忍死不复顾，则固亘古今中外而可决其无复二致者矣！我观于东汉之季，十常侍一庸竖耳，而以李元礼、范

孟博诸君子激厉风气，先海内志士，趋当世之急，喋血于巨风骇浪之中，率生徒以万计，人才可谓极盛。方其发难之时，意气无前，冒百险以相争，曾不少顾后日之安。而窦武、陈蕃辈以椒房之亲、枢要之职，将相协和，凌厉奋发，前者覆亡，后者继起，几席之上霜雪横飞，义侠所感，无不授命如归，怡然自适，何其伟也！然乃协群贤之力，而以疑留不断，至于殄败，遂使狐鼠小技得大逞其毒于荐绅之士，钩党大兴，转相诬染，血溅肉飞，天地变色。而乡党之士以慕义从风，罹罪罟而挤于死亡者踵不绝于道路，望门投款，破家相容，父子兄弟争先承罪，浩然若不复知有生之可乐者，又何戚也！明季东林之祸亦与一宦者为仇者也。夫人孰无身家之念？室人妇子之乐？肌肤骨肉之爱？至激于义愤者不然。当其伏阙上书，痛苦流涕，天地震怒，廷杖交下，可谓极人事之不平者矣！拘囚待命，忍死须臾，蒙霜露，走万里于流离窜逐之余，家人盼凶问，如风雨晦霾之夕，雷霆欲下，神魂飞散，老母寡妇，往往望祭宵哭，又可谓极人生之至悲者矣！然且抗颜不屈，蹶而复振，师弟僚戚相攀援以就死地者日益多，而天下之清议日益厉，朋党日益盛，岂皆动于一日好名之念迫而出此欤？盖亦由二三奇杰为之倡，忠诚所激，顽懦增感。世风之堕落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相竞逐于奸伪狡狴之习，趋利若鹜，予人以至危而置其身于安乐之地，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为天下计。然得有志之士起而振之，肝胆生平，暴露天日，众人效其所为，亦因以砥砺志节，蹈百死而不辞，处群疑众侮，曾不少顾虑，风气之成，朝暮异轨。呜呼！我观于杨、左、高、顾<sup>①</sup>之徒，肃然为之起敬，曰：我中国何遽无人哉！

呜呼！宦者贱人耳，诛宦者小故耳，亦何足以污我群，疲我力，争之至不能胜，且因而死之，死之而仍不能胜！呜呼！此亦不足当大地球志士之一嘘矣！欧美十六世纪之初，民气之不伸犹昔也。气运方新，磅礴郁积于一二豪杰之身，崛起民族中，于

惊风怒雨之余激万丈飞潮，逆流直上，挟大海而走之。彼其所敌者殆千万亿兆倍其比例于曹节、王甫、魏忠贤之徒，而其所系于世界之进退、人事之变迁，又千万亿兆倍其比例于刘汉氏、朱明氏之世。抑彼固非有尺寸凭藉之势，徒以铁血赤诚鼓动人类，而又当二千年旧习未转、新理未伸、上下安于习熟见闻之日，俨然犯天下之大不韪，彼亦可以废然少阻矣！然乃奋身赴难，万转不移，折而弥进，从者日众，遂以造开辟未有之新天地。而东汉党锢与汉俱亡，东林党人随明而尽，则虽有异人之节、抗世之志，而终不免于烟销尘灭，含冤九地，丹青黯淡，付之名山。以泰西之盛如彼，而中国之衰如此，呜呼！我其俯首于白哲种人无辞矣！虽然，此岂可为当时君子咎哉！

夫虽以欧美大奇士，挟大有为之才，出于我中国之社会，与我中国人久相处，吾知其僵而走、饿而尽、伏斧钺而死耳。陈、寔、李、范之不能胜十常侍，杨、左、高、顾之不能胜魏忠贤，在彼亦复何憾！喋一人之血而以救天下之身，希万年之福而不惜一日之祸，夫使以诸君子处欧西政体之下，吾知自东汉之后即不复有十常侍，自朱明之后即不复有魏忠贤。彼国进化之速，有小变则天下小治，有大变则天下大治，一变之后即不能复返其旧，而因以自进于新，此其事亦大较著彰明矣！东汉之亡，人皆知其亡于十常侍矣；朱明之亡，人皆知其亡于魏忠贤矣。此亦由诸（君）子洒鲜血，沥赤心，以激成此公理大伸之一日耳。然而一十常侍死，而千万十常侍兴，一魏忠贤死，而千万魏忠贤兴。呜呼！空山一呼，声动万谷，泰岱之云，雨遍天下，论古今时变不能于根本深固之地施廓清摧陷之功，而但求之于枝枝节节之间，徒劳无功，我复何辞！呜呼！言念及此，吾为之哽咽无一语矣。夫当天下大乱之后，继之以亡国，而犹不能少变其旧，且加甚焉。呜呼！言念及此，吾益为之哽咽无一语矣！而于诸君子何咎哉！而于诸君子何咎哉！夫诸君子者，固无愧于道德家激烈之雄者也。



况中国之不亡，我何可不知所自来哉！我，中国一民也，我中国之不亡，我何可不知所自来哉！典午东迁之季，文献之荡灭殆尽矣，然但可谓之亡地，而不可谓之亡民。以大风凿齿之俦藉帝王之贵，而清望旧族挟区区门第一日之荣，以屏而绝之于谱牒之外。自金、元入关而既有其民矣，然亦可谓之亡民，而不可谓之亡国。汉家官仪，风流未坠，空山抱籍，如见古人。我中国自五帝三王以来，未尝一日亡国也，则亦以古君子不忘母国之义，数典犹存，誓死相守，其大义正气日浸淫于我民肺腑，激其首丘不背之仁心，而动以牧圉依人之公耻，故虽以中原神明之胄、教化之遗，一切委而弃之他人，而损益因时，往往不易其俗，故虽无今日欧西文明之治足以输入人心、转移风会，而其威权所渐、强武所加，固亦以大力负之而趋矣，而究无能为矣！吾中国自五帝三王以来未尝一日亡国也，要其故，皆得力于激烈道德之徒居多。

夫必平居无事之日有万折不回之杰士，而后植天下大乱之际有临难死节之孤臣，此古今之公例也，而今不可言矣。庚子之变，士大夫之慨然死义者鲜闻焉。而顺民之旗，道途蜂午；洋奴之式，顾盼骄人，今且习为风俗，漠然不复知耻矣。虽然，彼亦何足怪哉！若今游历之士、翻译之学，则我所崇拜信仰，而望其增我国荣幸、以涤我千馀年衰败零落之余耻于数十年以后者矣。夫中国亦瓠然大矣！以我古人文学之传，经数圣人表章之力，而徒任荡废于千百庸夫之手，至散佚不可复识，而以急求自强之心希冀输溉于他人，思补救其所不足，斯亦能自得师之一道哉！然我固中国一民也，我独能无种族之见、国家之心，则游学者，乃我国民万不得已之计、大可伤心之事。而以我中国学术之日坏，著作之无人，书籍之无可考证，而断断然于彼族焉求之，杞梓楹楠，楚材而晋用矣，然我又大痛惜于名山风雨、歌泣无聊，以抱奇独立之儒，岂必无绝世之文章、不可腐灭之著述。而或以遭时忌

东瓯三先生集补编

讳，沦弃水火，或以见诟流俗，残缺不完，今我中国之书，我诚未知其能存十一于千百之遗否矣，则编译者又我国民所切齿腐心，望荒原故宅，欲起古人而问之而不胜其涕泣涔涔者也。然我观于今游历之士、翻译之学，每不能输彼之觉识以扩我之见闻，而不觉舍我之精神以趋彼之形式，诩诩然出其所以傲人，曰：“吾中国无学，吾中国无书。”夫中国诚无学，中国诚无书，然亦我中国深诟大耻，而为我国民者所呜咽不能出声者矣！然且祖道故人，把酒相贺。观于游学之鬻然得意，而天下之事可知矣！奋笔疾书，谬误叠出，观于译书之淆然无序，而天下之事益可知矣！夫彼果以中国之无学无书而为此欤？吾将为中国贺，吾益为彼之为中国计者贺，而究何如矣！况彼所挟以傲人者，又皆我所已知、所已闻，而无藉于彼之刺刺不休者也！呜呼！今游历之士、翻译之学，固我所崇拜信仰，而望其增我国荣幸以涤我千馀年衰败零落之馀耻于数十年以后者矣。然以我之所见如此，我之所闻如此，我所未见、我所未闻，我知其必不尽如此也。不然，则我中国真无望矣！呜呼！我中国病矣，吾日望中国之强而不能必中国之果强，我日望中国之民之智而不能必中国之民之果智。吾固言之矣：有强德而后可强，有智德而后可智，而今之于民德何如矣！呜呼！此我所不能无咎于今之教育家者也。此又我所不能无望于今之教育家者也。先我者何人？后我者何人？与我相扶相助于并时中者又何人？斗室独居，目光如电，凄然四顾，掷笔而起。

[注]

- ①本文归属“教育学”，上、下同时刊于《新世界学报》壬寅第八期。
- ②指雷公、歧伯，古代传说的名医。
- ③杨指杨涟，左指左光斗，高指高攀龙，顾指顾宪成。

## 殿试策问和对策

制曰<sup>①</sup>：

朕以藐藐之躬，临亿兆之上，揽艰难之时局，廑休惕于宫廷。回銮以来，勤求治理，思以答昊苍之默佑，绍列圣之诒谋。恭秉慈谟，旁求俊乂，临轩发策，用集嘉猷。设官分职，为周官致治之本原。周制：公孤兼冢宰，统百官，任至重矣。自汉而后，制度屡更，试陈得失。古者六官以外无卿名，汉置九卿，渐更古制，唐宋以降，建设滋繁，朱子深讥之，谓徒多劳扰，能言其裁并之便利欤？三代无谏官之职，然《左传》、《国语》所载，询采綦宏，谏官专设，肇于何时？宋王安石谓非先王以贵治贱之意，然欤？唐初设翰林，其制奚若？开元中始有学士之名。沿及后代，选用益重。职司所在，考之古制若何？藩镇弊唐，而李纲谓宋之边患由无藩镇，时势不同，理或然欤？明刑弼教为经世大政，虞舜象刑，《周官》三典，汉董仲舒作春秋决狱，陈宠钩校律令条法，溢于甫刑者除之。应劭删定律令为汉仪，创造删除，果能合刑狱之中欤？唐律因隋之旧，高宗诏撰律疏，试举其要旨。张斐注律表上之，谓非至精不能极其理，而宋神宗设律学，司马光谓：“为士者果能知道，自与法律暗合。”折衷群言，宜遵何说？方今东西各国，法学皆设专科，能旁采译书以备参考欤？生财之道，《大学》所称，《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与《周官》之月要、岁会，异同何若？汉之桑、孔，唐之刘晏，皆以理财著闻，而议者辄非之，欲益上而不损下，厥道奚由？宋置三司使始于何时？未置以前，州郡之弊若何？太宗略变官制，名异实同，十道财赋，较之乾德时所入有赢欤？立国之道，先富而后强，开源节流，其术安在？环球交通，法令繁密，柔远之道，寓于通商，而实富强之本也。两国交涉，若者为公法，若者为私法，试为区别。使节往来，梯航四集，辖治之

权，或属于人，或属于地，试实指其事，分析言之。商律一门尤为当务之急，能言其要领欤？厘订税则，内关财政，外系邦交，而于国民生计至为切要，其利弊能悉陈之欤？工商盛衰，事属相反，顾考之各国，有不尽然，其理安在？将欲振兴工商之业，应以何者为先？凡此四端，皆经国之大猷，保邦之要务也。多士学于古训，通知时事，其胪到见闻，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臣对<sup>②</sup>：

臣闻畴咨亮采所以奖贤能，非所以益荣竞也；敷奏纳言所以效志节，非所以耀辞华也。三代以降，斯谊盖微，炎汉初兴，庶几近古，然尝读贾谊、董仲舒《治安》、《贤良》二策，每为之鼓舞激昂，闻风欲起。而长沙远谪，但闻流涕太息之余声；江都出麾，遽违言语侍从之常职。得君虽厚，直言难容，有文帝、武帝之君而不能止绦、灌、公孙之谤，则虽当时传为盛事，后世播为美谈，但存名山之文章，何补朝廷之得失！夫以言取人，失之已远，言而不用，又奚贵焉！钦惟皇帝陛下忧勤惕厉，轸载为怀，当时局之艰难，系万方之瞻仰，此固卧薪尝胆之一时，内外臣工所发愤而戮力者也。矧圣怀冲挹，挾河海泰山之量，为细流土壤之归，犹复进臣等于廷，而策以官制、法律、财政、交涉数大端，臣虽至愚，然苟无关于天下之安危、生民之利病，而徒雕琢文辞，藉求荣进，是欺罔也。今世变亟矣，敢竭草茅之诚，自附直言之列。

伏读制策有曰“设官分职，致治本原”，因思汉、唐以下得失之故。臣案：周代六官统于冢宰，秦兼天下，置御史大夫以贰于相，职掌既分，庶官无所统摄。汉初官制皆仍秦旧，东京因之，废丞相与御史大夫，而以三司总理庶务。魏晋以降迄于隋，始损益因革，不出秦汉之制。唐、宋稍有变更，然终不能复周官之旧。宰相无权，位同虚设，谓之劳扰，谁曰非宜！古者服官皆有谏诤之责。自官以谏名，职司虽重，位秩过卑，然得与宰相枢要上下议论于其间而有所匡救者，谏议大夫之效也。翰林为古文章侍

从之官，虽名始于唐，其制颇古。藩镇之设虽为唐患，然唐自天宝以后屡亡其地，恢复之功，藩镇居多，宋李纲谓宋之边患由无藩镇，岂不然哉！夫外患之来惟内强者足以拒之，藩镇者所以强其内也。河山带砺，自古为昭，君国子民恃为保障。夫枝叶之不茂者即本根亦未有能固者也。故藩镇分设，虽其中亦不无跋扈飞扬之辈，而必有勤王体国之徒，此亦万世之利也。古者内有冢宰以总百官，外有藩臣以捍强敌，何盛如之！圣天子修和有夏官率其常，用以采古今之大要，达上下之人情，而犹边境不安，外患日亟，变法之宜当自今官制始矣。

制策又曰“明刑弼教，经世大政”，因及古今中外制法之宜。臣案：古圣人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次刑用斧钺，次用刀锯，故唐虞不设司马，而士师有命讨之权。殷周兵刑分职，官守维严，凡董仲舒之所诵习，陈宠之所敷陈，不失古人遗意。然汉自萧何制律，半袭秦遗，刑罚之中，于后无征。故自唐以下，虽代有变革，然去古益远，精意益衰，司马光谓为士者果能知道，自与法律暗合，盖亦有言外之意存焉。东西各国宪法、民法之别，其最为简要者莫如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重之说。今译书虽多，然少法律专家，故所译之书往往失其精旨之所在。要之法不在严而在必行，律不在多而在必信。今中国之法律不可谓不严矣、不多矣，然胥吏藉以行其奸，豪强藉以逞其诈，而读书稽古之徒能兼读律者盖十无一二，而况里巷穷氓，愚浅罔识，而欲其不犯也难矣！贯古今而通中西，盍略短而师长乎！

制策又以生财之道，《大学》所称，而因思制用理财之要。臣案：殷周以上，民生不匮，其要在治上下之情，融贫富之迹。自汉迄明，疆域日辟，物产益饶，而民反日困，国反日贫，盖君民远隔，呼吁不闻，征税之加，利归中饱。往往取之民者十而输之国者不得其一，非徒益上而必损下，抑且损下而不能益上。桑、孔、刘晏之徒为后儒所羞称，然犹能于盈虚消息之中为补救弥缝之计，视

后世理财言利之臣远矣。宋置三司使欲以除弊而弊未尽除，财赋所输虽较昔稍加，而民之贫更甚于昔，此亦经制之通病欤！总之，取民有制，必通其宜，但使民有忠爱乐公之心而供億不虞其扰，而后上无急切追呼之举，而度支不憚其艰。夫以今东西各国征税颇繁重，其取之民者较中国往往数倍，而闾阎安堵，民无怨言，虽曰通商使然，然亦彼君民之间塞通与共，君无私储而民有公产，万民以奉公为义务，人主以富民为经济，萃一国之利而为一人之利，此富强之所由致欤！圣天子力求振作，百废具举，但令民各自谋其利，而利泽普矣！

制策又以环球交通，法令繁密，因及交涉、通商、惠工之政。臣窃谓自通商以后，中国未见其益，而彼族日以强盛者，利权之所归故也。欧美首重公法而亦不废私法，积一国之私而为万国之公。公者不夺人之私，故一国有一国自主之权；私者不侵人之公，故一人有一人自然之利。万国往来，其辖治之权或属于人，或属于地，而必不能废公法以逞其私。然自东西通道，往往挟强权竞争之术，而铁轨轮航独占利益，揆之公法，厥义曷徵。若商律之设于今甚亟，然苟措置未当，或恐于中国多严、西商多宽，亦强弱之势使然也。厘税并行，小民实受其困，免厘加税，义取变通。夫加税而国资其利，免厘而民去其苛，揆弊求利，较然无疑矣！工商盛衰，事必相及，虽亦有欲辍工以重商者，然亦必在工业大昌之后，工之利尽而商之利出，工藏于本国而商达于他洲，工资其生财而商取其通财，故商之业尤重于工，然就中国而言之，则工业固未昌也。为工者半皆贱役，而制造未得其精致。工者率由人力，而器机未通其用，工之不振，即商业亦难言矣。夫当强邻交迫之秋，而欲为通商惠工之计，事倍功半，要必自持其利权而不以利权让人，庶几工业可昌，商业可盛，此非旦夕间所能奏其效也。圣朝地大物博，是在变而通之，因而利之，而富强之效可言矣。若此者，官无失守，而风声树于一时；法秉大公，而

疮痍可以立起；财源不竭，而国富可藏于民；交际有方，而海宇永享其利；故今天下但求其不乱而即事以治。治今天下，先弭天下之乱而即可致天下之治，乱不生者治自定，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

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 [注]

①光绪二十九年五月戊寅，策试天下贡士周蕴良等 317 人于保和殿，录自《清实录》(五十八)页八一二至页八一四。

②录自温州博物馆藏陈黻宸殿试对策原件。

## 浙江谘议局议长答辞<sup>①</sup>

我浙江谘议局开幕之朔，增中丞亲莅行礼<sup>②</sup>，宣诵祝辞<sup>③</sup>。首述我孝钦显皇后与德宗景皇帝神圣创制，今上皇帝承继先谟，以有今日。复以我浙江谘议局得显令闻，以树士民之望，惓惓相勉，其盛意也。

惟我中国人士，无参预政治之权久矣。其于国家一切兴革大政，悉在一人，宵衣旰食，勤劳于上，下不敢过问。而于国民应尽义务，又以梲味罔知，不克自奋，驯至尊卑悬绝，呼吁勿闻，以酿成积弱不振之象，至今日更有可为吾民痛者。水旱之灾，盗贼之患，饥寒疾苦之状，无一事不上廑圣天子之怀与夫贤大吏之昕夕焦劳，百计图维，谋所以抚恤安徕之术。然而宿弊太深，民隐未达，无上下沟通之机关以为采取舆论兴革之辅。

今者，我国家发愤图强，诏各直省设立谘议局以为采舆论之所。黻宸等谬膺民选，为谘议局议员，敢不敬绎先皇帝三十三年九月十三日上谕之遗旨，指陈通省利弊，筹计地方治安，上以抒

朝廷“一夫不获，罪在朕躬”之虑，下以矢我民“天下安危，匹夫有责”之忧，此固敲宸所旦夕惶惶，惧不能尽天职于万一者也。谨答。

### [注]

①录自1909年10月24日《浙江日报》。

②增中丞指浙江巡抚增韞。

③据1909年10月15日《浙江日报》所录浙抚增韞《祝词》：“今日为我浙江谘议局开会之良辰……，维我孝钦显皇后与德宗景皇帝以神圣之资，勤薪胆之虑，总万机之治，布金同之公，故有立宪预备之诏，……故有谘议局之设。今上皇帝孝思不匮，承继先谟，以有今日。……愿我浙江多生俊士，以为邦家之光，又愿我浙江谘议局得显令闻，以树士民之望，则民气日振，邦本日隆。……”

## 浙江谘议局开幕演说<sup>①</sup>

敲宸溷陋寡识，于政治尤渺焉罔闻，谬从诸君子后，被选为谘议局议员<sup>②</sup>。谘议局者，非一二人之谘议局，亦非百一十七人之谘议局，乃浙江数千万人之谘议局，且中国数万万人之谘议局也。中国数千年来，人民不得参预政治，盖以君主独立，视人民无参预政治之能力，而并无参预政治之智识，以致上下阂隔，疾苦不能自达，呼天无声，怆然自绝。今朝廷鉴于东西邻国之治，首设谘议局以为采取舆论之地，则朝廷之视我民甚重，而我议员由初选、复选，为地方人民所公举，则我民之视我议员尤重，议员应负何等责任？而今日中国为何等时势？以最宝贵之地位当极困难之时势，应有何等之筹画？何等之措施？应如何始无负代表人民之天职？此固统我中国今日之议员所当惕然深省者也！

然乃畛域歧立，或分省界，或分府界，其甚者分县界，分城与乡界，是朝廷有鉴于昔者上下之不相通而思所以通之，而我民反



自处于彼此不相通、尔我不相通之地，异日宪政之不能成立，是谁之罪欤？且我民疾痛困苦之状至今日已达于极点矣，黻宸就身之所历，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惨苦万状，往往出于情理、梦想之外，言之伤心，潸然泪堕。况于黻宸耳目所不及见闻之地，其惨苦当更有千百倍于此者。咨议局者，所以达人民之隐痛而将种种弊害陈述于上，使扫除而更张之，以拔去其病根者也。

况今人心日险，道德益衰，推厥根原，其由生计之艰难所致者为尤多。以生计艰难之因而成道德腐落之果，益复以道德腐落之因而成生计艰难之果，辗转相因，必将无道德可言，无生计可筹，不达于同归于尽之地不止。是即无东、西邻国之窥伺于旁，我中国亦有自亡之道，而况外患日迫，岌岌难保！我议员念此而有不惻然心动者，非黻宸所敢知也！是故朝廷既重视我民，我民又重视我议员，我议员尤当自重，当从其关系之重且大者着想，庶几尽心竭力为民请命，以冀上不负国家，下不负选举。是故我民皆饥，我议员不忍独饱，我民皆寒，我议员不忍独暖，我民皆苦，我议员不忍独乐，我民皆危，我议员不忍独安；抑且我民有一人之不安，我议员当受其危，我民有一人之不乐，我议员当受其苦，我民有一人之不暖，我议员当受其寒，我民有一人之不饱，我议员当受其饥<sup>①</sup>；今而后立宪有望矣！昔以民人不得参预政治而咎在上之弃我民者，今而后无可咎矣！

候虫时鸟，鸣者何心，冷暖自知，切肤同感，惟我议员有以自励而已。

### [注]

①录自陈黻宸《陈介石先生年谱》。

②据1909年10月15日《浙江日报》二版《咨议局开会选举正副议长详志》所载：九月初一举行开会典礼时，出席议员112人，陈黻宸得76票，当选为浙江咨议局正议长。

③参贾谊《新书·修政语上》：“故一民或饥，曰：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

## 大中党宣言书修正草<sup>①</sup>

民国成立，既阅两稔。政党之生，如其岁年。顾往者政党救国之声与今者党争亡国之声适成反响，忧国之亡，犹欲救之以党，谁能复信！虽然，政党者，国魂之所寄，国命之所托。政党不存，则共和立宪之实质安在？其能存者，则政局安危未有不以政党专其功罪者也。夫党争罪恶，起于两大政党各走一极端。或过或不及，皆未入于宪治之轨道。缘是而小党蜂起，大党与小党参伍错综之间，适与时势之坎坷相凑，泊险象愈见，政党遂几为全国所诟病。不知国情、民习苟无自然两派之分野，强指两党为政轨而盲效之；不然则又听其涣散纷歧，不求所以集中而统一之者，皆足尸亡国之罪而有馀也。夫英、美虽以两大党著称，法、奥诸国咸将入于三党以上之径途，即英人感自由、保守之不足而有爱尔兰，美人感共和、联邦之朽腐而起老贤党，皆因政治社会之潮流，不欲固守两党之旧辙。但必如法人之共和、社会、急进、温和、君主、极右十馀党竞于一国，主张出入，政府动摇，亦非所以养政治中心势力之道，非吾国所宜蹈。吾国两年来，政党之分合虽笔不胜书，惟昔则曾合诸小党以现两大党，继则感其不利，参错分竞，小团林立。过去之泡影果如斯乎？抑真正政党之胚胎将于是券之也？

夫少数人之结合，苟无独立不挠之精神，正大光明之气概，且不能历久不渝。况我国先进之党，初欲中天下而分之，以极复杂之根性、极冒昧之心理，势导利诱，范土搏形，毋或乎闻誉日卑，为举世所疾视也。况尤而下者，金钱以下别无要素。呜呼！际此国步方危，外侮叠乘，所需聪明才力之量以安之、御之者至

无垠，乃问党之成绩，得如此答案，使聪明才力之种子，既不忍认腐败为稳健，又不能认爆裂为急进。且复杂以收买、诱迫之病传染于其间。无怪乎不党不党之声愈反唱而愈烈也。夫立宪国家而至反唱不党之声，非邦人之罪，而党人之罪也。知党人之罪不思改而进诸善，则吾党之罪也。集益、相友、超然、宪政、政德五团体，或基于地域上之原因，或根于良心上之披露，鉴于种种积病，下摧陷廓清之决心，欲筑政党于新基础之上，知非可以一蹴几也。不获已甘蹈小党参错之嫌，为组真党过渡之一手段，先后团结，各求舒展真正民意，不苟异同，以树政垒之中坚，久相忘于天职之共遵，而声气之应求也。又以正式政府成立，根本法律、大政方针，时势之需要，益迫切不可待也。乃矢至诚，发宏愿，秉大公，一朝化合而无少间。

前乎此者，同盟、统一、公党、共进、联进、实进六团合而国民党成；共和、民主、统一三团合而进步党出。今我五团实为我大中华第三次之大合并。而祛污染以返性灵，拨云雾以揭青天之心，则又吾党今日所独抱而共策者也。《易》曰：“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中。”同人等褚小怀大，执权用中，以为能大我大中华一统国者，不可无此大中之政党也。继自今蕲以大中党构成政治之中心势力，挟政治以俱进，著为信条，以定众志。英儒戴雪有言：“政党真别之主张，属之重要问题，不属之根本问题。”吾党以巩固共和、保持统一为吾国根本上不易之的，以是为本旨之归宿，不避雷同也。同赴一的，而所以达之之策略不同。吾党则采用国家主义，运政治于立宪轨道，以明纲要也。政海诡变，持不偏倚的精神，乃真独立也；最高机关，行合议制的组织，乃免独裁也。并驱同轨，无所往而不大中至正之归。邦人诸友，聪明才力十百千万于同人，今尚超然于诸党外以待翔集者，岂可量数！我大中党之态度卓然表示于全国，同志之集，吾知如返林之鸟，必不误其枝也！

今而后以吾大中党党力，减少政治上之差谬，必有举国悉纳于轨物之一日。此则同人责任之所在，愿与吾全国人以共见者也！

### [注]

①录自《北京档案史料》季刊1990年第2期司马城编《大中党史料》。查大中党于1913年10月18日在北京成立，由政德会、集益会、相友会、宪政公会、超然议员社等五政团组成。10月16日在储库营四川会馆开会，陈馥宸报告开会宗旨，公议18日在湖南馆开大中党成立大会，此《宣言书》及《党约》即此时提供讨论之文件。该会经理人为陈馥宸、江天铎，领导人员名单依次为：陈馥宸、辛汉、江天铎、李克明、黄锡铨、朱兆莘、张树森、张蔚森、叶显扬、张国溶、黄赞元、黄汝鉴、张知竞、邓汇源、林绳武、郭宝慈、夏同和、张雅南、德色赖托布、扎希土噶。11月7日曾在宣武门大街161号大中党本部开职员会，主席陈馥宸报告。12月28日大中党本部移至储库营四川馆。

## 附：大中党党约<sup>①</sup>

### 第一章 纲 领

第一条 本党定名曰大中党。

第二条 本党采用国家主义，运政治于立宪轨道，以巩固共和、保持统一为主旨。

第三条 本党以不偏倚之精神审察内治外交政象，以时发表政见，谋主旨之实行。

### 第二章 党 员

第四条 凡具公民资格之中华国民，赞同本党主旨者，得为本党党员。

第五条 凡入党者，须填具入党愿书，由本党党员二人介

绍，给以党证。

第六条 凡党员入党时，须纳入党金一元。

第七条 党员得被选任为本党职员。

第八条 凡党员须守本党主旨及一切规约。

第九条 党员不得假本党名义为个人行为。

### 第三章 机 关

第十条 本党在北京设本部，综理全党事务，统辖各支分部及交通处。

第十一条 本党在各省省会、内外蒙古各盟、青海、西藏设支部，各县、各旗设分部。华人寄居外国各要埠酌设支分部。

第十二条 本党于各省会外各大商埠设交通处。支分部、交通处之组织以通则定之。

### 第四章 职 员

第十三条 本党本部设理事五人、总务员二十五人。组织总务会统筹党务，对外事宜以理事名义行之。

理事由总务会选举，总务员由大会选举。理事缺额时，得以总务会议听其悬额。总务员名额亦得依总务会议悬额一部。

第十四条 本党设基金监五人，监理本党财产。基金监由总务会推选。

第十五条 本党设审计员五人，审查本党预算及决算。审计员由总务会推选。

第十六条 本党设干事部执行党务。分部如左：

一 庶事部 掌理机要，收发文件及一切不属他部事项，并得综核各部所掌事项。

二 文事部 掌理编撰、印刷事项。

三 会计部 掌理收支及财产经理事项。

四 交际部 掌理对外交际及联络党员事项。

各部得以事务繁简设置各科，其细则另定之。

第十七条 各部设主干一人，副主干二人，干事若干人。

主干干事由总务会推选。

第十八条 凡职员任期一年，但得连举连任。

第十九条 本党本部设政务研究会，其规则另定之。

## 第五章 会 议

第二十条 本党每年届国会开会前，应开本部大会一次，报告及讨论本党一切进行事宜。遇有重大事件，得由总务会议决，征集临时大会。

大会以本部所在地党员及各支分部、交通处代表组织之。

第二十一条 本党本部每月开职员会一次。有必要时得开临时职员会。

第二十二条 本党总务会为常设机关，得随时开会。其会议规则另定之。

第二十三条 本党本部设国会议员会。其规则另定之。

## 第六章 党 费

第二十四条 本党经费以左列各项充之：

一 党员筹备金 创办特捐。

二 党员入党金 每人一元。

三 党员常年捐 每人二元。

四 党员特别捐 以时自由募捐。

第二十五条 本党本部会计应按月造册，提交审计员审查，经总务会核定后，汇报大会。

##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约经大会议决，得修改之。

第二十七条 本约自议决日施行。

[注]

①录自司马城编《大中党史料》。

## 书 信

### 致醉石弟书一

醉石我弟：

乐清分卷虽多，而收洋甚少，打帮资亦可怜矣。本欲遣阿林送上收洋，惟洋不多（除开用外，仅存二十馀元），俟到乐城拜客后，得洋多少，先遣阿林送家应用，大约在十五六日也。

我弟精神好否？病后急须调养，大约必须静养三个月，勿做事、勿出门、勿多说话为好，此为至要至要！

幼莲馆似亦可成，束脩不多，体操分任算学，大约八十元，未悉幼莲肯就否？

瑞安闹墨宜早分，冬下收数恐不甚佳，则场面恐打不清矣。

兄宸顿首

### 致醉石弟书二

醉石我弟如握：

十九到沪，拟于廿一晚下天津新济轮船矣。

俄日战事亦探不出实信，北京必可无害，勿虑也。

阿林乐清回来全无收数，可恨之极！汤家桥黄慎庵前托卧庐关说，出门时拜门生而亦无影响，此事卧庐亦恐有弊，可即与说破，自己伤名，别人得利，亦太不上算矣。



贼案可安排进呈。兄已答应希程再缓一月，希程想亦说不成功，俟他处回信，可猛力迅速下一着将军棋子也。

家中藏有人参、牡肉若干，可即用药配好奉二大人服好。弟与孟聪、成之亦可配服，勿令生霉白花钱为望！弟在家只管静养，外事一切不必干预，即有人来愚，亦可以我不在家辞之。马吊尤宜切戒！于身体有损而于经济无益。家中学堂须极力整顿，孟聪可一意做此事。一切演说会亦可以无工夫辞之。

上海甚冷，十九日大雪满尺许，寒热无常，幸珍重慎摄！栗庵买皮挂洋四元五角，有钱可即付他。此达。

二大人万福金安

正月廿日

### 致醉石弟书三

醉石我弟：

连趟不接家信，骇汗无地！前信言慈大人不安，望眼欲穿过头顶矣！连日在此度一日如过百年，我弟何懒，抑有别故耶？此后弟必自写信，家人如能作书者多予我信，更望严慈大人安否何似！

兄宸顿首

三月初七日

### 致醉石弟书四

醉石我弟：

三次不接家信，昨发电询问未得复，适杨子恺来，携十七日弟函，所述慈大人近状，“悲眉锁眼，无生发气”等语，真令人发急，无地可钻！

弟既知医，必有法处此，急切用补药调治，必令胃口大开，精神调畅。春夏发生，一点不可轻易。老人此时得养，或为身体之助，或反为虚体所不宜，全在用药得法。老人能宽心即能延寿，况兼有药力补助，必有进境。至于家事生气，兄实万思不解其故。家人四十口，如有一人懂事，必不至此，言之令人发指！如因此亏损亲体，兄誓死不复居人世，当令我家人尽作饿鬼而后已。

弟为一家主持，乃疏忽至此，而哓哓以石仙事相告，此等小事直当一笑置之，虽令石仙千头百臂，亦不能累我，况能累成之耶？惟慈大人身体之安否乃大事也。急详细告我勿隐！不然，我在此如坐针毡，每日不能下笔书一字也。

兄宸顿首

## 致醉石弟书五

醉石我弟：

接函知慈大人饮食精神俱减，令人着急。又云：“时因家琐事屑生事，以此用药无效。”家事何至生气，必上下不和，其中不懂事人为之构衅，此弟之责也。言念及此，泪下不顾生矣！

薛里事可任他为之，石仙乃以告薛，阿竹故发皮气。此人真可笑，阿竹为薛观先排谋，虽百喙已不能解，雪岚之言可为的证，然雪岚即不肯作佐证。而薛观光呈中已明称势戚排谋，又累及无辜之薛世昌，此乃铁板注脚。试问阿竹不为他谋，他恨阿竹不暇，而乃代为之剖白耶！据万国公法言之，我当先兴问罪之师，使石仙辈向阿竹理说，乃弟云“阿竹兴问罪之师，石仙大发皮气”，石仙非仅可笑，乃甘为阿竹作马牛而不知耻矣。

弟外交手段如此柔弱，我甚虑之。

孟聪甚瘦乏，成之亦新出门，看甚辛苦，眠食尚好，而寓处未

觅定，所居仅一榻，月费二三元，行李亦无处安顿，出房门一步便泥泞秽臭，目为之酸，鼻为之塞，作客人真不易也。

兄宸启

## 致李希程书

希翁仁兄协戎大人阁下：

鹿城分襟，忽复二句。秋水溯洄，高山仰止，辰维图史梓华，百符蓄寸！弟研食如恒，鲜淑可状。

敬有恳者：永嘉黄生畴九，前年从游弟子。文笔清秀，才情练达。徒以家食孔艰，曾幕游鄂省而未得遇，浩然归里，拮据愈形。顾生志趣颇不凡近，择食犹螭。良由胸有书卷，尚知自爱，弟最相契而器重之，惜人微言轻，爱莫能助。近闻郡西厘卡将有更动，朔门各局亦需用人，因奉寸函，先容于仁人长者，敢祈高标徐拂，鼎力说项，假盈尺地，俾学制锦。倘蒙吹嘘上天，则感被春温，不啻解衣衣我也。伏求培植，铭感无穷！

手肃代面，尚此拜恳，敬请  
升安，诸惟垂照不宣

名正肃

十六日

倘蒙回玉，请寄大南门县城隍行宫口黄顺兴生记布号为（要）。

## 上某尚书第一书（未定稿）<sup>①</sup>

尚书大人阁下：

宸无意于世久矣，奔走四方，为甘旨事父母计，兼以著书遗后人，稍稍冀无戾于公德，此外无复望矣！

宸非敢如此也，抑非其本心矫揉屈折而后出此，言之辄不禁其泪之涔涔然与血交下也。天下事不可为矣！万钧一发，但存教育，教育今复已矣！大人过听，拔宸于庸庸污浊中，致之于青云之上，一见如旧相识。遂乃略管属之礼，忘尊贱之分，执手拳拳，海喻敦至。夫为贵人者，必自忘其贵而并使人亦忘其贵，乃真可贵耳。宸归寓为惘惘然不能已者久之。大人，今之古人也，故宸亦自忘其卑，摄衣登堂，一切率性而行，略不自修饰，以是报大人谦抑下人之情。而大人复勗以有闻必告，宸亦何言隐惜不能尽言于大人，是欺也！

宸言教育非自今始也。<sup>②</sup>宸年十三，喜谈政事，著书刺当世得失，愤激过甚，为忌者所窃中。然亦自悔其少年躁露，施之实用，未必委折合宜。家故贫，不能自存。年十九，辄抗颜为人师，因知中国教育之学陵迟无复存者，发愤与同郡陈孝廉虬、宋征君恕、金处士晦、许茂才涛<sup>③</sup>，讲求古言子游、卜子夏氏之传，与夫泰西社会所由兴、文化所由盛，怦怦然辄有得于心，首以王阳明氏、颜习斋氏之书授从者，稍有乐从者。然皆以笃于科举帖括之学久即弃去，而宸与陈、宋诸君遂以迂阔不切事情为乡里所窃笑，并有唾骂者，而风气亦自此转变矣。（戊子秋，与宋君游沪上，时沪上风气亦鄙陋。）<sup>④</sup>辛巳之夏<sup>⑤</sup>，与陈君拟设利济学堂，分科讲授，求资助于乡人，莫之应。时宸年二十二矣，举其脩脯所得，衣食外辄以付陈君，为建造学堂之费。遂于癸未岁告成<sup>⑥</sup>。陈君故知医，以医为主课，辅以历史、舆地、物理、算学、卫生、教育诸科，盖陈君之志也。夫宸言教育，于今盖二十七年，历主上海速成、杭州中学堂、乐清梅溪、乐成、永嘉罗山、三溪、乐群讲席，又自与乐清诸同学辈创办乐西师范学堂<sup>⑦</sup>，任总理之责。然皆以牵于官办，不得行其志，然人犹称举温州学堂数十所以乐西师范为最完备。

盖今学堂之大弊，教习不得其人固已，而办事员之不得其人

尤甚<sup>⑤</sup>……

大概地虽僻陋不治，得居民四十家者必令设蒙学一所，延蒙学师一人或二人，否则合数村、数百家为一大蒙学，延蒙师四人或五人，教法以能解字、通文理为先，算学、体操须兼习，如无师，亦可从缓。夫自科举变法，为八股、八韵诗者嗒然不能自保，衣食无所措，而又不解朝廷变法之意。此辈才学浅鄙，亦无术足以动人，然而乡里愚夫妇辈幸其教育若薈鉴彝鼎，以是定趋向，为子弟谋生计者盖十家而九也。抑其人愿望亦不奢，岁得二三十金即苟活无馀计。今令其生理绰然，而又为之讲弦以开悟之，其为师者学问必日进，为学生者成效必日速，为学生父兄者见子弟成效之速，读书必日多，而其勇于出学资为子弟讨者又必日甚。循此以往，十年后无人不读书不识字矣。夫天下虽乏人，其堪为速成教习者，未必遽绝足而驰也。每县但得教习四五六人，即可令遍地皆师，斯亦事之快者已！虽然，此尤贵在上者提而倡之。

《奏定章程》固曰：“凡向在乡村市镇以教授蒙馆为生业，而品行端谨、文理平通者，无论生童，可招集入学传习，定十个月毕业，即令在各乡村市镇开设小学，各省学务处宜督饬地方官实力举行。”大人以为自今以往，各乡村、市镇能遍设小学乎？地方官能实力举行乎？即令各省各设学务处，日下一令，日派一督办之员，然宸知其必不能行也。夫各省任学务者未必能真知学务者也。省学务必道、府，府学务必同、通，此辈方视为调剂属员之具，今蒙学尽未举办，然所谓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者报告盖不绝于册，省曰高等之办法如此，府曰中学之办法如此，县曰小学之办法如此，然所谓高等、中学、小学者究何如矣？我瓯官立、私立学堂凡数十所，惟中学堂为最腐败。我瓯然，安知他府不然？盖今学堂之大弊在教习不得其人，而办事员之不得其人尤甚。办事员有进退教习之权，故为教习者但求博办事员之欢不问其他，而为办事员者又但求博地方官之欢不问其他。有傲然

东  
甌  
三  
先  
生  
集  
补  
编

自大之地方官而后有谄上以骄下之办事员，有谄上以骄下之办事员而后有不知羞耻、全无人心之教习。夫教习必不易为，而学堂亦不问而可知。臬比岸然，不识羞耻，大则激学生之变，小则致向学者抱有莫可告诉之冤。<sup>①</sup>夫教习不易为，人之恒言也，然宸谓为教习愈难，学界愈进。今之教习未见其果难矣，非独教习然也。宸以为各州县各设视学教习外，每省又须设视学官四五人，位在总办上，由学务大臣奏派，每事直接京师学务处，不受督抚节制。一省学务，视学官均有干涉之权。教习与办事员有不称职者，视学官均得随时举劾，以时分临各府各县。或二府一人，或三府一人，轻车简从，无论市镇乡村，必亲自到学演讲，并考校学生一次。各学生父兄均得入学听讲。自高等学堂以下一律，惟蒙学堂不能遍视，亦须就近召集蒙学师及办事人入学，为演讲一切教育及学习各方法，许其执疑问难，月终将按视各学堂情形暨教习、办事人姓名，报告京师学务处一次。有禀请开办学堂者，视学官径行批准，与地方官协商办法，并以学堂之多寡视各州县文化之高下，以时咨督抚进退之。

视学官必援教授、学正诸缺员例，得用本省人，盖有五善焉：官而兼师，取效必捷，善一；桑梓之谊，与其乡人无尊卑悬绝之虑，善二；言语能通，办事易于下手，善三；以地方人办地方事，有义务之责，善四；参古乡官之法于教育中，善五。夫自有回避本省之例，而官界不可问矣！走万里路，舍其家人妻子，历风霜雨雪之艰，举其生平热心办事之心销减殆尽。（以下一大段字迹模糊，略。）

### [注]

①录自家藏遗稿。此稿三纸，第二纸首衔“尚书(管)大人阁下”，管字圈去，并详述生平及办学经过，当为第一书。因全稿未完，且缺月日及末衔，故具体情况难以确定。但查学部尚书荣庆光绪三十年九月初九日

(1904.10.17)日记：“陈生馥宸信到，言学务平正可采。”（见谢兴尧校注《荣庆日记》西北大学出版社版第76页）当指此信。荣庆（1859~1917），字华卿，鄂卓尔氏，蒙古正黄旗人，为陈礼闳座师。

②以上据第一纸，以下接第二纸第三行。

③许涛应指许启畴，其生平见《宋恕集》第1171页。

④括号内文字原已勾去。

⑤“辛巳”初作“壬午”，后勾去。查利济医院创建时间据《碑记》为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辛巳为光绪七年（1881）。

⑥“癸未”为光绪九年（1883）。

⑦陈馥宸主编的《新世界学报》壬寅第八期刊有吴熙周《乐清西乡师范学社缘始》，因陈为该校总理，吴等均为陈氏早年学生，因特全文刊载，作为本函附件。

⑧此下28行潦草难明，删去不录。

⑨其下18行和第三纸重复，删去，下接第三纸。

## 附：乐西师范学社缘始及章程

### 缘 始

天凿其灵，地通其窍，驰五洲绝域，飞轮四周，重瀛数万里，履若闾閼，风驰电激，朝发而夕至，蛮野旧俗，咸以输入文明，自拔于新智识、新思想之世界，追尘轶步，勃然有不可遏抑之势。我乡离海仅数百步，然以地小、无大力者挈而致之于都会，划界而居，夹万山中，风气阻绝不通。居民浑沌，如数千年人，耳闻目见，笃守老生常谈，手一编旧说，啾唔尽听夕，告以新学则掩耳疾走，瑟缩不愿闻。诘其故，曰：我祖未曾知此，我父未曾知此，我方幼从某师游，我稍长从某师游，我师未曾知此，有达者稍稍虑其蔽，思邮通而径辟之，挟新闻数纸，强聒与之语，讲画万方，竭其术不能入，而乡农父老尤以读书为畏道，难若登天，生子数岁，率驱入田间，匍伏从耕锄役，数里之村、千家之社，识“之无”者往

往而绝也。

陈锡麟、石蕴辉、冯豹曰：是宜设学堂。庚子之役，朝廷负重创，不能胜，怨前愆后，天子赫然下变法令，人人思自奋。当度支窘绌之秋，偿外敌兵饷，罗掘不暇给，上下惧财匱，惴惴恐不保朝夕，而独于学堂之费，不惜出巨金，推广日益盛。自京师以下，省府州县次第举行。我乡居县治之西，带河而处，广袤四十里，亦社会中一小群也。徒以民瘁土瘠，经费无自措。然我谓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合我乡户籍以数万计，居民不下十万，家告而户导之，涓滴成流，积尘为壤，人自为谋，当发愤无所惜。今宜仿东西各强国小学制，择地之中置学一所，由次而升，请四方通人讲授中西有用之书，分门习课，限以年龄，岁得四千金，规模亦略备，十年之后，地方可得通儒数十人，我乡仅费数万金，而风气已大开矣。

黄李英、倪邦彦、郑良治曰：善哉！此吾乡之幸福也。虽然，我窃犹有说焉。夫人才之难，非一朝夕所得栽植而成也。子欲得专门之学乎？中国之学之苦于不专久矣，子欲得专门之学乎？虽然，蚕丛辟道，拔迹飞行，望路争骋，瞠乎不前。今无论其学之未成也，即成矣，费地方数万里，得学生数十人，穷十餘年之力，效思虑，竭精髓于一先生之讲授，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吸取东西邻教授名家之要旨，鼓其大潮流，波及于我民，灌输神经，以拔之沈塞昏晦之中，放大光明，卓然成一家言，开化之盛轨哉！然于我社会无大益也。夫教育之方，首求普及，穷力追新，望影绝步，高明之诣，于世鲜功。庄子曰：“大声不入里耳。”今以吾民之愚、之陋、之拙、之弱、之不读书、之不识字，六州八星讹为妖语，比户鳞次弦诵寝音，天地之大局于一井，坐而高望，万口同辞。呜呼！民智之不开甚矣！即使抱奇之士恢张绝学，振声负采，轶俗尘于万里之外，亦徒震撼众听，闻而塞耳，馀风不畅，四顾无俦。呜呼！民智之不开甚矣！人之恒言曰：“中国无人才，中国



无人才。”夫中国岂遽无人才哉！顾乃百里一士，千里一贤，寝影韬声，空山独坐，群瞽夺旷，众盲乱朱，虽有高世之才、拔识之士，亦复温温无试，烟消尘灭于庸耳目中。痛哉！古著作家之言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呜呼！此亦泪随血下，涔涔然不能自休者矣！而况执奸猾市人动以国民之义，率野氓农老与张特立之旗，其不汗流而舌舛者几希？是故以我民之愚、之陋、之拙、之弱、之不读书、之不识字，虽生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司马子长、贾谊、王通、范希文、程明道、张横渠、陆象山、王阳明、黄梨洲、颜习斋之徒于今日，吾知其负奇独处，抑郁谁语，不能大行其教育之权，而以西方通儒如苏格拉第、柏拉图、亚理斯大德、歌白尼、奈端、陆克、卢梭之徒出于今日之社会中，吾亦知其落落无所遇，呕血捶心，付大热力于无何有之乡，扬为清风，荡为冷灰，而莫知其所自然矣！夫世有一圣人，不如得百学圣人之人；世有百圣人，不如得千万读圣人之书之人。白日沈沈，海天茫茫，阴霾塞谷，神龟怒号，独行昏暗中，引火而烛之，俾魑魅无遁形，学堂于今诚亟矣！虽然，吾惧其私于数十人而不能普及于其众也。

吴载光曰：泰西无人不学，子生数岁，不入学者罪其父母，我欲行之于我乡矣。

黄李英、倪邦彦、郑良治曰：“是宜设蒙学堂。蒙学者，众学堂之母也。夫人岸然七尺，孰无负荷社会之义务？而乃习其饮食作息之身，长此终岁，任治乱死生，不问国家为何物，人群为何名。头颅犹在，以游以嬉，形影自怜，能无颜赭？然其要必自幼年教育始。欧西于幼年教育尤留意。自十六世纪以来，文化大兴，突飞于地球之上，大伸其膨胀力于亚、美、非、澳诸洲，流风旁骛，靡然草偃，以新智识、新思想为五族倡，桂冠一全球，盖其民自幼稚之时已养成国民之人格，固非仅一二卓绝大家以一专门之学鸣于时矣！呜呼！蒙学顾不亟哉！而我乡又非绝无蒙学者也。一介之士，生计无所施，僻伏里巷，率儿童数十辈，围炉高

坐，俨然一人师之望矣！然而浅识寡学，穷老尽气从事于帖括无谓之辞，脑经茫然未有一物印，挟其所见所闻所得力，博一衿为脩脯资，意盈气满，充然无复馀望者比比也。于此而咎其教导之无术、指授之无方，彼亦徒彷徨四顾、骇然一无所措而已矣！我于蒙学何责哉！”

黄李英、倪邦彦、郑良治曰：是宜教蒙学师。彼亦非不读书、不识字之流也。虽然，读书矣，识字矣，自六七岁以来习闻师父之教，秉笔入塾辄以秀才、举人、进士诸名词灌伏脑髓，固结孕育于其中。“新民明德”，亦熟哦《大学》教人之词；“民重[贵]君轻”，岂不知《孟子》七篇之句。然其浸淫于八股之陋习已久，视四子书为衣食媒介，鼓弄虚辞，摹影逐色，以圣贤救世之微言作俳優媚人之故态。秦、楚异趋，乖越千里。然试与之掩盖默坐，使一一引诵之，彼固滔滔不绝口也。彼亦非不读书、不识字之流也。今且与彼申其说曰：尔所读之书如彼，而尔所以读书者如此。又试为四子书申其说曰：《大学》如此，《中庸》如此，《论语》如此，《孟子》如此，而尔之所以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者如彼。容或有愕然悟者，不悟再之，再不悟三之，即终不能悟，而与舍其深者、难者以求其浅者、易者。古书宏深，无从察识，求诸小道，必有可观。彼但能粗解文义，于日用浅近可行之书如东西邻小学普通<sup>①</sup>科[课]本未有不能划然解者。若终不能解，必其冥顽不灵者也；不然，则其刚愎自用者也；然我又知其无是理矣。且自八股停试以后，我辈亦稍失所恃矣。方将中悞于训蒙之无法，靡然不知所向矣，衣食之资于此，名誉之系于此。今且集我乡之蒙塾师，大声以告之曰：“我且无夺尔席，我且无伤尔名，我且无误尔身家计，以尔之学试我之术，以尔之言习我之教，今而后蒙学庶可兴矣。”

然非仅试其术、行其教于蒙学已也。必使其乡之工者、商者、农者、猎者、渔者、贩者、负者、戴者、役者、徒而嬉者，无不习

其言，诵其说，勃然蔚然皆有乐向于学之意；且使其乡人之家之妇者、女者，无不慕其风，姻其辞，皆有自励于学、自亲于学之心。自独之众，自近之远，自浅之深，自微之著，飙举云驰，大展其教育能力，负同群而趋之，不十年后，虽使我乡无不读书、无不识字之民可也。

陈锡麟、石蕴辉、冯豹曰：然哉！然哉！是宜开演说会，是宜开师范科。而以其教育之事商之熙周。熙周不敏，何敢与教育事！然今天下时变亟矣，优胜劣败，天演其类，白种胜流，逼我来处。今天下时变亟矣，而我民犹以溷然无闻知、无觉解之身，久立于大竞争之天地中，我祖我宗、我父我母、我皇天我后土，热心如浪，血泪如泉，洒大千界，无奔诉路，我民其长已与！而岂独我乡然哉！虽然，我与诸君子皆乡人也。人生何事，于社会皆有密切之关系。凡有补于我同群者，虽沥肝胆以从之，效牺牲以供之，我亦有所不辞。我与诸君子皆乡人也。我乡哉！我乡哉！我教育之义务，我何敢甘自放弃哉！虽然，我终不敢与教育事，我且以其事归之黄式苏、高步云、朱鹏、郑鼎锐。

陈锡麟、石蕴辉、冯豹曰：不特此也，我且以开演说会、设师范科者为普及之术，而以设小学堂者立专门之基。二者并行，吾庶于我乡有济与！我果与我乡有济与！虽然，我亦效我力于同群焉耳。黄李英、倪邦彦、郑良治曰：子亟成之。熙周乃与诸同志相柳市村之东地，拓基十亩馀，大兴土木，首由同人集捐三千馀金为创始经费，而陈锡麟、石蕴辉、冯豹、吴载光独任其劳，一切琐务必躬必亲，分督工作杂众佣中，步行烈日下，无朝暮得休息，不三月而学社成，名曰“乐清师范学社”者，小社会中之群学也。捐不及社外，我岂私于我乡哉！夫<sup>②</sup>我乡民之不学甚矣，学社之设，我其得已哉！我乡民其得已哉！虽然，由我乡而推之而县、而府、而省、而吾中国。我民之不学亦甚矣，我甚望我乡之民、之学之大兴也。吾亦以我民之无不读书、无不识字卜之，我

愿我乡，我愿我民，咸知我同人之志。熙周不敏，敬竭我力，劳我心，疲我体，沥我诚以从诸君子之后。

## 章程

### 宗旨

— 本学社专重教育普及，首设师范学科，选取博学能文之士入学肄习。采集古今中外有用之学，分编蒙学、小学课本，为地方推广风气之基础。

— 本学社附设小学普通科，招取蒙学已成、文理稍通者。额定学生六十名。

— 本学社教育兼重体、智、德三科，而尤以德育为标准，分门讲授。总期于植国民之体质，任国豪之担荷。浮薄无志向者不入选。

### 办法

— 本学社经费由地方公议集捐。

— 本学社教育事务。公请总教习一位、中文教习四位、英文教习一位、算学教习一位、体操教习一位。

— 本学社公推总理一位，学中一切事务均由主持。监督二位，主学生起居，兼赞总理、教习，管理一切事务。公举收支一位，司银钱出入账项。

— 本学社以广开乡民智识为第一义，于每月朔望齐集远近蒙塾师暨各蒙塾学生，大开演说会，申明教育法程，并由本学社公请社外通人协演，无论农商人等均准入听。

— 本学社公设会议所，由合社绅民集议。所有社中应行改革及兴作诸务，斟酌可否，务期合于通例公理，毋得稍循私见。

— 本学社教习、总理、监督有不称职者，会议所公议退之。

— 收支等项逐月由总理、监督查核，年杪汇册，榜示通衢。

— 本学社拟于各社中，每社设蒙塾一所。蒙塾师由各社

公选，但求略解文法，不执成见，由本学社授以课本。即于本学社中公推稽察教习一位，每月到塾一次，查核功课，随时纠正，以期划一。

一 本学社拟于各社中，按户汇册，每二十户设农工商蒙塾一所。课本亦由学社编定，公选塾师讲授，功课勤惰，亦由本学社一律查核。

一 本学社拟建藏书、阅报二所。藏书所广置中外有用要书，详定章程，任人借阅。阅报所购备各种报章，于每日三点钟后，无论社内社外，均准入所纵览，五点钟一律停止。

## 规 则

一 本学社逢月之朔望，总理、教习、监督率诸生恭诣至圣先师位前，序班行三跪九叩首礼。公推纠仪一位，自总理以下有失礼者纠正之。

一 朔望开演说会，行平等礼。自总理、教习、监督、师范生演毕，各班生均得上班与演。亦公推督演一位，有喧哗者禁之。

一 本学社教科分经学、史学、政治学、法律学、心理学、伦理学、地理学、文学、算学、方言学、体操学十一科。

一 中国教育向无秩序，仓卒未能一律。教科书除英文、算学外，分能解书、不能解书二格。能解书者，各随本生性质、学问，每门任意浏览，每生设问答簿一、札记簿一，读书有得，录存札记簿，呈质教习，以资折中。问答簿于每日教科，执要问难，由教习批答。不能解书者由教习授读。

一 诸生来学，先由教习考校，视学业之浅深，为班次之先后。每月复校，随时升降。每班由教习校取班长一人，以资表率。

一 教习、总理、监督均有进退教习之权，师范生亦有管束学生之权。

右章程俟开办后，有须增订改良之处，随时议定，以求完善。

[注]

①②自①下至②中间数行，所据本原脱两页，赖卢礼阳提供另本补足。

## 上某尚书第二书<sup>①</sup>

夫子大人函丈：

猷宸谨读今月初四日上谕<sup>②</sup>，钦悉科举永远停止，自此风气大开，人务实学，朝廷得士，必能远过昔时，不胜忭舞，感慰之至！顾猷宸窃有虑者，敢为夫子陈之：

自隋唐以来，科举已历千四百年，积重弊滋，一旦翻然更新，天下于此属耳目者至深且切，是震古铄今之事也。

昔程子之论格物曰：“十物可格一物，一物不可格九分。”猷宸亦谓：“十法可变一法，一法不可变九分。”何者？废科举而设学堂，非以慕学堂之名，盖以惩科举之弊也。然天下之弊万出不穷，于此偶消，于彼复长，必洞知其所以然之故，斯除弊而弊无不尽。夫科举之弊，非科举之弊，奉行科举者之弊也。自割截兴而八股衰，自剽窃盛而真才屈，自庸滥习熟之文章行而人不读书，自空疏卑陋之有司出而士竞媚俗，科举之宜停久矣！徒以进身所系，趋者如云，羈縻人心，赖有此举。自有学堂以取士，而科举乃不能不停。然科举停矣，天下所望于学堂者何如？此尤不可不熟思而豫决也。今试举二者以商于人曰：学堂重乎？科举重乎？则必曰：学堂重矣！又试举二者以商于人曰：办学堂难乎？办科举难乎？则必曰：办学堂难矣！夫天下人才之必出于重且难者无疑也。然重而且难矣，而以昔之办科举者办今之学堂可

乎？昔之办科举而犹不能胜任者，今使之办学堂可乎？办学堂之功十倍科举，办学堂之未易胜任实百倍于科举，科举得一良主司足矣，学堂自督办以至听差等辈，无一不在学堂规则之中，自学科以及饮食、起居诸事，无一不为学堂精神所系。今者道德教育既未洽于人心，而圣贤古书我徒资其覆瓿，数典而忍忘厥祖，往往执译书数册，习外人语言数年，为白种之佞臣，作孔门之贼子，士风日非，其流遂下。大哉谕言！以历次定章原以修身读经为本，又谆谆以进德修业为期，黻宸窃叹圣明在上，无微不烛，凡属臣民，孰不兴起。惟良法美意非一蹶所能几，而谣俗人情每随时而骤改，此后学堂办法，积久必有可观，非黻宸所敢出位而谋也。

然观于今之学堂，大率崇虚文而略实行，其弊究与科举等。夫因科举之弊，而天下有望于学堂。至学堂兴矣，而其弊如故，天下更将何望，此大可为寒心者也。黻宸尝闻人之言矣，曰：“学堂为西学而设，所谓国文科、人伦科、经学科者，但以敷衍门面而已。”是故为办事员者既以此为可有可无之事，为学生者亦置诸不论不议之条，习非成是，瞽不知羞，远识者流为之陨涕。黻宸且不必与论国文诸科也，即以今之算学言之，习者不为不多矣，而其专且精，未有如梅文鼎、徐光启、李善兰诸人也。以英法文言之，学者不为不广矣，而自设同文馆以来，绝少翻译善本。其为各国文学教习者，皆仅通语言，而语言又未尽通也。今日文可谓盛行矣，然试举中国古书俾翻日本国文，而以日人通汉学者证之，未有不哑然失笑者。虽所称专家之徒皆如是，其他则又何说。是间无人，易为雄伍，斯盖昔日钞制艺、摩试帖之故技耳！欲矫此弊，必令国文未通者不得习各国语言文字，习语言文字者必以多译书为学课，以译书文笔之高下为等差。其考校之法：由国文教习与各国文教习并校，各国文教习先行校定，国文教习再行复校，庶几辞意兼尽、造就较多。

奏定《蒙小学堂章程》无外国文一科，用意至为精密。然而蒙小学堂虽奉明诏，于城乡各处遍行分设，而乡民既无力以举行，州县又皆敷衍以了事，黻宸拟请申此前命，假绅士以特别办事之权，于私立学堂给以格外奖励，必令一乡一村有居民三四十家者，即设蒙学一所，今欲（脱六七字）考核学堂事务，而每省一人，二年仅能莅府一次，州县不能遍到，何论乡村。所考（脱三四字）<sup>③</sup>学堂而已，蒙小学堂乃大学堂、中学堂之命脉也。蒙小学堂既无各国文字一科，可专其力于经史之学，又为各士绅子弟仕进之始，自能竭蹶从事以求有成。且令学堂遍设，以此进身之人必更盛于科举，则朝廷所以鼓励人才者，既有实效可言，即在下之妄以意窥测朝廷者，自无所容其置喙矣！不然，蒙小学堂未能遍设，中学堂无可升之人，日文亦必渐减。其民之愚钝者，不过如不识字之农夫，或有性质桀黠之流，郁郁于无所感奋之地。苏子瞻曰：“驱百万虎狼于山林，而谓其不噬人，吾不信也！”古人于此有忧患焉。盖吾瓯南宋叶水心先生与人书曰：“吾郡前应试者六万馀人，今不过四万人，天下不可为矣！”黻宸尝以为至言。盖国家教化进退之故，必与读书仕进人之多少为正比例，故黻宸每拳拳于蒙小学堂之设为天下计也。

其尤重者，无论大中小学堂皆当以道德教育为第一义。今民德不可问矣！黻宸拟请严行考察各大中小学堂，如有不重人伦道德与经学科者，将管理员罢去之。凡为人伦道德科与经学科教习者，必责其言行相符、无愧人师之望，而其位置当令在各科教习上，以此令行而民从之，学堂庶有望矣！

今之所谓通人者，其病大率有二：一知今而不知古，一知外而不知中。去岁友人自东方来，述日本五尺之童，类能读中国王高邮、戴东原之书，而中国学生有休宁人者，告以东原而不知也。若是者谓之不知古，不知古则顽。语必柏林，言称彼得，而问以十八省之风俗民情，不能举其一二者比比也。若是者谓之不知



中，不知中则固。顽固者，彼之所挟为诋人之新名词者也。而彼究何如矣？总之科学既兴，藉以练习学人之心思，使缜密有条理，其中必有拔异轶群之人贯古今而通中外、蔚起而为天下用者，我国家万年不拔之业实具于此。抑或一知半解，岸然傲人，得之过易，其意气已中于浮夸而不自知，以此研习科学，科学必不能精，以此襄助新政，新政必不能达，然且指顾之间，富贵左券。遂令无学少年皆嚣然有浅尝躁进之思，则向之枕藉经史、肆力于古人朴学、以期大有济于斯世者，必因之湮没不彰，而奇节独行之士，益无人从而过问矣。此可为国家人才惜也。王阳明氏之学垂于今三百馀年，传人不免闾如，而其徒东渡扶桑，大昌师说，久之遂成明治维新之绩。今日人常啧啧称之。日本之盛，其得于西学者犹末，得于中学者乃其本也。夫不知我之短而因失人之长，不可也；既知人之长而反没我之长，亦不可也；况乎没我之长者又必不知人之长者也。其哗然起而为此者，趋时耳，慕名耳。朝廷取士，或可因人之趋时慕名而利用之，然当此扶衰起敝之秋，而奉以师表人伦之望，又恐非此趋时慕名之徒所能胜任而愉快矣。黻宸窃虑今学堂之得人未能远过于科举也。

附蚊慕膻，幸生复旦之代，杞忧螻恤，原非得已之情。黻宸恃夫子厚爱，冒昧上陈，语不修饰，尚望夫子宥其愚直而垂察焉，至罪至罪！

八月初十日受业陈黻宸谨上

### [注]

①录自家藏遗稿。某尚书同前指荣庆。文中“友人自东方来”指宋恕。

②上谕是：“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见《光绪政要》第31卷，第27册，第58～59页。

③脱字疑为“核惟大、中”。

## 上某尚书第三书<sup>①</sup>

夫子大人函丈：

觝宸前陈科举停后应办事宜，蒙谕详列办法以闻。觝宸就耳目所及：今蒙小学堂，总各省不及千所，其有名无实者又居十之七八；若师范学堂，则每省不及一所。当此列强环伺<sup>②</sup>，时局垂危，以日本发愤求治，英彦辈兴，而又于百战百胜之余，有远驭长驱之势，徒因法、德诸国念俄人辅车之依，将以局外干预，日人遂受盟而退。觝宸去岁之春与长沙尚书<sup>③</sup>言：“日本兵战必胜，外交必败。”狂妄之谈，不意幸中。盖欧亚相持，自扶其类，此亦大可虑也。我中国士气不振，专恃后来之英承乏而起，外交既不可无人，国民又环而望治，故造就人才为今日第一要义，非切实办理不可。若以铺张门面为事，三年求艾，时过即非，岁月不居，急何能待。学堂者，天下人才之元气也，蒙小学堂者，又大学堂、中学堂之嚆矢也。然非多设师范学堂，则蒙小学堂不能猝就，觝宸敢举初级师范学堂暨蒙小学堂约略办法以供夫子甄采焉。凡已列《奏定章程》者不复。

### 一 初级师范学堂办法

一 分完全教授、简易教授二科，载列《奏定章程》。初级师范原为高等小学堂及初等小学堂两项教员而设，每州县各设学堂一所。今科举初停，尤以简易科为最亟。觝宸拟请于简易科中略分数级，或一年，或半年，或三月，或七日一来堂听讲。先由学务处编定教授法数类，分别授业，毕业后各给凭照，俾充蒙小各学堂教习之选。其并不能来堂听讲者，必平日本以训蒙为业，亦准附名师范学生，予以课本，每月将所授各课汇呈师范教习详

细察核，有不合者正之。

一 师范完全科学生以二十五岁为限，简易科虽年六十亦准附入。

一 师范简易科不必附入完全科。各州县既设师范完全科一所，简易科宜于各州县别设一总所，以次乡村、市镇皆当设分所。总所聘监督一人、监学一人、教员或五人、或六人，教科分设国文、经、史、伦理、算学、地理、物理、体操八门外，国、史不必兼习。分所学科与总所略同，但设教员三人或四人、监学一人，以属于总所监督。若庶务、文案等职，无论总所、分所，皆由监督、监学兼任，无庸添设以节经费。

一 简易科总所略求规模美备；分所即可因陋就简，以迅速举行为妙。大约得开办经费五百金即可竣事，常年经费以千金为率。其斋舍即借庙寺、公所，禀明地方官立借字以给管者，俾各无争端。

一 各科教习自宜慎重选聘，监督、监学为全堂司命所关，亦当以学有根柢而明于教育术者充之。一不称职，立由公议辞退。

一 简易科分所宜与总所联为一气，每月朔日由总所监督邀请分所各教习暨监学于总所会聚一次，研究教授原理及依法办理之事，即于是日大开讲堂，由各教习演讲，监督、监学协讲，无论农、工、商人，皆准入听。

一 简易科分所亦于每月望日由监学邀请总所监督及各教习，于分所大开讲堂，一切如总所办法。惟分所本非一处，路有远近，未能一律尽到，总所宜预为派定每所各到一人，无论监督、监学、教习，以周而始，不足则以学生班长任之。

一 无论总所、分所，教习口授课必当别有发挥，不得以课本敷衍了事，每月将所课录呈总所，由总所监督聘请一人细加润色，汇册付刊，分给各处蒙小学堂广为传布以期普及。

一 由地方公举视学教习一员，优予薪水，每月分往各处，考核蒙小各学堂教授、管理方法及各学生品性、文章，岁终汇册，由总所详报省学务处一次。

一 查《奏定章程》：师范生不纳学费，由地方筹款备用。纸笔等物必当学生自备，办事员既不能藉端侵蚀，而入于公家之物不免任意滥用，归之私费，庶知撙节。惟书籍为启发性灵之大要，无论学生于每日课暇，须听其恣意浏览，即教习亦资参考。总所、分所均须设藏书一室，但必严定章程，俾知宝惜，破坏即饬令赔补，无得稍涉姑息。

一 俟师范完全科毕业，渐次将简易科分所并入总所；第二次毕业，将简易科总所亦改为完全科。此时蒙小学堂必皆次第分设，学科亦渐有进步，所需师范尤亟。一州县但置师范学堂二所，亦未为过多也。

一 视学教习职任尤重，蒙小学堂遍设后，亦宜添请数人，大约以平均计之，学堂百所置视学一人，斯亦节省之至矣。

## 二 蒙小学堂办法

一 小学堂宜分高等、寻常二科，每州县但设一所恐不足鼓舞人心、俾奋然有向学之志。拟请酌量辖地之大小与居民之稠稀，大约五千家设小学一所。若蒙学堂即《奏定章程》初等小学，其屋舍器具似可草略从事。拟请每乡每村得居民四五十家者设蒙学一所，即就旧有村塾暨一切祠庙修葺建置。祠庙亦禀明地方官立借字以息争端。小学堂除开办经费外，每年得千金自觉裕如。蒙学堂但须百馀元之谱即可兴办。

一 小学堂但设监督一人，监学即以教习与监督兼充。即监督亦宜兼任教习之事。其如何分科聘教习之处，当草创建立之始，未能一律完善，须视地方情形斟酌变通，总以及早多设为妙。俟信从者众，以次渐行扩充，是为正办。

一 蒙学堂设教习一人，设预备教习一人，教习兼任监督、监学之事，由师范简易科总所授以教科书暨一切管理之法，俾按法讲授，不得任情变更。每月由视学教习考察。其不能胜任者，令人简易科肄业三月，以观后效。其任即以预备教习充之。

一 预备教习必令肄业师范简易科，有参议学堂教授之权。每月给教习薪水二分之一，以期有成。

一 蒙学堂教习暂可就为塾师之人，令报名师范总所或分所，每月朔日到总所一次听讲。如地过僻远，不能到总所者，俟望日分所开讲，必须按期来听。

一 中国蒙师向无程度，必求品学兼优，良非易得。但令文理稍通，而植品尚有可观者，即可暂充此任。惟蒙养初基，首重精神，教习必贵虚心静气，与儿童相欣合，以鼓其欢欣慕学之情。凡执拗多意见与素性粗暴者，于蒙学尤不相宜。

一 教授儿童，耳接远过目接，无论何时何课，总宜宛曲形容，引喻赅备，俾儿童自生兴会，始无倦怠之容。若终夕咿唔，毫无索解，虽日诵数千言，无益也。

一 儿童脑觉未周，易于遗忘，读书必以少为贵，尤贵将已读之书于每星期中复讲一次。至读书益多，而复讲之工夫亦益不可少，则每一星期仅得半星期为聆新课之时。宜于入学日立一预算表以理旧课，并算入授新课中。每月约得若干课，由教习付教科书，按期分授，俾无间断。

一 《十三经》一字不可移易，非孔子断无编经之才，虽学者精力不继，亦只可分习，断不可以节本为教科之用。若依经析类以求便于默记，此尤决裂圣言。在八股时代，如《典林》、《类联》之类久为通人所齿击。风气既开，智识日远，岂宜染此恶习。故《十三经》可习一经，一经不可习半经。虽蒙学亦宜申明此旨，俾教习有所遵循，不至有荒经疏理之失。

一 体操为卫生之本，而算学致用尤广，蒙童必宜兼习。惟

风气初开，教习颇不易得，可并数蒙学公请体操一人、算学一人，或分教，或合教，以地方之情形设法办理。

一 蒙学堂亦须略有藏书，或就地方适近之处，公置一藏书所，于每星期到所阅书一次。

一 鸦片毒人已甚，无论何学堂，染此者不得为教习、学生及办事人，即蒙小学堂亦宜悬为厉禁，由地方公同稽察之。从此学堂大兴，人思奋励，既可挽从前积习之靡，亦可杜中国生计之艰，此一举两得之术也。

一 查《奏定章程》有蒙养院一科，即东西各国之幼稚园也。中国民俗卑陋，家庭并无教育，幼儿在七岁以内，一切未有规矩。蒙养院似可暂缓，由学务处编《家庭教育》数种，颁各州县广为刊布。必使家有其书，切实奉行十年，即可仿各国之制，于州县添设幼稚院数处。

右分办初级师范学堂、蒙小学堂数条，亦但粗举大略，未为完备，然尚浅近易举。当此变法伊始，务求耳目一新，科举虽为学堂阻力，而乡僻士民自束发习父兄之教，必曰某岁乡试、某岁会试、某岁学院试，灌伏脑中，积久未化。骤闻明诏停止，必以为士无出身之路，惊疑未定，人心易惑。有初级师范学堂及蒙小学堂之设，俾人无弃材，家皆知学，学者既知朝廷之用意，而学堂之远过于科举，得失较然。久之皆能默会。况以中国之贫，衣食咸无所措，而读书人为尤甚，自学堂普设以后，用人较多，谋生之途既广于前日，而进身之地又重于曩时，民生既裕，民德自能蒸蒸日上，此万世有道之盛业也。不然，科举既废，而但恃一二中学堂、高等学堂以为收拾人心之地，未知其何如矣！

抑黻宸尤有请者：人才之命脉系于学堂，而学堂之命脉系于编书处<sup>④</sup>。编书之难，万倍教习。古人一书之成，往往有十易其稿而犹以为歉者。况非遍读群书不能成一书。黻宸以此惶悚无地，每虑驽骀之质未能负远，徒以髻髻习书，粗有所思，借阶前一

席之地，冀邀名山没世之名，荣幸良多，感激思奋，当与同事诸君商编近日急需教科书数种以缴。尚望宽以岁月，俾得从容就绪幸甚！至罪至罪！惟夫子裁察！

九月十九日受业陈黻宸谨上

[注]

①录自家藏遗稿。此书有二稿，第一稿缺《蒙小学堂办法》，第二稿完整，但仍多所删改勾乙，是否即为定稿尚难确定。此据第二稿。以上三篇遗稿均由陈德溥先生捐赠温州博物馆。

②“列强环伺”四字第一稿作“强敌密迹”。

③长沙尚书指作者礼闈座师张百熙(1847~1907)，字冶秋，湖南长沙人，时任户部尚书兼总理学务大臣。查陈氏礼闈座师同时奉命总理学务者三人，一为大学士孙家鼐，余二均为尚书，即户部尚书张百熙和刑部尚书荣庆。据此函知某尚书不是“长沙张尚书”，故断为续任学部大臣的荣庆。

④陈氏于光绪三十年十一月由总理学务大臣张百熙奏派兼充学部京师编书局编纂。次年六月，由户部派充计学馆(即京师译学馆)教习，仍兼京师大学堂教习及京师编书局编纂。

## 致醉石弟书六

醉石我弟如晤：

顷由项纫秋寄回源丰润汇单英洋一千二百五十元(向泰丰钱庄取来)，又由洪海筹之令郎范孙寄回五十元，王修相令郎取去洋五十元，合泰丰款共一千三百五十元，察收为要！

楚霸王为江夏谋呈抚宪，力攻琅琊父子并牵人黄、程、李在内，汤蛰仙见之颇愤亦颇疑。是事到此地步，想诸君不能不出面矣！大江夏既出面攻琅琊，为霸王辨诬，小江夏亦反复，恐不久亦归，局终不可恃，幸即与伊耆商之！成败得失，问不容发，不可缓也！

呈稿附达另纸。

二大人万福全安！

宸启

孟聪七月回沪，即将入京。皮衣及绵袜、皮褥均须备好，到京时即行寄出。

## 致马夷初书<sup>①</sup>

夷初老弟：

抵申，悉弟赞浙财政<sup>②</sup>，是否可安？京学必当赓请，惟仲彝有不安于席之意（君默与公铎言之，宸未闻也），未解何故？

宸寓申数日即回家，居家十日又当返京，吾弟行止究何如？幸速告我为慰！

兹有永嘉姜桐轩周辅，宸之旧从，现应浙督顾问之聘。其人实厚重，为永人望。惟语言简默，而又不善说官话与宸略同，而出门较宸又少，恐酬应未能中节，好在顾问与他缺较别耳。吾弟幸时时指导，开怀与谈。政治关系尤须随时接洽为要！此达近安不一

小兄宸顿首

尔和昨晤，太夫人昨亦见。<sup>③</sup>

### [注]

①录自马氏家藏原函复印件。马叙伦（1885～1970），字夷初，杭县人，陈黻宸学生，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及高教部部长等职。

②据卢礼阳编《马叙伦年谱》：1916年夏，莫永贞任浙江省财政厅长，马氏任其秘书。

③马氏于该函上首题“陈介石师黻宸”六字，于函末跋：“相从十馀年，遗墨仅此，一读一为泫然。戊午（1918年）五月检篋得之，辄记事。”



## 寿 序

### 渭卿姜翁七十寿序<sup>①</sup>

瓠之东南，天下奇山水也。层峦叠壁，环带百馀里，磬郁屈折，激浪奔腾，一泻而下，经绝溪，横断港，跨陆挟舟，飞而入海，吴商闽贾，肩背交而踵相接也。夫穷乡陋俗，一隅生长，足迹不出数里外，所与居皆野巷故侣，朝夕操旧业，生数十年，目不见海内之大，耳不闻异方之声，而通邑大都行旅辐辏，风驰电激出乎其间，其气象规模宜自有异焉者。此岂山川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耶？抑亦生是地之福泽固然耶？

姜翁渭卿尤闾閻之骏雄、多材艺者也。少聪颖，喜读书，及长，去而学贾，与四方旅客习往来，交游益众，声誉益广。而地方公举有仓卒未易集事者，翁辄慷慨出囊金为一邑倡。咸丰三年，我乡大水，海潮挟飓风而上，埭岸坍塌，翁力任筑葺，与工人杂作，居民赖以无患。粤匪犯境，翁倡议团练，贼无所获，逸而南出，人咸以此为翁功，而翁歉然不自居也。

翁生平于九流学每能通晓，而尤以善居奇名，积财货，雄视其乡人。年四十，援例纳粟，与子箴甫并游太学。二女适显族，一门称极盛焉。抱孙三人，次体庚最慧达。翁为师课诗书，而馀孙亦授以他业。曰：“敏钝，生人之常，而荒嬉不足训也。”

方今海禁大开，中西互市，铁道、轮舟顷刻千里，此开辟以来一大变局也。然我闻西方之治，虎视六洲，每发大议、举大事必

以商人預焉。蓋理財之術、貨殖之謀，非有巧于心計而熟于閱歷者必不能任，即任之而亦必有能善。中國言商務亟矣，意其中必有英偉之流、智術之士起而為世用者。翁今年七十矣，四海多故，利權外移，翁試扶杖以觀，與鄉之有識而繼起者從容告語，亦可以少試其言而無愧矣！

[注]

①錄自陳氏家藏文鈔抄本。現為溫州博物館藏件，下同。

### 趙垣東先生暨陳太孺人六十雙壽序<sup>①</sup>

夫人讀書明古義，激發於家庭日用，族黨周旋，慷慨樂施予，不惜節其衣食朝夕之需以任其事、以篤其誼、以通其有無，此必非拘虛自守、席祖父遺產經營於一絲一粟之間，權衡出入、日持籌為家人計而不欲少出所有以予人者比矣！然且家日益裕、業日益富、擁數百畝膏腴美田、父子兄弟弦歌自樂，充然於俯仰事畜之費，一堂之上雍容和悅，蓋亦天之報施善人，而富厚福澤之有自來也；抑亦盈絀有恆數，而斲于與者未必常盈，勇于施者亦未必遽絀也與！

垣東先生少負奇氣，由舞佾生補博士弟子員，有聲庠序間。一試輒列優等，為學增廣生，人謂趙氏將大興矣。然且困於場屋數十年，發憤赴京兆試亦不遇，先生曰：“學者所以為人也，處鄉里與處朝廷一耳。”遂以訓導就職。居于家鄉之人有以義舉請者，先生輒竭資贊成之。夫先生所居在東甌盡處，萬山雜沓，去縣治百數十里，民风渾朴，篤于自愛，未有以好義倡里人者。而先生出積金以任，設橋梁，興義冢與夫孝祀蒸嘗之所出、學塾教育之所資、鰥寡孤獨施濟之所賴，無不預亦無不尽。嗚呼！先生亦不可及已。

顾尤有难者：先生少以他故，易养于伯父家。及长，奉伯父母以居，析其产以畀其子，盖先生固性情中人也。

先生弱冠失怙，事母以孝闻，娶陈太孺人，贤而有俭德。生子三：长邑庠生廷儒，文名甚盛；次卫宸，以武庠生领乡举；三廷侪，纳粟为国子监生。女一，适贡生叶桂枝。孙八人，从予游邑庠生名准者，其长也。先生年今六十，姻党谋为先生暨陈太孺人寿，而属其序言于予。予不足以知先生，然予固知先生之寿之未有艾也。然予又知先生之后人必有起而能大先生之业者也。

[注]

①此据陈氏家藏单件抄本录出。

### 徐母林恭人八十四寿序<sup>①</sup>

《礼》曰：“不以死伤生。”刲股，非古也。虽然，吾见读书士人居平谈节义，析深剖微，比附事理，抵掌作激烈语，引古人以自况；然至死生之顷，患难之交，疾病之状接于目，号啼之声迫于耳，而骨肉相视若秦越不一顾，顾而辄去之，去而漠不经心者比比也。顾且自托于经纬大义，为不偏不倚之论，以为慷慨激昂、仓皇冒死而不辞者，皆匹夫匹妇之谅而未达于中庸之道者也。然而闺阁之中，诗书古谊无所闻，长者海言无所入，往往激于义理，进退无顾忌，况又明知其无益，明知其无效，不憚慨然为之以求其益且效，而果无所益、无所效，其为愚何如也。虽然，夫人当呼吸存亡中，必思其如何而益、如何而效，而始一为之。即为之矣，然其所以为之者，何足数哉！

琴樵，我友也。光绪辛卯<sup>②</sup>以武庠生举于乡。尝与予言其祖母林太恭人之贤。母归国学生静圃先生，以德称内外。年方四十，静圃先生病，母求其愈而不得，且笃矣，家人知其不能生

也，母亦知其不能生也。静圃先生者，鲁旅先生子也。鲁旅先生尝病，以静圃先生母刲股和药饮而愈；母曰：我夫病且死矣，亦刲其股以进，而夫病卒不起。呜呼！夫人至性所激发，径行其意，虽死无悔，然其有益与无益、有效与无效，乃天也。抑吾闻自昔制礼：不乐以非常之行、过当之举，强人以有所难；而务平易、达人情，以率中人所能至而已。然而共姜矢死、伯姬侍姆，犹必达之情歌、列之纪传，发扬幽隐，以微见其义，为法后世。然则母之所为，何可及也！

母情性纯笃，持家以勤俭。静圃先生之后家日益饶裕，构广厦，教子孙有法度。长子傲夫先生乙燃，院取侑生；次乙藜、乙照、乙光，三四皆入武庠。琴樵，傲夫先生之次子也。孙曾济济四十余人，家道鼎盛甲于乡，母其可享大年，而告其夫亦无负者矣！母年八十有四矣，戚友咸举觞为母寿。琴樵嘱其序于予，予为之言云。

[注]

①录自陈氏家藏文钞抄本。

②辛卯为光绪十七年，其时陈氏掌教平阳龙湖书院。

### 鹤亭周先生八十寿序<sup>①</sup>

壬辰之岁<sup>②</sup>，永嘉项生寿卿从予游瑞安。寿卿故以文章名一时，讲艺馀暇，滔滔论今古不绝，余心窃喜寿卿，寿卿亦喜闻予言。风月之夕，雨雪之晨，一篇歌咏，俯仰啸诵，甚自得也。而余尝谓生曰：吾辈以时文进身，帖括齷齪，不通时务，稍稍不得志，则饥躯劳瘁、衣食之计，无能释其一日之负，上无济于国，下无救于家，此固商贾之徒所窃笑也。寿卿因为予道及亲翁周鹤亭先生之贤。

予故未识翁，然以寿卿言，故信之。今岁翁年八十，寿卿以书来，曰：“翁家故贫，勤俭起其家，衣服朴拙，不妄费一钱。然闻人之急，则倾费倒篋，惟恐不及，盖古慷慨乐施人也。翁生子三人，长次先亡，孙三人，曾孙二人，衣冠济济，家称极盛，亲族谋以寿翁，愿得先生一言以为重。”予故未识翁，然以寿卿言，不能辞。

爰为之序曰：尘尘太空，茫茫万古，我不知聚几千万亿之星团、星气、星云而为一天。以星团、星气、星云之丽于天而日居其一焉，以金、木、水、火、土、天王、海王诸行星之摄于日而地球居于一焉，聚中国之民之众而四万万人而我居其一焉。夫我以百年待尽之身，比形于天地，受气于阴阳，虽曩空之在大泽、稊米之在太仓，未足以言喻也，而奚以寿为？虽然，诸恒星以天而寿，日以恒星而寿，行星以日而寿，人以年而寿，如翁者，亦可以言寿矣！抑我犹有说焉：方今海禁大开，轮船蜂午，白种当途，逼黄而处，彼族之强为环球所首称。然闻其政令之行，制作之初，未尝不以商贾之徒预焉。岂以世故人情经阅历而始熟，非精于计者殆不足与谋与？而谋矣，而亦不必工与？呜呼！此非我辈帖括齷齪、不通时务者之深垢大厉也夫！如翁者，亦可以无愧矣！中国贫弱，士大夫蠢然于消升虚盈之故，率以商务为务。如翁者，其殆上有济于国、下有救于家者与！虽然，此非余所敢知矣！

### [注]

①录自陈氏家藏文钞抄本。

②壬辰为光绪十八年，其时陈主永嘉罗山书院兼阅青山书院课卷。

## 云阶吴先生寿序<sup>①</sup>

朝廷制科举，文武试并行。士之瑰玮有技能，因不得志于八股帖括之学，旁出其技击骑射，亦足见重于当时。顾世之文士每

轻之，然天下有事，读书通博之徒束手无良策，涕泣对妻子立，环相顾不能一语，上无效于国，下无救于家，平居纵口言忠孝，急则委之以去。而奋其力以相争，出死生危难之中，崎岖间关而不辞者，往往得之武人，此何故与？然吾闻六艺之教不废射御，去古弥远，而委靡文弱无兼技之士承乏胶庠，仓卒无济，有志于当世之用者，不出于彼而出于此，有由然已。

云阶公少负大志，有膂力，往应武童子试，必冠其军，援例得卫千总衔。公所居去磐石不百武，磐石屹立海口，盗贼纵横四至。粤逆之南窜也，官兵溃而争降。公倡议拒贼，乡民无少应者。公性故孝友，而剧贼势炽，力知不敌，急负母及妹以行。奸民某以公之不降也，侦公所在以报贼。贼畏公，招公以伪言，公怒绝其使，辞色厉，贼愤公益甚，而致公益力。然公身昼夜行，至三日乃止，盖几不免于难，而母与妹均得无患。

夫磐石，一邑之巨镇也。无事之秋，官谋守御甚备，兵勇日常数百人。然闻贼之至，守者四散，贼遂得以深入。设使人尽如公，则贼可不至，即至可无惧。然公虽不得庇其乡，而卒克保其家。噫！公亦能矣！

大理徐公奉命使浙，举行拔萃科，公子郁周以廩膳优贡为选首。郁周故从予游<sup>②</sup>，予以故至其家，得识公。公英气逼人，望而生畏。而郁周谓予曰：吾父盖性情中人也。吾祖督父甚严，而吾祖母多病，吾父于祖言无不从，祖命无不行，祖之所经营而谋虑者无不竭蹶以从事。祖之故人亲旧无不加爱而且敬；而于吾祖母之疾也，日夕奉汤药，阅五月如一日，延医辄徒步行数百里外。及其卒也，哀恻逾礼。夫公体故强健，至是而形瘠骨立，乡人之见者几皆不识其为公也。呜呼！公于家为孝子、于国为忠臣。方今中西互市，海宇多故，东瓯当大海之冲，而磐石为其门户，轮船往来，顷刻异状，公其将有见而感与？

然公年七十矣。古人老而且传。郁周可出而仕矣。顾吾观

郁周圭角浑然，外似绝无可否，而胸中自有坚强锐往不可移易之志，异日得志为国家用，必有无负于公之教者，其必非世之文士自为读书通博者比也。郁周思以寿公而问于予，予不足知公，即以勛郁周者为公祝。

### [注]

①录自家藏文钞抄本。据温州博物馆藏吴熙周《贡卷》所载：“父步青，号云阶，国学生，议叙卫千总，例授武德骑尉。母氏余，例授安人，磐石营把总讳安汝升公次女。”吴熙周，字庆棠，又字郁哉。文内“郁周”疑为“熙周”之误。

②按陈氏于光绪十三年掌教乐清梅溪书院，凡三年，二十年再主梅溪书院山长，廿二年仍主梅溪书院兼阅乐成书塾课卷。此文疑作于光绪廿二年。

## 长沙尚书张公六十寿序<sup>①</sup>

生不讳之朝，起布衣为天子大臣，抗节直言，激昂自负，折然刚折端志，无倾侧之心，韞于中而发于外，崭绝独立，风发电驰，其意气至盛，见者群相戒不敢稍侵犯；下接其贤士大夫则怡颜色和，若良师之于佳子弟，勤勤恳恳，舍己从人，惟虑或失之；休休焉，不啻人之不我容，出肝鬲，示天日，握手道生平欢无少间；唐之陆敬舆、宋之范希文其人也。

今皇帝御极之三十有二年四月六日，为尚书长沙张公六十生辰。海内怀觚握槩之伦，介景称礼，宾朋满堂。觥时在公部下为计学馆教习。计学馆诸君援古人献寿之礼，命觥为之序。觥曰：“若公者，所谓古大臣非与！”

公在翰林时，弹章凡二三十上，忠睿不阿，论时弊必切中，一时翕然称之。为试官，所得多当代知名士。历官吏、礼、刑、工、

户诸部尚书，兼充管学大臣，皆称职无间言于世。

公自庚子始大贵显。方是时，天下溺于晏安，因循守旧法，润色藻饰若不足，外侮猝乘，天地改色，一切无所措手，群愕眙相顾，噤不能赞一语，迄今凡七年，前后异视昔之所为，若醉若梦，而公独能烛计于未事之先，慷慨陈辞为来者倡，划然若割左券而操之，岂不伟哉！

公于兴学功尤大。辛丑以后大辟学舍，规模廓然，远近知向学、得所依归，皆公力也。计学馆者，创自今奉天将军赵公<sup>②</sup>。赵公官大司农时，慎重职司，虑任此者或鲜学术不能胜，飭各司员各入学。不一年而赵公去，公继赵公后。或告公以计学馆鲜成效，徒糜经费无可。公曰：是因噎而废食也。诸同学闻公言皆激励思自奋，倍于昔日，计学馆亦因以駸駸有起望。夫人苦不学已久，非可责功成于一朝夕之间，因其无效而遽废之，天下尚可为与！于是益知公之所设施者远，而其所维持者大也。

抑我尤谓公为朝廷重臣，出入鞅掌，昕夕急国家之务，其任可谓至贵，其事可谓至繁，其身可谓至劳，而推贤进士，顺于接物，一介之士或修刺入门，至者无虚日，虽衣褐衣、穿敝履，公习见不厌恶，门者或阻之，而公每立命人见，温温与笑语，如故旧家人相对，每竟夕无倦容，甚有抵掌高谈，拍案大言，评鹭古今，纵论时事，扬人之善则骤然立、忽然舞，疾人之恶则上戟而指、怒而呵，睥睨讥切，无所顾忌。彼亦见公推心置腹，直自忘其在大官贵人之侧者。哂之者则曰“此狂生也”；诋之者则曰“此不羁士”；怜之者则曰“身居卑贱，更事未深，故语言无检束”；而公则独优容之，礼遇逾众人。当夫虚怀接下，吐纳包涵，百川走渠，大风吹壑，如奔如驰，有容乃大，非古大臣其孰能与于斯？

或曰：公容人多矣。而人之容于公者或湮没不能见短长；其能出而为公用，相与撑大局而任艰巨者未之见也。公不负天下士，天下士实负公。虽然，士固不易得。夫人怀一艺之能、一节



之长，虽极微细无足数，所得既深，往往豪放无聊、顾而自喜，一不见信，辄望望然去之，况夫社稷安危，万钧一发，茫茫浩海，济者何人？中国之需材亟矣！以礼为罗，万方以致之朝，拔其尤暮，拔其尤异，犹恐士或不遇，遇或不显。不然，则又何望！抑天下未尝无人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如公者，抑然自下，俾人得尽所欲言而后已。豪杰有志之士方群以不得识公为憾。自今以往，其大有造于我邦家者，岂徒然哉！

泰山河海，尘露咸归。引领曷极，祝公千春！

### [注]

①录自家藏文钞，又见《饮水斋文集》卷四。张百熙（1847～1907），字冶秋，湖南长沙人，历官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礼部侍郎、管学大臣及礼部、户部、邮传部尚书等职。

②赵尔巽（1844～1927），字公夔，号次珊，汉军正蓝旗人。光绪三十年署户部尚书，次年任盛京将军。

## 建德大帅周公七十寿序<sup>①</sup>

道咸间，东南大军兴，士夫虑海内多故，自奋于功名，因时激励，弃章句咕毕老儒生之学，先天下之忧，问关险阻，慷慨事兵戎。当其意气无前，风驰电激，前者仆，后者继，喋血于惊涛骇浪之中，急切求一日之济，庸夫瞠目相愕眙，群束手不敢问成败，得忠诚者起而任之，内锄群盗，外接四敌，下与民相休息，而上以抒圣天子宵旰之劳。自英人义律构衅粤东以来，六十馀年外忧内患相踵起，无二十年不用兵，定危济倾，资群策居多，功在社稷，而民生被其泽，我辈得从容尽智力于山海高深之余，从大君子后，效土壤细流之益，俯仰以求有成，方谓危乱未平，此豪杰士奋志有为之一时也，而詎知昔之匡济艰难、弭巨患于方炽之秋，经

营万方以始有今日者，诸巨公之赐盖厚矣。呜呼！岂不伟哉！

建德大帅周公，曾参合肥李文忠公幕，预中兴之功，六年之间五登荐简，文忠契公故最深。文忠公与曾文正、左文襄诸公相戮力平天下之难，发、捻交煽，非文忠公不能济。顾文忠公独在曾、左后，值甲午、庚子之变，当是时，东西各强邦以政治、军事相振厉，国势勃然有日兴之象，而我民生太平久，习熟苟安。率未经训练之兵，转战斗于惶扰卒急之间，器械不修，攻守未备，此固当事者之厚责也。然人肩国家之难，又不可无时以济之。文忠公之时视曾、左较难，非前独工而后乃拙也。况以公所处之时，视文忠公又较难。何者，自庚子以后而时又一变矣。夫智者竭谋以任事，勇者殫力以赴功，亦惟尽我心所能为耳。得失利钝不计也。虽然，有识者亦当有以辨此。

公起府道，转臬藩，荐历封疆，由山东巡抚、署南洋大臣督两江二年，补授浙闽总督。未莅任，调补两广总督。两广民额手相庆，曰：“公之来其有以苏我矣！”夫公任天下事四十馀年，于桥梁沟洫之事无不修，军械馈粮之用无不备，民间疾苦、讼狱盗贼之事无不悉，学校教育之举无不周而且当，盖古大臣也。而或告余曰：“公两莅河工，筹划周详，此民所鼓舞歌颂而群称其功者也。独其事可贵而功不著者：甲午岁，公商办粮台转运各事，往来辽阳州、摩天岭之间，不避艰险，起疲乏之吏卒，转刍米于残败散亡之后，又以其馀力督将士修器械、治城堙。日本兵张甚，乘胜四窜，不能越岭一步而西出者，公之力也。庚子乱，民仇外人，遗祸于国家甚厉，公时为四川布政使，于其事初起即力筹保护，违众议，川境恃以无患。非公之深谋远虑不至此。夫中日之战、联军之役，我国之大耻也。然使无忠荃任事之臣熟筹成败，而挟其悁忿，不复顾大局之见，愤兵以求胜，或因循退避，视朝廷得失如秦、越人不相顾，随时论偃仰、相依违于其间，而不能剖决是非，割然独断，其祸患所极，必有倍蓰十百于是者。补救之术见于未

形，其势将糜烂不可收拾，而犹有千钧一发之系，得稍缓须臾以冀补苴罅漏，渐求自拔。天下事成败无常，惟贤者能因败而为功、转危而为安。于以知公之大有造于我民，而其所维持者至远也。

公家人福最备，德配一品夫人吴，年七十有二，辅公以礼，持门户若寒素。而哲嗣□君皆以科第起，为国大吏。孙十八人，曾孙三人，一门中居者近百人，虽古郭汾阳、韩魏公不是过也。然公以天下国家故，歉然若不足，殫精力，竭思虑，以应当世之变。夫时局愈亟，办天下事愈艰，而为大臣愈不易，所谓公所处之时视李文忠公又较难者，盖于此见之。

东南当大敌之冲，而粤疆为其门户。曾文正有云：“凡事有机，鬼神翕辟，静如山止，动若电飞。”公筹此熟矣。粤民之获福方无穷，而公所经画设施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又岂有涯哉！

是岁十一月二十三日为公七十生辰，诸同人欲寿公，公固辞不许。陈黻宸曰：“若公者斯可以寿矣！”登堂飞觞，颓然将醉，退而为之序。

赐进士出身户部主事调任学部编书局总纂记名提学使陈黻宸撰文

### [注]

①录自温州博物馆藏件，周馥（1837～1921），字玉山，安徽建德人。初任李鸿章文牍，光绪三年署永定河道，七年任津海关道，中法战争爆发后赴渤海口编练民船团练，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达三十多年。甲午战争爆发后任前敌营务处。庚子后调任直隶布政使。李鸿章死后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有《周恣慎公全集》。

## 楚翹先生寿序<sup>①</sup>

伯屏吴生之翰，起名诸生，襄治乡里校政，规制厘然，向学之士啧啧称伯屏不止。伯屏故余执业弟子也。伯屏父楚翹翁，慷慨有侠气，性喜儒士，望伯屏力学甚切。伯屏少居西乡之桐溪，翁以桐溪僻处无师友，移居于城之西北。伯屏以是得肆力于学，益成名。戊申之六月，伯屏来谒余，拜而言曰：“今秋八月□日为我父七十诞辰。我父生寒素，辛勤立门户数十年，为我兄弟经画职业，被有力者齟齬，受艰厄无不至。然我父见义敢为，老而弥笃，夫子知我父久，幸赐一言以为寿。”

余因问伯屏所欲言者。伯屏曰：“壬寅之岁，朝廷议变法，谕直省州县设学堂。邑大绅议立普通学为一县倡，城三隅诸绅亦集议创办中学，谓西北地瘠民苦，经济无所出，置不与谋。我父笑谓之翰曰：夫人求自立，耻依赖。三隅既各立学堂，奚西北独无？命之翰倡议自办，从学者较他隅独盛，学风为之一振。丙申岁，之翰于西北隅创立毅武女学，为各隅先，经费之翰家独任之，我父之意也。”

余又闻：伯屏少聪颖，作文辄倾其先辈，翁顾之而喜曰：“是足以竟我志矣。”后伯屏试于郡，获一衿，复以高等生食廩饩，翁顾之益喜，曰：“一廩生虽微，然亦受国家之禄赐，有职分当尽。扶公义，抑私讦，汝之责也。”旋伯屏以他故，弃廩生，援例入成均，翁怒且不食，曰：“世风日下，士人弃道义而忘羞耻。考试为学者入仕之阶，然且黑白淆濶，是非不明。汝动不能稍迟以待矫其失，以冀无负于其职，人生贵行其志，虽重得罪，何怨与！”夫自朝廷制科举，严流品之限，慎重于其始进，悬八款为厉禁，举廩生以稽督之。每一生应试，必有保认者，有派保者，立法至周密。然廩生缘法为奸，朋比相隐讦，丧其廉耻，挟八款以倾陷试者，派

保单一下，群汗奔相惊告，各挟一小折书试者姓名及其祖父籍贯走街衢，见人辄研问曰：某生八款清否？或曰：清也，则努目怒相视，若遇重仇。然或曰：不清，喜大过望，持保结不肯下，相周内以尽其所能，婪求万方。众廩生皆朋聚而谋助之力，非贵宦显者弟子不能免，多或得大银圆五六十枚，少则与四五百文钱，辄悦而去。有起而与抗者，必群思倾其家而后已。此固翁疾首痛心而不觉望伯屏之深且挚也。

呜呼！翁可谓义侠之士矣。夫使翁生古之世，处通都大邑，与豪杰贤人相过从，以养其志节而持之不衰，虽郭解、剧孟之流何以加于斯，吴生勉乎哉！太史公曰：“名不虚立，士不虚附。”以翁之教而济以伯屏之好学，后之望未有艾也，吴生勉乎哉！是为序。

[注]

①录自抄本。《饮水斋文集》卷四标题作《吴楚翹翁七十寿序》，下注：“为吴生之翰父作也。”

马太君五十寿序<sup>①</sup>

己酉二月二十七日，马生夷初以其母《行略》<sup>②</sup>来，乞言于余曰：“今日乃吾母五十寿辰也。”夷初之言曰：“我父歿时，我昆弟三人、姐妹二人，家无储一合米、一束薪，我母奋身欲自绝矣。继而曰：‘我虽女子，宁遂无以自立？我能抚一儿长大，我即不惧，我可以对我姑、对我夫矣！’”呜呼！夷初自幼读书识大义，年十六从余游，崭然自异于众人。未弱冠，出所作文章，海内争传诵之，以是聘问者不绝于室，游其门下，得一字如瑰宝，夷初盖天才也。我闻母“抚一儿长大即不惧”之言，为恍然悲，益为之数数然喜曰：“母而后乃今无惧矣！”

夷初又为余言曰：“我母年三十五丧我父，去今盖十有五年。某不肖，虽奔走四方以博甘旨之贖，然犹烦我母抚弟妹、操米盐、治井臼，午夜自思，涕零沾襟，我何以为人子也哉！”呜呼！夷初可谓贤而不忘其母者与！母抚夷初得长大，而且贤母而后乃今诚无惧矣！夫人生莫哀于女子，女而寡，尤哀之大者也。余家姐妹六人，其四盖皆寡，同怀之戚，内澈肝鬲，顾影增叹，为涕泣千行下不自己。夫一弱质，力不能自衣食，委身于夫，生死相与命。一旦失其所依，复遗以子女，待哺乳而长成之，当是时，百状横生，若只身行万山中，四顾无从者，怪石耸起，作磔磔抻人形，白日既匿，暮色苍然，虎豹时出没于其中，而鬼魅万怪，森然可畏，见人影辄揶揄之；又若大江独渡，风雨骤至，横一叶之舟于波浪万丈中，船夫失色，弃其篙舵，性命悬于呼吸。是非有卓绝不可拔之操，孰能忍而处此？《易》称“苦节”，《诗》言“矢死”，呜呼！可谓难矣。母未嫁时，事其母以孝闻，抚其妹有恩；既嫁，相其夫以养其父母，族党皆称述之。

夷初又为余言曰：“我祖母尝疾殆，我母刲臂肉煎汤和药以进我祖母，疾以瘳，而家人不知也。某幼时见我母两臂上肉皆隆起两块，怪问我母，我母始言左臂乃为外祖母而刲、右臂则为我祖母刲也。其各隆起两块者，盖刲四次矣！”呜呼！母固有卓绝不可拔之操，自生则已然矣！其能抚夷初兄弟以成立，忍贫力作，以至于今，有自来也。呜呼！夷初固贤者，其母之贤乃真不可及也。

夫母年仅五十耳，自古节母多大寿，而后乃今，母其含饴抱孙、颐养以永其天年，则夷初所以报母于万一而慰亡父之灵于九泉者与！“我能抚一儿长大，我即不惧”，母言益滋戚矣！夷初勉之哉！夷初固曰：“何以为人子？”呜呼！“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凡为人子者宁有尽与？宁有尽与？夷初勉乎哉！

[注]

①标题或作《杭县马太君寿序》。

②马叙伦曾于戊申十二月初九致函宋恕为其母乞寿文，并致《行略》，详见《宋恕集》补编附录《宋恕亲友函札》。

## 褚石桥五十寿诗序<sup>①</sup>

天台褚石桥先生主讲席两广方言学堂之四年，先生五十有一岁矣。先生头垂白而神益加清，貌益加华，好学益加甚。日集同志数辈，饮酒赋诗，淋漓尽状，上薄千古，横眺四海，偃仰不平，歌声出金石。余长先生一岁，性荒懒，不能自见于文章。每读先生课诸生文及其所作诗辞，亦稍稍思发愤相和答以随其后。然卒茶然无一日得自励，或切切自督责，然又不知其久而益懈也。

先生一日出学堂诸同事及诸生寿先生诗示余，余读而益以知先生之为，笃于朋友师弟之情，有以及人之深也。夫自朝廷奋然变法，令设学堂，于今近十年。聚数十（人）专门之师，率子弟数百人，标榜门类，计时而群授之，于法至善备。然学业既自异途，为师者就事受功，各挟所指授，稍能尽职为无事，一堂之中或彼我未曾识姓字，有终岁不相闻问者，弟子之于其先生，又泛然视若行路人，于其人学行、文章往往未尝窥其崖略，而望其慕从教训，中心悦而诚服，如古人师弟子之间欣然一无异言，盖难矣！然观于今诸同事与诸生之惓惓于先生者，又何高情厚意如家中骨肉之戚，诚悃溢于言辞，烂然满目，非先生固无以得此！抑又以见诸同事及诸生之能翹然自拔、不囿于流俗之见之不可及矣！

余行去此矣，一角东南，云烟弥漫，流连盛事，怀故人于天末，怅然四望，余复何以为情哉！他日或有藉手与诸公重相晤对之时，傥得执鞭策从先生诸同人邀饮于豪情适志之地，高歌曼

辞，目无古今，是则人生大快意之一日矣，先生岂有意乎！是时赋诗者：其同事则伦大令明、高征君谊、项明经葆楨及余侄怀也，诸生则各班班长罗藻思等及余子哲、哲也。是为序。

[注]

①录自文钞抄本，又见《饮水斋文集》卷三。

## 新会梁莲涧先生七十寿序<sup>①</sup>

东南际天地穷处，环海而居以数千万数，盗贼纵横出其间，民俗慄悍，以轻争细故仅毛发比相仇杀，忍死不肯释，斲割人若羊豕，当官相绳以刑法，置极典，至残酷不复有人理，而民未能化，且滋甚焉，粤故称难治。

先生所居茶坑者，新会一小岛也。先生以乡人，于其属无尊卑之等、势力强弱之殊，所与处皆宗族姻亲，至狎熟不相畏，无法令以赏罚其人，威不足以惩，惠不足以劝，然先生主其乡之治者二十年，乡人不服官治，肃然于先生之言无不从、命无不行，相戒循法度，屏气息不为非，先生盖仁人也。

子任公，起家至公卿，声望动一时，人谓先生有子矣。夫自一乡而积之为县，自县而积之为省，自省而积之为天下，于天下之中有粤，于粤之中有新会，于新会之中有茶坑，先生之治微矣。然任公将以治天下，所治事视茶坑数万倍，所治民视乡人数万倍，天下望太平久，所引领以俟诸任公者，视茶坑乡人于先生又数万倍，而任公于天下未知能如先生之于茶坑否？天下之民于任公未知能如茶坑乡人之于先生否？鼓宫宫应，鼓角角动，精神所格，金石为开，岂况血气，民非不易治也。

先生年七十矣。夫孝莫先于养志，观先生之治茶坑，先生之志可知矣。大地皆家，群生皆子，任公故善养志，酒食之奉，岂足



言与！夫寿一人与寿万民孰若？老子曰：“众人熙熙，如春登台。”<sup>②</sup>寿之大者也。春明三月，阶前草长，绿色上窗，畅然意满，任公饶有意乎！

国立北京大学校哲学系教授陈献宸撰

[注]

①录自温州博物馆藏件。《饮水斋文集》卷四所录下注：“为新会梁任公先生启超父作也。”据梁启超《三十自述》：“父名宝瑛，字莲洞，夙教授于乡里。”

②语见《老子》第二十章，有删节。

## 春榆老年伯郭先生寿序<sup>①</sup>

甲寅秋八月二十有二日，前礼部侍郎郭春榆先生暨王夫人六十并寿之辰，士大夫能言者咸献诗歌、文章为先生庆，陈芾<sup>②</sup>曰：先生生清中兴之初，海宇鼓舞言太平。先生自少年通籍，起簪黻世家，随达官长者后，执笔侍天子左右，参豫枢密，常戚然有忧天下之志。昔曾巩称其大父勇言当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当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忧怜百姓、劳心万事之意，而推大臣从官执事之人观望怀奸，不称天子属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难言，则人有所不敢言。虽屡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者也。盖国家治乱兴亡之故，其机甚微，惟贤者能察之于未然。夫以清之强盛，拥广土众民，席二百六十年巩固远大之业，当积累恬熙之余，兼以德宗之宽仁爱人，孝钦皇（太）后之英断善转，去中兴之日未久，国不失民，迄宣统嗣位，冲龄无失德，甫三载而海内瓦解，变起仓卒，敝屣万乘，鼎祚中革，虽曰天命，然亦当时用事者观望怀奸、无忠贞骨鲠之节，或知之而不能言，或言之而不能尽，下情不上达、上泽不下逮以至于一

东  
甌  
三  
先  
生  
集  
补  
编

蹶而不可救者，其来有自，岂非人事之未尽哉！

先生立朝敢直言，当庚子之变，执政<sup>③</sup>疾新学，迁其怒于外人，欲聚而歼之。群臣咸震慑，逡巡不敢抗一议，皆承意希旨，冀保固其禄位，而先生独言人所不言，几得罪，言之益切。是时东南疆臣互相约：保土地，不奉诏，先生实左右之。当此之时，使无先生观时察变，弥缝其阙，江河溃堤，一息千里，清之亡当不<sup>④</sup>俟辛亥之岁。然使和议既成，人皆知言当世之得失如先生，俾当事者有所鉴戒，力矫前此泄沓不臣之习，上下咸震奋以求有为，乾坤改色，白日再中，转危而为安，易乱而为治，则清虽千万年不亡可也。以是知贤者之言之系于国家者大也。

抑我犹有言者：当先生抗节廷争之际，或以不得其言劝之去，而先生谢之曰：国家艰屯之会，吾辈职守所寄，分当尽忠，非洁身自善时也。夫自古不乏慷慨激烈之士，怀抱不平，盛气争朝廷举措，风驰电疾，纵横莫当，一言不合，则攘臂引去，披发入深山，悻悻然无意于当世，置国家安危、民生利病而不问，以视世之澳涩恋富贵以求容于时者不可<sup>⑤</sup>同日语矣，然于天下究何救哉！先生位虽贵而志未行，言虽立而效未彰，先生诚有不得已于当世之故，而世之知先生者少矣！

啸麓铨卿<sup>⑥</sup>，先生之长子，为人温和宽厚而富于学识，尝有慨于时局之变迁，而为芾道先生在朝进退之大节所以不同于人者如此。芾以为是可以寿诸万世矣，岂特今日一时之寿哉！谨序。

### [注]

①据家藏抄本，参现存原稿二纸，其一纸标题同抄本，另纸作《郭春榆年伯先生寿序》。

②原稿二纸均作“陈馘宸”。

③④⑤抄本脱“政”字，脱“不”字，脱“可”字，均据原稿补足。

⑥据孙宜《龙顾山人传》：郭则澧，字嘯麓，号蛰云，自署龙顾山人，福建闽侯人。宣统初任温处道，辛亥秋八月调署巡警道，民国初年典枢秘。其父郭曾忻，光绪庚辰进士，任典礼院掌院学士，礼部侍郎、太子太保、溢文安。其祖父郭式昌，咸丰己未举人，任浙江金衢严道，署按察使。其曾祖郭柏荫，道光壬辰进士，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文中“春榆老年伯”指郭曾忻。

## 刘我民先生七十有一寿序<sup>①</sup>

余交刘孚若十年，情性沦浹，相慕悦若家人骨肉，千里一堂，寒灯几，每断断与论古今成败、人物贤否、时势得失，相诘质非穷极毫微、剖析无余力不止，鼓宫宫应，鼓角角动，浑沌穿凿，上薄苍天，虽案席日相接，澈昕夕不厌倦，忘其时之久。走而之四方，至六七年，或一字不相往来，又不自知其阔远。我耳我目，隐隐有孚若其人，如闻其声，如睹其容。及一旦相见，则习熟语言，又若常晤对相亲，形神不隔，若未尝一日之相离也。余与孚若若古之所谓金石之交者非耶？

胡夔文谓余曰：“古历八月二十七日孚若父我民先生七十有一之寿辰也。我民先生少孤，事母以孝闻。先生兄选之、弟笑山、琴生三先生皆力学，习士人业，而先生独事农商。家故贫，米盐衣履之费皆先生一人自任，不以累兄弟，以是兄弟得专其业，以至于成名，为当世所引重，先生之力也。先生精敏通世故，言是非明白，一言即立决。乡人有争者，闻先生言则止，虽无艺得自聊，赖先生为劝导则遽俊悔不为非，故先生善人也。选之先生无子，先生以孚若为之嗣；琴生先生早世，亦无子，嗣以翼若。翼若，孚若弟也。田某，先生之故人，卒而乏嗣。先生走千里，为置义嗣，携以归，以养以教以成人，田氏家以立，迄于今不衰，故先生仁人也。先生经商曲沃五十年，众商人信之；曲沃商会之设，

规制井然，辅以商团，远近相济，至今成效甚伟，自先生始；故先生信人也。辛亥岁，东南革命军兴，北方亦起相应和，咸仓卒集无赖子补缀成军，骚扰及市间，民以大惊，至先生里门，则相戒不敢入。某君者，乡人之雄也。拥重兵自擅，所设施或为民病，先生扶杖造其军，大呼曰：“我刘某也。革命，仁者之师，将救民，忍害民乎！”某君立自责从之。故先生勇人也。”

陈芾曰：“是足以寿我民先生矣。”夫遇多变则义行乃显。夫人当平居无事时，习家庭之欢乐，父子兄弟之间歌呼相对，其内乏疾痛丧亡之戚，其外则鬯化无声，海宇晏然，不复有伤心之感、不测之患，家与国皆受其福，常人安之，而贤者反无以自见。先生幼年失怙，壮丧其弟，当琴生先生之卒，继续之艰悬于毫发，鬼呼不食，螻泣于庭，是时家难之不易处亦甚矣！委其所爱，以全其无后之祀，孚若、翼若皆以侄为人子，一室之内蔼然太和，可谓勇于见义者矣！若夫干戈大起，草木皆惊，闾阎无辜，供其刀俎。吾观辛亥以后，自大江以东，市夺其廛，盗窃满目，数千里萧然无脱于祸者，豪强倚为奸藪，藉吊民伐罪之名，有以暴易暴之实，家无宁处，人无安居，则以无先生有以折不靖者之心、为之关其口而夺其气也。先生之功于世亦大矣，先生之寿未艾也。

余知孚若久，余安知孚若之才之学之出于其父之教也。余因孚若识翼若，翼若之才之学如孚若，余又安知其父之教之善也。先生德配郑夫人，有贤声，生子三人，其季肃若，余未识。胡夔文曰：“亦孚若、翼若之流也。”陈芾曰：“天道有知，刘氏之兴必矣。”七十古稀之年岂足为先生异哉！岂足为先生异哉！

### [注]

①录自家藏文钞抄本。《饮水斋文集》卷四标题作《刘我民先生七十一寿序》。

## 朱益敷先生六十寿序<sup>①</sup>

台、温古皆东瓯地，击柝声相闻，夹万山傍海以出，数百里道若错，往来其间者若屋东西，居相亲厚若家人。绝吾邑而东北并海，即达台之黄岩境。朱益敷先生者，黄岩人也。自南北天分、山川艰阻，我辈生长穷乡中，当东南天集尽处，去古大都会远或数千里，近亦千馀里，天阔僻远，乏闻见中土文学之美、声华之盛。往昔所贻宿旧大师所讲肄，苦乖越不一耳目接。然余生及发未束，辄闻台州多通经之士，五尺童子皆能背诵《十三经注疏》、许氏《说文》，师以是教，弟以是习，执经问难满邑中，口截截念古书无已时，故台之经学声一时，屹然称吾浙之冠，有自来也。

当是时，科举之制盛行，家《类苑》而人《艺林》，为帖括揣摩之学，飙疾电激，无翼而飞，稍稍涉途径，不背有司之爱恶，辄相率弋一科、攫一第以去，瞠目“粤若”，束阁“春王”，宁复知古坟策为何物？盖士也而近于伧矣！温人亦多通训故，喜是正文字，其精诣或迥出当时诸胜流之上，而后学小子之和而起者，实远不及台人之多，风气之所渐者尚已！

先生生七年，天遽夺其怙恃，零丁孤苦无所依。先生父礼南公，故邑通博士。先生与其叔氏居，即知发愤绍家学，崭然见头角，人以为朱氏有子矣！稍长，益奋励肆力学古人。自补邑庠生，以高第入拔萃科，迄连举于乡，断断无寸晷暇逸，枕藉皆经籍，十馀年如一日。清制：学使案临各郡属，于正试外必先试经解、古学一场，先生试必冠其曹。是时先生之名闻浙中，皆曰：“朱某，今之经生也。”顾先生尤有杰然不可及者：台故多游幕之才，而出学使幕府者尤盛。各学使亟闻先生名，益罗致万方俾入幕，聘问之使踵相接。所至江、粤、汴、湘诸行省，佐主人校阅天下士，拳拳无或失所，荐擢皆敦朴力学之流，则其识鉴之不可

及也。

先生年四十，授职直隶州州同，发安徽，为省大吏所激赏，一补定远知县，再补凤庐同知，与民相亲习，甚有声。庐州古称难治，丛山杂沓间盗贼倚险阻以居，时出没无定所，捕者咸束手，视为畏途，不敢问。先生陈捕盗策数端，其言皆切当可实行，卒以格于例，不能举，先生遂去之，则其治术之不可及也。

先生去官家居，主讲九峰、清猷、猴城各书院。自昔学校之制久废，书院为学人渊藪之归，讲艺问道，居然三代之遗风，主其席者号山长。山长者，名山之长也。席间函丈、生徒满堂，其尊贵视今教席相悬绝何啻霄渊比。先生出经术为党里表率，诸嗜学知名之士率砥砺争出其门下。迄鼎革后，议会尤负当时物望，先生以名选为省议会议员，复以副议长被选，则其闻望之不可及也。

夫先生亦庶几乎古绩学之士矣！夫自六籍沉埋，诗书礼乐之文无所发展以尽其义，童而习之，迄白首不能用，居颓敝老屋下，执笔校群书，为举世不为之业，上无以投当代用事者之好，而下为浮薄无识所轻侮，至诋疵不遗余力。昔朱诚以五经教授乡里，世称之曰朱五经。其子为唐节度使，尝曰：“朱五经平生读书，不登一第，有子为节度使，无忝于先人矣。”戏哉言矣！夫父子至亲，而为父者乃以读书不登一第，见嗤议于其子且若此，况他人哉！古学术之不传久矣，于今科学勃兴之秋，白哲名流捣其中虚，主气无权，群宾喧座，欧化斯大行矣，国粹之谓何！虽令江都复作，中垒犹存，亦徒寄遐想于冷风，飘摇同尽，而欲使天下学士靡然向风如兰台令史所云者，夫亦万不可知之数矣！然而古今势异，治乱道同，但令本末较然，得一当以竟所学，又安知稚通议礼不借重于儒林，笃学春卿遽终身于佣作？庄子曰：“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sup>①</sup>昔之方，今之科也。百川汇海，众星拱辰，今詎必异于古之云。总之，学贵有用，其所重

究在此不在彼，故余于先生之学辄不觉有余感焉。

先生德配王夫人，生子三人。长文劭、字劭成，余友也。劭成温雅善风度，弱冠成进士，以刑部曹郎游历日本，学法政，归官广西臬司，浙江提法司长，荐升参政院参政，力辞而去；次文勤，与其兄同留学日本；次文扬，安徽省高等毕业生。三子皆恂恂有古人气象，先生之教也。王夫人早卒，继配叶夫人，王、叶咸有淑德，戚族啧啧称颂之。孙五人：有璘、有琳、有瓊、有瑜、有瑾，见者皆目为伟器，朱氏之兴宁有艾与！

六十老翁，逍遥里闲中，与其子若孙相对于杖履几席之旁，门庭鼎盛，后起莘莘，鼓宫宫应，鼓角角动，弹琴歌风，其乐若何，若先生者，斯可以言寿矣。

先生著有《覃斋诗文集》若干卷。自释褐后，所历山川险要、政事得失与夫读书之所得，皆一一寓之于诗文，煌煌乎一家之巨制。抑余独有念于先生习经讲学之时，先后二三十年中，盛衰异局，故籍尘封，追维畴昔，亦孰与挹贾、孔之馀波，入马、郑之堂奥坐？海内诸大师三薰沐而皋比之，门无问字之人，而座乏谈经之客，先生抚此，或亦怦然有动于中与！然而先生之名且自此不朽矣。谨序。

### [注]

①录自家藏文抄。《饮水斋文集》卷四所录下注：“为黄岩朱劭成参政文劭父作也。”

②语见《庄子·天下篇》。

## 萧文圃先生七十有一寿言<sup>①</sup>

学足以抗百代之师而教但行于一乡，才足以济天下之穷而治不出于百里，古之人固有大用之则大效，小用之则小效。故夫

磊落嵌奇、蕴藉多材艺之士，具怀抱，无发泄，颠越万方，无所行其志，不惜委折赴势以应时物之会；或稍稍有遇于世而卒不能然，不得已托于文章以自见，一卷之传，腾蹕千里，风驰电激，无翼而飞。于斯时也，名满海内，夫岂偶然也哉！

萧文圃先生，故以善著书名当世，所著《企欧山房经说》若干卷、诗文钞若干卷。《约章揭要》若干卷、《公法论言》若干卷，于昔无汉、宋之分而一以是为断，于今无中西之异而要以用为归。人既读其书而称之，然我闻先生有至性：事父母以孝闻，视女兄弟如兄弟，析其产俾必均，以友称。宰孟津岁馀，务力行自得以化民；治狱虽万状，未尝一刑讯而民自理、讼自清。《鲁论》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sup>①</sup>故夫士君子论人贤否与其造诣之浅深、立身之得失，不于其文而于其行。其行非也，则虽琳琅满室、穰穰万千，述作名家等之一映。不然，一举措之微，无崭异奇绝之事，皎皎在众人耳目，从其心之所安，充其量皆足泣鬼神而穿金石。故先生之著书亦富矣！吾未读先生书，然以知先生之书之异于人而必传也。夫自古淳懿笃行之士，其文章必可观，其言必悱惻缠绵、发于性情之自然，人人肝鬲而动其景慕仰止之诚，以至于鼓舞兴起而不自知，鼓宫宫应，鼓角角动，其诸有闻先生之风而起者欤！

先生诸子皆贤，崭然皆有声于时，为人望所归，所谓孝友之家有馀泽也。嗇于遇而丰于文，屈于其身而将伸之于其后，晦明风雨，弹琴咏歌。我念此为翛然远矣！七十之年宁遂足为先生异哉！虽然，是亦可以寿先生而无愧色矣。

### [注]

①录自文抄，《饮水斋文集》卷四所录标题作《萧文圃先生七十一序》。

②语见《论语》卷四《述而》。



## 孙母富太夫人六秩寿言<sup>①</sup>

陈芾戊戌道沪滨，介同郡宋衡始识钱塘孙仲愚宝瑄。于时仲愚年未三十，器识宏达，望之有道君子也。宋衡谓芾曰：“余阅人多矣，仲愚生公卿家，虽丝发不染贵公子习态，拳拳服道艺，为举世不为之学，颖悟多理趣，有嶄然绝人之资，今之王仲任也。”衡故当世郭泰、许劭，所识鉴皆不虚，芾佩衡言甚有素，以是心折仲愚。

癸卯游京师，交仲愚始密，尝数数至其家。见其上下家庭间有礼度，蔼然无疾声遽色。仲愚貌甚怡豫，一日忽惶急不自禁曰：“吾母若有疾。”明日再过之，则色然喜见于面曰：“吾母愈矣。”以是益心折仲愚，而知仲愚有母而孝也。

芾丙午有粤行，南处者七年，而仲愚官于北。癸丑芾复北行，而仲愚又官于南。然仲愚所居宁波，与温州壤地接，芾归时舟行必径宁波，出亦必径宁波，径宁波必见仲愚，芾年必一再归，故自癸丑后与仲愚年必三四见，见必尽一日始别，仲愚必送至舟中，必舟发始去，率是以为常。一日至宁波，乍天明，至仲愚家，则仲愚彷徨立于庭，色若甚有虑者。惊问之，则曰：“吾母昨患暑不安眠彻旦矣！”芾曰：“君亦未眠乎？”曰：“然。”既坐未数言，即起入内，久之始出。未数言，又起入内，又久之始出曰：“甫安矣。”然亦徙倚不自主，未数言，又起入内。芾起辞，仲愚曰：“公今日行乎？”曰：“行。”曰：“能留此一二日乎？”曰：“不能留也。”仲愚曰：“我即候公于舟。”芾自舟中坐俟之，仲愚不来，至舟将发，则遣一仆人来，道主人殷勤之意曰：“我老主母病，我主人不能来矣。”问曰：“病何如？”曰：“轻耳。”“顷安乎？”曰：“安矣。”“饮食进乎？”曰：“进矣。”“有服药乎？”曰：“服矣，轻剂也。”“医言如何？”曰：“医言无病矣。”曰：“汝主人何虑之过甚也？”曰：“我主人每每

常如此。我主人，母食则食，母熟寝则归寝，我老主母或稍稍不快意，则我主人立以俟，片刻不离侧，我主人每每常如此。”芾闻之益心折，以是知仲愚之有母而孝、孝而挚也。

三月十日为仲愚母富太夫人六秩寿辰，先数日，仲愚以书达京师，略道太夫人生平行事，芾读未终篇，辄肃然为起敬而叹曰：“若是哉！有贤母而后有贤子，岂不然哉！仲愚之奉其母教也勤矣，若是哉母之贤也！”顾芾独有感于仲愚之言曰：“宝瑄好读释氏书，家慈训曰：‘人须行己无愧，止恶勉善，斯佛旨也，不必袭其貌，否则尽遗人事，逃空虚，岂《内典》教人精义固如是乎？’宝瑄敬志之不敢忘。”芾亦喜读释氏书，窃以谓：真空法性，随人而具。其极处非思议所能及。要其归必本于悱惻，至诚不假外袭，抱一无适，有感遂适。故自古忠臣、孝子、恭兄、悌弟、节妇、贞女与夫侠烈畸行之士，一念之专，精通神明而贯金石，充其操皆能离凡证圣，悟彻菩提。而世之参悟要妙为槁木寒灰之行者，大地毫端，山河眼影，入壁千年，浮空一现，一切虚幻，与境俱灭，反不若愚夫妇之精诚感格，贯澈人天，得以成大乘正果于无意之中，而其用乃大。故知成仙学佛之道固在此不在彼，太夫人之识亦超矣。

仲愚孝子也，仲愚每之官必迎太夫人与俱，所以奉太夫人教者，朝夕未有间也。芾又念我父母皆在家，而芾独远行四千里外，家父年九十有二，家母亦近九十，每当晓鸡初鸣，遽然欲觉，耳中隐隐闻有老人呼儿之声，惊而遽起，披衣独坐，四顾无人，乃在天末。仲愚母富太夫人之年才六十耳，盛矣！夫天于仲愚而使有迎养之乐，尽定省温清之节，无一日之离，然芾究何如哉！而芾之家父母视富太夫人又年逾二三十而有奇也，然则芾乃天下大不肖之尤。还以念仲愚庭闱之间如天上人。布天作席，引海为觞，甬之东与，燕之北与，遥为母祝，祝母千春，芾于此盖有无穷之私羨，不觉为仲愚歌舞以兴也。

[注]

①录自家藏文钞抄本。《饮水斋文集》卷四标题作《孙母富太夫人六十寿言》，下注：“为钱塘孙仲愚监督宝瑄母作。”

## 金母钱太夫人七十寿言<sup>①</sup>

丙辰仲夏之十六日，我友金先生息侯为寿其母钱太夫人，问寿言于余，太夫人于是年七十矣。

息侯故我浙奇杰士，声誉动一时。余识息侯近二十年。初见时，息侯方少年，志锐甚，议论古今天下事，滔滔不绝于口无穷时，古冯敬通、杜牧之之流也；后三年见之，言谈犹昔日，而英气内含，时时自敛抑，不复如前之圭角嶙然，余以是知息侯之有进也；又二年，余居京师，与息侯数数见，相与从事久，观其汲引同类，皇皇若不及，与人交，言无不信，勇于从善而不以声色加人，则蔼然一性情笃挚古君子也；又七年见之，则貌益加温，气益加和，言论益平易近人，而色然若有深忧于当世者，余以是益知息侯之有进也。

念余自稍有识知以来迄于今，颓然将成一老人，而刚戾不平之气不少贬，意矜而才厉，与世人常齟齬，吾道德之进也无日矣。以视息侯辄自惭形秽，面目无可施，息侯真不可及哉！虽然，我又曷知息侯进德之锐之成于其母教欤！

当戊戌、庚子之交，息侯上万言书，再伏阙，海内相传颂其文；而母曰：“汝务虚名召实祸，吾为汝虑也。”息侯壬寅举孝廉，甲辰成进士，以中书保御史，阁部复迭举贤才；而母曰：“汝徼幸无实学，可愧勿可喜也！”后以阁员值内廷兼会议政务处，公卿交相推重，争罗致之，先后聘调者历部凡四。而母曰：“汝无兼人才，我惧汝力已竭也。”戊申，息侯自京莅东省，为旗民筹生计，致款逾百万，旋出守新民，济柳河之灾，民讴歌思之至今，而母曰：

“汝有何德？而致民之感若此也！”息侯善著作，所言皆修身治民之要；而母曰：“汝欲崇道德，励风俗，徒著书无益也。”故息侯学益修，名益盛，位益显，而母之教益备亦益严。夫息侯之所以奉其母教者至矣，是古养志之道也。息侯亦贤矣，然非其母之贤不及此。语云“有贤母而后有贤子”，岂不然哉！

抑余又闻母平日喜乡居，不愿随子入官府，息侯尝以不获朝夕养亲为戚。虽然，我谓母于此有远虑焉：夫唯四方无虞、天下太平之日，当官者有家国交尽之义，顺人子之心而乏意外之变，循分供恒职，得出其馀暇，周旋于骨肉之间，叙家庭之亲，怡怡聚首，欢愉一堂，不复知有室闾离别之感，可谓极人生天伦之幸事。若夫身世多故，值风声鹤唳、草木之惊，举目左右，险巖万状，敝屣衣冠，去留转瞬，故在官常有怵怵不自安之象，间关奔走之劳经其外，而河山风景之异感于中，为贤母者其何以为情乎！此钱太夫人所以不乐其子有迎养之举也。虽然，余又谓谁实为此而令人子一行作官、而母之贤者不以从其子入官为可乐，此则世变之大不可言者也！然孝子贵能养志，迎养与不迎养，于息侯又何间焉！夫以息侯之贤而又有钱太夫人贤母之教，余又知息侯异日进德之将无已，必不仅如余昔者所见于息侯也。然则余又乌能无言哉！然则余又乌能无言哉！

### [注]

①金梁，字息侯，杭州旗营满族人，辑有《台湾史料》上下编（油印本）。诸本将金母误为“关母”，特为订正。《饮水斋文集》卷四所录，注云：“为息侯先生梁母作”。此据陈氏家藏抄本。

## 林母余太君七十寿序<sup>①</sup>

余女兄弟凡九人，殤其三，成人有室家者六人，适林茂才君

养颐者，余之四妹也。四妹生聪慧，有殊质，甫三岁，遇物能名。伯兄燃石先生观鱼池上，指曰：“是何鱼扁其头？”妹笑曰：“扁头鱼也。”隔舍闻鸡声，妹曰：“鸡啼声我闻之，我啼鸡宁我闻乎？”初见雪，惊而走，曰：“天空无人，是纷纷者谁为之邪？”由是家人大异之。年十七，归养颐。养颐母余太君绝爱之，视若女，妹亦奉太君至孝，能得其欢心。年二十生作训，二十二生慈训，慈训生而妹遽卒，太君抚而哭之恸，曰：“呜呼天乎！壮者没而老者存，呜呼天乎！”闻者皆泣下。自今溯我妹之卒，盖二十有五年矣。

太君生四子，养颐其长也。养颐性方直，不喜随流俗，能文章而善书，后我妹之卒九年亦卒。养颐次弟某君亦早卒。余太君故孀居。夫汝楠公，吾邑之好义乐施、慈祥君子也。产仅中人，而所居闾阖与市井无赖相群处，汝楠公性不计较、容容多施与、必履其欲不少靳。及其卒也，太君年未四十，辛苦持门户，继其夫之志，所给与尤倍于昔。亲戚虽远属，相周恤无不至，家日以落。而诸子俱长大待娶。汝楠公从弟某君遗孤女，年过笄待嫁，太君部置一切，数年咸毕，而家产几罄矣。然太君教督其子以读书服贾，昕夕无暇息，皆稍稍能自树立。养颐以高才补诸生，崭然有声于一时。次子、三子皆精于操业，饬己廉，而与人恕，为乡里长者所推重，人以为汝楠公积善之报也。顾不十馀年而我四妹既卒，养颐与其次子某君亦相继以亡。今太君年七十矣，念此四十年中，死丧相接，丧其夫，又丧其子若媳，日中斗沫，天地无色，满堂满室霜雪群飞。夫人生亦难矣，忧伤湮郁，摧挫万端，金石可销，矧在血气。夫以余太君之勤与其遇之艰，而积苦以历其年，所谓松柏之质临冬而愈茂者也。

抑我尤念我四妹之归，我方授馆城东赵氏，去妹家不二十武，每朝夕往，必过妹所，必见余太君。而养颐亦适从余游学为文章，故太君礼遇余尤异数，每事必咨余，为余历叙其鬻子之劳辛、持家之艰苦。转念及汝楠公之生，门庭之盛，戚族奔走于其

阶前，如市如衢，终日常满，景过时迁，炎凉反复，人事之变，前后异态。每言至此，未尝不潸然泣涕被面也。当我四妹之生，余无日不见太君。及妹卒，或竟岁一见，或二三岁一见。及养颐之卒，余忽忽不见太君十余年矣。去冬归，为家父母寿，太君亦至余家，回首二十年前，养颐与我四妹皆壮年，二家相亲如一室，为之肠断肝裂，哽咽不能一言者久之。太君乃久而后言曰：“我全儿不在，今作训、慈训皆以学校毕业，就职于四方，而作训又有子三人，我心亦差慰矣。”全者养颐少名也。余闻此益不能无感于我四妹之卒，为泪涔涔下不自禁。呜呼！我甥无母矣。然我观太君年垂老而强健如昔时，耳目聪明无稍损，寿盖未有艾也。事祖母犹母，我甥勉乎哉！

今岁十月某日为太君设帨之辰，慈训乞言于余，余以告慈训曰：“夫天之报施善人，亦多术矣！以汝母之贤与汝父之好学，我固知汝兄弟之必能世其家也。然非太君之教不及此。”太君于夫则节、于子则严、于媳则恩、于孙则慈、于仆役则仁、于乡里则义，夫太君故德人也，余于太君之寿又乌能无言哉！又乌能无言哉！敬序。

姻愚侄陈黻宸顿首拜撰

[注]

①据《瓠雅》所刊原稿录出，又见《饮水斋文集》卷四，标题作《林姆母余太君七十寿序》，下注：“为妹夫林茂才仁杲母作。”

## 碑 传

### 某名医赞辞<sup>①</sup>

夫古医学之不传久矣。我读刘《略》<sup>②</sup>所列方伎四种：首医经，次经方，凡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自炎刘以上，固已家著述而人诵法矣。惜今传者甚渺，惟有《素问》、《灵枢》二书犹存。或曰此即《汉志》黄帝《内经》之旧也。或曰非黄帝书。总之，医术精微，大率本诸天道、阴阳之秘，探五行之要而达性命之原，生死人而肉白骨，古圣贤修己治天下之道于是乎具焉。数典或忘，云初不嗣，置人生于不问，而付之市井执伎之流，遂令雷、岐绝学湮没千春。而有得古人十百千万之传，活人至千数，求治者望问踵不绝，亦可谓良医矣。

先生既以善医名当世，而夫人能相其夫，成其志，为里党长者所称许。呜呼！虽古乐羊子夫妇之遗风，不是过已。先生年四十三卒，诸子皆尚幼，其后莘莘特起，崭然皆有声于时，夫人之教也。或曰：先生之救人亦多矣，积善之家必有馀庆，是亦先生阴德之所留贻者欤。昔临川作《处士征君墓表》而独翻复为言真州杜君太和之贤，杜故寓于医。夫医之见重于古君子亦尚矣，故余于先生尤不能无馀慕云。

[注]

①原抄本标题仅“赞辞”二字。

②指刘歆《七略》，详见《汉书·艺文志》。

## 东莞张参军墓志铭<sup>①</sup>

戊申，余客粤，得交东莞张干庵，干庵每为余道其先王父参军公事，辄歔歔呜咽不已。于时去参军之卒三十年矣。

参军讳翕和，字接萼，号悌甫，生以道光丁酉二月十一日，卒以光绪己卯十一月十一日，年四十有三。其卒也，乡里知与不知皆闻之哭失声，曰：“仁人也。”

参军幼无父，事母刘以孝闻。刘尝念家贫无以为子孙计，参军慨然出营商业，旦暮走十馀里，罄囊所积以归奉母，母顾而乐之，是时参军年十三耳。

参军昆弟四人，长、三早卒，次习科举业不得售，参军最幼，然家庭米盐虽琐屑一委之参军，参军筹出纳裕如，酌多济乏，家是以和，人咸谓张氏有子矣。当参军初丧其父，门庭萧然，遗儿哀矜，宵夜聚哭，生人之趣几尽。不十年而家道隆起，田园宅舍之盛俨然一富人，所交游皆当代名士，车马辐辏，日集其门，皆此十三岁孤儿之力。参军亦人豪矣哉！

刘晚得瞽疾，参军因所居拓池园，筑亭其上，日扶瞽母憩亭中，叙家人、恣笑谈为欢。春花秋月，形影不离，而额其堂曰辨华，盖参军自憾少负贫，不得常家居，离其母与兄，无室人之真乐，曰：“我虽拥厚货百万，必偿是愿也。”

参军于友朋无不洽，于宗族里人所请求无不给，益能以德化其人，虽悍夫皆怡然近之，闻参军言辄悦，见参军座辄起立，立辄悚然若有所惩。昔里中一少年行窃为人所执，乃自请于主者曰：“重挞自甘，勿使乡约正知之。”乡约正者，乡人群约推公为是称者也。参军故商人，非有官职，无刑罚人之权，所与处非其长者即皆侪辈，非可以尊贵临之，又无法律可以约束人而令其信而从



之也。然观于参军之事，不禁恍然于王者宪法之易行而天下非不可为也也。呜呼！岂不异哉！虽然，非参军之盛德其能得此于他人乎？我又叹世之公卿大夫与其乡先生有维持教化之责而赧颜视息于人间，漠然无毫末之补救于时者，究何为哉！

参军父麟阁，母林氏，继母刘氏。娶谢氏，谢有妇德，归参军后，刻苦佐其夫振家业，参军得贤声于乡里者，谢力为多。生子八人、女三人，孙众多，有声于时者即干庵也。余见天台褚九云先生所为《参军家传》，而干庵亦自以其所撰《参军行状》乞铭于余，铭曰：“石不可磨，山不可迁，是石万古，公寿万年。”

### [注]

①录自家藏文钞抄本。《饮水斋文集》卷三所录注云：“为张干庵先生伯桢大父翁和作也。”

## 邬道源先生家传<sup>①</sup>

先生名宝珍，一名宝充，字宏根，姓邬氏。道源，其学者所称号也。邬氏自宋政和二年进士某，江右人也，仕广州佾判。广州民不忍其去，以为我慈父母也，遂留居南雄，更迁河源，为河源人。咸淳七年，宣义郎某迁居番禺之南山乡，自是番禺之邬氏为名族，世有令闻，行义式其乡人也。

先生自幼奉其父中议大夫某公之教，读书喜自敛抑，与群儿异举止。稍长，纳粟入国子监，以光绪己丑京兆试，挑取誊录，签分国史馆、候选盐课司盐大使。中议公欲先生专肆力于学问文章，不责先生仕途，故先生常家居。然先生负才学，于世务皆通晓，所居乡有事皆取裁决于先生，众人或纷纠不能理，至积岁时无以定，得先生一语皆立断。家人无老若壮，闻先生之言皆喜。且畏事亲所，调护无不至，皆先其意所欲得，冥会逆合，皆未发而

喻。先生年未滿四十，于乡里为后进。然其间老成人或好学有智识者，皆心折先生，以为先生之才，得志行于一时，虽古人无以过也。

先生虽久困不出里门，然其大有造于家族里党者，人人皆能言之：邑人某，兄弟构讼，有司不能治，先生晓以大义，为陈往昔故事，娓娓无倦容，因泣下，某相顾怆然亦泣下，遂不复讼。先生祖兄弟十三人，其六人则曾祖妾李氏、黄氏所出也。自嫡庶之辨过严，子孙不能念其先人裕后之意，断断执常例相绳督不已，生者以为戚，而死者不得安。先生祖故嫡出，曾祖母罗太恭人值诞生及其卒之辰，则由公箱中割产以致祀有日矣。李氏、黄氏独祀卒辰，而诞辰则不祀。先生以其非礼也，力争之曰：“是独非我曾祖母乎？夫以昆弟骨肉之爱，而令一本之亲畛域横立，如先人何？”当时有梗其议，然卒以先生言，和者颇众，族以大辑，先生之力也。某先生者，先生之师也。家故窳乏，然为人廉介，不受人馈遗，虽先生与之不取也。迄某先生之歿，先生为任殓殡及葬，必丰以备。其子苦学无费，先生为择师，出脩脯之费必厚以供。族人某负先生家债不费，责以偿则当立破产，先生为告中议公及诸伯叔焚其券。先生好义疏财，盖其天性也。

先生善言语，常庄论而杂以谐笑。与人言无不当，悉皆如其腹中所欲言，剖析毫芒，无微不达。故虽当剧饮快谈时，激昂意气，往往面举人过，相痛责无稍讳，人亦不敢怨，亦无不感且悦者。先生尤能破流俗拘墟之见，所论议必规于义理，不苟崇美谈以博虚誉。尝谓：“兄弟之生各自成人，宜早析家产以令善者得保其财，强者不能纵亡等之欲、恣其所为。唐张氏九世同居，以为凡百皆忍，流其誉以迄于今不衰，固亦盛矣！然人事不齐，一或触觝，必有忍之无可忍之时，及其无可忍，则前此之挚情美意尽成恶因矣！是亦好名者之过也。”夫古谊浸微，浇淳散朴之已久，视家人若不相识，一物之微细仅毛发比，以骨肉至戚而争之

或相仇怨不少让，以迄相杀相伤，自陷于禽兽之途而不之觉，人心不可问矣！然其良善则又矫之太过，每自托于古人同居之义相戒勉，以为至亲无间，百世可保，而妇子少长之间切切相私语，积怨恨以病其尊长，或抑然自强制相饮泣，不敢溢于口，然亦若微闻之，而卒不稍变，且力为之解，曰：是必可忍也。夫所谓忍者何为哉？是人间大不平之事也。先生之所见亦大矣！先生又尝谓：“家无富贫，生子一娶妇，即当给予一屋，使自为一家。室人既可相安，而亦可令习熟世故，为他日自树立之地。”夫父子异居，此三代时所垂为经训以告后世者也。如先生者，可不谓谙于礼而达于情与！

先生事亲以孝闻，而于兄弟之间尤怡怡终身无异言。年三十五卒。其将卒也，与其友戴少彭曰：“吾昆季十人，长者当无虑，独虑季弟尚幼耳。”闻者知与不知，无不叹其言之悲也。先生所著文辞、诗歌，歿后皆散佚，惟存《智因阁诗集》一卷，其《吉祥录》一卷则荟辑《易说》以为立身处世之模则者也，《明珠》一卷则汇取明儒诸学说以成之。先生卒后十七年，先生长子庆时以其父书并具其行事视余，乞为作《家传》以诏诸后。

论曰：先生，陈兰甫先生澧之高第弟子也。兰甫先生门人之盛，称粤中最。兰甫先生每称许先生以为远大之器，能振拔于流俗以不懈于学。然先生不幸而早卒，悲哉！庆时为余言曰：我父课庆时读书甚严，而命受业于家执樵夫子，执樵夫子今之笃行君子也。而庆时又曰：吾父生平善饮酒，有豪气，善琴歌，而尤工于洞箫。每当宾朋盈座，酣醉无憯，淋漓作不平语不自禁。于斯时也，倚胡床高坐，手执洞箫，目光四壁射若闪电，其声呜呜然达于外，殆以是自鸣其坎坷不得志之情耶！然观其处家庭父子昆弟间，又何温温无少戾也！呜呼！先生可谓古豪杰之士矣。

[注]

①录自陈氏家藏原稿。

## 张母谢太恭人家传<sup>①</sup>

恭人粤之东莞人，姓谢氏，年十八，归同邑张棣圃先生<sup>②</sup>。棣圃幼故贫，年十三，习商于外，负厚货而归；谢家亦富人，二家皆以财雄于乡。粤俗故奢侈，相夸耀以货产，视珠玉华绮如粪壤，相率成风气。恭人奉身俭约，布衣粝食，与奴婢杂操作，歉然若窶者，人以是咸贤之。

棣圃母刘氏，六十而瞽其目，所取求但顾示之，恭人侍左右，听察于无形，有所需辄不忤其意。自刘氏得瞽疾后三十馀年，棣圃或外出，恭人先意承志，奉汤药饴甘不去手，昕夕无间时，终刘氏身如一日。刘氏卒，年九十馀矣。长女适李氏，孀妇也。平日家壁立，遗孤儿一人，茕茕无可依，恭人常馈以粟米，毋令乏，刘氏未之知也。恭人上奉其姑、相其夫以礼，下和其妯娌而外抚其宗族、里人以慈，与人语恂恂然无疾声遽色。每届岁暮，问邻里疾苦，倾所有以伙不足若不逮然。见行乞者立雨雪中股战没其胫、风飒然砭人骨，恍然曰：“是忍令冻且饿以死耶？”急呼家人取衣食恣予之。乡人相观感，有效其所为者。当是时，即岁饥无道路饿者，恭人之赐也。

自姆教不行，妇人但奉持家室，司囊钱，唯谨守而不敢失，拘墟于井臼饔厨之琐务，乡里称贤淑亦难矣！然或慳嗇成性，较斗粟尺丝，兢兢争之，人不啻仇敌若者比比也。世之衰久矣，恭人施予不吝，见义勇为，以视慷慨慕义称大丈夫者无愧矣。呜呼！岂不贤与。

恭人子九人，女一人，庶出女二人，孙二十四人，曾孙五人，女曾孙四人。其卒也，吊者皆涕泣尽哀，太息称贤母不衰。我闻之恭人长孙子干云。

陈芾曰：“恭人盖古之妇而有学者也。”我又闻之子干曰：“我王母待下有恩，方家中隆盛时，蓄僮婢数十人，年稚不达于礼数，常狂走厉手足于我王母前，王母但笑视之，或婉告之曰：‘后勿复尔！’因而谓诸婢暨诸妇辈曰：“彼亦人子也。悍者或执鞭撻以从事，余心甚悯之！”呜呼！我闻“彼亦人子”之言，益以信恭人之贤而为世之蓄僮婢者滋戚焉！夫婢之不齿于人类久矣！孟子称“鳏寡孤独谓之无告”<sup>①</sup>，虽然，天下之穷而无告者孰如婢也哉！孰如婢也哉！

### [注]

①录自陈氏家藏文钞抄本。《饮水斋文集》卷三所录注云：“为干庵先生大母谢作也。”

②即《东莞张参军墓志铭》中张翕和。

③见《孟子》卷一《梁惠王下》。

## 东莞张母卢恭人墓志铭<sup>①</sup>

卢恭人生粤之东莞县松柏高街，归同县张氏，为谷泉先生之室，年三十有三卒。生女一，女逾岁殇；子伯桢、伯璿，均成名。伯桢尤为时学者宗，駉駉有声誉，无远近皆知粤东有张沧海先生。沧海者，伯桢字也。恭人卒时，沧海年十有二，伯璿甫六龄。呜呼！天于恭人亦不仁矣。夫人生亦不幸为女子，生子鬻子之苦，呼吸性命，往往悬生死于不测，而但冀其子一日能成人。然或生子而不举，或举而殇，或生而长而成人矣，而终不得享旦夕之养于其子，如恭人者，可不谓悲且酷与！

恭人生以咸丰丙辰正月三十日午时，卒以光绪戊子三月二十七日申时。卒后二十一年，沧海以其状告余曰：“我母改葬有日矣！我母盖慈祥仁孝人也。去今岁时久，乡里之称我母者犹

叹息以为贤妇人不容口。伯桢幼善病，我母抚伯桢无寒暑至夜不眠。邻人媪谓我母曰：‘汝儿长一日，则汝抛泪一斛，余观人育子之难未有汝若。汝育此儿成人，汝不复在人世矣！’呜呼！伯桢无母矣！每当更阑夜静，孤灯荧然，回忆我母生时，仿佛其声音笑貌一二，间未尝不惻惻然悲，心肠为之摧裂而欲绝也。”

余门人马生叙伦为恭人作《家传》，而道其承上接下之动与其平日行义曰：先是恭人威<sup>②</sup>谢恭人<sup>③</sup>，事瞽威三十馀年，尽孝养无或衰，而恭人事尊威，备委蛇得其欢心，人谓恭人事太恭人无异太恭人事其威。又曰：恭人无遽色疾声，喜施舍如天性，粤东地近赤道，四时炎热，往往头童齿豁不覩霜雪。惟丁亥岁雪盈尺，行乞人歌无衣者续于道，恭人典簪珥沽敝衲，察其寒者衣之，其慷慨乐为善类如此，非今之妇人也！

马生以文章鸣海内，不苟为腴词。沧海又贤而能孝者也，其言固信，余因沧海之请，诺而为之铭曰：“如山益高，如水益长，妇德万古，于粤之乡。”

### [注]

①录自文钞抄本，又见《饮水斋文集》卷三。

②“威”指“威姑”，指丈夫之母。

③“谢恭人”即张翁和妻谢氏，亦即张伯桢（子干）祖母，详见《张母谢太恭人家传》。其下“瞽威”即张翁和母刘氏，详见《东莞张参军墓志铭》。

## 天台褚君墓志铭<sup>①</sup>

君有子曰传诰，人称天台褚先生，海内士大夫闻其名，读其诗古文，每以不得识天台褚先生为憾。天台处万山中，风气阻绝，达省治且八百里，邮驿所通必十昼夜而后至，然褚先生故谙古掌故而尤娴于世务，多闻见，能强识，而敏于文章。其笔之于

书与其授于人者，皆可观也。

褚先生为余述其父之言曰：“传诰家故贫，以先君子命，走京师数千里，并山而西行，吊古三皇五帝之墟，慨然四望，沙漠无垠，往往泪数行下不自禁。呜呼！天下之无人久矣。而先君子命传诰曰：‘吾平生辛苦治家业，畜汝曹不易，愿汝曹不自菲薄，称贤士于当世，吾虽死瞑目矣！’传诰闻之益悲感。以为教化之不行，非徒在上者之责也。我辈一自菲薄，于世斯无望矣。”然则褚先生之得成其学，皆父教也。呜呼！举世驰骛于功利，相趋走若狂疾之发汗，流达背臂，率妻子衣食之为谋，虽称通人不能免，所谓不自菲薄者安在哉！抑余尤叹：大邑通都为名流游集之处，其间当不乏重志向，以行谊相勸之士，然其所相与鼓舞而称扬者，或蹈于虚骄浮华之习，而穷壤僻处为乡人以没世，其家庭教育往往视世所称贤豪间者远过之。呜呼！如君可以无传哉！

君讳圣懋，字官如，号赏轩。有宋嵯县学博讳柳者，始自杭迁天台；传九世讳潭，明北京工部主事；至二十二世讳廷璋，君考也。生君兄弟三人：伯候选司训，讳圣恩，季职员，名圣恕，君其仲也，由国学生用全浙肃清案奏奖六品。配张氏，例封宜人。生子四：长增生国椿，次廩贡生传诰，次庠生风诰，次优廩生鸿诰，女一：宝珠；孙三：定煊、定浩，风诰出；定昌，传诰出。孙女六人。国椿早卒，无子。君命以定煊嗣其后。张宜人先君十年卒，光绪辛卯二月初四日午时也。距生于道光庚寅三月二十三日辰时，享年六十有一。君生以嘉庆戊寅十二月初三日寅时，卒以光绪辛丑二月初六日丑时，享年八十有四。以辛丑十二月初五日合葬于桐柏冈之垅。女宝珠年十八，未及适人卒，以附葬焉。传诰述君行事及其葬地日时，乞铭于余，余曰：是固当铭，铭曰：“山石岩岩，流水汤汤，惟君之德，山高水长！”

[注]

①录自家藏文钞抄本。《饮水斋文集》卷三所录注明：“为褚石桥先生传诰父圣懋作也。”

## 叶太君徐太宜人墓志铭<sup>①</sup>

古婺叶生佐文，年二十三，以举人试礼部，授广东盐库大使，落落不慕仕进，常徒步来市中，搜古书伏而读之。自欧学东渐，士大夫数典而忘其祖，神州旧籍堆置败架，蠹烂无复收拾。佐文见书肆，常徘徊终日不肯去，倾所积以求周秦、两汉之遗，古学士胜流之所咏叹，豪杰贤人之所称述，丹铅狼藉，并蓄兼收，满箱满床，光气夺目。东粤地方数千里，财富甲天下，自督臣大吏至府州县牧守以及主簿、典史诸杂流，不下数千百余人，无一人似叶生者。

叶生告余曰：“我无母人也。母生我十九年而母死矣。自我母归我父，家贫甚，母一衣常十年不易，而课儿读书甚勤。忆我四岁时，辄从市肆购纸笔命学书，门楹壁牖字皆满，日识数字以为常。五岁延师馆于家，岁时奉脩脯必厚以备，恒异于他人。母识字故不多，然能默念儿所读书一字不遗。夜就寝以课儿，命诵之，有讹者能立正其失。我自幼无一日废书，以有我父与我师之教，盖亦得之于母者独多也。我年十九领乡荐，明年当应礼部试，自庚子拳民乱，北方构怨于大敌，以八国兵入京师，礼部闱被荡废不复理，因移试于河南。是时河南铁轨未达，道艰甚，来往必再阅月而后至。我就道时，母送之门，戒曰：‘母念母，母无病。’母素病气厥，每月必一作，作必剧，或月二三作，故母以为言。何意我未归而我母以三月十二日卒。呜呼悲哉！人孰不為人子？独至如我而离其母以终身，生人之道至此而绝，岂不痛哉！虽然，母葬有日矣，生既不能事母，而犹欲得先生一言以报我母地下之灵，则没世之感也。”



余不能辞而为之铭，且叙曰：“母姓徐氏，兰溪人，曾祖讳瑞均，祖讳士钊，父讳惠雄，为邑名族。年十七，嫁同邑叶封君□□，佐文之父也。母少多病，濒死者数矣。自归叶氏后，忍疾习勤，相夫以礼，抚邻里戚友以恩，训二子以义。二十年间，家政肃然，封君一致其力于商，而无家室内顾之忧者，母之助也。佐文所居山乡，鲜文学通材。佐文年十四补邑庠生，母命就学于郡，求良师，岁一归以为常。一日母病甚，佐文归，不欲再远出。母谕之曰：‘昔有善星命者谓尔父曰：尔子十六七岁当适他方，毋令母子相克。我当愈，毋重我疾。’盖母恐佐文废学，为是言以坚其志耳。呜呼！人孰不愿其子朝夕在侧，宵灯暑雨，形影依依。况以佐文之孝其母与其母之爱佐文，而母又多病，病又适甚。夫宁信星命杳渺不可验之言，令佐文远离不见，然以母之言若此，呜呼！父母之于其子之学可不谓切矣哉！母卒之夕，念佐文是时当在场中，展转床蓐，呻吟言河南不绝。忽大声呼曰：‘往河南，往河南。’既而曰：‘我病矣，河南距此数千里，我一女子能行以视儿耶？’未几复大声呼曰：‘往河南，往河南。’如此者三日，气晕，又大声呼曰：‘往河南，往河南。’呜呼！佐文方执笔墨携篮从侍人后，刻意为学子恒恣，佐文宁闻其母之有是与？夫人出襦裸怀抱之中，以长以壮，不幸而有智识，不能为乡人，其为父母之荣，视庸夫愚妇相啜绝不可计道里。然彼朝而出，暮而必归，计家人博数升粟米相聚共食饮，瞻其身以养其亲，门庭以内藹如也。自朝廷设服官回避本省之例，士大夫每不得一朝以家居。或使之受职万里抑数万里之外，夺其昕夕温清之爱，而加以跋履间关之劳，山川风景，举目何家？夜雨孤灯，凄然泪下。于斯时也，为父母大罪人。因转念乡里市井之终日怡怡，蠢然与室人相欢乐，不啻天上人！佐文应礼部试，计时不过数月，出必不过数千里，然其伤心亦大甚矣。又况绳之以故例，重之以职守，或十年，或数十年，或竟终其身，生死别离，天涯地角，其足以动人子

无穷之悲感者何如也！自隋以上乡官之制，我闻之心往矣，夫人未见视其父若母如路人而可与任天下之事以治其民者也。呜呼！彼隐居不仕而甘为乡人者，我又知其有为而然矣。”

母生二子，一女未旬日而殇。长子渭清，佐文其字也；次桂森。佐文娶林氏，生子一，聘詹氏。方母未没时，林氏未生子。母闻詹氏妇亦有妊，曰：“我当得孙，詹氏苟生女，必娶之！”故佐文为其子聘焉。母家祖父墓皆在兰溪，以封君治商业开化，随居开化，因卜葬于开化县治之七里横坑口。铭曰：“母曷不寿？有子而贤。此石不朽，母寿万年。”

### [注]

①录自文钞。《饮水斋文集》卷三所录标题作《金华叶母徐太宜人墓志铭》，注云：“为叶佐文孝廉渭清母徐作也。”

## 阎先生传<sup>①</sup>

先生河南孟县人，名清真，自幼勤约喜读书，九岁持母丧若成人，人谓阎氏有子矣。父走四方为商，少家居。先生念父勤苦，以自责曰：“我独令我父仆仆勤家计，我宁毋愧于心与。”于是弃士业不复习。当同治初元，捻匪窜鲁、豫间，道路梗塞，先生闯关数千里，转运持筹无虚日。稍暇则披诵古今载籍，剖析源流，辄能识其精旨，以是娴习经史，旁及医药、堪舆之学，与人谈娓娓不绝，虽专家弗能难也。

先生每日悔家贫废学，碌碌无所成，欲以所业授子弟，藉竟其志。既授室，生子六人：永仁、永义、永辉、永恭、永图、永纯，皆嶄然后起露头角，有声于时。而永仁以癸卯贡诸乡，授内阁中书；永义以邑诸生游东日本国习机器制纸学；永辉以清化河北蚕校毕业，入京师大学堂博物实习科，毕业授优贡生，复入京师帝

国优级师范博物类；而先生复命永仁就学日本，谓永仁、永义、永辉曰：“我中国之不振，实业之不兴也，读书当为国家用。不数年我国将贫无以继，以一弱邦介列强之间，而货弃于地，日取资于外人不之虑，我亡无日矣。我孜孜以勤学责汝辈者，非为我一家私计也。”先生治家故严谨，布衣粝食外，丝发无妄费。为子聘良师，购群籍，或负笈游学，独罄所有以相济，虽数千金不之惜。永仁、永义、永辉既远游在外，而家塾数所：于男塾外复设女塾，令其女及妇皆从学，曰：“人不学如盲人行远道，其不颠而且伤者几希！”故阎氏一门无男女少长皆识字，循循然能知大体，先生之教也。

陈芾曰：“先生其古之有道君子与。”夫古者潜德之士不得用于朝廷，则行而修之于家，不得志于其身，则施而及之子孙。先生故商人，然其行则远而可风矣。永辉谓余曰：“我父欲以治一家者推之一族，拟于族建蒙养学堂，令族人皆得入学。未及施举而父歿。”又曰：“豫俗：妇女尤重小足。光绪间朝廷颁禁止缠足令，我父以千年陋俗，非缙绅为之倡不能转移，因命子妇、孙女辈先行放足，乡里妇女闻风相仿效者甚众。我父每事必遵古礼，重成人以行冠礼，举亲迎以行婚礼，遇丧事尤必力戒酒肉鼓乐。”呜呼！此今士大夫所因循而不能行者也。流俗之渐人久矣，而先生行古之道，力以自任，可谓勇于见义者矣，非君子乌能至此！

永仁尝充京师豫学堂监督，寻以河南提学使派充省视学，而永辉现为大学文科学生，家声鼎盛甲一邑，蒸蒸然益日上。夫善人之后必有继者，此先生之报也。阎氏之兴岂有艾与！

### [注]

①录自文钞抄本。

## 清翰林院编修黄冈王公墓志铭<sup>①</sup>

公讳某，字某，自始祖某由江右吉安府吉水县迁湖北黄冈县中和里，世为黄冈人。曾祖某。祖某生子二：长，某公之父也；次某，娶某氏女，无子，以公为之后。

公少孝谨，喜读书。咸同时东南大军兴，湖北当地中，处四战之壤，民老稚逃遁群出，流荡离居。公家故贫，至是益无以给朝夕。公奉其母仆仆走衣食，一尺之布、一粒之粟皆辛苦十指所得，母织而儿出贸之。然入则夜篝灯理经史百家，咿哦彻旦辄不寐，无寒暑风雪如一日，歌声达户外，业以大进。同治戊辰补郡学弟子员，文章冠其曹。光绪壬午举于乡，甲午成进士，乙未授翰林，旋入国史馆，升总纂。

当是时，士人驰鹜于浮华，沾沾猎声影为帖括八股学，满意相夸耀，务剽窃，求工巧，手一编程墨，相揣摩如希世之珍，弃六籍不稍缀意。念士习之靡敝久矣，公始肄业经心书院。经心书院者，其教授略仿宋胡氏湖州分斋制<sup>②</sup>。公因以从事朴学者有年。寻主九峰书院讲席，为诸生讨索群经，爬罗义类，俾学者靡然咸思自奋于文辞，駸駸不懈以及于古。至今人才称盛，公之教也。

国史馆例作词臣进身阶梯，因缘得美差，为他日京察邀报最，终年不事事，其故习也。然公自入馆，负著述自期许，日夕不遑暇。名臣、循吏各传之成于公手者独多，然至京察以一等记名，公辄不受，盖公之所重固在彼不在此。甲辰参校春闱，得一卷，条列时事殊详甚，亟荐之，卒格于主者好恶之私，不见售，力争之不得。是卷固当时知名士，士论大惜之。夫公自束发受书以至抗席为人师长，教学相寻数十年，肆力于经世有用之言，故其取于人与取人，皆皎然不屑随流俗以声华相竞逐，其所得于平

昔者厚矣。

夫学问之道为人世元气所系，自古失国亡天下，其先必士人偷薄无行，一切务市虚名而不求实，巴人竞响，温雪无声，而为之上者又空虚无所有，古义之不谙，世务之不习，卑卑然取影附尘趋之辞倡天下，如人当疾病时，精髓已亡，其皮肉未有不随之以尽者。夫使丁清之季，士大夫有感于时事之方棘，实事求是，发愤以自力于学，胥上下争自濯磨，如公之所为者，清亦何至遽亡哉！所谓本实先拔，是可慨也。

甲辰之岁，公以忧去职，于黄州创办师范学校，无不具。邑有问津书院，孔庙所在也。旧志日久不修，公为集力重修之，无不详。服阙，返京师。旅京鄂人议建江汉学校，延公为之长，公为订规章科目，无不备以当。是时科举既废，朝廷锐意兴学校。然当事者不忠，类不慎其职，往往失古者重学育才之意，其弊与科举等，故公于此尤兢兢不敢忽之。

而公生平所最愜于其心、自谓有功于民者：庚子之岁天子西狩，公只身走行在，适秦中大荒，公为理赈务，厘剔旧弊，无毫发入中饱。戊申之岁，鄂水发，骤没田庐无数，农者辍耕，行旅无所归。公首倡议赈，为饥民丐食，日修函牒十百起无倦容。斯二役者，所全活以十万计。公曾语家人曰：“大丈夫当为斯民造福。吾一赈秦，再赈鄂，乃吾此生大得意之事也。”自公为诸生时，即于邑设育婴会，集族党每人日捐钱六文，谓之六文会，家稍裕即废之，独任其捐，不以累人。公之好义乐善，盖天性然也。呜呼！天生斯民，莫非同类，已饥已溺，孰主张是？夫天灾流行，何时蔑有，尽人事以济天道之穷，一夫不获，乃在上者之责。自人心不古，当官不以一民系念，而任其流离失所，为灾沴天行所胜，国泽人鱼，言之股栗！吾闻公“大丈夫当为斯民造福”之言，为泪下涔涔不自禁。呜呼！如公者可谓父母也已。

公著《槐荫堂集》若干卷、《制械筹饷议》一篇，皆可传。娶汪

氏，先卒。继娶夏氏，生六子：长馘灿，北京师范毕业，供职审计处；次馘煌，长吉林盐局；次馘炜，日本法学士，历任司法部参事，奉天财政司、内务部参事；次馘焕、馘耀皆肄业法政学校，次馘绿肄业某某小学校，皆崭然有声于时。公生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以某年某月某日，年□十有□。葬之日，馘炜之友陈芾为之铭，词曰：“山可夷，地可移，惟公之德与名，永万世而长垂。秦之民兮，鄂之士兮，饮于斯，食于斯，教诲于斯，视此石以终古，夫何后者之不思！”

### [注]

①录自家藏文钞抄本。

②宋胡瑗立经义、治事二斋，分科讲授。经义选择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人治一事，兼摄一事，如治民、讲武、堰水、算历之类。

## 萧润之墓志铭<sup>①</sup>

八股辍而科学盛，举人、进士废而学生鸣。京师首设大学，于今十有七年，岁得毕业以去者或数百人，或百人，或数十人。而萧君以高材生入文科二年有半，不数月即毕业为文学士，而竟先卒，岂不悲哉！

君讳泽，字润之，世居沔阳之仙桃镇。曾祖讳忠贵，祖讳信华，父守仁，祖父以经商起家，为沔阳中富，有声。父昆弟三人，父居长，性孝友，二弟皆早生子。母夫人以长子贤，年逾壮未有嗣，祷于神，未几生君及君弟玉之。君生聪颖，倍百恒人，数岁，父母为述祖母祷而生君状，君感泣数行下，以是事祖母倍谨，一出入必与偕，饮食必共。晨昏必在侧，有疾病必有忧色若成人，奉汤药必勤以至，必周必久而不懈。夫人当耄耋垂暮之年，血气

衰耗尽，肢体不自举，无天然生人之乐，对景抚怀，有黯然而色。而回顾儿孙环侍，生意飞动，跳舞作儿戏于其前，依依不暂舍，辄不觉顾而乐之，欣然不知老之将至。语云“冲气以为和”，斯可以娱晚景而永天年矣。于以知君之幼而慧、而天性之过人也。

君年十五，入武昌文华书院，旋入湖北文高等学堂，每试皆冠其曹。逾年入北京明德大学，后遂选入北京大学文科。文科设英文学门，君虽专习英文，然自经传诸子暨宋、元、明诸儒先之说，类能举其精义。迄歿，检其遗笥，细书密字，回环若贯，琳琅盈尺，烂然有光，君诚笃学矣哉！

夫学者至不易得，吾闻衡岳之间、江汉之滨，积山水灵秀之气，磅礴淳蓄，往往崛起奇士，蔚为瑰宝。君起邑童子，发愤走数千里之外，与四方文学多闻之士处一堂之中，弦歌讲肄，共昕夕相砥砺无余力，上以穷天人性命之原，而旁及象译异文，贯穿今昔，断断俯仰于其间，崭然膺首选而压群辈，可谓特出之材。向今天富其年，而假以贤师友观摩之益，与夫古载籍沉渍涵育之功，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其精诣复何可量。

而君死矣，生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以民国六年正月十六日，年二十有四。自古英华卓越之徒，往往露才扬己，发泄太甚，以夭其身，此亦天地自然之数。而君则貌丰厚而性沉笃，见者咸信为寿征，而不料君之遽终于此也。然则天固不可知，而数固不可问与。

君娶吴氏。君之卒，氏适孕六月，越四月举一子，男也，闻者皆大喜。夫积善之家必有兴者，君不禄于其身，而将昌之于其后，儿其能毋兴与！湖北同学生哀君甚，以告余曰：“先生为铭。”铭曰：“天将与之，必先夺之。峙此铭辞，于万千世如一时。”

【注】此二詩與前一首同。

① 录自家藏文抄抄本。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宋臨三先生集補編



## 哀 祭

### 林君伯龄哀启<sup>①</sup>

林君伯龄名涛，浙江瑞安人，以是年十月四日疾卒于两广方言学堂。

伯龄与余同乡井，初勿相识也。余家居日少，终年客游外，于乡中后起英俊，阔不通闻问，旷然若四方人。癸卯，宦京师，闻友人言：“唐侍郎春卿亟称我乡诸生林涛之才，啧啧叹赏不止。侍郎尝督学浙中，伯龄其首拔士也。”余以是始稍知伯龄，而顾憾未见其人。及冬假省，与伯龄相见于余友池君云山家。池君云山故浙东知名士，伯龄，池君之婿也。池君为余言曰：“伯龄恂恂儒厚，制行笃让，攻苦力学，尤究心舆地家言，为瑞安中学堂地理教习，凡所讲授必详尽，诸生翕然称之。”余以是始知伯龄之为人。

丙午之秋，余在京师，承西林宫保奏调来粤襄办学务，承乏方言学堂监督兼优级师范学堂教务长，惴惴惧勿克胜。十二月旋里，即聘请伯龄赴粤主任方言学堂地理讲席。而瑞安中学堂监督孙比部诒让、监学蒋孝廉作藩、郭明经凤诰挽留伯龄甚殷，且与余争甚力，曰：“伯龄为地理教习先后凡五年，研精覃思，出所学为后辈倡，乡人无间言。良师最不易得，公独无桑梓之感耶？”余无以谢也。会伯龄亦乐外游广见闻，比部诸人始无辞。濒行时，我乡学生赴郡送行者百馀人，咸恋恋不忍舍，有泣下者。

东甌三先生集补编

我乡去郡城八十里，经水陆数重，晨发而暮始达。诸生悦其师之教，铭于心不能忘，不辞远行，率徒辈揖别，道路为之填塞，观者咸啧啧称异事。呜呼，可谓盛矣！于是益以知伯龄教育之感人远也。

伯龄既至粤，与学生颇契合，讲学一如在乡时。自入夏以来，即患足疾，同人劝其就医甚挚，而伯龄亟亟于学堂课程，不肯稍偷息。至前月二十六日，疾益渐剧，始赴军医局就医。逾数日，日本医生某以病不可救，异还学堂，遂以不起，年仅四十有一，呜呼痛哉！

伯龄弥留，执余手，泪涔涔数行下，曰：“我死不足惜，独念我先人父母两丧皆未葬，有子三人：长焕国，在南京陆军学堂为学生，未卒業；次竹垞、颺垞，皆尚幼。而我兄弟四人犹共爨，皆无恒业，仰食于我一人。我今死，我家自此中落矣。”予始知伯龄家故赤然一贫人，赁居人屋，无一椽官，无一亩田以自活，呜呼痛哉！

余始招伯龄游粤，畴知伯龄之遽然舍予而逝也？呜呼！余内无以谢我乡之父老，外无以慰粤中之子弟。呜呼，伯龄已矣！存无以为家，没又越在数千里外，不获生入里门，炎烟瘴雨，一棺归来，妻号子啣，人生至惨之状，宁复有逾于斯？然则余一人区区之私憾，其尚足道耶。余于伯龄之家世行事颇勿获详，惟粗述其来粤之始末以为知伯龄者告焉。

陈馘宸谨启

[注]

①《哀启》及以下《祭文》均录自《林伯龄哀挽录》，温州市图书馆藏，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广东学务公所印刷处活版印。

## 祭林伯龄文

维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初五日，陈黻宸、马叙伦、褚传诰、张翼廷、伦叙、唐闾、林齐恩、丁峻、谭向荣、黄绍培、林香六、章启祥、伦鉴、林廷璠、林公任、陈观海、金鸿烈、龚寿康、李汉柏、梁肇堂、王毓英、王佩瑶、王威、金骏声、黄公起、邵用霖、柳广忠、邓邦迎、薛倬雯、孔广坤、苏朝纶等谨以酒饌香帛之仪，致祭于明经博士两广方言学堂舆地科教员瑞安林先生伯龄之灵曰：

呜呼先生！浙中名宿，孔德之容。养醇茂叔，经醉文中，尤长地学，四辟六通。口讲指画，来启粤童。自春及秋，履岁未终。少微忽陨，丧我宗工。

呜呼先生！人琴俱空。天涯溘逝，万里飘蓬。桑弧夙愿，愁留雪鸿。为善罔报，天道何懵？

呜呼先生！令名自在，泰山比崇。生寄死归，本无不同。生为正直，歿亦明聪。幽明路异，旛旛导从。灵輶暂驻，越秀之东。魂魄有依，白杨丛丛。兹我朋辈，共羞洁丰。一杯黄酒，怅此凄风。呜呼哀哉，尚飨！

维强圉协洽阳月十又八日，陈黻宸偕同全堂教员、管理员等，谨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明经博士两广方言学堂地理教员瑞安林君伯龄之灵曰：

呜呼！儒者曰人死有命，墨者曰人死无命，以君之才而客死。客死者众矣，以老死，以夭死，以凶死，以贫死，以疾死，而君以医死。医而死人，人宜死者众矣，而君独死。呜呼！果有命矣？果无命矣？命系于天耶？墨翟尊天而非命。命系于鬼神耶？墨翟明鬼而非命。命果不可知其系耶？王充曰：人命系于国，物命系于人。呜呼！殆国不可为而有以促君之死耶？我侪又奚暇为君悲！君独先死，而视我侪何如？君将转为我侪悲！

死者无知，我侪悲君而君不知。如有知也，君悲我侪，我侪更无以知。呜呼！国果不可为与，生者何乐，而死奚悲？古人云：生，寄也；死，归也。以寄者而悲归者，不使君更悲我侪之悲。呜呼！不悲君死，独悲君以善人而竟至于斯。世俗将谓行不必善，金去善而勿为，斯则国亡无日，我侪欲悲君而靡从。呜呼哀哉！旅棺在望，神其来飨！

维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八日，两广方言学堂全体学生等<sup>①</sup>，谨以酒饌香帛之仪致祭于明经博士两广方言学堂舆地科教员我师瑞安林伯龄先生之灵曰：

呜呼！居犹相忘，过后益思，天涯隔阔，曾有馀悲。胡况亲炙，垂及三时，全体感服，瓣香敬持。我念我师，语有馀痛。华夷苦辨，张骞凿空。海录瀛谈，指陈切中。自昔在山，门墙日众。挈道南行，如鸟有风。发声清远，率主实用。

呜呼！地球百国，代有沧桑。环观土宇，孰丽盘皇。新地日出，界域靡常。亦有雄镇，今弃边荒。沿革互易，利害相当。我师有言。首观东方。左抵图们，右越伊利。东南濒海。九点烟齐。堂堂华夏，文明先梯。地处温带，经测东西。纵横万里，亥步可稽。我师有言，省界须分。江河紫灌，山脉纠纷。建瓴之势，秦陇独云。九边环拱，卫以燕云。灌域五省，尤迫夷氛。纲提锥指，殫见洽闻。听者开怀，诵者上口。闭门造车，以周九有。了了大地，功资外籀。衍究方浓，教鞭在手。如何奄逝，良法孤负，督亢未穷，谁见匕首。

呜呼！向秀云亡，厥义孰补。台有九层，织须万缕。天夺我师，如孩绝乳。喁喁何向，瞻恋徒苦。明月犹在，骑鲸不回。长此情感，涕泗横顾。赋欲拟恨，诗维歌哀。设奠追悼，岭梅正开。五羊城北，望乡有台。茫茫世界，满目氛埃。东租西割，侏离惊猜。死犹干净，含笑泉隈。我五百人，悽悽感愧！伏诵遗编，幽明顿异。堕泪山丘，西州哭避。相向失声，招魂何处？

呜呼！海阳自近，罗池匪遥。高贤流寓，精魄不销。来歆来格，云盖迢迢。比柳之柳，如韩之潮。尚飨！

[注]

①此为作者以“全体学生等”名义代撰。

温州市图书馆

## 挽 联

### 挽周丽臣焕枢

公今已矣！大丈夫不得志于时，乃饥饿厄穷而死；  
我何望哉！真知己无一言告诀，是生平缺憾之尤。

著书乃数万言，落笔纵横，盖代文章名山贵；  
与君处两三载，许我肝胆，照人颜色古道存。

### 挽陈志三虬

生平以神农、黄帝、孔子、释迦、基督、摩西、谟罕默德自名，  
死乃独遗书万卷；

历岁为劫馀、欠泉、志石、云卿、博三、养颐、令兄仲舫痛哭，  
今况又折去一人。

### 挽林伯龄涛<sup>①</sup>

我亦万里客；  
公乃千载人。

[注]

①录自《林伯龄哀挽录》。

## 挽仁和陈蓝洲大令豪

太丘公有道者流，况复家乘国声，生儿乃得纪湛辈；  
烟霞洞何人所辟？从此名山终古，诗魂常在羲皇间。

## 挽乐清徐氏母子<sup>①</sup>

哭母竟殉身，至性宁嫌逾古礼；  
连姻偏遭厄，私心倍复痛前尘。（女公子慕兰许字仆四子，  
不幸未婚而卒。）

[注]

①录自《乐清徐氏母子哀挽录》，杭州兴业印书局代印，下款自称“姻弟陈馥宸”。

## 附录一：时人记咏陈黻宸

### 《致李希程<sup>①</sup>书》记陈黻宸

陈葆善<sup>②</sup>

—

希翁先生大人阁下：

接札已悉，介君事蒙鼎力照拂，微特渠十分铭感，即晚亦不啻身受其赐。弟与此君相处半生，熟悉此君气谊风节。公纵未与深交，然耳熟之余，当能得其梗概。但世风不古，直道难容，致不免为世俗所□□。晚人微言轻，爱莫能助，唯有付之浩叹而已！闻近有为鲁仲连之举者，未知得当与否？倘能集事，当奉达也。

晚弟陈葆善顿首

戊戌十二月十八日

二

希翁先生大人阁下：

……阎公仪韶每谈及执事，辄言执事在瓯，获益不少。他不具论，即如去年闹米一案，非得我公为之调停排解，消患未成，恐我瓯官民受祸尤烈，此等议论，颇有见识。……敝族兄介石，为人矫介绝俗，学问优长，久为公所赏识。去年为其令亲黄君考试事，几为讼仇强有力者所挤。我公排去俗见，独持清议，力为照



拂，渠实铭感之至！今此事得上游批示，大有转机，而所谓强有力者亦颇悔祸而自戢，则此事想大可为矣。今介君因弟妇新故，未便出门，而其令亲黄君欲亲叩台端而有所求挽，嘱晚为之作函先容，其一切颠末，黄君当能面述，兹不复赘。

晚陈葆善顿首启

己亥八月十三日

[注]

①李懋勋(1841~1908)，字熙臣，又字希程，原籍安徽合肥，迁居南京，同治间任淮军副将。光绪三年任瓯海关文案，后任新关会办委员兼洋务暨稽查兵轮出入差。娶妻杨氏，遂定居温州。二函均录自温州博物馆藏件。

②陈葆善(1861~1916)，号栗庵，瑞安人，利济医院监院兼总理。

咏陈介石<sup>①</sup>

洪邦泰

来乐三年浑不识，重来一见便心倾。市楼席上谈衷曲，茶当醍醐酒罢斟。

[注]

①录自洪邦泰《潜园诗钞·感旧怀人录》。

广东召开陈馘宸追悼会<sup>①</sup>

[专件] 吴景濂、陈策、萧晋荣、丁象谦、卢夔龙等一百二十餘人在广东为陈公介石开追悼会。

陈公名馘宸，别字介石，浙江瑞安人。其先世有隐德。公生而天性过人，少年即倜傥有大志，力学不倦，尤喜研究宋、明性理

东甌三先生集补编

诸家，善属辞文，上追两汉，飞声庠序间。甫弱冠，食廩饩，以气节自励，家居孝友而节俭，尚任侠，戚党贫乏者必周恤无遗。癸丑举孝廉，越十年乃成进士，签分户部主事。时前清昌言维新，公在籍倡办学堂，复之沪上与门弟子汤调鼎、马叙伦及其侄怀等著《新世界学报》，陶镕欧化，发扬国光。士无远近，凡读公之书者，无不想见其为人，间关执贄，前后络绎不绝，公亦以扶掖后进为己任。丙午间，公任北京大学历史教席，适西林宫保岑公督粤，并游学预备科及译学馆为两广方言学堂，奏聘公任监督，寻兼两广师范学堂教务长，在粤凡四年，其办学以培植道德为本，又善输入新知识，当时所聘用教员多中外知名之士。其于学生也，笃爱如家人父子，殷殷以道义、学业相切磋，校务蒸蒸日上，惜公之不能久于粤也。公去后，同人怀恩不已，而公之系念亦深，此后凡可以扶植同人者，靡不竭力玉成，始终以诚相与。

初，公之去粤也，值前清筹备立宪，各省开谘议局，浙人举公为议长，于新政多所筹画。光复后，乃旋里办地方公益。复往还京、沪间，马厪仆痛，未尝偷一日闲。民国成立，又被选为国会议员，兼就京师大学历史科及哲学科讲席。中遭国变，公恒郁郁不平。公在国会，政见多所发挥。今夏国会解散，继以复辟，时局沸羹，公尤痛首疾心，虑共和从兹斩绝。不意国忧未已，家难随之，在都门闻胞弟醉石噩耗，与其侄怀星夜驰归，一恸不起，遂于古历六月十三日逝世，享年六十有一。堂上二老年逾九旬，白发婆娑，犹称矍铄。公兄弟三人，伯氏先逝，视侄怀如己子。怀知山西河曲县事，颇著政声。公子四：长同，次哲，均分发福建任县知事；三哲，供职内务部；四中，肄业京师法科大学。女适同郡翰林余朝绅之子宗达，肄业京师法科大学。

陈公学问文章，为两粤人所瞻仰，兹闻作古，哀痛殊深，特联同北京大学校，北京优级师范学校，两广优级师范学校、两广方言学校同人暨陈公知交等发起，定于阳历十月十四日，自午刻至

申刻，在东堤东园开追悼大会以志哀思。凡属戚友，务希届时莅会，同深哀悼，特此谨启。

[注]

①录自温州市图书馆藏《瓯海公报》合订本内民国七年一月十二日后数日该报。

## 陈黻宸传<sup>①</sup>

冒广生

陈黻宸，字介石，浙江瑞安人。少与乐清陈虬结求志社，以清议自持<sup>②</sup>。交平阳宋衡，时人语“温州三杰”。其学宗陆九渊、王守仁，文章称司马迁，以为史学当从杜佑《通典》、郑樵《通志》、司马光《通鉴》入手，古今典章制度、四千年治乱得失，可坐诵起行。作《独史》，立八表、十录、十二列传。“独史”者，以有独识、独例、独力、独权之谓也。自班固《汉书》出，历朝皆断代为史，而通史之法废；尊君抑民，详于车服、郊禘，略于人情、物理，谓史学几亡可矣！史者，天下之公，而非一人一家之私也。史学者，凡事凡理之所从出；一物之始必有其理焉，一人之交必有其事焉，即物穷理，因人考事，积理为因，积事为果，因果相成，而史乃出。人不患无学，患学而无用，学而不能用者非学也。为学必本之礼义廉耻以植其体，参之物理、人情以扩其用，征之诗书乐艺以明其是非，求之日用行习以观其得失。平时以此自治，而亦以此教人。

初至京师，与人士昌言变法<sup>③</sup>。及康有为为保国会，汪康年、蔡元培、陈虬与黻宸意与之异，及归，谋为保浙会<sup>④</sup>。

主杭州养正书塾，教授历史，则陈夷夏文野之义，以孟轲、邓牧、黄宗羲之说敷引讲席间，杭之学者盛张排满革命而谈民治，

其风浸被于全浙<sup>⑤</sup>。

复主《新世界学报》，益有所发皇，为《经术大同说》、《独史序目》、《地史原理》、《读史总论》<sup>⑥</sup>、《伦始》、《德育》、《辟天荒》诸作。宋衡谓黻宸学术，“北宋似温公，南宋似忠定，近代似学诚章氏”，盖知言也。

光绪二十九年，黻宸成进士，授户部主事。总理学务大臣张百熙疏请为京师大学堂史学教习，教人一如杭州时，英俊之士闻其说莫不兴起，有效荆轲、曹沫之所为，夜就黻宸决去留者，辄资助之，为提调袁励准所摭，祸且不测，赖张百熙持重不发，因得解。在京师编书局，交湘人杨守仁，清廷遣五大臣出国，受炸事发，桐城吴樾被诛；守仁曾在局中试炸药，自伤其目及手，当道诘知之，欲黻宸首其事，使鲁抚孙宝琦以天津道缺啖之，黻宸勃然曰：“慕韩，吾岂卖友者哉！”慕韩，宝琦字也。密委人置炸器，间道运津，守仁得免于难。其保持善类类若此。

大学士王文韶等设旅京浙学堂，举黄绍箕为总理，黻宸副焉。绍箕出提鄂学，黻宸继任浙公学监督。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调两广高等方言学堂监督兼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教务长。顺德黄节方倡讲学会于南武公学，请黻宸主讲。

宣统元年，被举浙江谘议局议长。川路事起，川督赵尔丰拘议长蒲殿俊、罗纶下狱，邮传大臣盛宣怀实主谋，黻宸首电清政府，请斩盛宣怀、赵尔丰首以谢天下。

武昌起义，黻宸与浙路总理汤寿潜设民团，阴谋应武汉。杭州满营协领贵林受巡抚增韞、将军德济命，誓死与汉人战。黻宸故与贵林厚，劝之降。贵林涕泣从之，杭城得免于兵祸。事定，浙人推为浙江民政部长，以民军杀贵林背信，独辞去，而汤寿潜为浙江都督。黻宸走上海，任世界宗教会会长，自更名芾。民国二年，国会成，当选众议院议员，兼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成《中国通史》二十卷、《诸子通义》十卷、《中国哲学史》未分卷。

袁世凯称帝，使人持十万金，令率大学诸生上书劝进，复严拒之。六年，中德之交绝，当路佛民好恶，从英、日后，下令宣战，缔约借款，馘宸弹劾内阁总理段祺瑞祸国殃民之罪，直声振海内。总统黎元洪礼为高等顾问，不起。复辟变作，馘宸以忧愤卒。年五十九。余杭章炳麟闻之叹曰：“浙东今无人矣！”三十三年八月，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宣付史馆立传，门人私谥文介先生。所著有《饮水斋集》十卷、《外集》四卷。侄怀、甥林损能传其学，自有传。（采刘盥训《陈先生事略》、孙宝瑄《瑞安陈公墓志铭》、马叙伦《陈先生墓表》、陈澧《叔祖介石先生学行述略》）

### [注]

①录自陈氏家藏油印本，标题原作《国史拟传》，共二叶。“劝之和”改为“劝之降”，“杀贵林无信”改为“杀贵林背信”，添加“缔约借款”四字，均为已褪色之蓝墨水字迹。

②陈虬《求志社记》仅云，“时流有气力者颇不便其所为，争构为‘布衣党’之名”。未见“清议”内容。

③戊戌以前未见陈氏“昌言变法”论著。陈氏家藏《文钞》中所录诸维新论文为池志澄、程云、陈钟琦、陈虬所作。

④陈馘宸未曾题名报国会，说误，见拙文《兴浙会和保浙会是两个团体》（《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⑤未见陈氏昌言排满革命，其证一，和旗营贵林交好，证二，《上某尚书第二书》（1905年9月8日）中有“大哉谕言”、“凡属臣民，孰不兴起”等赞颂朝廷语。

⑥《读史总论》未刊于《新世界学报》，其下《德育》刊于《新世界学报》壬寅第八期，而为《陈馘宸集》所缺载。

## 附录二：《瑞安先生哀挽录》各体挽辞选

[编者按]《瑞安先生哀挽录》一名《陈介石先生哀挽录》，浙瓯务本公司石印一厚册，内容极其丰富，分哀额、谏辞、祭章、挽诗、挽词、挽联、挽幛，并附录大殓文，开吊文、撤祭文和函电。现择要选录于下：

### 哀 额 选 一

#### 乡 国 同 悲

孔子曰：“道不同不相与谋，亦各从其志也。”“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自嬴刘以降，四民异等，为士者好语仁义而耻言工商，工商亦自暴其行，不敢与士伍。士之仕者恒薄文吏，而文吏之为政者多行聚敛以为工商厉，民情之漓至此为极，而天下遂大乱矣。

陈公介石，束躬四勿，率由于仁义而勿违，此古之士，非今之士所敢期也。居于乡里，民钦其德，受其赐、食其惠者数千百家。而我侪工商也，望之俨然而厉，接之忻然而和。一顾盼而使我侪自奋于为善，不肯以自暴，此士之好语仁义而不薄视工商者也。陈公居室一言，千里响应，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况公之贵称于朝久矣，此又士之既仕者也。

然陈公晚未得大用以展其怀抱，世之文吏日益肆，而聚敛日益甚，工商亦日益苦，九重遥隔，呼吁不闻，我侪几终无所托命

矣，于是陈公乃适出为议员。陈公之为议员乃真纾民疾苦而遏文吏之锋者也。夫制大法者当察于历史而不在法理之悬谈，求民情者当顺于编民而不在豪家之荡子。今之议员，其以豪家荡子进者，我见其人矣，其馀则又多出文吏而转为议员，是又千金之裘而又狐谋其皮，必不可得之数也。以陈公之素娴史学，顺编民之情，道德被四海，贵豪闻风而远避焉。使竟其志，天下岂足治乎，乃不幸而遽亡矣，呜呼痛哉！

陈公之施于我侪者厚矣，而我侪无以称。陈公之为我侪请命者屡矣，今公死，我侪之命诚亦不知在于何时？栋折榱崩，侨将压焉，上为公哭，下为私痛，涕泗滂沱，不能自己，陈公在天之灵庶其鉴之！虽无益亡者，然天下之人可知功德人民之深，由此而自励，夫犹陈公之志也！

瑞安八角桥商民陶永昌、徐瑞发、林万丰等一百三十二家

## 谏辞选一

谏介石先生辞

池志澄

民国建元之六年古历六月十三日，我瑞安大儒陈介石先生卒于家，春秋五十有九。距其弟大医学醉石先生歿仅二十馀日，一邑一家弥月丧二巨士，抑何天之不慙遗也！

余于君订交在清同治八九年。余年十七八，君方十二三，同应试学官，见君文豪迈，奇君畏君。后七年，余自金陵回浙乡试，君亦与伯兄燃石先生应试杭州，相遇客邸。既而偕归，见君事兄以友，律己以严，接人以敬，则又知君笃行君子，益与君密。乃偕许拙学、王雪耘、金通斋、陈蛰庐、何志石诸君与君为布衣交。当时我党布衣之名闻海内，未几皆变服，独君衣布如故。

又数年，余不得志于乡，去妻子、朋友，负书担囊，飘泊海外

五六寒暑不归，独蛰庐与君顾念我室家，而君又以妹之女妻余之子，旧特新姻，高情厚谊，有古人风。

甲午中日役兴，余归自台湾，知天下事不可为，乃同蛰庐与君办郡城利济医院，欲肆志于医。时君方主讲乐清梅溪暨永嘉三溪各书院，四方从学者几千人。君本鸿才硕学，以名孝廉登进士，历官部郎，负海内文章、经济之名，人争望其丰采。师道之盛，我浙无两。未几，又奉命为两广方言学堂监督。君屡促余赴粤襄校，余不果去，而余婿林百龄亦以余荐，主君舆地教习。君复属百龄致书于余曰：“介石先生望翁来久矣，翁可速来。”呜呼！君可谓厚契于余矣。其后余婿又不幸病卒于校，君为之厚殓请恤、追悼归丧，人皆高君之谊，而余更感君也。

蛰庐既歿，医院将倾，君又与永嘉吕文起设立温州中等医学于院中，遂以余监督医事。将欲大昌医道以继蛰庐未竟之志，不意又为二三愆事者所败。然积疑张弧，载鬼一车，余亦不能无过，君亦不能无或愠于余也。光复之初，四方流血，君归自杭，有诬君者诬我以诬君，君或信之，然余心实无他也。太史公曰：“一生一死，交情乃见。”余于君亦然。自是数年，君教学、参议在京，余挟医在家，君不常归，余亦不常见君，间或见君，君亦或不得见，朋友离合，盖亦有天存也。癸丑，君父母九秩寿，余登堂祝嘏，见君须发苍白，精神似有就敝之渐。余方欲有言于君，而嘉宾满座，不过礼文数语，自是又与君不相见者二年。去岁君归，余适大病，又不能见君。今夏闻君来，急欲见君，以君年已六十餘、余已六十有四，人事靡常，或恐余先君而死，则此生终不能见君。而适君弟醉石患病，余两视君弟，必欲望君，而君之家人皆以君感暑在楼，而君之妹夫黄倪夫、唐成之，皆余之好友也，又以君病不多见客，余遂不复请，而君弟又于是遽死矣！其后余虽屡吊君弟之丧，鹤鸽急难，君忧方深，恐见君者触君悲，余益不敢见君，故君病一月，并未一参病状。迨弥留之夕，君忽问余，余遂视君，君已奄奄日暝，大声呼君者数，君皆不闻不知。呜呼！平



生至交，诀别无言，我实负君，君何尤焉！闻君初病寻常温热，继以哭弟之悲，轻清疏达或可解郁，而竟有以茯苓、犀黄数重剂拯君，呜呼！天乎命乎！数只斯耶？抑果药以误耶？

今君已死，君之子若侄、若甥，家学渊源，皆为经世之才，必能绍君之志、昌君之道，君亦可以无恨矣。独君父母在堂，年将百岁，君兄弟先后徂逝，亦君之一大恨也。呜呼！君亦可悲也耶！爰为之谏曰：

天地反复兮，陵谷变迁。朋党构祸兮，群飞刺天。狐鼠称圣兮，南北腥膻。嗟国政如猛虎兮，哀同根之自煎。生者皆死兮，奚暇死者之怜。人百祀而必死兮，惟文与德以永传。翳伟才之挺生兮，信当代之谪仙。大名重夫宇宙兮，寿已逮乎耆年。独双亲之白发兮，当恋恋于庭前。矧介弟之才殁兮，何一恸而长捐。岂友于之成性兮，联雁序于黄泉。念今岁之在巳兮，运适厄夫高贤。我与君总角交兮，共肝胆以周旋。昔蓬飘于海外兮，叹家室之迢遥。赖良朋之我爱兮，为牖户之绸缪。历岁月而怀旧兮，皆宿草之芊芊。独君才之晚达兮，如鸿鹄之高骞。育英才于两浙兮，更南粤与北燕。今君又弃余长逝兮，哀我生之多遭。闻君病暑而郁兮，或轻药而得痊。误庸夫之猛剂兮，抑天命之使然。余悲君无诀别兮，空傍榻而涕涟。黄鹤去不复反兮，望白云于天边。呜呼浮生若梦兮，沧海桑田。富贵功名兮，过眼云烟。惟文章道德之不磨兮，如日星而长悬。名山石室兮，著述万编。素车白马兮，吊客八千。愿魂魄长留兮，我将求君于水之涯山之巅。

## 祭章选五

### 一 祭介石夫子文

陈树声

天纵夫子，觉世牖民，道德文章，声被海内。因适离乱之候，

藉行博爱之仁。

嗟予小子，遭世罔极。毁家危身，漂泊无所。倾心拜德，不远千里。人地既殊，困苦颠沛，妻病子号，几死者数矣。而夫子哀我离散，厚其馆食，一居三年，俾免沟壑。又携之冀北，假以枝栖，以慰其悲，以保其生。北地苦寒，于焉大病，谆属南旋，是调是摄，生死人而肉白骨，夫子之德其已至矣。

树声在京，久病缠绵。尝以购药之力不贍，强忍不就诊治，又不敢数渎夫子。窃以久病之躯，颠踣困难，将不久于人世。而子女方弱，教养待人，以为推夫子优我之恩，垂怜子女，较诸延度俄顷，岂独倍蓰也耶。而夫子辄自探问，馈遗不稍绝，执手之叹，言念心惻，恩施再造，图报无由。乃雀将尽其微忱，鹏竟乘而远去，其夫子济人非望报者邪？抑天使树声必衔结于九原之下邪，嗟乎痛哉！

世态炎凉，而今已极。夫子遇我廿馀年如一日，曾不以今昔之贵贱贫富异其恩礼，此树声之所敬信、生死不渝者也。孰意泰山崩、长城坏，康健者殒、久病者存，苍苍者其可问、冥冥者其可凭耶？然树声虽不死而苟延一日之喘息，以当反复之世态、险诈之人心，身病、家贫，谋食何地，与其坐而待亡，孰若随夫子御秋风而驾长鲸也哉！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念神明之安往，徒四顾而彷徨。敬陈芜辞，聊诉烦冤，斗酒只鸡，藉紆寸结，维我夫子，实式凭之。

## 二 祭介公文

邵师孟等九人<sup>①</sup>

呜呼噫嘻！公其逝乎？人之处世，上寿不过百年，自幼而长，自长而壮，自壮而衰而老，光阴驶逝，如白驹过隙，而无瞬息之或停。迨乎大数告终，则为圣也而死，为愚也亦死，为仁也而死，为暴也而亦死，死固世人之所不能免者矣！虽然，扰扰尘寰，

芸芸众生，死死生生，彼此代谢，未死者谁非生，既生者谁不死。然师孟等敢谓：天下有宜速死者焉，有不可死者焉，亦有虽生而犹死者焉，有虽死而犹生者焉。

彼夫民蠹国贼，席其财力之雄，仗其威焰之烈，以争偏见，以求私欲，绝不顾庶政之因而挠败、大局之被其损害，是彼虽赫然生气而实宜速死者也。顾或则碌碌无奇，尸居馀气，了不尽社会职务，茫不知兴亡责任，憩日玩时，坐待馀年，是辈虽颯然生存，而实犹之死耳。人而如此，则生何足贵，而死亦可悲。

呜呼！师孟等之于我公，窃不禁有深感焉：国于世界，所以能免危亡而臻于强盛者，惟恃乎有立国之精神耳。立国之精神何？政教、文学是已。我国承历代专制之弊，行政既乖其方，立法又遗其本。洎夫近年，行政立法之权始公于下。吾公初长省会，次为国会议员，以深知民生疾苦、天下利病之躬，毅然出绪馀以为国家、地方力谋兴革，古之所谓以天下为己任、为苍生所属望者，此其人与！宣尼集群圣大成，立言垂教，日月经天，为生民来未有之盛。释迦、基督诸子，间世再出，以同一救世觉民之主旨，不胫而走于大陆，信仰者流徒溺于奴主之见，以至分帜夺席，交失本真。世界宗教会成立，吾公独以博大精微，善沟通诸说门户，应举作为会长，使宣尼、释迦、基督诸子之坠绪再昭垂天壤，而我宣尼之道亦灿然昌明于世。自科举道敝，正学不昌，维新以后，海外物质文明输入中土，醉心欧化者数典忘祖，视圣经为糟粕，等古籍于秕糠，用夏变夷，于兹为剧。吾公以正学鸣于时，冀以保存国粹为学战之准备，秉铎于长江流域各名都外，一任监督于北京公学，再筹办两广方言学校，继又主经史及诸子哲学于京师大学。东北渐，南北暨，化雨所被，四海同风，举全国学士大夫而悉作公门桃李矣。平时所为文章，睥视夫庄列，俯瞰夫斑马，一洗时流习气。韩昌黎起八代衰微，陈龙川压一时智勇，公其是矣。今者国本未定，民蒙未启，政法既待修明，宗教问题复争持

不下，而斯文一脉又将上丧于天、下坠于地，方赖二三老成相与砥柱其间，以挽狂澜于既倒。吾公以天挺之资，正期默运神机，使各臻完善以垂永久也。吾瑞当赵宋时，人文蔚起，永嘉学术与关、闽、濂、洛并重于世，而经制一脉厥推薛、陈、蔡、叶诸子，当时百里海疆，一进而东南小邹鲁之目，猗欤盛矣。元明两代，学士虽接踵而起，然而续四先生绪馀者，惟卓忠毅一人。递迤至于晚清，而始有吾公及陈蛰庐、宋六斋二先生应运而出。吾乡不幸，两先生后先弃世，七百年永嘉经制之学统方系于吾公，后生小子方冀得吾公启迪以为乡先生绝学分衍薪传也。夫以言乎国既如彼，以言乎地方又如此，呜呼！吾公其可以死乎？师孟等敢为国家哭，为地方哭，而非惟为私哭矣。呜呼哀哉！

天之生人，赋稟有厚有薄。以吾公才名之旷世，德业之绝俗，固秉灵之独厚者也。彼苍者天，何忍令吾公所为不终耶？是则所谓独厚者亦同于薄而已，可痛恨也夫！可痛恨也夫！虽然，死者不可复生，逝者不可复返。吾公今已逝矣，师孟等平日为公、为私之有厚于公者，愿亦虚矣。则虽呼天吁地亦不足以反吾公之魂矣。于百无聊赖之中作无可奈何之想，其为吾公慰藉可乎！人有躯壳、有灵魂，躯壳者，死而与草木同腐者也；灵魂者，历千百世而长存者也。吾公七尺桐棺，今已盖矣，当日之仪容笑貌固已不复见矣，然而公之事业方从此而垂之竹帛，公之文学方从此而等诸名山，公之名望方与泰斗长揭于天壤，公之道德方与名教并昭于寰区，吾知当世士夫方从而衍其绪焉，百世之下方从而衍其流焉。则与周、秦、汉、唐、宋、元、明、清诸鸿儒后先焯赫者，非吾公其谁哉？是则有死者乃公之躯壳，不死者公之灵魂也。天下后世谁其死公，而公亦岂真死耶？呜呼！公固未尝死也。所痛恨者，盖以国家之治安未奠，地方之文献待征，而师孟等亦得分承教泽，而天遽夺公以去耳。噫，棘地风靡，卓异之英材有几？梓乡云黯，遗存之硕果无多。郑康成梦应龙蛇，岁偏在

已；孔宣尼悲兴麟凤，生奈不辰，岂因厌世避时，另觅桃源之境？尚冀鉴诚来格，为歆蘋潦之仪。呜呼哀哉，尚飨！

[注]

①九人是：邵师孟、常经、刘法道、胡文翼、万演、孙光劭、奚钦明、许优和周宪楨。

### 三 祭介舅夫子文

唐 閔

呜呼！我夫子之卒距醉石师叔之歿仅二十有三日。昊天不仁，何遽夺我夫子兄弟之速也！呜呼！我夫子以师叔之病急归，自燕冒暑数千里，固已劳苦而自病矣。然我夫子惟知有师叔之病而不自觉也。自师叔病不能起，我夫子之病亦以重。家人或劝以延医诊治，我夫子泪涔涔下不止，既悲师叔之亡，而又以师叔之精于医，平时善疗我夫子，师叔歿而馀子不足论矣，故益不禁自伤也。呜呼！笃于骨肉之情特具天性，岂寻常人所能知其万一哉！

夫女子从夫，古今之恒理也。其家虽贫，为兄弟者，大率漠视之，而常人不以厚责。盖以恩较轻也。惟我夫子，姐妹六人均已嫁而有家，卒皆以贫故，而招之同居，抚养诸甥，不啻若己出。当是时，我夫子亦贫甚，居家讲学，束脩所入，岁不过百馀金，安足以自给。故食必粗粝，衣必大布，其自待之俭若是，真有得乎孔氏齐家、修身之道而实践之者也。然我夫子，岂独于骨肉间然哉，将推之以及于邻里乡党而遍于一国焉。

其时邑之笃行君子若陈蛰庐、许拙学、王雪耘、金遯斋、池卧庐、何苞石诸先生，皆慕我夫子之文行，乃结为布衣交。蛰庐、苞石二先生皆以医闻于时，我夫子又偕二先生倡办利济医院，每岁出资以济穷民之无力求医治者。此岂有求福田获利益之心哉！

东甌三先生集补编

苟有利于世者，未有不竭心力而为之，此我夫子之志也。

吾邑僻处万山中，民皆以农为业，故农收之丰歉，吾民之生死系焉。欲求农事之丰收，必自大兴水利始。吾邑水利之待浚久矣，人皆以其费巨，畏不敢前，我夫子独慨然视为己任，农民闻之，莫不踊跃从事，额手以称庆者。乃妨功害能者流，偏阴疾阳，攻必出死力以相倾，以致事既举而不成，大可惜也。

我夫子于此乃复以教传弟子，讲学于乐清梅溪、永嘉三溪各书院，四方从学者千余人。闾于是时，方联姻我夫子之第六妹也。亦得负书担囊而从游焉。我夫子于诸弟子之中视闾为独厚。每当夜静籁息，一灯荧荧，我夫子乃诏闾坐而语闾曰：“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必有居则独善其身，出则若时雨降，使天下之民皆受其泽，斯无负为学之志矣！若夫寻章摘句，终日俯案，呶唔不息口，竭毕生之精力，揣摩以应世，其老死户牖而不得闻达者无论矣；纵或得志，一旦居于民上，苟仓卒问临大事，欲求其发一言，建一策，有裨于国家，不可得也，所谓尸位素餐者非耶？亦何足取。”呜呼！我夫子之望闾如是，闾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虽然，江河之大，茫然不知其涯；泰岱之高，岿然不见其巅。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越明年，夫子又讲学于杭州养正书院。乃以识解过高，为同事者所忌，辞席赴沪，同学诸弟子不忍离我夫子，宁去乡土以争从夫子游，自杭而适沪者数百人，盖我夫子教泽入人之深类如是也。

当是时，清廷已下令变法，青年子弟大都趋于时势，数典忘祖，争谈新学，自命为识时务。而老成者流，又以其学为无用，绝口不肯言。然叩之空，如一无所有，非真能言而不言也。由是吾国之人材将尽于此矣。我夫子于是与及门诸弟子马夷初、汤尔和、杜杰峰及犹子孟聪办学报于沪上，名曰《新世界学报》，大出自己生平之学说以为天下告，而欲反之正。我夫子之精神于此倘

有寄耶！乃有附骥尾以传其名，骤然而得志于世，敢操入室之戈者，其罪可胜诛哉！

未几，清廷开礼部试。我夫子以亲老望切，随俗应试，卒以名孝廉登进士，点为户部主事，仍讲学于京师大学，未尝在部供职。旋又奏派为两广方言学堂监督，生徒之盛遍于天下，卜子夏之设教西河，王仲淹之讲学河汾，尚不足拟也。

岁己酉，清廷准国民之请，预备立宪，令各省设谘议局。我夫子被举为浙江议长，为一省人民代表。我夫子于此庶得大伸其学矣。孰意我夫子志在生民，深得孟子舆氏之真传，孟子不能得志于战国，我夫子岂能行其言于今日哉！浙路之争，万口同声，而乃见忌于当道，将不利于我夫子。适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我夫子因以获免。

及民国成立，我夫子又被举为众议院议员。至中德交绝，吾国当路盲从英、日之后，拂民好恶，强宣战约，驱斯民而置之死地。我夫子独先抗议以发其奸，直声大震于海内，而吾国之民无论识与不识，莫不知我夫子之名者。

呜呼！我夫子出处四十年，无不以生民之心为心，而卒不能得其志于时，天其未欲平治天下与？而今乃倏焉而长逝。呜呼！我夫子之卒由于悲师叔之亡，而我夫子之衰实由于劳国事之悴。国故家难，交相迸发，我固知我夫子之不能生也。化而有知，其将必痛恨于九原之下矣。呜呼哀哉！

#### 四 祭介公文

宋佩璠

呜呼！璠闻之先君子曰：“余年二十，遭家难，逃屋四海。足迹所至，东尽扶桑，北极幽燕，沿大江，顺流过湘楚齐鲁，转而吴江越山。所交何啻千百万人，顾皆一时选。而余待之以师友之间者惟浏阳谭君复生、杭州孙君仲瑜、瑞安陈君介石三人而已。

谭君戊戌殉国难，天下皆能知之，然其人坚忍有馀，简默不足，故其事不成。孙君翩翩公子，恬默寡交，世未尽知。其和蔼仁慈，实所难能。陈君文章道德似复生、仲瑜，而性情过人处，即复生、仲瑜亦微有不及。每与余谈古今成败，穷数十日夜，滔滔不绝，索隐道微，如指如画，目光炯炯，旷绝千代。故余闻陈君之言未尝不心折而起敬，虽严寒必汗流浹背，故畏陈君亦在复生、仲瑜上，他日吾其托命于陈君乎？”因以姐昭许字公之次子哲。时璉年少，志之于心不敢忘，然未识我公也。

庚戌春初，先君子病，我公方有杭行，闻信折道归，视疾问医，忘寝食者十馀日。先君子弃养，托家事于公。当是时，璉家多忌，诽言四起，外侮内忧，朝不待夕，不但不利于璉，即先君子之遗骸亦忍而无人顾问。我公处理周详，爱护甚备，若家人父子然，璉于是始能祭葬，稍尽子道。璉之生存惟公之赐，追念先君子之遗言，益涕零不敢忘。

辛亥冬，姐昭来归，退而谓璉曰：“我君舅平生，先君子知之最深，然其处骨肉家庭间，先君子恐或未尽。君舅处己甚薄，而待人最厚，诸姑伯叔存恤无间。每遇疾苦，痛倍切肤，非仅竺爱己也。”璉闻而益敬之不敢忘。

癸丑，璉肄业京师大学，闻诸同学曰：“我国自有大学以来，讲师将千人，未有出瑞安陈先生右者。先生学通古今，旷代一人。每当讲画，批却导窾，循循然善诱人，故门弟子受化最深，感慕亦最切。当冬夏假日，先生归省，门弟子必来送别，先生与处一室，欢若家人，三四年如一日，及毕业归，必道候先生不置”。璉于是又知我公之化之大，益爱慕之不敢忘！

呜呼！公今已矣。梧桐叶落，风笛声凄，天陨大星，山颓木坏。哲人云亡，邦国殄瘁。宁予小子，独失瞻依。忆父亡日，托孤于公，公今见背，孤复谁怜？哭父哭公，肝断肠裂，呜呼哀哉！



## 五 祭岳文陈公文

余宗达

惟公之生，间世奇杰。家有太丘，二难等埒。永嘉学派，翳于荆榛。同光以后，易旧而新。安固之间，作者竞起。惟孙与黄，谁与鼎峙？晚近天铎，起自海东，浸及京邑，海内从风。公视生徒，胜于性命。问何以教？庸言庸行。时艰孔棘，国士难得。不有宪法，奚以救国？公膺众选，坛席神明。议案一出，万口同声。沧桑变局，新政共和，首都大会，再造山河。自公至都，士林倾倒。史学皋比，奉为世宝。人才国计，两相维持，先几远识，世之蓍龟。

公之交游，最尚道义。与家君<sup>①</sup>交，卅年无异。达以谫陋，幸厕东床。频年太学，依附末光。寒暑两假，公归省亲。每过敝庐，暂息劳薪。公之节操，足振浮靡。公之德性，足矫奇诡。

今岁夏五，弟病书来，公闻心戚，冒暑而回。灼艾之痛，无计可施。惠连逝矣，公病难为。达归视公，奄奄残喘。世非炎黄，医无仓、扁，史亡北李，浙失南雷。昊天不吊，灵光已摧。付与后贤，楹书几许。愧非李汉，遗文敢叙。兹丁五复，薄奠一卮。为多士恸，岂惟其私。呜呼哀哉！

### [注]

①家君指余朝绅，字摺敷，号筱璠，原籍乐清，后居永嘉城内。光绪九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

## 挽诗选四

### 一 崔适

孔老牟尼道并张，通人学术自兼长。昔年主讲明湖畔，三舍

辟君谭复堂。

月进五铢七十万，布作衣裳食具蔬。谁料象坊桥往返（议院所在距大学校十馀里），犹然安步以当车。

拳拳说论贡纶扉，底事风尘顿息机。曾见顾亭林入梦，名山石室约同归。

先生厚德总堪师，厚福犹非众所思。四海似家归似客，归真乃在返家时。

## 二 沈尹默

先生之志在天下，先生之学在永嘉。遂目先生永嘉学，此论奚啻千里差。永嘉学自成一派，先生未尝名一家。语大莫载小莫破，胸罗万象宁虚夸。人肉眼自不识，诋忌赞颂空纷拏。小生蠡测那有得，望洋向若兴咨嗟。

先生之道隐而费，微鉴往往惊神秘。从来睿智不世出，古未有一今无二。亭林不过同面目，同甫不过同姓字。乐育何止七十贤，设教岂必希洙泗。有侄曰怀甥曰损，善述其事继其志。孟冲机警夙所称，攻读超奇更莫比。称心欲造百无论，充栋图书尽可弃。小儒扞舌不敢声，鸿儒亦当三舍避。精深博大要有承，大道于今得所寄。千秋万岁此盛名，梁坏山颓闻叹喟。

## 三 顾名

只眼观千古，微言通百家。如何一痛哭，便已餐烟霞。激浊敦天性，沈研惜岁华。高深不可测，岂去说无涯。

记立门前雪，当年效用期。九州方铸错，一局只围棋。应变劳分属，隆情费梦思。不堪重省念，热泪已双垂。

## 四 李士桢

客鸟失其群，皇皇伤何之。矧乃夙所瞻，一别无见期。忆昔

未见公，读公经世辞（丙午读公《新世界学报》，心焉慕之）。新旧铸一炉，洗尽毛与皮。悠悠想其人，何缘杖履随。彼昏密文网，著述毁靡遗（公在京师大学师范科，所著讲义，清臣劾其提倡民权，焚毁殆尽）。间关岭南来，木铎天使为。中更恶风潮（两广方言濒于解散者不一次，仗公始终护持），翼我如卵雏。凌风飞未能，悠然生别离。国体肇共和，民意为之基。一乡复一国，政论谁主持（公被选为浙省议长及国会议员）？国侈公以俭，国险公以夷，人都快共聚，一慰长相思。春风何洋洋，吹绿满旧枝。楚游趣我去，黯然歧路歧。把酒强为别，眷恋行迟迟。回首顾光霁，依然海鹤姿（甲寅春谒于法源寺，时大雪寒甚，公仅御棉衣）。如何转瞬间，撒手竟骑箕。侧闻雁折翼，亲老风烛危。亲老辞亲去，伤哉易簧时。史部失神明，阴阴烛者谁？沧海日横流，孰为砥柱支？火井光忽沈，寒谷律不吹。茫茫相向哭，潸然涕泪垂。涕泪有时尽，中情无限悲。

## 挽联选七二

### 一 国立北京大学文科三年级全体

浙水送灵輶，千里铭旌朔雪；  
燕山留教泽，十年函丈春风。

### 二 国立北京大学法科二年级关兆凤等二十七人

久钦学劭龙门，我辈正资探武库；  
不意神归鹤峤，天公何忍陨文星！

### 三 两广方言学校毕业旅京全体

忆当年绛帐宏开，一手裁成，化雨春风齐应候；  
怆此日两楹坐奠，千秋怅望，岑南蓟北共衔哀。

#### 四 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校全体

功名事业千秋史；  
道德文章百世师。

#### 五 瓯海公报社

报界溯渊源，伟论鸿文，端让大师居领袖；  
铎声遍燕粤，颓山坏木，岂徒我党失仪型！

#### 六 瑞安第一桥锦湖里公民叶云其等三十七人

锦湖里聚族桑麻，独囿方隅，念我辈本乏识知，乡校仰郑卿，  
后起人文夸一邑；

集云山发源昆仑，几成淤涨，幸吾公倡言疏浚，河渠稽迁史，  
先畴水利颂千秋。

#### 七 孙宝琦

得漱老之传，师友雍容，遗风未坠；  
继蜚翁而歿，湖山暗淡，我道其孤。

#### 八 蔡元培

数故乡人物渺然，若志三若仲容若平子，死别经年，而今又  
弱一个；

得天下英才而教，在杭州在广东在北京，师承作记，相期共  
有千秋。

#### 九 张元济

文章江海，声望河汾，碑刻无惭郭有道；  
囊括古今，牢笼宇宙，精灵合契顾亭林。

## 十 孙宝璋

挽君莫罄欲言，无非万感填胸处；  
痛弟相随以尽，况是双亲垂白时。

## 十一 屈映光

是经师是人师，岿望集灵光，四海儒林同仰镜；  
为国戚为家戚，伤心促忧毁，三庚暑燬竟亡琴。

## 十二 刘揆一、黄赞元、项骧

前身合是顾炎武；  
当代长思陈太丘。

## 十三 陈 衍

临歧断执手；  
横舍罢论文。

## 十四 陈汉章

永嘉学统尚有典型，官礼一经存，政策群推陈待制；  
乐清同年早传丰采，讲筵三载共，人师痛失郭林宗。

## 十五 黄 节

南武忆过从，论学尚留诃子树；  
北芒伤顾览，入山难续念高吟。

## 十六 黄 侃

龙蛇遇讖，通德人亡，私淑顾亭林，此日先传堂奥梦；  
墙壁著刀，《论衡》文在，平生王仲任，小儒曾见帐中书。

## 十七 张伯桢

声誉满城中，既精经术，亦精史裁，一代共尊陈户部；  
逍遥游世外，生有自来，死有所往，前身疑是顾昆山。

## 十八 伦 明

以浙儒掌教粤东，继杭堇浦而来，遗泽在士林，流涕吊永嘉  
先辈；

藉史学痛排君政，是王船山一派，异时传文苑，从头溯民国  
功臣。

## 十九 马叙伦

先生如叶水心，是南渡第一流，壮志未酬，卓识曾悬惊百世；  
弟子似阿难陀，于法筵为上首，多闻无证，遗经待集愧三轮。

## 二〇 陈钟凡

举国正阂墙，斯人独切鸩原恨；  
横经曾执业，此日徒深马帐悲！

## 二一 许德珩

是经师人师，道术果终穷，沧海横流梁木坏；  
孰先圣后圣，典型同不歿，仪容空想哭声悲！

## 二二 姜绍祖

传周许沈薛郑陈蔡叶所传，衍作薪传，盱衡四海，孰是传人？  
剩有传文说经制；

学孔老列庄管墨荀韩之学，别为哲学，亲炙三年，饫闻学术，  
惜哉学侣失仪型！

### 二三 崔学彭、孔昭鑫

痛国会解散两次而以身相殉，灵爽实式凭，从兹宪法精神蹈  
厉发扬勿忘先哲；

越孔诞纪念二日而在粤追悼，心传应默绍，此后瑞安学派提  
携辅翼端属我曹。

### 二四 张澍棠

以老成发直言说论，足震聋顽，际此非常会中，应恨缺公  
一席；

训诸生务励志束身，如诲子弟，深愿同堂学友，毋负当日  
良规。

### 二五 卢颂芳、张景耀

为名士为经师为议员，晚节主民权目空馀子；  
是独行是儒林是文苑，平生长史学身足千秋。

### 二六 冯友兰

倏尔证六十年善果，绛云赴召，若斯先生既圣矣；  
甫毕说五千言道经，紫气不反，而后小子何述焉。

### 二七 关 建

吊客万人多弟子；  
儒林千载仰先生。

### 二八 杜士珍

执贄足万人，有谁亲证传衣钵？  
公丧集四海，相向失声哭秦梁。

## 二九 孔 达、曾 毅

躬行实践逾颜李；  
博学多才迈顾黄。

## 三〇 胡衍同

于天涯海角中幸遇先生，正喜患难相处，声气相求，借问古人谁得似？

当螭螭鼎沸时曾司民政，詎料鸱鸢互张，魑魅互逐，从兹世事不须论。

## 三一 王岳崧

推倒一时豪杰，拓开万古心胸，君如同甫其人，伟略未酬，大名不朽；

坛坫悲失经师，乡里痛摧乔木，我叹元方长逝，旧游顿歇，老泪殊多。

## 三二 李 龠

国事总螭螭，更何堪政体改迁，先觉云亡谁后觉？  
亲故半凋落，只留得紈澜变泪，季方哭罢又元方。

## 三三 徐定超

集千馀弟子，文学相传，人之云亡，琴书凄绝弦歌地；  
有九十老亲，高堂健在，天胡不吊，风雨交倾棣萼楼。

## 三四 余朝绅

汾曲羨王通，门下诸君多得志；  
杜陵怀李白，世人惟我独怜才。



### 三五 钱熊坝

九州奇才，当代首推同甫，道高召谤，才大难用，生迟暮感焉；天下论英雄，唯越国山川有此霸者；

千秋讲学，起衰复见王通，自燕台北，迤珠崖南，皆铅槩地也；及门储将相，怅河汾衣钵谁是传人？

### 三六 吕渭英

平日难能惟天性；  
于今名教有完人。

### 三七 胡调元

京师太学国子先生，万里省亲归，有道正缘钩党散；  
孝友留名儒林列传，九原随弟去，太丘独怆德星寒。

### 三八 洪炳文

闻讣以后，吊唁数千人，乌奠纷陈，观者如山色沮丧；  
掩泣而来，孤寒八百辈，巫阳下召，公不少留我涕滂。

### 三九 章献猷

范希文为国家事，后乐先忧，二十纪中频阅历；  
张元伯是生死交，闻丧赴吊，四千里路乍归来。

### 四〇 周宗翰

曩从金弢甫、陈蛰庐诸名宿游，得与君晨夕畅谈，胸怀若契，  
嗣虽踪迹睽违，骥附忆前尘，卅载匆匆如梦寐；

直接孙籀颀、黄鲜庵乡先达后，为我瓯人文生色，志乘流辉，  
今纵形容委脱，凤毛夸济美，一门楚楚蔚英才。

#### 四一 戴 任

君不愧同甫奇才，每叹时局艰难，煮酒论英雄，满座生风，永夜谈兵慨往事；

我亦抱安仁遗恨，况值故人归去，伤心痛家国，大旗落日，边城暮鼓逼新秋。

#### 四二 陈国琳、陈 明

当代仰高名，道德文章谁媲美？

旧交悲永诀，高山流水失知音。

#### 四三 张 桐

经济同甫，学行仲弓，广交豪俊比元方，教育英才似文节，君子具三乐之全，福大如公，应使寒儒齐吐气；

浩劫沧桑，世途荆棘，国粹摧残于豺虎，党争祸起夫龙蛇，变局乃千秋未有，生何足恋，忍为我友赋招魂。

#### 四四 徐 熙

济溺起衰，以韩昌黎为师，环观海内人才，大半公门旧桃李；  
著书立说，阐叶文定之学，独憾老成凋谢，莫瞻晋代古衣冠。

#### 四五 张 烈

燕京作客，时奉高谈，适当国事凋塘，公犹有恨；  
雁宕寻师，忽惊噩耗，太息老成凋谢，我将安归？

#### 四六 刘绍宽

尝与平子僭评，先生学术：北宋似温公，南宋似忠定，近代似实斋章氏，功名遭际非所论；乃遗言在耳，逝水惊心，师友凋零，

剧可伤也；

自从德星获交，后起英豪：令侄有仲容，贤甥有孝绰，哲嗣有慈明群季，门庭内外称极盛；惟里鸩原孔怀，鸟私遗恨，人事乖躅，其如命何？

#### 四七 梅佐麓

河汾讲学，弟子皆用世奇才，私谥足千秋，国史不妨无别传；  
同甫上书，议论尽救时大计，行年方六十，昊天何遽夺斯人？

#### 四八 李 芑、赵廷儒、陈凤藻

勿谓科举乏真才，看海内泰斗尊崇，学岂在乎诗辞歌赋末？  
莫讶乡评无公论，到今日里间叹服，人不间于父母昆弟间。

#### 四九 宋佩璠

经济乃李赞皇、张江陵一流，竟遭天忌！  
著述迈王辅嗣、郭子玄而上，继起谁传？

#### 五〇 吴孟龙

元祐清流又弱一个（乃者段内阁对德抗议问题提交众议院时，赞成者至夥。独先生辄目为病国病民，反对甚力，其不为威慑利诱如是。都人士靡不伟其识见之宏与其气节之亮也），  
永嘉绝学自有千秋。

#### 五一 施 旋、施震泽

兄弟姐妹共处一家，朴行彰彰，西汉以还无斯盛诣；  
道德文章卓然千古，大名鼎鼎，东嘉此后更少传人。

## 五二 温 龙、温钟洛

两浙大师亦两粤大师，童与冠济济从游，岂徒大学诸生服膺北面；

徽之即世为献之即世，子若侄莛莛衔恤，益使高堂二老抱痛西河。

## 五三 王 毓

斯世竞浮华，肥马轻裘无贵贱；

先生遗俭朴，宽衣大袖傲公卿。

## 五四 潘梦翰

永嘉绝学在叶水心、薛浪语之间，况乎士望所归，他年文苑儒林定有史官收遗著；

当代大师与黄鲜庵、孙籀廌并列，争奈昊天不吊，异日馨香俎豆应从里社祀先生。

## 五五 张景藻

公死有千秋，赤胆长悬，弹劾当权垂伟议；

我生逾卅载，青衫依旧，感怀往事记名言。

（昔藻应院试，与公同寓郡城邱家。试夕有人持千金来商调试卷，予已枕金就寝，公闻，扣门责以大义，藻惭而还金，是年遂获隽。青衫故我，不堪为爱我者告。而公今遽辞道山，追忆前言，不禁为之怆然！）

## 五六 林一同、王 壬、陈作霖、赵 炎

生也荣，死也哀，一疏千秋同甫论（公当督军团纷议中德宣战问题时首劾段祺瑞）；

既丧谏，复丧纪，三旬两吊太丘门。

### 五七 黄公起

从游南北二十年，风雨鸡鸣，爱我最切，忆昔棘荆满地，薏苡遭诬，沈海太茫茫，仗义有公冤独雪；

问病后先廿三日，形神鹤瘦，忧世尚殷，剧怜药石无灵，弟昆继逝，苍天何莽莽，感恩似我泪尤多！

### 五八 杨 黄

从黄帝到今几千年，所谓道德、仁义、忠信、廉耻一旦俱亡，叹息乾坤谁撑拄？

自意园卒后三十载，叠痛蛰庐、遁斋、平子、栗庵诸君继逝，伤心山木又摧颓。

### 五九 杨 青

廿年前从蛰庐读《救亡》、《心战》诸篇，谓天下文章那有此老？

千秋后于止斋溯主敬、集义事业，叹永嘉学术又失传人。

### 六〇 木向荣

薏苡昔遭疑，援手伊谁？没齿不忘恩再造；

榱梁今忽折，望衡似我，伤心空洒泪千行。

### 六一 章德宪

世局无常公有常，曾放淫词维正学（上年国会有人议废孔教，公独持正议，争之甚力，而邪说始息）；

乡人皆颂我亦颂，须知月旦有真评。

## 六二 池源瀚

三十年文字受知，石破天惊，奖励至今惭老大；  
二千里门墙隔绝，山颓木坏，凄凉何处溯仪型？

## 六三 刘之屏

永嘉学派自宋至今失传，继起有人，陈止斋胡为又死；  
乐清乡老唯我识公最早，知音忽杳，刘子政谁与谈经？

## 六四 姜周辅、徐铭勋、黄卓、姜兆熊、金巽

文章事业震古铄今，噩耗传来，两浙河山惊失色；  
讲学谈经顽廉儒立，先生归去，三溪风月也伤神。

## 六五 刘景晨

平生所谈，记学征迂固、行辨陆王，百感茫茫，可堪士论同  
悲日；  
旧游如梦，溯雪满金台、涛生珠海，十年历历，忍忆师门最  
盛时。

## 六六 项葆楨

师道广韩欧，门下多才，愧我独成一俗吏；  
绝学承陈叶，天公遽忌，问谁能作再传人？

## 六七 包蕴任

哲理阐微言，探孔子、释迦、耶稣、漠罕默德各教之精冶一  
炉，南宋以来成绝学；  
大儒悲溘逝，于逊叟、籀颀、六斋、黄三先生诸公之外独成千  
古，东瓯此后少传人。

## 六八 金芝芳

兴利除弊，议论达亿万言，至今父老流传，籍籍口碑犹载道；  
讲学聚徒，弟子逾数千辈，际此斗山失仰，浪浪泪雨各沾襟。

## 六九 陈 纲

瓯江硕望，清止庵夙有定评，问尝文拟薛王，安固群空推立鹤；

浙省名家，汉太丘浑堪比例，争奈灾罹元季，高阳星陨逝神龙！

## 七〇 周守良、王孝通、梅祖芬、陈时琳、陈绶章、张强

所志在弃、契、尹、旦之间，惜无其遇；  
著书秩班、范、王、何而上，死亦犹生。

## 七一 陈慕亮

及门半天下英才，人曾山斗具瞻，数当代儒林，几见文章兼道德？

吊客尽海滨冠盖，我恨关河遥隔，对秋风塞草，顿教旧感惹新情。

## 七二 陈 祥

淹博如王阳明，纯粹如薛艮斋，末世论文章，我党谁具只眼？  
师资若孙止庵，友谊若宋平子，后生瞻道范，乃公自有千秋！

## 挽 幛

共一百五十七幛，如人中之龙、经师人师、斗山失仰、名山千

古、道治儒佛、亭林后身、痛失本师、天夺同甫、大同绝学、道绍文中、海内师表、河汾辍响、万代宗师、百代完人、为天下痛、真大布衣、功在导河、忧深饥溺、马班绝学、旷世儒宗、朝野同悲、孔教功臣、忧国忧民、遗著千秋、周程遗范、泪满瓯江、躬行实践、口碑千载等。

列名五百九十五人，为首者：孙宝琦、汤化龙、齐耀珊、蔡元培、汪大燮、邵章、叶夏声、何奏箴、何奏簧、经家龄、孙宝瑄、萧晋荣、冒广生、吴震春、赵曾藩、杨敏曾、陈大齐、刘文典、陈独秀、刘复、钱玄同、马裕藻、朱希祖、沈尹默等。

温州市图书馆



## 附录三：《陈黻宸集》疏误订正

《陈黻宸集》，陈德溥编，全二册，列入《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 误入他人著作

#### 一、书《治平通议》弛女足章后

见第 512~第 513 页。原刊《利济文课》卷一，署名池志澄（院次道八）。

#### 二、论今日中国首以简使才为急

见第 514~第 516 页。原刊《利济文课》卷一，署名程云（院次济二十三）。

#### 三、读陈同甫上孝宗皇帝书

见第 516 页。原刊《利济文课》卷五，署名陈虬，已入胡辑《陈虬集》。

#### 四、论强国必先强民

见第 517~第 523 页。原刊《利济文课》卷三，署名陈钟琦（院次道三十二）。

#### 五、心战

见第 632~第 636 页。原刊《利济文课》卷二，署名陈虬。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七、十八、十九日《国闻报》“本馆照录”转载，下署“陈虬稿”，已入《陈虬集》。

## 六、说名

见第 636~第 637 页,原刊《利济文课》卷四,署名陈虬。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六日《国闻报》“本馆照录”转载,下署“陈虬来稿”。已入《陈虬集》。

以上误入他人著作六篇 16 页。《利济文课》见温州市图书馆藏《利济学堂报汇编》,为《学堂报》栏目之一。“院次”为利济学堂教职员号次。

## 误改《陈黻宸年谱》

陈德溥为编《陈黻宸集》,专程赴温州请胡珠生编书信集和年谱。胡于 1990 年 4 月完稿付寄。《陈黻宸年谱》下署“胡珠生编”。凡例十条,末条云:“金无足赤,世无完人,谱主历来为世景仰,号称海内师表、旷世儒宗、学界泰斗、百代完人,本谱无意褒贬,照实直书,读者明哲,请自鉴裁。”谱中所征引,来自陈澹《陈介石先生年谱》者均注明“澹谱”,并曾就《澹谱》涉及各条概括指出:“《澹谱》错误颇多,举例如下:一、乙未年作《心战》上中下三篇。按:《中国近代期刊汇录》第一集《利济学堂报》丁酉年第九册《心战》上、第十册《心战》中、第十一册《心战》下均署名陈虬。杨青《挽陈黻宸联》也说:‘廿年前从蜚庐读《救亡》、《心战》诸篇’。证明《心战》为陈虬所作,可见《饮水斋文集》卷一误收,系年也不当。二、丁酉年杭州《经世报》延谱主和陈虬、宋恕兼任论著之聘。按《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集《经世报》十六册中无谱主文章。宋恕和《经世报》创办人童学琦、胡道南以及后任主笔的章炳麟之间多次函札中,仅提及陈虬、汤寿潜,从未提及谱主。可见所引《武林杂记》不足为据。三、戊戌年谱主和陈虬、汪康年、蔡元培谋归为保浙会。按:陈虬列名保国会,汪康年、蔡元培和谱主均未列名。保浙会乃保国会之分会,既未列名,又不

同意保国会章程,也就谈不上组织保浙会了,可见所引马叙伦语毫不足信。其他错误不一一列举,仅于本谱正文中加注说明。”谁知 1995 年《陈黻宸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后,《陈黻宸年谱》署名改为“陈谧编,胡珠生修订,陈德溥校”,将十条凡例改写为五条,下署“谱主孙陈德溥”,删去上文订正《谧谱》错误文字。于是《陈集》中误入他文六篇遂成痼疾,从根本上损害了全集的学术价值。

## 其他多项疏误

### (一)脱漏(编号、页、行;误;正;出处)

1—7—倒 6 召公谓之曰:何以不斂于宫中?“斂”上脱“棺”字(见《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十九,第 173 页中,中华书局影印本)。

2—19—倒 4 祸难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之类。“可欲”前脱“可欲”二字(见《二十二子·韩非子》卷六,第 1128 页中,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3—119—倒 10 犹未知退,而不服道理。“服”下脱“从”字(见《二十二子·韩非子》卷六,第 1137 页下)。

4—155—倒 11 庄生之言则至矣,“庄生”下脱“虽未体”三字(见《庄子集释》郭象《庄子序》,中国书店,1988 年据扫叶山房影印本)。

5—175—倒 5 以道德为主,以无为常。“为”下脱“为”字(见《二十二子·庄子》卷五,第 44 页上)。

6—199—4 未尝有闻其唱也,和人而已矣。“和人”上脱“常”字(见《二十二子·庄子》卷二,第 26 页中)。

7—205—4 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朝彻。“九日”下脱“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九字(见《二十二子·庄子》卷三,第 29 页

下)。

8—220—13 六通四辟于帝王之德者，昧然无不静者矣。“昧然”上脱“其自为也”四字(见《二十二子·庄子》卷五，第43页下)。

9—234—倒5 是乃所谓冰解者能乎？“冰解”下脱“冻释”二字(见《二十二子·庄子》卷八，第64页下)。

10—239—4 周尽一体矣，而不知其然，复命摇作。“然”下脱“性也”二字(见《二十二子·庄子》卷八，第70页下)。

11—247—倒4 汤武以来皆乱也。“乱”下脱“人之徒”三字(见《二十二子·庄子》卷九，第79页上)。

12—258—3 达于汉阴，可乎，其妻献疑曰。“可乎”下脱“杂然相许”四字(见《二十二子·列子》卷五，第210页上)。

13—270—倒7 向使天之人，其心尽如汝子。“天”下脱“下”字(见《二十二子·列子》卷三，第205页上)。

14—278—倒10 能富贵之，则民为贫贱。“为”下脱“之”字(见《二十二子·管子》卷一，第92页上)。

15—287—倒8 为上者不明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且夫令出虽自上。“在下”下脱“夫倍上令以为威则行恣于己，以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廿二字(见《二十二子·管子》卷五，第111页上)。

16—288—9 皆身习宪于君前。五乡之师出朝，“君前”下脱“太史既布宪入籍于太府，宪籍分于君前”十六字(见《二十二子·管子》卷一，第95页中)。

17—290—1 “刻深寡恩，以强服之”。“以强”上脱“特”字(见《战国策》卷三秦一)。

18—291—倒1 故其言曰；“不待法令而无不正者。”“不待”前脱“夫”字，“法令”下脱“绳墨”二字(见《二十二子·商君书》卷五，第1115页上)。

19—292—12 则民不贵学问，民不贵学则愚。“学问”下脱“又不贱农”四字（见《二十二子·商君书》卷一，第1103页下）。

20—294—11 农战之民。“民”下脱“千人”二字（见《二十二子·商君书》卷一，第1103页中）。

21—299—1 谨执其柄而固握之。绝其望，“望”上脱“能”字（见《二十二子·韩非子》卷一，第1121页上）。

22—300—14 “圣人之所以为道者三”，“名者上之所同道也”。前句“道者”上脱“治”字，后一句“上”下脱“下字”（见《二十二子·韩非子》卷十七，第1178页中）

23—307—7 如将见之。致齐于内，散齐于外。“见之”下脱“乐以迎来，哀以送往，故啼有乐而尝无乐”十六字（见《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四七，第364页中）

24—310—倒8 虽九死犹未悔。“死”下脱“其”字（见《楚辞·离骚》）。

25—310—倒6 进不入以离尤，退将修吾初服。“尤”下脱“兮”字，“修”上脱“复”字（见《楚辞·离骚》）。

26—409—8 吾不敢为主而客。“客”前脱“为”字（见《二十二子·老子》下篇，第8页上）。

27—416—12 决然无主，趣物而两。“两”前脱“不”字（见《二十二子·庄子》卷十，第85页下）。

28—513—13 且跃跃起于其下矣。“跃跃”下脱“然”字（见《经术大同说》，《新世界学报》壬寅第一期经学第8页）。

29—533—倒3 而蔽罪于宋儒倡始之，宋儒不任咎也。“倡始之”下脱“人”字（见《经术大同说》，《新世界学报》壬寅第一期“经学”第12页）。

30—534—倒9 此古人为作也，但奉之尊之。“古人”下脱“所”字，“但”上脱“我”字（见《经术大同说》，《新世界学报》壬寅第一期“经学”第14页）。

31—535—5 孔子不以经诸己。“经”下脱“私”字(同上第14页)。

32—535—13 乃后人以尊圣人之故,而并其书之附出者尊之。“之故”下脱“而并其书尊之,以尊圣人之书之故”十四字(同上第15页)。

33—536—2 《庄子·天下篇》曰:“若邓陵子之属皆颂《墨经》。”“若邓陵子”四字,《经术大同说》(同上第16页)作“苦护邓陵”,“苦”下“护”字误。《庄子·天下篇》原文为:“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见《二十二子·庄子》卷十,第85页中)。

34—537—11 而以其瑰然者见重于耳目。“耳目”上脱“庸”字(同上第18页)。

35—537—倒8 曰吾尊圣人者,尽人可为而非绝人以不可几及之称也。“圣人者”之前脱“圣人”二字(同上第18页)。

36—539—8 其业至数百年而废。“废”上脱“不”字(同上第21页)。

37—539—倒3 大同哉!亦向之排外封建之一统之专制之果所由成哉。“亦”上脱“殆”字(同上第22页)。

37—541—3 “法家者流”和“墨家者流”二行间脱“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三十六字,(同上第23页)。

38—541—倒4 以孔子之圣。“以”上脱“顾”字(同上第25页)。

39—542—10 战国之经术,于大同何与哉?自汉以来之治经术者。“自汉以来”上脱“于大同何与哉?虽然彼犹能公其经之言于天下万世者也,彼固以经为可行也”三十一字(同上第25、26页)。

40—546—倒6 我亦欲为天下之为经术言商榷而胪述之。

“言”下脱“者”字(同上第 32 页)。

41—550—6 无一非服、贾、许、郑之大弟矣。“弟”下脱“子”字(见《经术大同说》续第一期,《新世界学报》癸卯第二期“经学”第 6 页)。

42—563—倒 9 今作史宜效泰西比较史例。“泰西”下脱“统计”二字(见《独史》,《新世界学报》壬寅第二期“史学”第 5 页)。

43—573—12 孔子亦儒也,自七十以下迄于今。“七十”下脱“子”字(见《独史》,同上第 20 页)。

44—574—倒 8 民之蠹也,而亦国家之大螫也。“蠹”前脱“大”字(同上 21 页)。

45—585—2 抑我又闻之,古文明之盛。“闻之”下脱“古”字(见《地史原理》,《新世界学报》壬寅第四期“地理学”第 10 页)。

46—585—倒 2 衫衣□琴。“琴”上空缺字为“鼓”(同上第 12 页)。

47—616—倒 9 天演之例□。“例”下空缺字为“与”(见《辟天荒》,《新世界学报》癸卯第一期“辞学”第 3 页)。

48—619—倒 1 一举而畀之。“畀”前脱“尽”字(同上第 8 页)。

49—702—9 出告颜回,援琴而歌。“援琴”上脱“颜回”二字。

乐天知命,故不忧。“不忧”下脱“回所以乐也”五字。

有是言哉!“言哉”下脱“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尔,请以今言为正也”十九字。

有忧之大也。“大也”下脱“今告若,其实修一身任穷达,知去来之非我,亡变乱于心虑,尔之所谓乐天知命之无忧也”三十五字。

均见《二十二子·列子》卷四,第204页中。

50—705—9 子张之告子夏门人曰:异乎我所闻。《陈骥宸集》第761页第五行同语“我”下有“党”字。

51—708—11 令人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为腹不为目。“发狂”上脱“心”字,“是以”下脱“圣人”二字(见《二十二子·老子》上篇,第2页上)。

52—771—倒7 孟子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流杵也。“二三策”下脱“而已矣”三字,“不仁”上脱“至”字,“血”下脱“之”字(见《孟子正义》卷二十八《尽心》章句下)。

53—773—倒4 炙穀髡。“穀”下脱“过”字(见《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

54—775—倒5 汪中曰:“彼盖据平日之闻于师友者以为书,亦由渊源所渐有素而然也”。汪中《荀卿子通论》:“盖据其平日之闻于师友者,亦由渊源所渐,传习有素而然也。”前文所引,“有素”上脱“传习”二字(见《荀子集解·考证下》)。

55—776—倒7 古者圣王为之起礼义。“圣王”下脱“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十九字(见《荀子集解》卷十七《性恶篇》)。

56—777—倒12 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天下贫”下脱“非将堕之也,说不免焉”九字(见《荀子集解》卷六《富国篇》)。

57—778—倒9 跬步不至。“跬步”前脱“千里”二字。

使心非是无欲虑也。是故权利不能倾也。“虑也”下脱“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二十八字。

德操然后能定,然后能应。下句“然后”上脱“能定”二字(以上均见《荀子集解》卷一《劝学篇》)。



58—786—8 然则荀子之法固法，后世法家之所谓法矣；荀子所谓尊君者，又非后世容悦求富贵之徒之所谓尊君也。据“又非”二字，可证“后世法家”前脱一“非”字。

59—798—6 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不殆”下脱“国安不殆”四字（见《二十二子·商君书》卷一，页1102下）。

60—798—倒13 示情素，安秦社稷，利百姓，为秦禽将破敌，攘地千里。“示情素”下脱“蒙怨咎，欺旧友，夺魏公子印”十一字，“为”上脱“卒”字（见《史记》卷七九《范雎蔡泽列传》）。

61—798—倒10 获楚魏之师至今治强。“师”下脱“举地千里”四字（见《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

62—801—11 于是有裨海环之，其术皆此类也。“环之”下脱“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三十五字（见《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

63—815—3 公子喜士，名天下。“名”下脱“闻”字（见《史记》卷七七《信陵君列传》）。

64—820—倒8 得八龙骑之西游，歌呕忘归。“西游”下脱“同王母宴于瑶池之上”九字（见韩愈《衢州徐偃王庙碑》，《韩愈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65—821—倒3 秦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秦”下脱“僻”字（见《史记》卷五《秦本纪》）。

66—836—2 当今山东之国，敝而不振，三晋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当”下脱“如”字，“今”下脱“日”字，“折”下脱“节”字（见《孔丛子》卷五《执节》）。

67—844—13 赵王迁，其母嬖于悼襄王。“母”下脱“倡也”二字（见《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68—858—倒5 蒯通之说淮阴侯曰：“天下初发难，豪杰之

士连号一呼。”“豪杰之士”原为“俊雄豪杰”(见《史记》九二《淮阴侯列传》)。

69—863—倒9 而民不犯，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犯”下脱“何则？至治也”五字(见《史记》卷十《文帝本纪》)。

70—865—4 迄孝武世，乃建藏书之策。“世”下脱“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二十一字(见《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71—869—8 崇曰：“莽必危刘氏，天下乃莫敢先举，吾帅宗族为海内先。”“莽”下脱“专制朝政”四字，“天下”下脱“非之者”三字，“先举”下脱“此宗室耻也”五字，“为海内先”原作“为先，海内必和”(见《汉书》卷九九《王莽传》)。

72—945—倒7 宜先出降，冀乱兵，幸全众庶。“冀”下脱“免”字(见《旧唐书》卷五六《萧铣传》)。

73—959—13 服药以求长年，以此见其明智之不惑者。“见其”下脱“非”字(见《新唐书》卷八《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纪·赞》)。

74—965—倒4 我闻后唐之臣郭崇韬，晋之臣桑维翰与王朴，皆有能名。“王朴”之上脱“周之臣”三字(见《新五代史》卷三一《周臣传》)。

75—990—倒4 鲁斋流离世乱，嗜学不辍，人或稍稍从之寻访，姚枢于苏门得伊洛新安遗书，谓其弟子曰。“姚枢”前脱“从柳城”三字(见《元史》卷一五八《许衡传》)。

76—1002—倒3 史氏曰：光宗潜久彰，海内属望。“潜”下脱“德”字(见《明史》卷二一《神宗纪·赞》)。

77—1225—倒2 继礼入编书局户部计学馆。“礼”下脱“聘”字(见本集附录孙宝瑄《瑞安陈公墓志铭》)。

## (二) 错字(编号、页、行;误;正;出处或依据)

1—1 倒 9 长沙张文远冶秋。“远”为“达”之误(见《清史稿》卷四四三《张百熙传》)。

2—6—6 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原文为“始秦与周合而离,离五百岁而复合,合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见《史记》卷六三《老庄申韩列传》)。

3—21—1 尝试释詹子之术,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视之。“术”为“察”之误(见《二十二子·韩非子》卷六,第 1137 页上)。

4—78—9 《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固辅之;将欲取之,必固予之。二“固”字为“姑”之误(见《二十二子·韩非子》卷七,第 1142 页上)。

5—119—15 嗇之为木也,生于道理。“为木”为“谓术”之误(见《二十二子·韩非子》卷六,第 1137 页下)。

6—119—16 圣人虽未见患病之形。“患病”为“祸患”之误(同上)。

7—119—倒 4 唯夫能令人不见真极者。唯夫能令人不见其事极。(同上)。

8—158—倒 5 是叔少无趾之所谓孔子。“少”为“山”之误(见《二十二子·庄子》卷二,第 26 页上)。

9—163—倒 11 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则人始有天矣。“天”为“夭”之误(见《二十二子·庄子》卷五,第 47 页下)。

10—165—倒 3 父日食其子,而人肉贱于狗。“日”为“甘”之误(见《新五代史》卷四十《李茂贞传》)。

11—165—倒 2 而《隋书》称朱粲以劫掠为业,取婴儿蒸而啖之,因令军士曰:食之美者,宁过于人肉乎?“隋书”为“旧唐书”之误,《隋书》无朱粲传,语见《旧唐书》卷六五《朱粲传》。

12—166—倒2 兽死不释音。“释”为“择”之误（见《二十二子·庄子》卷二，第23页中）。

13—167—7 若死生为德，吾又何患。“德”为“徒”之误（见《二十二子·庄子》卷七，第61页上）。

14—167—倒2 民几乎其以真。“其以”为“以其”之误（见《二十二子·庄子》卷七，第54页下）。

15—174—10 向秀于旧注外而为鲜义。“鲜”为“解”之误。故今有向郭二注，其义一也。“注”为“庄”之误（均见《晋书》卷五十《郭象传》）。

16—179—倒7 若独兀然立乎高山之顶。“兀”为“亢”之误（见《庄子集释》卷一《逍遥游》郭注）。

17—183—倒6 其发若机括。“括”为“栝”之误（见《二十二子·庄子》卷一，第16页上）。

18—184—1 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朕”原作“联”，“已”为“己”之误（见《二十二子·庄子》卷一，第16页中）。

19—187—16 读者岂易言哉。“者”为“书”之误，参上文“未会《庄子》全书之旨”。

20—188—9 王子搜舆伍员、苾弘者，可谓善欤恶欤？“舆”为“与”之误，联结词，形近而误。

21—188—倒2 物物而不拘于物。“拘”为“物”之误（见《二十二子·庄子》卷七，第56页下）。

22—191—倒10 郭象曰：“与人群者，不能离群。”“离群”为“离人”之误（见《庄子集释》卷二《人间世》题下郭注）。

23—191—倒6 故郭象为之言曰：“人间之变故，世之异宜，惟无心而不自用者，为能随变而不为所异也。”“世之”为“世世”之误，“而不为所异也”为“所适而不荷其累也”之误（见《庄子集解》同上卷注）。

24—196—倒7 哀欤它之形骇天下矣。“欤”为“骀”之误

(见《二十二子·庄子》卷二,第26页中)。

25—203—9 古人真人,不知说生。“古人”为“古之”之误(见《二十二子·庄子》卷三,第28页上)。

26—209—4 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已”为“己”之误(见《二十二子·庄子》卷三,第33页中)。

27—210—倒4 益言有所主,非漫谈也。“益”为“盖”之误,“盖”为发语词,形近而误。

28—213—15 故其为道也,生天生地。“生天生地”为“先天地生”之误(见《二十二子·老子》上篇第二十五章,第3页中)。

29—225—14 形精小亏,是谓能移。“小”为“不”之误(见《二十二子·庄子》卷七,第54页中)。

30—228—2 夫子出于山,舍子故人家。“舍子”为“舍于”之误(见《二十二子·庄子》卷七,第56页下)。

31—229—1 涉子江而浮于海。“子”为“于”之误(见《二十二子·庄子》卷七,第57页上)。

32—230—2 鲁大夫儒服而立于公门。“大”为“丈”之误(见《二十二子·庄子》卷七,第60页上)。

33—237—倒8 吾闻此为泪千万下。“万”当为“行”之误,泪不能以千万计。作者他文有“泣千行下”句,见本书《马太君五十寿序》。

34—242—13 故孝已之忧,曾参之悲。“已”为“己”之误(见《二十二子·庄子》卷七,第73页上)。

35—246—9 吾生于乱也。“也”为“世”之误(见《二十二子·庄子》卷九,第77页下)。

36—247—5 居高官尊爵者,皆重视之,见利而忘其身。“视”为“失”之误,“而”为“轻”之误(见《二十二子·庄子》卷九,第76页中)。

37—249—4 饮酒以乐,不选其真矣。“真”为“具”之误(见

《二十二子·庄子》卷十,第82页上)。

38—258—13 子又有子,孙又有孙。前“孙”字为“子”之误。

自此冀之北,汉之阴无陇断焉。“北”为“南”之误(均见《二十二子·列子》卷五,第210页上中)。

39—260—5 楚王问曰:客何方之循。“之”为“所”之误(见《战国策》卷二七韩二《史疾为韩使楚》)。

40—260—15 飞卫曰:未也,且学视而后可。“且”为“亚”之误(见《二十二子·列子》卷五,第212页上)。

41—260—倒6 趣步往返无跌失也。“步”为“走”之误(同上书、卷,第212页中)。

42—263—14 轮转无转。后“转”字为“端”之误(见《二十二子·文子》卷八,第857页下)。

43—263—倒8 不化者往复往复。末“往复”二字衍(见《二十二子·列子》卷一,第194页下)。

44—266—9 言天地者坏者亦谬,言天地不坏者亦谬。“言天地者”之“者”字衍(见《二十二子·列子》卷一,第197页中)。

45—272—11 进其茂菽。“茂”为“茂”之误(见《二十二子·列子》卷六,第213页中)。

46—273—1 则伯夷守饿西山。“伯夷”原作“夷齐”(见《二十二子·列子》卷六《力命》“朕岂能识之哉”句下张湛注,第213页中)。

47—273—15 体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从谓之阙通。“通”为“适”之误(见《二十二子·列子》卷七,第216页中)。

48—274—9 此用与不用,无足是非也。“足”为“定”之误(见《二十二子·列子》卷八,第219页中)。

49—275—15 方其酣于色也。“酣”为“聃”之误(见《二十二子·列子》卷七,第216页下)。

50—279—倒6 以其言毛墻西施。“墻”为“嬙”之误(见《二十二子·管子·文评》,第89页下)。

51—282—12 又云乐饥数旬而后谏。“饥”为“饮”之误(见《二十二子·管子·文评》,第90页中)。

52—288—倒6 教者,标然若秋云之远。“标”为“摽”之误(见《二十二子·管子》卷十二,第138页中)。

53—289—倒10 《易》曰:先生以明罚飭法。“生”为“王”之误(见《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54—289—倒6 欺魏将印。“印”为“叩”之误(见《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

55—289—倒2 暮年之后,道不拾遗。“暮”为“期”之误(见《战国策》卷三秦一《卫鞅亡魏入秦》)。

56—290—11 上不及唐虞之时。“唐虞”为“虞夏”之误(见《二十二子·商君书》卷二,第1106页下)。

57—290—倒5 而当一言之重,以便其私。“当”为“管”之误,“言”为“官”之误(见《二十二子·商君书》卷四,第1109页中)。

58—292—倒2 杀力攻强也。“强”为“敌”之误(见《二十二子·商君书》卷三,第1107页中)。

59—294—8 《慎法篇》曰:蹈水火,被矢石。“水火”为“白刃”之误(见《二十二子·商君书》卷五,第1114页中)。

60—294—倒5 同贯而相兼并者,强弱之谓也。“贯”为“实”之误(见《二十二子·商君书》卷二,第1107页下)。

61—295—5 其极刻核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旨。“刻核”为“惨核”之误,“旨”为“意”之误(见《史记》卷六三《老庄申韩列传》)。

62—296—5 大王斩臣以徇国,以为主谋不忠者。“主”为“王”之误(见《二十二子·商君书》卷一,第1119页上)。

63—307—1 今夫鸟兽则失丧其群匹，越日逾时焉。“夫”为“是大”之误，“日”为“月”之误（见《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五十八，第435页上）。

64—309—倒3 颜师古曰：“扰动日骚”。“扰”为“忧”之误（见《汉书》卷四八《贾谊传》“作离骚赋”句下颜注）。

65—314—倒1 春秋忽其不淹兮，奚又留此故居。“又”为“久”之误（见《楚辞·远游》）。

66—315—16 鸩鸟媒娥女。“娥”为“娥”之误（见《文心雕龙·辨骚》）。

67—318—1 燕王吮贤子之而非荀卿。“王”为“子”之误，“荀”原作“孙”（见《二十二子·韩非子》卷十六，第1173页上）。

68—322—倒8 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有闻。“有”为“所”之误（见《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

69—325—4 岂必以严罚厚赏哉！严赏厚罚，此衰世之政也。“严赏厚罚”为“严罚厚赏”之误（见《二十二子·吕氏春秋》卷十九，第699页中）。

70—326—7 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细”为“纤”之误，“间”为“伦”之误（见《汉书》卷八七《扬雄传·解嘲》）。

71—326—倒5 知国体之有比。“比”为“此”之误（见《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72—334—6 遂有仁义孔智信为五德。“孔”为“礼”之误，上文有“仁义礼智为四德”。

73—338—6 仁义礼东皆治一下之具。“东”为“乐”之误，下文有“仁义礼乐”。

74—381—倒3 心若死灰，形若槁木。“木”为“木”之误，“死灰”和“槁木”对文。

75—403—4 兽蹄纵横宇审。“审”为“宙”之误，审，不辞，形近而误。



76—415—14 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枝也。“枝”为“技”之误（见《二十二子·庄子》卷十，第84页下）。

77—417—9 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当”为“寓”之误（见《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

78—419—倒1 诸子百家不衷大道，然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则以本源所出，皆不外于周官之典守。“然其”原作“其所以”，“源”为“原”之误（见《文史通义·易教下》）。

79—424—倒6 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辨者，天下之辨者相与乐之。二“辨”字均为“辩”之误（见《二十二子·庄子》卷十，第87页上）。

80—426—16 太史公六家之旨与刘氏父子《七略》之义，“六家之旨”应为《六家要旨》（见北京大学讲义本《中国哲学史·自序》作《六家要旨》）。

81—429—9 天地诉合，阴阳相得。“诉”为“訢”之误（见《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三八，第309页下）。

82—429—倒4 而雅驯者为轻，其不典之言则列于篇后。“轻”为经之误，下文有“羲经”。

83—433—6 黄帝者，少典之字。“字”为“子”之误，下文“炎帝亦少典之子”。

84—435—7—15 目知穷中所欲见，“中”为“乎”之误；乃生委蛇，“生”为“至”之误；达于清而遂于命也，“清”为“情”之误；始于惧故崇，“惧”上脱“惧”字，卒之以惑，“以”为“于”之误（见《二十二子·庄子》卷五，第46页中下）。

85—440—14 《淮南子》称皇帝治天下，“皇”为“黄”之误（见《二十二子·淮南子》卷六，第1231页中）。

86—441—18 在音为用，在声为呼。“用”为“角”之误。

在音为征，在声为笑。“征”为“徵”之误（均见《二十二子·黄帝内经素问》卷二，第881页下，第882页上）。

87—441—倒 6 南方生熟，熟生火。二“熟”字均为“热”之误（同上书、卷，第 881 页下）。

88—442—7 耳在天为寒。“耳”为“其”之误（同上书、卷）。

89—442—倒 10 土水所考定八十一篇。“土水”为“王冰”之误（《黄帝内经素问序》下署启玄子王冰撰，所定《内经素问》二十四卷八十一篇）。

90—443—13 应天之气，动而不息，故五岁而左迁。“左”为“右”之误（见《二十二子·黄帝内经素问》卷十九，第 948 页中）。

91—444—15 必静必清，无穷女形。“穷”为“劳”之误（见《二十二子·庄子》卷四，第 38 页下）。

92—445—7 《史记·封禅书》称封臣与风后、力牧令黄帝。“力牧”为“歧伯”之误（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末）。

93—445—18 管仲曰，葛卢山交而出水。“交”为“发”之误（见《二十二子·管子》卷二三，第 182 页中）。

94—449—14 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士师。“士”为“土”之误（见《二十二子·管子》卷一四，第 149 页下）。

95—450—倒 3 张《咸池》，奉《承云》。“奉”为“奏”之误（见《楚辞·远游》）。

96—451—16 故圣王必正历书以定三统服色之制。“书”为“数”之误（见《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97—453—3 先被四表。“先”为“光”之误（见《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二，第 7 页上）。

98—455—4 昔舜之治天下也，处一之危，其荣满侧。“之危”为“危之”之误（见《二十二子·荀子》卷一五，第 341 页上）。

99—458—倒 7 《周语》曰：瞽者有协风至。“者”为“告”之误（见《国语》卷一《周语上》）。

100—458—倒 7 《郑语》曰：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成者

也。后一“成”字为“生”之误（见《国语》卷一六《郑语》，第 511 页）。

101—459—15 元首丛胜哉！“胜”为“脞”之误（见《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五，第 32 页下）。

102—461—倒 5 客或有之，指为神悟，宁非诬语！“客”为“容”之误，上文“事固寻常”可证，形近而误。

103—464—1 释氏所谓地狱果极者哉。“极”为“报”之误，下文“无不应也”可证。

104—464—倒 4 神龟负文而去。“去”为“出”之误（见《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二《洪范》“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句下孔传）。

105—467—20 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祖颡项而宗尧。“尧”为“禹”之误（见《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四六，第 359 页中）。

106—467—倒 3 《夏小正》曰：二月丁亥，万甲入学。“甲”为“用”之误（见《大戴礼记解诂》卷二《夏小正》第四十七）。

107—472—4 彭祖者名钱鉴，《史记索隐》曰：陆佟氏之第三子“鉴”为“铿”之误，“佟”为“终”之误（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天下归舜”句下《索隐》）。

108—473—12 墨翟亦称夏桀诟大侮鬼。“大”为“天”之误（见《二十二子·墨子》卷八，第 250 页中）。

109—475—8 《易》之“革”曰：顺乎天而听乎人。“听”为“应”之误（见《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五，第 48 页下）。

110—476—6 《史记》曰名阿衡，《正义》曰：“阿衡，伊尹之官号，非名也。”“正义”为“索隐”之误（见《史记》卷三《殷本纪》“伊尹名阿衡”句下引《索隐》）。

111—476—7 《索隐》曰：素王，太素上皇，其道质朴，故称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后氏也。“朴”为“素”之误，“后氏”

原作“禹”。(同上书“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句下引《索隐》)。

112—483—倒5 天下当有相我而说民者哉。“民”为“名”之误,上文“姓傅名说”。

113—487—8 曰哲,时燠若。“哲”为“皙”之误(《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一二,第80页中)。

114—490—13 自公刘后国于幽。“幽”为“幽”之误(见《史记》卷四《周本纪》)。

115—492—倒2 《新书·修政论》。“论”为“语”之误(见《新书》卷九《修政语》)。

116—493—10 欲弱必以强保之。“弱”为“强”之误,“强”为“弱”之误。

观其所积,以知过,福之乡。断句误,“过福”为“祸福”之误(均见《二十二子·列子》卷三,第202页上)。

117—494—16 命膳宰未有原。“未”为“末”之误(见《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二〇,第176页上)。

118—495—倒8 惟观晋睽姤井良六初,然其义固已赅矣。“良”为“艮”之误,艮为卦名,形近而误。

119—501—1 太公尝与武王论治国之道曰:道在爱民。“武王”为“文王”之误(见《六韬》卷一《文韬·国务》)。

120—501—10 各归其次而立敛焉。“立”为“树”之误(见《六韬》卷一《文韬·文师》)。

121—501—11 涓涓不绝,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若何。“绝”为“塞”之误,“若”为“奈”之误(见《六韬》卷一《文韬·守土》)。

122—503—6 太公封于齐,问焉以治国之术。“术”为“要”之误(见《二十二子·春秋繁露》卷一三,第799页中)。

123—511—7 先生学问深博天涯矣。“矣”为“埃”之误(见陈虬《报国录》刻本)。

124—531—1 夫天下惟反动力为大可利用。“利”字衍(见《新世界学报》壬寅第一期)。

125—531—5 弦诵之身,虽国破身戮而不废。前“身”为“声”之误(同上《学报》)。

126—531—7 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子”为“氏”之误(同上《学报》)。

127—536—12.17 此犹经之名夺于所纂者也。其夺于所纂。二“纂”均为“篡”之误(同上《学报》)。

128—537—10 家户而尸祝之。“户”为“尸”之误,“尸”为“户”之误(同上《学报》)。

129—542—倒7 而欲出其所得力者以权衡操纵,以世界使天下之人咸信其言之可行。后一“以”字为“于”之误,断句亦误(同上《学报》)。

130—543—倒8 此经术之大同之运之所由始也哉。首“之”字衍(同上《学报》)。

131—545—9 而逐足以胜之者也。“逐”为“遂”之误(同上《学报》)。

132—547—倒9 由经术一统之世界,易而为易术专制之世界。“易术”为“经术”之误(同上《学报》)。

133—549—倒1 自嬴氏以降,自帝国而卿相。“国”为“王”之误(见《新世界学报》癸卯第二期)。

134—553—12 亦曾斥英法为夷狭。“狭”为“族”之误(同上《学报》)。

135—560—倒4 名由阒寂。“由”为“山”之误(见《新世界学报》壬寅第二期)。

136—561—倒5 爵及诸侯,而名隶本纪。“及”为“乃”之误(同上《学报》)。

137—562—4 然非可恃一时之尊,一名之重。“时”为“辞”

之误(同上《学报》)。

138—562—10 夫以彼行同泉镜。“镜”为“獯”之误(同上《学报》)。

139—565—3 而宣帝宝其私智。“宝”为“奋”之误(同上《学报》)。

140—565—6 乃者以行文事为事,此则胥吏所优为。前“事”字为“书”之误(同上《学报》)。

141—565—14 赐之诏书,宁有直笔。“有”为“存”之误(同上《学报》)。

142—566—7 自刘聪杀公师或始。“或”为“彘”之误(同上《学报》)。

143—566—15 此亦如潮上貌戏。“潮”为“灞”之误,“貌”为“儿”之误(同上《学报》)。

144—568—倒7 斯真可以言史之特权矣。“特”为“独”之误(同上《学报》)。

145—570—倒8 权而论之,茫无端绪。“权”为“權”之误(同上《学报》)。

146—572—5 懋迁化居,难食斯奏。“难”为“艰”之误(同上《学报》)。

147—572—10 必竞竞于岛国、大陆国之辨。“竞竞”为“兢兢”之误(同上《学报》)。

148—572—15 垂斯文于不坠,遥遥后迹。“迹”为“顾”之误(同上《学报》)。

149—572—18 盈虚消息,大择厥群。“大”为“天”之误(同上《学报》)。

150—575—5 效狐行以帽人。“帽”为“媚”之误(同上《学报》)。

151—575—13 一蔓之微,必有迹焉。“迹”为“跖”之误(见

《新世界学报》壬寅第三期)。

152—576—8 嗅咻之,携持之。“嗅”为“噢”之误(同上《学报》)。

153—576—20 使为人子者各有一自由之心。“有”为“存”之误(同上《学报》)。

154—579—倒9 探名言于昔籟。“籟”为“籍”之误(《新世界学报》壬寅第四期)。

155—581—倒3 求一片干净土,斯奋振于朝夕。“斯”为“期”之误(同上《学报》)。

156—582—倒1 其大潮流所激射。“激”为“激”之误(同上《学报》)。

157—590—12 人情变评,好行机术。“评”为“诈”之误(见《通典》卷一八〇《青州·风俗》,《新世界学报》壬寅第五期同)。

158—590—倒4 关越遐阻,僻在一隅。“关”为“闽”之误(见《通典》卷一八二《扬州·风俗》,《学报》壬寅第五期同)。

159—593—倒11 夫五家为比,比亦无足详数矣。“详”为“计”之误(同上《学报》)。

160—593—倒10 徒于国中及郊则从而受之。“受”为“授”之误(见《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一二,第81页下)。

161—595—2 而略有意于民主之情状与风俗之关系矣。“主”为“生”之误(见《学报》壬寅第五期)。

162—595—倒8 未可谓红楼旧族皆为无用之弃才。“楼”为“棕”之误(同上《学报》)。

163—596—倒8 齐州九黯,风起尘飞。“黯”为“点”之误(同上《学报》)。

164—596—倒5 甚矣欧人之凭于教也。“凭”为“惑”之误(同上《学报》)。

165—597—2 以反驳外教之所自入。“反驳”为“屏绝”之

误(同上《学报》)。

166—598—14 山处之民与海外之民。“外”为“处”之误(同上《学报》)。

167—598—15 故常自由趋海。“由”为“山”之误(同上《学报》)。

168—598—17 而居民反得其半。“反”为“仅”之误(同上《学报》)。

169—601—5 欲问古人劫龔吐弃之遗。“劫”为“残”之误(同上《学报》)。

170—603—13 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地理之文。“地理”为“理地”之误(见《文心雕龙·原道》)。

171—605—9 人耳会心,远胜自接。“自”为“目”之误(见《新世界学报》壬寅第九期)。

172—608—15 辞人炜烨,……披誓而振聳矣。“人”为“人”之误,“振”为“骇”之误(见《文心雕龙·夸饰》)。

173—609—16 积愤增胸。“增”为“填”之误(见《学报》壬寅九期)。

174—610—2 是故词人才子之名滥千载。“滥”为“溢”之误(同上《学报》)。

175—613—1 其书虽环玮。“环”为“瑰”之误(同上《学报》)。

176—613—4 可谓稠适而上遂矣。“稠”为“稠”之误(同上《学报》)。

177—619—倒8 宛然大有热心,大爱力于斯民之故。“大有”为“有大”之误(见《新世界学报》癸卯第一期)。

178—625—6 自元明至清朝。“清”原作“圣”(同上《学报》)。

179—625—倒1 又言条辞立其诚。“条”为“修”之误(同



上《学报》)。

180—638—1 方言多齟齬不通限，而爱命弟子。“限”为“退”之误，断句亦误(见《南武书院讲学录》)。

181—638—11 以阼君子讲学于浊弊之世。“阼”为“隐”之误(同上书)。

182—639—1 气数乖薄，求如子路、冉有尚不可得。“子路、冉有”为“仲弓、子路”之误(见《颜元集·存学编》卷二，中华书局1987年版页67)。

183—639—6 携手以少帝入海。“携”为“两”之误，“入”为“付”之误(同上书页68)。

184—642—17 天下太平，国家又安。“又”为“义”之误(见《南武书院讲学录》)。

185—642—18 倒1 吾方懔懔焉俱其失当……孔子曰：临事而俱，好谨而成，临事而俱。三“俱”字均为“惧”之误(同上书)。

186—643—13 不尽子臣弟友，丧由仁义礼智矣。“由”为“其”之误(同上书)。

187—643—15 向外有心作欺之害大。“外”为“谓”之误(同上书)。

188—644—1 愁然终日。“愁”为“愀”之误(同上书)。

189—644—10 要自吾心窃中流溢而出。“窃”为“窍”之误(同上书)。

190—644—15 为道德之不同，则俯而下之。“不”字衍，“俯”为“附”之误(同上书)。

191—644—20 其智下于羊童牧竖。“牧”为“牛”之误(同上书)。

192—645—2 我闻易直于竺法乾交最，竺法乾少狂放。首“竺”字为“王”之误，次“竺”字为“笃”之误，连上读。(同上书)。

193—646—21.22 未尝不援经折理……之援经折理。二“折”字均为“析”之误(同上书)。

194—647—2 诸儒之所讲者学理也。“学理”为“理学”之误(同上书)。

195—647—倒 张魏公当宋师大劫之时。“劫”为“衄”之误(同上书)。

196—648—10 不惟神道之礼乐兵农不务。“神”为“圣”之误(同上书)。

197—648—13 大命遂顷。“顷”为“倾”之误(同上书)。

198—649—倒 8 自是里中士不敢鄙弓矢为武士末艺。“士”为“夫”之误(同上书)。

199—650—9 因窃之以为言。“言”为“名”之误(同上书)。

200—650—12 其人惭愧无以答。“愧”为“沮”之误(同上书)。

201—650—倒 4 独存此残篇短幅以留于后。“短”为“断”之误(同上书)。

202—664—5 司马迁、王允、王通。“允”为“充”之误，王允非学者，形近而误。

203—668—倒 2 衣儒者之服，挟先生之道。“生”为“王”之误(见《周书》卷四五《儒林传·史臣曰》：“以先王之道饰腐儒之姿”)。

204—669—13 抗颜作公乡师。“乡”为“卿”之误“公乡”不辞，形近而误。

205—671—2 倘筑太平基，请自厚裕始。“裕”为“俗”之误(见陆游《感怀》)。

206—679—倒 4 未尝又叹社会之为力也大。“又”为“不”之误，“未尝不”为习见辞。

207—680—4 不能入裸壤而侈述交章。“交”为“文”之误，

“交章”不辞，形近而误。

208—680—15 适成凿柄。“柄”为“杓”之误“凿杓”为习见辞。

209—681—倒5 违识之士，望之厘然。“违”为“远”之误，下文有“谁为远识”。

210—691—9 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鬻。“鬻”为“群”之误（见《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八，第134页下）。

211—695—10 好语仁义，亦足差也。“差”为“羞”之误（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212—696—倒11 闵于骞尝辞费宰。“于”为“子”之误，下文有“闵子骞”。

213—698—倒7 有少正卯者，为鲁丈夫。“丈”为“大”之误，下文有“鲁大夫有乱政者，曰少正卯”。

214—702—13 而鲁之君臣，自失其序。“自”为“日”之误（见《二十二子·列子》卷四，第205页中）。

215—703—5 楛楛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楛楛”为“搢搢”之误（见《二十二子·庄子》卷五，第42页上）。

216—704—5 人闻先生之言则又（思）欲之，雨心相战。“生”为“王”之误，“雨”为“两”之误（见《二十二子·尸子》卷下，第378页上）。下文第759页第11行作“生”误，作“两”是。

217—705—17、19、20 下有桀跖，上有曾子，而儒墨毕起……吾焉知曾子之不为桀跖嚆矢也……虽通如曾子，非吾（所谓）减也。三“曾子”均为“曾、史”（曾参、史鳅）之误（见《二十二子·庄子》卷四，第38页中、第34页下）。

218—705—倒4 然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然犹”为“犹然而”之误（见《二十二子·荀子》卷三，第297页中）。

219—707—倒6 大率以淪民识达民德为亟亟。“淪”为“淪”之误，下文第763页第13行同文未误。

220—709—倒 15 老子见周之衰，遂遁去。“遂遁”为“遁遂”之误，下文页第 765 页第 16 行同语未误。

221—710—11 《史记》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德之用。“德”为“家”之误（见《史记》卷六三《老庄申韩列传》）。

222—711—5 虽然，墨仇儒，于儒何伤？墨仇儒，于儒何伤？后七字为“儒仇墨，于墨何伤”之误，下文第 766 页倒数第 2 行同语不误。

223—712—倒 6 以懦弱谦下为表。“懦”为“濡”之误（见《二十二子·庄子》卷十，第 86 页上）。下文第 768 页第 16 行同语亦误。

224—712—倒 3 知其荣，守其辱。“荣”为“白”之误（同上书、卷第 86 页中）。

225—713—9 未败墨之道。“之”为“子”之误（见《二十二子·庄子》卷十，第 85 页上）。

226—713—倒 3 至今不绝。“绝”为“决”之误（见《二十二子·庄子》卷十，第 85 页中）。

227—739—11 安王三十六年，大书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三”字衍（见《资治通鉴》卷一《周纪》安王十六年）。

228—771—1—7 孟子闵悼闻尧舜汤文周孔之业……然终不肯枉尺直寻……进不得佐兴唐虞雍熙之治……于是退而论集所欲，于高第第子公孙丑……又有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闻”字衍，“终”为“由”之误，“治”为“和”之误，“欲”字衍，应连下读，“有”为“自”之误（见《孟子正义》卷一赵岐《孟子题辞》）。

229—771—15 我闻之王仲壬氏曰。“壬”为“任”之误，王充字仲任。

230—772—倒 8 行一不义，杀一不辜。“不辜”为“无罪”之误（见《二十二子·荀子》卷四，第 300 页下）。

231—777—4 是将师之事也。“师”为“率”之误(见《二十二子·荀子》卷六,第309页上)。

232—779—倒3 兰陵人善字为卿。“善”为“喜”之误(见《荀子集解·考证下》汪中《荀卿子通论》)。

233—780—12 其《非相》篇曰:欲观圣王之迹,则必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必”字衍(见《二十二子·荀子》卷三,第296页上)。

234—786—16 故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其好我若芬兰。“故”为“彼”之误,“若芬兰”为“芬若椒兰”之误(见《二十二子·荀子》卷十,第321页中)。

235—786—倒3 兼利天下,立七十一国。“利”为“制”之误(见《二十二子·荀子》卷四,第302页上)。

236—787—11 得百姓之力者宁。“宁”为“富”之误(见《二十二子·荀子》卷七,第315页上)。

237—787—12 又曰:国危则无乐君,国治则无忧民。“国治”为“国安”之误(见《二十二子·荀子》卷七,第313页上)。

238—788—2 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弑其上。次“弑”字为杀之误(见《二十二子·荀子》卷六,第309页上)。

239—788—倒3 以苟幸无事为得计。“苟”为“苟”之误,“苟幸”不辞,形近而误。

240—791—3 度楚王不足事,而大国皆弱,无可建功者。“大”为“六”之误,“可”下脱“为”字(见《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

241—796—倒5 挟持浮说,非其实矣,刑公子虔,欺魏公子邛。“实”为“质”之误,“公子邛”为将“叩”之误(见《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

242—800—15 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责”为“贵”之误(见《二十二子·韩非子》卷七,第1176页下)。

243—804—7 身以先之，程以小治。“程”为“仅”之误（见《史记》卷五《秦本纪》）。

244—813—倒7 今十岁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岁”为“步”之误（见《史记》卷七六《平原君列传》）。

245—824—倒1 害则东收地，乘魏之败，因而伐之，魏不制秦，必将东徙，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害”为“病”之误，前一“制”字为“支”之误，断句应为“魏不支，秦必东徙。”“将”为衍文。（见《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

246—835—2 东地入秦，南地入韩、魏。“秦”为“齐”之误（见《史记》卷七三《白起王翦列传》）。

247—835—10 今又属其良将何敞之承。大夫曰：纵其胜赵，于我何损，邻之羞，国之福也。子顺曰：……先人有言：燕雀处堂屋，子母相哺，啾啾焉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灶突炎上，栋宇将焚，燕雀颜不变。“又属”为“皆”之误（“良将”下读断），“羞”为“不修”之误，“堂”字衍，“啾啾”原作“煦煦”，“炎”原作“决”，“颜”下脱“色”字（见《孔丛子》卷五《论势》）。

248—841—倒3 使蒙骜攻魏，拔二十五城。“五”字衍（见《史记》卷七七《信陵君列传》）。

249—845—8 昔苏秦为赵合从，说楚成王曰。“成”为“威”之误（见《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战国策》卷十四《苏秦为赵合从说楚威王》），成王熊恹，春秋时王。

250—845—16 荀卿论之曰：夫道善用之，则百里之地可以独立。“地”为“国”之误，“可”为“足”之误（见《二十二子·荀子》卷三，第299页中）。

251—858—倒7 五年之间，号令三嬖，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是之易也。“若是之易”为“若斯之亟”之误（见《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序》）。

252—859—倒6 此三者，皆人杰也……高帝以玉斗一双

与与增。“者”为“人”之误，二“与”字衍一（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卷七《项羽本纪》）。

253—864—倒 8 当今多在禁苛暴，止擅赋。“多”为“务”之误（见《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

254—866—1—11 日磔出于降虏，斯已曩时版筑饭牛朋已……值直则汲黯，卜式……将帅则卫青、霍去病……皆有功迹见于后世。“斯已”为“斯亦”之误，“值直”为“质直”之误，“将帅”为“将率”之误，“见于后世”为“见述于世”之误（见《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赞》）。

255—866—倒 5 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上“下”字为“大”之误（见《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256—866—倒 1 《报任少卿书》曰：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赴公家之难，斯亦奇矣……见主上惨怆怛焯……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念父母，顾妻子……何至自沉溺縲继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鄙陋歿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亦欲以穷天人之际……仆诚以著此书。“能”、“守”、“视”、“陋”四字衍，“亦”为“已”之误，“怆”为“凄”之误，“父母”为“亲戚”之误，“沉”为“湛”之误，“穷”为“究”之误，“以”为“已”之误（见《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

257—868—倒 1 而公孙宏起白之为宰相。“宏”应作“弘”，“之”为“衣”之误（见《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

258—868—倒 1 其后乃有张禹、孔光之徒，自会无讥。“自会”不辞，当为“自免”之误（见《汉书》卷八一《张禹传》：“数病上书乞骸骨”，同卷《孔光传》：“自免归教授”）。

259—870—6 功高不尝，以威名嫌疑被诛。“尝”为“赏”之误（见《后汉书》卷四四《齐武王缢传》）。

260—872—14 在位十三年，郡所上符瑞合于图书者，数百

千所，呜呼懋或！“或”为“哉”字之误（见《后汉书》卷三《章帝纪》）。

261—872—20 中官日益任用，是为后汉官者用事之始……窦后养帝为己子，生是帝知母梁贵人冤死之状。“官者”为“宦者”之误，“生是”为“至是”之误（见《后汉书》卷六四《梁统列传》）。

262—873—倒2 衰叹以来，兹焉有征，故知持权引谤，所幸者非己，焦心恤思，自强者唯国。“叹”为“戮”之误，“己”为“已”之误，“思”为“患”之误（见《后汉书》卷十上《和熹邓皇后纪·论》）。

263—874—17 宣后宴起，姜氏请愆。“宴”为“晏”之误，“宴起”不辞，形近而误。

264—875—10 天下为之悟曰：左四天，具独坐，徐卧虎，唐雨随。“四”为“回”之误，“随”为“堕”之误（见《后汉书》卷一〇八《单超传》）。

265—876—13 而其资亦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资”为“员”之误（见《后汉书》卷一〇八《宦者列传》）。

266—879—6 进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官”为“宦”之误（见《后汉书》卷九九《窦何列传》）。

267—879—倒5 内倚太后临朝之盛。“盛”为“威”之误（见《后汉书》卷九九《窦何列传·论》）。

268—882—4 何以自安乎？且竖官群居，同恶相市，上命不行，权归近习，昏浊之世，难以久居。“自”为“求”之误，“官”为“宦”之误，“相”为“如”之误，“浊”为“主”之误，“世”为“下”之误。（见《后汉书》卷一〇一《皇甫嵩朱雋列传》）。

269—882—16 竟以藏否相尚。“藏”为“臧”之误，“臧否”为习见辞，形近而误。

270—882—倒1 不及于遣。“遣”为“谴”之误（见《后汉



书》卷九七《党锢列传》)。

271—883—2 张俭被捕甚急，困迫遁去，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客。“去”为“走”之误，“客”为“容”之误(同上)。

272—883—7 昔者魏齐违死，卿虞解印。“卿虞”为“虞卿”之误(同上)。

273—884—6 “吾不就狱，众无所恃”，乃谋囚焉。“谋”为“请”之误(见《后汉书》卷九二《陈实传》)。

274—889—14 孙权操有江东，已历三世。“操”为“据”之误(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275—891—倒6 内夷曹爽，外袭王陵。“陵”为“凌”之误(见《晋书》卷五《孝怀帝孝愍帝纪·史臣曰》)。

276—892—17 杨后文骏及弟珣、济用事。“文”为“父”之误(见《晋书》卷四〇《杨峻传》)。

277—897—倒1 核傅威之奉、钱神之论，而睹宠赂之彰。“奉”为“奏”之误(见《晋书》卷五《孝怀帝孝愍帝纪·史臣曰》引“干宝有言”)。

278—899—7 过李元家，未至一里，脱朝服，持钁去草。“家”为“冢”之误(见《后汉书》卷一《独行列传·李善传》)。

279—900—5 亦有结朋协好，幽明其心。“其”为“共”之误(见《后汉书·独行列传·序》)。

280—900—倒3 刘备与刘章会与涪。“章”为“璋”之误，后“与”字为“于”之误(见《三国志·蜀志·周群附张裕传》)。

281—901—3 今主上年始十八，天姿仁亩……君但当以德辅民耳。“亩”为“敏”之误，“民”为“时”之误(见《三国志·蜀志·杜微传》)。

282—904—倒8 桓温初镇江陵，即出兵讨蜀，平李势，既而代秦，战蓝田，大破秦军。“代”为“伐”之误(见《晋书》卷九八《桓温传》)。

283—907—6 元嘉八年征檀道济师还，十三年杀之。“征”字衍，“师”当作“引军”（见《南史》卷二《宋文帝纪》）。

284—907—9 入关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炼。“炼”为“练”之误（见《南史》卷一五《檀道济传》）。

285—909—8 而已之子孙卒无一子遗者。后“子”字为“孑”之误，孑遗，习见辞，形近而误。

286—919—倒7 功参宝命，虽为继体，事实艰难。“宝”为“佐”之误（见《南史》卷四《齐高帝武帝纪·论曰》）。

287—915—8 自元明帝时已为谋臣。“元明帝”为“明元帝”之误（见《北史》卷一《魏本纪·太宗明元皇帝（讳拓跋嗣）》）。

288—920—倒9 胡太后内行不飭，内外利幼帝。后“内”字衍（见《北史》卷一三《宣武灵皇后胡氏传》）。

289—921—15 （魏）收论（尔朱）荣至比之韦、彭、伊霍。“韦”为“韩”之误（见《北史》卷五六《魏收传》）。

290—921—17 荣于是时亦有援主逐恶之功，匡颜拯弊之志。“颜”为“颓”之误，志、功二句颠倒亦非（见《北史》卷四八《尔朱荣列传·论曰》作“遂有匡颓拯弊之志，援主逐恶之功”）。

291—922—6 又为六条诏书：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尽地利。“清心”为“先修心”之误（见《北史》卷六三《苏绰传》）。

292—927—倒1 威不加于有功诸将，而何论于黎民？“不”字衍（见《隋书》卷二《高祖纪》）。

293—933—16 正王始而修《春秋》，阐“十翼”而宏《易》道。“王始”为“五始”之误（见《隋书》卷四九《牛弘传》）。

294—933—21 诏刘问父子校讎篇籍。“问”为“向”之误，指刘向、刘歆父子。

295—934—2 魏武帝代汉，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魏武帝”为“魏文”之误。（同上书、传）。

296—934—7 僭伪之盛莫过于二秦。“二秦”为“三秦”之

误(同上书、传)。

297—934—17 今御书单行,合一万五千馀卷。“单行”为“草本”之误(同上书、传)。

298—934—20 兴集之期,属膺盛也。“也”为“世”之误(同上书、传)。

299—934—25 以系六籍之传,渠不若汉。“渠”为“詎”之误。据上下文有“岂”之义,音近而误。

300—934—倒1 牛弘写好坟籍。“写”为“笃”之误(见《隋书》卷四九《牛弘传·史臣曰》)。

301—935—8 虽焚坊不是过也。“焚坊”为“焚坑”之误,“焚坊”不辞,形近而误。

302—937—12 砥行砺止,困而弥笃。“止”为“心”之误(见《隋书》卷七一《孝义列传·薛浚传》)。

303—937—16 顾此悵悵,如何可言。“悵悵”为“恨恨”之误(同上书、传)。

304—938—8 虽负尧舜之资,终以不学为景。“景”为“累”之误,“为景”不辞,形近而误。

305—941—3 建德顷身接物,与士卒均劳逸。“顷”为“倾”之误,“顷身”不辞,音同而误。

306—944—6 史称群盗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子。“杀子”为“杀之”之误(见《旧唐书》卷五四《窦建德传》)。

307—945—15 众稍不友,即诣李靖请降。“友”为“支”之误(见《旧唐书》卷五六《萧铣传》)。

308—950—2 我闻之汪客甫《广陵对》曰。“客”为“容”之误。汪中,字容甫,著有《广陵对》、《广陵通典》。

309—959—10 故大和之初,政策修饰,号为清明。“饰”为“饬”之误(见《新唐书》卷八《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纪·赞》)。

310—964—11 欧阳修作晋臣《桑继翰·景延广传》。“继”

为“维”之误(标点应为《晋臣·桑维翰、景延广传》)(见《新五代史》卷二九《晋臣传》)。

311—967—倒5 耶律德光儿字石敬瑭。“字”为“视”之误(见《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

312—967—倒4 东西二千里之间,民被兵毒。“兵”为“其”字之误(同上书、录)。

313—969—10 以太姓拥兵不相统属者,往往数十数。“太”为“大”之误,“大姓”为习见辞。

314—970—6 后世遂谓王安石以周官误国,岂尽罢新法,所谓宣仁之政也。“岂”疑为“竟”之误(见《宋史》卷二四二《英宗宣仁圣烈高皇后传》)。

315—971—13 一战之败,仓黄气盟。“气”为“乞”之误,“气盟”不辞,形近而误。

316—974—18 行之不善,易兹流弊。“兹”为“滋”之误(见《颜元集·宋史评佚文》)。

317—975—7 叶适、丘密、辛弃疾等支吾于西。“西”为“北”之误(同上书、文)。

318—979—倒9 以秀王与释为福建察访使。“释”为“禪”之误(见《宋史》卷四五〇《忠义传》)。

319—980—1 湾头、扬子桥皆沿江疲兵。“疲”为“脆”之误(见《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传》)。

320—980—3 瓜步既举,以淮东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归路。“其”为“浙”之误(同上书、传)。

321—981—10 支持小朝廷至四十馀年之久。“庭”为“廷”之误,“朝廷”为习见辞。

322—984—17 著述讲论之功多,而实事实教之力少。“事”为“学”之误(见《颜元集·存学编》卷一)。

323—993—12 要皆折矢费粮,积珠忝尺寸以得之。“珠

忝”为“铢黍”之误，“珠忝”不辞，形近而误。

324—994—2 杜彦良亦言用法则劳，用德则逸，太祖曰：江南大儒，惟杜彦良一人而已。二“杜”字均为“桂”字之误（见《明史》卷一三七《桂彦良传》）。

325—994—倒5 其能从我游者，固且厚糈以宠之。尊官以礼之矣。若或天命虽改，矢志弥坚。“宠之”原作“宠范阳”，“礼之”原作“礼魏徵”，矢志原作“执志”（见《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八）。

326—995—2 董庸之逮，姻娅死戍者二百三十人，以及卓敬……卢元质之徒多者五族，少亦一族。“庸”为“镛”之误，“五族”为“三族”之误，“亦”原作“者”（同上书）。

327—997—倒2 史臣曰：于公为巡抚时，声绩表著，卓然有经世之才。“有”为“负”之误（见《明史》卷一七〇《于谦传·赞》）。

328—1003—14 附丽游扬，董莠猥杂。“董”为“薰”之误（见《明史》卷二三《顾宪成等传·赞》）。

329—1009—17 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百四十馀年中，未闻以此名家者。“百四十馀年中”为“二百七十馀年间”之误（见《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传·序》）。

330—1226—11 比旋莠片楮曰。“莠”为“犹获”之误（见《瑞安陈公墓志铭》，《仙岩山志》卷八）。

### （三）误断（编号、页、行；误；正）

1—115—倒1 老子曰：“为天下贵。”斯所谓先天下而生，后天下而亡者。欤？“者欤”应连读。

2—158—倒1 夫不忍一世之伤，而警万世之患，抑固窆耶亡，其略弗及耶？惠以欢为警，终身之丑，中民之行进焉耳，相引以名，相结以隐。

夫不忍一世之伤，而警万世之患。抑固窳耶？亡其略弗及耶？惠以欢为，警终身之丑，中民之行易进焉耳！相引以名，相结以隐。（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版第412页，“耶”均作“邪”）。

3—162—15 何晏独先几力劝曹，爽裁抑其权。“曹爽”，三国魏宗室，应连读。

4—162—21 抑晋之亡于王衍，亦无尤。应断为：抑晋之亡，于王衍亦无尤（下文“衍固非亡天下者”）。

5—163—倒2 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应断为：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庄子浅注》第233页）。

6—176—倒5 彼秦始皇、李斯之薄二帝三王，而盗蹠……悍然而罔忌者，要非无自故夫老子以无为倡天下。“要非无自”连上为句，“故夫”起下句。

7—187—3 林希逸尝非之曰：“为善无近名者，谓若以为善，又无近名之事而称为恶无近刑者，谓若以为恶，又无近刑之事可指。”

林希逸尝非之曰：“为善无近名者，谓若以为善，又无近名之事可称；为恶无近刑者，谓若以为恶，又无近刑之事可指。”（林希逸《庄子庸斋口义校注》周启成校注，中华版第48页）

8—187—8 录顺也，经常也。顺迫而后起之意以为常也。如此则可以保身，……即孟子所谓天寿不貳、修身以俟之也。

缘顺也；经，常也。顺迫而后起之意，以为常也。如此，则可以保身，……即孟子所谓‘寿夭不貳，修身以俟之’也。（同上书中华版第49页）

9—188—16 使宋王而寤，子为斲粉夫《山木篇》云：……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家。

使宋王而寤，子为斲粉夫，《山木篇》云：……此木以不材得

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家。（《庄子浅注》第 488 页第 489 页）

10—217—15 故其言曰：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

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庄子浅注》第 161 页）

11—217—倒 2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庄子浅注》第 166 页）

12—223—3 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义明而物亲忠也，中纯实而及乎情乐也，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礼乐遍行，则天下乱矣。

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义明而物亲，忠也；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礼乐遍行，则天下乱矣。（《庄子浅注》第 232 页）

13—226—倒 5 东北方之下者，倍阿鲑蚤跃之。“倍阿”为土堆，连上读（《庄子浅注》第 280 页）。

14—226—倒 2 其为物也，恶闻雷车之声，则捧其首而立，其为物也恶，闻雷车之声则捧其首而立。（《庄子浅注》第 280 页）

15—229—19 草生之兽，不疾易藪，水生之虫，不疾易水，行小变而不失其大，常也。“大常”和“小变”相对，应读为“行小变而不失其大常也”（《庄子浅注》第 311 页）。

16—234—9 里人有病，里人问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犹未病也。

里人有病，里人问之，病者能言其病，（删去“然其病”三字）病者犹未病也。（《庄子浅注》第 346 页）

17—237—19 盖有慨于，造物不仁，杀机大起。“慨于”应连下读。

18—251—18 彼所小言，尽人毒也，莫觉莫悟何相孰也。

彼所小言，尽人毒也。莫觉莫悟，何相孰也。（《庄子浅注》第478页）

19—271—倒4 天地不能犯，圣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犯”下应断（杨伯峻《列子集释》第203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20—283—2 太公之事，书或缺无可证，若管子者，真所谓古之阴谋者欤！故汤，古之仁君也，而管子曰：女华者桀之所爱也。

太公之事，书或缺无可证。若管子者，真所谓古之阴谋者欤！故汤，古之仁君也，而管子曰：女华者，桀之所爱也。

21—289—倒3 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

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5页）

22—294—11 商君曰：农战之民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

商君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辩慧”应连上读）。

23—295—倒2 窃谓非于韩为贵戚之臣，有存亡休戚与共之亲，死不越境之义。韩亡则非必死之所知也。“死之”下应断。

24—306—8 是非使千万世无一兵不可异矣。夫后之传墨者。

是非使千万世无一兵不可！异矣夫后之传墨子者。

25—316—倒6 炙穀、过髡。炙穀过髡，喻淳于髡多智难尽，不应中断。

26—329—9 盖六艺各家学术所从出，而六家者又百家之所从出也。



盖六艺，各家学术所从出；而六家者，又百家之所从出也。

27—329—16 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

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

28—341—1 海欧哲学，万方竭思索之力，考念之力，而不能出韩非子数语之上。“万方”应连上读。

29—415—9 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庄子浅注》第492页）

30—422—9 子游传《礼》，子夏传《诗》，与春秋七十子之徒各以所学藏之名山，授之其人。

子游传《礼》，子夏传《诗》与《春秋》，七十子之徒各以所学藏之名山，授之其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卜商传》“子夏居西河教授”句下《索隐》云：孔子以《春秋》属商。）

31—442—17 惟《天元纪》、《大论》为黄帝与鬼臿区问答之辞，馀皆载岐伯语，而自著《至教论》以下七篇。

惟《天元纪大论》为黄帝与鬼臿区问答之辞，馀皆载岐伯语，而自《著至教论》以下七篇（《黄帝内经素问》第十九卷有《天元纪大论》，第二十三卷有《著至教论》）。

32—456—9 且于《书》则尊而奉之，至一字不能移，易于《道经》则鄙之曰伪曰疏漏。

且于《书》则尊而奉之，至一字不能移易；于《道经》则鄙之，曰伪曰疏漏。

33—472—13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见周秉钧注释《尚

书》，岳麓书社《国学基本丛书》本，第 56 页）

34—479—3 《皋陶谟》曰：“无教逸，欲有邦。”“逸欲”连读，“有邦”另起（同上书第 24 页：“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

35—482—8 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

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同上书第 95 页）。

36—483—16 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

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同上书第 190 页）。

37—494—12 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命膳宰未有原。

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钱玄等注译《礼记》，岳麓书社《国学基本丛书》本第 277～278 页）

38—508—倒 3 则生尧舜三代以后，心学不患无渊源。

则生尧舜。三代以后，心学不患无渊源。

39—508—倒 1 说创良知聪颖者，相矜以冥悟，图泥太极。愚鲁者，多惑夫空文。

说创良知，聪颖者相矜以冥悟；图泥太极，愚鲁者多惑夫空文。

40—509—12 尊必先乎道。万物之气无不通，君子出而元化有补救之权，文章有主持之力，则道直虚其位以待君子之善人，而奚事侈谈名理、聘志词章为也。道以达所尊，乾惕之神无不畅，君子出而议论，皆关于实济。歌泣悉出于至情，则道直挟其力，以穷圣人之闾奥，而非徒囊括百家羽翼六经已也。

尊必先乎道，万物之气无不通。君子出，而元化有补救之权，文章有主持之力，则道直虚其位以待君子之善人，而奚事侈谈名理、聘志词章为也。道以达所尊，乾惕之神无不畅。君子出，而议论皆关于实济，歌泣悉出于至情，则道直挟其力以穷圣

人之闾奥，而非徒囊括百家、羽翼六经已也。

41—511—11 尤足使读者油然而生。其志忠爱悃抑，卓诡粹然，盖皆一出于儒。

尤足使读者油然而生其忠爱，悃抑卓诡，粹然盖皆一出于儒。（拙编《陈虬集》，浙江人民出版社版第407页，无“志”字。）

42—531—20 抑排外矣，排之而不能，必其不我争也，争焉而不能，必其不我胜也。

抑排外矣，排之而不能必其不我争也，争焉而不能必其不我胜也。

43—533—1 而专制不然，故其术有二，一分其心，而使之不能专一其心，而使之无他用。

而专制不然，故其术有二，一、分其心，而使之不能专；一、壹其心，而使之无他用。（壬寅一期《新世界学报》有“壹”字）

44—536—4 后世之言天竺，言者皆称经。

后世之言天竺言者皆称经。

45—539—9 西汉之元成，东汉之光武、明帝，以昌明经术声，于时无论也，王莽僭窃之渠耳，

西汉之元、成，东汉之光武、明帝，以昌明经术声于时，无论也，王莽，僭窃之渠耳，（元、成指元帝、成帝，声于时指有声于时）。

46—540—18 班孟坚氏因刘歆作《七略》，作《艺文志》，而于九流之说，揭其长曰……

班孟坚氏因刘歆《七略》作《艺文志》，而于九流之说揭其长曰……

47—541—3 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

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

48—550—10 而人之爱古者莫如今。欧人吾闻之。德儒曰……

而人之爱古者莫如今欧人，吾闻之德儒曰……

49—571—21 六律为万事之根本，于兵械尤所重律，盖综兵刑而言之。

六律为万事之根本，于兵械尤所重，律盖综兵刑而言之（《史记·律书》：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其于兵械尤所重）。

50—580—13 英儒洛克曰：地理之关系于历史若，体格之于精神。

英儒洛克曰：地理之关系于历史，若体格之于精神。

51—585—11 以尧舜之圣之仁之智之勇，而风教之所暨者，划然有日，即于阻之势。

以尧舜之圣之仁之智之勇，而风教之所暨者，划然有日即于阻之势。

52—601—2 战国之学术，荡于秦汉。后之学术，夷于南北朝，南北宋之学术，废于无。

战国之学术荡于秦，汉后之学术夷于南北朝，南北宋之学术废于无。

53—638—5 昔子路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昔子路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54—644—5 以视夫死心槁木，视世事兴衰若无与否，则移其心于利禄之途。

以视夫死心槁木，视世事兴衰若无与，否则移其心于利禄之途。

55—689—3 是故大雨不雨雨雹雨雪之类，必书，惧天时之不顺而民蒙其患也。

是故大雨、不雨、雨雹、雨雪之类必书，惧天时之不顺而民蒙其患也。

56—695—1 子贡结驷连骑，……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子贡结驷连骑，……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57—725—14 凡周同异姓，与当时盟会，与其侵伐攻战之故事，语雅驯可纪者，凡十有四国。

凡周同、异姓与当时盟会，与其侵伐攻战之故事，语雅驯可纪者凡十有四国。

58—730—1 自熊绎以上三世。鬻熊者，周文王之师也。自鬻熊以上，在帝高辛氏时，为火正，曰重黎。高辛氏命之曰祝融，所谓大而能明也。

自熊绎以上三世鬻熊者，周文王之师也。自鬻熊以上，在帝高辛氏时为火正曰重黎。高辛氏命之曰祝融，所谓大而能明也。（参《史记·楚世家》）

59—732—倒2 西尽于秦、惠、襄之世。

西尽于秦惠、襄之世（指秦惠公、秦襄公）。

60—738—12 夫人臣之得行其志而无所畏忌者，亦必有术，焉以致之，晋之自弃其民也久矣。以魏文侯之贤，赵籍韩虔之能，乘敝晋之衰，三国其能不兴哉！

夫人臣之得行其志而无所畏忌者，亦必有术焉以致之。晋之自弃其民也久矣。以魏文侯之贤，赵籍、韩虔之能，乘敝晋之衰，三国其能不兴哉！

61—773—倒4 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

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

62—774—倒6 呜呼贤哉！宜为帝王，天地不知善，桀、纣杀贤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舆避世，箕子佯狂。

呜呼！贤哉！宜为帝王。天地不知，善桀、纣，杀贤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舆避世，箕子佯狂（章诗同《荀子简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42页）。

63—782—19 故自有生以后，群转徙流荡于大侵小，众暴

寡，贵陵贱之一涂然，且治具大张，纲目昭皙。

故自有生以后，群转徙流荡于大侵小、众暴寡、贵陵贱之一涂，然且治具大张，纲目昭皙。

64—787—1 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郟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

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剗比干而囚箕子，飞廉、剗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荀子集解》第135页）

65—799—19 吾又闻商君刑，弃灰于道。

吾又闻商君刑弃灰于道。

66—803—18 不数十年身死而，国随以亡。

不数十年身死，而国随以亡。

67—809—14 然钩之以刻薄，辅其主，为民所弃。

然钩之以刻薄辅其主，为民所弃。

68—814—14 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观公子。颜色愈和。

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观公子，公子颜色愈和。

69—820—倒6 穆王闻之，恐遂称受命，

穆王闻之恐，遂称受命，

70—822—5 夫失地犹可言也，弃民斯可为，大伤心者矣。

夫失地犹可言也，弃民斯可为大伤心者矣。

71—833—8 我闻之荀子曰：王者之军，制服者不禽，奔命者不获。

我闻之荀子曰：王者之军制，服者不禽，奔命者不获。（《荀子简注》页156）

72—850—倒3 下流之恶天下，其同归欤？然而，秦之罪不可胜诛矣，况又有甚于秦者哉！

下流之恶，天下其同归欤？然而秦之罪不可胜诛矣，况又有甚于秦者哉！

73—856—14 皆大惊欲逃遁，莫能止然。项氏卒以江东残民，慷慨西溯。

皆大惊欲逃遁，莫能止。然项氏卒以江东残民慷慨西溯。

74—877—14 灵帝之立武为大将军，定策禁中。

灵帝之立，武为大将军，定策禁中。

75—892—8 尊懿为高祖、宣皇帝，师为世宗景皇帝。

尊懿为高祖宣皇帝，师为世宗景皇帝。

76—896—9 故从之如归，市居之一年成邑。故从之如归市，居之一年成邑。

77—901—1 盖亦愤末流之坠，失不屑与时俗共浮沉也。三国之不终宜哉！

盖亦愤末流之坠失，不屑与时俗共浮沉也。三国之不终，宜哉！

78—902—1 自大江以北，衣冠皂隶文物陆沉。

自大江以北，衣冠皂隶，文物陆沉。

79—915—5 而太武帝又承明、元馀烈。

而太武帝又承明元馀烈。（明元帝拓跋嗣，以下第 916 页第 7 行崔浩曾与明、元帝言；第 918 页倒数第 13 行：继以明、元、太武诸君，第 918 页倒数第 4 行明、元帝继之等例同）

80—916—倒 6 崔之书惜不传然，必当时之实录也。

崔之书惜不传，然必当时之实录也。

81—927—1 以周齐律令繁重，修定新律，制五刑，皆为后所取法至，千有馀岁不变。

以周齐律令繁重，修定新律，制五刑，皆为后所取法，至千有馀岁不变。

82—936—倒 5 及隋之衰，事宇文化及王世充、李密以归

于唐。

及隋之衰，事宇文化及、王世充。李密以归于唐。

83—947—19 盖欲化而不能非，能之而不欲也。

盖欲化而不能，非能之而不欲也。

84—955—14 縉至镇度希彩不可制。

縉至镇，度希彩不可制。

85—955—17 乃使之拥旄秉钺师长一方。

乃使之拥旄秉钺，师长一方。

86—972—21 金人一动，息尽得其实。

金人一动息，尽得其实。

87—983—14 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沈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

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沈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

88—1003—12 列君宗顾俊之目。

列君宗、顾、俊之目（三君、八俊、八顾见《后汉书·党锢列传·序》）。

89—1009—11 阳明当在颜冉之列。

阳明当在颜、冉之列。（颜回、冉求）

90—1220—14 乐清陈先生国桢虬兄弟皆高峻，少奖许。

乐清陈先生国桢、虬兄弟，皆高峻少奖许。

91—1220—倒2 先后千里走书币延主讲席。若学报席，先生初讲于杭也。学者惊其博通。

先后千里走书币延主讲席若学报席。先生初讲于杭也，学者惊其博通。

92—1221—2 能陈非常之义，之东南泰斗仁和谭大令献也。

能陈非常之义之东南泰斗仁和谭大令献也。



93—1221—2 然先生虽负物望，日以重乎而比其成进士，  
然先生虽负物望日以重乎，而比其成进士，

94—1221—7 然与先生非有毫发世谊，若杯酒之故，  
然与先生非有毫发世谊若杯酒之故，

95—1221—11 温浙人之素所鄙也，当是时，声价盖一跃千丈云。

温，浙人之素所鄙也，当是时声价盖一跃千丈云。

96—1222—3 或且由主事转瞬丞参。若外省美差缺，先生乃寂寂胜流不平之。

或且由主事转瞬丞参若外省美差缺，先生乃寂寂，胜流不平之。

97—1222—6 炎风起则户惧，天行人语不可晓，  
炎风起则户惧天行，人语不可晓，

98—1222—14 女兄弟六人，嫁后合门，衣食住之费其全仰给于先生者四氏，

女兄弟六人，嫁后合门衣食住之费，其全仰给于先生者四氏，

99—1223—5 元明后，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说始有，权于支那全社会，

元明后，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说始有权于支那全社会，

100—1223—9 然每见先生虽严寒，未尝不汗流浹背，故虽愿为弟子也，久而以负疚万端……

然每见先生，虽严寒未尝不汗流浹背，故虽愿为弟子也久，而以负疚万端……

101—1223—12 萧然闭户，娱文史天下高之。

萧然闭户娱文史，天下高之。

102—1223—14 衡积承拯护感刻肺肝，

衡积承拯护，感刻肺肝。

东甌三先生集补编

103—1225—1 與之获交于公，由宋平子属。光绪丙申、丁酉间，平子及與咸隱沪滨。

與之获交于公由宋平子，属光绪丙申、丁酉间，平子及與咸隱沪滨。

104—1225—5 神州抢攘，新故纷乘其塞陋，顽钝者勿论矣。

神州抢攘，新故纷乘，其塞陋顽钝者勿论矣。

105—1225—8 非不道自由也，而异夫自恣；非不道民权也，而异夫民权之专制。自由变而自恣，摧人自由民权，专制君权是侔，二者皆足酿斯民昏垫，而饥之寒之，不恤又不独暴君横厉为足忧也。

非不道自由也而异夫自恣，非不道民权也而异夫民权之专制。自由变而自恣，摧人自由，民权专制，君权是侔，二者皆足酿斯民昏垫，而饥之寒之不恤，又不独暴君横厉为足忧也。

106—1225—13 其于吾民，肤受弊法痛苦洞焉，悉怒焉伤。其于吾民肤受弊法痛苦，洞焉悉，怒焉伤。

107—1225—16 必衡国情，必准故习，毋暴毋躐，等而要以救民为宗。

必衡国情，必准故习，毋暴毋躐等，而要以救民为宗。

108—1225—18 乃今标法治者崇焉，以为先导，斯不知本。乃今标法治者，崇焉以为先导，斯不知本。

109—1226—倒5 是心未尝须臾违然，出入数十载。是心未尝须臾违。然出入数十载。

110—1229—10 谋归与保浙。会抵上海。谋归与保浙会，抵上海。

111—1229—19 风浸被于全浙及诸暨，赵某延主上海《新世界学报》。

风浸被于全浙。及诸暨赵某延主上海《新世界学报》。

112—1229—22 遂为提调袁某所摭，祸且不可测。管学大臣荣庆持不发，而张百熙亦不然，某因得解。

遂为提调袁某所摭，祸且不可测。管学大臣荣庆持不发，而张百熙亦不然某，因得解。

113—1231—倒3 倘精灵之不沫兮，顾终牖夫顽，瘠寄吾言于东瓯兮，藉南征之浮云。

倘精灵之不沫兮，顾终牖夫顽瘠。寄吾言于东瓯兮，藉南征之浮云。

114—1232—4 况今钧天醉，梦大地墨穴，何独于君乃悲恻其若此。

况今钧天醉梦，大地墨穴，何独于君乃悲恻其若此。

115—1232—7 闻讣，撞胸枪永诀于生死。（“撞”字误）

闻讣捶胸，枪永诀于生死。

116—1232—17 遂为二竖所摧，靡然而恒。干虽谢，精灵不灭。

遂为二竖所摧靡，然而恒干虽谢，精灵不灭。

117—1232—20 天末故人同调无几知我如君。既未获视疾临丧，

天末故人，同调无几，知我如君，既未获视疾临丧，

118—1233—17 盖由积之者厚故。吐纳自宏，养之者纯故。驰骤如一，择之者精故。语必韶夏，居之者安故。行以简易，

盖由积之者厚，故吐纳自宏；养之者纯，故驰骤如一；择之者精，故语必韶夏；居之者安，故行以简易。

119—1233—19 自先生既没，微言稍湮，及门诸子尚穷钻仰执瓢饮海，自期于满腹负鼎上山，或废于中道。

自先生既没，微言稍湮，及门诸子，尚穷钻仰。执瓢饮海，自期于满腹，负鼎上山，或废于中道。

#### (四)误引(编号、页、行;误;正)

##### 壹 所引文字仅部分入引号

1—97—倒3 吾闻之韩非子曰：“有道之君，外无怨仇于邻敌，而内有德泽于人民。”夫外无怨仇于邻敌者，其遇诸侯也(外)有礼义；内有德泽于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务本。遇诸侯有礼义则役希起，治民事务本则淫奢止。凡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给甲兵而内给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内禁淫奢，上)不事马于战斗逐北，而民(不以马远淫通物)，所积力惟田畴，必须粪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也)。(括号内文字为《陈猷宸集》原文所省略。)

止于“有德泽于人民”之引号应止于“却走马以粪”，见《韩非子》卷六《解老》。

2—201—5 故庄子曰：“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瞽乎大哉，独成其天。

止于“不得于身”之引号应止于“独成其天”，见《庄子·德充符》。

3—222—4 太史公曰：“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原误为“俱”)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曷由哉？

止于“圣人重之”之引号应止于“曷由哉？”见《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论六家要指》。

4—230—6 故庄子又曰：“楚王与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丧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丧吾存，则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观之，则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止于“不足以存存”之引号应止于“未始存也”。见《庄子·田子方》。

5—234—23 大矣哉庄子之言曰：“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之无己誉，圣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佞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虫能虫，唯天能天。全人恶天，恶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

止于“而拙乎人”之引号应止于“而况吾天乎人乎！”见《庄子·庚桑楚》末段。

6—237—倒2 许由又曰：“爱利出乎仁义，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是以一人之断制利天下，譬之犹一观也。

“许由又曰”下自“爱利”直至“犹一观也”，无间断，见《庄子·徐无鬼》。

7—247—17 然其言曰：“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以[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炆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桀，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

止于“有巢氏之民”之引号应止于“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见《庄子·盗跖》。

8—263—16 故列子曰：“有生不化，有化不化，……疑独，其道不可穷。”黄帝书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谓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止于“其道不可穷”之引号应止于“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见《列子·天瑞》，引文应为150字而非80字。

9—278—13 揠画子曰：“余素恶法家，法家之著者，前有申韩，后有商李，开是风者管仲。”（下引“管仲《牧民篇》曰”“黄黎洲所云”，“扬子有言”，“管子又曰”，“管子又曰”直至“若管子之说，专倚杀危劳苦饥渴以神其用，尚安有爱人之心耶？是故毁法亏令，诚失所爱矣，然德教不施，纯任刑法，……法家残毒酷烈之旨尽此矣。”

止于“管仲”之引号应止于“尽此矣”，从“尽此矣”下紧接“夫揠画子之言是也”可证。

10—292—5 又曰：“主贵多变，……（故）国致物者强，……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

止于“重赏”之引号应止于“则轻死”，见《商君书·弱民》。

11—307—15 又曰：“谕其志意，以其慌[恍]惚以与神明交，庶或飨之。”庶或飨之，孝子之志也。

止于“飨之”之引号应止于“志也”，见《礼记·祭义》。

12—316—13 向之言曰：“孟子、孙卿（董先生）皆小五霸，……观孙卿之书，其陈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凄怆，甚可痛也！”呜呼！使其人卒终于闾巷，而功业不得见于世，哀哉！可为陨涕。

止于“甚可痛也”之引号应止于“陨涕”。刘向语见《荀子集解》卷二〇《荀卿新书三十二篇》。

13—318—9 故中又为之言曰：“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经典叙录》《毛诗》……盖荀卿于诸经无不通，而古籍阙亡，其授受不可尽知矣。

止于“诸经”之引号应止于“不可尽知矣”。汪中语见《荀子集解·考证下·荀卿子通论》。

14—321—17 而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然而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止于“伪也”之引号应止于“归于治”，荀子语见《荀子·性

恶》。

15—327—16 又曰：“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

止于“为方”之引号应止于“必不合矣”。见《庄子·天下》。

16—414—倒2 我闻之《庄子·天下篇》曰：“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止于“不可加矣”之引号应止于次页倒九行之“为天下裂”。见《庄子》原文。

17—417—18 为之说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原为“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止于“殊方”之引号应止于“取合诸侯”。语见《汉书·艺文志》。

18—456—倒5 《正义》曰：居信则治民，治民必须明道，故戒（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者经也，物所从出之路也。……又当信执其中，然后可得明道以安民耳。

止于“惟微”之引号应止于次页首句“以安民耳”。见《尚书正义》卷四，《十三经注疏》总第136页中。

19—464—6 《汉书·五行志》云：“《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刘歆以为……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而实其真。……彝伦攸叙。

止于“则之”之引导应止于“彝伦攸叙”，见《汉书·五行志上》开首。

20—468—8 荀卿《劝学篇》云：“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

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故其德均也。

止于“厚也”之引号应止于“大也”。见《荀子·劝学》开首。

21—472—倒4 孔安国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日孥戮汝,无有所赦,权以胁之,使勿犯。

止于“相及”之引号应止于“使勿犯”。见《尚书正义》卷八《汤誓》“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句下孔传。

22—493—12 又曰:“运转无已,天地密移,畴觉之哉?”故物损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损盈成亏,随世随死,往来相接,间不可省,畴觉之故。

止于“之哉”之引号应止于“之故”,见《列子·天瑞》。

23—501—17 又曰:“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豪杰秉职,国威乃弱。杀生在豪杰,国势乃竭,豪杰低首,国乃可久。杀生在君,国乃可安。

“是天道也”以上20字见《三略·下略》,但此下33字亦见同书,相隔仅30字,故应点为:“豪杰秉职,……国乃可安”。

24—531—5 善哉太史公之言曰:“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成,旬日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积怨而发愤于陈涉也。

止于“竟灭亡”之引号应止于“发愤于陈涉也”。见《史记·儒林列传》。

25—569—9 是故太史公之为言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止于“之故也”之引号应止于“而不敢辞”。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26—669—3 《颜氏家训》曰:“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解(应为“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



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止于“不答”之引号应止于“汝曹为之”。见《颜氏家训》卷一《教子》。

27—712—18 善哉《庄子·天下篇》曰：“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关尹曰：……老聃曰：……美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从“以本为精”至文末“才士也夫”共 30 行，均见《庄子·天下篇》，故引号不应止于“不虚万物为实”。全文见于该篇凡二段，自“以本为精”至“古之博大真人哉”为一段，原在《天下篇》后；自“不侈于后世”至“才士也夫”20 行为一段，原在《天下篇》前。两段均应加引号。

28—781—10 宜乎王充论之曰：“夫利有二，有安吉之利，有货财之利。”惠王曰：……《易》曰：……《尚书》曰：“黎民亦尚有利哉。”如惠王实问货财之利，孟子之对然矣；如问安吉之利，而答以货财之利，失对上之指，违道理之实也。

从“夫利有二”至“违道理之实也”均见《论衡》卷十《刺孟篇》，故引号不应止于“有货财之利”。陈敷宸对《论衡》语，次序有调动，文字有简化，故引号应用于实引之文：“夫利有二，……黎民亦尚有利哉。”如惠王实问货财之利，孟子之对然矣。“如问安吉之利，……违道理之实也。”

29—820—14 我闻之韩退之曰：“徐与秦同出柏翳，为嬴姓。国于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处西偏，专用武胜。……偃王虽走死失国，民戴其嗣为君如初。

止于“有大功”之引号应止于“为君如初”，见《东雅堂昌黎集注》卷二十七《衡州徐偃王庙碑》。

30—868—20 班固曰：“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通

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传》曰：……刘氏《洪范论》……《七略》……《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呜呼！”

止于“有补于世”之引号应止于“呜呼”，班固语见《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赞》。

31—876—10 范蔚宗曰：“中兴之初，……至于延平之时，……必以此终。”信乎其然矣！

止于“此终”之引号应止于“信乎其然矣”。范语见《后汉书》卷一〇八《宦者列传·序》。此段陈骥宸引用时有所节略，故应对照原序标点：“中兴之初，……故郑众得专谋禁中，终除大憝”。至于延平之时，“委用渐大，……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举动回山岳（海），呼吸变霜露”，“其有更相援引，……不可殫书”。“自曹腾说梁冀，……信乎其然矣！”

32—929—17 史臣曰：“高祖之子五人，莫有终其天命。”异哉！自古废嫡立庶，覆族倾宗者多矣。考其乱亡之际[祸]，未有若隋之酷者。《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后之有国有家者，其鉴诸（可不深戒哉）！

止于“天命”之引号误。语见《隋书》卷四五《文四子传·史臣曰》。应点为：史臣曰：“高祖之子五人，莫有终其天命，异哉！”“自古废嫡立庶，……后之有国有家者，可不深戒哉！”

33—957—16 欧阳修为之言曰：“自古亡国，未必皆昏庸暴虐之君也。……故虽有智勇有不能为者矣。”可谓真不幸也！唐昭宗是已。

止于“者矣”之引号应止于“是已”，欧语见《新唐书》卷十《昭宗哀帝纪·赞》，“昏庸”原作“愚庸”。

34—964—11 欧阳修作晋臣《桑继[维]翰·景延广传》，而为之言曰：“呜呼！自古祸福成败之理，未有如晋氏之明验也。……常见其祸，未见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止于“未见其福也”之引号应止于末句“可不戒哉！”欧语见

《新五代史》卷二九《晋臣传·景延广传》。

35—968—11 欧阳修为之论曰：“予读周《日历》，见世宗取瀛漠，定三关，……世徒见周师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机也。”是时，述律以谓周之所取皆汉故地。……彼其为志，岂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壮哉！

止于“机也”之引号应止于“不亦壮哉”，欧论见《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录》二。

36—998—14 史曰：“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

止于“而已”之引号应止于“孝宗乎”，见《明史》卷十五《孝宗纪·赞》。

37—1003—7 我闻之史臣曰：“成弘以上，学术醇而士习正，其时讲学未盛也。”正嘉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士君子亦可以知处矣。

止于“未盛也”之引号应止于七行下“知处矣。”见《明史》卷二三一《顾宪成等传·赞》。

## 貳 引文中部分非原文

1—170—20 《北齐书·和士开传》云：“士开谓武成曰：自古帝王尽为灰土(“土”应为“烬”)，尧舜桀纣竟复何异。陛下宜及少壮恣意为(应为“作”)乐，纵横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敌千年。国事分付大臣，何虑不办！秽矣！夫士开乃佞幸之尤，其言不足污齿颊。”

《北齐书》卷五〇《和士开传》引文始“至说世祖云”(《陈集》作“士开谓武成曰”，终“何虑不办”。)其下“秽矣”至“不足污齿颊”则为陈黻宸之论述。

2—182—8 故郭象又为之说曰：“是非虽异，而彼我则均(“则均”原作“均也”)。各我其我，我果是软，人果非软？各是其

是，是果是欤？是果非欤？物者彼我之所由分也，论者是非之所由出也。故物论之不齐久矣。”

《庄子集释》卷一《齐物论第二》郭象注仅“是非虽异而彼我均也”九字，此下“各我其我”至“不齐久矣”五十字均为陈黻宸之论述。

3—191—2 《达生篇》云：“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故右师以介而生，老聃以死而生。不然，琐琐然为吹响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之术，以求无戾于道，引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虽千年犹旦暮也，虽上寿犹殇子也。”

《庄子·达生》仅“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13字。“故右师以介而生”至“犹殇子也”68字均为陈黻宸之论述。

4—201—10 郭象曰：“言凡子所为外神劳精，倚树据梧，且吟且睡，此世之所谓情也。而云天选，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况他哉！故虽万物万形，云为趣舍无情中来，又何用情于其间哉！夫云为趣舍皆在无情中来，情且无矣，而复何形之有哉！故……叔山无趾之无足，犹胜惠子之有口。”

《庄子集释》卷二《德充符第五》末“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句下郭象注仅“言凡子”至“其间哉”64字，“夫云为趣舍”至“有口”74字均为陈黻宸之论述。

5—216—17 又曰：“擢乱六律，铄绝竽笙，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削曾史之行，钳扬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自人心骄僨，杀机大开……故知有欲不如无欲。”

“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以上为《庄子·胠篋》引文，“自人心骄僨”至“不如无欲”共137字均陈黻宸之论述。

6—219—6 我观于伯成子高之言曰：“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夫乱者治之率也。无治可言，何有于乱，

治且不可，何况于乱？”

“后世之乱自此始”以上为《庄子·天地》引“子高曰”原文，“夫乱者治之率也”至“何况于乱”23字均为陈骥宸之论述。

7—221—9 郭象为之说曰：“况敢轻用其神乎！夫有此干越之剑，人犹知宝，神之于人，又视剑何如？故曰：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不可为象，其名为同帝。纯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不失，与神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伦。”

《庄子集释》卷六《刻意第十五》“夫有干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句下郭象注仅“况敢轻用其神乎”七字。此下均非郭象之说。“夫有此干越之剑”以下文字为陈骥宸论述。“故曰”以下至“天伦”则为陈氏引《庄子·刻意》篇末文字，应另加引号。

8—222—倒4 吾又闻之郭象曰：“文博者，心质之饰也。夫自有矜矜然群以为饰者，而天下始大扰矣。”

《庄子集释》卷六《缮性第十六》“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句下郭象注仅“文博者，心质之饰也”八字，此下18字均为陈骥宸之论述。

9—223—3 故庄子为之言曰：“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义明而物亲，忠也；忠纯实而反乎情，乐也；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礼乐遍行，则天下乱矣。夫自德而下焉，以至于礼乐之遍行，此亦固然必至之事，而非圣人所能如何也。”

“夫德，和也”至“则天下乱矣”见《庄子·缮性》开首。“夫自德而下焉”至“所能如何也”31字均为陈骥宸之论述。

10—223—23 故曰：“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

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然则物真可齐矣。”

原文据《庄子·秋水》，但语句并非连续，末句为陈黻宸论述。应点为：故曰：“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有所非则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然则物真可齐矣。

11—226—13 论除患之术曰：“刳形去皮，……夫如是斯可以破人鬼之见矣。”（引号内共 347 字）

应点为：论除患之术曰：“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游于无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夫如是，斯可以破生死之故矣。“桓公田于泽，管仲御，见鬼焉。公抚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见？对曰：臣无所见。公反，谗诒为病，数日不出。齐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则自伤，鬼恶能伤公！夫忿滯之气，散而不反，则为不足；上而不下，则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则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当心，则为病。桓公曰：然则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灶有髻。户内之烦壤，雷霆处之；东北方之下者倍阿，鲑蚤跃之；西北方之下者，则泆阳处之。水有罔象，丘有峩，山有夔，野有彷徨，泽有委蛇。公曰：请问委蛇之状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其为物也恶，闻雷车之声则捧其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桓公辍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见也。于是正衣冠与之坐，不终日而不知病之去也。”夫如是，斯可以破人鬼之见矣。（引文两段，前见《庄子·山木》，后见《庄子·达生》，着重点处均为陈黻宸论述。）

12—228—11 庄生曰：“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夫必任其自来自去，而卒于无来去，是之谓生，是之谓生之情。”

“庄生曰”下仅 11 字见于《庄子·达生》，“夫必任其自来自

去”至“生之情”24字均为陈骥宸论述，不应入引号内。

13—234—5 老子谓南荣趯曰：“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人，可怜哉！夫自有仁义可名以来，大率皆欲反其情性而无由人者也，我怜之。虽然，我不我怜而怜人，是我之大可怜也。虽然，我又怜夫怜我之怜者。我亦怜，我亦非怜。虽然，我又怜夫怜非我之怜而怜者，可怜哉！”

“曰”下仅13字见于《庄子·庚桑楚》。“夫自有仁义可名以来”至末句77字均为为陈骥宸论述。

14—239—22 郭象之解曰：“唯无所师，乃得师天。”又曰：“虽师天，犹未免有所殉（“有所殉”或作“于殉”）。故以天为师者，虽师而无所师也，以其无所殉也。圣人亦天，而复何师之有？圣人无师，而复何殉之有？故曰：圣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四者俱无，万象俱空。夫如是，斯可谓之化矣。夫如是，斯可谓之无殉矣，无师矣。”

“郭象之解”仅两句，“又曰”下只“虽师天，犹未免有所殉”九字，见《庄子集释》卷八《则阳》“与物皆殉其以为事也若之何”句下。其余均陈骥宸论述。其中“故曰”从“圣人未始有天”至“未始有物”18字引自《庄子·则阳》。

15—240—倒2 郭象为之解曰：“过此以往，至于自然，自然之故，谁知所以。夫此之不知，而何者能知？则虽谓之一无所知亦可也。”

郭解仅16字，见《庄子集释》卷八《则阳》“此名实之可纪、精微之可志也”句下。“夫此之不知”以下21字均为陈骥宸论述。

16—245—12 郭象曰：“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谓之命，若有神灵以致之谓之鬼。《易大传》曰：穷理尽性，致以至于命。夫能通于性命之故，而于鬼神之道何远哉？众罔两者景外之微阴也，然且以其无景傲景之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撮]而今也披发，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起而今也止。呜呼！众罔两之与

景犹是耳，奚搜搜为而孰从而别之？曰：此罔两此景欤？总之，不外于天均者近是。”

《庄子集释》卷九《寓言》“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句下郭象注：“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谓之命”，同篇“有以相应也，若之何其无鬼邪”句下郭注：“若有神灵以致之。”故“郭象曰”下引号两句（有着重点者），一句 11 字，一句七字，其余均为陈黻宸论述，不应入引号内，所引《易大传》原文“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此作九字，所引“曰”下“若向也”至“今也止”31 字见《庄子·寓言》。

17—251—2 郭象为之解曰：“凡言方且，皆谓后世将然，然则颜阖之论仲尼与夫许由之论啮缺，夫岂有贬视其师之意欤？”

郭解仅“凡言方且，皆谓后世将然”十字，见《庄子集释》卷十《列御寇》“方且饰羽而画”句下，“然则”至“之意欤”26 字均为陈黻宸论述。

18—258—1 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动天地，感鬼神，横六合而无逆者，岂但履危险入水火而已哉！商丘开信伪，物犹不逆，况彼我皆诚哉！小子识之。愚公亦拙矣。”

“愚公亦拙矣”五字为陈黻宸论述，此上见《列子·黄帝》。

19—262—13 《庄子·逍遥游》曰：“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若列子者，可谓逍遥而游于物外者矣。”

“若列子”至“者矣”15 字均为陈黻宸论述，误入引号内。

20—263—倒 3 张湛曰：“不生者，生物而不自生者也；不化者，化物而不自化者也。虽然，不自生不自化，是犹有生与化之可言者也。……常在阴阳四时之中，而又不知阴之何自成，阳之何自来，四时之何自行，故曰不生者疑独。”

“虽然”至“不生者疑独”171 字均为陈黻宸论述，张湛注分见《列子·天瑞》“有生不生”和“有化不化”两句下。



21—265—14 林类之言曰：“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我昔闻释氏轮回之说而疑之。”

“我昔闻”至“疑之”12字均为陈骥宸论述，林类语见《列子·天瑞》。

22—270—2 夏革谓汤曰：“无极之外，复无无极，无尽之中，复无无尽，然则人亦但见其异耳，而不知其奚异也，人亦但知其极耳，不知其无极无无极，无尽无无尽也。”

“然则”至“无尽也”39字均为陈骥宸论述。夏革语见《列子·汤问》。

23—287—倒2 故我观于《法法篇》曰：“惠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以是明王者之无赦，斯可矣。”曰：“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以是见制势之宜审，斯可矣。”

两“以是”至“斯可矣”22字均为陈骥宸论述，见《管子·法法》。

24—290—4 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夫自堂帘高远，严若帝天九重之旁，寂不闻语，呼号万方，而不能自达，民之无诉于上也久矣。”

“夫自”至“久矣”36字均为陈骥宸论述。“鞅曰”二句见《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

25—298—2 又曰：“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人类并生，孰智孰愚？我顾独智，人宁尽愚！……与物俱忘，物乃大和。”

“久矣其细也夫”以上25字为《老子》六十七章开首语。“人类并生”至“物乃大和”49字为陈骥宸论述，误入引号内。

26—304—10 班固曰：“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故墨子之学，治天下之至道大要也。”

“此其所长也”以上 56 字见《汉书》卷三〇《艺文志》，此下 14 字为陈黻宸论述。

27—309—16 又曰：“墨子制为节葬之法，则谓墨子自制者是也。”

“则谓”以上八字，见《墨子·节葬下》，（“节葬”原为“葬埋”）此下九字为陈黻宸论述。

28—309—18 韩非子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使夏后氏有是制，三子者不以之蔽墨子矣。”

“服丧三月”以上 21 字见《韩非子·显学》，应入引号内。“使夏后氏”以下 17 字均非韩非文，为陈黻宸论述。

29—313—19 我闻之《礼记》曰：“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故乐之有歌，藉音声以通情悃于神明之地，故委不惜折万方以致其辞，而以缠绵悱恻之情，倘恍上交。”

“穷高极远而测深厚”句上 27 字为《礼记·乐记》语，此下 40 字均为陈黻宸论述。

30—329—21 论名家曰：“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夫不可不察，亦犹之弗能易、弗能废、弗能改之意，但变文以取义耳。”

“不可不察也”句上 46 字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语，见《史记·太史公自序》，此下 26 字均为陈黻宸论述。

31—408—倒 2 吾闻之太史公曰：“后世兵家，皆宗太公为本谋。我尝读太公《六韬》，而谓太公或首为此术，则道家乃天地间大盗大贼而不可赦者焉。”

“本谋”以上 11 字略见《史记·齐太公世家》，原文为：“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以下 33 字为陈黻宸论述，误入引号内。

32—419—倒2 故章学诚氏以谓“诸子百家不衷大道，……非于先王之道全无所自而自树一家之学也。盖道体无所不该，而六艺足以尽之。诸子为书，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七录之所叙论，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

“盖道体”以上(脱“师失官守”四字)为章学诚语，见《文史通义·易教下》，以下七行(“盖道体……六典之遗也”)为陈献宸论述。

33—454—12 孟子曰：“尧荐舜于天，舜荐禹于天，故尧禅天下而舜受之，舜禅天下而禹受之。”

《孟子·万章上》原文为：“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故应点为：孟子曰：“尧荐舜于天，”“舜荐禹于天”，故尧禅天下而舜受之，舜禅天下而禹受之(“故尧”以下为陈献宸论述)。

34—460—倒4 高诱注云：“楔獠、凿齿、兽名；九婴，水火之怪，大风，(风)伯也；封豨，大豕；修蛇，大蛇。此皆物之能为害者，尧使羿射而能尽之。故曰：上射十日，下杀楔獠。”

高诱注见《淮南子·本经训》。“此皆”以下26字均非注文，为陈献宸论述。

35—463—3 《吕氏春秋》曰：“禹东至搏木之地，……故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或曰：是为后者墨家之学所自始。故《庄子·天下篇》墨子称道曰：……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或曰”以上八行字见《吕氏春秋》卷二二《慎行论·壹行》，以下六行均为陈献宸论述。

36—467—14 《尔雅》曰：“林、蒸、天、帝、王、后、辟、公、侯，君也。概谓之君，义无降杀。”

“概谓”以上11字见《尔雅·释诂》，此下八字为陈献宸论述。

37—470—12 然闻之《左氏春秋传》云：“布五教于四方，父

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在孟子前。”

“在”上 16 字见《左传·文公十八年》，“在孟子前”四字为陈黻宸论述。

38—470—19 《尚书孔传》曰：“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谟。益稷凡三篇。益与稷之功与禹皋陶侔矣。益一曰大费。”

自“皋陶矢厥谟”至“益稷”为《尚书·大禹谟》经文，“凡三篇”为“孔传”注经语，此下“益与稷之功”16 字为陈黻宸论述。

39—472—19 我闻之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夫汤之伐葛灭夏，非不得已也。……古未有戮人而及其孥者。”

“夫汤”以上 19 字，见《孟子·尽心下》，以下三行字为陈黻宸论述。

40—491—10 《韩诗外传》曰：“太王贤昌而欲季之为后也，太伯去之吴。……太王薨，季之吴告伯仲，伯仲从季而归，季欲立伯与仲，伯与仲皆辞，季遂立。”

“从季而归”以上 53 字见《韩诗外传》卷十第五章，此下为陈黻宸论述。

41—491—14 《论衡》曰：“太王薨，太伯还，……王季知不可，权而受之。然勾吴去岐山万余里，往来数数至不易。……当季历未立之前，太伯与仲雍复来周，于时吴又无君。”

“然勾吴”以上 56 字（内“王季避之”应为“王季辟主”）见《论衡》卷二三《四讳篇》，此下 67 字均为陈黻宸论述。

42—536—2 《庄子·天下篇》曰：“若邓陵子之属皆颂《墨经》，而老子以《道德真经》名，庄子以《南华真经》名，列子以《冲虚真经》名，以我尊经之特力不能遏之于其先。”

“而老子”以上十字见于《庄子·天下篇》“南方之墨者若获、已齿”句下，以下全为陈黻宸论述，误入引号内。

43—688—倒3 吾尝读范氏《春秋穀梁传序》曰：“一字之褒，宠逾华袞之赠，……故附势匿非者，无所逃其罪；潜德独运者，无所隐其名。有是哉子之为是作也。夫当周幽、平以降，……夫战之为祸大矣，此我孔子所悲伤悼痛，嗒然不能下笔者矣。”

“有是哉”以上57字见晋范宁《春秋穀梁传序》（十三经注疏）总第2359页），以下14行至“下笔者矣”均为陈献宸论述。

44—692—12 荀子曰：“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太古，……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则六说者不能人也，十二子者不能亲也。）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仲弓一为季氏宰，而颜渊终身不仕，然亦尝驰说于诸侯之廷，与其君抗礼。”

“仲弓”以上见《荀子·非十二子篇》，此下至“抗礼”29字均为陈献宸论述。

45—704—1 孟子曰：“琴张，孔子所谓狂也。孔子曰：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张其终受裁于夫子欤？……吾读之，不觉其泪之潏潏然交下矣。”

“孔子曰”以上八字见《孟子》卷七《尽心章》，其余均非孟文。“吾党”至“裁之”见孔子《论语》卷三《公冶长章》，其下“张其”至“交下矣”均为陈献宸论述。

46—873—倒2 范蔚宗论之曰：“建光之后，王柄有归，遂乃名贤戮辱，……故知持权引谤，所幸者非己；焦心恤思[患]，自强者唯国，所以褒扬邓氏者至矣。”

“所以”以上文字见《后汉书》卷十上《和熹邓皇后纪·论》。末句“所以褒扬邓氏者至矣”为陈献宸论述。

47—974—14 颜习斋为之辨曰：“王荆公昼夜诵读……毋乃荆公当念君父之仇，而他人皆当不念也乎？南宋之金，与北宋之辽，又不可同年而语也。……犯文人之深恶耳，不其冤哉！”

“夫王安石本无仇视诸贤之意，而元祐党禁之兴，……我闻范仲艺谓……然则韩侂胄之为人可知矣。”

颜元语见《颜氏学记》卷三《宋史评佚文》。所引“王荆公”至“皆当不念也乎”（颜作“皆当愒置也乎”）见“辩安石略曰”，所引“南宋之金”至“犯文人之深恶耳（“不其冤哉”与上文不连接）”见“辩侂胄略曰”，故各应分引。“夫王安石”至“可知矣”，未见《宋史评佚文》，为陈黻宸论述（中有“我闻”可证），误加引号。

48—981—12 史臣曰：“宋虽起于用武，……岂非礼义足以维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结黎庶之心欤？所可恨者，嗣王昏庸，奸臣接迹，……然人臣忠于所事，而至于斯，其亦可悲也夫！”

“所可恨者”以上 80 字（已有删节）见《宋史》卷四七《瀛国公纪·赞》，此下至“可悲也夫”均为陈黻宸论述。

### 叁 引文中其他疏误

1—322—7 黄震曰：“《吕氏春秋》，吕不韦宾客之所作也。”

此非原话，不宜加引号。黄震《黄氏日抄》原文为：“《吕氏春秋》者，秦相吕不韦耻以贵显而不及荀卿子之徒著书布天下，使其宾客共著八览、六论、十二纪，窃名《春秋》。”

2—477—7 其曰“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修厥身”。“允德协于下，惟明后。”

“尔惟德罔小，……坠厥宗”，见《尚书·伊训》，“修厥身，允德协于下，惟明后”，见《尚书·太甲中》。

3—895—9 史曰：“怀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遭承平，是为守文佳主，（而继惠帝扰乱之后，东海专政，）无幽、厉之衅，而有流亡之祸，悲哉！”

缺下引号，据《晋书》卷五《孝怀帝纪》，下引号止于“而有流亡之祸”。

4—1012—14 古人曰：“理解者，寻其腠理而析之也。”曰：“天理者，如庄周言，依夫天理，即所谓彼节者有间也。”古圣贤以

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为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见不出于私为理，是以意见杀人，咸自信为理矣。

此段见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与段若膺论理书》，应改点为：“古人曰‘理解’者，即寻其腠理而析之也。曰‘天理’者，如庄周言‘依夫天理’，即所谓“彼节者有问”也。古圣贤以“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为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见不出于私为‘理’，是以意见杀人，咸自信为‘理’矣。”

温州市图书馆

## 附一：兴浙会和保浙会是两个团体

胡珠生

**保浙会** 在兴浙会无形结束以后三个月，即 1898 年 3 月 26 日，康有为激于形势危急，发动公车上书。次日，梁启超等复约各省公车上书都察院，力陈旅顺、大连之不可割让。4 月 17 日，都下衙门京官及各省公车二三百人集中南横街粤东会馆创立了保国会。康有为在《保国会序》中沉痛地指出：“自今岁元旦来，春分以前，失地失权乃至两日而一事。”他振臂高呼：“惟有合群以救之，惟有激耻以振之，惟有厉愤气以张之。我四万万人知身之不保，移其营私之心，以营一大公。知家之不存，移其保家之心以保大国。……被发纓冠，奔走呼救，宜亦仁人志士所不弃也耶？”<sup>①</sup>这样悲愤的呼吁，凡属爱国志士，无不捐弃成见，降心相从。例如宋恕就告诉孙宝瑄说：“自中日战后，能转移天下之人心风俗者，赖有长素焉。……长素考古虽疏，然有大功于世，未可厚非也。”<sup>②</sup>在空前高涨的救亡形势下拟订的《保国会章程》，明确规定立会宗旨：“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翼保全，名为保国会。”为达到立会目的，规定论议宗旨限于“讲求保国、保种、保教之事”。具体来说，指的“讲内治变法之宜”，“讲外交之故”，“讲求经济之学，以助有司之治。”其组织方式系通过会员选总理、值理、常议员、备议员和董事等组成常设机构<sup>③</sup>。可见，保国会从一开始就是议会式的政治团体。



《保国会章程》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规定：“本会遵奉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六〔七〕日上谕”。表明它是拥戴光绪皇帝的。因此，它和具有反清倾向的兴浙会有本质区别。二是规定：“自京师、上海设保国总会，各省各府各县皆设分会，以地名冠之。”各分会于春秋二、八月将各地方入会名籍寄总会”。表明以省名为标志的“保×会”，原来都是保国会的分会，具有组织法上的根据。

现有《保国会题名记》<sup>④</sup>实有 185 人，其中四川省列名的有 14 人，云南省列名的有 9 人，浙江省列名的有徐珂、章献猷、陈虬、施绍常、张元节、蔡蒙、姚洪淦、钟镛生、林凤衔、颜大维、俞宗濂、褚德仪、吴用威、许文勋、江锡爵、林正荣、奚铭书、周廷华和姚陆闻等 19 人。这三省入会的人数较多，且群情最为激昂，故保浙会、保滇会和保川会随即成立于北京。

保浙会的发起人是陈虬，列名保国会的其他浙籍会员理所当然也是保浙会的骨干。陈虬，浙江瑞安人，原籍乐清，光绪己丑举人，著有《治平通议》等书多种，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改良派思想家之一。1897 年初，创《利济学堂报》于温州，鼓吹“上医医国”。同年秋，曾寓居杭州，替《经世报》撰文多篇，但终其生未和章太炎谋面，以致章氏引为憾事<sup>⑤</sup>。1898 年春，以会试而和同乡陈黻宸（介石）等至京师。黻宸未曾列名保国会，陈虬则不仅率先列名，且在保国会集会上慷慨演说，并和康有为相当接近<sup>⑥</sup>，又于 4 月间上疏变法自强，力保大局，拟就浙省先行试办。其《呈请总署代奏折稿》略云：“窃维自强之道在厚集民力以固人心。……必使人人有保其身家性命之权，而后国家可收其臂指腹心之效。……为今大计宜大假民权，许其联集干事绅富，通筹全省富强之计，分门办理，呈请督抚专折奏闻，一俟得旨允行，通飭地方官一例保护。果能任得其人，血诚办事，则众志成城，而吾皇上万年之基巩于磐石矣。举人等谨拟三策，以供芟采：一治

东甌三先生集补编

乡团以杜乱萌，一设学堂以开民智，一兴矿务以裕利源。……准举人等先就浙省试办，全浙幸甚！宗社幸甚！”<sup>⑦</sup>此外，宋恕在7月14日拟的《戊戌安澜夏季题》中也曾有过《书陈乡举虬等〈请开保浙公会公呈〉后》<sup>⑧</sup>的课题，足证陈虬确是保浙会的发起人，此保浙会又名保浙公会，不仅已有名目，而且付诸行动；不仅会内承认，而且公然呈请核办。

尽管保国会忠心拥戴清廷，但仍遭顽固派的反对。始则潘庆澜奏保国会“聚众不道”；进而黄桂鋆奏请查禁保浙、保滇、保川等会。因此，保国会及其分会还来不及发展，就被宣布为非法了。6月23日，陈虬无可奈何地从北京归抵上海<sup>⑨</sup>，北京的保国会和保浙会也因会员星散而成为历史陈迹了。

至此，有必要探讨一下马叙伦《陈介石先生墓表》中的几句话：“康有为欲为保国会，浙人蔡元培、汪康年及先生与虬意皆不然，谋归为保浙会。抵上海，因主速成学堂。”<sup>⑩</sup>陈謐在《陈蜚庐先生传》中又说：“（康梁）欲为保国会以图自强，浙人蔡元培、汪康年与介石先生及先生意皆不然，遂谋归为保浙会，寻事败，散去。”<sup>⑪</sup>从文意上看，两说同出一源，但陈謐在《陈介石先生年谱》引及马氏《墓表》上文，足见本于马说。但该说有几点不合事实：一、汪康年、蔡元培和陈黻宸都未列名保国会，也就谈不到组织它的分会。二、陈黻宸早在5月19日就已离京到达上海<sup>⑫</sup>比陈虬抵沪早35天，可见未有同谋迹象。三、蔡元培携眷出都已在政变以后，形势逆转，早非组织保浙会之时。四、陈虬早在北京就已发起保浙会，和康有为关系融洽，被称“康党”。因遭查禁而归，没有必要独树一帜，归浙组会。因此，该说看来是不足凭信的。

保浙会又名保浙公会，是保国会的分会，是1898年4月间由陈虬等浙江籍举人在参加保国会后，响应该会章程在北京组织的。其宗旨和性质都和保国会相同，是拥戴光绪皇帝救亡、变

法的政治性组织,是“联集干事绅富”,“通筹全省富强之计”的省议会式的政治团体。由于顽固派的打击,并没有取得合法地位,以致迅即流产。但是,保国会作为救亡团体,保浙会作为保国会的主要分会,发扬了中国人民共赴国难抗击外侮的精神,同样是值得肯定的。(原刊《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现节录“保浙会”部分)

### [注]

①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30~231页。

②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第220页(中华文史论丛增刊本)。

③第十七条规定:“各地方会议员随其地情形置分理议员约七人”。

④见《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册,第725~731页。

⑤陈虬逝世于1904年元旦,章太炎1903年5月17日《致宋燕生书》云:“仆于甌越贤硕,略睹数四,独不获见志三,亦甚快郁者也。”

⑥杨逢春《忆先师陈虬》云:“京里有时集会演说,康就请我先生去讲,”又孙诒让《致汪康年书》云:“颖川(指陈虬——引者)事前已详陈,……其所论绝浅陋,而南海不免为所给,宜其败也。”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476页。

⑦见《知新报》第五五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898年6月9日)出版。

⑧《宋恕集》卷十,戊戌五月二十六日日记残笺。

⑨孙宝瑄:《忘山庐日记》戊戌五月初五日“访陈志山虬于长春棧”。

⑩马叙伦:《天马山房文存》外篇。

⑪见《甌风杂志》《文苑内编》。

⑫《忘山庐日记》闰三月二十九日“燕生偕一温州志士陈介石过谭。介石主持阳明、梨洲之学者。”

## 附二：宋恕《高议》的存毁及其内容

胡珠生

### 一 问题的提出

拙编《宋恕集》，作为《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之一，由中华书局于1993年出版后，宋恕的启蒙思想以其自身的特色受到海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启蒙思想文库》第13册就有《宋恕启蒙思想文选》（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收录《六字课斋津谈》。姜广辉《走出理学——清代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国学丛书》之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专章阐述宋恕“专代世界苦人立言”的宗旨。张锡勤在1995年《孔子研究》中发表《宋恕思想简论》，其他研讨宋恕思想的学术论文已有多篇，改变了改革开放前默默无闻的境况，宋恕思想研究开始成为我国近代思想史领域里的热点，这是非常可喜的新气象。

由于宋恕思想的代表作历来公认是《六字课斋卑议》，因此，和《卑议》相对的《高议》也就格外引人注目，成为学者们继续深入探索的重心。

宋恕逝世时，把身后事托付“怀抱知己”陈黻宸，其独生女宋昭为陈儿媳，遗稿遂由陈家保管，由陈黻宸刊过《六斋无韵文集》，女婿陈哲得读宋恕遗稿，并撰《宋征君年谱·后序》。照理来说，谱序应该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该序论《高议》说：

征君尚有《高议》书，先《卑议》作，申周学，重孔问，共数

十万言。周学者，明今所谓汉、唐、宋学非周以前之学；孔问者，以孔子庙问项橐，讥今士失问也；故曰：“学亡于秦，问亡于汉”。陈义甚新奇孤高。又有《君道》、《吏道》篇，至欲废官制，去阶级，盖无政府主义，是持论较邓牧《伯牙琴》为尤激，《子道》、《妇道》篇辟三纲，忘六情，似庄生“至乐”之说。每与人言，即触世怒，且忌者将欲以兴大狱，乃尽火其稿。

……其生平论政凡三变：《高议》书演庄周之学，近孔氏所谓太平世之政见；《卑议》演子游、子舆之学，近孔氏所谓升平世之政见；晚近所辑之《山左陈言录》演仲弓、荀卿之学，近孔氏所谓据乱世之政见。（《宋恕集》）第 1080 页。）

认为：1.《高议》共数十万言，除《周学》、《孔问》外尚有《君道》、《吏道》、《子道》、《妇道》等四篇；2.因《高议》触世怒，将兴大狱，被迫焚毁；3.宋恕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较邓牧《伯牙琴》更激烈；4.宋恕论政凡三变，《高议》演庄周之学。

其后刘绍宽撰写《平阳县志·宋衡传》，采用了陈哲有关《高议》的综述，益发加强了该说的权威性。

在整理《宋恕集》时，我发现陈哲治学态极不严谨：宋恕说：“昔孔子作《春秋》，发挥政见盖分三世，其所谓‘太平世’之政见则无政府主义是矣，庄氏一派演之……”（《宋恕集》第 431 页）陈哲却移花接木，说宋恕“《高议》书演庄周之学，近孔氏所谓太平世之政见……”“庙问”和“项橐”是两件事，前者“子入太庙，每事问”，语见《论语》，后者“甘罗曰：夫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语见《战国策·秦策》，但陈哲误作“孔子庙问项橐”。对照宋恕原著，我发现陈哲有关《高议》的论述都站不住脚。除在《宋恕集》卷二《六字课斋津谈》前加“编者按”说明：

《津谈》是宋恕最重要的遗著。……早在戊子年（1880 年），作者就孕育过该书的某些核心思想而与“汉后议论大忤”。1892 年在《卑议·自叙》中表明这一核心思想就是申

东甌三先生集补编

周学、孔问之旨，并称之为《六字课行斋谈录》。二年后在《又致杨晨书》中把这一思想概括为《高议》，而与《卑议》相对。因此，《津谈》实即《高议》和《六字课行斋谈录》的初步完成形式。

又在附录陈哲《后序》有关《高议》论述下加注订正，着重指出：

宋恕无政府思想萌发于“成童”时，成年后转为共和、立宪，未写过系统的无政府主义著作。所谓《君道》、《吏道》，乃《书〈伯牙琴〉后》转引该书篇名，并反对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以为不可行。所谓“持论尤激”，显为颠倒史实。宋讲孝道、讲“贤妻良母”，后期演“专制改进”之说，从未写过《子道》、《妇道》以“辟三纲”。宋恕文学思想强调“情至”，根本谈不到“忘六情”。因此，后四篇均出陈哲主观附会，应予排除。

此外还指出“尽火其稿”不合事实，“论政三变”和宋恕《书〈伯牙琴〉后》“政说四变”相抵触，《高议》演庄周之说也和事实不符（《宋恕集》第1080页）。

最近，姜广辉先生在上引大著第348页提到：“今人胡珠生先生整理《宋恕集》，厥功甚伟。但胡先生认为《高议》未焚，《津谈》就是《高议》，似嫌牵强。”并引陈哲、刘绍宽说为证。看来，《高议》的存毁及其内容问题，不深入地展开讨论，是难以消除歧见获得共识的。现在进一步探讨于下。

## 二 《高议》有没有焚毁？

从陈哲《后序》提到“尽火其稿”看来。当年写序时，陈家所藏宋恕全部遗稿中并没有《高议》。我在整理陈家交给温州博物馆的宋恕遗稿中，同样没有发现《高议》。因此《高议》命名的遗

稿确实没有。

但是，宋恕多次以不同名称称呼同一文稿，例如他说过“曾私著有三先生学行述略各一篇”，我考证为《外舅孙止庵师学行略述》、《籀廛居士行年六十生日寿诗序》和《盗发孙太仆墓，公愚浙抚从严办理稟》（《宋恕集》第 649 页）；他说过“自扶桑归后草《游记》数万言，我初步断为：“疑指家书和有关书函”（《宋恕集》第 640 页）；他说过“平生论学之拙著多种，如《周末诸子平议》、《汉学平议》、《宋学平议》、《当代诸子平议》等书。”我同样认为：“疑指有关读书笔记，评语及《津谈》相应各章之异名。”（《宋恕集》第 624 页）据此可以推知：宋恕并没有把申周学、重孔问的学术著作局限于《高议》一名。《六字课斋卑议（初稿）·自叙》就明确说过：“累年与海内外学者尘埃暂聚，申周学、孔问之旨共数十百万言，笔记为《六字课行斋谈录》若干卷。”（《宋恕集》，第 40 页）。可见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六字课行斋谈录》。十分明显，《高议》找不到并不等于《六字课行斋谈录》也找不到，此其一。

宋恕平生对文稿的保存非常认真，寄信录底有“信存”，友朋信札分类粘贴成册，各类读书笔记写明立册时间，原书借自何处，警句加圈点，往往附有评语。所写重要文章甚至统计字数。不仅晚年诗文稿保存较齐全，连少年时制义习作也都完整罕缺，因此，作为重要著作的《高议》，决不会因为保存不慎而失落的。

1894 年 8 月 16 日，宋恕在《又致杨晨书》中说：“未敢示人，私名之曰《高议》，将藏之石室，以待千万年后之圣人再拜启匣而出其书”（《宋恕集》第 512 页），这里的“未敢示人”，“藏之石室”，“再拜启匣而出其书”，何等郑重；一到陈哲笔下，竟然成为“每与人言，即触世怒”，终于“尽火其稿”，我们能够相信吗？此其二。

宋恕参加维新派活动后确曾经历过两次外界政治威胁：一是 1897 年秋，因在海宁崇正讲舍“力唱《礼运》、《孟子》之宗旨，风气骤新，取怒伪党”，以致被控，结果“有解护之者，得免”。

(《宋恕集》第 604 页)当时宋恕患病,事后“始知海宁风波一事,为之不解”。(第 583 页)可见这次浙江海宁的事件并未直接影响到上海宋恕的生活。二是慈禧太后准备废立,上海形势突然紧张,宋恕被迫于“己亥十二月二十、二十一两日夜及二十二(1900 年 2 月 19~21 日)大半日”检理一番全部日记和笔记,“当存者裁存,当摘者摘记,除裁存、摘记者外,原本悉于廿二下半日悉付丙丁”,当日烧掉的就有丁酉、戊戌、己亥等年日记及其他簿册 19 本(《宋恕集》第 917 页),可见着重的是和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人士的来往日记和函札等,而和《高议》等学术著作无关。据此,陈哲说的“忌者将欲以兴大狱,乃尽火其稿”,同样是似是而非,不明实情之论。此其三。

1895 年梁启超拟编《近代经世文》时,曾向宋恕索稿,宋答以“上乘之言,深藏石室,出以公世,尚非其时。”(《宋恕集》第 537 页)足以证明《高议》这些“上乘之言”,曾被什袭珍藏,决不会“尽火其稿”的!

### 三 《高议》内容主要指什么?

《高议》的内容,最权威的表述是宋恕自己。共有三处:

最早提到的是 1892 年 4 月《六字课斋卑议》(初稿)·自叙》:

既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昏乎若迷,昭乎若觉,乃作而叹曰:“悲哉!学亡于秦,问亡于汉,以吏为师,群趋功令,鞅、斯之说,先入为主;儒墨落落,寡不敌众,浸淫秦义,遂乱其真,故曰:学亡于秦。刘氏崇儒,实桃其术,章句博士,神存禄利,守一先生,闭拒异己,询于刍蕘,其风渐微,故曰:问亡于汉。学问之亡,极于赵宋,其思也有桎,其辨也无烛,思辨愈苦,情理愈晦,周孔之效绝,苍生之祸烈矣!于是发愤著



《周学》、《孔问》二篇。《周学》者，明今所尚汉、唐、宋学，非周以前之学，《孔问》者讥习士好问于尊贵，而孔子好问于贱幼，庙问、项师，其证也。（《宋恕集》第40页）

这段话是宋恕对《高议》思想最明确的概括，它是积年艰苦学习所达到的新境界，既反对商鞅、李斯的法家，又反对汉、唐、宋学的阳儒阴法，终于形成宋恕独有的崇儒抑法思想体系。对照1895年《报夏穗卿书》，所谓“申《周学》、《孔问》之旨”，是指发扬“仁智之士皇、田、孔、墨、列、料、宋、庄、鹑冠之伦”“悉归扶民”的学说，反对叔孙通、董仲舒、韩愈、程颐等人阳儒阴法的“抑民”邪说（《宋恕集》第527页）。宋恕“夙欲著《经通》、《子通》、《续〈史通〉》、《续〈文心雕龙〉》”（《宋恕集》第514页）都是要在经学、子学、史学和文学中贯彻这一批判思想。由于这一主线始终贯穿此后宋恕全部著作之中，《高议》和《卑议》的主导思想界限实际上已经不再存在，只要读一下《六字课斋卑议（印本）·洛闽章》：

儒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强扶弱”，法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弱扶强”。洛闽讲学，阳儒阴法：谈经则力攻故训，修史则大谬麟笔；诬贞诗为邪淫，丑诋夏《序》；恶《礼运》之圣论，敢揆游《传》；自谓接孟，实孟之贼！

谁都不会怀疑这是《高议》思想的进一步发挥。这里，明确提到的只是《周学》《孔问》二篇，并没有提到《君道》、《吏道》、《子道》、《妇道》等篇，因此，后者缺乏原始记述的依据。

第二次提到的是1894年8月16日《又致杨晨书》：

前此曾著一经世书，所拟法律，非但与汉后议论大忤，且有不满意姚、姒，深薄子、姬之意，未敢示人，私名之曰《高议》。（《宋恕集》第512页）

所谓“与汉后议论大忤”，对照上引《报夏穗卿书》，是指：“叔孙通以老博士曲学媚盗，荣贵震世，而孔教始为世法所乱，然余

子之教犹无恙也。及至江都，认法作儒，请禁余子，余子之徒惧干法网，渐多改削师说，而周末诸子之教始尽为世法所乱。然贤者避世，死守口传，由汉迄唐，高隐遗文，往往急怨怪怒，情殷扶民。……及至昌黎，借儒张词，排斥高隐，而山林之名始渐夺于华士，然其俗迹太显，未能遽绝山林之教种也。及至伊川，以纯法之学阳托儒家，因轲死之谬谈，建直接之标榜，舞儒合法，力攻高隐，党盛势强，邪说持世。”所谓“不满姚、姒，深薄子、姬”，指“家字之弊，极于姬周，发、旦抑民，殆甚殷夏，民因抑愚，困不悟故”。（《宋恕集》第 527 页）因此，也是崇儒抑法，反对阳儒阴法，申《周学》、《孔问》之旨，没有提到《君道》、《吏道》、《子道》和《妇道》。

第三次提到的是 1895 年 3 月《书陈蛰庐〈治平通议〉后》：

其说与恕戊子所著《高议》，辛卯所著《卑议》离合半，然同归仁民。”（《宋恕集》第 239 页）

所谓“离合半”，指的“周后明前，儒家兴西，法家炽东，董、韩、苏、程之伦莫不以法乱儒，长夜神州，孤识隐痛，先生兹议，辩界儒法，似犹未精”。（同上书页）对照《六字课斋卑议（印本）·自叙》：“儒术之亡极于宋元之际。神州之祸极于宋元之际。苟宋元阳儒阴法之说一日尚炽，则孔孟忠恕仁义之教一日尚阻，悲哉悲哉，知此者鲜矣！于是发愤入苾刍兰若，茹素半载，著书数十篇，极论其所以然，成而藏诸石室，俟求旷劫。”（《宋恕集》第 151 页）可见《高议》贯彻的仍是崇儒抑法，发扬孔孟忠恕仁义之教，申明周学、孔问之旨，并没有涉及《君道》、《吏道》、《子道》、《妇道》等专题。

如果进一步查究，宋恕未曾提及的篇名原来都是陈哲附会出来的，所露出的明显马脚是改宋的“四变”为“三变”。

在《书宋季邓文行先生〈伯牙琴〉后》里，宋恕自述二十年来“政说凡四变”，即从无政府之说“降而演共和之说”，又“降而演

世及立宪之说”，又“降而演专制改进之说”（《宋恕集》第 431 页）。陈皙却把它改为“三变”，并以《高议》、《卑议》、《山左陈言录》为代表，先后“演庄周之学”、“演子游、子舆之学”、“演仲弓、荀卿之学”（见上引）。这就把无政府之说和共和之说合并为一，作为《高议》的内涵。于是便在《周学》、《孔问》之外增加庄周式无政府主义的《君道》、《吏道》、《子道》、《妇道》。实际上，宋恕原稿在“始吾闻无政府之说而独好之、独演之”句下注有“其时年甫成童耳”的限制语，至戊子年撰《高议》，已经 27 岁，放弃无政府说好些年了。故主张“共和之说”在时间上不可能和“无政府之说”合在一起，亦即《高议》中不可能发挥无政府之说。此其一。宋恕虽然承认庄周为“仁智之士”，为“扶民”派，但从来没有作为学术主旨去“演庄周之学”。宋恕本人从未说过在《高议》里“演庄周之学”，因此，所谓“《高议》书演庄周之学”，只是陈皙毫无根据的推断。此其二。宋元之际的异端思想家邓牧（1247～1306），所著《伯牙琴》，首为《见尧赋》，次为《君道》、《吏道》等篇，《君道》云：“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吏道》云：“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不犹愈乎！”其言论之激烈，世所罕见。宋恕得读《伯牙琴》并写书后，时在 1908 年，上距 1888 年写《高议》已 20 年。《书后》自述孩童时无政府主义思想来自王安石《桃源图诗》和《庄子·至乐篇》，后来认识到“高而不切”，“万不可行于今禹域也”，因此明确提出反对，也就谈不到比邓牧“持论尤激”。《伯牙琴》中篇名，宋恕写《高议》时尚未看到，那有可能作为篇名在《高议》中大加发挥呢？这同样只能是陈皙毫无根据的造作。此其三。至于《子道》、《妇道》篇“辟三纲”、“忘六情”，更和宋恕写作《高议》时的真实处境不合。1886 年发生家难，逃出在外，直至 1892 年还在致妻书中说到：“我方欲先自救而后设法以救诸弟，且救平阳百姓。”（《宋恕集》第 665 页）《祭先母陈孺人文》叙述家庭惨史何等沉痛。那么多的兄弟姐妹遭受

恶弟宋存法迫害，宋恕但愿“得为统兵大帅，除灭奸贼并其党羽，斩首号令，方快我心”！（《宋恕集》第664页）如此遭遇，如此心境，又怎能写出“辟三纲”、“忘六情”的篇章呢？这同样只能是陈皙脱离实际的编造，此其四。

因此，《高议》的主要内容只能是作者本人阐述的“申《周学》、《孔问》之旨”，是崇儒抑法、反对阳儒阴法的思想体系，而不是陈皙附会增添的《君道》、《吏道》、《子道》和《妇道》的庄周式无政府主义思想。

#### 四 《高议》的内容见于《津谈》

姜广辉先生坚信《高议》已焚，不相信《高议》已包含在《津谈》里，在认识上的原因似乎过分相信陈皙的《后序》和刘绍宽的《宋衡传》。相反，对于宋恕本人的有关记述却未给予应有的重视。

1895年2月，宋恕在《六字课高津谈·自序》里写道：

谈之兴也，其于夏、商乎！大道既隐，仁者乃否，山林、风尘、无权则均，悲情怨气，发为空谈。姬周之衰，谈录最盛，孔、孟诸子，太仓一粟，一粟幸存，可以母谷，奉置高阁，朽腐千龄。汉后谈录，莫胜《论衡》，惜哉仲任，独学无友！洛、闽谈家，以法乱儒，长夜中原，最所痛恨！

这里尊孔、孟，赞王充，斥程、朱，反对以法乱儒，已经点明《津谈》主旨是申周学、重孔问。

接着写道：

恕自幼好谈，理必古始，飘零江海，岁有谈录，然与昔人谈居十之八，与今人谈居十之二焉，客津三祀，疆场烽烟，神仙示兆，促回南州，旅馆萧条，删次日记，分类十六，题曰《津谈》。（《宋恕集》第49页）

这里点明从 1887 年随岳父孙锵鸣前往上海、南京襄阅课卷以来，每年都以日记形式记载读书心得或交换意见的“谈录”，因此《津谈》两册，虽然是“甲午十二月在东来升栈所著成者”，并钞于乙未正月（1895. 1. 26~2. 24），但其原始谈录则是多年以来的笔记或日记。在这一基础上再一次对照宋恕在《六字课斋卑议（初稿）·自叙》所说的：

累年与海内外学者尘埃暂聚，申《周学》、《孔问》之旨，共数十百万言，笔记为《六字课行斋谈录》若干卷。

就完全清楚：1.《高议》是写在笔记或日记上的“谈录”，故字数较多，“共数十百万言”，但未能确定，陈哲据此改为“共数十万言”，是要不得的。2. 以《六字课行斋》命名的《高议》，加上以后几年的“谈录”，都被整理为《六字课斋津谈》，因此《高议》的内容见于《津谈》，《津谈》包含了当年的《高议》，也就毫无疑问。

《津谈》分“颂扬”、“尊孔”、“谈经”、“小学”、“史”、“史家”、“议论”、“风俗”、“政要”、“宗教”、“九流百氏”、“词章”、“选家”、“仰止”、“聚散”、“津”等 16 类，其《尊孔类》第一章云：《论语》以习诵不鲜，实古今第一奇书，……特周后能读者希，大义为法家所乱，微言非俗儒所解，先师有灵，岂胜悲痛！”《谈经类》第一章云：“经学以能由古训独窥孔思者为上，墨守汉说，鸿沟界宋者次之，若汉、宋兼采，便不足观。”《议论类》第一章云：“三代以上，名人议论皆极平实；秦汉至唐，渐不平实；宋后议论，益多有意求奇，空而不切，而平实之风几亡，苍生之祸益烈矣。”《九流百氏类》第一章云：“孟子识议极奇而极正，其文亦冠绝古今，昌黎无孟之志与学，徒以骂佛、老摹拟骂杨、墨，其文亦文人之文，与孟子不可同年语，宋后习称孟、韩，大谬！”这些都是典型的申周学、重孔问之论，跟《高议》的内容完全吻合。

1895 年 2 月 4 日宋恕在《致孙仲恺书》里说：“弟现在寓楼著《诸子通议》一书，不接一客，终日闭门，栈中人皆谓自有上海

租界以来所未有，亦奇事也。”（《宋恕集》第 684 页）可见曾以偏概全，以《诸子通议》称《津谈》。在这一意义上说，《高议》、《儒教鸣冤录》、《续〈论衡〉》、《〈卑议〉或问》……等，说它就是《津谈》，应该说都是符合作者原意的。

（原刊《温州社会科学》2000 年第 5 期纪念宋恕逝世九十周年专文）

温州市图书馆

温州文献丛书 第一批书目

- |              |         |                |
|--------------|---------|----------------|
| 周行己集         | 〔宋〕周行己撰 | 周梦江笺校          |
| 薛季宣集         | 〔宋〕薛季宣撰 | 张良权点校          |
| 张璪集          | 〔明〕张璪撰  | 张宪文校注          |
| 岐海琐谈         | 〔明〕姜准撰  | 蔡克骄点校          |
| 太平天国时期温州史料汇编 |         | 马允伦编           |
| 孙锵鸣集         | 〔清〕孙锵鸣撰 | 胡珠生编注          |
| 温州经籍志        | 〔清〕孙诒让撰 | 潘猛补校补          |
| 温州历代碑刻集      |         | 金柏东主编          |
|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   |         | 孙延钊撰 徐和雍 周立人整理 |
| 张桐日记         | 张桐撰     | 俞雄选编           |

温州市图书馆

温州文献丛书 第二辑书目

李孝光集校注 [元] 李孝光撰

明清之际温州史料集

瓯海轶闻 [清] 孙衣言撰

黄体芳集 [清] 黄体芳撰

温州古代经济史料汇编

东瓯三先生集补编 [清] 陈虬 宋恕 陈黻宸撰

温州近代医书集成

洪炳文集 洪炳文撰

东瓯词徵 薛钟斗编

黄群集 黄群撰

陈增杰校注

陈光熙编

张如元校笺

俞天舒编

俞光编

胡珠生编

刘时觉主编

沈不沉编

余振棠校补

卢礼阳辑

ISBN 7-80681-545-7



9 787806 815458 >

ISBN7-80681-545-7/K · 130 定价：42.00 元